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八卷

1958.4—1959.10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 中苏关系 ——

第一卷
1945.1—1949.2

第二卷
1949.3—1950.7

第三卷
1950.8—1951.8

第四卷
1951.9—1954.1

第五卷
1954.2—1955.7

第六卷
1955.8—1956.9

第七卷
1956.10—1958.3

第八卷
1958.4—1959.10

第九卷
1959.10—1962.12

第十卷
1963.1—1964.11

第十一卷
1964.12—1969.6

第十二卷
1969.7—1991.12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八卷

1958.4—1959.10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目　录

№20380,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交换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看法
1958 年 4 月 4 日 …… 13
№09885,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拒绝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
1958 年 4 月 5 日 …… 15
№09886,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等问题
1958 年 4 月 9 日 …… 22
№20381,安东诺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苏南会谈情况
1958 年 4 月 10 日 …… 25
№20617－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建立莫斯科—北京—平壤航线
1958 年 4 月 10 日 …… 27
№20617－2,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拒绝参见南共联盟七大
1958 年 4 月 12 日 …… 28
№09883,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各党对南共七大的立场
1958 年 4 月 12 日 …… 29
№09884,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南共问题、对日政策等
1958 年 4 月 15 日 …… 30
№10202,苏联副外长致索科洛夫电：加强苏越关系和对越南的研究
1958 年 4 月 16 日 …… 33
№03964,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通报南共联盟中央来信
1958 年 4 月 17 日 …… 35
№25220,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关于二五计划苏联援建项目的谈判
1958 年 5 月 2 日 …… 38
№20382,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南共七大情况等
1958 年 5 月 7 日 …… 39
№26361,毛泽东致赫鲁晓夫函：中国同意出席经互会高级会议
1958 年 5 月 9 日 …… 41
№09882,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国对日政策的调整
1958 年 5 月 9 日 …… 41
№2187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议程
1958 年 5 月 12 日前 …… 44

№26363，扎哈罗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递交关于中共代表出席经互会的信件
1958 年 5 月 14 日 …… 46
№26364，帕托利切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通报华沙条约国会议将讨论的内容
1958 年 5 月 16 日 …… 47
№24044，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
1958 年 5 月 28 日 …… 48
№24044－1，萨秋科夫致毛希丁诺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
1958 年 5 月 28 日 …… 49
№25221，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使馆函：请求派遣国防新技术专家
1958 年 6 月 3 日 …… 50
№20383，安东诺夫、苏达利科夫的备忘录：为中国军队领导人举办电影观摩会
1958 年 6 月 4 日 …… 51
№20384，克鲁季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1958 年 6 月 4 日 …… 53
№20385，克鲁季科夫与章文晋、李晨会谈纪要：解决老挝问题的方案
1958 年 6 月 7 日 …… 54
№20386，克鲁季科夫与俞沛文和李晨会谈纪要：中南关系和中日关系
1958 年 6 月 15 日 …… 56
№20387，魏列夏金与王雨田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
1958 年 6 月 18 日 …… 58
№10384，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外交部迁移哈市俄国士兵公墓的指示
1958 年 6 月 19 日 …… 59
№20388，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
1958 年 6 月 20 日 …… 60
№24944，托普奇耶夫致马克萨廖夫函：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要求
1958 年 6 月 24 日 …… 61
№20389，克鲁季科夫与龚普生会谈纪要：关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1958 年 7 月 1 日 …… 62
№26368，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照会：拟聘请导弹试验靶场专家
1958 年 7 月 3 日以后 …… 69
№20390，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南斯拉夫加紧在亚非国家活动
1958 年 7 月 9 日 …… 71
№13731，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会谈纪要：中国要求援助导弹生产厂
1958 年 7 月 11 日 …… 72
№1382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向中国提供海军援助

1958年7月15日 …… 74
№2041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东事件给各国领导人的呼吁信
1958年7月19日 …… 75
№20417,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关于中东事件所采取的新步骤
1958年7月19日 …… 77
№1382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如何答复尤金的来电
1958年7月24日 …… 84
№2187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回复尤金发自北京的电报
1958年7月24日 …… 85
№25080,莫洛托夫与孟英会谈纪要:对蒙古的经济援助和中蒙边界谈判
1958年7月25日 …… 85
№09901,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
1958年7月25日 …… 87
№26367,尤金与周恩来、彭真谈话纪要:安排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1958年7月28日 …… 124
№20391,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问题
1958年7月29日 …… 125
№11667,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
1958年7月31日 …… 127
№20419,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对中东和国际局势的讨论
1958年8月1日 …… 144
№20420,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漫谈国际形势
1958年8月2日 …… 158
№20392,普什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出席国际地球物理年会与中国的交涉
1958年8月2日 …… 178
№11668,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核武器和核试验
1958年8月3日 …… 181
№1382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
1958年8月4日 …… 184
№2187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赫鲁晓夫关于北京之行的报告
1958年8月4日 …… 185
№2041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讨论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等的复函
1958年8月4日 …… 186
№09879,别尔乌辛与王国权会谈纪要:中国驻欧洲各国大使会议情况
1958年8月5日 …… 190

№20414,安东诺夫与米利切维奇会谈纪要：对中苏领导人会见的看法
1958 年 8 月 5 日 …… 193
№09891,安东诺夫的备忘录：曾涌泉通报中国对召开联大紧急会议的立场
1958 年 8 月 8 日 …… 195
№25226,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临时代办函：请求派遣军事专家组
1958 年 8 月 16 日 …… 197
№09878,苏达利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为苏联学者的错误行为道歉
1958 年 8 月 26 日 …… 198
№20679,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为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所做准备
1958 年 8 月 29 日 …… 200
№24945,阿诺索夫致米哈伊洛夫工作报告：关于乐队在中国的巡回演出
1958 年 9 月 …… 201
№20680,佩利申科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
1958 年 9 月 3 日 …… 210
№20393,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针对“两个中国”阴谋的对策
1958 年 9 月 4 日 …… 211
№20394,苏达利科夫与陈肇源会谈纪要：中国对联合国例会的立场
1958 年 9 月 5 日 …… 215
№25971,奥托·迈耶尔的公开信：关于中国退出奥林匹克运动
1958 年 9 月 5 日 …… 218
№09876,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的人民公社及苏联的态度
1958 年 9 月 6 日 …… 220
№25227,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关于台海危机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信
1958 年 9 月 8 日 …… 222
№20623-1,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朝鲜劳动党对反对派的处理
1958 年 9 月 9 日 …… 223
№20395,科托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对巴西记者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8 年 9 月 10 日 …… 224
№08827,佩列专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中国档案代表团过境停留
1958 年 9 月 11 日 …… 230
№13734,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中美华沙谈判通报事宜
1958 年 9 月 11 日 …… 231
№20624-1,东德、苏联等国外交使团会议：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1958 年 9 月 13 日 …… 232
№20415,苏达利科夫与章汉夫会谈纪要：苏联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

1958年9月15日 …… 233
№20624-2,普扎诺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外交使团参观志愿军司令部
1958年9月17—19日 …… 234
№20396,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
1958年9月18日 …… 235
№25228,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谈话纪要:递交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函
1958年9月18日 …… 238
№13735,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
1958年9月19日 …… 239
№20397,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台湾地区局势
1958年9月21日 …… 240
№20398,安东诺夫与荷兰和阿富汗驻华大使谈话纪要:讨论台湾海峡局势
1958年9月23日 …… 243
№13827,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批评莫洛托夫对中国发表的言论
1958年9月25日 …… 244
№20624-3,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立场
1958年9月26日 …… 245
№1382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1958年9月27日 …… 247
№10300,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苏联愿为中国提供核保护
1958年9月27日 …… 247
№20399,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关于消除远东危机的建议
1958年9月27日 …… 248
№2187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1958年9月27日 …… 253
№20624-4,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和中国与朝鲜的关系
1958年9月28日 …… 255
№20400,安东诺夫等报告:毛泽东与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
1958年10月2日 …… 257
№20401,安东诺夫与威尔逊会谈纪要:解决台湾海峡危机的方式
1958年10月3日 …… 262
№20625-1,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南斯拉夫的敌对行动
1958年10月4日 …… 264
№20625-2,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援助
1958年10月5日 …… 265

№20402，波波夫与龚金谈话纪要：交换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立场
1958年10月7日 …… 267
№11428，一名中国工人的信：学习苏联英雄古丽娅
1958年10月9日 …… 268
№11780，丘拉耶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请求成立苏中友协布里亚特分会
1958年10月10日 …… 269
№20403，安东诺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
1958年10月10日 …… 270
№20404，苏达利科夫与刘亚楼的谈话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
1958年10月10日 …… 271
№20405，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通报提前恢复对金门的炮击及原因
1958年10月20日 …… 273
№20406，库德里亚绍夫与李涛会谈纪要：调整留苏中国研究生培养体制
1958年10月20日 …… 274
№24093，茹科夫与沈雁冰会谈纪要：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10月20日 …… 276
№20407，茹科夫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两个中国”问题
1958年10月21日 …… 277
№20408，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发送“两个中国”问题备忘录
1958年10月22日 …… 279
№20410，苏达利科夫与钱三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58年10月27日 …… 283
№1382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问题
1958年10月30日 …… 285
№20411，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中国对美国和加入联合国的政策
1958年11月10日 …… 286
№20412，苏达利科夫与张致祥会谈纪要：是否邀请南代表参加电影工作会议
1958年11月12日 …… 287
№24962，伊万年科与孟英会谈纪要：中蒙贸易的摩擦和困难
1958年11月15日 …… 290
№20413，多巴申的报告：关于搜捕阿勒泰地区匪帮问题
1958年11月19日 …… 292
№26373，尤金与陈毅会谈纪要：中方要求继续两国边境军区的谈判
1958年11月30日 …… 293
№24963，列夫金与孟英会谈纪要：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治变动

1958 年 12 月 5 日 …… 296
№09875,莫洛托夫与谢甫生谈话纪要：通报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1958 年 12 月 16 日 …… 298
№20693,佩利申科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加强苏联对朝贸易
1958 年 12 月 24 日 …… 299
№20694,托尔宾科夫与朴吉渊会谈纪要：通过中国开展对日贸易多有不便
1958 年 12 月 25 日 …… 301
№20695,佩利申科与朴成哲会谈纪要：毛泽东允诺将访问朝鲜
1958 年 12 月 29 日 …… 302
№25232,库兹涅佐夫接见刘晓谈话纪要：通报米高扬访美计划
1958 年 12 月 31 日 …… 303

1959 年

№26585,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方承担责任的完成情况
1959 年 1 月 1 日以后 …… 305
№10385,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停止对中国的维语广播
1959 年 1 月 8 日 …… 307
№24829-1,库卡尔金的工作报告：与中国天文学家的合作
1959 年 1 月 14 日 …… 308
№20630-2,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情况
1959 年 1 月 15 日 …… 308
№20630-3,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访问苏联要解决的问题
1959 年 1 月 16 日 …… 310
№26586,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
1959 年 1 月 17 日 …… 312
№24101,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传达米高扬同美国领导人会谈情况
1959 年 1 月 21 日 …… 314
№20631-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评价
1959 年 1 月 25 日 …… 321
№24946,泽恩斯-利托夫斯基等的报告：中苏在制盐技术方面的科技合作
1959 年 1 月 25 日 …… 322
№09910,安东诺夫的报告：关于苏中 1958 年科技合作状况
1959 年 1 月 27 日 …… 328
№26587,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会议纪要：讨论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草案
1959 年 2 月 26 日 …… 332

№26588，西卢亚诺夫致阿列克先科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九次会议
1959年7月4日以后 …… 333
№20631－2，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学习苏共二十一大文件
1959年3月3日 …… 335
№09874，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关于西藏形势的备忘录
1959年3月31日 …… 337
№08828，茹科夫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出版苏中友好文件资料
1959年4月6日 …… 340
№24948，苏联电站组织建设研究所与中国电力研究所合作协议
1959年4月18日 …… 341
№25236，普希金与章汉夫会谈纪要：通报西藏平叛情况
1959年4月20日 …… 342
№25237，尤金与刘晓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及中印关系
1959年4月23日 …… 343
№25238，葛罗米柯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印关系及对尼赫鲁的看法
1959年5月4日 …… 345
№25239，普希金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国对印度的政策
1959年5月4日 …… 346
№25240，尤金与帕塔萨拉蒂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对印度的影响
1959年5月5日 …… 347
№24978，达什扬致苏共中央函：关于苏联专家在蒙古的工作情况
1959年5月6日 …… 348
№13580，波采罗布致克留科夫函：关于印中关系问题
1959年5月6日 …… 349
№20633－1，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西藏平叛与中印关系
1959年5月7日 …… 351
№25241，尤金与陈毅谈话纪要：苏联对西藏事件和中印关系的立场
1959年5月8日 …… 353
№24949，苏联地质研究所关于同中国地质研究所合作的报告
1959年5月9日 …… 354
№24950，米克拉泽致马克萨廖夫函：关于借鉴中国竹筋混凝土的经验
1959年5月14日 …… 356
№09873，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有关台湾、西藏等问题
1959年5月27日 …… 357
№25243，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大跃进"的后果及中印关系问题

1959年6月1日 …… 360
№25244,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西藏问题及中印关系
1959年6月2日 …… 361
№24980,达什扬的报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蒙古的借贷情况
1959年6月3日 …… 363
№10386,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提供给中国的飞机质量问题
1959年6月10日 …… 367
№20634,曹克强在苏联驻朝使馆的座谈：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农业收成
1959年6月17日 …… 368
№09872,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
1959年7月2日 …… 369
№20700,葛罗米柯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日内瓦外长会议前景
1959年7月4日 …… 373
№25245,葛罗米柯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所需新的军事援助订单
1959年7月7日 …… 374
№20635-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满足朝鲜的经济要求
1959年7月9—12日 …… 375
№13582,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印度与西藏的关系
1959年7月9日 …… 377
№25246,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中国计划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
1959年7月22日 …… 378
№20635-2,普扎诺夫与朴基永谈话纪要：金日成谈苏朝关系
1959年7月23日 …… 379
№20635-3,普扎诺夫与金一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59年7月24日 …… 380
№25247,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继续并增加聘请苏联军事专家
1959年7月24日 …… 381
№24952,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关于同中国进行渔业领域合作
1959年7月27日 …… 381
№24953,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同意接收中国的实习专家
1959年7月31日 …… 382
№26589,米尔琴科的报告：在中国合作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计划
1959年8月4日 …… 383
№13583,波采罗布致贝内迪克托夫函：提交赫鲁晓夫与尼克松谈话记录
1959年8月10日 …… 388

№24955,米哈伊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夏衍谈中国电影的发展
1959 年 8 月 11 日 …… 388
№25249,普希金与张伟烈谈话纪要：请求苏联提供防空导弹及使用技术
1959 年 8 月 27 日 …… 390
№25250,扎夏迪科与习仲勋谈话纪要：中共八中全会及中国状况
1959 年 8 月 28 日 …… 391
№13585,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
1959 年 8 月 29 日 …… 393
№13590,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
1959 年 9 月 9 日 …… 395
№23036,齐米亚宁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状况和苏中关系
1959 年 9 月 15 日 …… 396
№20636－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期待赫鲁晓夫访问朝鲜
1959 年 9 月 18 日 …… 408
№13586,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关系状况
1959 年 9 月 25 日 …… 411
№25250,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感谢赫鲁晓夫同意来中国参加庆典
1959 年 9 月 25 日 …… 413
№24956,施耐德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公社的情况介绍
1959 年 10 月 …… 414
№20706,葛罗米柯与金日成会谈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1959 年 10 月 2 日 …… 418
№11669,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的争论
1959 年 10 月 2 日 …… 419
№20636－2,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赫鲁晓夫延期访问朝鲜
1959 年 10 月 3 日 …… 432
№26590,科技合作委员会中方通报：中苏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
1959 年 10 月 10 日以前 …… 433
№26591,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
1959 年 10 月 10 日以前 …… 437
№26592,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
1959 年 10 月 10 日以前 …… 443

第八卷(1958. 4—1959. 10)

目　　录

№20380，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交换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看法
1958 年 4 月 4 日 …… 13
№09885，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拒绝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
1958 年 4 月 5 日 …… 15
№09886，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等问题
1958 年 4 月 9 日 …… 22
№20381，安东诺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苏南会谈情况
1958 年 4 月 10 日 …… 25
№20617－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建立莫斯科—北京—平壤航线
1958 年 4 月 10 日 …… 27
№20617－2，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拒绝参见南共联盟七大
1958 年 4 月 12 日 …… 28
№09883，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各党对南共七大的立场
1958 年 4 月 12 日 …… 29
№09884，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南共问题、对日政策等
1958 年 4 月 15 日 …… 30
№10202，苏联副外长致索科洛夫电：加强苏越关系和对越南的研究
1958 年 4 月 16 日 …… 33
№03964，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通报南共联盟中央来信
1958 年 4 月 17 日 …… 35
№25220，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关于二五计划苏联援建项目的谈判
1958 年 5 月 2 日 …… 38
№20382，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南共七大情况等
1958 年 5 月 7 日 …… 39
№26361，毛泽东致赫鲁晓夫函：中国同意出席经互会高级会议
1958 年 5 月 9 日 …… 41
№09882，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国对日政策的调整
1958 年 5 月 9 日 …… 41
№2187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议程
1958 年 5 月 12 日前 …… 44

№26363，扎哈罗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递交关于中共代表出席经互会的信件
1958年5月14日 …… 46
№26364，帕托利切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通报华沙条约国会议将讨论的内容
1958年5月16日 …… 47
№24044，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
1958年5月28日 …… 48
№24044－1，萨秋科夫致毛希丁诺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
1958年5月28日 …… 49
№25221，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使馆函：请求派遣国防新技术专家
1958年6月3日 …… 50
№20383，安东诺夫、苏达利科夫的备忘录：为中国军队领导人举办电影观摩会
1958年6月4日 …… 51
№20384，克鲁季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1958年6月4日 …… 53
№20385，克鲁季科夫与章文晋、李晨会谈纪要：解决老挝问题的方案
1958年6月7日 …… 54
№20386，克鲁季科夫与俞沛文和李晨会谈纪要：中南关系和中日关系
1958年6月15日 …… 56
№20387，魏列夏金与王雨田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
1958年6月18日 …… 58
№10384，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外交部迁移哈市俄国士兵公墓的指示
1958年6月19日 …… 59
№20388，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
1958年6月20日 …… 60
№24944，托普奇耶夫致马克萨廖夫函：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要求
1958年6月24日 …… 61
№20389，克鲁季科夫与龚普生会谈纪要：关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1958年7月1日 …… 62
№26368，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照会：拟聘请导弹试验靶场专家
1958年7月3日以后 …… 69
№20390，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南斯拉夫加紧在亚非国家活动
1958年7月9日 …… 71
№13731，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会谈纪要：中国要求援助导弹生产厂
1958年7月11日 …… 72
№1382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向中国提供海军援助

1958 年 7 月 15 日 …… 74
№2041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东事件给各国领导人的呼吁信
1958 年 7 月 19 日 …… 75
№20417,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关于中东事件所采取的新步骤
1958 年 7 月 19 日 …… 77
№1382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如何答复尤金的来电
1958 年 7 月 24 日 …… 84
№2187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回复尤金发自北京的电报
1958 年 7 月 24 日 …… 85
№25080,莫洛托夫与孟英会谈纪要：对蒙古的经济援助和中蒙边界谈判
1958 年 7 月 25 日 …… 85
№09901,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
1958 年 7 月 25 日 …… 87
№26367,尤金与周恩来、彭真谈话纪要：安排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1958 年 7 月 28 日 …… 124
№20391,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问题
1958 年 7 月 29 日 …… 125
№11667,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
1958 年 7 月 31 日 …… 127
№20419,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对中东和国际局势的讨论
1958 年 8 月 1 日 …… 144
№20420,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漫谈国际形势
1958 年 8 月 2 日 …… 158
№20392,普什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出席国际地球物理年会与中国的交涉
1958 年 8 月 2 日 …… 178
№11668,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核武器和核试验
1958 年 8 月 3 日 …… 181
№1382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
1958 年 8 月 4 日 …… 184
№2187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赫鲁晓夫关于北京之行的报告
1958 年 8 月 4 日 …… 185
№2041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讨论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等的复函
1958 年 8 月 4 日 …… 186
№09879,别尔乌辛与王国权会谈纪要：中国驻欧洲各国大使会议情况
1958 年 8 月 5 日 …… 190

№20414,安东诺夫与米利切维奇会谈纪要：对中苏领导人会见的看法
1958 年 8 月 5 日 …… 193
№09891,安东诺夫的备忘录：曾涌泉通报中国对召开联大紧急会议的立场
1958 年 8 月 8 日 …… 195
№25226,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临时代办函：请求派遣军事专家组
1958 年 8 月 16 日 …… 197
№09878,苏达利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为苏联学者的错误行为道歉
1958 年 8 月 26 日 …… 198
№20679,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为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所做准备
1958 年 8 月 29 日 …… 200
№24945,阿诺索夫致米哈伊洛夫工作报告：关于乐队在中国的巡回演出
1958 年 9 月 …… 201
№20680,佩利申科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
1958 年 9 月 3 日 …… 210
№20393,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针对"两个中国"阴谋的对策
1958 年 9 月 4 日 …… 211
№20394,苏达利科夫与陈肇源会谈纪要：中国对联合国例会的立场
1958 年 9 月 5 日 …… 215
№25971,奥托·迈耶尔的公开信：关于中国退出奥林匹克运动
1958 年 9 月 5 日 …… 218
№09876,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的人民公社及苏联的态度
1958 年 9 月 6 日 …… 220
№25227,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关于台海危机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信
1958 年 9 月 8 日 …… 222
№20623-1,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朝鲜劳动党对反对派的处理
1958 年 9 月 9 日 …… 223
№20395,科托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对巴西记者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8 年 9 月 10 日 …… 224
№08827,佩列专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中国档案代表团过境停留
1958 年 9 月 11 日 …… 230
№13734,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中美华沙谈判通报事宜
1958 年 9 月 11 日 …… 231
№20624-1,东德、苏联等国外交使团会议：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1958 年 9 月 13 日 …… 232
№20415,苏达利科夫与章汉夫会谈纪要：苏联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

1958 年 9 月 15 日 …… 233
№20624－2,普扎诺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外交使团参观志愿军司令部
1958 年 9 月 17—19 日 …… 234
№20396,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
1958 年 9 月 18 日 …… 235
№25228,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谈话纪要:递交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函
1958 年 9 月 18 日 …… 238
№13735,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
1958 年 9 月 19 日 …… 239
№20397,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台湾地区局势
1958 年 9 月 21 日 …… 240
№20398,安东诺夫与荷兰和阿富汗驻华大使谈话纪要:讨论台湾海峡局势
1958 年 9 月 23 日 …… 243
№13827,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批评莫洛托夫对中国发表的言论
1958 年 9 月 25 日 …… 244
№20624－3,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立场
1958 年 9 月 26 日 …… 245
№1382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1958 年 9 月 27 日 …… 247
№10300,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苏联愿为中国提供核保护
1958 年 9 月 27 日 …… 247
№20399,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关于消除远东危机的建议
1958 年 9 月 27 日 …… 248
№2187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1958 年 9 月 27 日 …… 253
№20624－4,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和中国与朝鲜的关系
1958 年 9 月 28 日 …… 255
№20400,安东诺夫等报告:毛泽东与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
1958 年 10 月 2 日 …… 257
№20401,安东诺夫与威尔逊会谈纪要:解决台湾海峡危机的方式
1958 年 10 月 3 日 …… 262
№20625－1,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南斯拉夫的敌对行动
1958 年 10 月 4 日 …… 264
№20625－2,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援助
1958 年 10 月 5 日 …… 265

№20402,波波夫与龚金谈话纪要：交换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立场
1958 年 10 月 7 日 …… 267
№11428,一名中国工人的信：学习苏联英雄古丽娅
1958 年 10 月 9 日 …… 268
№11780,丘拉耶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请求成立苏中友协布里亚特分会
1958 年 10 月 10 日 …… 269
№20403,安东诺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
1958 年 10 月 10 日 …… 270
№20404,苏达利科夫与刘亚楼的谈话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
1958 年 10 月 10 日 …… 271
№20405,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通报提前恢复对金门的炮击及原因
1958 年 10 月 20 日 …… 273
№20406,库德里亚绍夫与李涛会谈纪要：调整留苏中国研究生培养体制
1958 年 10 月 20 日 …… 274
№24093,茹科夫与沈雁冰会谈纪要：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
1958 年 10 月 20 日 …… 276
№20407,茹科夫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两个中国”问题
1958 年 10 月 21 日 …… 277
№20408,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发送“两个中国”问题备忘录
1958 年 10 月 22 日 …… 279
№20410,苏达利科夫与钱三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58 年 10 月 27 日 …… 283
№1382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问题
1958 年 10 月 30 日 …… 285
№20411,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中国对美国和加入联合国的政策
1958 年 11 月 10 日 …… 286
№20412,苏达利科夫与张致祥会谈纪要：是否邀请南代表参加电影工作会议
1958 年 11 月 12 日 …… 287
№24962,伊万年科与孟英会谈纪要：中蒙贸易的摩擦和困难
1958 年 11 月 15 日 …… 290
№20413,多巴申的报告：关于搜捕阿勒泰地区匪帮问题
1958 年 11 月 19 日 …… 292
№26373,尤金与陈毅会谈纪要：中方要求继续两国边境军区的谈判
1958 年 11 月 30 日 …… 293
№24963,列夫金与孟英会谈纪要：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治变动

1958 年 12 月 5 日 …… 296
№09875,莫洛托夫与谢甫生谈话纪要:通报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1958 年 12 月 16 日 …… 298
№20693,佩利申科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加强苏联对朝贸易
1958 年 12 月 24 日 …… 299
№20694,托尔宾科夫与朴吉渊会谈纪要:通过中国开展对日贸易多有不便
1958 年 12 月 25 日 …… 301
№20695,佩利申科与朴成哲会谈纪要:毛泽东允诺将访问朝鲜
1958 年 12 月 29 日 …… 302
№25232,库兹涅佐夫接见刘晓谈话纪要:通报米高扬访美计划
1958 年 12 月 31 日 …… 303

1959 年

№26585,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方承担责任的完成情况
1959 年 1 月 1 日以后 …… 305
№10385,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停止对中国的维语广播
1959 年 1 月 8 日 …… 307
№24829－1,库卡尔金的工作报告:与中国天文学家的合作
1959 年 1 月 14 日 …… 308
№20630－2,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情况
1959 年 1 月 15 日 …… 308
№20630－3,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访问苏联要解决的问题
1959 年 1 月 16 日 …… 310
№26586,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
1959 年 1 月 17 日 …… 312
№24101,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传达米高扬同美国领导人会谈情况
1959 年 1 月 21 日 …… 314
№20631－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评价
1959 年 1 月 25 日 …… 321
№24946,泽恩斯-利托夫斯基等的报告:中苏在制盐技术方面的科技合作
1959 年 1 月 25 日 …… 322
№09910,安东诺夫的报告:关于苏中 1958 年科技合作状况
1959 年 1 月 27 日 …… 328
№26587,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会议纪要:讨论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草案
1959 年 2 月 26 日 …… 332

№26588，西卢亚诺夫致阿列克先科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九次会议
1959 年 7 月 4 日以后 …… 333
№20631－2，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学习苏共二十一大文件
1959 年 3 月 3 日 …… 335
№09874，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关于西藏形势的备忘录
1959 年 3 月 31 日 …… 337
№08828，茹科夫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出版苏中友好文件资料
1959 年 4 月 6 日 …… 340
№24948，苏联电站组织建设研究所与中国电力研究所合作协议
1959 年 4 月 18 日 …… 341
№25236，普希金与章汉夫会谈纪要：通报西藏平叛情况
1959 年 4 月 20 日 …… 342
№25237，尤金与刘晓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及中印关系
1959 年 4 月 23 日 …… 343
№25238，葛罗米柯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印关系及对尼赫鲁的看法
1959 年 5 月 4 日 …… 345
№25239，普希金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国对印度的政策
1959 年 5 月 4 日 …… 346
№25240，尤金与帕塔萨拉蒂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对印度的影响
1959 年 5 月 5 日 …… 347
№24978，达什扬致苏共中央函：关于苏联专家在蒙古的工作情况
1959 年 5 月 6 日 …… 348
№13580，波采罗布致克留科夫函：关于印中关系问题
1959 年 5 月 6 日 …… 349
№20633－1，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西藏平叛与中印关系
1959 年 5 月 7 日 …… 351
№25241，尤金与陈毅谈话纪要：苏联对西藏事件和中印关系的立场
1959 年 5 月 8 日 …… 353
№24949，苏联地质研究所关于同中国地质研究所合作的报告
1959 年 5 月 9 日 …… 354
№24950，米克拉泽致马克萨廖夫函：关于借鉴中国竹筋混凝土的经验
1959 年 5 月 14 日 …… 356
№09873，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有关台湾、西藏等问题
1959 年 5 月 27 日 …… 357
№25243，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大跃进"的后果及中印关系问题

1959 年 6 月 1 日 …… 360
№25244,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西藏问题及中印关系
1959 年 6 月 2 日 …… 361
№24980,达什扬的报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蒙古的借贷情况
1959 年 6 月 3 日 …… 363
№10386,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提供给中国的飞机质量问题
1959 年 6 月 10 日 …… 367
№20634,曹克强在苏联驻朝使馆的座谈：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农业收成
1959 年 6 月 17 日 …… 368
№09872,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
1959 年 7 月 2 日 …… 369
№20700,葛罗米柯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日内瓦外长会议前景
1959 年 7 月 4 日 …… 373
№25245,葛罗米柯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所需新的军事援助订单
1959 年 7 月 7 日 …… 374
№20635-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满足朝鲜的经济要求
1959 年 7 月 9—12 日 …… 375
№13582,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印度与西藏的关系
1959 年 7 月 9 日 …… 377
№25246,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中国计划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
1959 年 7 月 22 日 …… 378
№20635-2,普扎诺夫与朴基永谈话纪要：金日成谈苏朝关系
1959 年 7 月 23 日 …… 379
№20635-3,普扎诺夫与金一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59 年 7 月 24 日 …… 380
№25247,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继续并增加聘请苏联军事专家
1959 年 7 月 24 日 …… 381
№24952,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关于同中国进行渔业领域合作
1959 年 7 月 27 日 …… 381
№24953,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同意接收中国的实习专家
1959 年 7 月 31 日 …… 382
№26589,米尔琴科的报告：在中国合作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计划
1959 年 8 月 4 日 …… 383
№13583,波采罗布致贝内迪克托夫函：提交赫鲁晓夫与尼克松谈话记录
1959 年 8 月 10 日 …… 388

№24955,米哈伊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夏衍谈中国电影的发展
1959 年 8 月 11 日 …… 388
№25249,普希金与张伟烈谈话纪要：请求苏联提供防空导弹及使用技术
1959 年 8 月 27 日 …… 390
№25250,扎夏迪科与习仲勋谈话纪要：中共八中全会及中国状况
1959 年 8 月 28 日 …… 391
№13585,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
1959 年 8 月 29 日 …… 393
№13590,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
1959 年 9 月 9 日 …… 395
№23036,齐米亚宁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状况和苏中关系
1959 年 9 月 15 日 …… 396
№20636－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期待赫鲁晓夫访问朝鲜
1959 年 9 月 18 日 …… 408
№13586,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关系状况
1959 年 9 月 25 日 …… 411
№25250,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感谢赫鲁晓夫同意来中国参加庆典
1959 年 9 月 25 日 …… 413
№24956,施耐德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公社的情况介绍
1959 年 10 月 …… 414
№20706,葛罗米柯与金日成会谈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1959 年 10 月 2 日 …… 418
№11669,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的争论
1959 年 10 月 2 日 …… 419
№20636－2,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赫鲁晓夫延期访问朝鲜
1959 年 10 月 3 日 …… 432
№26590,科技合作委员会中方通报：中苏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
1959 年 10 月 10 日以前 …… 433
№26591,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
1959 年 10 月 10 日以前 …… 437
№26592,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
1959 年 10 月 10 日以前 …… 443

№20380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交换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看法

（1958 年 4 月 4 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4 月 11 日

机　密

与刘少奇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 年 4 月 4 日

今天，当就我赴武汉与毛泽东见面的相关事宜谈妥之后，刘少奇表示希望与我事先进行一次谈话。我立即热情地接受了刘的这一邀请。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

会谈期间，我向刘少奇通报，南斯拉夫人已向我们和其他兄弟党转交了自己的纲领草案，该草案将会在南共联盟七大上进行讨论。我指出，这份草案用三种语言共印刷了 20 万份，并广泛地在南斯拉夫及其境外散发。在对南斯拉夫人的上述文件作了相关评价之后，我又说，苏共中央希望就这一问题与中共中央协商一下。

刘少奇说，他尚未看到南共联盟的这份纲领草案的内容。刘又说，自己今天收到了刘晓发来的一份电报，后者听说，苏共将不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七大。我确认了这一事实，并向刘通报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送的一系列信件的情况（这些信件的内容已于 4 月 5 日转告毛泽东）。

王稼祥告诉刘少奇说，南共联盟的党纲草案只是在两天前才到北京。据王说，截至目前该草案中只有两个章节被译成了中文。王稼祥已通读了该草案的俄文版，并说这份文件是一篇“下流之作”。王稼祥简要地向刘少奇谈了自己对南共党纲草案的看法，并说南斯拉夫人在其中指责所有兄弟党均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称斯大林为修正主义者，攻击苏共，曲解苏联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而在分析国际形势之时没有将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王稼祥还简略讲了南共党纲草案中其他一些无法让人接受的观点。他对刘少奇说，中共中央有关部委还没有对南共的党纲进行仔细研究，因此暂且没有向领导层报告此事。

应刘少奇的请求，我详细叙述了南共联盟党纲草案的主要条款。在会谈期间，刘少奇经常插话，表示同意我们对南斯拉夫人的言论及其党纲草案中的一些具体条款所提出的批评性意见。

例如，南斯拉夫人胡说什么两个军事-政治集团的斗争都是"为了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对此，刘少奇便指出，再怎么样也不该对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扩展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的活动提出指责。刘又说，我们就是要不断地斗争，以便使我们的影响和社会主义的范围不断得到扩大，并尽可能地向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

在涉及中共是否向南共联盟七大派遣代表团的问题之前，刘少奇问王稼祥，中共中央是否已对南斯拉夫发来的邀请其派代表团参加南共七大的问题作了回复。王稼祥答，中方只是口头上回复南斯拉夫人中共准备派遣代表团参加在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首府)举行的此次会议，但书面答复尚未发出。刘少奇问王稼祥，中共可能以什么借口来拒绝向南共联盟七大派遣自己的代表团。王稼祥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开始谈关于西方国家各社会主义党派是否拒绝派遣自己的观察员参加南共联盟七大。

针对王稼祥所提出的上述问题我指出，在就南共党纲的问题与中国朋友协商之后苏共将向南共联盟中央发出一封信，其中将向其直接提出苏共拒绝派遣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原因。

刘少奇道，显而易见的是各兄弟党实际上都将不派代表参加南共联盟七大。如果我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去卢布尔雅那的话，那么我们的代表们就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与南共联盟的党代会进行辩论。王稼祥补充道，代表团是以客人的身份参加大会的，在这种情形下其实际上是不可能参加此类辩论的。

刘少奇说，1957 年 11 月南斯拉夫人自己已经向我们和全世界展示了在遇到类似情形时该如何处理：当时，他们虽然派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祝活动，但就是不愿意参加随后举行的 12 个兄弟党会议。刘笑着说，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学习"南斯拉夫经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既然不参加我们的会议，那么现在各兄弟党也就理应可以不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他们的会议了。

王稼祥问我，是否了解波兰同志对南共联盟党纲草案持何立场。我答，自己对波兰人如何评价南共联盟党纲草案的情况还不知晓。

在回答刘少奇的问题的同时，王稼祥也谈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当苏共和中共拒绝向南斯拉夫派遣代表团之后，其他兄弟党的绝大多数无疑也不会向那里派遣自己的代表了。不过，他又认为自己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是否派代表团去南斯拉夫没有把握。刘少奇随后也声称，如果苏共不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大会，那么其他兄弟党也未必会派代表去那里(当然，如果我们能及时向他们发出相关通报的话)。我指出，在与中共中央协商之后，苏共中央将立刻向其他兄弟党(尤其是那些曾就此问题向苏共中央发出过咨询和那些最初已向苏共通报说打算派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会议的兄弟党)发出相关信函。

我接着对刘少奇说，《共产党人》杂志将发表一篇关于南斯拉夫党纲的评论性文章。刘

答,"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必须对南斯拉夫人的如此言论有所反应。

刘少奇宣称,中共方面感谢苏共中央及时就这一问题向其做出通报,并说中共中央的最终意见将由毛泽东在武汉会谈期间向我说明。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杨尚昆说,周恩来将与我一道乘飞机飞往武汉。周将在武汉出席毛泽东与由斯托伊科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见面会。杨尚昆还说,周也将参加毛泽东与我的会谈。

在会谈期间,王稼祥问我是否了解关于前不久在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团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之间举行的会议的情况。我答,自己暂且对这方面情况还不掌握。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助理阎明复和我使馆参赞 K. A. 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手写批示:

归档。该情报已在工作中使用。大使馆通过电报讲了这一问题。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8 年 6 月 18 日

文件共 4 份,送:A. A. 葛罗米柯、Ю. B. 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季科夫

1958 年 4 月 14 日,第 285 号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101 - 105

№09885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拒绝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

(1958 年 4 月 5 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4 月 19 日

第 128 号

机 密

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4月5日

我在武汉毛泽东的临时住所拜会了他，目的是向他递交苏共中央今年4月3日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信。周恩来参加了会谈。

我问他感觉身体如何，毛泽东回答说，现在他无大病，但是感觉不太好，老毛病常犯。毛泽东承认，他非常忙，感到很疲乏，而这引起了各种疾病。

我说，我受委托想再谈谈南斯拉夫问题，并亲自带来了苏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回答说，他还未看到南斯拉夫纲领草案的译文，并问我是否读过了这一文件。我作了肯定的回答。这时毛泽东请我首先详细叙述一下纲领的基本原则和我对这些原则的意见。我大约用了40分钟向毛泽东讲述了南斯拉夫新纲领最主要的原则。

在听取对苏共中央信的翻译和我关于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通报时，毛泽东时常插话和发表简短看法，表示对纲领中某些论断和南斯拉夫领导人这种行为的不满。

鉴于南共联盟纲领中对苏联的攻击，毛泽东指出，很明显，铁托认为，他可以肆意对待苏共和苏联。毛泽东说，铁托甚至喜欢使绊子："杜勒斯开始这么做，而铁托紧随其后。"

涉及纲领中攻击苏维埃制度的"官僚主义性质"，毛泽东微笑地指出，南斯拉夫人"看来发现了苏联有某种剥削者：似乎出现了剥削阶级，新资产阶级"。这涉及的正是南斯拉夫自身，毛泽东这时指出，据我们（中国）同志的观察，他们那里出现了真正的独裁，权力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

谈到南斯拉夫歪曲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中的作用，毛泽东嘲讽地说，按照铁托的意见，战胜希特勒原来是用不正确的方法夺取胜利的：本不应该使用武力，而应代之以哲学讨论或向希特勒解释马克思主义真理。毛泽东继续发挥这一想法，指出，应为苏联政府和苏共在努力扩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范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至于我们中国人，毛泽东说，我们不满意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当时未把中国放入"社会主义范围"。"当时还指望蒋介石，所以达成了协议：罗斯福说服蒋介石，而斯大林说服我们。"

在自己的纲领中，毛泽东继续说，铁托攻击苏联在东欧国家的作用。坚持这种思想，看来对于铁托来说，倘若东欧继续存在资本主义，那将是一件快事。因为没有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强调，东欧国家现在就不会建设社会主义了。我指出，帝国主义分子之所以忍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因为它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列存在。毛泽东同意这一点，他强调，没有苏联的帮助，南斯拉夫则不能解放自己的国家，贝尔格莱德是苏联军队解放的。

我说，按照南斯拉夫人的意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应包括两点：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这时毛泽东立即指出，还必须讲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共产党的统一和相互援助。毛泽东

对南斯拉夫人企图阉割和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感到气愤。

我说南斯拉夫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在国际会议上通过属于这些国家宪法法律范围内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微笑着指出,共产党会议宣言可以高出我们这些国家的立法文件。“因为法律,”毛泽东解释说,“总是在一定时间范围里有效,而我们这些党发表的宣言通常是宣布长期有效的原则。”

谈到南斯拉夫指责苏共是“霸权主义”,毛泽东强调说,毫无疑问,南斯拉夫人自己所追求的正是对于其他党的“霸权”。比如,假如说在某种程度上铁托有可能领导匈牙利人的话,那么决定匈牙利事情的将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南斯拉夫人了。因为众所周知,铁托曾干预匈牙利事件:他想支持纳吉。为了讨论纳吉的问题,毛泽东说,不久前铁托曾会见卡达尔。

我向毛泽东引述了南共纲领中间接驳斥莫斯科声明的一段话。于是毛泽东轻蔑地指出:“铁托根本不是反对所有的国际大会:他也积极主张召开高层次的会议,他也不反对参加这种会议。”毛泽东继续指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定没有强加于任何人,实现这些决定,这是各兄弟党自身的事。

我提请注意南斯拉夫人断然批评各兄弟党的活动。同时我引述了纲领草案里的一段相应文字。毛泽东指出,虽然南斯拉夫人没说是哪些具体的党,但十分清楚,他们所指的是谁。毛泽东认为,南斯拉夫人指的是法国、英国、瑞士、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但很可能,”毛泽东指出,“南斯拉夫人不想把这些批评加在意大利党的身上。”

我说,纲领草案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党的原则进行了修正,南斯拉夫人认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借助工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在某些国家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毛泽东指出,铁托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积极活动的、时刻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很明显,铁托主张资产阶级政党可以继续存在,而共产党不行。在这方面,他的主张同资产阶级活动家接近。例如在美国,只存在一个不大的共产党,而美国资本家已很讨厌它。美国政府千方百计迫害它。现在铁托说,没有共产党也行。

当我谈到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必须填补马克思理论“真空”的论断时,毛泽东笑了,他说:“可怜的铁托必须好好学习。”“原来,”毛泽东补充说,“不仅阿拉伯人那里出现了真空,我们共产党人这里也有。”

毛泽东非常赞成苏共中央的信中的结论部分,尤其是苏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届代表大会。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然后说,关于南共纲领草案和如何对南斯拉夫这一步作出反应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在 4 月 5 日和 6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接着毛泽东对我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表态赞成苏共中央关于不向南斯拉夫人派代表团的决定,而且,无条件地同意苏联同志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

毛泽东说:“在中国支持铁托的只有右派。”毛泽东说:“当时我们公布了铁托在普拉的讲话,结果收到了很好的结果:我们很快查明了我们这里的许多右派分子,他们赞成铁托的口

号。"毛泽东通报说："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正在这里积极地做工作。例如，它给中国各地右派分子写给大使馆的信一一作答复。我们在四川、黑龙江和其他省份发现了大使馆给右派分子的回信。""您知道，右派分子现在在中国被称作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看来，在我们中国，铁托只在社会主义的敌人中间有影响。"

在翻译完苏共中央的信之后，毛泽东立即问我，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态度。我回答说，暂时我还不掌握这方面的消息。这时毛泽东说，根据他的看法，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中，11 个党一定不会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团。看来，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不会派自己的代表去。也不排除，波兰人也不往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自己的代表团。毛泽东附带地说，据我看，在许多问题上，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我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提起，在莫斯科会议上，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重要的问题上实际上采取的是否定的立场。只是在辩论和给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之后，他们才投票赞成会议宣言。毛泽东强调说，在南共第七届代表大会上，如果波兰人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那么这将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引起不满和许多批评意见，而且波兰领导人这一步将给自己在国内和国外造成很多困难。

毛泽东继续说，对于重大的问题，任何时候也轻视不得和掩盖不得。这时毛泽东引用了中国一句谚语："纸是包不住火的。"如果波兰人想出席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说，那就让他们去好了。我指出，谁也没禁止波兰人往南斯拉夫派代表团。毛泽东补充说，波兰同志们必须认真地考虑这一切。

毛泽东说，我们总是把类似不愉快的事件看成是对我们共同前进有益的事。他说，我们不仅需要用阐述正确的或对我们友好的思想的文件教育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这是不够的。为了教育我们的人民，还需要利用我们敌人的行动，还需要揭露他们敌对的思想。

所以，南斯拉夫人现在的行动对我们来说还有某些积极的意义，毛泽东接着说。在他们的纲领中，集中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各个时期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所表达的修正主义观点。南斯拉夫人的这一行动迫使各兄弟党认真考虑和确定自己现在的立场。波兰统一工人党也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如果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向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出代表团，那么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面前和其余所有共产党的面前，就将自己置于了非常困难的位置上。

出去同北京通完电话的周恩来回到屋里报告毛泽东，说刘少奇今天白天报告：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南斯拉夫的问题。会议赞成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同意苏共中央的观点，不向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还通报说，北京认为 4 月 5 日不宜再召开政治局会议，因为政治局委员还未来得及读南共纲领的译文。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这个问题过一天，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拟好草稿之后，再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毛泽东对我说，考虑到这个问题很紧迫，请我现在就把他们的答复通报给莫斯科。毛泽东说，请转告苏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表示同意苏共中央的立场。在类似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表明完全一致是特别重要的。他补充说，虽然我还未读完南斯拉

夫纲领,但我完全相信对我所说的关于纲领的看法。“对于我们,”毛泽东微笑着说,“谈到关于铁托的意见,一切都是明白的。中国有句俚语,叫作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

在谈话过程中,我谈到《共产党人》杂志载文批判南斯拉夫纲领的问题。毛泽东立刻声明说,对南斯拉夫人的类似行动,可以而且必须给予回应。

周恩来指出,苏联大使将作为观察员出席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说,可以这样做。我当时指出,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当年也是苏共二十大的观察员。

南斯拉夫人,当然会指责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不友好,毛泽东说。他们会说,南共曾派自己的代表团出席中共的八大。当然,他们还会说,中国人这样做是受了苏联同志们的影响。但是这一切,毛泽东说,都吓不倒我们。

毛泽东继续说:“在纲领草案出现以前,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到底该不该派代表团出席南共的代表大会。我们自己常说,由于我代表团应在大会上发言,多多少少得对南斯拉夫拉夫人说些褒奖的话。然而我们类似的发言会使南共队伍中许多人、南斯拉夫的居民以及其他国家误入迷津。这些人会认为,实际上我们几乎赞成南斯拉夫所做的一切。我们在南共七大上的发言可能对南共领导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毛泽东总结说:“铁托以他的纲领,使我们避免了一场痛苦的迷惑。”

周恩来问我,苏共中央是否给南共七大发贺词。我回答我不知道此事。毛泽东说,即使苏共中央发,我们也不想发贺词。毛泽东说了这样的意见,他们的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可能被任命为大会观察员。

毛泽东说,他非常满意我们共同决定拒绝派代表团出席南共七大。毛泽东强调说,各兄弟党有完全充足的理由作出这种决定。毛泽东满意地说,现在,我们已完全弄清这件事了。

毛泽东说,从整个情况看来,从 1948 年起,尤其是苏南关系正常化之后,南斯拉夫人早就不想使两党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强调说:“很明显,他们想把关系发展限定在国家范围里,以便为自己留下更多的行动自由,争取时间。”

毛泽东继续说,赫鲁晓夫同志主张采取措施,使两党关系正常化。这是非常好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假如南斯拉夫现在走上我们所期盼的道路,放弃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其他错误,那当然很好。但现在的事实说明,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想走这条路。第一个最能表明他们真正立场的事实,就是他们拒绝参加莫斯科会议。第二个事实就是现在的南共纲领草案。我说南斯拉夫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没有全文发表莫斯科宣言。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害怕那些原则使他们原形毕露。

毛泽东说,现在南斯拉夫人非常听命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毛泽东指出:“我认为,铁托的新纲领大概很使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高兴。”我指出,美国人对这一文件已作出积极的评价。

毛泽东说,铁托的新纲领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很害怕。南斯拉夫人明显害怕原子战争,想站在这一战争之外。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策划建立一个接受南斯拉夫思想领导的亚非国家大集团。他们把自己宣布成军事政治集团的反对者,想以此逃避原

子战争。必须指出，毛泽东说，铁托的计划在亚非国家中没有引起任何兴趣。这些国家有自己的领袖，如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等等。

毛泽东说，南斯拉夫人当然有更高的追求：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力量，能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但是，毛泽东指出："铁托知道，他的市场不大：他的'思想'只能在兄弟党中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那里找到需求。"

铁托的新纲领，毛泽东重复道，在这种意义上说来对我们大家也是有益的，即它迫使兄弟党更多地考虑反击修正主义。我说，铁托的这一纲领，在集中表现当代修正主义思想方面起着当年伯恩施坦言论的作用。然后，会谈中，毛泽东又几次回到这一话题上来：南斯拉夫人类似伯恩施坦，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自己的修正主义。

我指出，南斯拉夫人制定自己的纲领，看来是想以此博得第二国际社会党的赞许。南共邀请这些党派观察员出席七大。我还讲了英国工党和斯堪的那维亚社会党人拒绝了南斯拉夫的邀请。于是，毛泽东说，对于第二国际社会党人来说，南共的纲领草案显得太左了：其中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毛泽东强调说："铁托大概不会放弃这些词句。只有靠用这些马克思主义词句，铁托才可以站住脚。而且十分清楚，铁托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从整个事情来看，毛泽东指出，杜勒斯将有利可图。毛泽东说："顺便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杜勒斯是一个大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比工党强；铁托的马克思主义词句看来对杜勒斯没有什么影响。"

我指出，南共七大可能不会有外宾参加，到时铁托将彻底孤立了。对此毛泽东说，某些集团还是要支持南斯拉夫人。这首先是修正主义者，毛泽东说，许多修正主义分子不会放弃支持任何反对我们和你们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

在会谈过程中我提起，我们当时把赫鲁晓夫和铁托率领的苏共和南共代表团所进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谈情况通报给了中共中央。我同时指出了双方签署的布加勒斯特秘密公报中所规定的义务。我强调指出，现在南斯拉夫人完全违反了这些义务。对此毛泽东指出，铁托不止一次表现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周恩来插话说："铁托简直是一个流氓。"

然后毛泽东分析了中南关系。他说，我们一直支持1948年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决定，但我们不同意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它把我们大家都置于被动的地位，铁托至今还经常提起这一决定。毛泽东说，斯大林不应该这样粗暴地对待南斯拉夫。斯大林死后，众所周知，我们都积极努力使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我们希望同南斯拉夫有一个好的关系，但铁托仍和以前一样。他曾两次耍手腕反对我们：一次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再就是现在这次。他耍这些手腕目的是一个：出口他的思想，把他的思想强加给我们。

毛泽东回忆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斯拉夫人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说，我们当时通知苏联驻华使馆。说我们不准备接受南斯拉夫人的承认，但也不公开拒绝。如果中国同意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这就可能被人利用来制造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完

全是有分寸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宣布,现在继续宣布,它准备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当时自己也说,南斯拉夫毕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他(毛泽东)当时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可以把南斯拉夫归入热爱自由的国家。

毛泽东说,在1955年之前,中国没有理睬南斯拉夫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这打破了企图离间中苏关系的梦想。

谈到目前的中南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开始反右斗争很使南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尤其是他们在中国的代表)感到沮丧。毛泽东强调说:“因为南斯拉夫人对我们的右派分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至于我们现在全国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奋发建国以及诸如‘大字报’这种发扬民主的形式,这一切都没使南斯拉夫人高兴,而是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毛泽东接着说,南斯拉夫领导人非常盼望中国政府邀请铁托来做客。毛泽东指出,有许多次南斯拉夫人向中国同志暗示铁托有访问中国的打算。但是我们,毛泽东说,拒绝邀请,现在对他来访也不感兴趣。铁托访问中国,毛泽东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我们的右派分子所利用。

铁托对许多亚洲国家发出了邀请。不久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访问了南斯拉夫。他们也邀请了铁托。当然,铁托很难实现承诺,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还没邀请他到这里来。毛泽东说,我们当然不会对南斯拉夫人讲,我们不喜欢铁托来访,但也不表示我们想在身边看见他。

在和我道别时,毛泽东请转达他对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同志的问候,他再次祝贺赫鲁晓夫同志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时毛泽东说,任命赫鲁晓夫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是非常正确的加强统一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保证领导完全统一的一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一步”。

我简要地介绍了苏共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情况。毛泽东坚定地说,他毫无动摇地赞成这一决定。

会谈持续两个半小时。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工作人员阎明复,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文件共4份,送:A. A. 葛罗米柯、Ю. В. 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奇科夫

1958年4月14日,第282号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88-100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п. 432,д. 5,л. 97-103

№09886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等问题

(1958年4月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19日
第129号

绝　密
文本第2份

与周恩来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4月9日

应周恩来邀请，今天我去拜会了他。

周恩来说，4月8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并批准了中共中央鉴于南共即将召开七大和公布南共纲领草案事宜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们已把我们的意见报告了毛泽东，他在武汉通过电话指示，在上述信件上签上了他的名。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继续说，讨论并批准了中共中央鉴于南共七大即将召开写给南共的信。在将这些信件的文本(其内容当天已通过高频通信发往莫斯科；附上原件和译文)转交给我后，周恩来强调说，中共中央致南斯拉夫人的信件尚未发出。他继续说，我们希望能够首先了解苏共中央就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致南共联盟的信件文本，然后再将自己的信件发给南斯拉夫人(当天通过高频通信从莫斯科收到上述苏共中央信件的文本，并转交给了中国同志)。

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人无视兄弟党为改善同南斯拉夫和南共的关系所作的努力，其行为越来越近似流氓和富有挑衅性。他接着问，苏共中央鉴于这种情况到底向哪些兄弟党通报过自己的意图。我回答说，苏共中央向那些请求通报的兄弟党作了通报。

周恩来继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他和王稼祥(也参加了会谈)向我通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南共未来代表大会问题的基本情况。我们作出的结论是：必须从实质上对南共联盟的纲领草案作出评述。周恩来继续说，我们的评价是：这个纲领草案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和挑衅性的文件。纲领与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的论点和原则相矛盾，是南斯拉夫人发起的新的修正主义的进攻。南斯拉夫人现在扮演着当年伯恩施坦所扮演的同样的角色。纲领草案的特点是充满空泛的马克思主义的词藻。完全可以设想，其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假象来欺骗兄弟党和南斯拉夫人本身。

王稼祥指出，对于以上所叙述的，关于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与现代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相接近”的措辞是否过分委婉。他强调，我们考虑，这样的说法是很委婉，这不是修辞问题，而是严肃的评价问题，这种评价在组织宣传时应该起到很大作用并且得到相应的反响。周恩来接下来说，此外，从整个情况来看，铁托在积极准备开展辩论，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争取获得美国人的好感。

二、对亚非国家施加有利于南斯拉夫人的影响。

三、欺骗世界工人群众和其他群众，兄弟党内受修正主义影响的分子。

周恩来继续说，由于南斯拉夫领导的真正目的显而易见就在于此，我们必须很好地作准备，分析上面提到的整个情况，对其要点进行打击，在全世界人民和各兄弟党面前揭露南共及其纲领的实质。我们认为，周恩来说，在批判南斯拉夫人的过程中，苏共起主要作用是适宜的。当然我们中国人也采取相应的步骤，但为此我们需要一些时间。

然后在谈到以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亚罗舍维奇为首的波兰代表团和以罗马尼亚议会主席基弗·斯托伊科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问题时，周恩来说，4月7日，他经中共中央同意，在单独秘密会谈时，向亚罗舍维奇和斯托依卡通报了中共中央对南共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和公布南共纲领草案的评价、立场和打算。周恩来说，我还向亚罗舍维奇和斯托伊科通报了苏共在这方面的打算。据周恩来说，亚罗舍维奇告诉他，关于南共纲领草案他(亚罗舍维奇)在波兰就听说了。亚罗舍维奇继续说，据他所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里，有一定数量的同志在南共纲领草案问题上保留个人意见。周恩来继续说，亚罗舍维奇指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他再次向我保证，一定向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和哥穆尔卡本人通报这次会谈的实质内容。而且，亚罗舍维奇强调，这个问题很微妙和困难，因为众所周知，波兰统一工人党同南共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周恩来指出，我没提具体的国家和党，我对亚罗舍维奇讲，据我看，代表团参加未来南共代表大会的可能性不大。亚罗舍维奇说，他知道这一点。周恩来说，中共中央认为宜于通过亚罗舍维奇向波兰统一工人党通报上述情况，不能通过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基里洛克的个人品质几乎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一样，是个很不受欢迎的人物。

谈到同基弗·斯托伊科和波德纳拉希的会谈，周恩来说，对此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罗马尼亚的同志们对我们宣布，他们认为派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南共代表大会是不合适的。我，周恩来说，给罗马尼亚人通报了我同亚罗舍维奇会谈的情况。同时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由于南共纲领草案的出现，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可能比其他兄弟党要发生更大的问题。斯托伊科和波德纳拉希指出，罗马尼亚党“很难同波兰人说”，请求中共考虑一下。周恩来说，我们自然请罗马尼亚同志们放心，我们将采取相应的步骤，努力不给波兰人我们干涉他们内政的口实。

王稼祥问我，按照我的看法，当知道苏共、中共和一系列其他共产党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后，南斯拉夫人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否会出现这样的可能：南斯拉夫人将讨论和批

准南共联盟的纲领草案的时间推迟到更遥远的未来，或是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加工，使纲领从反马克思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变成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许，带有个别的修正主义的错误。我说，我个人不排除南斯拉夫人有可能会把纲领的讨论推迟到晚一些时候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进行。然而，鉴于他们完全没有原则，怎么也不能对此打保票。我强调说，据我看，不能期望南斯拉夫人改变自己的纲领，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变成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周恩来再次指出，南斯拉夫人的行为是流氓性质的，不负责任的，他们唯一的原则就是努力颠覆社会主义阵营，缩小它的阵地。实际上，南斯拉夫正以其修正主义的"中立的"行动，无论他们承认与否，帮资本主义反动派的忙。周恩来说，我想指出，南共领导正采取一切措施，禁止在其报刊上出现我们的思想。

谈到出席布拉格国际共产主义报刊机关成员国代表会议，王稼祥特别谈了他同库西宁同志的会谈。在会谈中，他说，我们达成了共识，即一个党内的思想斗争不同于各党之间的思想斗争。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开门见山和直截了当地交谈，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往往完全不能接受。政党之间的思想斗争要求高度的艺术和巧妙的辩论方法。王稼祥继续说，根据我们的意见，像南斯拉夫这种行为，如果我们行动正确，可以让他们反转来反对他们自身，达到在所有国家工人阶级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之间孤立南共的目的。在同库西宁和其他兄弟党的代表会谈中，王稼祥继续说，我们还达成了这种共识，即不该立即批判南斯拉夫，大概应该等待一段时间。此外，我们一致认为，对待自己党内和兄弟党内错误的态度，从批判这些错误的观点看，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批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王稼祥指出，根据我们的意见，在批评兄弟党的错误时，发言应有说服力，平心静气，有分寸，讲究策略方法。

至于南共的错误，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必须认真研究，以便给其以应有的反击。铁托现在非常自信，有很大的野心。看来，我们应如以往一样，从原则立场上继续批判南斯拉夫人的错误，否则，如果我们停止批判，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怕他们，正逐渐适应他们，从而分歧越来越大。提到的南共纲领草案，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与以往的南共错误文件不同，它是完备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还有一个特点是，在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为改善同南斯拉夫和南共的关系做了一切努力后，南斯拉夫人仍抱着这一纲领不放。这一纲领草案的出现，在我看来，周恩来继续说，从辩证的观点看，也有它积极的方面，这就是，他们在这一文件里，表述了他们对当代所有现实问题的观点。周恩来轻蔑地指出，可以说，他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这样，南斯拉夫人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是什么货色，可以期待他们什么。

至于我们，周恩来继续说，在我们同南联邦人民共和国和南共恢复关系后，我们一直说，在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我们不同意南斯拉夫人的观点，我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周恩来指出，我们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党外，过去经常说，在相应的情况下将来也会这样说，南斯拉夫领导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犯了修正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错误。周恩来微笑着说，在一次他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的会谈中，当他直截了当地向大使谈了上述观点时，大使不再问他(周恩来)何时访问南斯拉夫。

出席会谈的有周恩来助理马列和苏联使馆随员 P. Ш. 库达舍夫。

附上面提到的中共中央两封信的原件,共两页(只送 A. A. 葛罗米柯同志);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信的译文,1 页;中共中央致南共中央信的译文,1 页。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

文件 4 份,送:库西宁同志、葛罗米柯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档案室
执行人:库达舍夫
1958 年 4 月 12 日,第 274 号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59－65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п. 432,д. 6,л. 122－134

№20381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苏南会谈情况

(1958 年 4 月 10 日)

摘自 С. Ф. 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4 月 19 日
第 125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同志的谈话纪要

1958 年 4 月 10 日

今天,我拜访了周恩来,并根据中央的委托向他和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王稼祥通报了关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扎姆切夫斯基同志与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会谈情况。扎姆切夫斯基同志向铁托转交了一封苏共中央就南共联盟党纲草案问题而给南共联盟中央所写的信。信中主要内容如下:苏联共产党已改变原先决议,并决定不向南共联盟大会派遣代表团,而只派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周恩来和王稼祥对我的上述行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说,他们很乐意就南斯拉夫问题与我们交换意见,今后如果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之间可以随时面谈。在我向他们两人通报情况的过程中,后者也对南共联盟和铁

托提出了一些意见。例如，他们以讽刺性的口吻回击了铁托对扎姆切夫斯基同志的暗示，即当时铁托说：他(铁托)现在就在位于离匈牙利仅 6 公里之遥的地方，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也正在对匈牙利进行访问(这里暗指：苏联代表团宁肯到离南斯拉夫仅 6 公里的匈牙利，却不愿来参加南共联盟大会)。

在扎姆切夫斯基同志与铁托会谈期间，作为对苏方通报的答复，铁托对扎姆切夫斯基同志说，他们南斯拉夫人编制党纲草案的初衷是想避免与其他党之间发生分歧。铁托还说，在审阅党纲草案的过程中自己已“发现”其中有一些应当修改的不足。对此，周恩来同志指出，铁托在谈到南共联盟党纲的话题时，其口气就像是一个与之没有关系的局外人，似乎他并非该草案的作者之一。周恩来继续道，铁托所谓南共联盟党纲草案的个别条款还可以再商榷，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足以表明南斯拉夫会真正地从根本上重新研究自己的纲领。而他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只是专门用来应付苏联大使的。周恩来还特别注意到铁托对扎姆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这样的话：党纲草案的内容最终将主要取决于领导者们的意见。对此，周强调，铁托的上述言论只能说明一点，即南共联盟内部独裁成分严重和列宁式党内民主的匮乏。周恩来继续道，南斯拉夫人虽然大谈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但实际上个人崇拜在南斯拉夫国内随处可见。我完全同意周的上述观点，并谈了自己今年 1 月份在南斯拉夫期间所观察到的其他一些消极现象。

我指出，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一些欧洲国家的右翼社会主义政党已通知南共联盟：他们将不派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南共联盟大会。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强调道，据新闻报纸报道，一些已被邀请参加此次大会的党派的立场也可能发生改变，其中包括意大利社会主义党代表团。周恩来特别强调，鉴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拒绝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大会，南斯拉夫人如今一定正在筹划如何采取措施予以回应。

周恩来问我是否了解各国党派参加南共联盟七大的最新消息。我答，我暂时还没有得到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最新通报。

在我所通报的铁托与扎姆切夫斯基同志的会谈情况中，最让周恩来和王稼祥不理解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在南共联盟七大上将组建一个委员会。后者将在会议结束后的五个星期内对南共党纲草案的内容加以改进和完善。王稼祥声称，从一般的党内生活原则来看，他完全难以理解南斯拉夫上述做法的意图何在。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周恩来的助手马列、苏联使馆参赞 K. A. 克鲁季科夫同志和使馆随员 P. Ш. 库达舍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 4 份，送：A. A. 葛罗米柯、Ю. B. 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库达舍夫

1958 年 4 月 18 日，第 293 号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106－108

№20617-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建立莫斯科—北京—平壤航线

（1958年4月10日）

1958年4月2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9—28日
第85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8年4月10日

……

在与金日成举行的会谈中涉及了有关图-104飞机飞行莫斯科—平壤航线的问题。

援引了在一次会谈中金日成曾表示希望在莫斯科—平壤航线上建立图-104飞机的固定飞行，我告诉金日成，苏联部长会议民航总局曾在1957年12月26日的信(第24/2-3561号)中表示，要求着手在莫斯科-平壤航线上采用图-104飞机的愿望。所以要指出的是，如果朝鲜民航局将完成平壤—赤塔的航线，那么按照以前的方式实行对接将使用苏联民航总局的伊尔-14飞机。

信中还表示请求，为了实行图-104飞机的飞行要将混凝土的起降跑道延长至2 500—2 700米，还要有可贮藏容积达200吨喷气发动机燃料的油库。朝鲜民航局局长和朝鲜交通部部长金炅炼曾告知(1958年2月8日的信)，经过仔细全面研究有关在莫斯科—平壤航线上使用图-104飞机飞行的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暂时不可能使用所指机型飞行。

同时我说，朝鲜平壤-赤塔航线上的乘客将比图104飞机上的乘客少许多，航空公司的收入自然也会因此减少，很显然，朝鲜航空局是根据这个给予的答复。然后又对金日成说，为了更快运送乘客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便利，我们民航总局建议研究另外一个方案：在莫斯科—北京航线上使用多座快速的图-104A飞机作定期航行，在抵达北京之前就可以运送所有从莫斯科到平壤的乘客，为了更快地将乘客从北京运送至平壤，最好就关于在平壤和北京之间共同飞行朝鲜民航局和中国民航局飞机的问题达成协议。

金日成说，他们在去年曾就关于在平壤和北京之间共同飞行朝鲜民航局和中国民航局飞机的问题试图与中国朋友达成协议，可没有结果。金日成说，他担心今年也得不到正面的

结果。所以他们将专门研究在莫斯科—平壤航线上飞行图-104飞机的问题。这是更为切实可行的决定。

АВПРФ,ф.0102,оп.14,п.75,д.6,л.101-105

№20617-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拒绝参见南共联盟七大

(1958年4月12日)

1958年4月2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9—28日
第85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8年4月12日

按预先约定会见了中国大使乔晓光。

会谈中向大使通报了苏共中央针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而写的信件内容和苏共中央通过的有关不派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大会而仅派观察员的决定。

还告诉大使,受中央的委托将苏共中央的信转交给金日成,后者表示完全赞同苏共的立场。

乔晓光对通报表示了感谢并说,他只知道寄到大使馆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第二部分的内容。他说,中共中央发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的信件复印件和中共中央发给苏共中央的信件复印件,昨天都由他亲自转交给了金昌满。

在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党中央可能的立场交换意见时,就这个问题乔晓光说,中国驻波兰的大使已经得到指示将中共中央的答复亲自转交给哥穆尔卡。

会谈由随员王保民翻译。参加会谈的有使馆随员M.П.库尔巴茨基。

АВПРФ,ф.0102,оп.14,п.75,д.6,л.106-109

№0988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各党对南共七大的立场

(1958 年 4 月 12 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4 月 21 日
第 140 号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刘少奇同志谈话记录

1958 年 4 月 12 日

受苏共中央委托，我拜会了刘少奇并向他通报了各兄弟党对即将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立场。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联驻波兰和意大利大使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立场的报告全文，以及苏联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大使同卡德尔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会谈报告的全文。

刘少奇对所有这些消息都很感兴趣。

听了关于苏联大使同哥穆尔卡会谈的报告，刘少奇略有轻蔑地表示，哥穆尔卡认为苏共中央对南共纲领草案的批评可能“过于扩大化了”。鉴于哥穆尔卡的其他讲话(说南共中央委员会中有一些人喜欢标新立异和把自己打扮成重要理论家)，刘少奇表示，在南斯拉夫人当中，确实有不少“歪曲马列主义的糊涂虫理论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刘少奇说，看波兰人批评南斯拉夫纲领的尝试会带来什么结果。

在一般谈到苏联大使同哥穆尔卡同志的会谈情形和意共指示信的时候，刘少奇说，看来，在很多问题上，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不赞成南斯拉夫的纲领。刘少奇指出，但不能排除，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会同意南共纲领草案中的某些错误原则。刘少奇说，所以完全可能，波兰和意大利代表团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将只批判南斯拉夫的部分错误。

在我向刘少奇介绍扎姆切夫斯基同志与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其他人的会谈情形时，刘少奇注意到南斯拉夫领导人已表现出明显的不知所措。在谈自己对南斯拉夫人在同扎姆切夫斯基同志会谈中所发表的言论的意见时，刘少奇说，南斯拉夫人现正在进行调整，采取个别步骤修改和完善自己的纲领草案，不过这一切自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刘少奇声明说，他

完全同意扎姆切夫斯基同志在报告末尾所得出的那个关于南共联盟领导即使对其纲领草案进行修正，其草案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的结论。

刘少奇坚定地说，现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公开的修正主义集团。目前南斯拉夫人这一纲领草案不是偶然的。这一文件是全体南斯拉夫领导人思想的结晶。刘少奇指出，其中汇集了南斯拉夫活动家各个时期在不同问题上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刘少奇说，中共中央的信已寄给南斯拉夫。他说，现在还未收到中国驻南大使关于南斯拉夫人对中共中央这封信的反应的报告。

涉及我通报的关于各兄弟党对待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和未来大会的态度的消息，刘少奇指出，绝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同苏共和中共的立场是一致的。刘少奇指出，关于这一问题，他们从自己驻外大使那里收到的报告很少。按照他的说法，北京现在只收到中国驻越南、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大使的电报。刘少奇说，这些国家党的代表向中国驻该国的大使通报说，他们不向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代表团。根据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报告，胡志明在同他会谈时指出，他完全赞成苏共中央信中对南共纲领的评价。但胡志明说越南同志们打算向南共联盟七大发去贺电。

会谈结束时，刘少奇衷心感谢苏共中央为其提供南斯拉夫问题的消息。

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参加会谈。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文件 4 份，送：A. A. 葛罗米柯、Ю. В. 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季科夫

1958 年 4 月 21 日，第 309 号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75 - 77

№09884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南共问题、对日政策等

（1958 年 4 月 15 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4 月 21 日

第133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与周恩来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4月15日

我拜见了周恩来并按照中央的指示向他通报了苏联驻波兰大使同哥穆尔卡同志就南斯拉夫问题会谈的情况。同时我还向周恩来转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致南斯拉夫人关于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信的全文。

周恩来感谢这一通报。他说,我们非常感谢苏共中央经常让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讨论情况。

涉及苏联大使同哥穆尔卡同志会谈的消息和哥穆尔卡同志关于波兰代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贝尔格莱德会晤总结的通报细节,周恩来完全否定南斯拉夫有彻底改变自己立场的可能性。周恩来同时指出,“很想看看波兰人对南斯拉夫人施加影响的具体结果”。

顺着这一思想,周恩来指出,当然,南斯拉夫人对自己的草案作某些修改。但是,周恩来强调说,他们未必能改变这一文件的根本性质。在南斯拉夫纲领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周恩来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彻底暴露了自己,以致他们现在很难再隐瞒自己的罪恶”。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领导人非常广泛地扩散和大力宣传了自己的纲领草案。

周恩来说,从整个情况看,除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外,其他兄弟党不会派代表团出席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他问我,关于各社会党的立场,有什么新消息没有。我回答说,我不掌握新的消息。这时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人现在在自己的大会上很孤立。这种情况,他强调说,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表明,所有兄弟党都准备坚决反击南斯拉夫人的修正主义纲领。

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人当然现在处于艰难的境地,不过他们是咎由自取。谁也不想反对他们,如果他们不把自己置于同其他所有兄弟党对立的位置上。

我指出,波兰人现在企图把南斯拉夫人从泥潭里拉上来。对此周恩来再次指出,大家应该拭目以待,看南斯拉夫人了解了各兄弟党对南共联盟纲领的态度之后如何行动,将做些什么。

然后,在座谈中我指出,近几天中国报刊载文坚决批评日本政府对待中日非官方组织间第四贸易协定的态度。

周恩来强调说,《人民日报》、《大公报》和其他报纸猛烈抨击岸信介和整个日本统治集团,报纸社论、南汉宸的声明和其他材料中尖锐批评日本政府在使中日关系正常化和发展两

国间贸易等问题上的方针。周恩来说，我们现在决定对日本统治集团施加可能的压力，同时还准备视可能利用目前日本同蒋介石分子和美国人的矛盾。

在评述日本政府现在的目的时，周恩来指出，日本统治集团现在指望利用美国的资本以实现日本在东南亚国家新的经济扩张。按其实质，周恩来说，这是日本企图实现它昔日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同时，周恩来说，日本统治集团还打算恢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

周恩来说，我们自然必须努力粉碎日本统治集团的类似计划。能促成这一点的将是日本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使日本摆脱美国压迫的人民力量的增长。这些力量主张日本同中国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

自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日本国内出现的局势。在对日政策中，我们必须恪守灵活的策略：一方面，我们应该对日本人施加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应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当然同时完成两项任务是不容易的。在两国贸易关系领域贯彻这一策略也是复杂的事情。

我指出，贸易是非常重要的杠杆，借助它我们两国可一起对日本施加影响。周恩来赞成这一思想。他继续发挥这一思想，说，只有通过斗争我们才能达到目的，如果我们不解决主要问题，过分让步和妥协，那我们将达不到任何目的。为了我们事业的胜利，周恩来说，最主要的是把日本人民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同时周恩来指出，我们对日本社会党做工作也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周恩来指出，在很多问题上，日本社会党人现在奉行的立场较好。

应清醒地看到，周恩来继续说，在一定的时期之内(比如最近10年)，日本统治集团很难摆脱对美国的政治依附。不过，他说，我们应该采取措施，逐渐使日本脱离美国。在这一工作中最主要的是争取把日本人民群众，人民力量，其中包括日本社会党及日本资产阶级的左翼和中间阶层，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周恩来注意到了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他再次强调，我们做日本的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参加会谈的有总理助手马列和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文件4份，送：А. А. 葛罗米柯、Ю. В. 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季科夫

1958年4月19日，第304号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84－87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п. 432，д. 6，л. 153－156

№10202

苏联副外长致索科洛夫电：加强苏越关系和对越南的研究

(1958 年 4 月 16 日)

机　密

致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Л. И. 索科洛夫同志

敬爱的同志：

根据前不久最高苏维埃向帝国主义国家议会的呼吁，苏联政府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举行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以及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形势，改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其他活动，肩负着促进顺利实现苏联和平倡议使命的苏联外交代表机构的作用大大增加。它同样适用于苏联驻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在与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对苏联的对外政策斗争，将它们团结在苏联的周围及继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实力等问题上，必须求得完全的相互理解和观点一致。

我们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从一些主要原则出发。

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要求保持和巩固越南和平，继续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和经济地位，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福利。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是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在事实上向南越居民显示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和平统一国家任务的完成。

摆在使馆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促进苏越友谊的继续巩固和发展，根据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精神，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同时，还必须经常促进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扩大和加深。必须毫不动摇地实现苏联政府 1956 年 10 月 30 日的宣言，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方面，必须做到完全平等和相互理解，潜心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实现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的措施并提出有关建议。

使馆应当严格监督实现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问题的指示上所做的工作，促进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贸易关系的扩大和活跃，正确协调国家对外经委代表机关、商务处和武官处的行动，经常关心它们在开展自己的工作时与中国驻河内代表机构保持友好接触。

特别需要巩固大使馆和其他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机构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党的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科学和文化工作者的联系。为了继续巩固苏联各族人民与越南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扩大苏联的影响，必须千方百计地就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还要关心派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代表团，怎样才能更好地巩固苏越友谊。

对于收到关于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大使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应当首先注意与朋友们交流信息，注意在所驻国家宣传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宣传苏联人民的生活和取得的成就。为此必须给越苏友谊协会以必要的帮助。

大使馆在进行要求越南方面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工作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全力促进越南对外政策阵地和国际威信的巩固，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和其他国际联系的增长，使其发展有益于社会主义阵营。特别关注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和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执行和平和中立政策的国家，实现关系政党化问题。

由于老挝人民党和其他进步势力与越南朋友关系密切，在他们的协助下实现对老挝形势的监督并在必要时与越南和中国朋友联合提出建议，就此采取措施十分重要。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方面，你们必须十分注意越南北方和南越阶级力量的阵容和对比，同时考虑到由于越南暂时分裂状况而造成的国内形势这一特点。

研究越南劳动党的形势及其政策，越南祖国阵线、越南民主共和国党和国家的活动，以至地方和中央权力机构转入选举制度有关的问题。

使馆面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乃是深入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状况和经济建设。同时应当注意经济建设与外国经济援助的联系，特别是财政状况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

由于以暂时分裂为特点的越南现状还将长期存在，这就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南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以及印度对南越的政策。大使馆应当系统地研究南越和老挝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宣传的形式、方法和内容。大使馆应当定期向外交部报告关于南越的信息。

必须仔细关注南越为民主和祖国统一，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认真分析南越的政党及其他政治集团的纲领和行动，查清其领导者的政治面貌以及将其使用于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可能性。大使馆必须就以下方面提出建议，报送中央参考：如何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揭露并且孤立越南南方执政集团中反对统一越南的人物所采取的措施；对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主张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力量加强其影响等等。

您应当仔细关注国际观察和监督越南委员会的活动，与委员会内的各代表团保持工作联系，通过波兰代表影响委员会的工作，使其朝着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方向发展，采取措施，化解委员会内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

利用国际越南委员会总部迁至西贡这一时机，对南越社会各界施加影响，其中包括对南

越执政集团的某些人物;寻求在共处和相互合作的基础上,越南北方、南方逐步接近的步骤。上述做法都非常适宜。在考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立场的前提下,研究与南越执政集团建立接触的可能性和逐步与“越南共和国”建立实际联系的好处。

大使馆应当根据得到的材料,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老挝的形势进行系统的研究,定期向苏联外交部呈送全面的报告,及时为苏联政府采取有关措施是否合适提出建议。

大使馆领导在完成上述全部工作的同时,每日还应关心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苏联派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机构的人员无限忠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祖国,理解自己所担负工作的责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警惕和党的原则性,严格要求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当地居民相处时谦虚谨慎、遵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法令和地方习俗等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的行为和举止有助于巩固两国人民的友谊。必须保证政治学习的高质量和系统提高使馆人员的业务水平。

收到此信后请予电告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1958 年 4 月 16 日

АВПРФ,ф. 079,оп. 13,п. 20,д. 3,л. 15 - 19

№03964

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通报南共联盟中央来信

(1958 年 4 月 17 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4 月 21 日

第 141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会谈记录

1958 年 4 月 17 日

我受中央委托拜访了邓小平,并向他通报了南共联盟中央今年 4 月 12 日给苏共中央的信。

在听取翻译南斯拉夫的信时，邓小平对信的第一句话非常气愤。信中南斯拉夫人声明说，苏共中央的信使他们“吃惊”。就南斯拉夫人在这封信中关于他们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态度的某些议论，邓小平也作出同样的反应。

至于南斯拉夫人说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充满信心，邓小平提示说，南斯拉夫人也相信，通过加强在资本主义管理体系中工人阶级的作用，美国的社会主义也会胜利。邓小平说，南斯拉夫的纲领草案对这个问题谈得最多。

在翻译完了之后，邓小平说，南斯拉夫人的答复没有出乎中国同志的意料。他说：“这符合南斯拉夫人逻辑的行为。”邓小平宣称，很难设想，南斯拉夫人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纠正纲领中的严重错误。至于说某些个别句子的改变，邓小平指出，这自然不能改变南斯拉夫纲领草案的性质，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整套的错误观点。

我向邓小平陈述了苏共中央关于对南共联盟中央回信的决定。听了我的通报之后，邓小平说，这无疑是个正确的决定。他说，我们现在重新考虑我们从前通过的关于南共联盟纲领及其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毫无根据的。

邓小平说：“总的说来，这是件好事。”“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这场斗争将是非常激烈，且很有趣的，所有共产党员，所有兄弟党都应当参与这场斗争。”

指出南斯拉夫人在信中大谈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邓小平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支持南斯拉夫人。”他说：“现在我们要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回击，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更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我提到，我们在出版列宁论修正主义的言论集。邓小平回答说，他听说了此事，并已指示将该言论集翻译成中文。邓小平接着说：“应当研究和比较老伯恩施坦和新伯恩施坦有什么共同之处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我说，老伯恩施坦没有取得国家政权，这大概是他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邓小平同意这个观点。

接着我向邓小平通报了苏联驻波兰大使同哥穆尔卡同志就南斯拉夫人给苏共中央的回信举行会谈的情况。邓小平对这个通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听到哥穆尔卡同志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将不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他感到特别高兴。邓小平接着说，波兰人试图说服南斯拉夫人，但他们确信这是徒劳的。邓小平又说，在讨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过程中，波兰人的观点中也暴露出一些有趣的地方，因此他说，可以认为，对于我们理解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立场，“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它也向我们说明了某些问题”。

邓小平热情地感谢我们的通报。他说，苏共中央及时地通报使他们能够了解南斯拉夫发生的这些事情。

接着邓小平声明说，鉴于南斯拉夫人最近的敌对行动，苏共中央通过的决议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好的。

我顺便提示说，在4月18日《共产党人》杂志上将发表一篇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文章。邓小平对此指出，对南斯拉夫人自然应当教训，既然“他们自己非这样不可”。

在会谈过程中,邓小平还提到其他兄弟党对南斯拉夫代表大会的态度问题。谈到意大利共产党的观点,邓小平说,意大利人给苏共中央信中所陈述的理由,中国同志还不理解。虽然如此,邓小平说,“还是让意大利人自己去作决定”。邓小平说,根据他们最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得到的情报,瑞士同志打算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向瑞士党通报自己就这个问题的决定。我说,我不知道是否向该党通报了苏共的观点。邓小平还说了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些小党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而错误地向南斯拉夫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我向邓小平简略地介绍了苏共中央将要举行的全会,会上将要讨论发展化学工业的任务。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

邓小平主动谈到5月1日以后将召开中共八大的例行会议。邓小平指出,根据党章,这种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他说,由于工作特别紧张,中共中央已将二中全会推后半年。邓小平说,全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据邓小平说,毛泽东现正忙于准备大会的文件。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和机关也在研究这些文件。

我问,全会是否要开很久。邓小平回答说会期事先并未确定,但按邓小平的意见,会期不少于一个星期。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邓小平说,本次全会将不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去年党做了非常重要和规模宏大的工作,因此现在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些工作加以总结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说,从冬天开始加强了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的发展速度。

邓小平说:“你们要赶上美国。这对我们现在还不是力所能及的,但我们要努力赶上英国。我们还在考虑,以什么形式给我国人民提出下一个任务:用25年或更多的时间赶上美利坚合众国。”他再次声明,目前他们仅仅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接着又补充说,这种口号可能有助于他们向前发展。

在会谈过程中,邓小平说,捷克斯洛伐克临时代办今天拜访中共中央联络部并通报说,星期一,即1958年4月21日,在布拉格召开我们合办的杂志编辑委员会会议。我在回答邓小平这一问题时说,我对此一无所知。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工作人员阎明复和大使馆参赞K. A. 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п. 432,д. 6,л. 157－160

ЦХСД,ф. 5,оп. 49,д. 131,л. 71－74

№25220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关于二五计划苏联援建项目的谈判

（1958年5月2日）

机　密
文本第34份
译自中文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已完成了一些企业的新建或重建工作，部分工作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余下的建设和改造任务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全部完成。最近，旨在发展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已经拟定了，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已定计划的基础上编制了初期的项目清单，项目急需来自苏联政府的援助。阿尔希波夫同志会把具体情况传达给苏联政府。但是，提交的清单目前尚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最后确认，日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改变。最终的清单应该在不久之后就能确定。

在我国家工农业的发展呈现了急速上升之际，我们开始起草1959年的农业计划。考虑到当前中国具备了制定工业计划的能力以及有了生产设备的保证，我们认为有必要请求苏联政府就48个项目提供技术援助，这些项目将被列入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希望苏联方面可以帮我们设计具体的经济计划。在这48个项目中，我们已经建成4个。

在苏联计划组织的帮助下，有10个其他的项目在建设中将会采用与苏联一致的技术标准，计划中的34个项目由中国独立开展。48个工业项目所涉及的核心设备由苏方提供，根据我们的初步估算，1959年设备的供给费用将超过4亿卢布。

上述提及的48个项目的相关材料会经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的审查后转交至苏联政府。如果苏联政府愿意与中方就上述提出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话，我们打算5月初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带队，代表团将与负责援助的苏联主管机关进行磋商。

期盼您的意见。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周恩来
1958年5月2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п. 431，д. 3，л. 40－41

№20382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南共七大情况等

(1958年5月7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5月23日
第201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周恩来同志会谈记录

1958年5月7日

今天，我拜访了周恩来，并根据中央委托向其转交了Н.С.赫鲁晓夫就今年5月20日在莫斯科召集经互会参与国兄弟党代表的高级别会议的问题而给中共中央所写的一封信。

周恩来说：鉴于经互会例会的即将召开，我们已作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因此，看来，我们能够在近期内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来信作出答复。周恩来同志还说，他将把上述信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报告。

我告诉周恩来，《人民日报》5月5日所发表的社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已于今年5月6日在苏联核心报纸上刊载了。我又说，这是一篇原则性地、坚定地抨击修正主义的文章，因而一定会受到苏联民众的欢迎。

周恩来带着明显的满意表情接受了这一通报，并说，南斯拉夫人可能不太喜欢它。

我简要地向周恩来通报了南斯拉夫和波兰使节对发表上述文章的反应以及南斯拉夫驻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参赞米利切维奇、秘书达科维奇和谢斯坦等在与苏联使馆工作人员交谈过程中，对这篇文章的发表所流露出的无法掩饰的沮丧和愤怒。例如，在一次与米利切维奇的会谈中，由于其无法抑制的情绪我不得不让他明白，对待批评的言论应当持更加冷静的态度。周恩来对上述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会谈过程中对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一系列讽刺性的意见。在通报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已返回中国之后，周恩来说，他(指伍修权)对南共联盟七大的印象极糟。周恩来继续道，伍认为南共联盟七大就像一个“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所谓民族-共产党人的大杂烩”。在联系了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实际之后，周恩来说，南斯拉夫目前的状态某种程度上使人回想起1934—1936年间中国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情景。当时，张国焘掌握着7万—8万人的军队，但他直接指挥的军队总计2万—3万人。他歪曲中共中央的决议，并成功地使他周围的相当一部分人反对当时的

中共中央和盲目地服从于他。那是中共历史上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周恩来特别强调，如果不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粉碎了张国焘反党集团（周详细地讲述了关于中共与该集团斗争的经过），那么现在何谈强大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如今，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已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与 1956 年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更加稳固，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一点，即现代修正主义必将被粉碎。周恩来继续道，当阴谋败露后，张国焘从中国逃跑，目前身在香港。于是，周恩来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即“南斯拉夫人又能跑到哪里去，又能跑多远呢?”我答，现在仍很难说南斯拉夫将会采取何种举措，但我个人认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们现在是无处可逃的，因为甚至美国也是不会欢迎他们的。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观点。

关于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问题，周恩来说，他完全不能理解南斯拉夫人为何要那样干：每年把自己生产的大量的小麦和玉米拿去喂牲口，之后又要年复一年地向美国购买约 100 万吨粮食。周继续道，南斯拉夫人现在欠了美国大量债务，他们从美国拿了近 20 多亿美元借款，这就像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言：“欠谁的债，就会替谁卖命。”

我向周恩来简要叙述了关于自己参观了天津地区几个农业合作社之后所留下的良好印象，并表达了个人的观点，即由于实施了大规模的水利基础建设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今年中国农业一定会有一个好收成。周恩来答，今年除了河北省出现了旱灾之外，中国所有粮食主产省份的粮食收成形势都很好。

在谈了中共关于迅速振兴中国农业的主要举措之后，周特别强调，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农业领域取得一些成绩，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对农村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政策。

周恩来继续道，目前我们国家仍面临着一个首要的任务——“通过三年的艰苦奋斗，以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以增加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与 1957 年相比，今年中国大米种植面积增加了 400 万公顷）。周又说，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还必须更大地扩展土地的灌溉区域。在过去的 7 个月内中国土地灌溉面积增加了 2 400 万公顷。当前我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在近三年内使中国土地的灌溉面积占到全部耕地的 80%—90%。周接着说，我们所面临的另一个相对次要，但也相当重要的任务是：将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

我为举行此次会谈向周恩来表示感谢。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周恩来助理马列、中共中央工作人员阎明复和我使馆随员 P. Ш. 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 5 份，送：A. A. 葛罗米柯、Ю. B. 安德罗波夫、多罗申科（苏共中央）、梅拉尔希科夫（苏共中央）、档案室

经办人：库达舍夫

1958 年 5 月 19 日，第 400 号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139 - 142

№26361

毛泽东致赫鲁晓夫函：中国同意出席经互会高级会议

（1958 年 5 月 9 日）

机　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我们收到了由安东诺夫转交的您的关于召开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共产党高级代表会议的信件。

中共中央委员会愉快地接受了您的邀请，并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 5 月 20 日在莫斯科开幕的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共产党高级代表会议。决定通过后，立即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组成补充告知。

致共产主义问候

毛泽东

1958 年 5 月 9 日

科托夫由中文译成俄文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п. 431，д. 3，л. 44

№09882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国对日政策的调整

（1958 年 5 月 9 日）

摘自 С. Ф. 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5 月 15 日

第 165 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会谈记录

1958年5月9日

应张闻天邀请，我拜会了他。张闻天向我通报了中国同志们决定对对日政策作策略调整一事。

张闻天指出，最近以来，岸信介政府对中国奉行很不友好的立场。日本政府迎合蒋介石集团和美国人，阻碍执行"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不久前，在日本中国展厅广场扯下了中国国旗。最近，日本方面又粗暴地破坏中日渔业协定(非官方协定)；日本渔船闯入禁区。日本领导人经常发表敌视中国的讲话。而且他们不断强调，日本可以和中国做买卖，但"不准备承认共产主义中国"。

鉴于这种情况，张闻天说，我们决定"对日本进行反击"。考虑到日本国会即将选举，中国的同志们打算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支持日本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他们努力促使不让自由民主党在国会中占到2/3的席位，以此使岸信介政府不能修改宪法。

为了这些目的，张闻天继续说，将采取各种措施。计划在报刊上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包括一些中国著名活动家的文章)，揭露岸信介政府的反动实质，严厉批判它的对外政策方针，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方针。我们将表明，张闻天说，中国人民同敌视中国的行动是不能调和的，也是不能忍受的。他通报说，由于破坏中日渔业协定，中国海军已扣留15艘闯入禁区的日本渔船。中国朋友们决定不再延期渔业协定，该协定到6月12日到期。还决定停止从日本购买钢材(轧材、钢轨、钢管等)和化肥，所以从日本召回相应的中国外贸公司的代表。据张闻天说，今年计划从日本购买16万吨钢材、58万吨化肥；至目前实际已购入3万吨钢材和38万吨化肥，其余部分不再从日本进口。

日本人认为，张闻天说，没有他们，我们过不去。当然，他继续说，我们需要钢材，但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求助于帮助我们的兄弟国家。暂停从日本进口上述物资，对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召回现在正在日本进行演出的和访问的中国歌舞团和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据张闻天讲，中国外贸部已同苏联相应机关交涉，请求用苏联的舰船运载歌舞团和代表团回国)。准备最近访问日本的代表团也不再派出(其中包括民主妇女代表团)。至于准备访问中国的日本代表团，这个问题要特别研究。中国同志们决定不再给在华日本商人延长签证。

我说，中国报刊最近发表了不少尖锐批评日本政府的文章，对此张闻天回答说，"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张闻天说，主要打击的目标是岸信介政府。对日本社会党人和各种小的政治派别，将采取另外的态度，因为他们是政府的反对派。中国朋友们打算以此孤立岸信介。

中国同志们认为,上述措施对日本共产党有好处。

谈到日本未来选举,张闻天表示了这样的意见:社会党不可能上台,很可能现政府继续执政。他说,现在重要的是防止岸信介在国会中得到2/3的席位。但是,张闻天强调,即使岸信介得到2/3的席位,我们也将继续反对他。

中国同志们希望,他们的预定措施能给主张同中国友好的那些日本力量以支持。张闻天是本着这种精神讲话的,即当代日本垄断资本是"隐蔽的帝国主义资本"。如果不压制它,那它,用中国话说,"就会翘尾巴"。"以前,"张闻天说,"我们对日本采取了许多友好的步骤,但日本人把这看成是,没有他们似乎我们过不去。所以必须表明,实际上事情恰恰相反。"张闻天强调说,争取日本的基本路线没变,现在强调的是变换策略方针。

张闻天请把以上所说的转告苏联政府,以便"让莫斯科知道,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在后来的谈话中,我向张闻天介绍了今天《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统一和团结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保证》。

提到在京的外交使节对南共最近这届代表大会和对各兄弟党关于这届大会讲话的反应,张闻天指出,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同情南斯拉夫。基里洛克同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很接近。张闻天说,用"穿一条连裆裤"这句中国俗话形容他俩很恰当。据张闻天讲,前不久基里洛克同中国副外长曾涌泉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基里洛克说,他不是理论家,关于对南斯拉夫回答他不想发表意见。实际上是不同意这种回答方式。谈到以上波兰大使的讲话,张闻天指出,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之后,基里洛克已公开站在修正主义立场上讲话,他的观点同中国右派分子是一致的。但张闻天说话留有余地,他说,最近基里洛克比较谨慎,表现比以前好了。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章文晋,外交部翻译局工作人员方祖安,使馆随员勃列日涅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

共4份,送:A. A. 葛罗米柯、Ю. B. 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勃列日涅夫
1958年5月12日
第367号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136, л. 77 - 81

№2187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议程

(1958年5月12日前①)

绝　密

1. 批准关于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日程的建议(附录)，委托苏共中央代表团把本决议作为基础提交兄弟党代表研究。

2. 批准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赫鲁晓夫、米高扬、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兹明、卡巴诺夫、赫鲁尼科夫。②

3. 各代表团要以根据苏共中央决议以苏方的名义转交给社会主义各国代表的文件内容为会议依据。

4. 批准关于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组织措施(附录)。③

附件：

绝　密

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定于5月20日早11点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耶夫大厅召开，由苏联代表团团长作为应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的代表宣布会议开幕。

二、苏联代表团领导人将提交如下关于会议日程、工作程序和会议章程的建议供会议讨论。

1. 制定如下会议日程：

(1) 各国——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经济合作问题(包括各国在国民经济领域相互协作和专业化的问题)；

(2) 关于国防工业生产计划相互联系和彼此供应军事技术的问题；

(3)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确定对外贸易价格的原则；

(4) 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国家计委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相互关联的基础领域的前景计划的情况通报。

2. 批准全体会议如下议程：

---

① 根据米高扬1958年5月12日在致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上标注的日期。——原注

② 名字是用铅笔写的。——原注

③ 未公布。——原注

5 月 20 日

上午：11—13 时

下午：15—19 时

5 月 21 日

上午：10—13 时

下午：15—18 时

5 月 22 日

上午：10—12 时

下午：15—17 时

5 月 23 日

16—19 时会议闭幕

每工作 2 小时安排 20 分钟休息。

其余时间为各分组委员会的工作时间。

在会议上所有发言人讲话不得超过 20 分钟。

3. 与会各党代表按照字母顺序轮流担任全体会议主席。

4. 由每个代表团选一名代表成立会议秘书处。苏共代表团选派安德罗波夫进入秘书处。

会议秘书处保障使用俄语为会议作记录和速记记录。由会议发言人署名的使用其本国语言演说的文本列入会议速记报告。所有会议的基本材料(决议和情况报告方案)都翻译成与会党所在国家的语言。

5. 在全体会议上由每个代表团选一名代表成立讨论问题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准备协商一致的意见，并把它提交给会议研究，待决议被通过后，委托该委员会把这些建议作为原则转交给经互会。接下来，经互会的这些建议将移交给经互会成员国政府批准。

6. 讨论发表会议公报的可能性问题。

三、参加会议议题讨论的苏方代表为：第一项议题——库兹明；第二项议题——赫鲁尼科夫；第三项议题——卡巴诺夫；第四项议题——库兹明。

在会议召开前，利用同各代表会晤的时候事先通知他们，苏方的哪位代表将在会议讨论中发言是合适的。

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会晤时，要弄清楚他们是否想就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第一个发言(会议议程的第一个问题)。

在讨论会议议程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国防工业生产计划彼此联系和相互提供军事技术问题——时，如果出现其他代表团成员不想就此问题率先发言时，委托赫鲁尼科夫首先发言。

在同保加利亚代表团会晤时，要弄清楚他们是否想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确定对外贸易价格的原则问题第一个发言(会议议程的第三个问题)。

在讨论第四个问题——由于其具有情报性质——时，可以依据各国的字母顺序进行发言，也就是由阿尔巴尼亚代表第一个发言。

除了上述发言的指示外，还有其他代表团成员在会议上发言的问题。

四、在会议上要安排汉语、德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法语和俄语的同声翻译，还要保证为大厅内的所有代表团提供口头翻译人员。

五、在讨论所有问题，除了第二项议程(关于国防工业生产计划彼此联系和相互提供军事技术问题)时，邀请苏方外交部长和副部长、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国家对外经济联系委员会负责人、苏联国家计委负责人和经互会苏方委员会负责人参加，名单人数共计22人(预计)。

在讨论议程的第二项内容(国防工业问题)时，邀请如下人员参加：

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帕托利切夫、扎哈罗夫；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斯卡奇科夫、沙胡林、西多罗维奇；

国防部——马利诺夫斯基、科涅夫、安东诺夫和古谢夫。

六、在会议开幕前，要同主要代表团就邀请苏联驻各人民民主国家大使、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莫斯科大使以及经互会的两位副书记加莫乌斯和鲁然斯基参加会议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七、5月21日，在会议结束后在克里姆林宫设宴，邀请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参加。①

八、无论是在会议召开期间，还是在会议之后，苏共中央代表团都要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进行会晤。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373，л. 37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207，л. 25－28

№26363

扎哈罗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递交关于中共代表出席经互会的信件

(1958年5月14日)

摘自扎哈罗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5月15日

第1356号

机　密

① 原文如此，据1958年5月25日《真理报》，5月24日会议参加者在克里姆林宫聚餐。——原注

与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陈楚的谈话记录

1958 年 5 月 14 日

应陈楚同志的请求，10 时 30 分接见了他。

1. 陈楚递交了毛泽东同志就中国共产党出席今年 5 月 20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团组成致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文本(信件的译文将按单独的名单分发)。

我说，将立即把信件转交指定的收件人。

2. 根据陈楚的请求，我把我们已经掌握的出席上述会议的兄弟党代表团的组成告诉了他。

陈楚对此表示感谢。

3. 陈楚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访问苏联的结果表示关注。

我回答说，我没有过问这个问题，因此没有准备好向陈楚通报。

4. 对于陈楚提出的关于芬兰总统即将访苏的问题，我说，访问在今年 5 月 22 日至 5 月 31 日举行。

陈楚问及，这次访问期间能否期待进行某些专门的苏芬会谈，我回答说，没有已拟就的日程。但是，就像通常进行类似访问那样，将会就发展苏芬关系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陈楚提到，苏联和芬兰之间的政治关系是良好的。

我指出，最近几年苏联和芬兰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

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侯志通和远东处二等秘书科瓦利斯基谈话时在座。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扎哈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1，д.3，л.45

№26364

帕托利切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通报华沙条约国会议将讨论的内容

(1958 年 5 月 16 日)

摘自帕托利切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5 月 16 日

第1365号

机　密

文本第6份

接见中国驻苏临时代办陈楚

1958年5月16日

应我们的约见，12时接待了陈楚同志。

我向陈楚通报了苏共中央向华沙条约参加国兄弟党和政府提出的建议：在经济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我向陈楚通报说，建议在会上讨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削减军备和武装力量问题、苏联军队撤离罗马尼亚的问题，以及就现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和通过相应的宣言。

将苏共中央分送给华沙条约参加国兄弟党和政府的信件文本交给了陈楚。

陈楚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立即将信件文本转交给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

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侯志通和远东司二等秘书科瓦利斯基接待时在座。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帕托利切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帕托利切夫同志、费德林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察拉普金同志、齐米亚宁同志、波采罗布同志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1，д.3，л.46

№24044

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

（1958年5月28日）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向您提交准备在《真理报》刊登的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样本。编辑部请求允许5月29日在《真理报》第6版刊登。同时向您提交由《共产党人》杂志和《真理报》关于南共纲领和南共七大会议问题的文章辑成的小册子。

所有关于南共纲领的文章都来自其他机关报(《人民日报》、《红色权利报》、《人民论坛报》等),并在《真理报》进行了转载,我们打算在《真理报》刊登这些文章后出版一个小册子。

请您允许出版上述问题的小册子。

П. 萨秋科夫(签名)
1958 年 5 月 28 日

手写批注:

已经与毛希丁诺夫和福尔采娃同志商量了有关出版副刊的问题。

П. Н. 波斯佩洛夫
1958 年 5 月 28 日

问题解决后请通知萨秋科夫同志。归档。

В. 戈尔布诺夫
1958 年 5 月 28 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269, л. 192

№24044－1

萨秋科夫致毛希丁诺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

(1958 年 5 月 28 日)

Н. А. 毛希丁诺夫同志:

向您提交准备在《真理报》刊登的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样本。编辑部请求允许 5 月 29 日在《真理报》第 6 版刊登。同时向您提交由《共产党人》杂志和《真理报》关于南共纲领和南共七大会议问题的文章辑成的小册子。

所有关于南共纲领的文章都来自其他机关报(《人民日报》、《红色权利报》、《人民论坛报》等),并在《真理报》进行了转载,我们打算《真理报》结束刊登之际出版一个小册子。

请您允许出版上述问题的小册子。

П. 萨秋科夫(签名)
1958 年 5 月 28 日

手写批注：

毛希丁诺夫同志了解并同意萨秋科夫同志的意见。

……①

1958年5月2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69，л.193

№25221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使馆函：请求派遣国防新技术专家②

（1958年6月3日）

绝 密

文本第1份

1958年6月____日

第____号

译自中文

第0/152/58号

致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表达敬意，并有幸提出以下援助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赞同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发展需从下面四个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准备工作开始。这四个领域是：科学研究、发射场地测试，以及军队新技术的军事应用和相关研发，这些都在工厂生产中经过重要测试之后予以采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12名专家的请求，其中7名如下：

……③专家——1人；

①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②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手抄件。——编注

③ 此处文字摘抄时遗漏。——编注

7780Ю 和 7814E 制造和设计专家——1 人；

空气动力学和导弹飞行测试专家——至少 1 人；

导弹发射专家——至少 1 人；

7719Ю 所载仪器专家——1 人；

原子爆炸真空系数专家——1 人；

放射量测定仪器的专家——1 人。

上述提到的专家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工作期限 2 年。希望上述提到的专家能够在 1958 年 9 月到达中国。

其他 5 名专家将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五局工作。邀请的专家如下：

专家组领导人——1 人

关于地对地导弹的军事应用和研发的专家——1 人。

关于地对空导弹的军事应用和研发的专家——1 人。

关于空对空导弹的军事应用和研发的专家——1 人。

关于岸舰导弹的军事应用和研发的专家——1 人。

上述专家工作时间是两年，在 1958 年 10 月到达，但是专家组领导人要在 1958 年 9 月到达，以便协商工作组织架构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

1958 年 6 月 3 日，北京

翻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И. 卡拉布霍夫

翻译校对：С. 安德烈耶夫上校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1, д. 1, п. 431, л. 12 - 13

№20383

安东诺夫、苏达利科夫的备忘录：为中国军队领导人举办电影观摩会

(1958 年 6 月 4 日)

摘自 С. Ф. 安东诺夫和 Н. Г. 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6 月 26 日

第 234 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今天，鉴于国防委员会在北京开会，我驻中国使馆为中国军队领导同志举办了电影观摩会。

出席此次电影观摩会的有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中国军队的所有司令员（共15人）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杜鲁方诺夫、格列波夫和阿诺申等将军和海军上将普拉东诺夫。

我们给客人们放映了苏联新影片《伟大的战役》。在电影放映之前，我们与彭德怀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谈。

在谈话期间，彭德怀问我们是否了解法国在戴高乐上台之后的国内形势。我简要地向他介绍了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法国的情况。彭说，戴高乐政府并不稳固，因为法国人民不愿意在国家内部出现个人独裁，而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那么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戴高乐的唯一支柱就是法国军阀，后者在任何时期都可能对戴高乐给予支持。彭德怀元帅预计，在外交政策上戴高乐可能提出这样或那样一些口号，以反对目前隐藏在法国的希特勒的将军们；反对重新武装西德。

彭德怀元帅还简要介绍了如下内容：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继续裁减中国军队数量和加强军队战备的措施，其中包括即将进行的夏季战备训练等。至于会议的详细情况，彭德怀在会谈中并未涉及。

在晚宴期间，彭德怀谈了关于当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危害性和必须与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等内容。在祝酒词中彭强调，在为纯粹的马列主义而斗争的事业中，苏共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楷模。

至于在观摩会所观看的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电影，彭指出，新摄制的关于这一体裁的苏联电影已比过去有很大进步，在反映斯大林格勒战役诸事件的过程中情景表现得更为逼真，更好地反映了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战士、军官和将军在整个战役和在列宁格勒城下粉碎希特勒军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认为，此次电影观摩活动为建立和促进我们与中国军事家的私人交往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此次活动最大的积极意义。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签名）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H. 苏达利科夫（签名）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157－158

№20384

克鲁季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1958 年 6 月 4 日）

摘自 K. A. 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6 月 9 日
第 227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克鲁季科夫与中国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的会谈记录

1958 年 6 月 4 日

以 Н. И. 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为首的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为此，我们在使馆举办了欢迎午宴。期间，我与王雨田进行了交谈。

午宴期间，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建议为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进一步巩固而干杯。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立刻对这一建议作了纠正，并指出，正确的说法应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作了上述修正之后，彭真才表示赞同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的干杯建议。

对此，王雨田对我道出了其中缘由。他说，毛泽东主席反对这样的说法，即社会主义阵营由两个国家领导——苏联和中国。毛泽东认为，这样说是不应当的。原因在于，这就像一个人一样，怎么能有两个脑袋呢！长着两个脑袋的人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如果说社会主义阵营有两个头，那就可能破坏其行动上的一致性，并成为其最终崩溃和混乱的根源。

我还就《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刊登的陈伯达的一篇文章与王雨田交换了意见。王雨田又通报说，6 月 5—6 日《人民日报》将就南斯拉夫问题发表一篇新社论。关于这方面问题，王雨田说，中国还将继续发表其他一系列文章。

在强调了连续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重要性之后，王雨田说，“我们不要害怕这样做会大大地得罪南斯拉夫人”。我们并不认为，南斯拉夫人会因此而走到帝国主义阵营里去。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也就彻底地声名狼藉了，并将在本党、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面前彻底暴露了自己的丑恶面目。王雨田补充道，我们也不要担心“南斯拉夫领导集团可能会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勾结”。

王雨田对我们最近与南斯拉夫使馆工作人员的谈话内容感兴趣。对此，我说，近期我们

与南斯拉夫使馆人员的会谈内容基本与以前一样。我还说，就在前两天我曾出席了南斯拉夫使馆一等秘书达科维奇举办的午宴。期间，达科维奇主动谈了许多目前正引起多方争论的问题。不过，这次他表现得比较克制，没有发出任何攻击性的言论。不过，他还是放肆地吹嘘道：针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所做出的决议，他们立刻便在本国的报纸上发表了相关评论性文章。

王雨田通报道，他本人与南斯拉夫临时代办米利切维奇的会谈却充满了火药味。三天前，米利切维奇又请求王雨田与他会面。但鉴于前次会谈的不愉快，王雨田这些天一直都没有再接见过他，借口是工作繁忙。王雨田补充道，最近他将接见米利切维奇，到那时我们就又会有一些可以交流的资料了。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K. 克鲁季科夫(签名)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143 - 144

№20385

克鲁季科夫与章文晋、李晨会谈纪要：解决老挝问题的方案

(1958年6月7日)

摘自 K. A. 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6月26日

机　密

文本第2份

克鲁季科夫与章文晋和李晨的会谈记录

1958年6月7日

6月7日白天，我应邀拜访了李晨(Ли Чэнь)。

根据我们的建议，李晨说，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的意见——关于应当接受印度政府就老挝国际委员会问题所提出的第二套提案(解散该国际委员会，并由越南委员会现有成员重新组建老挝委员会)。李晨指出，就老挝问题中方将与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保持联系。李晨

还提醒我道,中方现在就将把自己的意见通报给波兰同志。

在会谈期间,我们还涉及到了关于亚洲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如何反应的问题。李晨强调,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袒护铁托的同时还极力打击印度共产党。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尼赫鲁和铁托之间已达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他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是以此为基础来相互合作的。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国如何看亚洲国家新闻报刊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反应的问题,李晨说道,反对报刊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但目前暂时还无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此事已被人积极利用以从事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活动。

当天晚间,我被章文晋(亚洲司司长)邀请到了中国外交部。章文晋说,白天李晨曾向我通报说,中国已同意接受关于解决老挝问题国际委员会的第二套方案,但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外交部刚才又从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使馆收到了一封电报。该电报通报了一些由波兰高级代表从上述委员会获得的最新消息。其中称,老挝国际委员会的紧张局势已有所缓和。加拿大代表已不再威胁说要退出委员会了,并暂时留住在越南。印度代表安萨里的最后态度暂且还不清楚。不过,章文晋指出,安萨里原打算于6月5—6日前往西贡,但目前这一行期已延至6月中旬。

章文晋接着说,从安萨里与波兰高级代表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前者依然支持自己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即保留原先的由9人组成的委员会)。在与波兰人的谈话中安萨里说,“西贡那里也赞成在越南保留临时性机构”。章文晋说道,可据我们所收到的电报来看,我们并不清楚在西贡究竟是谁说了要保留这样的机构的话。我们认为,此话一定是出自驻越南的国际委员会中的印度代表之口。从各种迹象可明显做出如下判断:加拿大和印度代表对启用第二套方案并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

章文晋继续道,苏联同志可能也已收到了与我们类似的情报,但我们仍然决定向苏联使馆通报这一情况,以便苏方密切关注此事,并给予印方适当的答复。至于我们,章文晋强调,我们也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研究。

章文晋顺便指出,据波兰人所获情报,前不久富马给国际委员会发了一封电报,其中断定老挝政府将会执行日内瓦协定。章文晋指出,富马发出如此声明就使加拿大人和印度人所持立场变得更没有说服力了。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助理方祖安和我使馆随员 Р. Ш. 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K. 克鲁季科夫(签名)

文件共计4份,送:齐米亚宁和安德罗波夫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库达舍夫

1958年6月24日

第508号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161 - 163

№20386

克鲁季科夫与俞沛文和李晨会谈纪要：中南关系和中日关系

(1958 年 6 月 15 日)

摘自 K. A. 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7 月 8 日
第 274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和亚洲司副司长李晨的会谈记录

1958 年 6 月 15 日

俞沛文说，他非常希望与谈一下关于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打算以外交使团长的名义为即将离开中国的举行欢送会的事情。俞沛文声称，中国同志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参加任何为波波维奇离任而举办的活动。我对俞沛文说，基里洛克在组织这个欢送会过程中并没有与苏联使馆商议，另外他还打算(以外交使团的名义)向波波维奇赠送礼物。我指出，我们将尽力促使向波波维奇赠送礼物的事情流产。在对我的这一观点表示赞赏之后，俞沛文说，他们认为，最好是这个欢送会根本就不要举办。

俞沛文问，苏联使馆的代表是否参加这个欢送会。我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使馆内部已经作了讨论。因为这个欢送会是由外交使团上层组织的(为欢送离任大使而举办此类欢送会一般均需由各国驻北京使团上层会议做出特别决议)，况且这个欢送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因而我们不得不参加。俞沛文指出，“外交使团成员的义务理应更加明确地加以确定”。至于中国同志，他们“在礼仪问题上可以更随意些”。

俞沛文说，从南斯拉夫一回到北京，波波维奇就请求周恩来和陈毅接见他。但后两者至今也没有这样做。过了一段时间，南斯拉夫使馆便对中方没有对这一接见请求做出回应表示了不满。其使馆代表声称：“难道南斯拉夫大使在临别之前为向中方领导人辞行而举行会见也会如此艰难吗?”对此，中方的答复是：南斯拉夫人事先并没有说，这次会面是为了临别辞行，只是在关于波波维奇返回的使馆照会中说，波波维奇此次返回中国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并没有说他来就是为了与中国领导人辞行的话。不过即使在此次会谈之后，俞沛文说，中方仍没有决定政府领导人是否要接见波波维奇。俞沛文指出，显然，中国领导人已决定拒绝接见波波维奇。(注：中方最终也没有举行与波波维奇的礼节性接见。)

当从贝尔格莱德返回北京之后，波波维奇在北京只是与副部长曾涌泉见过一面。当时，波波维奇并未想与后者进行政治性的争论，显而易见，他是想等与中国高级领导同志见面时再提出那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不料，曾涌泉在会谈中却主动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立场提出了尖锐的指责。会谈进行得异常激烈。期间，波波维奇声称，他回南斯拉夫是要担任新的职务。与此同时，他还说，如果能够有利于中、南两国关系的改善，自己愿意延期回国，再在中国待上半年。但他的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中国的任何回应。

在这次招待会上我还与李晨和其他一些中国外交部领导同志举行了会谈。他们均指出，近期南斯拉夫驻北京使团几乎不与中国同志交谈。在见面时，他们也总是装作没看到中国同志。

李晨通报道，南斯拉夫人现在正积极地开展针对亚非国家代表的工作。他们的活动对这种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极力将亚洲国家的政府人士和社会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以获得这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又将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我注意到，不论是在今天的招待会上，还是其他近期召集的礼宾性活动中，南斯拉夫人都在积极地与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代表进行交谈。李晨继续说，根据中方的观察，南斯拉夫人经常与上述国家的使馆代表会晤并在其中间积极地传播自己掌握的消息。

在会谈期间，我提起这样一件事：据资产阶级通讯社报道，日本外交部已向本国驻亚非国家的使馆发出指示，要求其研究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情况。日本人预计，如果中国不与日本搞好贸易，那么中国的经济就会面临窘境。其依据是：中国比日本更需要和重视日中贸易。可是，日本人没有料到，中国在对日关系方面会如此的果断和坚定。

李晨接着指出，日本人对中国与多个亚非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和贸易联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忧虑。他们一直怀着极其嫉妒的心情关注着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外贸发展情况。中国与日本在很多商品方面均存在着竞争。与其他帝国主义强国一样，日本也想损害中国的声望，他们开展大量宣传以反对中国商品，极力贬低中国商品的质量等。李晨指出，中国和日本都向东南亚市场输送了很多相同种类的商品。过去，日本商品在南海国家华侨中一直拥有广泛的需求。中国华侨经常充当日本商品输入这些国家市场的中间人或在某种程度上协助日本商品在这些国家的推广。不过，总体而言，华侨还是更喜欢使用中国商品。他们通过大量广告来宣传国货，怀着自豪的心情对近年来中国输入亚洲国家的商品的数量和质量大加称赞。这里，李晨强调，即使现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仍然对日本当年的侵略记忆犹新，仍然对日本人怀有戒心。日本人很难赢得当地人的信任，克服当地居民对日本人怀有的那种深刻的仇视和敌视心理。

在答复我的问题的同时，李晨也承认，近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商品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不过，他又强调说，日本商品的更大竞争者是英、美等西方强国，后者在东南亚国家市场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李晨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商品竞争只占有次要地位。他顺便还指出，日本人是非常老到的商人，他们非常执著，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见缝插针式地搞商品渗透。不过，在目前条件下他们在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经济扩张方面还是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在会谈期间，李晨通报道，泰国驻中国临时代办巴貌目前在本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政治斗

争问题上暂且持中立立场。从其公开言论中看明显看出，他希望置身于各斗争集团之外，这就是说，他既不愿意加入正在当政的吴努集团，也希望与其反对派保持距离。李晨指出，巴貌的上述做法说明，泰国目前当权的吴努政府的地位并不稳固。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K. 克鲁季科夫(签名)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166－169

№20387

魏列夏金与王雨田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

(1958年6月18日)

摘自Б. Н. 魏列夏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6月26日

第245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魏列夏金与王雨田的会谈记录

(1958年6月18日)

我通知王雨田，鉴于为苏联侨民服务的工作量显著减少，苏方打算关闭位于大连市的总领事馆和位于广州市的领事馆，并询问中国朋友对此有何意见。王雨田答，他将研究这一问题，并随后作出相关答复。

王雨田通报道，在我们到来之前他直接与波兰大使C. 基里洛克举行了会谈。双方交谈的问题是：作为外交使团团长的基里洛克，近期一直在打算为即将离任的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筹备欢送会。

王雨田说，在双方2个多小时的会谈期间，他一直试图说服基里洛克放弃举办此次欢送会。然而，看来基里洛克似乎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了。他对王雨田道，自己已散发了请柬。但他答应，自己将尽量压缩欢送会的规模。

王雨田说，中国工作人员将既不参加(波兰大使)为波波维奇举办的欢送会，也不出席波波维奇本人举行的鸡尾酒会。

王雨田接着道，近日中国正接待乌干达民族大会党外国事务书记和该党秘书处负责人助理。后者是在访问了苏联之后又来到中国的。

在一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这些乌干达人说，在前往苏联的途中他们曾经在开罗稍作停留，并与苏联驻埃及使馆工作人员举行了会谈。后者对他们说，苏联会积极支持乌干达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然而，在访问苏联期间乌干达代表团只受到了苏联文化部副部长和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普通领导人的接见，而且在会谈中没有提及任何关于苏联给予乌干达实际帮助的事。据王雨田说，这使乌干达人感到有些不满。

我感谢了王雨田，并承诺将向有关部门通报此事。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随员 В. Г. 日塔诺维奇。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Б. 魏列夏金(签名)

文件共 4 份，送：齐米亚宁和安德罗波夫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日塔诺维奇

1958 年 6 月 24 日

第 508 号

手写批注：

存档。资料已用于工作中。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8 年 12 月 29 日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164－165

№10384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外交部迁移哈市俄国士兵公墓的指示

(1958 年 6 月 19 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 1958 年 6 月 9 日会议

第106项　批准所附苏联外交部给苏联驻哈尔滨市总领事的指示草案。

附件

草案

哈尔滨

苏联外交部给苏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指示(草案)

致哈尔滨总领事：

请通告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你们不反对将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牺牲并被安葬在哈尔滨市的俄国士兵的遗骸迁入新的公墓。请说明，你们准备拨给人民委员会6 000卢布，用于将俄国士兵遗骸迁入新公墓的费用。你们还要说明，总领事馆已经知悉中国关于不迁动哈尔滨市苏联无名烈士墓的声明。

ЦХСД，ф. 11，оп. 1，д. 165，л. 36、83

№20388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

(1958年6月20日)

致苏共中央：

兹呈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陈楚(Чэнь Чу)于1958年6月20日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举行的会谈记录。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

1958年6月21日

第15-Д-790号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的会谈记录

（1958 年 6 月 20 日）

今年 6 月 20 日，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举行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陈楚的会谈。会谈内容主要涉及在苏联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而做的准备工作等相关问题。

在双方就上述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之后，陈楚说，近期南斯拉夫驻北京大使波波维奇将动身回国在外交部就职。对此，陈楚声称，如果南斯拉夫向中国所派的新任大使的官衔将低于波波维奇，那么中国也将采取类似举措，即中国也将以较低官衔的新大使以取代伍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现任大使为外交部副部长级别，目前身在北京）。如果南斯拉夫不再任命新大使，而只在中国保留临时代办，那么中国也将如法炮制——召回本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只在那里保留临时代办。陈楚继续道，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的表现很不好，此人一直与南斯拉夫人关系甚密。而在波波维奇即将离任之际，基里洛克更是表现得过于积极——整天忙着为波波维奇送行的事，尽管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大使对他的这些做法均持反对意见。

陈楚又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将于 6 月 20 日来莫斯科，并前往一些欧洲国家检查中国使馆的工作情况。7 月中旬，张闻天将在布拉格召集中国驻欧洲国家使馆的大使开会，届时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与此相关，刘晓大使将于近期从北京返回莫斯科。

会议记录者 И. 谢尔巴科夫（签名）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155－156

№24944

托普奇耶夫致马克萨廖夫函：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要求

（1958 年 6 月 24 日）

苏联科学院院长 А. Н. 马克萨廖夫收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代理所长的一封信。

中国同志感兴趣的绝大部分问题是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管化工问题的国家委员会科学机关的工作问题。其中的许多机构已经经过了科研阶段，并且成了上述委员会的生产工厂

进行大量生产的单位。这首先涉及四氟乙烯、三氟氯乙烯、二氯乙烯、全氟丙烯以及其他的氟化物的生产，对其进行的分析方法和聚合方法。原列宁格勒的化工部国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用电化学的方法生产三氟醋酸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

考虑到上述所述，我们请求你们不要推辞，立即把你们就中国同志感兴趣的意见发送给他们，同时把关于在国家化学委员会接待江世奎(Дян Шикуй)同志问题的意见发送给他们。

苏联科学院方面打算把 И. Л. 克努尼扬茨院士派往中国授课并就氟的有机化合物化学方面的问题提供咨询。

我们请求把中国同志给您的信件的副本发送给苏联科学院。

附随信件文本①

苏联科学院院长总科学秘书

A. B. 托普奇耶夫院士

РГАЭ, ф. 9480, оп. 3, д. 1728, л. 30

№20389

克鲁季科夫与龚普生会谈纪要：关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1958年7月1日)

摘自 K. A. 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16日

第288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龚普生的会谈记录

1958年7月1日

今天，根据邀请我拜访了龚普生。

---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龚普生提醒道，在一系列会谈中，我谈到关于“两个中国”的几个问题，而她也承诺过要详细地向我们谈一谈中国对各种可能导致“两个中国”情况发生的现象的现有规定。她请我们原谅其在近两个月内都没有能够举行这一会谈。(注：从我们与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会谈中得知，近一段时期中国外交部召集在北京的中国驻外使节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和讨论。)

龚普生说，近期美国加紧实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众所周知，中国一直都对“两个中国”持反对态度的。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原则性立场苏联同志是相当清楚的，因此这里没有必要再次重复。美国人运用一切非正式的渠道，“暗中”极力企图将“两个中国”的思想强加于人。他们避免以正式声明的方式来涉及这一问题，而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机构和其他非正式国际组织开展活动。

龚普生继续道，首先，美国试图将中国从其业已参加的国际组织和会议上驱逐出去。

前不久，在法国举办的大型电子系统国际会议例会上各西方国家便曾试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当时，中国已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工作，而中国政府也已决定要加入这一组织。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显示，起初该组织似乎并没有蒋介石分子。然而，当中国代表抵达法国之时却发现，此次会议的参加者中还有三名蒋介石分子。我们的代表自然要对此提出抗议并要求将蒋介石分子驱逐出会议。可是，我们的建议不但没有被会议采纳，西方国家甚至提出关于将中国代表赶出会议的建议，虽然后者的建议并没有获得大会多数的通过。随后，中国代表继续抗议蒋介石分子参加此次会议，并宣布中国退出该组织。

龚普生接着说，国际自行车者协会也已接纳中国为会员，并在起初便宣布蒋介石分子不得加入该协会。可是，随后蒋介石分子还是渗入了该协会。

目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存在有“两个中国”，因此蒋介石分子也已被其接纳为该委员会的会员。

国际排球联盟反对接受蒋介石分子为自己的会员，只是其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以抗衡西方的压力及其所推行的用来孤立中国的“铁丝网”策略。1959 年本应举行该联盟大会。但由于如果召集大会，就很难回避讨论关于蒋介石分子的会员资格问题，于是该联盟领导层决定取消来年即将召开的联盟大会。

由英国共产党员蒙塔古领导下的国际乒乓球协会也反对蒋介石分子成为其会员。后者曾多次要求该协会接收台湾为会员。该协会领导层目前正在对自己应采取的对策进行研究，以阻止蒋介石分子加入该组织。

龚普生说，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合会一直都只承认中国，而不接受蒋介石分子。例如该组织多位领导人均宣称，以朱家骅为首的台湾组织并不能代表中国；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合会本身实际上是联合国属下的一个宣传机构。该组织领导人去年曾来过中国，并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很多中国活动家周凯申(Чжоу Гэнь-шен)、闻江平(Вэнь Цзян-пин)和吴茂荪(У Мао-сунь)等都曾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该组织的大会。不过，该组织在关于“两个中国”的问题也并非总能保持一贯立场。在承认中国而不承

认台湾的问题上其还有很多不足。因此，该组织也存在产生“两个中国”问题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该组织虽然不承认台湾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但认为台湾协会至少可以代表自己，因此台湾仍有可能被吸收为其成员。为了使该组织的领导层具体以如此方法来“解决”问题，蒋介石分子和美国人可费了不少劲，目前看来，他们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了。据蒋介石分子声称，该组织已对关于接收台湾为其成员的问题作了两个研究，只是暂时没有得出结果。但问题依然存在，估计在该组织下次例会上仍将要讨论台湾加入的问题。

总之，龚普生总结道，自 1952 年在多伦多举行了国际红十字会第十八届大会之后，在英、美的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分子不断试图钻进中国现已加入的 5 个国际组织，具体包括：三个(国际性)体育组织，大型电子系统国际会议和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合会。应当说，所有这些组织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两个中国”的说法。而且在这些组织中还存在这样一些情绪：如果由于中国的抗议而导致蒋介石分子不能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那么他们将把中国从其组织中除名。而助长这种情绪的漫延和在背后捣鬼的人无疑正是美国人和蒋介石分子。在上述这些不太体面的手段背后还有一种稍微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有人会貌似公正地宣称：体育和科技都是属于政治之外的人类活动，不应受到政治的限制。

龚普生说，前不久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了国际足球大会的工作之后回国。众所周知，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对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提出了抗议，发布了反对蒋介石分子参加该会议的声明并退出了大会。龚普生强调，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斗争中苏联代表团给予了中国政府巨大的帮助。

接下来，龚普生开始系统性地谈关于具体有哪些情况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以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瓦解中国在反对“两个中国”斗争中所实施的政策和具体对策。

龚普生接着说，我们认为可能和常常会有以下五种情形会被敌人利用以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而针对每种具体情形和敌人所使用的手段，我们也将采取一定的应对方法。

一、一些由集体性成员组成，既承认中国，也承认台湾(其经常打着“中华民国”、“福萨摩政府”等旗号)的国际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参加过所有这些机构并将一直要求将蒋介石分子驱逐出去。

如果这些机构不接收中国的要求，中国将退出其所召集的代表大会，不作为其成员国，不参加其举办的国际性会议。例如，我们退出了国际红十字会大会；退出了大规模电子系统国际大会例会，关于退出其常设机构的问题目前仍在研究；我们还退出了国际足球联盟，等等。

目前，还有 9 个国际性体育组织，其成员国既有中国，也有蒋介石分子。而中国还未从其中退出，具体如下：

1.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我们还没有从该机构中退出，但也没有参加在墨尔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2. 国际游泳爱好者联盟；

3. 国际篮球联盟；

4. 国际竞技性摔跤联盟；

5. 国际田径爱好者联盟；

6. 国际射箭体育协会；

7. 国际举重体育联盟；

8. 国际自行车爱好者联盟；

9. 亚洲乒乓球联盟。

龚普生继续道，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目前将蒋介石分子从上述 9 个组织中赶出去的可能性很小，而长期维持现有局面在政治上对我们非常不利。

因此，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将采取那些果断措施的问题(注：稍后，中国外交部向苏联使馆通报说，中国已决定退出上述 9 个组织，并为研究该问题而希望于 7 月 19 日在北京召集兄弟国家代表开会)。

在此之前，当我们要参加某个国际性组织或参加某个会议之时，总是要先了解一下，那里是否有蒋介石分子。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要求苏联同志帮我们搜集关于这些组织的情况资料。

龚普生接着说，为回应中国代表对蒋介石分子提出的抗议，后者只有一次退出了国际机构，例如蒋介石分子退出了 1952 年在多伦多举行的第十八届红十字会国际会议。

二、支持集体-个人和个人成为其会员的国际性组织。

这样的组织，如民族权利组织和汉学家组织等。从这些组织的形式来看，如果有一些中国人参加了类似组织，似乎并不会发生“两个中国”的情形。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避免出现“两个中国”的情况。因为如果在某个组织中有一个蒋介石分子，那么他必然要谈及台湾在该领域所做的事。前不久，在印度举办了一个农业经济专家协会会议。印度人“不妥当地”向蒋介石分子发放了签证。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干脆不派自己的专家参加此次会议。

总之，龚普生强调，对于多数类似上述的组织，我们现在已做出了不加入的决定，虽然碰到具体问题我们还需特别具体地加以分析。以前，我们也曾参加了类似上述组织的会议，但参加了两次之后我们便再没有参加过。

每当在国际组织或会议上有中国海外代表参加之时，我们每次都会对相关情况作专门的研究。问题在于，这些人或其组织可能跟蒋介石分子并没有关系，都是真正出于自愿而来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处理此类事务时也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仔细研究这些人的政治面貌及其社会关系，因为蒋介石分子完全可能利用中国海外侨民以达到其形成“两个中国”局面的目的。

三、联合国中的一些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和会议，在这些组织的核心机构中是有蒋介石分子的，但在其基层机构中却没有蒋介石分子。

龚普生说，针对这样的组织(不论是其核心组织，还是基层组织)我们都选择不参加。这里，我们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在该组织的核心机构中有蒋介石分子，而在其个别基层

组织中却没有。但我们依然不参加其中的任何组织。

总之，龚普生强调道，在这方面我们的原则是："通过正规渠道，而不是后门"参加国际生活和国际组织。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曾通过自己的个别人，以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身份，而是某个明确的国际组织代表的身份与一些组织保持着关系。例如刘宁一和刘长胜曾经以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工作。但今后，我们将不会再以这种方式来参与国际生活，因为最终大家毕竟还是会晓得，中国代表是以什么名义参加的。

不久前，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人邀请我们的代表以他们代表团的身份参加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例会，我们拒绝了。

四、各种要求中国向其提供资料的国际组织。

有一些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常会请求我们向其提供相应的物资，各类型图书和出版物的副本等。类似这样的组织，我们以前并没有向他们提供过物资，今后也不会给。如果这些组织自己在哪里得到了某些物资，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我们，龚普生强调，将不会向其提供任何物资。

至于通过联合国机构从事有利中国的宣传活动，龚普生继续道，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和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 Г. А. 茹科夫同志之间倒是曾就这一问题的性质交换过意见。据龚普生所知，赵毅敏同志当时谈话的意思是：不论是做宣传，还是传播关于中国的资料，都不愿意利用这样的渠道。例如中国不愿意为此目的而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所出版的杂志，因为该组织的其他出版物经常会提及台湾。龚普生几次重复中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即"一些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在发表了我们的材料或关于我们的材料的同时，又载有关于台湾或台湾组织的内容"。

龚普生顺便指出："如果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也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使类似出版物不再从事有利于蒋介石分子的宣传活动，那就再好不过了。"

五、各种与联合国保持着一定关系的国际机构。

这里可能存在好几种关系模式，我们应当明确与其关系。

1. 如果在决议中提到联合国宪章，那还不足以作为拒绝这一决议的理由。如果在决议中只是泛泛地提到联合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喜欢对该问题进行特别细致的研究。例如，如果决议指出联合国应当支持黎巴嫩的反殖、反帝斗争，那么我们就会支持该决议。如果决议指出所有同意该决议的国家(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都应根据决议内容承担某种责任，那么与此相关，我们每次都会特别声明中国的立场，即中国还不是联合国成员，因此中国不必承担联合国机构所作决议中所规定的义务。

龚普生继续道，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亚非国家团结大会通过了关于编制亚、非国家历史和地理百科全书以及关于召集相关历史学者组建编辑小组等决议。上述决议还指出，该书将反映亚、非人民从事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该百科全书的编辑活动应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定的要求来做。

针对类似这样的出版物,龚普生强调,我们不会有什么不同看法。至于其中提到要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确定的要求来从事编辑活动,“针对这样的表述,我们无法接受”,因为中国既不是联合国成员,也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中国代表在此次大会上特别指出,截至目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还未恢复,因为中国无法同意决议的第三款内容,即要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来编制百科全书。

2. 与联合国建立了咨询性关系的国际机构。

我们认为,针对每个具体情形都必须对问题的所有方面进行仔细的研究。至于我们,我们反对与联合国建立此类关系,而在投票表决时,我们都会投弃权票。类似的情况过去已发生过。例如在国际记者协会。当时,参加该组织例会的中国记者协会代表邓拓便在会议表决时投了弃权票,并就中国的立场发表了相关声明。

3. 有联合国代表参与工作的各种国际性机构。

在类似情况下我们的活动都将遵循以下原则:如果联合国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了这些机构,但不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我们就不投弃权票。在中国的权益尚未恢复的场合,如果联合国代表在这些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或经常会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报告,那么我们将不参加这些机构的工作。以亚、非国家妇女大会为例。联合国以观察员身份——类似于上级组织的代表参与了该大会的工作,经常对大会发布指示和教导。于是,当联合国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时,中国代表团便退出了会场。

总而言之,龚普生在结束时说,我们赞成国际合作,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类似以上所述的做法来行事。另外,龚普生强调,我们也会经常性地要求兄弟国家以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反对蒋介石分子参加任何国际组织,不论其打着什么旗号:如“中华民国”、“福萨摩政府”,等等。

在进一步明确中国持赞成国际合作的立场的同时,龚普生说,中国同志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甚至也会参加由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居统治地位的那些组织,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样的组织毕竟能对我们有一定的好处(虽然这样的好处并不太大)。例如,通过参加国际技术等会议可以终究能为我们的科技和科学部门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而利用这些组织也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等等。但是,龚普生强调:“在参加类似组织和会议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因为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就盲目从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类似这样的组织和会议上是不可能得到真正有价值和真正带有某种机密的东西的。从另一方面而言,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可以依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帮助。当然,参加了这些国际性组织总是会有一定的好处的,而不参加各种国际性组织也不会对我们有多大的伤害。我们时常以如下格言告诫自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即我们不能因为要参加某个国际组织而为敌对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留下可乘之机。正因为这样,我们只是会参加个别的国际性组织,而这都是在我们判断其会对自己有一定好处并不会对中国的威望造成损害的前提下进行的。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参加国际性组织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

龚普生指出,的确,中国有一些知名人物只会盲目地相信所有外国人,而不相信自己和

中国人民，他们要求不加区别地参加所有国际性组织。此类人可能包括中国民主党派中的一些活动家以及一定数量的各领域科技老专家。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龚普生声称，我们认为："不参加一些确定的国际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的不参加在相当程度上将加剧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并促使国际社会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因为大家都清楚，美国正是'两个中国'谬论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动者。"

这里，我们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为例。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参加该组织，就将导致广大的中国领土处于相应的科学研究工作范围之外。而这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指责，其中被指责的对象就包括美国在内。有时，我们也会不急于参加各类型的国际组织，即使该组织的成员国已表示反对"两个中国"的思想。

龚普生强调，中国"并不害怕参加各种国际性组织。我们认为，中国的不参加将逐渐地使那些现在正极力将中国清除出这些国际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害怕才对"。"另外，我们相信一点，即终究会有一天这些曾经反对中国参加国际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会反过来要求中国参与国际生活。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实力，相信中国将在各个领域都取得迅速的发展，相信中国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在许多方面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我们的足球运动为例，龚普生继续道，虽然我们现在退出了国际足球联盟，但如果将来我们的足球运动发展得好，国际足联终究会被迫要求我们加入的。

最后，龚普生请求我们在以下方面对中国给予帮助：她说，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显示，1958 年 6 月 4 日台湾"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秘书长范之(Фан Чжи)声称，目前其正打算增加"联合国救济香港难民文案执行委员会"成员数量，即从原来的 24 个成员增加至 25 个。而且，据他讲，国民党代表也加入了该委员会。而中国同志对该委员会的情况一概不知。龚普生请求苏联同志向其通报关于该组织的基本资料，具体包括：详细名称、组建时间、性质及其工作人员等。我答应将就这一问题查询相关资料。

我感谢龚普生为我们举行这次会谈，并强调，此类会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同志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思想。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工作人员闫虎山(Ян Хушань)、中国外交部助理方祖安和我使馆随员 Р.Ш. 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К. 克鲁季科夫(签名)

文件共 6 份，送：В.В. 库兹涅佐夫、Ю.В. 安德罗波夫、М.В. 齐米亚宁、Г.А. 茹科夫等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库达舍夫

1958 年 7 月 11 日

第 569 号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172－186

№26368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照会：拟聘请导弹试验靶场专家

(1958年7月3日以后①)

(58)部苏字第0/71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致意，并谨请将下列请求转达苏联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因工作需要，拟聘请一个苏联专家组，共计40人，来华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靶场机构进行筹建和使用即将建成的导弹试验靶场的工作。专家组在华工作的期限暂定1年。专家组包括：

组织、领导靶场进行试验和训练的专家2人(即靶场专家组的正副组长各1人)。

甲组6人，计：

1. 在技术阵地和发射阵地试验导弹的专家(电气工程师)1人
2. 发动机试验专家1人
3. 导弹单元试验专家1人
4. 无线电控制系统专家1人
5. 空气动力学、弹道学和分析测量结果的专家1人
6. 地面设备专家1人

乙组8人，计：

1. 综合试验专家1人
2. 运载飞机控制站、发射电路和挂载装置专家1人
3. 靶机发动机和机身及运载飞机的专家1人
4. 导弹的单元准备和综合准备专家1人
5. 空气动力学、控制系统调整和导弹效力专家1人
6. 试验导弹的试验飞行员兼引导运载飞机的领航员1人
7. 运载飞机上和导弹上测量专家1人
8. 外部测量和测量结果初步整理工程师1人

靶机组3人，计：

1. 靶机的自动装置和稳定系统专家1人

---

①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2. 无线电控制仪器和 MPB - 2M 型地面引导站专家 1 人
3. 挂载装置和降落伞靶专家 1 人
丙组 8 人，计：
1. 综合试验专家 1 人
2. 弹载无线电控制仪器、无线电控制系统和无线电引信的检验仪器专家 1 人
3. 自动驾驶仪、弹载电路及其检验仪器专家 1 人
4. 发动机和弹体专家 1 人
5. 地面设备专家 1 人
6. 分析全套武器工作情况的专家 1 人
7. 引导站检查记录仪器和模拟仪器专家 1 人
8. 综合测量专家 1 人
海军分场 6 人，计：
1. 组织、领导试验和训练的专家 1 人
2. 全套装备(导弹、地面设备、发动机、燃料、战斗部和引信装置)的专家 1 人
3. 全套控制系统、雷达站和靶标设备专家 1 人
4. 全套测量设备(光测设备和遥测设备)和整理、译解测量结果的专家 1 人
5. 空气动力学、飞行动力学和分析测量结果的专家 1 人，
6. 弹在控制仪器(独立控制仪器、控制站、电气设备和试验设备)专家 1 人
各种导弹的共同勤务 7 人，计：
1. 时间统一勤务专家 1 人
2. 遥测专家 1 人
3. 光测专家 1 人
4. 雷达专家 1 人
5. 战斗部、引信装置和火药专家 1 人
6. 无线电通信专家 1 人
7. 燃料和氧化剂专家 1 人

上述专家组的人数和专业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有关部门同目前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共同商量后提出的。如在专家人数、专业和在华工作期限等方面仍有考虑不当之处，尚望苏联政府斟酌予以重新安排，并希早日得到苏联政府对此请求的答复和派遣上述专家尽速来华。

此外，外交部曾于 1958 年 6 月 10 日发(58)部社字第 0/162 号照会，请苏联政府派 1 名专家协助建立导弹试验靶场。大使馆曾于 1958 年 7 月 3 日复照同意。在此需要说明，这位专家应包括在上述 40 名专家组中，并担任这个组的组长。希望这位专家组组长亦能尽早地来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大使馆的协助预致谢意。

此致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58年____月____日于北京

附专家名单俄文本一份①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1, п. 932, д. 6, л. 201 - 205

№20390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南斯拉夫加紧在亚非国家活动

(1958年7月9日)

摘自 С. Ф. 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16日

第289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会谈记录

1958年7月9日

今天,我拜访了陈毅,并根据中央的委托请他向毛泽东同志转交与会国兄弟党代表在1958年莫斯科经互会会议上的谈话速记记录。陈毅说,这份速记记录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并对苏方向中方转交这份记录的举动表示了感谢。

根据 А. А. 葛罗米柯同志的委托,我请陈毅随意为苏联《国际生活》杂志写一篇文章,题目为国际问题方面。陈毅表示同意写这篇文章。

会谈期间,我们的谈话还涉及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问题。陈毅强调,"针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地围而歼之"。陈毅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将重点集中在揭露南斯拉夫人的活动方面,因为正是后者在制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另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名单。——编注

外我们还应当把南斯拉夫人当作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来予以揭露。陈毅继续道，近期南斯拉夫人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幌子不断加紧针对亚、非国家的活动。陈毅特别指出，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当提前采取反措施，以抑制南斯拉夫人的企图。陈毅说，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亚、非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对南斯拉夫人持信任态度，并顺从于他。

陈毅强调，南斯拉夫人的这些活动是极其有害的。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当更有力地在亚非国家面前揭露南斯拉夫人所谓的空洞的热爱和平的活动，因为后者实际上对维护世界和平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作用。陈毅继续道，也许，"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外交部和兄弟国家驻北京的大使馆应加强针对驻中国的亚非国家使馆的工作"。

我表示同意陈毅的这一观点。

我提出一种观点，即南斯拉夫人利用纳赛尔访问南斯拉夫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一些目的。陈毅说，他同意这一看法，并说中国方面目前对纳赛尔和铁托的会谈情况一无所知。我说，苏联使馆也对此不太了解。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助理方祖安和我使馆随员 Р. Ш. 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 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送：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等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库达舍夫

1958 年 7 月 14 日

第 589 号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170 - 171

№13731

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会谈纪要：中国要求援助导弹生产厂

(1958 年 7 月 11 日)

摘自 В. В. 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7 月 11 日

第 01887 号

绝 密
文本第 13 份

与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张伟烈同志谈话记录

1958 年 7 月 11 日

应张伟烈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张伟烈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向我递交了一份正式照会。照会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生产导弹企业问题(译本附上)。张伟烈同志请求我把这个请求尽快通知苏联政府,并把审核结果尽快通知大使馆。

我答应立即把朋友的请求通知政府,并肯定地表示,这个问题将会得到认真的研究。

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程鲁生和三等秘书 A. И. 费列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库兹涅佐夫

文件分送:科兹洛夫同志、葛罗米柯同志、米高扬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帕托利切夫同志、马林同志、佐林同志、库兹明同志、齐米亚宁同志、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波采罗布同志、卡巴诺夫同志、斯卡奇科夫同志

归档 3 份

附件:

在 1958 年 7 月 11 日会谈时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张伟烈亲手交给 B. B. 库兹涅佐夫的。

尊敬的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荣幸地恳请您协助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在中国建设一系列导弹工厂方面给予援助的照会转交给苏联政府,工厂的具体方案和他们的生产规模包含在下面几条中:

一、远程弹道导弹厂(142 厂)

生产规模与轰炸机工厂相等,年产 800 枚导弹。

建设期限:1961—1963 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1—1963 年

二、中程弹道导弹和近程弹道导弹厂(162 厂)

生产规模应该与生产驱逐机的工厂相等,年产 2 000 枚导弹。

建设期限:1961—1963 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1—1963 年

三、导弹推进器厂(440 厂)

计划的生产规模为:应该生产出满足于 142 厂和 162 厂进行生产所需数量的产品。

建设期限：1960—1962 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 年

四、导弹仪表厂(252 厂)

计划的生产规模为：生产出满足于 142 厂和 162 厂开展生产所需数量的产品。

建设期限：1960—1962 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 年

五、导弹控制系统仪器厂(951 厂)

计划的生产规模为：生产出 142 厂进行生产所需数量的产品。

建设期限：1960—1962 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 年

六、导弹控制系统仪器厂(952 厂)

计划的生产规模为：生产出 162 厂进行生产所需数量的产品。

建设期限：1960—1962 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 年

七、一级原子能物理仪器厂

生产一级真空泵以及满足第二机器制造工业部所需要的仪器。

建设期限：1960—1962 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 年

如果您尽快通知我苏联政府对我们上述请求的意见的话，我将非常感谢。

谨向第一副部长同志致以真诚的敬意。

(标记和条目按原件)

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

张伟烈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д. 3，п. 431，л. 44－46、50－52

№1382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向中国提供海军援助

(1958 年 7 月 15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8 年 7 月 15 日会议第 163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 А. 布尔加宁、К. Е. 伏罗希洛夫、А. Н. 柯西金、А. И. 米高扬、Д. С. 波利扬斯基、П. Н. 波斯佩洛夫、М. А. 苏斯洛夫、Н. М. 什维尔尼克；会议由 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第 5 项　关于在建设海军方面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①

(赫鲁晓夫，米高扬)：撰写给毛泽东的密函，大体上是就陆军和海军问题交换意见。②将触及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希望在高级别上交换意见。

委托米高扬同志起草信函草案。③

第 10 项　Н. А. 布尔加宁同志的信(米高扬、布尔加宁、赫鲁晓夫、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柯西金、伏罗希洛夫)。

我认为，布尔加宁同志的举止不正确。

提供休假，期限为 1 个月。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9，л. 38 - 39

№2041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东事件给各国领导人的呼吁信

(1958 年 7 月 19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8 年 7 月 19 日会议第 166 号记录

(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苏斯洛夫、库兹涅佐夫)

致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尼赫鲁的呼吁信，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致其他国家工会的呼吁信。

“总统先生，我们正处于严重关头，我们正在走向灾难。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致 Н. С. 赫鲁晓夫的 1958 年 6 月 28 日信函中，正式向苏联提出了关于帮助建立中国海军的请求。尤其是，中国人还请求帮助他们建立潜水艇舰队。1958 年 7 月 21 日，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Ф. 尤金与毛泽东进行了会晤，并提议苏联和中国建立联合潜水艇舰队。这个提议遭到了毛泽东的驳斥，他声明说，他对建立莫斯科和北京的“军事合作社”不感兴趣。——原注

② 中央主席团委托 А. И. 米高扬同志准备苏共中央就建立中国海军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的草案(РГАНИ，ф. 3，оп. 14，д. 223，л. 2)。——原注

③ 信函所标明的日期是 1958 年 7 月 14 日。——原注

世界大战的战火正在东方燃起。我们将会看到无数的尸骨。你们发动了侵略战争，尽管是局部的侵略战争。希特勒也是这样发动战争的。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你们采取的措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把人类带向灾难。

我们的呼吁不是从实力原则出发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你们的一些部长的声明是不负责任的。①

你们有炸弹，我们知道。我们也有炸弹。

我们应当保障和平共处。

你们想怎样呢?

你们派出了军队，但是没有获得黎巴嫩议会的同意。②黎巴嫩的人民已经愤怒了。

英国人也向约旦派出了军队。

黎巴嫩和约旦的统治者丧失了自己人民的支持，他们开始向国外寻求支持。

大家都了解历史，但是不要往火坑里跳。你们不会长久待下去。这将会带来无休止的斗争。

麦克米伦先生知道，他的军队两年前被赶出了约旦。

这是毫无理由的粗暴的侵略。

关于撤军。需要立即撤军。让人民自己来决定。

在这个严峻关头我们建议主要国家召开会议。把时间尽快告诉我们，以便理智地解决问题，制止冲突。

我们已经说过，在商业的原则上不会给石油利益造成损失。

建议召开会议或者通过安理会解决问题。

如果你们觉得日内瓦不合适，我们同意在华盛顿会谈。关键在于你们。”

工会的呼吁信也要起草；要对青年、科学家、妇女组织进行呼吁。

联合国或许会像国际联盟一样被扼杀。

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9, л. 41 - 42об

---

① 6月19日，美国一名军事部长马克尔公开威胁说，要使用核武器反对阿拉伯人民。他说，如果美国武装力量不得不干涉黎巴嫩内部事务，他们会毫不动摇地在中东使用载有核炸弹的轰炸机。——原注

② 1958年7月17日，黎巴嫩议会主席致信安理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信中认为美国向贝鲁特派遣军队侵犯了黎巴嫩的独立和主权；要求外国武装力量立即从黎巴嫩撤出。——原注

№2041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关于中东事件所采取的新步骤

(1958 年 7 月 19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近东和中东事件采取新步骤问题所举行的会议速记记录

1958 年 7 月 19 日

赫鲁晓夫：关于应当还要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应该交换意见。我认为，我们应当向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或许还要向尼赫鲁发出呼吁。这些呼吁要阐述我们对于所形成的局势的看法。

应该把格里申同志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请来，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政策向所有国家的工会发出呼吁。

有人说：对。

赫鲁晓夫：应该利用一切手段。

米高扬：应该想出办法。

赫鲁晓夫：是的。如果大家同意，我想谈谈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这些想法是应该包含在呼吁信中的。

伏罗希洛夫：事实上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我想谈得随意一些，以便其他人也可以谈。而且今天就应该结束这件事情。

呼吁信不应该太长，但要有表现力。因此我邀请了格里巴耶夫同志，他做这样的事情言简意赅，语言尖刻。

有人说：还有尤里・茹科夫。

赫鲁晓夫：是的。但是格里巴耶夫的语言更为尖刻。

我认为对总统的称呼必须要用这样一种语调，比如：总统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

米高扬：一封信有三个称呼。

赫鲁晓夫：信将是同一封信件，但我想要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伏罗希洛夫：是的。

赫鲁晓夫：应该有各种立场，就拿戴高乐来说，法国现在还没有参与干涉。

米高扬：他们是被赶走了。

苏斯洛夫：他们被痛打了一顿。

米高扬：他们想留下来，但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允许，就把他们赶走了。

苏斯洛夫：这是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信息。

赫鲁晓夫：我没有读过这个信息。这意味着我们不是要写一封信，而是三封信。

米高扬：戴高乐应该会抱怨美国人。

赫鲁晓夫：一句话，应该这样呼吁："总统先生，我们现在正经受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我们正在走向灾难，哪怕稍不留神中东就会爆发战争，而战争一旦在一个地方爆发，就像风助火势一样成为世界战争。我们和你们(可以这样表达)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我们苏联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了解战争的，因为我们遭受过敌人的侵略，看到过敌人成堆的尸体，而这些敌人入侵我国的目的都是为了征服，我们的战士和人民也经受了巨大的损失。

你们开始了侵略，现在你们想进行侵略，你们宣称这种侵略是地区性的，但是，当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他也认为他进行的是地区战争。他认为可以征服波兰，然后同样可以征服法国，接下来征服苏联。他就是这样做的，而这导致了世界战争，也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我们都经历过这段历史，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我们没有权力忘记这段历史，因为我们采取的措施都会带来自身的后果。你们现在正在迈向发动世界战争的道路，这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写信给你们不是为了恐吓，因为你们做得已经足够了，首先美国不负责任的将军们关于这一点做的也已经足够了，比如第六方面军指挥官就毫无顾忌地说了许多。如果他是苏联公民，如果失去理智做了这些事情，那么按照我们的法律，他或者已经被告上法庭，或者已经被送进疯人院了。

或者正如你们的一名部长麦克伦的发言。我们知道，你们拥有氢弹；我们知道，你们有空军和海军，但是我们也有这些。因此，现在我们不会加剧紧张的气氛，在许多军事文件中都充满了这种紧张气氛。我们应该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而不能依靠挑起军事冲突的手段，这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我们应该依靠理智，沉着，以便消弭战争，保障世界和平，保障不同国家和平共处。

当你们派出自己军队的时候，你们想怎样呢？你们宣称说，是黎巴嫩总统向你们请求援助。但是黎巴嫩议会什么也没有说，而议会主席表示了反对，黎巴嫩武装力量总司令也表达了反对。"

苏斯洛夫：人民被激怒了。

赫鲁晓夫：人民被激怒了。并且，对于黎巴嫩发生的事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掩盖就是外部入侵的事实。而且，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先生也不得不承认，黎巴嫩国内正在开展国内斗争，黎巴嫩人民被激怒了，并且不再支持他们的总统，秘书长先生也想施加自己的影响，以便推行能够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

在约旦。麦克米伦说，是由于侯赛因国王的请求他们才空降了部队。

看起来，无论是黎巴嫩统治者，还是约旦统治者都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他们害怕自己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不会支持不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体制，因此他们决定依靠外国干涉力

量——美国和英国。

这会导致什么后果?从历史可以知道,如果一些国家的政府推行的政策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自己的武力牢固地掌握政权并结束灾难。何况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依靠外来武装,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如果约旦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统治者不能确信他们的人民将容忍他们,那么谁将管理这些国家呢?是这些外国干涉者吗?他们前来挽救这些统治者,并以此为幌子通过这些统治者管理这些国家。

这是殖民主义者过去推行的政策,这种政策全世界都知道,无论是殖民主义者还是殖民地人民。因为这是长期的斗争,这不是和平,是正在结束的长期斗争,当然,对于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们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对麦克米伦的呼吁应该这样说;何况,麦克米伦先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仅仅在两年之前,正是在侯赛因国王统治时期他们的军队从那里被可耻地赶了出去,而现在侯赛因国王又请求这些军队回来。可以想象一下,当英国士兵出现在约旦的时候,会引起怎样的一种"热情",因为他们是旧相识。这种愚蠢的解释掩盖了美国和英国毫无理由的侵略行为,他们只是以被他们收买的卖国政府的请求为掩盖。

应该怎样解决呢?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迅速撤出占领军和外国干涉武装,并给予这些国家的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我们认为,我们正在经受历史上战争与否的危险时刻,应该召开主要大国会议,以便消弭战争,保障各国的和平与安全,保障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进行这样的会谈,并且越快越好,因为历史赋予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同时,也可以通过理智的措施预防灾难的到来,而不是爆发战争,不是消灭无数的人们,不是毁灭创造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古迹。

在给你们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文件和呼吁信中我们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就是应该达成协议。当然,这种协议不会损害联合国,不会违背联合国宪章,协议也不应给近东和中东国家带来损失,相反,其目的应该是保障他们的独立并完全尊重他们的主权。

接下来谈论这些国家的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利用问题。

这些国家的人民和进步力量说,他们不否认西方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们希望西方国家对这些财富的利用要以商业利用为基础。这样的解决办法有助于双方经济和相互联系的顺利发展,有助于消除紧张局势和建立全人类都需要的正常条件。

因此,如果你们同意,我们邀请他们参加这次或下一次会议是有益的,或许,当我们达成协议的时候,需要把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决议提交到安理会,以便邀请这些国家来解决问题并消弭军事冲突。

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同意各国之间达成协议,以便使中东和近东不再成为战争策源地,以便制止向这些国家出售武器。

(或许他们还有其他的理由,但是特别不需要重新输送武器。)

我们认为,总统先生,如您同意我们的意见,如果您觉得日内瓦或者中立国家的其他城

市不合适，为了就举行会谈的日期和地点问题达成一致，为了进行会谈并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愿意在华盛顿或者在美国的其他城市进行会谈。

这将会是我们两国最高尚的行为。这将是对世界和平和安全事业最为伟大的贡献(以及其他富丽堂皇的辞藻)。

这将会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无论他们的种族和信仰等等(用漂亮的语句)。

因此，总统先生，这场冲突怎么解决，事件怎么发展，问题能否解决，是战争还是和平将取决于你的政府，取决于你个人，总统先生。

致以诚挚的敬意，等等(一些表达)。

致麦克米伦的信件也是这种风格。

致戴高乐信件的风格要有一些不同。

致尼赫鲁的信件要采取第四种风格。

对全世界工会的呼吁。也要简明地说，现在我们正在经受历史上的严峻时刻，是否允许世界动荡或者我们要保障和平等。然后说，这场战争中的受害者首先是谁。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中的先进力量创造着财富，保障着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发展，工人阶级在战争中将会付出最为重大的牺牲，因此，对于一些统治者滥用权力并准备世界战争，我们现在不能袖手旁观，这场战争会剥夺数千万人的生命。因此我们号召各国个人、工会表现出一种责任感，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要求自己的政府停止战争准备，从黎巴嫩和约旦召回占领军，不让他们今后准备和发动战争，而现在离他们发动战争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苏斯洛夫：这个不需要。

米高扬：是的，不需要。

柯西金：可以以青年的名义发出呼吁。

赫鲁晓夫：可以包括大学生组织和青年。

苏斯洛夫：可以以科学家和作家的名义发出呼吁。

伏罗希洛夫：妇女组织较有吸引力。

赫鲁晓夫：对。我认为我们的国际议会联盟应该包含进去。

我个人目前就谈这些。如果在 2 点钟之前做完这件事就好了，在 1 点 50 分之前做完更好。

柯西金：是否应该说出我们在中东的立场：我们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物质追求。

赫鲁晓夫：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对任何物质利益都不感兴趣。我们的利益只有一个，就是保障中东和平，保障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不干涉，等等，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愿望。这是正确的。

这封信从实力的角度出发，不要乞求，而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责任。信中应该说，我们发出呼吁是由于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但是我们不希望通过战争解决这个问题。

米高扬：我觉得不要提及希特勒。应该说，历史上的所有战争证明，这会导致什么样

的结果。如果提到希特勒,那么会把艾森豪威尔气得发疯。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波兰,我们也会受到责难。如果甚至连希特勒都不提,而只是说这种战争会带来什么,大家都会明白的。

赫鲁晓夫:为了折中一下,我不坚持自己的意见。

米高扬:应该说,不要依靠粗暴的武力来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瑞典人已经证明,出动军队缺乏客观的理由。

苏斯洛夫:可以举出日本的声明。

米高扬:关于约旦应该强硬地说,所谓的请求只是不负责任、脱离了人民的国王一个人的请求。

赫鲁晓夫:这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派遣军队的一次行为就足够了,而且这次行动没有联合国的领导。

米高扬:接下来应该说,你们经常宣称支持联合国,而你们的行为证明,这使联合国受到损害,因为在人民生活的关键时刻,英国和美国的军事行动打击了联合国。

赫鲁晓夫:国联就是这样消亡的。

米高扬:我不能确信,但是或许可以这样说。当英国军队撤出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军队也撤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出动军队的那些国家短期内就会撤军。

赫鲁晓夫:应该说,有一些联合国的检查员在他们的报告中说,关于这一点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已经说过了,正如他们所说,这没有经过仔细审查,是从外面传来的。

米高扬:应该支持检查员,他们应该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的高层会议应该辅助安理会,并且有所有相关国家参加。

赫鲁晓夫:有联合国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参加的高层会议。

米高扬:这一点我早上已经考虑过了。如果说,要这些国家参加会议,他们是不会抱怨的。

我觉得,现在不要提出停止武器出售问题,因为阿拉伯人可能会抱怨。

赫鲁晓夫:我们谈的是撤军问题,为什么要谈论武器问题呢?谁也不会允许。

米高扬:关于对工会的呼吁信。我建议这样起草。因为美国工会最坏,因此对他们应该用像美国人自己说的另外一种语言来写,而对英国工会应当用工党成员的语言来写。用他们的表述向他们呼吁,以便使他们很难辩解。使用他们的语言,免得他们说这是共产党的宣传。对其他国家的工会按照常规的语言来写。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召开工会联合会中心委员会特别会议,这可以真正地揭露他们。

赫鲁晓夫:还要说,现在可以看出,这是武装干涉,这是为了集中力量今后进行侵略。土耳其外交部长声明说,他不了解这个政府,这是一项恶劣的声明,应该引起警觉。然后,准备武装干涉伊拉克人民。

米高扬:对工会的呼吁信中应该说:请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东方民族想推翻腐朽的国王,而同时文明国家的军队采取的行动则相反。法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为反对这种体制进行

过斗争，而现在你们却成了宪兵。

伏罗希洛夫：我认为，在原则上这些都正确，但是我觉得，应当避免说我们不能保持中立，这带有恐吓的色彩。关于这一点呼吁书中已经写过了。

赫鲁晓夫：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他们将会认为，我们退却了。

伏罗希洛夫：如果我们再重复，那么就需要有所准备。我们声明说，不会中立，这意味着我们将会干涉。

赫鲁晓夫：这不对。

伏罗希洛夫：这对我们不利。

赫鲁晓夫：他们希望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将会说：就让我们行动吧，俄国人是不会采取行动的。

伏罗希洛夫：那么好吧，他们不会理会我们的声明，他们将会继续自己的政策，这意味着我们要考虑，接下来怎么办。我们不应该参与战争。

赫鲁晓夫：我们没有谈论宣战问题，而是谈论信件。我们应当对他们说什么，我们向你们请求什么，如果要吞并阿拉伯人，那么请看吧，他们会吞下什么苦果，而且会取得这种结果。但是信件最好不写这些。

米高扬：他们应当害怕。

伏罗希洛夫：我认为，多次重复这一点是不对的。

赫鲁晓夫：我们不得不重复，如果我们沉默的话，他们将会骑到我们的脖子上。

伏罗希洛夫：现在，因为我们采取的是警告措施，不需要把事情做到底。我们说，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有机会说其他的话。

赫鲁晓夫：到那时候再说就晚了。

伏罗希洛夫：这不是外交语言。

赫鲁晓夫：你没有读那些材料。第六方面军总司令说了什么？

伏罗希洛夫：他威胁说，他有一切手段。

赫鲁晓夫：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是为了恐吓我们。

伏罗希洛夫：但是我们不怕。

赫鲁晓夫：应该说出这一点。

米高扬：美国人是这样写的：存在两种可能，如果我们走得很远，俄国人将会干涉，将会爆发世界战争；其他人和俄罗斯人都说，他们不希望战争，因此可以采取行动。

伏罗希洛夫：难道我认为他们是品行高尚的人吗？我说我们现在不能把我们置于现在还不需要处于的那种位置。

苏斯洛夫：如果这封信中说得比那两个声明还要软弱，那么这会使我们自己蒙受耻辱。

赫鲁晓夫：他们现在还没有说，俄国人退却了。

苏斯洛夫：我想强调的是，必须再次驳斥他们的依据，即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公民的利

益。特别是在致工会的呼吁信中要说这一点。这一点特别重要。看起来,所有的材料都要同时起草,正式的呼吁信今天发出,而其他的晚一天发出。

赫鲁晓夫:对工会、对青年人的呼吁信也可以明天发出,这些应该是简短的呼吁信。

库兹涅佐夫:关于致尼赫鲁的呼吁信,看起来,需要致力于使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反对这件事。

苏斯洛夫:不需要说出这一点。

赫鲁晓夫:我们把尼赫鲁变成了神的侍者尼古拉,不值得这样做。

应当说,这是一个大国。

柯西金:应当说,美国公民的安全将会得到充分的保障。

赫鲁晓夫:应当说,为保护公民进行武装干涉,而这个理由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了。所有的外国干涉者和殖民主义者都以此来解释自己的武装干涉。

关于召开政府首脑会议,我们是提议四个大国参加吗?

赫鲁晓夫:五个。

库兹涅佐夫:这么说也包括印度。

米高扬:关于向哈马尔舍尔德发送一封信件的决定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应该把所有这些信件都发给哈马尔舍尔德,请求他复印这些信件并分发给各国代表。

米高扬:此外要邀请他参加会议。

赫鲁晓夫:是的。现在最为主要的事情就是把信件送给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尼赫鲁,其余的信件稍晚一些,而这件事情现在就要做。需要把速记记录辨识出来,并立刻送给尤里·茹科夫和格里巴耶夫。我喜欢你们关于马尔金的文章,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逻辑性强,语言犀利,就像箭头一样。如果我们以查波罗什哥萨克的名义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信件由你们来起草就好了。

由谁替外交部给艾森豪威尔写信呢?我认为由尤里·茹科夫、格里巴耶夫和索尔塔托夫起草给艾森豪威尔的信比较好。就让这三个人来写吧。这是重要的文件。或许茹科夫同志确实到过法国,他了解法国。一句话,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写信,有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

格里申同志写致工会的呼吁信,而苏斯洛夫和库西宁同志写致妇女、青年、作家、科学家的呼吁信。

同志们,就这样。关于这个问题受到委托的同志可以自由行动了。

有没有听说瑞典代表对索博列夫说了什么?他说,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瑞典人,他是一名国际官员。同志们,你们也可以这样,尽管没有翻译也可以读懂。

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995, л. 1 - 19

№1382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如何答复尤金的来电

（1958年7月2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7月24日会议第168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К. Е. 伏罗希洛夫、А. Н. 柯西金、О. В. 库西宁、А. И. 米高扬、Д. С. 波利扬斯基、П. Н. 波斯佩洛夫、М. А. 苏斯洛夫；会议由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尤金同志关于与中国朋友的会谈情况发自北京的1958年7月23日电报。[①]

（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库西宁、柯西金）

给尤金同志起草的备忘录报告在谈话时没有交给中国朋友。

你们怎样才会同意呢？

我们本身在斯大林时代就反对租赁。

关于米高扬同志就有过这样的失败。

我们赞成会面，但是，情况不允许。[②]

如果不满意建议的话，我们希望听取你们的。

如果关于海军方面的请求仍然有效的话，那么，你们也可以提出一个补偿性的建议。

关于顾问人员的问题，我们愿意撤回，已经给你们写过信了。

让我们来减少他们的数量。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外交部方面——委托库兹涅佐夫同志。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9，л. 43－43об

---

① 7月21日尤金与毛泽东进行会晤，讨论关于中国请求帮助建设海军的问题。尤金提出了建立中苏共同舰队的问题，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第二天，毛再一次邀请尤金谈话，又提到几个月前苏联提出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的问题，并严厉批评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认为这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编注

② 毛泽东在与尤金会谈时提出愿意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所谓"情况不允许"，是指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决定要同西方领导人会谈，以解决中东危机问题。后来会谈取消，赫鲁晓夫于7月30日秘密访问北京。——编注

№2187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回复尤金发自北京的电报

（1958 年 7 月 24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8 年 7 月 24 日会议第 168 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决议："尤金同志于 1958 年 7 月 23 日发自北京的第____号电报"。

（决议起草和提交者：Н. С. 赫鲁晓夫、К. Е. 伏罗希洛夫、А. И. 米高扬、В. В. 库兹涅佐夫、О. В. 库西宁、А. И. 柯西金、М. А. 苏斯洛夫和 Д. С. 巴塔尼斯基）

第 168 号第 2 项

1958 年 7 月 24 日

绝　密

兹责成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库兹涅佐夫等同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的备忘录草案，以便其与中国朋友举行会谈。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228，л. 1

№25080

莫洛托夫与孟英会谈纪要：对蒙古的经济援助和中蒙边界谈判

（1958 年 7 月 25 日）

摘自 В. М. 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7 月 29 日

第 187 号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莫洛托夫同中国驻蒙古临时代办孟英的会谈记录

(1958年7月25日)

我应邀接待了孟英。

在礼节性的交谈之后，关于自己此次来访的目的，孟英说，他此次来是想就中国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和财政援助的问题与我们交换意见的。

孟英同志通报道，近日中国政府已正式同意向蒙古提供额外的援助，以作为对蒙古在去年8月份所提出请求的回应。当时，蒙古请求中国援建如下项目：几个灌溉设施，几座桥梁，1条从乌兰巴托至科布多市的总长为500公里的公路，2座电站和面积为20万平方米的住宅。蒙古政府已得到如下通知，应蒙古朋友的请求中国同意在近期帮助其建设：2座电站(1座位于乔巴山市，功率7 000千瓦/时；1座位于纳来哈矿，功率12 000千瓦/时)，以及面积为5万平方米的住宅区。关于蒙古政府请求中国援建大规模的灌溉设施的问题，中国政府建议，在中国完成了中蒙1956年协议所计划的灌溉工程后再行商议。孟英继续道，关于蒙古提出的援建公路的问题中国政府也暂未做出同意的答复，只表示愿意为这条从乌兰巴托至科波多市的公路上的7座桥梁的建设提供贷款。对此，孟英指出，中国此次对蒙援助的金额已达到1亿卢布，并将采取有偿信贷的方式，而非蒙古政府所请求的那样——无偿贷款，贷款偿还期限为1961年之后的10—15年之内，年息1厘。

关于中国计划在多长期限内向蒙古提供上述援助的问题，孟英答：这将由一个即将来蒙古的中国特别委员会确定，该委员会将于今年8月来蒙古。从孟英所作的进一步解释可以看出，中国对蒙古的上述1亿卢布援助的具体落实期限是在1958—1960年间。

我也向孟英通报了蒙古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6年)期间帮助其建设各种工程的情况，其中涉及的苏联对蒙古援助总金额达到7亿卢布以上。与此同时，我问孟英，蒙古政府是否在自己1961—1965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方面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相应的援助请求。对此，孟英作了否定的答复。

我问孟英，业已开始的中蒙边界勘定谈判的情况如何。

孟英说，前不久蒙古外交部向中国驻蒙古使馆发出了一份照会，其中建议在两国正式谈判开始前便基本解决边界问题，以便双方在谈判期间只需进一步明确个别细节问题。在该照会中蒙古外交部还表明了如下一个观点，即应已苏联1945年出版的地图上的标注作为解决中蒙两国边界问题的基础，而根据该地图，一些原本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如今却被中国占据。

我问孟英，中国地图是否与苏联1945年版地图上所标注的中蒙边界线有出入?

孟英同志答，这方面的差别是巨大的。因而在此次谈判期间必须把一些地方精确化。孟英还补充道，他个人认为，在解决蒙古和中国之间边界问题的过程中尚存在着一些无法预见的严重困难。

我们这次会谈还简略地涉及中国内政和国际局势等问题。

孟英同志说,在经过反右和顺利进行了整风运动之后,中国的国内形势明显得以巩固。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有了巨大的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顺利。预计今年中国的粮食和豆类作物的收成均将达到创纪录的历史最高水平——超过5 200亿斤。孟英接着强调,国家劳动者们正在积极奋斗,争取在最近15年内在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上不仅要赶超英国(这是最近数年内中国将要完成的主要任务),而且要在煤炭的采掘和钢的冶炼方面赶上美国。

……①

АВПРФ, ф. 0111, оп. 40, д. 5, пап. 252, л. 229-231

№09901

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

(1958年7月25日)

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B. 库兹涅佐夫

1958年7月25日

绝　密

文本第12份

第1997/ГС号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经济形势

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技术和文化革命)。

①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

工业总产量与1957年相应的月份相比，增长情况如下：4月份是42%，5月份是46%，6月份（根据尚未公布的初步资料统计）是55%。

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谈时，中国领导人满有把握地声明说，他们不仅能够完成年度的最佳方案，而且将会大大地超额完成。

例如，在1958年6月6日与苏联临时代办会谈时，周恩来在评述中国急剧发展的经济形势时说，"我们甚至没有料到，我国人民能够这么快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取得了工业和农业飞速发展的如此巨大的成绩。目前，我们总是要不断地修改我们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跟不上人民本身所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在今年6月初与苏联驻上海总领事会谈时通报说，根据中国计划机关的统计数字，本年全国工业产品与1957年相比，其增长将不会少于40%（最佳方案拟定的是34%）；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6月27日对苏联大使馆参赞魏列夏金说，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这个增长量将达到45%。

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业领域也表现出了实际效果。根据《人民日报》1958年7月1日的报道，夏季收获的粮食作物总产量，正如收获进程所表明的那样，根据初步资料统计，今年将会达到4 750万吨，比1957年多收获1 750万吨，或者是58%。尤其是冬小麦的收获量将达到3 200万吨，超过1957年的小麦收获量52.4%，或者是1 100万吨。

粮食产量如此快速地提高，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农业领域所采取并得到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热情支持的一系列重大措施的结果。自去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里，在农村大力开展了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在组织上对合作社的管理。

自1957年10月至1958年7月1日这段时间，由于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中国灌溉面积的增加量是2 830万公顷，比1949年前中国拥有的灌溉面积（1 500万公顷）几乎增长了1倍。除此而外，还对1 250万公顷的土地进行了土壤改良，对1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土壤侵蚀进行了整治，收集了各种肥料3 100亿担，或者是每亩地平均施肥9吨（主要是其他一些活性低的肥料），植树造林1 813.5万公顷。由于一些地区对90%或者是2/3的播种面积进行了品种更换，使用了改进的优良粮种，农民的劳动热情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大田播种工作在效率和期限上都好于去年。很多地方还采用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深耕、密植等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的通报，今年的复种率与1957年的139.5%相比是144.8%，等于播种面积扩大了5.3%，稻米的播种面积扩大了650万公顷，玉米的播种面积扩大了200万公顷，甘薯和马铃薯的播种面积扩大了450万公顷，棉花的播种面积扩大了25万多公顷。

中国领导人对于1958年农业领域的生产前景持乐观态度。在1958年6月6日与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的会谈中，周恩来说，今年谷物总收成量将比去年多4 000万—5 000万吨，

大约是 22 000 万—23 000 万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出,这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这将基本上满足居民的需要,并能补充国库的粮食储备,近两年来国库储备粮极大地缩减了。

中国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在今年 7 月 12 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通报说,如果下半年不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话,那么,这一年的粮食作物总收成量大约能够达到 27 000 万—28 000 万吨,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收成量(1962 年)。

上述所列举的评定是初步推断的。国家北部地区粮食作物的收割工作还没有结束,以上所说的关于作物收成量的数据绝大部分是指尚未收割的庄稼。但是,毫无疑问,1958 年粮食作物收成量的增长是国内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一些生产合作社里,一些面积不大的试验田也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例如,在湖北省古仓县的一个生产合作社里,1.8 亩(0.1 公顷)地就收获了 41 公担小麦,换算成公顷就是 410 公担。河南省西坪县"和平"合作社在 2 亩地里每亩收了 36.6 公担小麦。

使馆已经从中国有关方面获得了关于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的初步统计资料。

1958 年上半年工业产品的总产值是 433 亿元,或者是半年度最佳计划的 108%。半年之内完成了年度最佳计划的 47%,而完成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月会议批准的年度计划的 58%。

一些最重要的工业产品的生产情况可用下表来说明:

产品种类	计量单位	半年内的生产	完成半年计划的%	是 1957 年上半年的%
电　能	十亿瓦/小时	12.2	104.2	128.8
煤	百万吨	84.1	108.9	145.8
铸　铁	百万吨	3.7	99.3	132.5
钢	百万吨	3.13	100.6	125.6
石　油	千　吨	868	105.4	132.4
水　泥	百万吨	4.2	104.3	125.4
金属切割机床	千　台	22.1	104	193.9
氮　肥	千　吨	527	105	164.9
木材(运出)	百万立方米	8.4	102.4	132.1
棉　布	十亿米	2.74	103.6	114.3
机制纸	千　吨	429	99.3	130.3

在上半年年度计划规定的 35 种最重要的工业产品中,完成了 24 种。计划中没有完成的产品有:铁、机车、拖拉机、气体发生器(煤气发生炉)、农业用水泵、机纺棉纱以及其他产品。

在这半年期间里,广泛地开展了开发新产品的工作。掌握了排水量为 5 000 吨的海运货

船、80 吨的电力机车、无线电工业用的半导体晶体管的生产技术。生产出了 700 型初轧机、3 种轻型轿车的试验产品，等等。

工业部门的经济技术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好转。工业产品的成本在最初 5 个月里，与 1957 年同期相比，平均降低了 7.9%。

与此同时，上半年工业部门在一些原料和材料供应方面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铸铁、某些等级的有色金属轧材(尤其是钢板)、滚珠轴承以及其他材料等供应不足。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基建投资计划的完成情况：

	上半年基建投资的数额(10 亿元)	完成最佳年度计划的百分比(%)	是 1957 年相应时期的百分比(%)
全国	6.9	39.5	188
各部和各主管部门	4.3	35.2	148.1
各省和各城市	2.5	51.7	343.3

上半年全国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总额相当于 42 亿元。上半年内 62 家超定额的企业全部或者是部分地投入了生产。此外，在过去半年内，有 20 多万个新的小型的和中型的(绝大多数是小型的)地方管辖的(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的企业)工业企业交付使用。在这些企业里，有 2 000 多个小型炼炉，8 000 多个小煤矿和煤坑，5 000 多个生产水泥的小工厂等等。

在过去的半年里，生产能力的增长情况可用下列图表显示出来：

产品种类	计量单位	生产能力的增长
生　铁	千吨/年	428
钢	千吨/年	830
煤　炭	百万吨/年	4.4
石　油	千吨/年	255
电　力	千千瓦/小时	188
硫　酸	千吨/年	166
过磷酸钙肥料	千吨/年	200

在苏联技术援助下正在建设的各项目上的建筑安装工程的年度计划已经完成 48.3%。上半年这些工程交付使用的有：洛阳滚珠轴承制造厂、西安润滑油冷凝器厂、株洲硬合金厂、哈尔滨电度表制造厂、石家庄抗生素制造厂、汉口肉类联合加工厂，等等。

上半年铺设铁路 640 公里，修复铁路线 2 749 公里。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铁路运输和河上运输工作情况有很大的改善。在半年时间里，铁路部门运输的货物量是 16 570 万吨，是年度计划的 47%，或者是 1957 年同时期的 125.6%。河运货物量是 1 370 万吨，是年度计划的 46.3%，或者是 1957 年上半年的 111.5%。铁路的

运输成本降低了4.5%,河运成本降低了11.4%。

上半年,在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在居民就业方面出现了令人满意的趋势。临近1958年7月,在中国,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已经达到2 620万人,也就是在半年时间里就业人数扩大了69万人。其中在工业部门工作的人数增加了99万人,建筑业29万人,林业和水利部门有24万人。与此同时,贸易部门的工作人员减少了50万人,国家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减少了33万人。

中国同志讲述说,最近时期,在国内一些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无论是工业部门,还是农业部门都感觉到了劳动力不足。例如,最近在北京市就出现了招聘工作的广告,这种现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如果考虑到北京地区已经开始了40个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工作,对此也就可以理解了。北京市的有关部门针对这种情况正在讨论关于吸收妇女参加生产建设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59年国内工业工人的数量将会增长到300万人。各地将从农村中吸收劳动力,与此同时,在企业处于季节性休工阶段,或者是缺乏原料的时候,许多工人可以转而从事农业生产。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劳动生产率大大地提高了,与1957年同期相比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4%,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国内市场的状况,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也变得十分正常和稳定了。在6个月时间里,一批重要商品的零售额相当于237亿元(是1957年上半年的104.3%),其中日用品的销售额是210亿元,生产工具的销售额是27亿元,或者相应的是1957年上半年的98%和207.7%。1958年上半年,国内8个大城市的零售价格指数与1957年上半年相比,下降了0.3%。

1958年上半年购买谷物770万吨,是去年同期的104.7%。根据初步资料统计,在自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7月1日的采购年里,购买谷物是4 570万吨,是年计划的107.9%。其中截至6月底,从1958年夏季谷物收获量中采购了470万吨,比1957年同时期谷物采购量扩大了73.9%。在自1957年9月1日至1958年7月1日这段时间里,棉花采购量是138.8万吨(是年度采购计划的108.8%)。

重要商品在半年内的销售情况可用下列图表显示: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半年内销售量	与1957年上半年相比扩大(+)或减少(-)
粮食产品	百万吨	23.9	+2.2%
糖	千　吨	470	+9.6%
猪	百万头	14.3	+1.2%
食用植物油	千　吨	475	-18.8%
煤	百万吨	22.7	-8.3%
棉织物	百万米	2 020	-18.3%

国营和生产合作社贸易组织的剩余商品库存总值是228亿元，比1957年上半年多出45亿元。

在1958年上半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了，不仅超过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取得的年平均速度，而且超过了1956年达到的最高指标(超出31%)。与此同时，如果说1956年只是在工业部门获得了最高发展速度的话，那么，1958年中国农业部门的发展速度是与工业发展速度齐头并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当权派进行了斗争，与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村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这些经济文化成就还与党在开展整风和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密切相连。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高速度、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也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同时发展工业与农业的方针)、提高各地方机关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关于在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的条件下，同时发展中央和地方的所属工业企业以及同时建设大、中、小型企业的方针)。

中国同志还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领域里的总路线，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的，符合中国的具体条件，是前段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结果。

在研究制定总路线过程中，吸取了1956年底和1957年初所犯的、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暂时下降方面的那些错误的教训。

还应该指出，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在成都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关于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方针时承认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И. В. 斯大林同志在世时曾经批评过对农业发展的问题重视不够，并采取了相应的旨在加快农业发展的措施。对关于提高地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态度。在1958年6月6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表举行会谈时，周恩来指出："在解决国家新的经济区域划分以及在经济区域建立管理机构问题上，我们考虑到了苏联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

在过去半年里，尤其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拟定了对工业、贸易和金融管理进行改组的计划，规定在保持统一领导和计划发挥职能的条件下，发挥各地方在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之后，这项计划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在八大第二次会议结束之后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全国划分

为7个经济区,即东北经济区、华北经济区、华东经济区、西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华南经济区和华中经济区。这些经济区的分界线,基本上与原行政区域的分界线一致。

在每个经济区都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分委员会),其成员有各省党的委员会书记以及这些经济区所包括的各省的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每2—3个月将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该经济区内及所包括的各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委员会尤其要关注与协调经济计划和合作生产有关的问题以及关于使经济发展较强的地区帮助发展缓慢的地区的问题。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目前,在各个经济区的委员会临时设立了常务办公厅,但是,今后将可能在这些地区设立固定的国家管理机关。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把大部分中央直属企业的管理权转交给地方(首先是各省、市)的政府。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6月15日,大约80%(880多家)的工业企业(其中包括一些机关),首先是中央工业部直属企业的管理权,转交给了各地方政府。转交给各地方政府的还有:所有的纺织工厂、大多数轻工企业和造纸工业企业,大约70%的重型工业企业。与此同时,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参见我们的1958年6月26日的第233号信函),所有在苏联援助下建成的大型企业以及国防工业的绝大多数企业,仍然由中央管辖。这样做是为了更顺利地推广民用企业(这里指的是非军工企业)的先进技术经验,确保更加严格地监督对国防工业国家机密的保密工作。

目前,中国仍在继续进行着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准备工作。众所周知,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中,曾经计划在1962年生产出1 050万—1 200万吨钢、19 000万—21 000万吨煤、500万—600万吨石油、25 000万吨粮食等。

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修改这些经济指标,使其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拟定了1962年新的计划指标如下:生产出2 200万—2 500万吨钢、38 000万—42 000万吨煤、800万—1 000万吨石油、30 000万吨粮食等。这些新的经济指标只是按工作程序提出了,还未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做出了决定,暂不批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继续制定这些指标和研究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力问题,并广泛吸收各地方的代表参加这项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觉地遵循着这样一条路线,即不束缚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精神,并以不降低劳动人民群众的热情为出发点。

鉴于这种情况,最近一段时间里,各个经济区分别召开了经济协商会议,研究了在最近5年里扩大生产工业产品的前景问题,同时主要关注的是冶金工业、采矿工业(煤矿、铁矿和石油的开采)、机器制造工业、水利发电站的建设和铁路线的建设。

会议的总结文件表明,各地方制定的经济指标,不仅超越了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指标,而且还超越了成都会议之后初步制定的那些指标。根据中国同志们的讲述,如果从数量上把

在这些经济协商会议上提出的7个地区某些产品的生产指标加起来的话，那么，可以得出的结果是，1962年中国可以达到：熔炼钢12 000万—14 000万吨、开采煤矿10亿—12亿吨，开采石油是3 800万吨。

应该指出，不能将上述这些数字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自然，在地区范围内这些指标是不可能协调一致的，更别说在全国范围内了。

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

涉及到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任务的具体工作，在中央各机关里这项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讨论和审批这些指标。

显然，在拟定于1958年下半年对这些任务进行讨论和审批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制定出国内经济发展能够达到的最高速度，但同时它将会考虑到经济依据和中国的物质技术潜力。显然，这些指标将高于成都会议之后制定的那些指标，但是，会低于通过总结7个经济区协商会议资料得出的那些数字。

中国同志认为，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最重要的后备力量是在各地广泛地建设小型和中型企业，尤其是冶金工业的大规模建设。例如，在国内建设了许多中、小型的炼钢炉。今年6月7日的《人民日报》曾经报道说，在最近的12个月里，国内将建成10 000座小型和中型炼钢炉，容量3—255立方米，钢铁生产总量将达到2 000万吨。

根据新华社6月20日的报道，在最近一年里，国内将建设200座产量0.5—12吨的酸性转炉炼钢炉，这些炼钢炉每年将生产出1 000万吨钢。

在此应该指出，在大规模地建设中小型企业的同时，中国朋友还继续加大力量致力于大型冶金工业企业的建设工作。

今年已经开始了年总产量为120万吨的生产人造液体燃料的500座中小型工厂的建设工作。中国朋友们还对在上海和四川省发现的油田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在1958年上半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时，不能不提到，伴随这些成绩，国内还存在着某些相当严重的困难和缺点。首先是工业部门所需要的一系列重要产品的原料和材料的不足。上述已经提到关于铁、某些轧材、钢板、滚珠轴承等的困难状况。目前在一些地区建筑材料，尤其是水泥十分缺乏。正如中国同志所说的那样，金属供应的困难状况，对机械制造部门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现在这个部门仍然是中国工业部门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电力生产和铁路建设也落后于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中国同志感到，在1958年上半年中国向苏联出口的170种商品中，有68种商品在供货方面有些困难，这是因为工业部门的大规模发展导致国内对许多品种的原料需求量增长，还由于计划规定某些产品品种的生产没有得到实现。

为了克服现存的困难，中国同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现缺货物的生产量，并在生产部门和居民个人需求方面制定了严厉的经济制度。上述所列举的关于今年缩减棉织物、食

用植物油和其他商品的零售量的资料,也部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在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近段时间内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其经济今后发展的前景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研究制定和彻底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促进了今年上半年国内经济的急剧增长。工业部门顺利地完成了半年的最佳计划,有理由说,年度计划在大多数指标上将被大幅度地超额完成。谷物夏季的丰收是国内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计,如果不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话,谷物收获的年度计划将被完成和超额完成,这将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农业生产领域里迈出了一大步。

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关于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这促使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

二、目前中国国内已经开始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极大地缩短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状况所必需的期限,尤其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在 15 年内,在生产钢铁和其他最重要的工业产品方面追赶上英国的口号,创造了条件。有理由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就会实现这一口号,而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 2—3 年内就能实现。

三、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也遇到了一系列与重要原料和材料缺乏、生产效率低下等方面有关的困难。其结果是,25 种最重要的工业产品中,有 11 种上半年计划没有完成,或者是未全部完成。这证明了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困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鉴于这一点,中国同志加强了对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实行厉行节约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在居民的个人需求方面采取限制措施等问题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第二季度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自 1958 年 5 月 5 日至 23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是在新的形势下召开的,这个新的形势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形成的,其特征是:在国内继续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继续团结党的队伍,加强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中国共产党在其工作中新的创造能力的不断增长。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之前,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准备工作,这项准备工作自 1957 年 9—10 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时起就开始了。在三中全会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和各部的其他领导成员都到各地进行了一系列视察工作。尤其是毛泽东,他视察了 10 个省市,并在各地逗留了大约 3 个月的时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这段时期召开的两次党务会议:一次是今年 1 月份在广西省南宁市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的,在会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六十条";另一次就是在成都市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大约 300 人参加,包

括各省和市的党委书记和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会上还就在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之前研究制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问题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在南宁和成都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的基本论点，都反映在刘少奇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该次会议召开之前还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和审批了提交中央进行讨论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制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问题。在会议听取的主要报告——刘少奇的报告中，这个问题占据了主要地位，在毛泽东以及其他人的发言中，也重点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祝贺会议闭幕的5月29日社论文章中，《人民日报》写道：本次会议的巨大历史意义在于研究制定了党的总路线。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会议的另一个内容是通过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协商会议的决议，会议完全拥护莫斯科的声明和宣言。会议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正值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修正主义纲领进行批评的时候。在就这两个问题交换意见并通过相应决议的同时，在毛泽东的报告和其他人的发言中，还特别关注到如下内容：对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局势的评价，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的总结，在结束整风运动之际党的任务，完善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状况，党在思想和理论工作领域的任务以及各个部门存在的许多实际问题。本次会议还研究了关于继续执行农业发展纲要中的基本原则问题，并对其中内容作了一些修改。

除代表成员之外，本次会议还吸收了党的中央、各省和地方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大约70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是在与会代表极其高涨的热情下召开的。117人在全体会议上发了言，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出席了会议，145人以书面形式递交了自己的发言稿。除此而外，代表和大会来宾还进行了分组会议。原来拟定的10天会议延长到19天。

在会议结束之际，报刊上发表了刘少奇和谭震林的报告以及就这两份报告所做的相应的决议，还发表了根据邓小平报告所做的决议。

《人民日报》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了与会代表报告的部分内容，主要是各省、市党委书记和各部门负责人的发言。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受到一致拥护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在刘少奇的报告中被明确地表达出来，报告还对总路线进行了论证。在研究制定这条总路线和为贯彻执行它而进行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和核心的问题是：在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速度的问题。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的过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目前定义的党的总路线的研究制定工作以及为贯彻实施它而进行的斗争，包括了自1955年底直到目前的整个一段时期，其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1955年底至1956年的5月份。由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正确认识到国内变化的形势后，毛泽东提出了关于重新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制定的经

济和文化建设速度的问题(参见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的序言)。随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展了反对党内右倾保守主义观点的斗争,这是存在于修改建设速度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6年1月份提出了1956—1957年期间的农业发展前景计划,并在发展科学和文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在1956年1月30日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在谈到当时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涨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原因时,周恩来声明:"应该特别强调指出,它(指高涨)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在一切工作领域进行的与右倾保守主义观点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变得越来越成熟了,但是,右倾保守主义分子并没有认识到群众的这种积极性,他们总是在压制这种积极性。"(参见《人民中国》1956年第4期)

在195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着又在同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概括地勾画出目前总路线的这些重要方面,比如:工业和农业并举的方针,中央和地方直属工业企业并举的方针。

自1956年5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57年夏季。关于放慢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方针在这一阶段显露出来。

在刘少奇的报告中,这个阶段被评定为"保守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某些同志"开始了所谓的"反冒进"的斗争。按照薄一波1958年6月6日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们谈话时所说的那样,"那时刮起了一股反'冒进'的风"。接着薄一波补充说:"这不是12级台风,而是8—9级大风。"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迫于来自资产阶级和农民中富裕阶层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已经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尽管这种让步是部分和暂时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在谈到这一阶段时,毛泽东坦率地指出:"在1956年底至1957年初这个阶段,我们降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当时我们的主要错误在于,我们低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没有充分认识到发生在农民群众中的向社会主义方面的转变。"①

在关于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保守主义错误观点,十分清楚地反映在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指出的那样:"这篇社论在当时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尽管在这篇社论文章中也谈到了与右倾保守主义进行斗争,但是它的主要方向是反对'冒进的'。"(参见阿尔希波夫同志与薄一波1958年3月3日的会谈)文章中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涉及农业的状况和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文章写道:"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

① 这段文字下面有手写划出的下划线,旁边还有一条竖线。——编注

本来是要在五年、七年和十二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在制定增产计划方面，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在文化福利设施方面，都已表现出这样一种偏向。由于片面地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社论还非常激烈地攻击了当时在农村中实施的扫除文盲的措施，仿佛这些措施加剧了原本并不“严重的状况”。

社论继续写道，在工业生产部门“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不恰当地强调了一切“打破常规”(目前，这是在与保守主义进行斗争中的主要口号之一)，“有些生产单位的定额订得过高，使大多数工人无法达到，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

社论文章断言，“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文章继续写道：“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文章在指出“不应该绝对化地、单方面地考虑‘多、快、好、省’的方针”的同时，号召与“冒进”这种主要的危险进行斗争。

1956年11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此时正值匈牙利事件之后。这次会议丝毫未提关于实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发展纲要的问题。这次会议对经济领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关于开展节约运动的问题上。自然应该指出，1957年国内经济建设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保守主义倾向的影响，但是，当时国内也存在着一些经济方面的客观困难。关于这些困难情况大使馆在自己的信函中已经做过通报。

国内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观点，在与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占了上风。自1957年夏季至1958年5月这个阶段，是总路线的研究制定和为贯彻实施它而进行斗争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右派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被粉碎，消除了经济发展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观点，以此为基础，研究和制定总路线的工作得以继续，总路线在党内获得了彻底的胜利，这引起了国内经济新的增长，并促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当前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和南宁、成都会议上制定的那些措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严厉批判了旨在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右倾观点。全会指出，1956年国内出现的是经济急剧增长，而并不是“冒进”。全会彻底恢复了在“多、快、好、省”的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又召开了各省市党的代表大会，在这些会议上以及党的成都和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具体实现经济建设方针的新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地表述并深刻地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中，对右倾和保守主义观点进行了坚决的谴责和激烈的批判。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对总路线做了论证,他指出:“每一个党员必须与老百姓同心同德,中国老百姓现在最想往前进,尽快摆脱贫困,尽快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尽快将中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总路线就是来自这条群众路线,来自群众的愿望。其目的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这种形式来给总路线下定义,使人民可以理解,总路线应该鼓舞我们的群众并推举出更多的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的先锋战士。”

在强调了1956年底和1957年初进行的所谓的“反冒进”斗争的不正确性时,刘少奇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了近3年来国内经济发展的“马鞍形”特点,并说,“反冒进”的斗争导致了1957年国内经济建设速度的放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和农业部长廖鲁言在与我们会谈时也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近3年来国内经济发展的“马鞍形”特点。如果用数字来表示中国近3年来工业产品的增长情况,得出的结果就是:1956年工业产品的增长额是31%,1957年是11%,1958年根据计划预测是34%,而实际上将会达到50%。

在基本建设领域,1956年资金投入的增长额是62%,1957年是10%,1958年根据计划预测是39%,而实际上将会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如果说到农业,那么,1956年农业产品的增长额是4.9%,1957年是3.5%,而1958年预计是21%。1955年冬季和1956年春季灌溉土地11 000万亩,1956年冬季和1957年春季仅灌溉土地4 000万亩,而今年灌溉土地是40 000万亩。在这段时期内,收集的肥料依次是:500亿担、400亿担和3 100亿担。重种的指数:1956年是142%、1957年是139%,今年是144.8%。1957年谷物的播种面积与1956年相比缩减了5 500万亩,而今年仅大米、番薯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就扩大了2亿亩。

1956年谷类作物的总产量与1955年相比增长了150亿斤,而1957年与1956年相比仅增长了50亿斤。今年,仅夏季作物(也就是在夏季收获的作物)的总产量就增长了350亿斤,也就是比1955年总产量和1956年的加在一起还几乎要多1倍。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不仅是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而且还有各省与会众多代表的发言,都对去年所犯的右倾错误和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例如,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党委书记张仲良指出,1955—1956年期间与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在甘肃省进行得并不彻底,已经到了1956年5月份,右倾观点“再次露头”。他承认说,“许多同志对右倾思想做过让步,这些让步立即被党内的右派分子所利用”。在生产中出现了衰退:例如,省内的水利工程计划,在没有任何重大理由的情况下,从300万亩降低到135万亩,不但如此,就是这个已经被降低了的计划,最后也只完成了75%。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内,正活动着一个反党右派集团,只是到了1957年底这个集团才被揭露并被粉碎。张仲良所说的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长期以来,在甘肃省党组织里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仿佛只有‘冒进’是主观主义的表现,而落后于实际的,就不会被认为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也就是说,对一切事物只是看到‘左’倾而没有

发现右倾。"（《人民日报》1958年6月13日）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书记叶飞认为，"1956年下半年，与'冒进'进行斗争的'理论'对我们影响很大，其结果是干部的积极性受到压制，给工作造成了损失"。他还特别强调说，"这场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进行的复杂斗争"是"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一课"。这种与"冒进"的斗争，对干部的危害性极大，它使某些干部总是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以最高速度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这些干部问道："1956年下半年由于这种热情受到了批评，1958年下半年不会再由于这一点而受到批评吧？"

鉴于这种情况，会议再次重申，在目前经济急剧增长的过程中，无论如何也不能限制各地方干部和群众的主动精神，或者如毛泽东所表达的那样，"当头浇一盆冷水"，以便不降低人民的政治和劳动热情，这只能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产生不良的影响。

与最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并列的，还有以下两点，这也是党的总路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在集中领导、全面计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同时发展中央和地方直属的大、中、小型工业企业。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党的无论如何要建成重工业的口号，在另一方面已经做过修改，即建设重工业应该与农业的快速增长一起实现。毛泽东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该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近年来苏联在加速农业发展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措施。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如果农业得不到足够的发展，就不会确保重工业的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论证关于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必要性的原则时，中国朋友强调指出，这个问题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的根本原则密切相连的。按照薄一波的话说，关于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以便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的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了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所有讲话内容。

在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重申这个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时，毛泽东指出："执行一条群众路线，我们党一直赋予农民阶级以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问题——这是我们党整个国内政策的根本问题。如果在中国数百万的农民阶级和数量很少的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和友谊十分薄弱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前进，革命事业就会失败。我们有一些同志已经参加党十几年了，至今仍不明白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真理，他们至今仍然认为只有在城市与工人的工作是重要的。应该与有这种情绪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情绪对党的事业危害很大。"

中国农业部长廖鲁言就会议总结情况与我们进行会谈时指出，巩固与农民阶级的联盟，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强调说，在农村生活着5.4亿人口，占全国居民总数的85%。

按照薄一波的说法，目前中国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于农业。中国工业从农业从获取80%以上它所需要的原料，70%以上的轻工产品是在农村销售的，2/3以上的出口货物出自于农业部门。农村应该成为正在发展的重工业产品销售的主要市场。

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说法，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必要性问题

没有反对意见。会上还讨论了关于这种同时发展能否实现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些争论。例如,一些同志说,为了发展农业首先应该发展工业,以便使它得到机器、化肥等。而另外一种意见确定说,为了发展工业首先需要发展农业,以便使工业获得积累和原料。这两种观点支持者的意见可归结为: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是不可能的。在会上,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受到了批判和谴责。

能够证明中国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方针的正确性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本报告在上面关于经济一节中所阐述的中国今年在农业发展中取得的那些巨大成绩。

中国同志确定说,中国要实现农业发展计划中的那些基本规定,不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如同以前所计划的那样,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或者是在一个更长的时期里。在这个基础上拟定出更长时间的计划,并提出在15年内在单位面积收获量上赶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

在代表大会上,对于同时发展中央所属和地方所属工业企业的方针以及同时建设大、中、小型企业的方针,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按照周恩来的说法,与会的全体代表一致认为,中国业已形成的中央优先管理工业的方法,目前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这些方法限制了地方的主动精神。有鉴于此,会议认为,将中央直属企业的70%以上交由省市管理是合适的,这些企业的生产量占全国总生产量的80%以上,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会议的这个决定目前已经被执行。会议承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于中、小企业的建设关注不够是错误的,同时认为适宜的是:在继续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在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工业建设事业的条件下,利用地方的力量,加大建设中、小型企业的力度。

从上面关于经济形势一节中列举的资料可以清楚,拟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使工业产品重要品种的增长量占很大份额,将通过在具备自然资源和劳动地的所有地方,建设中型特别是小型企业这个途径来实现。正如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所说的那样(《人民日报》1958年6月6日刊登的文章),毛泽东曾经指出,应该把现有一切力量(指的是人力、财产和物力资源)的30%—40%用于发展中央直属的大型企业上,而60%—70%用于地方工业的发展上。①按照张霖之的话说,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在全国的建设中,必须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以中、小型企业为重点;而各地方应该以中型企业为骨干,以小型企业为重点”。

毫无疑问,能够大规模地建设中型,主要是小型工业企业网的决定性经济因素,是各地方拥有的廉价劳动力和相应的自然资源。因此,本阶段在经济上对国家有利的做法是:吸收各地方的一切资金,发展地方工业包括重工业的建设,没有必要强行建设大批的城市新型工业,这样会大大增加工资以及其他支出(在小型工业企业里,工人的工资相当于农民的收入,也就是比中央直属大型企业里的工人工资少一半或者是少一半以上)。

正如薄一波在与我们会谈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加快发展地方工业的方针,抱定的宗旨是:“抛掉那个神秘的概念,即只有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和大城市

① 这句话下面有手写划出的下划线,旁边还有一条竖线。——编注

的技术专家们，才能发展工业，推动技术向前发展。要广泛地吸引中央和地方的所有机构，吸收全国人民参加工业建设的事业。”

快速发展中国地方工业的方针，有助于明确和利用一切新的资源及潜力，加快经济建设，毫无疑问，这一方针在顺利实现党的总路线事业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党的总路线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自目前开始在中国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的口号。这些口号的提出，是与在很短的期限内完成经济建设庞大计划这一具体任务密切相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历史任务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了，即在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之后，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将一切力量集中在经济建设上的这种可能性已经出现。技术和文化革命应该是中国不断进行革命改造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在刘少奇的报告中，对技术革命的基本任务作了表述，即考虑到中国本身具备的特殊条件，整个国民经济向新的技术基础过渡，包括实现工业和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实现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以便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以及科学和技术领域里，赶上和超过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实现技术革命所必需的文化革命领域里，提出了以下任务：扫除文盲，普及初级教育，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众多新型知识分子干部，对旧知识分子进行彻底的再教育，对中国文字进行改革，创造或者是完善少数民族文字，弘扬社会主义文学和艺术。

报告同时还强调指出，只有当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成为群众性的、全民运动的时候，这种革命才能够顺利地实现。各处的农民自己改进农具，利用国家大量资金开办学校，等等，这种现象被看作是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运动的开始。

涉及实现技术革命的方针，那么，它的第一个口号，正如毛泽东所明确的那样(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扔掉扁担和草筐，制造能够减轻人劳动的工具”。同时，他还详细解释说，农村技术革命应该从制造能够减轻人劳动的最简单的机械开始，以便使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根据报刊援引的资料，目前在农村，40%以下的劳动是靠农民的肩膀完成的，30%是靠双手，而只有30%是利用了最原始的农机具和牲畜。自春季在农村开始的“大规模机械化”运动以来，已经出现了许多经改进后的简单工具，其中许多样品还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展览会上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展览会上展出，以便推广。

根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全国已经改进和发明了各种农用工具至少有5万多种，用于耕地、灌溉和土壤改良，加工农产品，等等，几千万件这样的工具已经在全国各地区使用。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了专门的命令，号召在农村立即大规模地开展推广今年改进的农具的运动，把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原来的2—3倍。

在农业领域实现简单机械化的同时，半年时间里已经制造出许多较复杂的农用机器。在辽阳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完工之前，将在今年生产出几万台各种型号的、功率从4—40马力的拖拉机。仅上海农机厂一家就计划从今年的3月到年底，生产出一万台功率为4—27

马力的通用拖拉机。

中国同志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的“小型机械化”还不能解决技术革命的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在发展现代技术的同时，使用尽管是经过改进的，但实质上仍是很原始的农具，这是矛盾的现象，应该通过用现代技术取代原始机械的途径克服这种现象。同时在刘少奇的报告中还强调指出，目前不应该将赌注只押在现代最新的技术上，虽然技术革命规定国家的整个经济向现代大规模化生产的技术基础过渡。《人民日报》今年 6 月 3 日写道：我们实现技术革命的方针是“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

还采取了一系列群众性的措施，如：扫除文盲，通过利用国家资金开办学校的途径普及初级教育，等等。这些措施被看作为实现文化革命的开始。

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消灭文盲。解放后，大约有 3 000 万人学会了读书和写字，但是，扫盲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和不平衡。目前，在农村仍然有大约 1.5 亿年龄在 14—40 岁的不识字的农民。从目前的扫盲速度来看(每年大约 300 万人)，需要大约 50 年时间才能结束这项工作。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到去年年底大约有 40%的学龄儿童，也就是有 500 多万人没有可能到学校读书。目前已经作出决定：在 5 年时间里消灭中国的文盲现象。在与大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说，按最慎重的考虑，也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才能够消灭文盲现象，在青年中——需要 3 年时间完成。提出的任务是：从今年开始，要达到每年有 3 000 万—4 000 万人消除自己的文盲现象，也就是将扫盲工作的速度提高到原来的 10—11 倍。

目前，在中国的 32 个省和大城市里，有大约 8 100 万人在学习文化。根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在黑龙江省和国内其他省的 222 个县里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文盲现象。这样一来，扫盲运动就变成了普及到数百万人的群众性运动。在上海有 80%以上的不识字工人参加了扫盲短训班。与 1949 年相比，上海不识字工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已经从 53%下降到 13%。扫盲工作的速度和已经取得的成就，使人可以认为，成年人的扫盲计划在 5 年之内能够完成。在这一领域中最杰出的和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依靠民用资金在最短的时间里——从今年 1 月份开始，在农业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小学和其他学校。

在这个运动中特别强调的是普及初级教育。根据报刊的报道，临近今年的 6 月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8 个省(江苏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福建省、江西省和黑龙江省)内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普及初级教育。

自今年的 2—5 月份，国内已经建立了 60 000 所学校，300 万名学生在这些学校就读。除此而外，在最近 2 个月成立了 130 所地方高等学校。在一些县甚至是乡里，办起了多种多样的民办“学院”和“综合大学”。毫无疑问，各地方以民用资金建立的各种院校，从水平上来说是无法与正规院校相比的，他们的很多条件是非常原始的，但是，这种以群众为基础，利用现有的条件，快速发展国民教育的方法，是非常有价值的创举，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的赞同。虽然有一些夸张的和不现实的设想(例如,在上述提到的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的计划中,在15年之内普及高等教育),但这并不能掩盖在现阶段国民教育的发展中已经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就在一两年前,还有数百万名儿童无法上学,而大多数小学毕业的学生不能继续受教育。

在宣传技术和文化革命任务时,还特别强调必须发挥群众——劳动者在工业、农业和知识领域里的创造精神,全面奖励发明创造和革新成就。有鉴于此,在报刊上,对于部分知识分子在外国科学技术面前奴颜婢膝的崇拜以及工人和农民对一切科学技术的迷信态度,展开了批判。《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科学并不神秘》(1956年5月22日[①])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农民在改进农具运动中大量的发明创造,并列举了许多例子表明: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天才和智慧,他们不应该像对待不可理解的神秘事物那样对待科学技术。《中国青年报》在尖锐地批判目前存在的对外国科学技术奴颜婢膝的崇拜现象时,写道:"我们有些人总是顽固地坚持那种迷信的观点,即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中国人无法与美国人、英国人,总之是所有外国人并驾齐驱。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是不应该思考外国书本上没有说过的那些内容,不应该做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不仅能够做外国人做过的事情,而且还能做他们没有做过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报纸援引了苏联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在这一领域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报纸还列举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例子。

为实施已经通过的关于改组工业、贸易和金融管理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了新的"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对自1952年以来实行的税收制度做了重要的变更。根据新条例的规定,11种税收中的7种——印花税、利息税、牲畜屠宰税、城市建设税、土地使用税、文化娱乐设施税和交通工具占有税——转归地方行政当局管辖,上述税收的一切所得均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允许地方行政机关制定自己的税收规章,并确定本地区的特种税以及免税或者是降低税收的一切规定。4种主要的税收——商品流通税、商品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仍由中央直接管辖,但是,这些税收的部分所得将归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同时,地方行政机关有权在考虑到本地区条件的情况下,对这些主要税的征收规则进行某些修改(例如,在农业税率方面)。

新的税收制度,规定了更加灵活的使用税收的办法,在经济活动中可利用它作为限制(例如,扩大对私营企业的税收)和奖励(例如,免除或降低生产试验产品企业的税收,等等)的手段。

根据新的税收规定,自治区有权自己制定税收规则,并报请国务院审批。

把通过这个新的税收规定称为"中国税收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写道,对于扩大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力,以便使生产得到更大的发展,这次改革是必需的。

---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58年5月22日。——编注

正是以此为基础,今年6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了新的农业税收法令,这个法令是国务院自1956年起研究制定的。这个法令完完全全是以发展农业和继续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物质基础为目的的。此外,该法令还反映了继续扩大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更灵活地把国家、农业合作社和农民个人三方利益结合起来。

新法令规定自1958年起,在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税的额度不变。规定1958年的税额较1957年提高4.6%,大体上说,也就是全国农民将向国家交付的税金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略高一些。规定全国农业税的平均数额为年收成的15.5%,而具体的税率每年将由各省确定(在某些条件下,由各县参考省的规定来制定),各地区根据当地条件制定的税率不等,但是不应该超过该地区当年收成的25%。每年从合作社到省来完成对收获量的确定工作。地方行政机关制定的农业税以及所获的税款均归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制定预算时国家农业税收额平均应为15%,但是不能超过30%(在富裕地区)。

与前几年不同的是,由于已经完成了合作化,农业税的征收将不再取自农户,而是合作社的集体收入中以及合作社成员宅院旁自留地的私人收入中。法令还规定,对于个体农民,根据他们的经营状况,将他们的税额在本地区合作社成员税率的基础上扩大10%—50%。

法令规定,由于平均税额在5年期间保持不变,农产品在这一时期增长量的主要份额就应该集中在合作社集体基金上,而仅有一小部分分配在劳动日上。根据计算,按每年农产品增长量为10%,5年就会增长到60%,而农业税在农产品总值中占的比重就将由1957年的11.3%,缩减到1962年的7%。这样一来,农产品5年期间的增长量就将基本上留在农业部门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税占农产品总值的比重1952年是13.2%,1957年降低到11.3%。与此同时,在1958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给农业和水利部门的拨款增加了41%,大约相当于国家预算中农业税收的总数(大约30亿元)。

农业税法令规定各省,在某些地区是各县,有权在考虑到本地区条件的情况下,自己制定出不同的税率,这可以比以前更正确地分配税收负担,可以更加灵活地实施扩大农业生产和使用农业收入的措施。谈到这个问题,《人民日报》(1958年6月5日)批评了一些同志毫无理由的担心,这些同志认为扩大地方行政当局在确定农业税额和使用农业收入方面的权利,可能会分散资金,导致财政收支平衡遭到破坏。根据报纸的观点,以前的实践对发挥地方的主动精神和生产的增长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作为例子我们可以列举一个事实:今年,中央拨给了湖北省12 000万元用于基本建设,而地方政府却为此目的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到了28 000万元。

至于担心合作社会将产品增长收入的大部分份额分配到劳动日上,那么,各省党委员会做出的一系列决议,已经严格规定:今年基本上不扩大合作社成员的个人收入,从扩大生产中所获得的一切资金,全部集中到合作社集体基金中。

在这个计划中,为实现地方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而大规模动员资金的另一个措施,是不久前国务院做出的决定:停止发行全国公债,自1959年起将发行地方公债的权利交给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对这一决议的详细解释(《人民日报》1958年6月

6日)，目前，各省严重缺乏用于加快实现农业和地方工业发展计划的资金，但是，他们能够比中央更灵活地动员居民手中现有的资金。在关于发行地方公债的规则中特别指出：这种新的发行公债的方法所具有的优势是，如果这些公债的发行将与本省居民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并将从居民手中筹集到的资金用于本地区的建设中，那么，这些公债的作用将会被大大地提高。将会发行较短期限(几年取代以前的10年)和较少利息(年利息2%取代以前的4%)的地方公债。显然，在国家预算中，下一年度给各省的拨款也将会相应地缩减。今年，与发行国家公债的同时，各地方已经发行了自己本地区的公债，清偿方法是几年之后用从地方工业企业中获取的利润。

对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总结进行了讨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致拥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声明"和"和平宣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指出，"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统一，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和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有兄弟党应该"与一切可能给团结和统一造成损失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有鉴于此，在第二次会议上制定了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方针。会议重申，"应该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此不可能有任何让步"，"决不允许这场斗争中途停止"。中国同志还强调说，他们打算利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面例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全国的共产党员。在此，我们认为必须关注以下几点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目前对南斯拉夫人坚决的和毫不妥协的立场，无疑是中国朋友更好地理解了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重大意义的结果，这不仅有利于共同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阴谋，而且有助于本国实现宏大的经济计划。主要由于两个因素使中国朋友更加加深了这种理解——外部因素是：苏联正确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内部因素是：克服了对国内资产阶级危险性估计不足的错误，这种危险曾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一直到1957年春夏反革命右派分子公开发表言论时。

在本报告对外政策一节中，对中国朋友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对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正如大使馆已经通报过的那样，进行反对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斗争结果是，在全国揭露出30多万名右派分子，其中党内有1.8万多人。在13个省和自治区(浙江省、甘肃省、安徽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河南省、山东省和吉林省等)党的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领导层中，揭露出一批右倾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分子。

同右派分子斗争的经验，反映在刘少奇报告中，就是明确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的问题，强调了资产阶级目前仍然是剥削阶级以及报告中还明确地提出的阶级斗争的问题。

在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毛泽东对反右的总结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评价，同时他还号召全党

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他指出:"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为什么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党组织中会出现右派分子。这对全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还应该认真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已经查明,在中小学教师中大约15万人有右倾情绪和观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让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

揭露出右派分子之后,我们不应该不加区分地对所有人都进行严厉的惩处,像一些同志所要求的那样。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和揭露右倾情绪,对这些情绪进行无情的批判,向人民表明他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与右派分子斗争中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与右倾情绪斗争中出现的停顿,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

在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在党内和人民之中加强思想和理论宣传工作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出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理论杂志《红旗》的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前出版的几期杂志,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刊登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著名领导人的文章(毛泽东、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等人)。根据代表大会的规定,理论杂志在中国其他的一些省市里已经开始出版。

目前,党组织内正在进行整风运动的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各级党组织对本次运动进行了总结,解决了一些人事上的问题。

在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加强中央、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力量。显然,这个措施是根据毛泽东关于继续提高党中央和各地方党的委员会领导作用的指示实施的(《六十条》中的一条)。毛泽东指出:"在中央和各地方,主要权力属于党中央和各地党的委员会。一切国家部门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在他们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会议补充选举了25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主要是各省党委书记和中央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在第二次会议之后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选举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选举以下人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中央委员、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井泉(中央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谭震林(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补充选举在国务院里主管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李富春和李先念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任命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显然是与加强中共领导对军事工作问题的关注这一任务相关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参见毛泽东的《六十条》),中央很少帮助国防部。一部分由于地方主义和右倾错误受到公开批评的人,仍像从前一样留在中央里。古大存和冯白驹,来自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他们被免除了省党委书记的职务,但保留着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潘复生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没有出现右派分子(由于2名中央委员——黄敬和赖若愚逝世,2名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1957年6月,中国共产党广西区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由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错误,被免除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除上述所列出的人员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出现任何其他的人事变动。

第二次会议一结束,党内和居民各阶层中,立即展开了最大规模的宣传和对其决议的解

释工作。在最初一些日子里，各企业、机关、高等院校和农业合作社，举行了群众性集会和大会，地方领导干部和二次会议的参加者作了报告，并通报了二次会议的总结情况。在大约1个月的时间里，干部和知识分子等对会议材料组织了系统的学习。

引人注意的是，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广泛，总路线的主要规章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

在对会议材料进行宣传的同时，党的各级组织还为执行会议决议展开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争取粮食丰收和建设地方工业企业上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措施

在说明最近时期自己的对外政策措施时，中国同志指出，这些措施的目的基本上是为完成以下五个主要任务：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强大，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从根本上进行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斗争；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揭露岸信介的政策，并制定更加强硬的对日方针；积极帮助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参见我们1958年6月7日的电报消息：关于陈毅同志对苏联专家的讲话)。对最近事件的分析表明：中方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正如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样，中国同志完全赞成苏共中央在最近几年里，为使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而做出的努力，他们也竭尽全力地发展与南斯拉夫人多方面的友好关系，但是，在必要的场合下，他们仍然对南斯拉夫人的错误观点提出原则性的批评。中国同志的出发点是：南斯拉夫人没有能力尽快克服自己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观点。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甚至在匈牙利事件和铁托在普拉发表讲话之后，中国朋友仍然是比较有分寸地批评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同时，中国朋友们还亲口说，在那个时期他们没有展开更尖锐的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行动，是因为当时他们国内正忙于进行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

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苏联的文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将南斯拉夫人发表类似文件的事实，评定为铁托厚颜无耻的、挑拨性的举动，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兄弟党的敌意性攻击。

对于苏共中央给予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评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刻表示完全地、无条件地拥护，并坚决支持苏共中央关于拒绝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建议，赞同必须从根本上对现代修正主义开展坚决的、彻底的批判。在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中，集中地表现出了这种现代修正主义。中国同志在此的根据是：南斯拉夫上层领导人提出自己的这个纲领，并不仅仅局限于将自己与全体社会主义阵营和一致拥护莫斯科宣言的兄弟党对立起来，而且还走得更远：他们广泛地宣传修正主义，不知羞耻地攻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这种评价，最初是发表在5月5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而在5月4日庆祝卡尔·马克思诞辰140周年的群众集会上，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在自己的报告中又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只是以口头的形式)，这次纪念大会还邀请了外交使团参加。《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和杨献珍的报告正好被安排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开幕之时，他们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做出的那些结论和评价，这是在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和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进行分析之后所得出的。以这两份演说稿开始，无论是在报刊上，还是在党内以及在自己的整个政治和宣传工作系统内，中国朋友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展开了尖锐和激烈的批判。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在邓小平的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在邓小平的报告中，在第二次会议的决议案中，在对该决议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以及在公布的中国同志就南斯拉夫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中，到处都是以最坚决的方式，将南共联盟的纲领评定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与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声明，以及上面还有南斯拉夫人亲笔签字的和平宣言背道而驰的。

在中国朋友的所有发言中，与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被认为是自己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决议案，表示拥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声明和和平宣言，使现代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严厉的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彻底地揭露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修正主义实质。会议一致号召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与全体兄弟党一起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

根据党领导人确定的并经第二次会议一致赞同的路线，中国报界对南斯拉夫人的修正主义展开了坚决的和毫不妥协的批判。除了评论和指责南斯拉夫人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作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当代国际形势的评价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以外，在自己的发言中，中国朋友还强调指出，南共联盟领导人站到了与全世界反动派和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的立场上，南共联盟领导人的观点与伯恩斯坦、考茨基及其同类以及当代右翼社会党人的修正主义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南斯拉夫人“在理论上的”论断，被评定为鼓吹向资产阶级投降。中国同志的许多发言稿依据真实的材料，极有说服力地向人们表明：南斯拉夫人之所以提出自己的纲领——这一现代修正主义的完整体系，其目的是企图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分裂。与此同时，中国同志还坚定地重申，南斯拉夫领导集团进行类似徒劳的尝试，正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加剧的时候，正是右翼社会党人丧失活动能力的时候，正是修正主义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中间被日益削弱的时候。中国同志指出，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给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提供了“及时的帮助”。

无论是在与我们会谈时，还是在报刊上，中国同志经常指出现代修正主义特殊的分裂作用，因为它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的领导集团提出的。对于南斯拉夫人关于社会主义阵

营中的“霸权主义”这种诽谤性的蛊惑宣传，中国同志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同时他们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家团结一致和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并认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中国同志非常明白，他们最合适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他们的见解是最具权威性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他们比其他许多兄弟党更尖锐、更严厉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合适的。其中有一系列的原因。还是在 1957 年时，刘少奇同志就对我们的大使说过，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他们中国同志的手脚更自由一些，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参加共产党情报局，因此，南斯拉夫人无法将过去情报局在对待南斯拉夫方面所犯的一些错误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当时刘少奇同志还声明说，鉴于这个原因，中国朋友能够比苏联同志更坦率、更严厉地反对南斯拉夫人。最近一段时间，许多中国同志都对我们表达了这个思想。与此同时，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同志认为，必须明确地、坦率地表达出对于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评的态度：承认 1949 年决议的错误性质以及“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人民日报》5 月 5 日的社论文章强调指出，1948 年决议中对南斯拉夫人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中国同志向自己的人民详细地、系统地说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实质，其出发点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右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分子和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得以出现和活动的极其广阔的社会基础。1957 年开展的与右派分子的斗争还在继续。数百万不久以前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可能会以某种新的方式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人的修正主义思想自然会在这些人之中找到良好的生存土壤。思想水平低下和小资产阶级的出身决定了一部分干部立场的不坚定。因此，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表示赞同：中央应该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应该用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以准备对付任何意外情况，包括当党的队伍里出现异己分子和分裂分子时的这种精神，来教育党和人民。考虑到这些意见，必须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断的和系统的斗争。

《人民日报》就南斯拉夫问题发表了几篇带有指导性的文章。其他一些大型刊物也发表了自己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一些著名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如陈伯达、王稼祥、康生等人，都发表了言辞尖锐、富于原则性和论据充分的文章。应该指出，自杨献珍的发言和《人民日报》5 月 5 日的社论文章起，在对待南斯拉夫人方面，中国朋友已经早于其他兄弟党，开始使用严厉的词句和坦率的评价。同在其他文章中一样，在王稼祥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谈到，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政策证明“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腐化堕落和背叛”。中国报刊利用大量的版面报道了美国援助南斯拉夫及向南斯拉夫灌输“美国生活方式”的事实。同时在这些文章中还做出结论：美国人以这两种方式对南斯拉夫人施加的影响，引起了南斯拉夫上层领导人意识的变化，并最终形成修正主义思想的一个完整体系。

在《红旗》杂志第 2 期发表的陈伯达题为《美帝国主义寄希望于南斯拉夫》的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尖锐的用语。在文章里，铁托被称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被比作犹大，而与那个犹大的区别仅仅在于：“犹大只是背叛了耶稣一个人，而铁托现在已经背叛了全体南

斯拉夫人民。”根据文章中援引的数据,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里,铁托已经获得了大约30亿美元。可以看出:“……实际上,美国人利用铁托的双手,已经成功地使南斯拉夫丧失了自己的独立。”

在公布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之后,中国同志在与我们会谈时多次指出,必须仔细研究现在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尤其是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南斯拉夫是不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型国家。关于现在南斯拉夫国家性质的问题,在公开的报刊中还没有出现详细的说明,但是,有一些理由可以断定,党内正在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论题已经在报刊上出现,其中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的文章中(今年6月14日的《人民日报》),南斯拉夫被归入那一类国家,即它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

应该指出,在中国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会刊登一些关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材料,中国报刊还以比苏联报刊更大的篇幅,刊登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就此问题发表的言论。在自己的文章中,中国同志坚持不懈地批判南斯拉夫人在一些国际问题上,首先是在涉及社会主义阵营问题上的种种表现。鉴于对纳吉·伊姆雷集团的审判,《人民日报》除了社论文章外,还发表了本报通讯员的一篇较长的文章,题目为《从纳吉的反革命案件中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篇文章十分详细、尖锐地评定了南斯拉夫人在匈牙利事件、在准备这些事件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南斯拉夫人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联系。

中国朋友坦率的、富于原则性的、尖锐的批判,对南斯拉夫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始料不及的,这引起了他们不小的惊慌和气愤。正如中国同志几乎在自己的每一次发言中都指出的那样,现在,南斯拉夫人还不能回答在目前的论战过程中向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中国人还强调说,南斯拉夫人不敢在自己国家发表那些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中国人的文章,如铁托在拉比纳发表的讲话,并公开出售带有南共联盟纲领的小册子。由于中国人的发言在南斯拉夫国内和其他一些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南共联盟领导人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并在这方面竭力煽动反华宣传,以便降低和削弱中国立场的影响力。由于无法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历史在人民中间煽起民族主义的仇恨,南斯拉夫上层领导人决定捏造关于中国及其政策的荒谬的谎言。在南斯拉夫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驻华南斯拉夫记者和其他作者写的关于中国局势黑暗面的报道,这些文章具有极大的敌意和偏见。作为对此补充的是,他们还编造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困难以及中国依赖于苏联贷款的居心险恶的谣言,据他们说,这是中国人在开展反对南斯拉夫领导人政策的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原因。铁托在拉比纳发表讲话时,还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诽谤性的攻击。他模仿美国一家最反动的报刊,提出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指控,说中国是站在“西方那些最反动的挑拨分子的立场上”。

铁托及其报刊的类似反华言论,只是加深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他们满怀愤怒仍像从前一样注视着南斯拉夫人的行为。正如上述已经表明的那样,中国共产党针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在国内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力求揭露它的真正实质和它在理论上的站不住脚,谴

责修正主义并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打击，同时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更好地锻炼党和非党干部。无论是在制定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材料的计划时，还是在进行群众性政治教育工作中，他们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从与中国党务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目前到处都在积极热烈地讨论着关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材料。例如，在天津医学院里，人们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和漫画，尖锐地嘲讽和谴责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人。在一些会议上，人们还建议组织反南斯拉夫的示威游行活动。

《人民日报》关于铁托在拉比纳讲话的社论和这次讲话的全文发表之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主要报刊开始刊登读者来信，对铁托恶意诽谤苏联、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和憎恨。例如，《人民日报》刊登了由北京的12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14名江苏的农民、28名沈阳的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5名飞行员、北京外贸学院的大学生、龙岩矿场的6名工人、清华大学271名学生集体写来的信件。读者表示令他们最气愤的是，铁托将中国人比作西方最反动的挑拨分子以及指责中国人企图用批判南斯拉夫来解决国内的困难。这些信件写道，铁托对中国的恶意攻击与杜勒斯将中国称为"侵略者"的诽谤是一样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些信的标题，如"我们看清了叛徒的嘴脸"、"我们绝不允许毒蛇的伤害"、"大毒草"、"考茨基的叛徒嘴脸"、"奴才与伟人"等等。铁托千方百计地利用关于干涉南斯拉夫事务、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攻击等类似断言，在南斯拉夫人民与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上制造纠纷，读者在揭露铁托的这些险恶用心的同时，表示赞成与南斯拉夫人民的友谊。例如，《人民日报》今年7月2日发表了一封由4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写来的信，其中表示："我们可以对南斯拉夫人民说：在你们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你们可靠的朋友。"

在涉及到南斯拉夫领导人今后的方针政策时，中国同志无论是在与我们会谈时，还是在一些报刊上，都反复地强调指出，南斯拉夫人还不敢彻底地转入帝国主义阵营，因为他们很难欺骗本国人民，误导世界舆论，获得美国的"援助"。因此，中国同志认为，在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没有必要表现出过多的谨慎。今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由于担心铁托分子投到西方去而放松对他们的揭露，这是不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益处的。《人民日报》指出，铁托还没有下定决心放弃中立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块挡箭牌；同时该报还强调说，铁托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和亲帝国主义的立场，完全不是由于谁怂恿他这样做。

中国朋友多次表示这样一种想法，即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势必会进行很长一个时期。在他们看来，无论需要多长时间，都必须将这场批判进行到底。邓小平同志在与С.Ф.安东诺夫同志就这个问题会谈时指出："即使南斯拉夫人仍然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这种情况下批判也是没有白白进行的：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将有利于兄弟共产党，最终，也将会有利于南共联盟内部的健康力量。"

中国同志在坚决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同时，强调指出，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如果回到1954年以前存在的那种论点，是不正确的。今年6月4日的《人民日报》写道："划清界限并

不意味着断绝邦交。”在评价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前景时,《人民日报》继续写道:“既然南斯拉夫领导人自己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各国建立兄弟关系,那么,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国家关系降为普通的外交关系,就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自己以及别人就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们一样,中国同志也经常指明,在南斯拉夫人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能够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南斯拉夫人自己。实际上,目前中南在国家关系方面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了。

对中国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立场感到极度不安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决定委托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前任驻华大使 B. 波波维奇,试图向中国同志施加一些影响。在贝尔格莱德被任命了新职务的波波维奇,6 月份来到北京,其借口是:他应该与中国当局和外交使团进行告别。完全清楚,波波维奇受命试图与中国朋友弄清楚就南斯拉夫问题所发表的言论的性质,如果可能的话,通过这种途径达到缓和这些言论的语气。也可能,南斯拉夫人还想观察一下,是否能够在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找到一些分歧。但是,波波维奇没能够会见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他们任何人也没有接受波波维奇的辞别性拜会。中国方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席外交使团及波波维奇本人举行的告别宴会。在自己最后一次的北京之行中,波波维奇只与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进行了会谈,在会谈期间波波维奇建议自己在中国多逗留半年,“如果这对改善中南关系事业有好处的话”。对于波波维奇的这个试探,中国同志没有做出反应。南斯拉夫人利用这些事情,指责中国破坏了最起码的礼仪规范,故意恶化中南之间的关系。

根据中国朋友的信息通报,在最近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出现之后,南斯拉夫驻华使馆企图在中国进行修正主义宣传活动。中国领导人在与大使同志会谈时,还指出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与许多居住在中国各地区的右倾分子通信的事实。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还特别积极地向中国各机关、企业、高等院校和某些个人,直接发送翻译成中文的南斯拉夫宣传材料。南斯拉夫人在发送这些材料时,甚至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比如,征求农村的区党委会和某些省的人民委员会的意见。在中国朋友全力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之前,南斯拉夫外交官员曾千方百计地进行口头宣传,竭尽全力给苏联的政策和苏联共产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抹黑。但是后来,南斯拉夫外交官与中国同志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了,以至最近一段时间,南斯拉夫人只同外交使团接触。目前,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他们的全部活动,几乎都放在与亚非国家代表的工作上。已经处于孤立状态的南斯拉夫人,千方百计地企图获得这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并竭力与这些国家的代表亲近。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日战术方针上的改变

最近三四个月的特点是中日关系急剧尖锐化。

第四次贸易协定(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是由以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协会的代表为一方,由日本国会代表促进国际贸易联盟、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日本协会、日中进出口协会的代表为另一方,于 1958 年 3 月 5 日签署的。之后,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以及向蒋介石分子表示让步,日本政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敌意性质的步骤,

其目的是削弱并使协定的政治后果化为乌有。这些有损声誉并带有诽谤性质的措施，不可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抗议，致使中国方面立即中断了这个协定的执行。中国方面被迫发表声明说："在没有消除日本政府所设置的障碍之前，这个协定不可能被执行。"在此期间和接下来的时间里，日本方面做出了各种对中国不友好的姿态和表现，并且这些敌意的攻击都是日本政府领导人所允许的。日本的渔船开始闯入禁区。海上频繁出现中日两国渔船相撞事件。鉴于破坏中日两国渔业协定的这些事实，中国行政当局在5月上旬扣押了15只日本渔船。5月2日，位于长崎市中国邮票与剪纸展览会大厦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被拽了下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同志断然决定改变自己的对日策略，以便最大限度地、全方位地给日本执政当局施加压力。中国报刊开始比以前更加尖锐地抨击日本政府和岸信介本人。在一些文章里甚至将岸信介称为"一级军事罪犯"。目前，报刊上经常出现关于"岸信介政府潜在的帝国主义贪欲"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内容。例如，最有代表性的是，目前在中国围绕着一个名叫刘连仁的中国人回国事件，展开的一系列宣传活动，这名中国人是战争期间被强行拉到日本并在那里漂泊了14年之久。在这些宣传活动中，列举了许多日本前军国主义战犯和他们侮辱中国人民的事实。

5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严厉地谴责了岸信介政府的对华政策。随后宣布中断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八幡钢铁公司"的谈判，该公司计划供给中国15.8万吨钢材，同时还宣布说："根据中国人民的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签发与日本进行进出口业务的许可证。"按中国朋友的话说，几乎是立刻，中国与日本的全部贸易活动实际上已经停止。应该说，虽然中国在日本贸易周转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大，但是，这种贸易的中断对于日本来说，尤其是对于日本的中、小型公司来说还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此前中国是他们比较稳定的、且前景十分看好的贸易伙伴。毫无疑问，放弃与日本的贸易也给中国方面造成了一系列困难，他们不得不在其他国家(包括在社会主义国家)另行分配订货，有时还要承受由于零售价格、货物中转等一些因素造成的损失。但是，中国同志的出发点是：中日贸易对日本更有利害关系。同时他们认为，必须向日本人表明，没有他们中国完全可以应付。

中国方面还拒绝延长中日渔业协定的期限，今年6月12日该协定的有效期已满。在中国的日本商人的签证也被拒绝延期。

文化联系也被急剧地缩减了。中国朋友示威性地从日本召回了中国律师代表团和在那里巡回演出的歌舞团。他们还决定不再派出和接待许多代表团，这些代表团的行程最初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委的计划规定的。按照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目前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维持在有限的范围内。岸信介就此问题发表了关于必须"通过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来促进消除中日关系之中存在的"误会"的这一观点，在对此进行回答时，《人民日报》6月25日的社论指出，这些声明的目的是欺骗日本的社会舆论，因为在日本政府对中国抱有敌意态度的情况下，中国与日本不可能继续保持那种在过去相对友好的气氛中所具有

的那种交流方式。该报还写道:为了促进两国之间文化联系的发展,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应该坚决地进行反对岸信介政府阴谋的斗争”,该政府执行的是一条对中国抱有敌意的路线,它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阻碍日中关系的正常化。

中国断然改变自己的对日策略,正好赶上日本国会的选举活动。中国同志竭力对参加选举的左翼力量给予一定的帮助,并尽可能地阻碍自由民主党在国会中获得 2/3 的席位,这对重新修改宪法是必要的。

但是,上述所列出的朋友们的措施,绝不带有短期的、应景的性质。这些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按照中国同志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里,日本最富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性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邓小平同志在与苏联临时代办会谈时声明说,我们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给予这种潜在的危险以最有力的打击。

按照中国朋友的评价,现阶段日本的垄断资本已经成为“潜在的帝国主义资本”。苏联临时代办在通报关于中国政府对日采取的措施时,使用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表达方法,即如果不压制住这个“潜在的帝国主义”的话,那么,按中国的俗话说,它就会“翘尾巴”(参见 С. Ф. 安东诺夫同志与张闻天的 1958 年 5 月 9 日的会谈记录,摘自我们的 1958 年 5 月 15 日第 165 号文件。)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演示,他们不会忍受来自日本的任何敌意性的举动和攻击,并表明一切各种各样的幻想和谬见(尤其是仿佛中国害怕日本的那种论断),即由于中国在最近几年里对日本采取了一些友好的步骤,从而在日本的某些阶层出现了这些幻想和谬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中国朋友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这种策略是协助他们揭露岸信介政府的帝国主义阴谋,加深日本与美国和蒋介石分子的最佳方法。

在与我们会谈时,中国同志强调指出,话题所说的战术方针的改变,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而这种改变并不代表着脱离为争取日本而进行斗争的这个主要方针。

中国同志对日本政府进行尖锐攻击的出发点是,这将有助于激活左翼和进步力量,对日本的共产党和其他左翼组织也将是有益的。

可以认为,在最近 2—3 个月时间里,中国给日本施加的压力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效果。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压力在日本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已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并提高了中日关系问题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果说在中国最初提出新策略的时候,日本许多活动家将这些措施看成是中国政府为竞选活动耍的手腕和并不相信中国能够真正采取如此断然的措施的话,那么,现在中国的行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安。看来,资产阶级报刊目前关于在政府和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的各派别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分歧的报道,是不无根据的。自 6 月底开始,岸信介以及日本内阁其他成员的讲话已经明显改变了语气,他们很少强调关于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论题,而更多地谈论必须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联系,有时甚至还对在长崎市扯下中国国旗一事和其他一些“误解”表示“遗憾”。自然,尽管这些表白和言论带有明显笼络人心的性质,并且其目的经常是为了试探中国方面的打算,但是,日本执政者们被迫发表这些言论,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

了，日本政府已经承受着来自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现在比以前更大，特别是因为中日关系的恶化明显地触动了日本大量工业家、商人和从事渔业生产的人的直接利益。

当然，最近很难预料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有何改变。因此，中国同志大概在今后持续的一段时间里，仍将坚持更强硬的立场，力求更加重对日本的压力。例如，7 月 7 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对岸信介政府进行了更加尖锐的攻击，并将它称之为“自 1945 年投降以来最反动的日本内阁”。

在我们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近在对日方面采取的措施，总的来说具有很大的正面意义。主要在于：中国同志认真地评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性，并寻找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对抗这种危险。

从中日关系今后发展前景的角度来看，中国对日战术方针的改变是完全成熟的。如果说在以前的几年时间里，中国执行的是“使关系逐渐正常化”的政策，确定全面地发展和扩大与日本的非官方联系的话，那么，这在当时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因为中国以此获得了机会，将日本社会各界人士争取到自己一边，没有他们，中国对日本施加任何压力都将是无效的。目前，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日本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明显敌意态度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使用以前的策略，只能将中国置于不利的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日本关于“两个中国”理论支持者的利益。正相反，由于前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中国同志有能力给日本以积极的影响，并采用目前日本政府已经接受的那些新的方法对其施加有效的压力。中国同志指出，直到最近，岸信介政府还是将中日贸易发展和两国之间任何接触的成绩和进展归功于自己。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他们的话说，已经揭露了岸信介并“把他逼得无法否认”。从另一方面来讲，岸信介现在不可能发动公开的反华运动，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其他反政府的反对派和专门人士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反对他。

与此同时，我们能够想象到，在执行对日新的战术方针过程中，中国同志可能会出现一些偏激和缺点。例如，在我们看来，中国不应该急于急剧收缩与日本的文化联系，因为这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向日本宣传自己的机会，还可能引起日本社会广大阶层的不理解，而日本政府立即获得机会，披着发展日中文化联系衷心拥护者的外衣来对抗中国政府。如此急剧地和全面地收缩这种文化联系，可能会对今后调整这方面的联系和开展向日本宣传中国的工作造成困难。如果实施这种策略的时期过于长久的话，这些措施类似的负面作用也将会越明显。

应该指出，在改变自己的对日策略的时候，中国同志没有考虑到有必要事先与苏联政府商议一下，而只是将自己已经制定好的措施通报给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

1958 年上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给那些坚持自己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帮助。中国继续在朝鲜问题上投入较大的力量，以便

在关于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问题上,发挥中朝双方的主动精神。中国政府仍然一如既往地在争取通过完成日内瓦协定来解决中印问题的斗争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真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并采取了多方面的有力措施,以援助印度尼西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

涉及到亚洲局势的主要方面和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那么可以说,在1958年上半年,中国在这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对外政策措施。例如,在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公约的斗争中,中国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精神,尤其是在宣传领域也没有发表任何反对侵略集团的有意义的演说。

考虑到目前亚洲几乎所有的中立国家,都在经受着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困难,中国政府在向他们提出关于为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和安全联合行动的建议方面,表现出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在如下问题上:关于签署确保集体安全的地区公约,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域,关于就经济问题在万隆召开各国代表会议,等等。中国同志的根据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建议可能不会得到一系列中立国家必不可少的支持,因而向他们提出这些建议也不会获得理想的效果。

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在与我们会谈时,涉及到锡兰就经济问题建议召开亚洲国家代表大会时指出,在他们看来,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和锡兰,在这个问题上将不可能表现出必要的积极性,因为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正忙于自己的国内事务,锡兰政府的局势也不是很稳定,而印度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时机并不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观望立场,认真研究局势,并准备一旦出现有利条件,就积极开始行动。

正如大使馆在自己1957年度的总结报告中指明的那样,中国政府对于建立亚洲无核区域的问题没有适时地提出倡议。在我们两国之间进行磋商之后,中国向印度提出建议,让印度人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这样的倡议。印度人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中国朋友认为印度人拒绝的原因是:首先,印度正致力于通过获得美国的援助,来克服自己的经济困难,并竭力不引起美国人的愤怒,以此来保留自己参加高级会议的机会,对此印度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就中国而言,在弄清楚印度人的立场之后,中国朋友也不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是合适的。

当然,不应该不注意到那些重要意图,正是这些意图使中国表现得十分谨慎,冷静地为自己的行动选择最佳时机。但是,在我们看来,在这些事情上中国总是应该更积极些,他们应该更加顽强地、更加坚定地争取使尼赫鲁和亚洲国家其他领导人的言论和行动,有利于缓和远东、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紧张局势。中国同志最近在一系列场合下,甚至在解决自己的某些对外政策问题时——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一直在极度紧张地工作着——没有充分地利用亚洲国家。例如,在我们看来,如果广泛地利用这些国家来影响日本,这将是非常理想和适宜的。但是,对自己的对日策略进行了重大的改变之后,中国朋友,据我们所知,直到最近甚至也没有从需要的角度出发,努力向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和其他国家的官方代表以及直接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认真说明一下在中日关系中自己的立场,尽管这将会有助

于这些国家更好地理解或者是持更友善的态度，而在某些场合下，大概，还可能获得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如从前一样，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仍然把精力集中在捍卫日内瓦协定上，并利用这些协定来支持越南朋友和柬埔寨、老挝进步的中立力量，同时给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措施设置障碍。与此同时，中国朋友还在印度身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力求从印度所处的地位上使自己获得一定的利益，印度作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也在努力加强自己对印度支那地区的影响力。

可以认为，印度政府在今年5月14日的备忘录中，就继续保留老挝事务国际委员会的问题所阐述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两国在这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坚决反对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竭力取消国际委员会的企图，中国朋友坚持在对其进行裁员之后保留它，也就是印度建议的第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但是，他们还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同意第二个方案(将老挝委员会的职能移交给越南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他们看来，在第二种情况下，最理想的是争取在老挝设立一个委员会工作小组。以下这个建议在中国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建议，根据现有的资料表明，这个建议是加拿大人打算提出来的，其内容是：老挝委员会仅在其3名委员、日内瓦会议的2位主席和老挝政府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就可以召开会议。中国同志直截了当地指出，与印度在5月14日提出的第二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比较，这样的建议(甚至带有印度的修改内容，即召开委员会会议的问题将由委员会的3名成员决定)是倒退了一步，因为如果接受加拿大的方案，召集委员会开会就将会变成异常困难的事情。

中国朋友指明，无论是在关于老挝事务委员会，还是在向南越进口武器的问题上，印度的立场出现了某些恶化。迫于美国和吴庭艳分子的压力以及力求协助在越南建立“力量均衡”的局面，印度人实际上正在帮助南越政权把美国提供的武器变得合法化。在印度人的帮助下，越南事务国际委员会蒙混通过了一个决定，允许南越政权以“更换”法国远征军装备的方法来进口武器。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此问题专门致函尼赫鲁，但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在国际委员会通过上述决定之后，中国报刊表示支持范文同在今年的6月14日向日内瓦会议的2位主席提出的呼吁。中国朋友打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正式支持范文同的这个呼吁。

对于柬埔寨与南越接壤的边界上发生的挑衅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支持柬埔寨，力求最大限度地将这个国家吸引到自己这边，并给南越政权制造困难。在报刊上以及陈毅在为欢迎柬埔寨代表团(议会代表团、佛教代表团、记者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表明了这种支持。

在众所周知的朝鲜、中国和苏联三国政府2月行动之后，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利用所获得的优势，努力发挥主动精神，坚定地提出关于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问题，以便给作为联合国一方参加了朝鲜战争的那些国家施加压力。中国朋友积极地进行斗争，反对美国及其同伙企图在朝鲜问题上将事情引入无休止的争论状态，反对他们企图降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的政治效果。这些国家针对政治上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法，主张必须事先达

成协议,中国同志对他们的主张进行了揭露,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种计谋,其目的是用谈论关于全朝鲜选举等类似的内容,来暗中偷换撤军这个具体和实际的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今年 5 月 6 日致英国临时代办的照会中,再一次重申:“只有从朝鲜撤出全部军队,才能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包括进行自由选举问题,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自己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如果美国以及参加了朝鲜战争的其他国家,采取措施在一定期限内将自己的军队撤出朝鲜的话,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准备建议召开相关国家的协商会议,以便磋商在所有外国军队撤离朝鲜之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考虑到作为联合国一方参加了朝鲜战争的国家给出的否定答复,中国同志打算在近期内,以比从前更强烈的方式,再一次坚决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同时还将表明英国政府 7 月 2 日照会中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整个这一阶段,中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巩固中朝之间友谊的材料,并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朝鲜问题上的政策。报纸坚定不移地重申,中朝双方所表现出的主动精神,不仅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打开了新的现实的前景,而且还是对缓和远东和全世界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将美国拒绝从朝鲜撤军看作是美国企图像从前一样执行其已经破产的“实力政策”,保住自己对朝鲜的殖民主义统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了第一批 6 个师(8 万人)的撤离行动之后,正式宣布:自 7 月 11 日到 8 月 20 日将进行第二批撤军,人数是 10 万人(其中包括将撤离的 6 个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近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忙于关于援助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也就是帮助印度尼西亚人进行反对暴动分子和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它内部事务的公开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注意观察了印度尼西亚事态的发展和其国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美国人的破坏活动和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政策上的改变。中国政府如从前一样,坚定地使印度尼西亚政府相信自己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正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来自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支持,是确保印度尼西亚人民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是,正如中国同志经常正确指出的那样,印度尼西亚执政当局不愿意过于亲近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害怕这会恶化自己与美国人的关系,通常他们不喜欢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印度尼西亚支持的这个事实。

考虑到印度尼西亚执政当局在接受社会主义国家援助问题上的动摇立场和分歧意见,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表现得很有分寸和谨慎。但是,当苏加诺、朱安达政府成员或者是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指挥机关的代表,表示希望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援助的时候,中国代表通常对这些请求都是给予肯定性的回答,并努力地使这种援助的方式和额度,不惊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不推动它与美国人接近。

印度尼西亚人首先提出的是经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数额为 1 100 万美元的贷款,年息为 2.5%,清偿期限为 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印度尼西亚人可以以任何一种对他们来说有利的方法偿还这笔贷款(用第三国的外汇,或者是供应货物,等等)。算在这笔贷款项下还签订了关于供给印度尼西亚 180 万匹棉布和 2 万吨大米的

合同。同时，为了满足印度尼西亚人的愿望，中国朋友对这批货物的大部分实行了紧急的运达。临近印度尼西亚人希望的期限(今年的4月21日之前)，中国人已经向他们提供90万匹棉布和1.5万吨大米。按中国同志的话说，印度尼西亚人高度地评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的及时援助。

在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分子公开支持暴动分子和扩大了自己干涉印度尼西亚内部事务的范围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得不公开向亚洲和社会主义国家请求援助。中国同志早就打算正式发表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声明，但是，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他们克制了自己的打算。当雅加达官方阶层明确表示对这种支持感兴趣的时候，中国朋友立即在自己的报刊上和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在欢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事代表团的讲话中，坚定地表达了这种支持。

紧随苏联政府之后中国政府在1958年5月15日发表声明，坚决谴责了“美国公开侵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主权和粗暴地干涉印度尼西亚的内部事务”，表明自己不可能对印度尼西亚事件和外国干涉其内政的事实坐视不理。中国政府声明说：自己“曾经以贷款的方式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供了棉布和大米”，“中国政府准备继续给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供它所需要的、自己力所能及的援助”。在中国同志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个声明，同苏联政府的声明一样，受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阶层尤其是广大居民阶层的热烈欢迎。

必须指出，如同在中国朋友发表的其他讲话中一样，在上述这个声明中特别重申了，在对印度尼西亚的侵略行动中，美国利用了被他们占领的中国领土台湾岛和自己的工具——蒋介石匪帮。在所有场合中都证明了，中国人民对美国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气愤，并提出坚决的抗议。

为满足印度尼西亚人的愿望，中国同志同意在北京举行关于供给印度尼西亚所需武器的秘密谈判。这些谈判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同意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一定数量的陆、海、空三军所需的武器。根据中国同志的评价，印度尼西亚请求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武器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已经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中国同志的根据是，他们向印度尼西亚提供武器应该产生积极的效果，这将有助于加强进步的反帝国主义力量的立场，巩固该政府保持独立的、中立的立场，更加削弱美国的威信。应该指出，当东印度尼西亚的军事行动前景还没有明朗化和美国人扩大了公开干涉的范围时，中国同志甚至考虑可以向印度尼西亚派出自己的军事顾问和志愿军战士，当然，如果印尼政府同意这样做的话。

涉及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文化、宗教、体育和其他方面的联系，那么，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局势，这些联系明显被削弱了。尽管如此，今年上半年仍有几个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团、社会活动家和其他各界的代表出访了中国。中国朋友计划今后将使这些接触重新活跃起来。

必须指出，陈毅和其他中国同志多次表示，热烈欢迎苏联政府关于在对待印度尼西亚事情上苏联和中国行动上保持协商一致的建议。就印度尼西亚事件交换意见和情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协调和明确我们两国的立场。根据大使馆的意见，今后，在讨论更广泛

的国际问题和准备对于某些国家首先是亚洲国家采取外交行动时,应该更加经常地应用这种良好的经验。

最近,中国对于巴基斯坦的政治态度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双方的经济关系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表现是签署了中巴关于出售15万包棉花以交换中国煤炭的协定。巴基斯坦人还对从中国获得玻璃制造厂、造纸厂和纺织厂所需要的配套设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中国朋友将巴基斯坦人在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方面表现出的主动精神,评定为其国内经济状况恶化的结果,尤其是由于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日益尖锐的竞争使巴基斯坦在销售棉花方面出现了很多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缅甸的态度上,根据该国家国内的政治局势,表现得十分谨慎。无论是在报刊上,尤其是在官方的发言中,对于吴努与吴觉迎和吴巴瑞的冲突以及在国内确立和平的问题上,中国政府都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中缅关系的具体问题上,包括中缅边界问题,最近几个月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因为缅甸的执政当局由于国内的局势,已经没有能力顾及这些事情了。

在1958年里,在巩固和发展自己与近东、中东和亚洲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政府继续进行了不小的努力,并仍像从前一样十分重视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发展得非常顺利。中国政府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进行协商,支持他们的反帝国主义的行动。1958年3月30日,以陆军总参谋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将军为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一个大型军事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这是中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证明。中国同志非常热情地欢迎了这个代表团。代表团在中国逗留了一个多月,参观了一系列大城市,军事高等院校和军事设施。代表团成员还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接见。关于中国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供几种武器的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

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贸易关系发展得也十分顺利。中国同志继续以援助的方式在这个国家购买大批量的棉花和棉纱。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58年6月23日(紧随1958年初在中国建立了“中国—阿联友好协会”之后),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了以原埃—中友好协会主席巴库里部长为首的“阿联-中国友好协会”。在阿联、叙利亚、也门地区和阿联其他一系列重要城市里,都设立了该协会的分会。

在尽全力援助和支持中东、近东、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对黎巴嫩人民反对英美走卒夏蒙的斗争持坚决支持的立场。中国的报刊、著名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坚决支持黎巴嫩起义者反对这个国家的亲美政府、反对外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斗争。

中国社会舆论积极开展了支持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其他非洲国家发生的反帝反殖

民主义斗争的行动。1958年3月，中国发动了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斗争的运动。在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大城市里，进行了群众集会声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报纸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的斗争，谴责法国政府，并表示坚信：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下，阿尔及利亚一定会获得自己国家的独立。

中国政府对于1958年4月在阿克拉市召开的8个非洲国家代表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正值会议开幕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发去了贺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确信：代表大会将为加强和扩大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事业而工作。中国报刊广泛地评述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对会议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中国对外贸易组织成功地与其他一些非洲国家保持了事物性的接触。根据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摩洛哥和突尼斯政府仿佛准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关系

1958年中美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已经7个多月没有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毫无疑问，这段时间里，在美国，那种倾向于即使不与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至少也要建立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的情绪加强了。但是，目前这种趋势还没有完全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朋友的根据是，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不会有任何重大的进展，按毛泽东的话说，因为美国“不愿意承认新中国，就像很长时间不愿意承认苏联一样”(参见C.Ф.安东诺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1958年5月28日的会谈记录，我们的1958年6月9日第218号文件)。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坚持强硬的反美方针是必要的。

在中国同志看来，坚定的反美方针“能够激励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在与我们会谈时，陈毅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向美国做出任何让步。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无论是从对内政策，还是从对外政策意图上看，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方针目前来说都是正确的。

这种方针具体体现在：中国领导人和报刊使用更加尖锐的语气谈论美国，加大力度强调美国的危机现象，更积极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以更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事实，等等。自然，所有这一切都如从前一样，与系统地揭露和谴责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美国对台湾的占领、美国人利用蒋介石匪帮进行破坏活动、剥夺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朋友正是利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停滞不前的状态，揭露和贬低美国政策的。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在1958年4月12日自己的声明发表之前，中国政府就由于美国人的错误导致中美会谈中止很长时间的问题，几次致函美国政府，坚持恢复上述所说的按以前协商级别的会谈以及解决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一系列刻不容缓的问题。1958年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就日内瓦谈判发表了正式声明，并就问题的实质公布了往来信件。在自己的声明中，中国方面强烈地谴责了美国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拖延会谈，实际上已经中断了会谈。美国政府对于这个声明甚至没有给出明白的答复。因此，中国同志继续坚持给美国政府施加压

力,并于1958年6月30日就中美会谈问题发表了新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声明,从实质和形式上看,与1958年4月12日就该问题的声明很相似,同时,提出问题的语气比前一个声明要更强烈。在这个声明中直接谈到,如果自发表声明之日起15天之内,美国不任命自己大使级的代表和不恢复会谈的话,那么,"中国政府不可能不认为,美国决定中断大使级别的会谈"。

总的来说,中国政府目前基本上倾向于中断这些会谈。他们的出发点是,在这么长的间歇时间里没有解决任何重大的问题,而在一些小的、无关轻重的问题上继续会谈,将会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因为美国人会作为一个证据将这描绘成:中国竭力追求无论如何都要与美国进行谈判,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中断会谈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因为这会使美国丧失投机的机会——仿佛中国不进行这些会谈就无法应付。与此同时,停止会谈还将使美国政府丧失利用日内瓦会来欺骗本国的社会舆论和实业界人士的机会,因为实业界的一些人士越来越勇敢和坚定地表示赞成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根据以上所阐述的内容,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6月30日的声明看作,不仅是对美国人施加的新的压力,而且还是一份在谈判中止的条件下为社会舆论准备的文件。

中国人预先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将美国政府置于非常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关于这一点以下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杜勒斯和美国其他国务活动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声明发表之后,也急忙发表了一系列声明,他们确定地说,美国人不想中断日内瓦谈判,并准备任命自己大使级的代表,但是,不接受中国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最近几个月里,在出现某种类似"两个中国"局面的所有场合下,中国同志都使自己的立场更加强硬。同时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美国加强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必须给予更加有效的反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场中这些新的方面是:打算退出9个国际体育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中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也有蒋介石分子;拒绝以某些间接的方式参加国际性代表会议,等等。中国同志对自己策略的这些变化做了解释,其原因是:必须反击美国及其同盟者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维护自己国家的声誉,力争做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生活和国际组织,只能通过正门,而不能通过后门"。

中国朋友经常说,众多事实的实际功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的提高,迟早会逼迫美国和追随它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容忍正在迅速发展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并迫使他们最终承认新中国。

朋友们预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动拒绝参加各种国际性组织,来抗击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企图,对美国将是一个打击,并将有助于激化他们与同盟国之间的矛盾,因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对于美国同盟者的益处,在一段时间里将不可避免地增加。

鉴于以上所述内容大使馆认为,苏联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里的代表们,应该特别注意对那些能够导致出现"两个中国"局面的所有事实的态度,并仔细认真地研究中国朋友在这

个问题上的立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
1958 年 7 月 25 日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135, л. 1 - 75

№26367

尤金与周恩来、彭真谈话纪要：安排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1958 年 7 月 28 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7 月 30 日
第 303 号

绝　密
文本第 2 份

与周恩来和彭真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8 年 7 月 28 日

在通过高频电话与赫鲁晓夫同志谈话后，应我的请求，23 时周恩来和彭真接见了我。

周恩来告知，毛泽东因疲劳过度正在郊区休息。他还说，领导干部明天准备去北戴河开会。

我告诉周恩来，由于情况的变化（近期将不举行 5 国政府首脑会晤），赫鲁晓夫同志请我告诉毛泽东，今年 7 月 30 日他可能访问北京。我补充说，赫鲁晓夫同志请我弄清楚中国同志们的意见，几点钟抵达北京比较方便，以及这次访问应该具有何种性质，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访问。

周恩来说，鉴于问题的重要性，他现在就去别墅会见毛泽东与他商谈这个问题，并把结果告诉我们。

我们和彭真一起留了下来，决定等待周恩来返回。

大约过了 1 小时，周恩来返回后说，毛泽东欢迎赫鲁晓夫同志于 1958 年 7 月 30 日抵达北京，并认为飞机在北京时间 16 时抵达比较合适。周恩来补充说，届时城市里比较凉爽。

至于访问的性质,中国同志们提出了3个可能的方案:

1. 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的正式访问,并且在报刊上宣布抵达北京;

2. 在赫鲁晓夫同志返回莫斯科前,不在报刊上公布这次访问;

3. 对外不作任何宣布的秘密访问。

周恩来解释说,中国同志们准备接受赫鲁晓夫同志选择的任何一个方案。他们自己表示赞成第二个方案,也就是说,主张在赫鲁晓夫同志从北京返回莫斯科前,不对外公布。此后,周恩来继续说,可以发表相应的联合公报。

周恩来补充说,这样的公报对在近东和中东进行直接侵略的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打击,对世界人民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周恩来说,他们准备在郊区的官邸接待赫鲁晓夫同志,以保障他与莫斯科的高频通信等等。

在与彭真简短对话后,周恩来说,不得不取消原定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领导同志会议将改在北京举行。

我答应立即把这次谈话通过电话通知赫鲁晓夫同志,并将结果告诉朋友们。

公使衔参赞安东诺夫同志谈话时在座。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文件共3份,送:赫鲁晓夫、葛罗米柯、档案室

执行人:安东诺夫

1958年7月29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1, п. 432, д. 6, л. 170 - 172

№20391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问题

(1958年7月29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陆明(Лу Мин)同志向苏联驻北京使馆通报说,中国科研机构今后将不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МГГ)活动和向今年7月底将在莫斯科举

行的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大会派遣自己的代表。中国朋友做出上述决定的理由如下：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接受台湾(为自己的成员)，从而导致“两个中国”的出现。

与此同时，陆明提请苏联使馆关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苏方主席普什科夫同志在就这一问题与中国朋友在书信交流过程中所采取的错误立场。陆明表示，希望相关苏联机构能向普什科夫解释中国在关于“两个中国”问题上所坚持的一贯立场。

苏共中央联络部查看了陆明所引证的普什科夫同志分别于今年6月17日和7月8日给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发出的两封信以及后者对普什科夫同志去信的答复。从普什科夫同志的上述两封信中可看出，他是本着交流意见的原则来探询中国朋友的观点——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内部他应当对中国问题采取何种立场。与此同时，普什科夫同志还这样地表达了自己的预计，即中国和台湾的学者将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如下共识：双方一起或各方单独参加国际地球年组织，并向后者提供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材料。对此，普什科夫同志还援引了德国、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例证。尽管中国朋友对普什科夫同志6月17日的去信作了否定性的答复，但后者在7月8日的去信中又以另一种略作变通的方式坚持了自己的原有建议。看来，这可能便是促使中国朋友致函苏联驻中国使馆的主要原因。而针对普什科夫同志7月8日的去信，中国朋友则根本就没有进行答复。

之所以产生这一事件，原因还在于：普什科夫同志在向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中国委员会发出自己的上述信函时根本就没有与任何人商量过，其中包括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中的其他苏联代表。另外，中国朋友称普什科夫为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的苏方副主席，而实际上普什科夫同志只不过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他根本无权就这一问题与中国朋友进行通信，因为这本应是国际地球物理年苏联委员会的分内之事。

今年7月14日科学司基里林同志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地球物理年大会应采取的措施的报告。其中明确了苏联代表团在此次大会上就中国问题应采取的立场，并向普什科夫同志指出了关于其擅自与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通信的错误。

不过，鉴于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学者和其他一些代表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仍经常犯类似错误，我们认为很有必要考虑苏联驻中国使馆提出的建议，即要求苏联外交部和对外文化交流国家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向国际组织中的苏联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代表发出指示。另外，为达此目的还应责成文化联络委员会(茹科夫同志)与苏联外交部一道在近期内就苏联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的立场问题而召集在国际科技、文化、体育和其他类似机构中工作的苏联代表开会。

苏联外交部将就如何答复中国朋友对普什科夫同志所提意见的问题向苏联驻中国使馆发出相应指示。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

И. 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科技和高、中等院校部副部长

Д. 库金(签名)

1958年7月29日

第 15－Д－923 号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指示已经落实。关于普拉科夫同志问题的资料附上。[①]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

……[②]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187－188

№11667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

（1958 年 7 月 31 日）

赫鲁晓夫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

1958 年 7 月 31 日，怀仁堂

参加会谈的苏方人员：波诺马廖夫。[③]

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邓小平。

赫鲁晓夫转达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表示感谢。他说，两党领导层的有效合作，有助于国际问题的解决。

赫鲁晓夫表示赞同。

毛泽东：不必预测太长的时间，可以讲，我们的合作能够持续 1 万年。

赫鲁晓夫：就这种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合作 9 999 年，以便同意在下一个 1 万年再进行合作。

毛泽东：然而，我们还有某些意见分歧。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这种分歧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存在。假如我们用十个指头来比较，我们之间的合作是九个指头，分歧只是一个指头。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之间存在分歧是可以理解的。

---

① 参见以下文件№20392。——编注

② 档案复印件此处的手写日期没有印上。——编注

③ 在中方关于这次会谈的记录中，苏方出席人员还有费德林。——编注

毛泽东：这些问题都很容易解决，我们之间的合作会继续下去，因此可以签订一个1万年的协议。毛泽东建议会谈转到共同关心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们接到尤金同您会谈的报告。根据报告判断，其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我希望同您谈一谈，这样一切都会得到澄清。

毛泽东：好的。

赫鲁晓夫：根据同您的大使进行会谈的记录，我将不详细讲述我们看法相同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际局势的问题、对中东事件的评价问题以及南斯拉夫问题。我们也同意您的说法，即我们之间不存在产生不同观点的问题。对贵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我们非常高兴。我想，对我们取得成就，你们也同样感到高兴。

毛泽东：是的。

赫鲁晓夫：我将谈到我们双方突然出现的问题，那就是有关建立海军的问题。您说您一夜没有睡觉，当我收到这个消息后，我也一夜没有合眼。

毛泽东：我感到惊讶，因此没睡着觉。

赫鲁晓夫：这件事在任何时候与其他人都无关系，首先这件事与我有关，因为主要是我和尤金谈的这件事，然后苏共中央主席团给他下了指示。我们没有人有您和您的同志们所产生的那种理解。对共同舰队的想法，我们简直是一无所知。您了解我的观点，当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我就反对合营。在菠萝罐头工厂的所有权问题上，我就反对他像驴子一样的愚蠢行为。我现在强调这一点，即斯大林像驴子一样的愚蠢行为，是因为斯大林并非愚蠢到不能理解这一点。然而，那是他头脑硬化的开始。

毛泽东：我也经常引用这些例子，我一直说，是赫鲁晓夫取消了这个权力。

赫鲁晓夫：我是政治局中直言不讳地向斯大林讲不要就特许权问题向毛泽东发电报的成员之一，因为作为原则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当时还有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我现在已经同他们分道扬镳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不支持斯大林的这个建议。在斯大林去世后，我们立即提出取消合作社的问题。现在，我们在所有地方都没有任何形式的这种东西了。

毛泽东：过去还有两个半殖民地——新疆和东北。

赫鲁晓夫：那里不正常的状况也消除了。

毛泽东：按照中苏协议，那里还禁止第三国的公民居住。您也清除了这些半殖民地。

赫鲁晓夫：是的。因为它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

毛泽东：我完全同意。

赫鲁晓夫：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芬兰，我们也取消了军事基地。

毛泽东：旅顺口的基地也是您取消的。

赫鲁晓夫：不可能有其他做法。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样做尤为正确。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特权也只能带来损害。我们取消了在奥地利的合营公司，我们把它们卖给了奥地利政府。这一做法取得了成效。否则，那里将一直会有同奥地利政府产生不断冲突的根源。当我们接待奥地利代表团时，我们举行了友好的会谈。在早些时候，我们还不可能举行

这样的会谈。我们同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事实，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利的。

我们的方针极为明确。我们向前殖民地提供援助，在我们的条约中不存在损毁我们之间的关系，或包含侵犯我们援助的独立国家的单独条款。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就在于此。由于我们向前殖民地提供援助而不强加政治条件，我们就赢得了这些国家的人心。已经向叙利亚、埃及、印度、阿富汗和其他国家提供了这样的援助。最近我们同意与阿根廷签订协议。这将影响拉美人民的思想，特别是阿根廷人民的思想。我们同意向他们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石油工业设备。我们这一行动是针对美国的，这样南美洲就不会感到必须完全依赖美国，他们能够找到出路。

毛泽东：做得对。

赫鲁晓夫：你们怎么能认为，我们可能会用您同尤金会谈时所讲的那种方式对待你们？(开玩笑地)现在我要发起一场进攻了。

毛泽东：联合舰队是怎么回事？那么请解释一下。

赫鲁晓夫：谈这个问题使我感到不愉快，因为大使不在场。我给他指示，同他单独谈话，然后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谈这个问题。当我同他谈话时，我担心他误解我的意思，我就问他："你清楚这个问题了？"他说："清楚了。"但是在我看来，他没有告诉您我对他讲的核心的东西。

毛泽东：原来如此！

赫鲁晓夫：我是这样看的，他对问题的理解太远了，如同月亮离地球一样遥远。这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同尤金没有关系。

有关建立舰队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最终做出决定。我们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就一直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让库兹涅佐夫①海军元帅退休，让他退出现役，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他的海军建设10年计划，那么我们将既没有军舰，也没资金。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接到周恩来同志要求商谈援建海军的信件时，我们感到难以回答的原因。

毛泽东询问有关这一计划的费用问题。

赫鲁晓夫做了回答。

有人建议我们建造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其他大型舰艇。一艘航空母舰的造价非常昂贵，而建造港口以及舰队停泊的地点也同样花费很多。我们讨论了这个计划并否决了。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按照军事技术已经变化的形势，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来自海军学说的批评。

1956年，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召开了一次海军会议，伏罗希洛夫、米高扬、马林科夫、朱可夫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海军呈送了一份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海军的报告。听了这个报告后，真想用扫帚把他们都扫地出门，不仅是赶出海军，而且是赶出军队。

您可能还记得，当1954年10月我们从你们这里返回的时候，我们通过旅顺口绕道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到共青城。我们乘一艘巡洋舰进行航行，途中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演

① H.K.库兹涅佐夫，苏联海军元帅，曾任海军总司令。——编注

习。库兹涅佐夫元帅陪同我们。在演习中，我们的潜水艇和鱼雷艇攻击巡洋舰。鱼雷艇上没有一颗鱼雷击中巡洋舰。潜水艇只有一个击中目标。我们想，假如海军处于这样的备战状态，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能依靠自己的海军力量。这是我们采取审慎态度的起因。演习之后，我们命令库兹涅佐夫起草一份报告，并准备一个计划。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的计划没有被接受。他变得愤慨和无理起来，责问："什么时候中央才能对海军采取正确的立场?"将库兹涅佐夫赶出海军的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已经确立了正确的关系。

在斯大林时期，我们建造了许多巡洋舰。我在伦敦访问时甚至建议艾登买一艘巡洋舰。现在人们对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海军感到迷惑不解。您回想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什么大规模的海战吗？没有。海军不是无所作为就是被毁灭。美国和日本都是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日本是靠飞机给美国带来沉重打击的，美国同样是在飞机的帮助下击败了日本海军的。

问题是应该把钱投向什么地方。

当我们接到你们的信件时，我们开始考虑派军事人员到中国去；然而他们在海军建设方面还没有一致的观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三次了，最近一次决定给他们一个月的期限，让其呈交建议。在目前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海军？我们停止建造巡洋舰。炮塔已经建造完毕，但还是把他们扔进熔化炉。他们所含的金子还有价值。我们还有几艘在船坞建造的巡洋舰。在我们的总参谋部里分成两派：一些人说，将它们扔掉；其他一些人说，我们应当建成它们，然后停止建造。在我回去之后，我在这个问题上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海军人士也分为两派。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明确的观点：停止建造，钱就白白花掉；完成他们，将需要更多的开支。在战争中将不需要这些军舰。在去度假之前，马利诺夫斯基请求审议这个问题。在国防军事委员会上，我表示反对完成建造这些巡洋舰，但态度并不坚决。马利诺夫斯基劝我，我决定支持他。我们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会上，许多著名的元帅和将军明确表示反对停止建造。当时我们决定推迟对这一问题的表决，直到马利诺夫斯基休假回来，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到时我们将决定把它们扔进熔化炉。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军界将如何对你们解释呢？因而，我们对自己讲，我们必须同中国的负责同志一起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依靠军方，因为他们自己都缺乏明确的观点。我们想同你们一起讨论，在海军建设方面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例如，今天我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什么观点，或海军司令部司令有什么观点。如果我们派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那就不能说他所表达的观点是我们的，还是他自己的。因此，我们想同周恩来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同军人和文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不想强加我们的观点，将来也不会；在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海军这个问题上，你们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也是处于探索阶段。

由于火箭的存在，现在谁还需要火力有限的巡洋舰啊。我在伦敦时告诉艾登，他们的巡洋舰只不过是漂浮的钢铁棺材。

海军建设的问题非常复杂。军方会问：那么美国为什么继续建造海军？我相信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美国地处美洲，它准备在欧洲或亚洲发动战争。

他们需要海军进行运输和支援。否则他们就应该抛弃自己的政策,宣布门罗主义。

毛泽东转向邓小平,向他要同尤金会谈的记录。邓小平将会谈纪录递给毛泽东。

赫鲁晓夫:这就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因此,我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同尤金谈的,指示他告诉您这个情况。我问他一切问题是否清楚了,他的反应是肯定的。但他从来没有同海军打过交道,因此他不能准确地提出问题的关键。苏共中央过去从来没有打算,现在也不打算建立联合海军。

毛泽东(气愤地):我没有听到你说啥。你当时在莫斯科。只有一个俄国人同我谈,那就是尤金。因此我问你:你说向我“发动一场进攻”的根据是什么?

赫鲁晓夫:我并没有那样做。

毛泽东(发怒):那谁应该受到攻击,毛泽东还是尤金?

赫鲁晓夫:是不是我长时间的解释使您感到厌烦?

毛泽东:一点也不。你还没谈最主要的事呢。

赫鲁晓夫:至于我提到的那些原因,我们需要与你们的同志共同讨论需要什么样的海军这一问题,讨论海军的技术以及实战应用。我的确同尤金说过,毛泽东同志赞同我们协调行动,以防止战争。在 1954 年我们访问期间和您 1957 年在莫斯科期间,您都谈过这件事。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在这件事上采取过任何行动。因此,我指示尤金说明情况。对我们显而易见的是,应当建造潜艇和鱼雷艇,不是携带海基导弹,而是携带海空导弹,因为潜艇舰队的主要任务不是同敌人的海上舰队进行战斗,而是要摧毁它的港口和工业中心。我同尤金谈话就是根据这个思路。撤销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是不错的,我们不需要他们在那里;如果要在这些地区建造一些东西,那就应该建造规模中等的潜艇。既然是这样,我们应当在哪里建呢?在摩尔曼斯克地区,从那里不易突破美国的防线。在英格兰和冰岛,他们可以采取措施中途拦截我们。符拉迪沃斯托克比较好,那里有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掩护,但敌人也可以在那里监视我们潜艇的活动,打击我们。我对尤金说,中国有漫长的海岸,广阔的海疆,从那里易于同美国进行潜艇战。因此,同中国讨论如何利用这种可能性是有益的。更为特殊的是,在许多大河中的一条(黄河或其他河流),我们需要一个工厂生产较大批量的潜艇。我们相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去建立联合工厂或共同舰队。我们不需要类似于这样的任何东西。

毛泽东:尤金不止一次地讲到要建立共同舰队,他说黑海和波罗的海没有出海口,从摩尔曼斯克指挥海军不方便,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出路被日本封锁等等。他还指出,中国海岸线非常漫长。按照尤金的说法,由苏联来生产核潜艇。他的谈话归结起来就是,要建立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我们已经建造了自己的舰队,也可以使用它。这是一件可怕的武器。有一点可以肯定,使用它是困难的,但对敌人来说也不轻松。总的来说,战争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

毛泽东:我问尤金,谁将拥有这支舰队,中国人,苏联或者是共同拥有?我还强调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人需要把这支舰队作为自己的财富,任何其他形式的所有权都是不可能

的。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将向苏联提供一切。但是，尤金坚持舰队应该是共同的舰队。在第三次会谈中，刘少奇同志和我们的其他同志会见尤金。尤金在这一次会谈中重复了他先前讲过的话。我们的同志都反对共同舰队。他改变了方案，不谈“共同舰队”，开始谈“联合建造”。我们的同志同样批评这种说法，并说我们把联合建造视为共同拥有舰队。然后尤金开始谈论“共同努力”建造舰队。

赫鲁晓夫：这是我的过错，我不应该指示尤金来管这件事，来向您通报。但是我们没有想就这个问题给您写封信，我们想口头上告诉您。

毛泽东：我们是这样理解他的意思的，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援助，那么就必须建立一支首先对付美国的共同舰队。我们感到，赫鲁晓夫想，加上我们的同志也想，解决有关联合建设海军的问题，还想把越南也拉进来。

赫鲁晓夫：我说过，将来战争爆发时，我们需要广泛利用包括越南在内的海岸。

毛泽东：我也已经说过，假如战争爆发，苏联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俄国水兵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港口行动。

赫鲁晓夫：我不会说“俄国水兵”。如果战争爆发，共同努力是必需的。也许中国水兵要行动起来，也许需要联合努力。但是，关于什么领土问题或我们的基地问题，我没说过。

毛泽东：比如，如果在一支舰队中有100艘舰只，你我各自拥有的比例是多少？

赫鲁晓夫：舰队不能两个国家所有。舰队要有人指挥。当两个国家指挥时，就不可能进行战争。

毛泽东：那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您可以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会加以考虑，您可能说，我们反对这一点。如果你们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同样会反对的。

毛泽东：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所有的乌云都散去了。

赫鲁晓夫：本来就没有乌云。

毛泽东：但是我们一晚上都没有睡觉。结果，想睡觉也是徒劳的。

赫鲁晓夫：毛泽东同志怎么能够想象我们可能会强加这件事，完全背离党的原则？

毛泽东：我甚至告诉我的同志们，从原则的角度来说，我也不能理解这一建议，也许其中有误会。您取消了斯大林强加的错误的东西。我个人和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也许这个建议是苏联海军司令部的某个人提出的。您的顾问4次建议我们发电报请求援建舰队。他保证这种请求将会得到积极的答复。

赫鲁晓夫：应该扔掉这样的顾问。

毛泽东：顾问们没有提共同舰队的事。

赫鲁晓夫：无论如何他们是不对的。他们的职责就是让他们提出建议的时候才提出。

毛泽东：顾问们建议向苏联提出帮助。在此之后，周恩来提出请求，我们想，是带有火箭发射器的舰队。

赫鲁晓夫：没有指示尤金提出这种建议，只是指示他传达一个提议，共同讨论建造潜艇

舰队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指示尤金进行建造潜艇舰队的谈判？在党务上我们了解和信任尤金，但在核潜艇谈判的问题上，他是难以胜任的。

毛泽东：他说，我们应该派代表参加共同建立海军的谈判。我请他通报，我们不能进行这种谈判。

赫鲁晓夫：他基本上想做正确的阐述，但是他肯定误解了我们的指示，做了不正确的说明，结果使我们发现，彼此处在错误的相互关系上。

毛泽东：但是尤金说得很明确。当时安东诺夫也在场。现在是刺痛了谁的自尊心？

赫鲁晓夫：在我看来，是刺痛了您的自尊心。

毛泽东：那就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

赫鲁晓夫：同样也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你们怎么会误解我们的政策呢？

毛泽东：您的代表做出这样的阐述。我告诉他，我不同意这种提议，不会接受。我说："你在海上和空中进行战争，我将在陆地进行游击战。"

邓小平：问题起因于对中国和苏联海岸线的分析。尤金说中国有很好的海岸线，而苏联的海岸不好，因此需要共同舰队。然后毛主席就说，这是不是合作社？

毛泽东：合作社就包括两部分。

赫鲁晓夫：一切都非常清楚了。我讲一讲我的看法。我相信，中国同志将会更加尊敬我们。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团结起来。我们不会侵犯中国的主权，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基本态度。我相信你们同样遵循这一原则。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再担心了。

另外一个方案是——共同舰队。如果没有共同舰队，那就没有援助。

赫鲁晓夫：尤金这样说的么？

毛泽东：没有，他没有这样说。我是在转述他话的意思。

赫鲁晓夫：那是您的推断了！

毛泽东：那么第三个方案就是我们撤回请求，因为第二个方案不适合我们。即使一万年没有核潜艇舰队，我们也不会同意建立共同舰队的。没有它，我们也能活。

赫鲁晓夫：您在信中并未提到核潜艇舰队的事。

毛泽东：是的，我们是没有提。我们提出建立载有核武器的舰队的问题了。尤金谈到了核潜艇。

赫鲁晓夫：因此，我说，应该讨论建立什么样的舰队的问题。谁给您提出的建议，是戈尔什科夫①吗？我不能肯定他给我们提出了正确的建议。当他给您提出建议时，您将认为那是我们的建议。然后您将会弄清楚，并且说，他们提出的建议是错误的。

毛泽东：对我们来说，建造大规模的舰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谈到鱼雷快艇和携带导弹装置的潜艇。这是我们在信中说的。

---

① С. Г. 戈尔什科夫，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编注

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想谈完海军的事情，再谈电台的事。我认为，尤金对给其下达的这部分指示进行了不正确的说明。显然，他没有准确地表达这一问题并且说出了自己错误的理解。

毛泽东：但是当时有七八个人在场。我当时说那不是一种合作。当听说这一建议时，每个人都震惊得直喘气。因此，我一夜都没有睡觉。

赫鲁晓夫：我第二天晚上也没有睡着觉。我同意我也应该受到指责。是我提出倡议，我对尤金说明，他误解了我的意思，并作了错误的说明。尤金是个诚实的人，他非常崇敬中国和您本人。我们信任他，认为他不是有意曲解我们的意思的。他是苏共中央里的老实人，他为加深我们两国的友谊做了许多事情。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他错误地理解指示而产生误会的结果。我要说的是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我重复了两三遍，问他是不是一切都清楚了，因为我给他的指令，是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事情。我也给您带来了难以处理的问题。如果您发现问题已经超出了共产主义观点的界限，那么您就应该睡个好觉，告诉自己这是个误会，并试图重新澄清一下。(开玩笑地)您看，我在催促您了。

毛泽东：我说过，这也许是一场误会，我希望是误会。

赫鲁晓夫：您可以去睡觉了。

毛泽东：有好几次谈话都是讲共同舰队的，因此当时我发动了反击。现在您在反击我了。但是等一等，我还要再进攻您。

赫鲁晓夫：物理学中有一个定律，作用力会产生同样的反作用力。

毛泽东(执拗地)：我有我的道理。我当时就说过，我们可以给你们整个中国的海岸，但就是不同意搞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我们自己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上帝帮助我们来处理它。

毛泽东：这是第四个方案——给你们全部的海岸。第五个方案是——我习惯打游击战。

赫鲁晓夫：现在时代不同了。

毛泽东：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想一想，如果我们放弃了整个海岸线，我们只有到内地去了。

赫鲁晓夫(开玩笑地)：那好，让我们就海岸线做个交易，但最好还由各自保留自己的海岸，我们对自己的比较熟悉。

毛泽东：我同意将一直到越南的海岸都给您。

赫鲁晓夫：那么我们应该邀请胡志明。否则的话，他听到这个消息就会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合起来对付他。

毛泽东：按照第五个方案，旅大给你们，但是我们还有几个港口。

赫鲁晓夫：现在，您是否真的认为我们是红色帝国主义分子？

毛泽东：红色还是白色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什么关系。有一个人名叫斯大林，他占领了旅大，把新疆和东北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且还建立了4个合营公司。这些都是他干的好事。

赫鲁晓夫：您了解我的观点。但是在旅大港的问题上，我认为斯大林当时的决策是正

确的。蒋介石当时还统治中国,苏联军队占据旅大港和东北是有利于你们的。这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应当在人民中国取得胜利后,立即结束这种状况。对我来说好像是在1954年,当时我们提出从旅大撤军的问题,您表示出疑虑,认为此举是否明智,因为您认为苏军的存在是制约美国侵略行径的一个因素。我们请求您研究这个问题,您答应考虑。您经过考虑后同意我们的意见。

毛泽东:是的。

赫鲁晓夫:您当时说,政府中的一些民主人士提出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有利于中国。您讲过这件事吧?

毛泽东:是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斯大林在中国犯的错误不只如此,他还建立了两个半殖民地。

赫鲁晓夫:您过去为斯大林辩护,还批评我批判斯大林,而现在却颠倒过来了。

毛泽东:您在许多事情上批评斯大林。

赫鲁晓夫:我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也是这么讲的。

毛泽东:我过去经常说,有时也在莫斯科说,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要公正合理。我们只是反对毫无界限地进行批评。我们认为对斯大林是要三七开。

赫鲁晓夫:我认为要多一些。

毛泽东:不对。关键是他的一生,他所取得的成就。

赫鲁晓夫:是的。要说斯大林的成就,我们也是他的一部分。

毛泽东:这就公正了。

赫鲁晓夫:斯大林过去是,将来还是斯大林。我们批评他,特别是由于他年老所产生的错误和争斗。但是,当铁托批评他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现在开始20年以后,学校的孩子们只能在字典里查找谁是铁托,但是每个人都会知道斯大林的名字。字典里将会说,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者,他寻求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字典里也会说,斯大林是个战士,同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斗争,但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犯的主要错误,不是两个半殖民地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知道。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力,给蒋介石写了不少谦恭的信件,支持王明。

毛泽东:其他的事情更为重要。他的第一个错误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丢失了曾经拥有的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第二个错误是,当中国革命成熟的时候,他建议我们不要革命,并说,假如同蒋介石进行战争,就会有毁灭整个民族的危险。

赫鲁晓夫:那是错误的。一个民族并不能被毁灭。

毛泽东:但是斯大林的电报就是这样说的。因此我相信,两党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当我们的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怀疑它的性质,他认为中国是另外一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可能会这样认为。

毛泽东:当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他不想同我们签订友好条约,不想取消过去在国民党那

里得到的好处。我记得费德林和科瓦廖夫向我传达斯大林的建议，让我到苏联各地走走。但是我告诉他，我只有三件事情去做：吃饭、睡觉、拉屎。我到莫斯科来不是仅仅给斯大林祝寿的。因此我说，如果你们不想签订友好条约，那也只好这样。我就完成我的三项任务。去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在一次谈话中，布尔加宁在场，我听说当时斯大林对我们进行窃听。

赫鲁晓夫：是的，是我对他们这样说的。他对我们也进行窃听，他还偷听他自己。一次我同他一起度假的时候，他承认他不相信自己。他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人，我不相信自己。

毛泽东：建造什么样的舰队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不会按照库兹涅佐夫元帅的计划来建造一支舰队。

赫鲁晓夫：在舰队问题上，我们自己还没拿定主意。

毛泽东：我们只是想在建造潜艇、鱼雷艇和小型水面舰艇时得到帮助。

赫鲁晓夫：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有一支携带导弹的强大的潜艇舰队，鱼雷艇不是携带鱼雷，而是携带导弹。

毛泽东：这就是我们在信中所请求的。

赫鲁晓夫：我们认为，需要的是装备导弹的驱逐舰；认为，应该按照以军事用途使用商船的观点来建造商船。我们正在建造几艘装备导弹的潜艇。我们认为，还应当建造可以携带导弹的护卫舰、扫雷艇。最为重要的是，要建造携带导弹的飞机。我认为，你们首先需要这个东西，这样您可以从空中有更远的射程。我们首先需要海上防卫。旅大港的岸炮群用处不大，它的能力受到严重的限制。需要的是海岸导弹发射架以及可携带导弹的飞机，或者是机动的海岸防卫。这是我们采取的建造舰队的方针。

毛泽东：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赫鲁晓夫：我认为，首先需要发展携带导弹的飞机，潜艇舰队比较昂贵。借助于可携带导弹的飞机，可以将敌人拒之于远离我们海岸线的地方。

毛泽东：完全正确。我们在莫斯科已经谈过。

赫鲁晓夫：飞机具有更大的潜能。我们准备给中国我们已经拥有的飞机。图-16作为轰炸机已经失去其意义，但它们携带导弹进行海上战斗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也处在危机之中。军方一片混乱，因为对战斗机来说，已经出现了替代品——导弹。

毛泽东询问苏联、美国、英国导弹部队的情况以及它们的特性和类型。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这些问题给予回答。

赫鲁晓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使敌人害怕我们导弹的原因。我们给土耳其人写信说，只要用3—4枚导弹，土耳其就不复存在。10枚导弹足以扫平英格兰。在英国，他们进行辩论：一些人说，9枚导弹就可以摧毁英国；另外一些人说，不对，7—8枚就可以了。但没有人会怀疑，一旦爆发核战争，英国将会遭到毁灭。他们所争论的是需要多少枚导弹。当我们在苏伊士事件期间写信艾登和摩勒[①]时，他们立即停止了侵略。现在，由于我们拥有洲际导

① G.摩勒，时任法国总理。——编注

弹,我们同样可以卡住美国的咽喉。他们认为美国不在射程之内,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因此,我们必须使用这些工具避免战争。现在我们可以挽救伊拉克了。

毛泽东:在我看来,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进攻伊拉克了。

赫鲁晓夫:我认为75%是正确的。

毛泽东:大约是90%。

赫鲁晓夫:这是中国的方式。这里也是我们的“意见不一”。

毛泽东:他们害怕战争。

赫鲁晓夫:是的。他们非常害怕。特别是在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的革命激发了那里的人民,他们可能会重演伊拉克事件。

毛泽东:我们明天再讨论国际形势。我想海军的问题就解决了。

赫鲁晓夫:是的。双方不分胜负。

毛泽东:那就不存在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毛泽东:但是有3个苏联同志谈过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这里有4位苏联同志,我们都说没有共同舰队。

毛泽东: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这个问题并不存在,这是一个误会。

毛泽东:同意,把这一点记下来,不再谈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同意。把这一点写下来。过去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有问题。这是误解的结果,是尤金错误地说明问题的结果。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毛泽东:现在我不激动了。

赫鲁晓夫:我也是,让我们睡个好觉。

现在我想讲一下长波电台的问题。苏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出决定。我国军方的同志说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这样,当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来指挥在太平洋的苏联潜艇。我认为这些考虑是正确的。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同中国同志接触,以便建立这样的电台。如果中国同志同意我们通过贷款或其他一些方式参加电台的建造,那就更好了。这个电台是必需的。当你们拥有自己潜艇舰队时,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它。问题是如何利用。我认为这个电台不能有两个主人。因此,我们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这样你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台同你们的潜艇舰队保持联系。不谈所有权的问题。它应该属于中国。我只是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就其使用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你们也可以利用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千岛群岛和北部海岸的电台。如果你们不反对,我想我们军方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反对,我们也不再坚持。

毛泽东:可以建造这个电台。它应当归中国所有,由中国政府投资,我们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不是共同使用,仅仅是部分利用。对我们来说,只是在战时情况下和平时训练时才用到它。

毛泽东：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马利诺夫斯基在信中提出的方案。

赫鲁晓夫：我没有看到这封信，我们没有在中央讨论这件事。

毛泽东：这是另外一个合营。中国占有30%，苏联占有70%。我们给马利诺夫斯基答复的主要内容，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些。

赫鲁晓夫：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我不知道。显然，这是我们军方之间进行联系的结果，但这个联系结果并不成功。

毛泽东：马利诺夫斯基7月份的第二封来信，包含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条约草案。如果按第一封信中国还占30%，而在第二封信，整个所有权就都归苏联了。

赫鲁晓夫：我猜想，就我国军方而言，这是他们的好意。我们需要这个电台，但这是一个耗资不菲的计划。所以他们仅仅是想要进行帮助。但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政治和法律的一面。

毛泽东：我们以彭德怀的名义给予答复，在信中我们说，我们建造它，苏联可以使用。

赫鲁晓夫：军方告诉我，他们已经同中国同志达成了最后协议。

毛泽东：这里是全部的往来信件，您可以看。

赫鲁晓夫：我不必看了。如果这件事通过苏共中央，也许就不会允许出现这样愚蠢的行为，也许会由我们负担来建造，但是在苏共中央，我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希望我们出钱建造，那就算了吧。

毛泽东：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自己建造这个电台，可以共同使用。您同意吧？

赫鲁晓夫：你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电台。它会耗费许多钱。不要拒绝援助，不要让友谊干扰了工作。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共同分担负担。我们可以为电台建造提供贷款。你们可以偿还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不必偿还，因为你们也需要这个电台。

毛泽东：建造这个电台不需要任何贷款是可以的。

赫鲁晓夫：那是错误的，你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电台。

毛泽东：我们将来会需要的。

赫鲁晓夫：但是，首先是我们需要它。

邓小平：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建造，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也许是因为我们军方告诉我，中国人已经同意了，可是他们忽视了中文的细微差异。他们一直感到奇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看来整个协议似乎已经达成了。

毛泽东：我们同意自己建造，但是可以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我认为贷款还是需要的，我们可以提供援助。

毛泽东：如果你们坚持援助，那我们就不建这个电台了。

赫鲁晓夫：现在谈谈米高扬。我们对您的说法感到吃惊。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同米高扬同志有着可能是最为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应该怀疑他对中国有不忠实的行为，尽管有一些态度妨碍我们的友谊。他自己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事，我们也从未看到这类事情。他在你们党代会上的讲话，是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过的，当时并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建

议他把讲话给您看,采纳您的评论和意见是应做的事情。1954 年我在这里谈话的时候,我也是把我的讲话拿给您看,征求您的意见。

毛泽东:我们欢迎您的讲话,是因为它反映了平等的精神。米高扬同志的讲话也不是很坏,好的与不恰当的比例是 9∶1。讲话的腔调有一些像是说教。会议的一些代表表示出不满,但是我们也是非常委婉地告诉米高扬同志这一点。当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延续的时候,这是一条毫无疑义的真理。但许多事情不能由中国人自己说。米高扬讲话中的有些东西,就类似于老子同儿子的关系。

赫鲁晓夫:我最近没有重新读这些讲话,但是我记得我告诉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讲国际问题。也许他没有这样做,但是米高扬作了一些解释,我也表示同意。如果其中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情况,不能只归咎于他。我们都忽视了这些问题。

现在谈谈在西柏坡期间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

毛泽东:他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只是他的举止有些傲慢,好像他是一位监察官。

赫鲁晓夫:我感到惊讶。

毛泽东:我也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就像老子对儿子讲话。

赫鲁晓夫:对此,我很难解释。您如果告诉米高扬,他知道如何倾听,如何注意以及如何得出结论。

毛泽东:他是一位好同志,我们将邀请他到我们这来看看。

赫鲁晓夫:他现在正在度假。

毛泽东:我们欢迎他在任何时候到中国来。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他,我们在他的讲话中找到了不恰当的东西。

赫鲁晓夫:他当时到中国来,是斯大林的指令。斯大林要求他每天都向他汇报,指示他观察您身边的每一件事,看看您身边有没有间谍。按照他的方式,按照斯大林的方式,斯大林的动机是好的。当时斯大林坚持逮捕两名美国人,你们就逮捕了他们。斯大林去世后,米高扬说他们是无辜的,我们就此写信给你们,你们就释放了他们。您应该想到,米高扬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他不愿意做的,是斯大林想做的事。比如,斯特朗被驱逐出莫斯科,后来又恢复了她的名誉。我相信斯大林这样做是阻止她到中国来,因为他认为斯特朗是个间谍。现在斯特朗要访问中国和苏联,我们不会反对,尽管她写了一些有关斯大林的愚蠢的文章,你们的报纸也发表了这些文章。

毛泽东:我没有读这些报纸,但人们谈论过这些事。

赫鲁晓夫:我读过,并听说那是资产阶级的报纸。

毛泽东:是的,这个报纸当时控制在右派手中。

赫鲁晓夫:文章是直接反对苏联的,我们甚至当时想就此事写信给你们,假如它是一份资产阶级的报纸,我们决定不值得写信了。

毛泽东:报纸属于右派分子,现在由我们控制。

赫鲁晓夫:对此我们没有问题了,但斯特朗是错的。

毛泽东：报纸的方向是错误的，现在局势已经得到纠正。

赫鲁晓夫：这是你们的事。我们也认为报纸的方向是错误的。我认为米高扬的事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他是一个好同志，但是在我们对他的态度上，对他的批评仅占十分之一。我们欢迎他到中国来。

赫鲁晓夫：在政治局里，对我们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党关系，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都为你们的成就感到高兴，仿佛那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认为你们也这样对待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怀疑。

现在谈专家的事。我相信他们就像健康肌体上的脓包。

毛泽东：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赫鲁晓夫：我们派给你们许多专家，谁能保证他们提出的建议100%正确？

毛泽东：超过90%都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我们派给你们的专家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非常精通，但是他们不会处理政治问题。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详细了解我们的关系。如果有人懂得这些，那么他就不熟悉自己的专长。所以我们写信给您，要求全部撤回这些专家。然后你们可以派人到我们那里学习。

毛泽东：应该利用这两种方式。

赫鲁晓夫：但是，我们有不平等的条件。我们那里没有你们的人，所以不会做蠢事，这方面您可以保证。

毛泽东：我们并没有要求您做出保证。

赫鲁晓夫：但是你们把我们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我们派他们来，他们做了蠢事，我还是得道歉。

毛泽东：你不必道歉。我们可以解决这件事。

赫鲁晓夫：好像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

毛泽东：我的话只涉及个别几个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赫鲁晓夫：不全是。一些人不是共产党员，一些人被我们开除出党，即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不出蠢事。

毛泽东：对中国而言也是一样。

赫鲁晓夫：我们可不拿这个只是针对俄国人的愚蠢的专利证书。这种国家关系的状况会伤害到双方。但是对我们而言情况是不平等的。你们可以抱怨我们的专家所做的蠢事，而我们却没有你们的专家。因此，结果只能是我们做傻事。

毛泽东：历史会对此承担责任的。

赫鲁晓夫：可是要我们对此负责吗？

毛泽东：因为你们是最先完成革命的。

赫鲁晓夫：这就是我们的过错吗？

毛泽东：因此，你们不得不派专家。将来还得向伦敦和其他地方派出专家。

赫鲁晓夫：那时我们将一起承担责任并做蠢事，这样就一家一半了。

毛泽东：我们只是批评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顾问，并没有说经济领域。

赫鲁晓夫：我们中的所有人都会犯错误，你们也不会没有错误。没有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

毛泽东：只是一些小的错误。即使他们有时提出的不恰当的建议，或者为建设提出的不合适的看法，也不要紧。

赫鲁晓夫：你们为什么在国家安全领域需要顾问？难道你们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毛泽东：就军事顾问而言，我们这里说的主要是个别一些人，特别是经常调换顾问也不与我们商量。这方面的错误也不是很多。

赫鲁晓夫：我们不知道谁为你们工作以及谁替换了谁。我们不能对此承担责任，不能控制这种情况。

毛泽东：这不是您的错。想必是国家安全和军事部门的过失。

赫鲁晓夫：但是，您为什么还需要军事顾问？您赢得了那样一场战争，具有那样丰富的经验。他们对您有什么用处？我们的顾问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我们需要技术顾问。

赫鲁晓夫：到苏联来学习嘛。

毛泽东：我们也采取这种形式，派人到你那里去，但是，有一部分专家到我这里来，也是有用的。

我谈的只是个别人的事，不是谈论要撤走所有的专家。

赫鲁晓夫：我们建议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你们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指责，我们感到非常担忧。我们不希望引起您的不安。

毛泽东：我同意您的看法。对这个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还可以谈。我们可能会让绝大多数顾问留下。有一些我们不需要。我们会给您提供名单。

赫鲁晓夫：我们想要一份全部顾问的名单，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因为今天有一个人做了蠢事，明天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

毛泽东：我们要求留下他们，而您要带走顾问。

赫鲁晓夫：没有你们，我们做不成任何事情。

毛泽东：我们的工作人员与你们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的国籍。

赫鲁晓夫：我同意这是暂时的差异，主要是共产主义的纽带。

毛泽东：是的，甚至在一国之内还有矛盾呢。例如，我们北方的工作人员，在南方就不那么受欢迎。

赫鲁晓夫：我听说，您在一次同尤金的谈话中提到，我们的一位专家建议，在桥梁建筑上使用自由沉箱的方法，他的这种方法在我国并没有市场。我告诉你们，不要支持他。卡冈诺维奇，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专家呢？我问他，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你？他说，这种方法并不是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新东西恰恰是新的，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

我已经讲了我想说的一切，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可以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经常用湿布擦去灰尘。我们也应该经常见面，这样就不会积累过多的灰尘。

毛泽东：完全正确。

赫鲁晓夫：因此，当您建议举行会谈时，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起初我们答复我不能来，因为我们认为在纽约有个会议。但是当我们收到西方人的答复时，他们显然对此拖拖拉拉。于是我们立即到您这里来。这是一次最好的会谈，有效而令人愉快。

毛泽东：我们能举行这次会谈非常好，我们不应该对问题置之不理。我建议，会谈和讨论不设任何议程，即便是有什么问题提出，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总能找到谈论的话题。还有国际形势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开始着手：一些国家的局势；你们可以向我们通报一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对其他国家局势的看法。但是，“合作社”的问题来得很突然，它完全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是，因为这件事，我睡不着觉，同尤金争吵，也不让你睡觉。但是，我们起码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至于米高扬，他是一个好同志。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很好。我们是在个别问题上对他有些不满，假如他很好地接受，那当然好；如果他不接受，那是他自己的事了。但是，我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划一条线。至于顾问，我们现在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告诉尤金和您的同志们，这些顾问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出色。我们经常就如何同这些苏联顾问交往，向地方党政机关下达指示。我们强调，需要同他们保持团结；我们指出，他们来帮助我们，他们中间99.9%，也许是更多的人，在中国已经工作了七八年，他们都是好人。只有少数一些人不去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比如，彼得鲁舍夫斯基工作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错，而不是他手下人的错。

赫鲁晓夫：要知道，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

毛泽东：我也是。我从未见过彼得鲁舍夫斯基。现在这个工作组有个好领导人，杜鲁方诺夫。

赫鲁晓夫：我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就认识他。他是一位不错的将军。

毛泽东：我们非常珍视他。在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些顾问我们就不需要了。

赫鲁晓夫：你们应该派自己的顾问，这是一个内政问题。

毛泽东：一个人甚至被派到最重要的军队政治机关，可我们没有请他来。

赫鲁晓夫：你们应当向大使提出这个问题，他会立即被撤回的。

毛泽东：我想划一条明确的界限。绝大多数是好，我们只是批评他们中的个别人。

赫鲁晓夫：那谁对这条线外的人负责呢？是赫鲁晓夫，而不是毛泽东。这就不公平，你们处在更为有利的地位。

毛泽东：您的确想全部撤回他们？

赫鲁晓夫：不。我们只是建议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相信，这些干部不仅仅是我们的资本，也是共产主义政党的共同财富。我们必须使用他们，推翻资本主义。

毛泽东:我们没有提出顾问的问题。也许,我们提出一些顾问工作中的缺点这个问题不对了?

赫鲁晓夫:恰恰相反。您说的这个问题很好。否则就不是同志式的了。明明有问题,你们却避而不谈。

毛泽东: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例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我们有意识对此避而不谈。当苏联的军事顾问从波兰撤回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没有提出。我们提出批评的只是极少数人,特别是调任他们的方式。

赫鲁晓夫:你们做得很英明。我让你们自己来决定这件事。昨天需要顾问,今天不需要。确实,你们不想让俄国人带着尿布同中国人走在一起。情况不会永远是这样。你们却忍受了这种艰难行进的道路。

毛泽东:我只是谈论极少一些人。例如,军事科学方面的一个顾问,指示中国教授把研究重点仅仅放在如何利用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上。

赫鲁晓夫:这个人简直是个香肠,灌的什么,就倒什么。

毛泽东:也许,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

赫鲁晓夫:那就对了。听取他们建议中正确的东西,让他们工作。

毛泽东:对。让他们工作,但是要按照稍微不同的方式。您能待到明天吗?

赫鲁晓夫:您想急急忙忙就把我们送回去吗?

毛泽东:不。只要您愿意,您可以一直待下去。有关我们下一次会谈的时间,我们之间可能有些矛盾。您白天工作,我白天睡觉。可以在下午4点钟以后谈。

赫鲁晓夫:对,这是一个矛盾,但不是冲突。

毛泽东: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赫鲁晓夫: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这方面准备派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同志参加公报的起草。

毛泽东:我们这方面是王稼祥同志和胡乔木同志。我们应该吓一吓帝国主义者,他们会被吓着。

赫鲁晓夫:这是正确的。也许,这就是斯大林为什么不同你们签订条约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对中国的进攻是可能的,他不想卷入其中。我们可以帮助一点,但不能大规模地卷入。但是,有关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例如,我们同阿尔巴尼亚没有条约。在讨论华沙条约问题的时候,莫洛托夫建议排除阿尔巴尼亚。我问莫洛托夫,为什么不能包括阿尔巴尼亚。他回答说,我们会为它而战吗?但是,如果我们不防卫一个国家,那么不经过战斗就可以占领它。

毛泽东:对。这是一个坚强而理智的国家。应该给它援助。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当时还反对将民主德国纳入其中。我相信,我们应当讨论加强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它需要一支舰队。我们可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援助它——合作或者是其他一些形式,我们将同恩维尔·霍查探讨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许某种形式

的合作是必要的。请不要为此责备我们。

毛泽东：是的。同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的合作是必要的，但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合作几乎不可能。你们在那里有驻军吗？

赫鲁晓夫：没有。仅在波兰和匈牙利有驻军。当我访问匈牙利时，我向卡达尔提出撤出军队。他不赞成，仅同意削减一个师。他们在沿着奥地利边界部署我们的军队，但是奥地利人并没有威胁我们。我相信，匈牙利的局势非常好，卡达尔是个好人。

毛泽东：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合作。您看，有多少军事基地，像钉子一样布满我们周围，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越南、马来亚等。

赫鲁晓夫：是的。在欧洲又有多少？到处都是基地。

好在我们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建造了火箭。

毛泽东：由于你们的火箭，我们还都活着。

赫鲁晓夫：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人们这样说并不夸张。它威慑着敌人。

我相信，民主德国的局势是好的。

毛泽东：我也这么看。董必武同志也是这样总结那里的情况的。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在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会见了他。

会谈到此结束。

会谈记录：费德林和 A. 费列文

АПРФ, ф. 52, оп. 1, д. 498, л. 44 - 47

№20419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对中东和国际局势的讨论

(1958 年 8 月 1 日)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谈

8 月 1 日于中南海

参加人：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等同志[①]；毛泽

① 中方关于这次会谈苏方出席人员的记录中还有费德林。——编注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彭真、邓小平、陈云、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①

会谈开始前,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简短地回顾了一下上次的会谈。

毛泽东:在1954年,你们向我们要中国人,后来又不要了。

赫鲁晓夫:是的,是要过,但之后不要了,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并不是不足,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组织劳动。现在我们的劳动力甚至还有富余。

毛泽东:也许,我那时有些让你们失望了,中国人很难被同化。在美洲和南洋的华侨,他们死了,还要把尸体运回中国,埋在家乡。不过,如果你们要人的话,我们可以给你1亿人。但如果他们留在苏联,那么将会很好地组成一个团体。

赫鲁晓夫:在我们西伯利亚地区有中国工人在工作。他们工作了3年并回到了中国,现在这些人又全部返回了苏联。

毛泽东:我讲的是历史。现在社会主义变革后,人们就改变了。

赫鲁晓夫:很多中国人甚至在我们那里结了婚。斯大林从前不允许结婚。

话题转到了国际形势问题上。

毛泽东:今天我们组织召开一个扩大会议,我想提出国际形势、工作方法和我们两党关系的问题。马列主义是我们两党的基础。但无论是在我们两个党还是两个民族之间,历史是不同的。虽然很小,但还是有差异。当然,在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两党有着共同观点。甚至在民族、政党和国家消亡了,小的差异还是存在的。在座的所有中国人之间都有差异。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但正因为他们争论、打架,所以他们成为了朋友。不要担心我们和你们打架。

赫鲁晓夫:看样子我得准备打仗啰,但今天这个力量对比不利于我们。(笑声)

毛泽东:但你们的国防部长在这儿呢。

赫鲁晓夫:可你们的林彪也在这儿呀。

毛泽东:想跟你交换一下对国际局势方面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正在遭遇很多困难。看上去他们很强,但好像古代中国的一个"三板斧"英雄。他只能打击三下,之后就失去了所有力量。我们说这完全合理,希特勒只砍了三板斧,蒋介石也砍了几板斧,美国和日本也就在最初厉害点。

赫鲁晓夫:别攻击日本。在我们这里有个日本人——费德林,他将是苏联和中国在日本的代表。

毛泽东:好,我们将给他颁发国书,任命他为驻外使节。

美国人试图在朝鲜尝试自己的力量。他们到处调兵,总没调到,始终是7个师,从欧洲和本国都没调到,他们的人口少。而且士兵很多都娇生惯养。他们在战壕里吃巧克力糖,喝

① 在关于这次会谈的中文记录中,有关中方出席人员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胡乔木、杨尚昆。——编注

牛奶。但是，还是不能小视美国的战斗力的。

至于英国就更不行了，他的力量很弱，共有5万—6万军队。①但它的主力有四部分：在中东有6万人，西德5万人，在本国和新加坡大约各有1.2万人。其余军队分散在世界各地。好像主要集中在中东和德国。在新加坡和英国本土(包括爱尔兰在内)很少，主力在中间，两头很少。

美国的军队主要由三四部分组成，即美国、欧洲和太平洋。还有一小部分在黎巴嫩。据我们所知，在美国一共有19个陆军师。战争刚一打起来美国就会十分惊慌。从英国传来消息，因为英国军队很少，新加坡和远东又都完全暴露在外。只在西德剩下5万后备军队。现在美国人打算从黎巴嫩撤军，把约旦的英国人丢下，吊在梁上。

在黎巴嫩的空军是针对苏联的。西方对土耳其寄予厚望。在那里有12个步兵师和几个骑兵师。土耳其的陆军比英国强大。但是土耳其很慌张。将一部分土耳其部队用来防范保加利亚，一部分防范阿尔巴尼亚。还有一部分用来防范叙利亚和伊拉克。

英国、美国和法国还没有承认伊拉克，但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联邦德国、意大利、希腊和日本已经承认了。

赫鲁晓夫：我们应该彼此祝贺。

毛泽东：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聚会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过几次战争，首先是朝鲜战争和中东事件。这次的中东事件很好。从前我们什么时候能像这样揭穿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没有参加军事行动，高唱自由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人家打了2年它才来。二战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人自己越来越积极行动了。他们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在朝鲜和黎巴嫩的行动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朝鲜他们好像是反对侵略者，在世界人民的眼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好像是安全的保卫者，因为是金日成先发动的进攻。

赫鲁晓夫(开玩笑地)：我们不知道是谁先开的枪，中国人应该知道，周恩来知道。

周恩来：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苏联同志也知道。

毛泽东：他们不知道，但美国人知道。那时候美国人很难抓，现在已容易抓了。在中东谁也不招惹他们。但他们却宣称，在黎巴嫩和约旦有间接的侵略者。没有进行动员，他们便将自己欧洲、地中海、非洲和太平洋的部队投入了战备状态。而且这一切作战准备都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报纸和广播中大肆宣传，调动了哪些军队，将其调到了何处。但是之后，又下达秘密指示，从6月15日起不准许部队之间使用无线电波进行公开联络。从6月29日起，北约地区、地中海和太平洋西部地区除外，其他地区命令取消，无线电联系重新开始。在这些国家和东太平洋地区军事准备情况非常好。

他们到处吹嘘的这次行动调集了多少部队呢？一共1.2万人。他们的部队现在部署在三个地方——黎巴嫩、第六舰队的军舰上和土耳其的一部分。共有1个营由太平洋地区被

---

① 此处俄国档案的记录与中方的记录有差别。据中方的档案，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共有65万军队。"——编注

派出,途经新加坡现在已经到了印度。看来,他们只能以营为单位进行运送部队。虽然宣布在美国的4个师将被调走,但目前他们显然还在美国呢。

在西方,人们经常称美国为山姆大叔,苏联是熊,法国是姑娘。我看有点像。美国极力表现出强大,实际上它已经未老先衰,一共才170多年。资产阶级已经衰落了。除蒋介石和李承晚外,还有谁像美国资产阶级那样还害怕,那样惊慌?尽管他们表面好像很强大,尽管在那里共产主义政党的力量还很薄弱。麦卡锡主义、非美调查委员会等就是证明。美国比英国、德国、意大利都害怕。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很强大。但那里的资产阶级并未表现出特别的恐惧。

这次美国在中东完全惊慌失措了。尽管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相信他们的第六舰队还能在黎巴嫩海岸停留一个月。你们的报纸上说,美国的军舰停留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想插手中东事务。我看,这完全正确。否则伊拉克事件刚爆发,他们一天都不想等,就决定立刻采取行动。伊拉克革命发生在早晨三四点钟,而艾森豪威尔在当天就讨论这个问题了,并且得出结论:如果不向那里派遣军队,那么就会失去整个中东。

赫鲁晓夫:他们想的是对的。

毛泽东:他们急躁不安。他们很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决定做个样子,表现出强硬,并好像要进行战争。实际上他们只集结了1.2万人的部队,企图吞下伊拉克,然后拿下整个中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来了一场暴风,掀起了反美浪潮。

我们在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大使在自己的报告中表示出不满。这些国家在最近的事件中表现得比苏伊士运河危机更谨慎、更沉稳。我不同意这种评价。实际上北欧4国家、荷兰、加拿大和卢森堡都表示反对美国的侵略。支持美国的有:英国、黎巴嫩——更确切地说是黎巴嫩的一个总统、约旦的国王、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共7个国家,包括美国。而承认伊拉克的,首先是巴格达条约的参加国。世界上有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在伦敦召开了巴格达条约国会议,本来是讨论侵略伊拉克的问题,但结果是承认了伊拉克。杜勒斯去了德国,企图向西德政府施压,但他刚离开,德国便承认了伊拉克。

赫鲁晓夫:西德在伊拉克有重大利益。

毛泽东:美国是最不民主的国家,最独裁的国家。在自己的行动中,除与英国商量外,没有同任何国家商量。但英国并未紧跟美国,他们的军队进入约旦迟到了。我想,英国会很高兴,在这件事上让美国领先了。如果美国人从那里撤军,英国在约旦就会很难受。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你给戴高乐的信,并注意到,法国宣布将派军舰到黎巴嫩。他们否认这是显示力量,并让人们相信,他们的军舰派到那里是为了检查法国人在那里生活得如何。好像为此就应该派2艘军舰。我认为,法国人是想介入此事,而美国不让它参与。在宣扬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时候,杜勒斯说,他认为在中东行动最好不让英、法参加,他们的名声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时已经搞臭了。在这次美国人只打算让英国参加。而法国人则被拒绝了,走开了。因此,戴高乐不得不改变口气。

美国军队暂时还没有从黎巴嫩撤离。那里进行总统选举并已经出现传言,说美国人要

从黎巴嫩撤军，可英国人对此表现出不安了，因此美国人说，他们将后勤部队留在黎巴嫩，为英国人提供后勤保障。

赫鲁晓夫：那是谁说的？

毛泽东：新闻就这么报道的。

我想，美国打算从那里撤离，这种传闻是可信的。显然，即使不召开政府首脑会议，也要召集安理会，再不行还有联合国特别会议。从前并没有期待这个会议，尽管是苏联首先提出召开会议的这种倡议。我不知道我的情报准不准，但美国对召开联合国特别会议的立场，好像并不积极。是什么让他们推延会议呢？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拖延一下时间。因为他们想先撤兵，哪怕是只从黎巴嫩撤一半，那么他们的威望也会有所提升。那时他们将会说："我们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缓和局势，而不是打算进攻伊拉克。"如今黎巴嫩已经选出了总统，而且哈马尔舍尔德在那里的观察团也在扩大。

赫鲁晓夫：这就是说，美国赞成伊拉克的方式。我们同意让他们参与进来。

毛泽东：我想，黎巴嫩将沿着自己的道路行进，而不是按照美国的道路。谢哈布①在那里当选了总统，他是一个基督徒，而在那里应该是一个穆斯林教徒。我记得，在黎巴嫩的反美力量中，有许多是中间派的力量。这样，如果夏蒙②是个明显亲美分子，那么谢哈布则持中间立场。为什么黎巴嫩不能走自己的道路？美国人在黎巴嫩已经暴露了。黎巴嫩的民族革命并未受到损失，现在国家已经分裂为亲美和反美两派。这就是美国人做的好事。我们很感兴趣的是，英国的 6 万军队在约旦将怎么办？英国人比谁都疯狂。

现在他们又像从前的那种倾向，只要英国利益受到损害，英国就会拿起武器。像苏伊士运河事件，英国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甚至没有同自己的同盟军——美国商量。

赫鲁晓夫：不，他们商量了。

毛泽东：商量了，但没商量好。

赫鲁晓夫：这里问题很复杂，可能他们就分配角色的问题商量好了，为了不让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占优势，而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将反对派力量吸引到美国一边。

毛泽东：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美国不希望与英、法一起来搞艾森豪威尔主义，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出现了碰撞。

赫鲁晓夫：对，有这方面原因。英、法是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者，当美国与英、法搞在一起的时候，阿拉伯人民就会了解事情真相。这就损害了艾森豪威尔主义。

毛泽东：对，那次英、法两国很尴尬，因此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事件的发展就像个台阶一样，美国站在第一级上，英国站在第二级上，随后法国也被牵扯进来，但最后还是没有让它参加。疯子到了一定的时候，是最愚蠢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后果，尽管他们担心人们将其当作侵略者，而全世界都说他们是侵略者。但是如果将这个问题提交联合

---

① 谢哈布，时任黎巴嫩陆军总司令，在 1958 年 7 月底的大选中当选总统。——编注
② 夏蒙，时任黎巴嫩总统，在 1958 年 7 月底的大选中下台。——编注

国进行表决,就可以给一些国家施加压力,多搞些赞成自己的票,像加拿大、日本。这显然是由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阶级属性而造成的。赞成他们的,毫无疑问,“我们的朋友”蒋介石和前伊拉克代表将会投赞成票。剩下的一些赞成票将是其他一些被说服的代表。

从前任何时候,朝鲜战争除外,美国人都没有遭受过大的损失,并且始终扮演卫士的角色。美国没有考虑到这次他们被揭穿。刚抓住一个稻草,美国人抓住了日本的提案。① 美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交部表示感谢,这并非什么新闻。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人向日本作揖。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赫鲁晓夫:显然,日本是根据美国的意图提出的。因此美国人由于日本的关键性行动而感谢他。日本的提案为美国人挽回了面子,并且使美国的军队可以不经过讨论就撤出。也就是说,美国的意见是被日本人提出来的。

毛泽东:这说明,美国的力量有限,困难甚多。最大的困难是,世界舆论不在美国方面。这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他们的困难多,占的地方大,人口少,一共 1.7 亿,他们的兵力共 260 万。其中步兵 80 万,也就是说步兵、海军、空军各占 1/3 左右。我同意你的意见:美国的海军是为了吓唬人的,空军有些用。在美国大部分是后勤部队。在第一线可以活动的有 19 个师,不到 30 万人。

马利诺夫斯基:从前 1 个师有 1.7 万人,现在实行五单位原子师制,减少至每个师有 1.2 万人。

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刚从德国休假回来,他得到的情报是最新的。

毛泽东:美国把驻西德的第 24 师的一部分海军陆战队调到黎巴嫩去了。

赫鲁晓夫:所以才破坏了奥地利的领空。

毛泽东:美国这次彻底露馅了。依我看,美国不想在伊拉克和黎巴嫩发动战争。这个问题我们同美国是协调一致的。这是我们的路线。

赫鲁晓夫:杜勒斯是我们的代表,同傻瓜打交道要好于同聪明人打交道。

毛泽东:我不开玩笑,这人的确不错,对我们有利。

赫鲁晓夫:在日内瓦,我们在一起喝过酒。

毛泽东:但那时很猜忌艾登。

赫鲁晓夫:艾登这个人是西方政治家中最聪明的。

毛泽东:现在艾登做了蠢事。

赫鲁晓夫:是的,走进了死胡同。

毛泽东:麦克米伦的处境还好些,他还没有走进死胡同,但是也接近了。

赫鲁晓夫:是的,损失还在最小的程度。在召开大国首脑会议的问题上,他会采取拖的态度,现在不想召开,因为现在召开的话,其结果只能对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有利。要开

---

① 7 月 19 日日本岸信介政府提出的关于解决黎巴嫩危机的提案说:鉴于美国政府表示它是“应黎巴嫩政府的要求”而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去的,联合国观察团继续目前的活动是适当的;日本的提案主张加强这个观察团,以便造成使美国部队能够“迅速地撤退”的局势。——编注

成的话，也是在英国大选的前夕，这对麦克米伦有利，迎合英国舆论界的要求，可以争取大部分选票。在大选中，保守派可能得胜。

毛泽东：是否有召开会议的可能？

赫鲁晓夫：是的，但会稍晚些。英国议会大选前。麦克米伦感兴趣的是为了在社会舆论面前表现出像一个同俄罗斯调和者。并且那时候保守分子得到多数票。

毛泽东：你对戴高乐这个人怎么看？

赫鲁晓夫：是个坏人，半个法西斯。

毛泽东：难道比摩勒还坏？

赫鲁晓夫：一样坏。

毛泽东：依我看，他好一些，因为他与美国和英国存在分歧。

赫鲁晓夫：对，在国际政治中，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对我们而言，戴高乐比摩勒对我们有利。在国内，他代表最反动的势力。

毛泽东：应该说，最反动的势力。难道从前在国内反动势力还少吗？

赫鲁晓夫：摩勒是社会党人。他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听群众和工人的意见。而戴高乐是自由党人。他依靠军队和大资产阶级。戴高乐实行更厚颜无耻的政策。

毛泽东：这是正确的。你看戴高乐能否继续当选？

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力量对比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法共正在动员工人阶级说：我们不接受。能否推翻，决定于这一点。人民不接受，有可能被推翻。但也有可能搞军事冒险。目前法国的阶级斗争最尖锐。

毛泽东：我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第一，法共要坚决反对戴高乐，但是从长远来看，戴高乐执政有好处。人民对他有幻想嘛。他下台，谁来代替他？还不是那些寿命只有几个月的政府。这样，人民还会想他，他还会上台的。他上台最多也只能搞三五年嘛。法共自由惯了，让它锻炼一下。让毒素放出来。

赫鲁晓夫：我们应该考虑到戴高乐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并在自己政策中加以利用。

毛泽东：我们既反对戴高乐，又赞成戴高乐。我们的《人民日报》发表过批评戴高乐的文章，《真理报》也发表了批评他的文章。

赫鲁晓夫：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真理报》是党的一个工具。

我们甚至有误会。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对我们没有严厉批判戴高乐表示不满。

毛泽东：可以对他们说：戴高乐越反动越好。

赫鲁晓夫：我们向他们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出头评论会使局势复杂化；同时，我们公开反对戴高乐，而法共也在反他，敌人就可能污蔑法共是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戴高乐上台是不可避免的，在国际上对我们有利，不是对英、美有利。法共政治局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报纸登了杜克洛①、多列士的文章，使苏共党员和舆论界正确了解这个问

---

① J.杜克洛，时任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编注

题。我们问了法共政治局：你们需要什么帮助？他们说，他们同意我们的做法。

毛泽东：我想补充一点。从国内局势来看，戴高乐执政也有利。要准备人民否决不了，怎样向工人解释。这次否决了，他还会上台的。

赫鲁晓夫：法共讲，在国内它可以控制，但在阿尔及利亚它无法控制。戴高乐上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现象。

毛泽东：希特勒上台也是必然的现象。它是一股毒气嘛。乍一看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欧洲8个国家的解放，应该感谢希特勒。如果不是希特勒上台，怎能搞出易北河以东这样一大片地区？当然，你们的牺牲很大。我在接见日本代表团的时候，他们常向我讲，"日本侵略了你们，我们觉得很惭愧，很对不起"。我说，日本侵略了我们，我们要表示感谢，没有你们的侵略，我们就不能进北京，你们走了，我们才来了。这一点没有公开登报，但在我的文章里写过，日本人做了好事。

赫鲁晓夫：历史是正确的。

毛泽东：可能，全体法国人民都很难理解，但需要让法国工人和共产党不要害怕戴高乐上台。对人民来说，困难只是暂时的会。

赫鲁晓夫：是的，一方面精神上做准备，但同时大力动员群众反抗戴高乐。

毛泽东：当党遭到失败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灰心。

赫鲁晓夫：同意你的这些分析。我记得，在莫斯科周恩来与胡志明同我讨论越南问题的时候，胡志明认为，法国人要将他打败了，请求向朝鲜战争那样派遣自愿军。那时，周恩来同志说还是不派志愿军好，我们当时商妥不把这个决定告诉给胡志明。我们实际上是搞了一个反对胡老的阴谋。(笑声)和这一样，我看还是不告诉法共好，免得影响他们的斗志。

毛泽东：有些同志有时在假象的后面分不清事物的实质。例如，胡志明同志，在奠边府拿下来以前，没有看透法国的软弱。

周恩来：是的，我想起来，我们在莫斯科是如何商谈妥的。法国人后来在日内瓦做出了很大让步，向胡志明让出的领土比我们设定的大。这也体现出他们实力较弱。我们为此要感谢孟戴斯-弗朗斯。

毛泽东：在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时候谁预见到，从易北河到千岛群岛，到朝鲜的三八线，再到越南会出现社会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这样一说，你是想给希特勒立一个纪念碑吧？(笑声)

毛泽东：是啊！应该给希特勒、蒋介石、日本天皇立纪念碑。我们有两个老师，一个是马列主义理论，一个是法西斯主义。当这两个老师教育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变聪明了。需要两个老师教育。对我们中国来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日本人，我们就不能教育中国人民。

谁想到会出现吴努、苏加诺、纳赛尔领导的新的民族国家？

马克思这个人就有些冒进，他老说革命就要实现了，即将实现了，但一直没有实现。

列宁的话实现了，但在中国革命这样快就胜利了，我没有想到。现在局势与马克思和列

宁时候相比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美国外强中干。中东这次我们胜了，肯定的，敌人要退的。

赫鲁晓夫：这次胜利的后果会是很大的。请允许我谈谈对国际局势的估计。我同意你对国际局势的分析。不过你只是算了美、英的陆军。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并不在人力上与我们较量。它们是在原子弹、导弹、氢弹、飞机和其地方面与我们较量的。有生力量的对比对我们来讲是不算数的。在目前条件下，双方对垒打阵地战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毁灭后方的工业中心，力量表现在导弹上。在估计力量时，不仅要算在黎巴嫩港口登陆的力量，还要考虑第六舰队的原子弹和导弹的力量。这样一来，力量是很可观的。美国第六舰队司令在黎巴嫩登陆以前向我们发表了挑衅性的演说，他说几天以内可以把苏联从地球上消灭掉。这不是偶然的。我们通过塔斯社宣布，我们在三个地方搞军事演习。在伊朗国境上，派格列奇科元帅去。在土耳其国境上，派梅列茨科夫元帅去。

毛泽东：我们不太了解这些人。

赫鲁晓夫：一个是年轻的元帅，另一个是老元帅。梅列茨科夫元帅已经老了，走路都很困难，但人们都知道，他战前是苏军的总参谋长，打日本的时候他是率军从东路进攻的，他的名字完全与那个公告联系在一起。另外，同保加利亚同志一起搞联合演习。我们派了几个空军师去，由斯克里普科元帅率领。过去搞演习没有宣布过，这次宣布是为了钳制西方。我们说，只投几个导弹，土耳其就完蛋了。所以，美国人才去土耳其，给它打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总司令在此之后安慰土耳其说，别怕，俄国人打你，我们在第50天就去帮助你。土耳其人说，那时你们来参加葬礼好了。后来，土耳其同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总统、总理、外长都向我们有所表示。我们得到材料说：伊拉克胜利后，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准备立即进攻伊拉克，要求美国在道义上给以支持。美国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它说伊拉克已经胜利了，伊拉克国内很团结，土、伊的边境是山区，你们一下子打不垮伊拉克，战争会拖下去。主要意思是怕打仗。这个情报是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我知道第六舰队司令发表的演说，是诺尔斯杰特发表的吧？

马利诺夫斯基：那是在叙利亚危机的时候。

赫鲁晓夫：力量的对比在近东有利于西方。美国宣布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人家不听，于是就要打伊拉克，但结果承认了伊拉克。这是道义上的失败。艾森豪威尔主义已经完蛋了。阿拉伯人明白，不值得采取黎巴嫩和约旦的方式，要采取伊拉克的方式，因为美国承认伊拉克的方式嘛。

毛泽东：是的，瞬间就实现了革命。

赫鲁晓夫：有趣的是，现在伊朗人和土耳其感觉怎样？当费萨尔①被砍头的时候，美国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有动。这样，反动力量就失去了信心，危机的时候，美国会不会来帮助？

我们一枪不放，就赢了美国三次：第一次是苏伊士运河；第二次是叙利亚；第三次是伊拉克。最耐人寻味的是伊拉克。

---

① 费萨尔，1953年就任伊拉克国王，1958年7月被推翻，在政变中被打死。——编注

毛泽东：所以，我们才能在这集会庆祝啊！

赫鲁晓夫：伊拉克政府里有3个共产党员。暂时还不清楚事件的进展。纳赛尔想使伊拉克走埃及的道路。这对我们并无害处，但让步也是不可以的。不能让埃及像对待叙利亚一样来对待伊拉克，使其加入阿联。要使伊拉克保存多个政治党派并建立民主和自由。

毛泽东：这是最好的方案。

赫鲁晓夫：是的，马克西姆方案。如果他们将伊拉克并入阿联，这即使不是失败，但也意味着将要从阶级斗争转向民族斗争。不应该屈服，应纳赛尔的倡议我与他举行了会谈。

毛泽东：他在莫斯科待了多久？从哪来的？

赫鲁晓夫：从南斯拉夫来的，在我们这儿待了一天。事情是这样。他在南斯拉夫结束访问后，坐快艇去埃及。这时伊拉克爆发了革命。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直到事件结束了，他才知道这一切。南斯拉夫大使拜见我，并转达了纳赛尔和铁托的请求，希望苏联提供飞机送纳赛尔回埃及。铁托说，纳赛尔坐快艇回国，有可能被美国俘虏去。在这里他是对的。当铁托向纳塞尔转达俄罗斯人提供飞机后，过了2个小时，南斯拉夫大使再次到我这里来请求会见，并且说纳赛尔想来会谈。纳赛尔与我会谈，这一点铁托是不高兴的。纳赛尔是深夜来到的，夜里，我们俄罗斯人并未像中国人那样睡觉了。与纳赛尔商量好，在第二天早上10点举行会谈。会谈过程中只休息了2个小时。他想同自己的外长法齐商量，这是一个聪明人。晚上会谈重新开始，并且一直持续到早晨4点纳赛尔离开。因为担心飞机被打下来，我建议他经南斯拉夫飞回，而经过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纳赛尔说："对，但如何才能得到允许？"

毛泽东：从前是按这个航线飞行的吗？

赫鲁晓夫：我担心伊朗一天之内不能发下许可。我们与纳赛尔商量好，我们来同伊朗说，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由他来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允许过境飞行，那么将经伊朗、伊拉克直到叙利亚。纳赛尔担心伊朗人将飞机打下来。我们安慰他，这是不可能的，伊朗人如果这么做就意味着战争。当把伊朗大使召到外交部佐林那里时，他一进门就发抖，以为我们要向伊朗宣战。

毛泽东：如果是我，我也要发抖。

赫鲁晓夫：佐林告诉伊朗大使，我们要派一个代表团坐飞机去埃及签订文化协定。大使回答说：我立即报告给我国政府，我相信政府会同意的。飞机起飞了，沙特阿拉伯不同意过境。纳赛尔说，不同意，也过。我回答他说，我不同意，这样他们会说我们不尊重沙特阿拉伯的主权，会把我们自己束缚起来，无法抗议美国破坏奥地利的领空。我们命令机长只能去大马士革。纳赛尔回到大马士革以后，同阿列夫[①]进行了会谈。阿列夫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反共，很反动。显然他们谈的是如何反对我们。

与纳赛尔进行会谈时，我对他说，让他以个人名义劝告伊拉克政府发表一个声明，表示

① 阿列夫，时任伊拉克共和国副总理。——编注

伊拉克将严格遵守以前同各国签订的协定，照常供应石油。这样在西方可以造成一种错觉，对我们有利。这样做，仗就打不起来了，否则现在要打仗。西方有关国家的舆论会说，你看人家照样供应我们石油嘛。至于政变，那是人家的内政。纳赛尔听了很满意。

毛泽东：这是一个好的想法。

赫鲁晓夫：但伊拉克派去联合国的代表说，伊拉克并不退出巴格达条约，这并不是我们建议他们这样表示的，但这也对我们有利。伊拉克希望我们派遣大使，但是因为我们的大使与他们国内有广泛的联系，所以他们不希望他马上到任。看来，这是纳赛尔的影响。他们想在我们的大使到任之前削弱伊拉克共产党在政府内的力量。纳赛尔怕我们直接同伊拉克接触。伊拉克的武器很不好，我们说我们可以帮助。纳赛尔说，你们可以把武器交给我，由我转交。我们想直接交给伊拉克，不经过纳赛尔。

毛泽东：实际上运了吗？

赫鲁晓夫：是的，经过叙利亚。是经纳赛尔同意的。我们并不反对纳赛尔。但我们希望武器直接运到伊拉克。现在我们正暗中与纳赛尔进行斗争，但这不是主要的。万不得已时，我们也可以同意通过纳赛尔转交武器。主要的问题是保护伊拉克。在任何情况下，事情都是对我们有利的。

毛泽东：伊拉克加入大阿联是完全可能的。

赫鲁晓夫：是的，但是我们不能马上将共产党员交给纳赛尔来随意支配。现在共产党在伊拉克有很大影响。根据伊拉克共产党中央的计划，革命发生了，卡塞姆①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并未使纳赛尔满意，因此很可能他的命运会像纳吉布②一样。

毛泽东：请讲一下纳吉布。

赫鲁晓夫：纳吉布曾领导起义反对埃及国王，是埃及的总统。纳赛尔推翻了他的政府并将其囚禁在家里。

毛泽东：纳吉布不是亲美分子吗？

赫鲁晓夫：不是，他与纳赛尔观点完全相同。因此，很可能纳赛尔会不信任卡塞姆，因为他同情共产党人。

毛泽东：关于这点在西方报纸上已经刊登了。

赫鲁晓夫：因此可能让阿列夫取代他。卡塞姆很早就与共产党有联系。还在1956年，我们就得到消息说，卡塞姆领导的那一个师打算利用国王和总理在一个节日去他的师里检阅的机会，把国王和总理打死，取得政权。后来，国王去了，总理没有去，卡塞姆怕把国王杀了，总理不死，革命不会成功。我们没有同意这个计划，我们想这个情报可能是英国人的挑衅。他们的政变当时未能实现，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建议。这次卡塞姆奉命带兵去约旦，途经巴格达时搞了政变。纳赛尔可能达到目的。伊拉克共产党可能支持不

---

① 阿尔·卡里姆·卡塞姆，1958年伊拉克政变后出任的伊拉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编注

② 穆罕默德·纳吉布，1952年埃及政变推翻帝制后成为第一任埃及总统。同年纳赛尔发动政变，仍保留了纳吉布的领袖地位，但自己掌握着实权。1954年纳赛尔担任总理后，将纳吉布长期软禁起来。——编注

住,因为伊拉克工人的觉悟很低,民族主义分子有可能使他们失去领导。

毛泽东:伊拉克的共产党难道不强大吗?

赫鲁晓夫:不出现意外的话,伊拉克共产党将失去领导地位。该国的阶级觉悟还很低。

毛泽东:伊拉克 600 万人口,有 6 万共产党员,这还少吗?①

波诺马廖夫:没有,伊拉克共产党一共才有一二千人。这是在地下活动的时候,伊拉克共产党领导人提供的情况。

赫鲁晓夫:现在我们力争尽快向那里派出自己的大使。

毛泽东:如果他们不接受你们的大使,怎么办?

赫鲁晓夫:他们会接受的,但是他们想拖延我们大使派驻的时间。

波诺马廖夫:已经得到伊拉克同意苏联大使赴任的消息了。

赫鲁晓夫:很好。这可能是我们给在埃及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下指令的结果。他已经被委任为驻巴格达的参赞。他从叙利亚去了巴格达,并且我们在伊拉克设使馆可以同伊共保持联系,至少能把我们的观点告诉有关方面。

毛泽东:你讲得很好。我们已经转到了问题的实质——有关工作的方法。你们的方法好,因为很灵活。你们将诺尔斯杰特的反苏言论变得对自己有利。现在你们的策略很成功。当双方都有核武器的时候,他们就害怕被消灭了。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说过,双方都怕。不可能不害怕,否则就我一个人害怕。问题是谁更害怕些。我几年前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我认为,是西方更害怕。我能在诸多的事件中验证自己的说法。有时候一些事件对我的看法不利,但多数时候还是符合我的观点的。

在与葛罗米柯会谈时,我感兴趣的是他关于西方外交的动向。葛罗米柯回答说,他的印象是那些王八蛋表面很神气,实际上他们心虚得很。我想,这就是我逻辑论证的理由。

赫鲁晓夫:埃及战争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西方曾经两次把我们引到战争的边缘,即埃及一次和叙利亚一次,但都未打起来。

毛泽东:对,那时候在会谈中,我曾经说过,苏联派志愿军的问题最好不要宣布,以免自己被动,吓唬一下,他们就不敢了。葛罗米柯不知道怎么向纳赛尔解释,如果不得不派志愿军。我问他,在有限战争的情况下能否派遣志愿军?他那时回答,如果派了志愿军,将会引发战争。是否相信这点?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们在朝鲜这么做过。

赫鲁晓夫:在同我会谈时,纳赛尔向我表示过,如果美国进攻伊拉克,埃及主动参战。我说不赞成,我举中国的经验。中国没有正式同美国进行战争,但是却赢得了战争。

毛泽东:我们在那里有 150 万人。

赫鲁晓夫:我对纳赛尔说,在志愿军的名义下,埃及可以派全国所有部队参战。纳赛尔不同意。

---

① 俄国档案的记录与中方的记录有差别,据中方的档案,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伊拉克共产党比较大吧,据说有 2 万多人?——编注

毛泽东：依我看，美国人我们的敌人赞同以这种方式进行战争。按他们的观点，最好同志愿军打，而不是与国家打。依我看，总的来说，最好不派志愿军。但如果发生战争，那就可以这么做。有人说，志愿军是中国人的发明，其实是苏联和美国创造的。你们和美国都派兵帮助过蒋介石。如果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请您建议杜勒斯采纳志愿军制度。

赫鲁晓夫：我可以告诉杜勒斯，毛泽东同我谈过，他建议采纳志愿军制度。

毛泽东：但他不会同意的，我和他的交情不深啊。

赫鲁晓夫：但有时观点一致啊。

马利诺夫斯基：派志愿军有好处，关键在于，如果投原子弹的话，可以说我们是志愿军，并不代表我们的国家。这将对进行核战争具有实质性意义。

赫鲁晓夫：根据国际法不可以使用核武器。因为派出志愿军的国家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在与我会谈时，纳赛尔坚决不同意。纳赛尔问我：一旦打起仗来，是否宣战？我回答说，您是国家元首，可以独自决定，而我不是国家元首，因此我没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我劝说他，他明白，我不想向他保证。我说现在解决那样的问题还早。也许没有实施打击就赢得了战争。一切均取决于条件。纳赛尔向我们要轰炸机和导弹。我们没给。我们说，这些武器在我们手里比在你们手里更有效。他向我们要 60—70 公里的中程导弹。我们说中程导弹是 2 000—2 500 公里。

纳赛尔提出对本次会谈发表个声明。他说，在西方会晤后就发表声明，而我们能不能那样做？我们同意，效果很好，对我们有利。

毛泽东：是的，这很有利。

赫鲁晓夫：然后，纳赛尔通过自己的通讯社制造舆论，赫鲁晓夫说了这，说了那。这都不是真的。

毛泽东：记者的证据并不是准确。

赫鲁晓夫：在离开北京之前，我接见了印度记者。他们向我提问，我向纳赛尔做出了那样的声明，是真的吗？我回避了该问题，没有说是或不是，让他们自己猜。

毛泽东：我想，在斗争的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我想，当我说我们与资产阶级阵营对比局势对我们很有利时，我故意绕开了导弹武器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补充。昨天我问你，在他们和你们之间导弹数量的差额时，你说，差额不大。

赫鲁晓夫：是的，差别主要在于质量。

毛泽东：你说生产导弹很贵。

赫鲁晓夫：是的，是很贵，但是应该生产，并且我们将继续生产。

毛泽东：打仗的时候，我们将从你们那拿导弹。

赫鲁晓夫：到时候你们自己就有导弹了。

毛泽东：我们国家很穷，很难说，将来能不能有。

赫鲁晓夫：谁说的，你们的国家穷吗？你们的国家的财富是人。你们的国家能够生产

出作为财富的孩子。

毛泽东:什么意思?

赫鲁晓夫:我们两国背靠背。我们都向前看,不担心自己的后方。你们可以向前看,不要担心自己的后方,因为我们可以保护你们,这很好。

毛泽东:所以才在齐齐哈尔建设工厂。

赫鲁晓夫:要搞个潜艇工厂。

毛泽东:一定搞,借助于你们的帮助,我们就如虎添翼了,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你们的帮助。

赫鲁晓夫:是朋友往我的菜园子里投了一束荆棘。

毛泽东:你想让我们清除它?

赫鲁晓夫:没关系,我们会轻装前进。

毛泽东:也许,你还没看清,这不是荆棘,而是抛了一把金子。

赫鲁晓夫:别人的金子我们不要。列宁说过,革命胜利以后,金子就没有用了,只能用它盖厕所。

毛泽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厕所时,我们将助你一臂之力。

赫鲁晓夫:那是啊!让我们一同来建设吧!那时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是中国的,不可能是俄国的,也不可能是南斯拉夫的,而是世界的。

毛泽东:那时候联合国怎么办?

赫鲁晓夫:将飞到天上去喽。

毛泽东:我建议在船上建一个水上城市,从各个国家派代表到那里。

赫鲁晓夫:对那时要有一个中心,组织、协调经济条件。你们会让谁去划船。

毛泽东:我们自己划船。昨天你在顾问的问题上不同意我的意见吧。

赫鲁晓夫:中国人很聪明,总想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上,要我们的顾问,还让我们因为他们而受批评。

毛泽东:到那时候,我们不带任何人上船。

刘少奇:我们只是当面提,背后我们不向任何人讲。

赫鲁晓夫:最好让我责备中国顾问,让毛泽东听。

毛泽东:昨天你说,你们处于不利的位置,谁让你们是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呢?

赫鲁晓夫:这就是出错的原因,为此我们总要受中国人的责罚吗?

毛泽东:这是列宁弄的。

赫鲁晓夫:但他已经去世了。

毛泽东:他留下你们来处理。但是列宁无处不在。他现在在哪?也许在美国的第六舰队上空?

赫鲁晓夫:在中东,第六舰队是个幻影,如果没有苏联在那里,它就蛮不讲理,现在它担心受到呵斥。

马利诺夫斯基：强大的敌手任何时候都不会大声喊叫的。

毛泽东：对，正是这样美国才在全世界大声喊叫。

赫鲁晓夫：一个人在森林里走，感到害怕的时候，或者是唱歌，或者是吹口哨。

我想，我们需要在地中海采取积极的政策。就如我昨天所说，需要积极地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要搞导弹、飞机、潜艇、装有导弹的快艇以及装有导弹设备的海岸工事等等。到那时，我们再看看美国的第六舰队该怎么办。

毛泽东：在中东事件中，南斯拉夫持什么立场？

赫鲁晓夫：这次态度还好，但是不够。它一方面讨好纳赛尔，一方面也要保持西方的面子。这个立场，铁托是不会改变的。我请纳赛尔说服铁托，让他同意和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其他黑海沿岸的国家一起搞军事演习，一旦和平遭到破坏，采取共同行动。纳赛尔说，铁托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看，这是你的什么朋友？

毛泽东：纳赛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铁托商量好吗？

赫鲁晓夫：当然没有。这件事不可能与铁托商量好的。但我也向他友好地扔了一个荆棘。

会谈记录：H. 费德林、A. 费列夫

АПРФ, ф. 52, оп. 1, д. 498, л. 78 - 107

№20420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漫谈国际形势

(1958年8月2日)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第三次会谈

8月2日于丰泽园[①]

参加人：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等同志[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彭真、邓小平、陈云、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等

---

① 此处中方记录为：中南海颐年堂。——编注

② 中方关于这次会谈苏方出席人员的记录中还有费德林。——编注

同志。①

毛泽东简要地谈了一下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情况，通报了钢铁和黑色金属生产的情况。

赫鲁晓夫谈了苏联本年度生铁产量增长了 470 万吨，并指出，在苏联按总产量来说，钢还比铁多些，因为我们还用废钢炼钢。

毛泽东：中国现在没有用废钢炼钢，因为我们还没有废钢。

赫鲁晓夫：中国还没有那么多机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在工业化初期会生产更多的生铁，然后才会有更多的钢。

会谈转向国际问题。

毛泽东：今天可以谈谈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 3 个集团包围着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性质，毫无疑问，是侵略的。西方人宣传是防御性的，我们宣传是进攻的。我看，两种宣传都是对的，是符合双方的需要的。他们不好宣传是进攻的，我们也不好说是防御的，实际上该如何评价？我记得，在莫斯科期间，我和你谈过。这些组织是个钙化组织，就像生过肺病的人一样，在生病的地方长了疤，在周围形成了钙化组织，防止细菌渗入别处。我看，这些组织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灭亡，从而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组织。有时，他们是进攻的，譬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要不是我们反击的话，他们都可能把军队开进匈牙利了，然后再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去展开斗争，都可能会引发大的震动。谈到进攻，我指的是在对他们有利时机，给了他们思考的机会，为什么不向我们进攻，不消灭我们。这样有利的时机，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后来他们做事更现实了，因为他们知道，在苏联和中国搞反革命活动是根本不会成功的。匈牙利事件是个教训，我们能使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政权更巩固，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组织是防御性的，是为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你曾经说过，"钙化"是不稳固的，在任何时候共产主义"细菌"是会渗入的。你记得这些话吧？

赫鲁晓夫：我记得很清楚。

毛泽东：你说得对。他们的组织是不牢固的，这次中东事件证明了在他们的阵营中缺乏团结。

赫鲁晓夫：这次在巴格达的街上砍下了国王费萨尔的头，美国人向土耳其和伊朗说："如果你们这里也发生伊拉克事件的话，我们来帮忙。"这就是说，在国王的头被砍下来以后才去帮忙。我认为，这种帮助是软弱无力的。马尼拉条约是个软弱的组织。它的情况就像巴格达条约一样，这个条约的背后有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北非国家。

毛泽东：换句话说，巴格达条约夹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中间。它们是一个薄板墙，左右受攻，更何况墙角本身也不巩固。其主干是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东面是泰国、巴

① 在中方的记录中，中方出席人员除毛泽东外是这样记录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胡乔木。——编注

基斯坦、菲律宾，那里的情况也很不牢固。

赫鲁晓夫：譬如在泰国，就出现了很有趣的情况。他们的国会反对外国在泰国建设军事基地，这很明显，甚至菲律宾也不巩固。

毛泽东：是的。马尼拉副市长现在就在中国。感觉他怕打仗，他说，国内有很多军事基地，打起仗来就是个死。他试探我们的想法。这个人是菲律宾总统派来的，美国人想从中破坏，没有成功。他问我们能否卖机器给菲律宾，看来，美国人不会卖机器给菲律宾。都知道，甚至菲律宾国会中反对党领袖也要访问中国。

陈毅：美国未必能完全控制住菲律宾。

毛泽东：泰国这边也希望不大，这面墙也不牢靠。这种不牢靠在于两面受敌：一面是中国，一面是印度、缅甸、锡兰。他们的 3 个条约中，北大西洋公约的处境比较好，比较巩固，因为它的参加国连在一起。至于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的情况，也是两面受敌，而且都是强大的敌人。这首先是中东和东南亚国家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民。还有一个第四泛美同盟，但是这个组织越来越弱了。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看法。

毛泽东：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是有理由的。

过去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现得不是太明确。有时我们在强调民族独立运动时只提亚、非，不提拉丁美洲。现在我们把三者一起提。我的观点是，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发展起来了。

美国和加拿大发生了不小的冲突，彼此闹矛盾。美、加的情况，你们更清楚。

赫鲁晓夫：美国企图在经济关系上打压加拿大，称之为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反作用。因此在加拿大发生了执政党的更替，反对美国统治的保守党取得了执政权。

我们如何评价这些条约？北约和巴格达条约国家离我们更近，似乎北约国家的侵略力量更强大，他们有最敌视共产主义的力量。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削弱了。例如，在准备首脑会议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戴高乐所持的立场就有些特别，这不是分裂，但也并非一致。这个集团的基础已经动摇了。美、英在拼凑这个组织的时候，散布了一些地方的现象恐吓他们：一是战后，一些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二是朝鲜战争；三是封锁柏林；四是越南战争。他们说，社会主义国家在积极展开军事活动，扩大势力范围。所以，他们开始谈论要建立防御性的组织，于是就签订了 3 个条约。后来又出现了新情况，朝鲜战争结束了，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为和平共处采取了一系列施，如取消在芬兰的军事基地，签订对奥地利和约和撤出驻奥军队以及其他一些措施等。基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连英国工党都说，苏联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这很重要，因为北大西洋公约和美国在英国的军事基地，是工党搞起来的。现在他们说，我们不是侵略国家，这是我们取得的成就。苏联的武力行为迫使他们这样做。他们使得我们处于有利的地位，动摇了他们的基础。甚至在美国现在也有人说，我们将不通过武力解决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争执，不是用导弹和氢弹来解决，而是用意识形

态。诚然,尽管用了这个词,但他们所说的并非真的是“意识形态”,而是指通过经济手段和苏联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来打败我们。这样,通过恫吓小国,使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失去力量。这有很大的意义,例如,挪威和丹麦拒绝在本国建立导弹基地。

毛泽东:这很重要。是否可以说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这些北欧国家将成为一个和平地区。

赫鲁晓夫:现在还不能完全这样讲,因为在法律方面挪威和丹麦是北大西洋公约的参加国,芬兰和瑞典不是。我们正在用我们的政策分化这些国家的人民,削弱他们对美国的好感,缓和我们之间的国家关系。我们还要继续分化他们,组织运动削弱北大西洋公约。荷兰和比利时也是一个不稳固的、薄弱的环节。

毛泽东:还有卢森堡。

赫鲁晓夫:是啊! 卢森堡是最可怕的对手。

毛泽东:这也是个薄弱环节。

赫鲁晓夫:希腊只是在形式上加入了北约,它与土耳其、英国都有矛盾。

毛泽东:正如所报道的,最近几天在塞浦路斯有几千人被捕。

赫鲁晓夫:为争这个岛,正在进行一场争执,希腊要塞浦路斯岛,土耳其则主张在土、英之间瓜分,所以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土耳其国内反美情绪很高。在伊朗,有一个反对派的民主政党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积极。

美国是这些侵略性条约的组织者,它强使条约的参加国维持巨额的军事开支,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损害。美国的援助都是军事援助。它每援助 1 个美元,受援国就要付出 5 个美元。美国根本不给这些国家什么经济援助的。如果援助的话,也只是一些粮食和日用品。美国的垄断资本家怕这些国家的资本发展起来,与它竞争。

甚至在北约各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受到了强大的抵抗。这些国家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联系,反对禁运。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同西德的克虏伯公司签订了协定,向他们购买两个化学工厂的设备。这个公司在某些塑料的生产方面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连美国也向他们购买了设备。在我们购买的设备中,有些是属于禁运项目的。为了逃避禁运,该公司代表建议在协定中写上这部分设备是根据苏联的图纸制造的。我们同意了。其实,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图纸。如果我们今后的政策是明智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是可以被我们瓦解的。当然单靠明智的政策不够,还要有实力才行。今年上半年,苏联的经济发展震动了西方。我认为,在泰国、菲律宾和柬埔寨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在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发生的变化,都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对整个东方起作用。

毛泽东:是的,这是共产主义细菌的渗入。

赫鲁晓夫:没有任何装甲可以防止这种渗入。

我们现在要做工作,争取西德。方法是通过东德和西德的竞赛。东德的生活水平高于

苏联，但是我们还要帮助他们提高。我们放弃了东德负担的那部分苏军驻军费用。我们准备多给东德订单，使他们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就业。

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使它成为吸引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力量，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提高生活水平，当然，阿尔巴尼亚很小，不是一个典型。

毛泽东：它是阿拉伯民族吗?

赫鲁晓夫：不是阿拉伯民族，但是他们是穆斯林。

我们在接待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代表方面有优势。因为我们南面的几个共和国，像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共和国的生活水平很高，工业很发达，农业的耕作技术水平也很高。接受代表团对我们有好处。如果说，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派代表团是想影响我们，腐蚀我们，现在他们派代表团来苏联则怕被我们影响。而我们在完成重工业规划的同时，如果我们在生活建设、食品生产、化学品生产方面完成了自己的规划，那么10—15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

毛泽东：是按人口计算么?

赫鲁晓夫：是的。这对西方的知识界影响很大，不用说工人阶级了。卫星上天给他们很大的震动。落后的俄国在40年后的今天搞出了卫星。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用战争的力量来消灭这些侵略集团，要靠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来消灭它们。

毛泽东：对。

赫鲁晓夫：芬兰过去是反苏的前哨，今天芬共是国会内的最大政党。

为了巩固自己在人民中的权威，芬共向我们请求援助。芬兰国内有失业，所以芬兰政府要求我们雇用他们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同意在苏、芬边境上由他们派工人给我们建设价值2.5亿卢布的电站。在建设过程中，这样就解决了他们成千名工人的失业问题。芬兰的资产阶级就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担心经济危机。我们说，能够向他们订货，但是拿我们的机械和原料作为支付的报酬。

挪威政府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也打算在挪苏边境上建设个电站。挪威政府要求我们用他们的工人来建设。我们准备让他们来搞。

奥地利政府代表团这次也要求我们在经济上同他们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我们现在也在土耳其进行试探，虽然不是很积极。土耳其和伊朗怕我们就像怕鬼一样。我们也想在这些国家进行些工作。土耳其、希腊和西班牙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伊朗和意大利比他们好不了多少。

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很好，帝国主义还没有准备好打仗。局势对我们有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被抛在后面了。

毛泽东：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原定12年完成，现在看起来，5年就可以完成。已经过去2年半了。我们想，我们甚至可以超额完成。我们的钢铁方面如果今年不能，明年就一定能够超过英国。尽管我们公开说在，在15年内赶超英国。煤今年已经超过英国了。钢去年是

500 多万吨,今年要搞 1 100 万吨,明年 2 500 万—3 000 万吨。英国明年的钢产量可能下降,最多也就是 2 200 多万吨。如果不发生下降的因素,明年我们搞 2 500 万吨,可以超过英国。

赫鲁晓夫:这是令人振奋的成果。应该说,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高速度,而你们做的那些,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自己的规划,这对于你们的邻居而言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上,我们经常做比较。社会主义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建设,或者是慢速或者是快速。我们认为,我们所拟定的速度是比较好的,并且是能够实现的。

对于国家而言——一个是钢,一个是粮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无论哪种方法都是社会主义。一种方法是:少、慢、差。另一种方法是:多、快、好。采用哪种方法来发展?我们是采用的第二种方法,并作为一场战斗,我们动员全体人民来完成这个计划。人民满怀热情,并为提前完成这个计划而顽强斗争。

粮食问题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中国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我们提出了从今年开始"进行三年艰苦奋斗"的口号。届时,人均粮食将达到 1 000—1 500 公斤。这些数据我们暂时不想公布。

赫鲁晓夫:是人均 1—1.5 吨吗?这可是很多呀!

毛泽东:在报纸上我们说,在 3—5 年我们将达到 1 吨或大约 1 吨粮食。实际上我们将用 3 年时间超过 1 吨。可以做得时间又长又慢,也可以做得又快又好。我们选择第二条道路。

赫鲁晓夫:这就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连文盲也能找到这样的理论,因为他看到这是从前,那是现在。这对西方人的头脑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把印度和中国加以比较是很有趣的。印度取得独立比中国晚两年。而看一看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当我们在印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并且确信他在原地踏步,没有什么速度可言。我对尼赫鲁说,看一看中国人的气魄。尼赫鲁请求我帮助其建设飞机制造厂。我对他讲,不应该只建一个生产飞机的工厂。要建设一个飞机制造厂,就需要有几十个,或许上百个工厂。他想要一个工厂,而中国建设了上千个工厂。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利用我们的力量,加强我们的团结,那么任何侵略集团都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很对。

赫鲁晓夫:我们请美国帮助搞化学工业,是一个宣传步骤。艾森豪威尔关于这个问题的回信很好,因为伊拉克事件的发生,我们没有发表,在这个时候需要发表一些坏的东西。有些美国公司愿意卖给我们设备,买我们的原料。如果我们的原料不够的话,这些公司还表示愿意给我们以公司的贷款。我们的计划并不是指望他们的贷款来实现的。当然,如果给的话,我们也不拒绝。

毛泽东:我看了艾森豪威尔的回信。已经公布在美国的报纸上。

赫鲁晓夫:是的,但是他们并未公布我们的那封信。如果他们公布了这封信,就会使美国人感觉可以挣钱,那就对我们很有利。

毛泽东:有个时期,我们不了解你们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现在才明白,是要买他们的

设备。

赫鲁晓夫：这是个策略步骤。美国人说我们只重视发展重工业，不重视生产日用品。我们发展化学工业有两个目的：(1)发展国防工业；(2)生产日用品。我们给他们回信说，你们既然关心人民的生活，那你们就帮助我们发展生产日用品的化学工业吧！他们考虑的是利润和怎样削弱我们的国防潜力。他们不会帮助我们。那封信是一个宣传步骤。我在德国已经说过了，美国是不会给我们援助的，铁托却大有希望得到援助。

毛泽东：讲得很好，很满意。总的来说，是发展自己，破坏敌人。

在东方还有一个地区，它在形式上没有加入集团。这与费德林有关系。涉及日本、台湾和南朝鲜。

周恩来：还有南越。

毛泽东：有这种可能，这些国家也许会组成一个东北亚军事集团。他们被绑在美国的车上了。这是美国人的首创。这个组织能否搞成，决定于日本。日本的困难是，搞，就要得罪我们。至于蒋介石和李承晚，他们早已得罪了我们。日本是要台湾，还是要中国？我们同它的贸易关系，已经断了3个月，准备再断上3个月。他们通过四五条线来活动，想恢复同我们的贸易关系。最近，日本社会党的代表来到了北京。他们甚至通过苏联商会的人来劝我们。怎么你们还有一个商会呀！目前不准备恢复。如果恢复的话，好事要让给日本社会党来做。这次不准备恢复，再等一个时期。恢复要有3个条件：

(一)长崎事件[①]要处理，要向我国道歉。

(二)政治上不从事任何敌视中国的活动，放弃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最近3个月岸信介对我们采取了十分粗鲁的行动。抨击和咒骂我们中止了贸易关系。我们劝他与美国和蒋介石进行贸易，因为我们不同日本进行贸易。我们认为必须提出这个政治条件。

(三)不能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并不要求日本立刻和中国恢复邦交，但是它应该促进而不应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暂时不承认中国，并不妨碍两国间的贸易。我们没有日本还活得下去；日本没有我们，并不一定活不下去，但很困难。

赫鲁晓夫：日本没有中国不行，中国没有日本可以。

毛泽东：重要的是，不仅是中国断绝了同日本的关系，而且东南亚的1 000多万华侨也抵制日货。

赫鲁晓夫：这种影响非常严重。

刘少奇：中国的资产阶级掌控着这些国家的经济。

周恩来：这是指那些在印尼、南越、泰国、菲律宾部分地区、柬埔寨、马来亚、缅甸部分地区生活的中国人。

毛泽东：形式上这是一国的代表，但实际上是两国的代表。

---

① 1958年5月2日下午，两名日本暴徒闯入日中友协长崎支部主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强行扯下悬挂在展览会上的中国国旗，制造了侮辱中国国旗的反华事件。对此，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于5月9日发表谈话，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各有关团体纷纷发表声明，提出抗议。中日贸易于12日全面停止。——编注

赫鲁晓夫：总之，如果把我们的政策用于东方和西方，那么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为了与所有国家发展经济联系、文化联系，更广泛地进行交流。因此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需要注意，不能向我们派遣间谍，别当蠢货。总之，在保证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展开和平攻势，但是也要稍微吓一吓他们。

毛泽东：对，吓一吓很有必要。

赫鲁晓夫：当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它离我们很远，与欧洲国家相比它的立场有些变化，但是它在我们附近搞了基地。我们向那些有美国基地的国家说，你们的基地离我们很近，我们的也离你们很近。我们说，上帝离你们远，而我们就在你们的旁边。打土耳其，例如，我们声明：你们的朋友——美国很远，而我们却很近。如果需要，我们不用飞机和军舰，只发射一批导弹就可以消灭你。我们也是那么警告德国和英国的。他们明白我们的警告。这是现实的。如果我们攻击，那么将不会有任何生物存活。但是我们不想攻击。

毛泽东：这是必要的，此外，还要那样想，如果谁将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将予以还击。

赫鲁晓夫：这是对的。

毛泽东：应该说清楚，谁会在战争中灭亡——我们，还是他们。

赫鲁晓夫：是的，资本主义将要灭亡，这将是同资本家相联系的最后的战争。

毛泽东：应该做好战争准备。首先，需要在道义方面做好准备。我们的人民忙于和平建设。需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是不怕战争的。战争并不可怕。如果谁将其强加于我们头上，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分子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进行战争，那么就过来吧。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但是苏联有原子弹。如果我们不得不打，那么我们将什么都不会吝惜的。我们刚刚进行建设，如果你们把它破坏了，那么我们战后再重新建设。反正我们还没有建设好。放心，因为我们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在那种情况下，即如果帝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但是我们不想战争。

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军事学说，就是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赫鲁晓夫：我认为，总体上这是对的。但是不要给敌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中国要准备进攻了。我们的政策是：一方面要有强大的力量；一方面要使世人知道我们是爱和平的。

毛泽东：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卫。我们可以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证实，我们这里有一种事实。每个合作社，每个单位都发枪。并且说，看，如果胆敢侵犯我们，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外国的领土，我们一寸也不要，虽然人很多，也不要外国人的领土。我们的领土一寸也不让，土地就是这么多，要保住。

赫鲁晓夫：我们今年的航空节，就没有军事性质，而是一般性质的。军用飞机没有摆出来，结果影响很好。

毛泽东：我们每年搞两次游行，一次是五一，不带阅兵；一次是十一，带阅兵。

赫鲁晓夫：看来，我们也可以采用你们的办法，11 月 7 日搞阅兵，五一劳动节不搞。

毛泽东：我认为我们可以保证 7 年的和平共处，而有可能是 15 年。

赫鲁晓夫：过 10 年以后，也许战争就打不起来了。

毛泽东：我是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周期来算的。一个周期是20年。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已经13年了，还有7年。再过7年，我们两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更可观了。

赫鲁晓夫：那时敌人的表现就不同了。那时，他们一听说中苏会谈，就会发抖的。

毛泽东：7年要争取到了，再争取10年、15年、20年就不成问题了。

赫鲁晓夫：从杜勒斯的政策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他的政策首先是"推回去的政策"，就是把共产主义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界限上去。结果把谁抛回去了呢？后来，他不得不改变了政策，采取所谓"遏制政策"。结果把谁遏制住了？把伊拉克遏制住了吗？

周恩来：把自己给遏制住了。

赫鲁晓夫：对，失去了纳赛尔。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高涨。情况很好。

毛泽东：法国失去了摩洛哥和突尼斯。

赫鲁晓夫：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正在进行着。目前，殖民地人民的战争正如火如荼，而没有减弱。我们的成功将促进殖民地人民为自己的独立去奋战。我认为，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很好。艾森豪威尔帮助伊拉克的国王，是在死了以后才来帮助。一项很不错的"援助"。

毛泽东：现在无论怎样都帮不了伊拉克了，费萨尔已经死了。

赫鲁晓夫：这种帮助是无济于事的。

毛泽东：最近拉丁美洲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其中最主要的一件就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机降到海地。

赫鲁晓夫：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当然现在做结论还早。资产阶级在它的发展初期，是反封建的，提出过民主的口号，并且依靠民主的口号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大多数，他们依靠这个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阵地。现在可否讲：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把议会当作据点，抛弃了民主的口号，而走上了公开法西斯和军事独裁的道路。

毛泽东：可以这样讲。

赫鲁晓夫：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已经破了。资产阶级无法用民主和议会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了。

毛泽东：美国就是。

赫鲁晓夫：法国戴高乐也是。

毛泽东：的确，在那里几乎已经没有国会了。

赫鲁晓夫：在危地马拉，美国用军队把人民选出来的总统赶跑了。黎巴嫩也证明了这一点，那里的所谓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不得不要求美国派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毛泽东：国会有用，他们就用；没有用，他们就把它变成了形式。戴高乐的宪法还要国会，但把它变成了咨询机关，和美国一样。美国的国会只是通过一下预算，争吵一下增加或者减少美元的问题，除此以外，其他什么权利也没有。

赫鲁晓夫：我们正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

毛泽东：谈谈紧张问题。紧张对谁有利？西方制造紧张是想对他们自己有利。我看，

如果西方再继续搞下去,他们自己会发现,维持紧张局势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缓和对他们不利,所以就搞紧张。中东的紧张局势是最近的最高峰。这种紧张局势最有利于动员人民,使人民想一想: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知道,美国怕打,英国更怕打。一开始的时候不得了,做出要打的样子,这使尼赫鲁和世界都很着急。尼赫鲁是真着急了,因为这样的紧张对他不利。英、美从黎巴嫩和约旦是早撤兵好?还是晚撤兵好?我看,不要太快,还是晚些好。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看法。请你把这个意见亲自告诉给杜勒斯吧。

毛泽东:最好半年不撤,大家好有事可做嘛!撤退了,他们就又变成了好人,又变成爱好和平了。我想留他们一下。

赫鲁晓夫:我想从根本上来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留杜勒斯多做几年国务卿。他会给我们制造出另一个黎巴嫩来。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

毛泽东:我同意你的看法。委内瑞拉的事件表明,资产阶级已经走下坡路了,而我们是走上坡路。

赫鲁晓夫:今天我看了艾森豪威尔给我的回信。我想起了当年扎波罗热营地①的哥萨克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一封信,这封信对苏丹讽刺得很厉害。我想模仿这封信给艾森豪威尔写回信。在外交信函中有这么一个老的样本。您看过吗?想看的话,我寄给您。在那封信中,对苏丹就有这样的答复。(接着举出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毛泽东:这样的话,就可以请艾森豪威尔做一做同样的事情了。

赫鲁晓夫:我想模仿这封信给艾森豪威尔写回信。艾森豪威尔在回信里说,他们是保护小国的,我们是侵略小国的。我准备在回信里答复他,既然你们是保护小国的,那么五大国会议除了五大国之外,还可以请伊拉克、瑞典、挪威、东方的柬埔寨参加。提出这些国家请他保护吧,看他怎么办。

毛泽东:柬埔寨和瑞典这些国家表现都不坏嘛。

赫鲁晓夫:对了,还有挪威,尽管它已进入了联合国,但它的总理还是个不错的人。

会议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感兴趣的是争取召开会议的过程。会是开不成的,即便开成,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没有必要害怕紧张局势,紧张局势是我们双方之间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我们要利用才对。

毛泽东:列宁曾经讲过这个意思。在平时教育人民需要几十年,打一次仗就教育过来了。战争可以教育人民。现在还不是战争,但有战争的危险。每出一次"伊拉克",人民立刻就紧张起来。我和尤金同志谈了5条:

(一)他们的兵少。

(二)他们内部不团结,例如,工党党员和保守党员之间存在矛盾,美国政府成员中间存

---

① 扎波罗热营地,16—18世纪第聂伯河石滩地区的乌克兰哥萨克组织,受哥萨克统领领导,与克里木鞑靼人、土耳其人以及波兰和乌克兰的封建主打仗。——编注

在分歧等等。

（三）他们的同盟国不满意(如加拿大、法国、日本)。

（四）这次使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更加活跃了，推动了和平运动。真正的和平运动不是斯德哥尔摩的会议，而是这次伊拉克事件中所出现的那些人物。甚至日本首相都被迫承认，伊拉克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东方的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潜力未受到制约。因此，由于中东事件，出现了许多不拥护和平运动的人士。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浪潮是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我看，这对帝国主义不利，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怎样在保存面子的情况下撤军。在艾森豪威尔给你的回信中有一种观点，那就是现在不存在战争的危险，他还不敢对此情况说得太多，但看得出来，他自己比谁都害怕战争。

（五）在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掩盖下，真正的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可以说，和平运动已发展为反帝反封建运动。一有适当机会，这些斗争就会爆发。谁知道这次伊拉克发生了革命？

赫鲁晓夫：这次伊拉克革命杀了前首相努里·赛义德，此外还杀了 1 000 多名反动分子。

毛泽东：这次是比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世界各地都在酝酿着革命。对西方国家的党也有利，不像匈牙利事件时，有些人退党，这次要增加一些人吧！

赫鲁晓夫：增加了一些人。

毛泽东：帝国主义者在广大的社会人士眼中是不公正的，真理没有站在美国那边。比如说，东德给西德写了一封信，抗议阿登纳准许美国利用西德的基地。西德向来是看不起东德的，但是这次也不得不给以答复。西德解释说，不是我们允许的，是美国人自己的搞的。这很说明问题。

赫鲁晓夫：今年 9 月联大主席就要改选，美国支持南斯拉夫的代表。南斯拉夫和捷克过去曾经谈妥，在联大主席改选时，南斯拉夫支持捷克的代表诺西克，但是南斯拉夫现在不准备支持捷克的代表了，因为南斯拉夫与美国谈妥，美国支持南斯拉夫的代表波波维奇做候选人。哪个波波维奇更坏：是驻贵国的大使或者是那个联合国大会主席候选人的波波维奇，很难说谁好谁坏。看来，姓波波维奇的都是坏蛋。

毛泽东：总之，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以比较的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尽管当时有俄国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一些大事件：英国的同盟罢工、摩洛哥的革命、中国的革命。但是，罢工停止了，非洲的革命被镇压了。在中国，蒋介石北伐取得了胜利，他对国民党组织清洗，换句话说，进行镇压共产党员。但是，这些事件未能引起世界的大动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是最初 2 年相对稳定。1947 年 7 月，蒋介石开始进攻中国共产党。1949 年我们胜利了。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整整打了 3 年，然后是越南战争爆发。胡志明同志他们开始是和法国人谈判，后来也打起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之间的区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

保持其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而荷兰则保持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印度的解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除了印度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有:印尼、锡兰、埃及、伊拉克、突尼斯。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英、美两大帝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时所受的挫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没有的。如果美国真的从中东撤兵,那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没有的。这证明帝国主义在日益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下一次大战——可能打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之间充满着更多的事件。这就证明,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了。我同意你的意见。在穿越易北河、朝鲜三八线、越南十七度线的这些国家,我们绝不放弃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寸土地,并为和平而战。

赫鲁晓夫:当前就是这样。

毛泽东:我们要争取 7 年,最好是 15 年的和平期。

赫鲁晓夫:在这段时间中也会发生事件的,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伊拉克性质的革命还会发生的。

毛泽东:这类事件是在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地区发生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地区。

赫鲁晓夫:譬如伊朗,也是帝国主义阵营较弱的地方。

毛泽东:还有泰国。

赫鲁晓夫:还有巴基斯坦。

毛泽东:还有沙特阿拉伯。

赫鲁晓夫:那里的环境也不稳定。

毛泽东:应该向拉丁美洲做工作。

赫鲁晓夫:应该派我们的人到那里,以使帝国主义者的注意力从欧洲和亚洲移开。那里干柴很多,一点就着。

马利诺夫斯基:尼克松的南美之行就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看来,艾森豪威尔也不完全是神经过敏。他在委内瑞拉挨打时,美国向那里派去了伞兵。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是尼克松一行相关事件的重复和延续。我看,我们的事情好办,艾森豪威尔的事情不好办。

<u>中间休息后</u>

毛泽东谈到中国的党代表大会的性质问题,他说:中国的代表大会是常设机构,其代表任期 5 年,每年参加一次代表大会会议。

赫鲁晓夫:这类似于党的国会。

毛泽东:对呀。我们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制定了党在当前形势下的基本路线。

赫鲁晓夫: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在 1960 年举行。看来,我们也要 5 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更正确些,因为制定的经济计划就是一个五年计划。

我们的工业管理体制的改组效果很好,在这个问题上也与反党集团作了斗争。目前,我

们准备对中学和大学进行重大改革。秋季，将对此问题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毛泽东：学习与劳动锻炼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赫鲁晓夫：我们现在的中学都是培养学生考大学的，但是，大学招生有限，能考上大学的只是少数，然而所有的学生都要为此进行准备。需要中学培养有文化的人到生产中工作。因此可以的话，中学的十年制应改为七年制或八年制。毕业后，所有毕业生都应从事生产工作：去重工业工厂、轻工业工厂、集体农庄。生产企业将创建手工业学校，为考取大学的人进行额外教育，并且这样可以掌握一门职业。但不是所有人都去学习，而是那些想学的人去。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从该所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派好的上大学。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学生都要经过劳动。我们那时，有的父母教育自己的子女说，你要考不上大学，就要把你送进工厂去当傻瓜，结果导致不尊重体力劳动，好像只有傻瓜才去当工人。而在新的体制下，所有人都将进行劳动。这样更民主。目前，我们大学中很少有工人和农民的子女。这是很自然的，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培养自己的子女来考取大学，因此，他们孩子的潜力更大些。我们将这种方式从根部切除，首先，所有的毕业生都将去工厂工作，通过社会的挑选，这时，问题将不再由父母决定，而是由工作集体来决定。现在，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去哪，学习哪种专业。最终，大学毕业时他们不能通过合格考验，而且不想从事教给他们的知识所能做的事业。在新的体制下，这些人将在工厂检验自己的能力，确定自己的兴趣。要比在大学里通过学习来淘汰更好一些。如今，党组织正在积极地讨论学校改革事宜。然后，我们将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更多的人来讨论。我们认为，这将是一项非常正确的措施。这项措施使我们能够挑选精英中的精英到大学去学习。我们将遵循一个原则——只有工作了 2 年及 2 年以上的人才能进入大学学习。

毛泽东：这个办法很好。还可以由大学来创办工作间，大学生可以在那里进行实践。

赫鲁晓夫：我还没有说完。工人和农民将在大学学习，大学准备实行半工半读，20%—50%的时间学习，其他时间劳动，最后一年可以全年学习。此外，提倡工厂办大学。

毛泽东：对。

赫鲁晓夫：这将锻炼出一批技能水平非常高的专业人员。

毛泽东：劳动是很好的学习。

赫鲁晓夫：劳动可以锻炼人。

毛泽东：专门读书是不好的。在新的制度下，大学生将不再向家里要钱，因为他们将会有自己的工作收入。中学也要搞些劳动。

赫鲁晓夫：我们打算把农业专科学校附设在国营农场里，这样大学生可以边工作边学习。

毛泽东：我们准备把所有农业大学都赶到农村去。

赫鲁晓夫：譬如，我们的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有的家在莫斯科的学生毕业以后，不愿去农村，宁肯在城里当一个擦地板工人。如果我们把农学院设在农村，吸收农民和农庄干部入学，培养他们，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毕业以后就会留在农村工作。

毛泽东：非常正确。

赫鲁晓夫：卫星上天以后，美国派人来我国考察我们的教育制度。他们回国以后，对我们的反映很好。但是，时间不过一年，我们的教育制度又要改变了。

周恩来：好，我们也是本着这个方向做的。

赫鲁晓夫：关于改革教育制度，我们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给你们寄一份来。

毛泽东：愿意看。

赫鲁晓夫：那么我给你们寄一份。

毛泽东：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学校改组问题。我们正在试验。

赫鲁晓夫：尽管我们的条件不同，但你们也可以看看信中有关我们的改组方向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这里的问题是劳动和教育相结合。

赫鲁晓夫：在去年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向我进攻。他说我对什么都不满意，改组了工业，对农业不满意，改组了农业，可能将来你还要改到学校？他这个人完全脱离了生活。

毛泽东：对，他是脱离了生活。

赫鲁晓夫：他是个老实人，是自己人。

毛泽东：不那么老实吧！

赫鲁晓夫：他是忠实于工人阶级的事业的，但是，他是个蠢人，怕新鲜事物就像怕鬼和阳光一样。他不是敌人，但有时比敌人还危险，因为敌人看得见，而自己人当中的蠢人是不容易看出的。

现在我们正在改组学校，还要加强我们的力量，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和廉价的干部。

毛泽东：我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做了个决定，还没有定稿。方向和你们是一样的，就是让大学生不死啃书本，而是半工半读。

赫鲁晓夫：很好。匈牙利事件说明在大学生中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大学生里面闹事也闹得最多。

毛泽东：几个月以后，我们的大中学校都要有自己的工厂。

我们的机关干部都要下去参加劳动。在工厂里，厂长这样一些领导干部都要下车间劳动，参加生产。

朱德：军队里的师长要当兵，受排长和连长管一管。

毛泽东：我们的军官过去都当过兵，我自己也当过半年兵。但他们长期脱离了士兵生活。我们一年四季地管别人，抽出一定的时间叫别人管管我们，也是应该的。叫下级批评上级，给他们机会批评上级，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还做了一项决定，所有的军官从今年 8 月开始从事生产工作，一年不少于两个月。

彭德怀：在军队里我们开四级干部会，军、师、团、营四级，还有连、排、班、士兵四级在一起开会，主要是听取下级意见。

毛泽东：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约有2000人参加，会议开了2个多月，通过了许多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互相展开了批评。军委的同志都受到了批评，我和彭德怀同志也受到了批评。召开这种会议就是由外交部部长陈毅提倡的。我们一直对参加会议的人发号施令，就让他们也稍微管一下我们，说出心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8周内，我们自觉地接受他们的批评。当然，不只批评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要受到批评，特别是那些缺点严重的人。

彭德怀：通过会议上的批评，一些军官现在讲到，对他们的批评真好。另一些军官因此明白，他们对下属的批评有时候是错误的。

毛泽东：我们对所有路线的干部实施类似的制度。其实质归结为：第一，所有人都应当从事体力劳动；第二，给下级批评上级的机会。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将此种情况称之为整风运动。英国人将之称为“肃清”运动。

我们在6亿人民中进行了整风，没有整风，也就没有今天的“大跃进”。他们不满意，领导有缺点，他们批评了，心中就很舒服，因此才有今天这样的热情和干劲。我们中央做了决定，中央委员每年要有2个月在下面。这不会损害政府的工作，反而有益。

消灭盗窃、赌博等现象，也都是采取整风的办法，很有效。

彭德怀：这是一个处理违反纪律情况的好方法。在军队中，我们取消了禁闭室，因为那里无人可关。

毛泽东：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许多决议。其中之一就是，除了节日和阅兵式以外，军官和士兵完全穿一样的服装，分不出谁是兵，谁是官，恢复我们过去的做法。战争结束后，由于物质状况的差别和其他一些原因，军官一时脱离了士兵。

赫鲁晓夫：你们在整风中的一些做法，我们在革命初期也有过，譬如列宁参加义务劳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进机关当干部，等等。

毛泽东：我们有一项决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一年内至少有4个月在农村从事生产。只有在处理文件时，才能脱离工作。开现场会议，哪里高产就在哪里开，哪里的麦子好就在哪里开。会议不一定都在北京开，越在北京开会，脑子就越空。今年上半年，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下半年我们还想下去。

彭德怀：我们的军队每年帮助农民2个月，而且并不影响军事训练计划的完成。

赫鲁晓夫：我们的元帅对此不敢苟同。

马利诺夫斯基：当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时，我们总是给予协助。

赫鲁晓夫：我们常常使用军队来帮助收割庄稼，特别是最近几年使用军队去开荒地。去年和今年决定不再使用军队。

毛泽东：可以规定这样一种制度，军队按照该制度在一年中从事农业劳动2个月。这样不会妨碍作战训练。

赫鲁晓夫：情况可能有些不同，我们那里的机械化水平高，集体农庄庄员不希望士兵帮助他们做农活，怕他们做不好，反而受到损失。

毛泽东：可以考虑军队办工厂，士兵在那里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

马利诺夫斯基：士兵的劳动就是体力劳动，他们的劳动已经够繁重的了。

毛泽东：不然的话，他们退伍以后，就不会从事体力劳动了。的确，我们的部队现在还没有全部拥有企业，但已经有了一部分附属于部队的农业企业，战士可以在那里参加劳动。

赫鲁晓夫：我们已经具有部队创办农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在远东。但没有成为习惯。

彭德怀：在我们的军队中，普遍实行蔬菜、水果等自给体系。

毛泽东：我们的部队自己种菜，自己养猪，至少半年可以自给。

赫鲁晓夫：我们过去也有过建筑工程部队，进行军事需要的建筑工程施工。我们大大缩减了其数量，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比专业工人完成的费用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质量不好，因为士兵没有经验。行政管理人员也很多，不合算。既然这是部队，他们就应当学习军事，需要指挥员；但由于他们要进行建筑工程施工，又需要专业的工程师。结果是指挥员多、工人少。用这种方式来建设国家是不合算的，所以决定放弃了。

朱德：我们转业了 40 个师，他们都掌握了技术，成了很好的工人。

毛泽东：可以考虑实行半农半兵，或半工半兵。

赫鲁晓夫：一般服兵役期限为 2—3 年。这正好是获得技能所需的时间。3 年后，我们使战士们复员，招收新的战士。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就只能成为学校了，而不是兵役了。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既不能将他们变成工人，也不能将他们变成战士，而且这样做会浪费国家一些钱。

毛泽东：我们国家不会对此进行拨款。战士会自己挣钱。

赫鲁晓夫：那么吃饭、穿衣、指挥人员的工资呢？况且，红军做的活是工人的 1/3，并且只能完成非技术的粗活。

毛泽东：我们的战士也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工作：种种蔬菜，修修道路，建设灌溉系统。

赫鲁晓夫：我看，毛泽东同志，这恐怕是由机械化水平所决定的，就像我们二十几年前的情况一样。我们现在是用机械，譬如掘土，就用自动掘土机，驾驶掘土机的都是有专门技术的工人，如果让士兵去搞，人家并不欢迎。1933—1936 年我当莫斯科市委书记的时候，修运河就是用工人和铁镐。现在这一切都使用机械来完成，很少用人工。如果使用部队来进行建设的话，结果要比使用机械和有技术的工人贵得多。

毛泽东：军队就是军队，训练为主，只是拿出一部分时间劳动。

赫鲁晓夫：在修第一个地下铁道时，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我、雅罗斯拉夫斯基都参加了劳动。现在我们去参加劳动，工人就不会欢迎我们了，怕我们损坏了机器。

毛泽东：1 万年以后，干部也要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

赫鲁晓夫：1 万年以后，就没有军队了。

毛泽东：干部还要有的。

赫鲁晓夫：有些兵种，如导弹、雷达等部队，看来要转上雇佣兵制，因为这些兵种的专业性很强。我们不能叫入伍一两年的新兵来发射导弹，叫他们搞的话，导弹未等发射出去就会爆炸的。这种武器要由工程师们来操纵才行。再一个就是在潜艇上服兵役，难道在2年内能教会士兵操纵潜艇吗？这里需要的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使用他们将更廉价。我认为，在某些作战范围内，将转上永久性兵役制。

毛泽东：这是对的，他们要搞一辈子，但他们是少数。

赫鲁晓夫：部队种出的东西会很贵的。

毛泽东：这些干部需要他们始终搞自己的事情。这种情况与人少有关。但让他们搞搞蔬菜还是可以的嘛！

赫鲁晓夫：这样的蔬菜将会很贵。在市场上没人会买这些蔬菜。

毛泽东：为了对他们进行指导，可以聘请农艺师专家。譬如说，叫费德林学种菜，他的作品可能更好一些。当然，他到日本去，就不好种了。

赫鲁晓夫：我们不会让他干这件事的，太浪费了。

毛泽东：如果请来专家，叫上100名像费德林那样的人跟他学习，会学会的。他已经是文学家了，除此之外，再学会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对于他的主要工作(文学创作)是有益处的。我们外交部一共900人，分三批下去劳动，每批300人，每次去3年，9年中每人轮一次。

赫鲁晓夫：过去，我们实行过机关的苏维埃化。那时大部分职员都是旧人员，所以我们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工人到机关里，解雇了一部分旧人员，下放了一部分。这是被迫采取的步骤，对工作质量是有影响的。

我认为，我们要这样来实施操作：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在国家机关中，干部问题解决得越民主，那么干部更换就越频繁。于是，干部就变得多起来。一些去从事生产，另一些则在他们的岗位上任职。国家管理机关的民主化多半会使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毛泽东：一件事情占据一生这样不太好。

赫鲁晓夫：怎么办呢？例如，在研究所是培养不出来马克思的。人类培育出马克思只有一次。任何人都取代不了列宁。那么，显然，有一些人将来也需要工作，并且一些事情别人是无法替代的。比如您，毛泽东同志，最好，即使你去了集体农庄去种黄瓜，那么国家就不管了吗？

毛泽东：种黄瓜用不了多长时间。

赫鲁晓夫：但总不能一边种地一边处理国家事务吧。

毛泽东：我能在这个时候不处理国家事务。

赫鲁晓夫：话是可以这么说，现在在我们苏中之间将有一个最大的争论。

毛泽东：当没有那么多特别重要的事的时候，是可以去种地的。比如，在中东发生事件的时候，我就不去种地。

赫鲁晓夫：可这时候该收地了。

毛泽东：我也不是所有时间都种地的。

赫鲁晓夫：我跟您说一下我自己，主席团决定让我做好事。主席团的决定，主席团超过60岁的成员一天只工作5小时，一般的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中间吃午饭休息1个小时。因此按决定，米高扬和柯西金的工作日应该是从上午11点到下午5点。我说，真聪明，按条例，就是把我们当成了残疾人，实际上，所有人工作都超过10个小时。看今天，我也在工作，给艾森豪威尔口授回信。今年给我3个月的假期：夏天2个月，冬天1个月。但我实际上这3个月我像所有人一样，真正只休息了1个月。咋休息呀？所有的邮件都是给我的。在大海里游泳时，电话来了，只能上岸接呀。你刚一离开，就有人说：莫斯科来电话。但是，按照条例，我一年应有一个季度什么都不做。但是一部分人离开去休息是很正常，而我的假期则是另一个样子。

毛泽东：我则是另一种情况。什么邮件都不看，什么报告都不听。我去休假的时候，甚至报纸都不看。这次周恩来同志下去1个月，我们有事也不找他。除非像这次中近东发生的大事，不然我们是不管的。这次，我们许多同志都在下面，因为发生了中东事件，才又回来。

赫鲁晓夫：是啊！在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发生事件的时候，都会让你中断一切，无论是在休息还是在种蘑菇。

毛泽东：明年1月我准备辞去一个主席。现在我还有两个职务，国家首脑和党的主席。只留下后面的一个。这样我的事就剩一半了。我将全国走走，少在北京待了。

赫鲁晓夫：我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但我要说，在国家面前我们是有高度责任感、觉悟的。即使你辞去所有的职务，您对中国、对共产党的责任也是无法辞去的。

毛泽东：那倒是啊！

赫鲁晓夫：黄瓜还是不能种了。

毛泽东：不，还是可以的。

赫鲁晓夫：那么那时候你来我别墅种。我那儿有各种作物，也可以种黄瓜。

毛泽东：我要到那样一个地方，那里能游泳，没有电话。在你那我也不和北京通电话。

赫鲁晓夫：可以，如果一切正常，在一周之内是可以的。但看看报，您可以了解发生的事件，不能脱离开这些事呀。

毛泽东：我在广东的时候，连中央报纸都不读。

赫鲁晓夫：依我看，从事政治的人就像酒鬼一样是不可救药的。他们总是迷恋政治。

毛泽东：是的，是这样的，但我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到地方走走。

赫鲁晓夫：很好。

毛泽东：我准备每年要从北京离开4个月，做一个漫游者。

赫鲁晓夫：我也是。

毛泽东：到时候，我们两个都走，两个漫游者。

赫鲁晓夫：是的，就像退休一样。

毛泽东：我们有个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我们一年不少于4个月当漫游者。

周恩来：我也执行了，因此我不当外交部长了，由陈毅来接任。但应该承认，你们比我们更关心国际事务。

赫鲁晓夫：不一定。

周恩来：我们没有进入联合国，只与十几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而在你们那儿，莫斯科一批外交官就有60多个。

赫鲁晓夫：是的，在我们那全部外交都要通过中央主席团。有时候不召开主席团会议，但外交部会议是要召开的。

周恩来：这是因为苏联的威望高，每一个问题都要认真对待。我们感觉自己更安静。我们只与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有往来，并且不急于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最好，这晚点发生。甚至，如果日本答应我们三个条件，为了不引起"两个中国"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在日本设立机构的打算。进一步说，在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我们将不与它打交道，就像从前那样，只是半官方的贸易关系。我们将逐步在政府层面上解决问题。这将保障我们处于更主动的地位。从前我们认为，同日本发展半官方的关系，可以促进双方外交关系的建立。但可以说，日本方面很稳定。现在破裂了，日本方面更难过了。我们并未感到特别的困难。同日本破裂，给日本人民和贸易公司提供了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机会。现在可以向日本施加两方面的压力：正式的可以从你们那方面，非正式的是从我们这方面。对待日本的这个方针是我们政府赞同的。

费德林：也许，中国同志在苏联驻日本大使的活动的问题方面有什么想法吧？

赫鲁晓夫：也许，应该考虑一下，把中国的一个同志以苏联公民的身份派到我们在东京的大使馆。

毛泽东：但是他也不像俄罗斯人啊。

赫鲁晓夫：没关系，重要的是他要有苏联国籍。我们那里有苏联华侨。

陈毅：是的，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他在日本显然会引起顾忌。

赫鲁晓夫：希望这个人懂俄语。

毛泽东：很难挑选这样的人，懂俄语又弄不明白日文，那样显然是无法骗日本人的。不排除，大使馆的这个工作人员突然暴露了。

赫鲁晓夫：这是例外。

周恩来：这就给你们添麻烦了。现在给日本送去了我们的报纸、杂志，大使馆可以根据这些来确定我们方针。

赫鲁晓夫：让那个人做我们大使馆的参赞。

毛泽东：这太好了，费德林将当我们的大使。

赫鲁晓夫：我希望你们的参赞到我的大使身边当助手，而你却想让我们的大使做自己的参赞。

毛泽东：到那时我们就能够裁减缩编为一个大使。

赫鲁晓夫：我说的可是认真的。

周恩来：很难找到这样既懂俄语，又懂日语的人。那些熟知日本的人通常在日本很有名。

毛泽东：这样只会给苏联大使添麻烦。

赫鲁晓夫：现在日本人也不欢迎他。在我们这儿，如莫斯科的瑞典大使就是俄罗斯人，是一个逃亡的瑞典的俄罗斯工厂主的儿子。

毛泽东：列宁曾说过，一个英国人可能是苏联的代表。

赫鲁晓夫：在日内瓦各国政府首脑会晤时，俄罗斯人是翻译。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在苏联的日本大使馆工作呢?

毛泽东：原则上是可以的，但真的要派，派谁去呢?

赫鲁晓夫：这个你们自己想吧。

周恩来：我们同意应该派一个了解当前局势的人去日本。但我们很难派一个人去大使馆。我们在对日关系方面是经常变化的。他将很难确定方针。如果我们向苏联驻日大使馆传递我们的方针通过莫斯科来进行，那就最好了。

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他说，关于解决问题的公报我们留下，在我们明天回莫斯科之前做完。

毛泽东表示同意，他说，文件可以在离开前一小时签署。

赫鲁晓夫：我们将怎样签署文件：2 份、3 份还是 4 份?

毛泽东：2 份。

赫鲁晓夫：好！我们会告知谁来参加会谈。

毛泽东：好的，你们将来几个人?

赫鲁晓夫：我们是否涉及军事问题?

毛泽东：是的，涉及国防部。我们涉及到的人与你们涉及到的人一样多。

赫鲁晓夫：我们将叫 4 名同志：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安东诺夫代办。

我们将签署什么公报：是党的还是党和政府的公报?

周恩来：我们不指定公报的性质，我们签署《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赫鲁晓夫：我们能不能最后指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等”?

毛泽东：可以。

赫鲁晓夫：好，让帝国主义分子头疼去吧，我们将去种黄瓜了。

毛泽东：那么，会谈就到此结束。

会谈记录：H. 费德林、A. 费列夫

АПРФ, ф. 52, оп. 1, д. 498, л. 108 - 150

№20392

普什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出席国际地球物理年会与中国的交涉

(1958年8月2日)

致苏共中央：

根据苏共中央联络部的指示，我向中央转交了自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竺可桢教授所通信函。

另外，我认为有必要对此做出如下简要的解释：

1. 我是在1957年夏开始与竺可桢教授通信的，原因是他给身为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成员的我寄来了一些信函和电报的复印件。这些信函和电报都是他发给特别委员会机关的，目的是抗议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接纳台湾(为自己的成员)。

根据该信，我请求委员会主席查普曼将关于中国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问题提交到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咨询委员会(处理)。

我将上述请求的复印件转寄给了竺可桢，并随后收到了他们的回信。在信中他对我所给予的坚定支持表示了感谢。

2. 关于我对两个中国问题的理解，我已在给竺可桢的信中已经谈到了。我之所以要写这封信，原因在于：查普曼请求我提出建议——以何种方式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咨询委员会上讨论关于中国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问题。

我在这封信中已告诫竺可桢道：我在信中只是谈了自己的个人观点，而在没有与他协商的情况下我将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而从竺可桢的答复性电报中也可明显看出，中国同志当时已决定不向咨询委员会发出任何关于重新研究台湾加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机关决议之问题的声明。

3. 我给竺可桢的第一和第二封电报是在收到他对我的信函的回复之后发出的。这两封电报的目的并不是想说服中国同志放弃自己的原则，并与特别委员会机关达成妥协。

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中并没有对参加该组织的国家数量做出严格的规定。正是由于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才导致相关部门先是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尔后又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议也给予了台湾以同等的待遇。因为先前也发生的类似的情形：例如南朝鲜便要求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除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

我认为，理应将关于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吸收正式会员的规定明确地固定下来。

当然，这方面规定最好也能采用一般国际组织通用的形式。只是在其中可以提出如下要求：台湾除外；请求中国在台湾不加入的情况下恢复自己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成员国的身份。

鉴于我已坚定地向竺可桢作出了承诺——在不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我不会采取任何实际

行动,于是我使用电报向他通报了自己的想法。

根据竺可桢复信中的说法,我对自己的文字表述方式作了修改,并再次向其通报我的观点。对于我的第二次建议,竺可桢最初答复是他们正在对之进行研究,然后又说,其答复已通过苏联驻北京使馆发出。但是至今,我也未收到竺可桢的这份复信。而通过外交部来了一封电报,其中内容我是在中央相关部门中才得知的。

4. 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曾多次请求中央和外交部,要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问题制定相关规定。而我个人也曾请求中央部门的安德罗波夫同志接见我,以便就我应如何处理这方面问题听取他的建议。

根据安德罗波夫同志的指示,我和别洛乌索夫教授一起与谢尔巴科夫同志见了面。我向后者介绍了自己发给竺可桢的信件的内容。谢尔巴科夫同志认为,我所做出的在不与中国同志协商的情况下将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的决定是正确的。他还建议我与外交部联系一下。

此后,我和别洛乌索夫教授又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谈了一次话。后者也同意这样做:在没有与竺可桢协商的情况下(我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他还通报说:通过我国驻北京使馆,可能得到竺可桢用密码电报所作的回复性解释。

5. 我的本意是好的,就是想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但实际情况却是好心没得到好的结果。在这件事情上我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通过中央来办理此事,而是擅自行动,就像一名个体单干户。从这些错误中我已吸引了教训,并极力保证今后不再重犯类似失误。

苏共党员
普什科夫(签名)
1958年8月2日

附件一:

科学院北京

竺可桢教授亲启

以撤销机关所做出的关于两个中国委员会加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决议为最终目标,我想建议查普曼按照如下方式对正式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委员会进行清理。咨询委员会建议机关根据被邀请参加该组织的所有国家来编制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正式参与国-委员会名单。只有在如下情形之下:

1. 当某个国家由于各种原因被分成两个部分;

2. 当其中每一部分都已建立独立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

3. 当这两部分同时或其中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表示反对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中同时拥有(该国)两个委员会;

4. 当因此导致其中一个委员会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

咨询委员会将建议国际地球物理年机关按照如下方式处置:在机关不直接参与的情况

下请这两个委员会自行讨论，是否能以双方都能接受的任何方式来共同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共识，那就由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根据自己的利益将其中对本组织做出了较大贡献的一个委员会列为本组织的正式会员。

请电告你们对上述建议的意见。

此致

敬礼

普什科夫

1958年6月17日

附件二：

发自北京

致国际地球物理年苏联委员会副主席普什科夫教授：

针对您发来的电报和您对我国科技事业所给予的莫大关心，我表示真诚的感谢。兹就您在来电中所提出的问题通报我们的意见如下：台湾是中国领域的一部分，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其目前所形成的局面都是由于被美帝国主义占领所致，而这也只是暂时性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谓分裂的问题；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我们始终不渝的既定方针；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蓄意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以便藉此妄图使美国长期占领台湾合法化，并幻想着中国能落入他们所编制好的陷阱之中。另外，他们还妄图以此来损害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削弱新中国的影响力和威望。鉴于以上所述原因，反对所谓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斗争已成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斗争计划中的主要内容。这便是我们对于两个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关于这一立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容许有半点含糊。

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已于1956年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正式成员，而在1957年它又接纳所谓台北中央科学院为其正式会员，这充分表明该机构是打着国际科技合作的幌子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对后者臆造的“两个中国”的阴谋提供支持。中国人民和中国学者反对这样的错误决定。另外我还想对您在电报中所提出的原则，即“根据被邀请参加该组织的所有国家来编制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正式参与国—委员会名单”，来谈一下我们的看法。如果从这一前提出发，那么该原则性标准是根本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的，因为台湾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省，我们从来都没有承认它是一个国家。只有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民族委员会是唯一的可能代表中国的组织。对于我们而言，您在电报中所提出的那四个条件都是无法落实的。既然你们在来电中表示，“完全是从友好和兄弟般的关心为出发点……”，那么现在可能做到的只有我们两个委员会通过共同协商以最终达成如下——撤销主席团所做出的关于两个中国委员会同时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决议。

我们认为，目前唯一正确的做法是撤销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于1957年所做出的错误

决定,并将蒋介石集团驱逐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否则,我们将坚决拒绝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的任何活动。我们珍视和坚信,你们一定会理解和完全支持我们的坚定立场的。

竺可桢

附件三:

竺可桢教授亲启

收到您的回复之后,我想以如下方式来改变我对查普曼的建议:

1. 咨询委员会建议主席团按照全世界参与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原则将该组织所属委员会列入其正式成员名单。

只是在如下情形下:

2. 当某个国家由于各种原因陷于孤立或分裂成几部分;

3. 当该国所分裂的几部分都分别建立了独立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

4. 当这些委员会都表示反对同时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

5. 当此举可能导致其中一个委员会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之时;

6. 咨询委员会将建议主席团,根据有利于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自身的原则,将那个能够对本组织作出重大贡献的委员会看作是自己的正式会员。

请尽快电告你们对该建议的意见。该建议也同样适用于南朝鲜。因为后者也正要求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清除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

普什科夫

1958年7月8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189-195

№11668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核武器和核试验

(1958年8月3日)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第四次会谈

1958年8月3日于勤政殿

参加会谈的人员有: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等

同志。①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彭真、陈毅、王稼祥、黄克诚、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

毛泽东：我想弄清楚两个小的、但重要的问题。

第一，在禁止试验核武器的问题上，你们单方面命令停止试验，但西方却在继续试验。您认为有必要恢复试验吗？

赫鲁晓夫：他们通过不停止试验，解除了我们做出的保证。现在，我们继续生产原子弹和氢弹。当必要的时候，我们将恢复试验。当然，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就禁止试验达成普遍协议的话。

毛泽东：我明白了。您说洲际火箭飞行时穿过太空，当它们进入大气层时，它们不会烧毁吗？

赫鲁晓夫：不会的，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毛泽东：你们如何看，美国在苏联周围建立许多军事基地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军事基地非常靠近我们的边界。但是他们主要的军事基地在美国，离我们很远。使用轰炸机到达他们本土很困难。但是现在，由于火箭武器的运用，力量对比已经平衡了。

我们目前正在克服困难，试验射程远的火箭，这样，我们的国土是不够用的。

毛泽东：你们不能在北极区域发射他们吗？

赫鲁晓夫：但是这个距离确实很短，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将越过北极发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对极地地区进行监察，这样他们才能够探测出我们的火箭基地，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

毛泽东：我读了艾森豪威尔就您对防止突然攻击提出的建议所作的答复。看起来这是一个恰当的回答，他似乎准备就此问题召开一次专家会议。他们显然害怕突然进攻。

赫鲁晓夫：我还没有看到这封信。

毛泽东：我同意您提出的有关代表团离开问题的建议。但也许我们应该改变欢送仪式，在机场公开举行，排好仪仗队，邀请外交使团。

赫鲁晓夫：昨天，我们似乎已经一致同意像我们来的时候那样，安排我们回去。让我们的协议更加明确。这样，那些无端的谣言就更难找到借口。否则的话，西方就会写道，他们秘密来访，因为他们就不期望会谈会成功，也许中苏之间有矛盾。然后他们会谈，达成协议，并决定举行华而不实的欢送仪式。让他们试图解开这个谜更好，让会谈的事实产生效果。

毛泽东：我认为有必要对你们的来访保密，这样帝国主义者不会在您不在的时候，发起

---

① 在中方的记录中，苏方出席人员还有费德林、季米宁、李海秋。其中季米宁即齐米亚宁(М. В. Зимянин)，李海秋应该是苏联使馆参赞利哈乔夫(В. И. Лихачев)。——编注

一场突然进攻。

赫鲁晓夫：我认为他们还不敢这样做，力量的对比对他们不利。现在，他们不得不吞下另外一颗苦果——承认伊拉克。假如他们发动战争的准备只做了一半，他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

毛泽东：是的，英国当然不会发动战争。

赫鲁晓夫：法国和德国都不敢发动战争。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他们化为灰烬。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吃过德国 V-1 和 V-2 飞弹的苦头。但现在，这些武器同火箭比起来，就是一堆玩具。

毛泽东：但是，到处都是他们的基地，在土耳其就有 100 多个。

赫鲁晓夫：不，在土耳其没有这么多基地，而且它们都处在我们的瞄准仪之中。他们打算在希腊建立基地，那就更容易了：人们可以从保加利亚的山上推一块巨石下去，关于基地仅仅这么多。甚至美国也处在攻击的威胁之中。

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科学家制造了洲际导弹。

毛泽东：还有德国科学家吧？

赫鲁晓夫：不。他们仅仅是在开始阶段参加了。我们不能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德国人。现在他们全部回到德国去了，去讲关于他们做过工作的故事。美国人相信这些故事，认为我们没有洲际火箭。当我们宣布我们试验了洲际火箭时，他们还不相信。然后我们发射了“斯普特尼克”。现在美国人已经相信我们建造了洲际火箭。报纸上说，在美国也有德国人在工作，但是，第一颗“斯普特尼克”不是美国发射的。

毛泽东：当各国首脑最高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依然想，您在国外的行程，同可能的危险联系在一起。我建议您在出访的时候，宣布任命一位副手。因为当您离开苏联的时候，我们都很关心。

赫鲁晓夫：是的。有某种风险，特别是首脑会议在纽约举行时：那里有许多感到怨恨的匈牙利人和其他敌人。日内瓦的情况好一些。我想起了 1955 年 7 月日内瓦会议时一件有趣的事。

按照美国宪法，总统的保镖当总统在街上行进时，必须跑在总统的前面。但是制定宪法的时候，人们还是坐着马拉的马车。因此，当艾森豪威尔来到日内瓦，坐在汽车上的时候，他的保镖跑在前面，这使得每一个遇见他的人都发笑。然后，人们都在猜测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如何行事。我们来到日内瓦，坐着敞篷汽车在街上行进。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害怕，会坐在防弹车里。后来真的是坐进了防弹车，是因为瑞士警察告诉我们，有一个恐怖组织企图攻击我们。

美国人还写道，赫鲁晓夫在匈牙利不敢面对群众。但是，当我们访问匈牙利时，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了。我们要去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纪念碑献花圈，我向卡达尔建议，穿过人群走向纪念碑，这样美国人可以看到匈牙利人是“如何把赫鲁晓夫撕成碎片”的。这件事以后，他们就不再写匈牙利人反对苏联了。

毛泽东：斯大林拒绝去日内瓦。但是，我还是想到其他不同形式的危险。

赫鲁晓夫：这是头脑衰老的缺陷。

我们现在不考虑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们经常命令军方，按照他们的资料准备局势的草案。最近他们汇报说，没有理由相信，有突然爆发战争的危急情况。

毛泽东：您认为杜勒斯还会留在他的位子上吗?

赫鲁晓夫：不会，他可能会离职，尽管对我们来说他继续留任会更好。同一个傻瓜打交道，比同一个聪明人打交道会更容易。

毛泽东：按照您的观点，史蒂文森会不会成为总统?

赫鲁晓夫：他有过于自信的个性。

毛泽东：最为可能的是，如果共和党继续掌权，那么，尼克松将成为总统。

赫鲁晓夫：是的，最有可能如此。他比艾森豪威尔更糟糕。艾森豪威尔作为国家英雄进入政治舞台，是战争的结果。作为政治家，他不是最好的，他缺乏政治经验。甚至作为军事指挥官，他也不是出类拔萃的。在战争结束时的阿登战役，德国人几乎打败了他。当时。丘吉尔请求斯大林援助西方盟国。

毛泽东：你们当时就不应该去援助他们。也许那样就不会有西柏林，甚至可能不会有西德。

赫鲁晓夫：是的。也许今天我们都是多列士的客人。然而当时局势是不一样的。德国人停止战斗，向美国人投降，对我们进行顽强抵抗。局势发展的结果可能是我们不能占领柏林。斯大林同艾森豪威尔达成谅解，他给我们占领柏林的机会。在维恩战役中，德国人甚至从我们这边跑开，向艾森豪威尔投诚，但是他并没有把他们作为战俘接受。由此，就您所看到的，艾森豪威尔还懂得一些情理。但是，现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国垄断资本家向他建议的。

毛泽东：签订公报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赫鲁晓夫：好的，那就让我们签吧。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 ф. 52, оп. 1, д. 498, л. 11, 151 - 156

№1382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

（1958 年 8 月 4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8 年 8 月 4 日会议第 172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 И. 勃列日涅夫、А. Н. 柯西金、О. В. 库西宁、Д. С. 波利扬斯

基、П. Н. 波斯佩洛夫、М. А. 苏斯洛夫、Н. М. 什维尔尼克；会议由 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通报。

(赫鲁晓夫、波诺马廖夫、库兹涅佐夫、马利诺夫斯基、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

会谈是从海军问题开始的。我们之中的某位顾问提示中国朋友，请向我们提出在建设核潜艇方面提供帮助。尤金弄错了。他们对这一切表示同意，但是，反对舰队拥有两位主人。

关于雷达站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自己可以建设这样的雷达站并供你们使用。

关于米高扬同志的发言——使用了傲慢的口气。对他说了，他的发言让人感到屈辱。①

关于顾问人员的问题：他们希望解除某些顾问，而这些人是强加给他们的。

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内审理这个问题。

这次访问是有益的。会谈是真诚的。

赞成这次访问，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

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9, л. 44 - 45

№2187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赫鲁晓夫关于北京之行的报告

(1958 年 8 月 4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8 年 8 月 4 日会议第 172 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决议："关于赫鲁晓夫同志访问中国的通报"②

第 172 号第 1 项

1958 年 8 月 4 日

绝 密

赞成赫鲁晓夫同志的中国之行，并认为这一访问是富有成果和有益的。

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232, л. 1

---

① 这里指米高扬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编注

② 决议起草和提交者：Н. С. 赫鲁晓夫、Б. Н. 波诺马廖夫、В. В. 库兹涅佐夫、Р. Я. 马利诺夫斯基、П. Н. Поспелов、М. А. 苏斯洛夫和 Л. И. 勃列日涅夫。——原注

№2041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讨论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等的复函

（1958年8月4日）

绝　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今年8月1日、麦克米伦和戴高乐7月31日来信的复函问题所举行的会议速记记录

1958年8月4日

赫鲁晓夫：我认为，现在我们在近东和中东正处于斗争的第二阶段。我们现在应该对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分析并找到新的道路。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当我们提议举行高层会晤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任务呢？就是不允许中东爆发战争，不允许毁灭伊拉克。从我们国家的威望来说，毁灭伊拉克会给我们的政策带来损害。毁灭了伊拉克，到时候也会导致埃及和叙利亚的毁灭，这就不利于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最主要的。因此，当他们投入了军队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政府写了具有恐吓意味的信件，以便动员社会舆论；中东是如此的危险，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如此巨大，以致会导致世界大战。

我想，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现在剩下的任务就是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军队的问题了。我们已经阻止了侵略，伊拉克获得了美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英国、法国的承认，也就是侵略集团中的所有国家都承认了伊拉克。现在他们开始打伊拉克的主意。

我不知道，是否是由于我们的苏维埃制度，或许是由于内心的信念（不能排除这一点），伊拉克政府惧怕共产主义，不能忽视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政治信念。无论如何，在第一阶段事情没有偏离我们的建议，没有违背我们的愿望，我向纳赛尔提出过这些意见和建议，以便他们不违背约定，而是相反，发表自己的声明：将做伊朗政府现在做的事情。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是不符合我们在这一阶段的想法的。

现在谈谈会谈。他们想在安理会进行会谈，我们在安理会将解决什么问题呢？不会解决什么问题，只会进行谩骂。我们能向安理会提出什么问题呢？只提撤军问题吗？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到那里去？是为了要求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军队吗？为此部长会议主席是不需要到那里去的。在这一阶段，无论是戴高乐、麦克米伦，还是艾森豪威尔，在那里都说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现在应该思考这一点。我认为索博列夫同志是个善于分析的人;索博列夫同志在今天的密码信件中说:或许现在需要继续提出召开联合国大会的问题。这是正确的。现在联合国大会能够比高层会晤施加更大的压力。毕竟在高层会晤的情况下,可以设想,我不能提议谴责侵略。邀请侵略者进行会谈并对他们说:你们是可耻的,你是否愿意打自己的耳光呢?这样做将是愚蠢的。他们是多数,而我只有一个人,另一个人中立,而他们是三个人。

而现在做主要的是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提议就是,一定指出英国和美国是侵略者,把自己的军队派往其他国家进行侵略,违犯了联合国宪章的所有制度,也就是举出论据,这些论据已经被应用过。在同他们进行会晤的时候我不能提出论据,而索博列夫同志是可以的。我不排除这种可能,就是派库兹涅佐夫,或许派葛罗米柯去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是用不着派部长会议主席到那里去。需要看清楚,他们想要什么。将会举行会议,蒋介石会出席会议,我也会按照字母顺序就座。我们的座位离蒋介石很远吗?

库兹涅佐夫:距蒋介石隔两个位置。

赫鲁晓夫:这将会发生什么?这是一出什么样的戏剧?这是一出很差的戏剧,剧中的角色也很差。在中国的时候,我按照我的想法大致口授了对艾森豪威尔的答复。我认为,我们不会使他改变什么。说句实话,联合国安理会变成了协调军事侵略集团者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取决于该军事集团中的总指挥,大家看一下,那里现在有多少成员:古巴、巴拿马、哥伦比亚、加拿大、蒋介石集团、日本,都是他们的军事盟友,还有瑞典。

当然,我们在那里总是处于少数派,并且不可能进行任何谴责。在联合国大会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在联合国大会也很难召集到多数,但是那里是个大讲台。

库兹涅佐夫:那里有中立派。

赫鲁晓夫: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并且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在这场冲突中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们原来认为可以通过五国政府首脑会谈来解决的任务,现在没有经过会谈就已经解决了。我是这样认为的。

勃列日涅夫:这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赫鲁晓夫:是一个争取会谈和反对侵略的过程。各国人民都谴责他们。这件事我们做得很对,因为我们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广泛的世界讲台上。

因此我认为,应该修改我们的文件并做出解释: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成功地减弱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还没有消除这种危险,因为侵略者的军队还没有撤出。应该这样说,并进行相应的发展。

即使进行侵略的侵略者也承认了伊拉克共和国,他们声明说,他们没有打算侵略伊拉克共和国或者其他的东方阿拉伯国家,而实话说,这也是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即举行那些国家政府首脑会谈所要达到的目标。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没有解决?就是撤军问题。因此我们要立刻声明,我们要求立即撤军。保障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并谴责侵略者的罪行,这就是联合国大会的功能。安理会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因为看起来,要审议这个问题就必须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更不要

说，谁会参加这次会议。

而现在谈一下世界各国和世界舆论界仍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消除冷战并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也就是回归到我们以前提出的为进行大国首脑会谈而斗争的立场上。但到时候是另外一些成员，应该回归到我们提议的那些成员，并将解决一些根本问题(我们知道议程)，解决关于中东和近东的问题，以便创造良好条件，以便那里不至于积聚起引发战火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引发世界战火。我认为就是这样。

也可能结果是，我们都来了，我或者索博列夫将进行发言，其区别不大，只是一个意义，就是代表部长会议主席，但是我将会说同样的话。要求什么呢？撤出军队。一句话，这将是白费口舌，这不合适。美国人非常害怕这次会谈，他们甚至也不愿进行秘密会谈，据说，可能进行非正式会谈。如果艾森豪威尔参加，我将不会到他去的地方。我们两个谁先伸出手还不知道，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是否要握手。我们不想恶化局势，我们想使局势缓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信件中已经谈过了，我们为什么会去，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希望共处。因此，最好以我们的提议为基础。我们当时也没有放弃这些提议，我们提出这一点是由于面临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和威胁，这种危险和威胁是由于美国和英国的侵略行为造成的。我们提议在这些成员参加的会议中仅仅讨论这些问题。

苏斯洛夫：可以这样说：并且考虑到其他国家政府首脑明显不愿意参加会议。

赫鲁晓夫：不。他们说，艾森豪威尔将参加会议，麦克米伦将参加会议，戴高乐也没有拒绝，但是他说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在纽约进行会谈，麦克米伦也不坚持在纽约会谈。这需要考虑。

如果你们基本同意，我们的这种立场将会更加有力，那么，同志们就要按照这一政策来工作并制定相关的文件。

帕托利切夫：致艾森豪威尔信件中的所有内容都保留了吗？

赫鲁晓夫：都保留了，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加强。我认为，关于会谈地点莫斯科最好应该这样说：艾森豪威尔先生，我们认为，在安全和安定的意义上莫斯科是召开会议的较好地点。您反对我们的理由，认为莫斯科有游行活动，并且在游行者砸碎美国大使馆一些窗户的时候，确实发生过不愉快事件。这些事，艾森豪威尔先生，如果您自己平静地想一想，您会发现曾经发生过的这些不愉快事件的原因，因为在我们国家从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儿的莫斯科人对你们国家和英国进行的侵略感到愤怒，引起了愤怒的浪潮，并且人们进行游行要求制止这种侵略行为，并要求撤出军队。在这段时间，纽约组织了一些反对我们大使馆的游行活动，砸毁大使馆门窗，并发生了殴打事件。

有人说：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

赫鲁晓夫：我国参加游行的莫斯科人民受到了美国游行的影响。关于这件事我们感到遗憾，但是我们不能谴责他们，因为这是对纽约游行的回应。我们对这件事的立场是：我们感到遗憾，同时也不能谴责，我们理解人民的愤怒情绪。应该这样做。相应地对戴高乐、麦克米伦和尼赫鲁来说也是这样。

一旦我们商定以后，信件就应被写出来。让我们商量一下，如果我受到委托，我们将准

备这些信件,并把信件发送出去。如果需要讨论,就让我们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

有人说:对。

赫鲁晓夫:我们将去会谈,这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去呢?是为了说他们是狗杂种吗?我们知道这一点,此外没有其他要说的了。我们邀请参加会议的范围很窄,只是为了斥责他们。

苏斯洛夫:但是阿拉伯人不完全明白。

赫鲁晓夫:当转入更广阔的舞台上时,我们就得到了支持力量,我们就会回来开始动员人民。他们会正确理解我们的。

马利诺夫斯基:那么,关于军事演习或许还要进行通报吗?

赫鲁晓夫:我们进行的军事演习已经顺利结束了,并且领导这一演习的格列奇科元帅已经返回了莫斯科,着手履行自己的直接责任。①

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伊拉克得到了拯救,帝国主义者受到了打击,就让他们这样吧。这件事明天可以做,现在也可以,然后发出我们的信件。这将预先解释,我们是怎样认为的,将不会爆发战争。有什么改变呢?什么也不会改变。

就让我们准备吧,明天或者后天可以公布,但是不晚于后天。

苏斯洛夫:也公布关于在保加利亚的演习吗?②

赫鲁晓夫:这件事情军人来做。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你来做这件事情。应当同保加利亚人达成协议,以便进行解释。看起来,需要后天公布。保加利亚人在自己国家进行演习,而我们在我们自己国家进行演习。

库西宁:我们建议联合国大会限制……

赫鲁晓夫: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出来,就让外交部想一想。我们已经决定要求索博列夫来做。就让我们确切简练地表达出来,我们将把问题转入联合国和联合国大会的框架内。

安理会已经讨论了几次,看起来,安理会成员不会保障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做出的决议是要求停止侵略,谴责侵略者。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并且应该保持尖锐性。我们不应该让这个问题平息下来。侵略者不仅没有撤出军队,而且还在集中军队。这只是为了麻痹社会舆论,使人们失去警觉性,以便他们进行侵略。应当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联合国大会要通过相关的决议。

有人说:艾森豪威尔说,他们要保护小国。

赫鲁晓夫:或许,可以使用艾森豪威尔的这个论据?以便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所有小国

---

① 苏联国防部向社会舆论通报说,7月18日,按照苏联武装力量的军事准备计划,在外高加索和土库曼军区进行了陆军和空军军事演习。黑海舰队也参加了外高加索的军事演习(《红星报》1958年7月17日)。8月7日,中央期刊通报了军事演习活动的结束。——原注

② 指的是保加利亚海陆空军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始于1958年7月18日。苏联一个空军师和保加利亚人民军一起参加了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由空军元帅 H. C. 斯克里普科领导(《红星报》1958年7月19日)。8月8日《红星报》通报,军事演习结束。——原注

都能真正平等，因此应该召开联合国大会。

佐林：这是个现实问题。可以根据安理会的决议召开联合国大会。

赫鲁晓夫：让我们委托我们的代表提出要求，要求召开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

佐林：他们将不会投票支持召开联合国大会。到时候提出的问题就不是特别会议……

赫鲁晓夫：我们将提出要求。沙皇也没有写下这样的诏书。我读过《俄罗斯财富》中的一件趣事。涅恰耶夫写了一份假诏书，即沙皇成了地主和贵族的俘虏，沙皇想给农民自由和土地，但是他不能这样做。因此应当把沙皇从地主那里解救出来。在这一基础上爆发了起义。我不记得作者是谁，是卡罗连科出版的。这在波尔塔瓦州引起了很大的浪潮。当时沙皇带领牧师门进行动员，说服，说沙皇没有发布这份诏书。因此就有了这件事情。一位牧师证明说，沙皇没有写这样的诏书，而一位农民说，我们自己也知道，沙皇没有写这样的诏书，但是怎么办呢？因为我们非常想有这样的诏书。

我们和卡罗连科类似。他们不支持召开会议，我们就要批评，就要要求。这就是斗争。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我很早就读过这个故事。就谈到这里。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9965，л. 1－11

№09879

别尔乌辛与王国权会谈纪要：中国驻欧洲各国大使会议情况

（1958 年 8 月 5 日）

摘自 M. Г. 别尔乌辛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8 月 14 日
第 0709/ГДР 号

秘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王国权的谈记录

1958 年 8 月 5 日

我会见了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王国权。

在会谈过程中,王国权同志说,7月3—16日,在布拉格召开了中国驻欧洲各国大使会议,会上研究了一系列中国内外政策问题。会上对以下问题交换了意见:

一、当今国际形势,其中包括两个阵营之间的力量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王国权同志说,我们觉得,在亚洲,并非所有国家在宣传时充分强调这一思想,即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争取和平,但不害怕战争。这当然不包括我们的国家,即苏联和中国,我们两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是有充分觉悟的。

二、会上研究了中近东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问题以及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的工作问题。

三、详细讨论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在思想和政治问题上加强意见交流的必要性。会议强调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团结的重要性,尤其指出了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

四、会议指出中国驻外大使缺乏紧密联系。决定成立一定地理区域的大使活动协调中心,活动形式暂未定。可能决定定期举行大使会议。中国驻外使馆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经常会晤。以前,王国权指出,没有北京的同意,大使不能外出,比如到布拉格来。现在,将无须北京同意,根据大使的安排,使馆工作人员将可以到邻近国家去。

会上强调必须加强中国外交部对大使的工作。为此目的,中国外交部各副部长巡视了许多驻外使馆。不久前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巡视了中国国驻民主德国和一些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使馆。

王国权说,像布拉格这样的中国大使会议,决定以后一年举行一次。

王国权说,在会上,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达成的协议不多。会上就这一问题发言的人指出,必须继续通过批判南领导人的政治错误和缺点,尤其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继续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就此我指出,在批判和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的同时,还应该保持同南斯拉夫的正常的国家关系,以便不使它完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不给南联盟领导人留下利用我们的批判为其错误的政治路线辩护的机会。

王国权指出,会上没有涉及同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问题。我认为,王国权指出,我们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国家关系,如他(王国权)同南斯拉夫驻民主德国大使沃什尼亚克的关系就"很冷淡"。

王国权问有没有中近东形势的最新消息,我说,除报上公布的,没有任何新的消息。美国人和英国人,我指出,继续增兵黎巴嫩和约旦,看来,他们未放弃他们占领这两个国家和这一地区其他一些国家的计划。他们的计划是在黎巴嫩和约旦建立自己巩固的基地,达到改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伊拉克政策以及使他们回到以前完全依附于美国和英国道路上来的目的。

毫无疑问,美国人和英国人对这些国家的兴趣是很大的,因为美、英垄断资本家在这里开采石油可以发大财。美、英国内有一些资本家集团在策略上意见不一,但他们的目标是一

致的——在经济上奴役这一地区的国家。

如果不是苏联、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社会舆论的坚决抗议和行动，美国和英国早就该实现自己的计划了，但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际社会舆论制止住了西方国家在中东的侵略。

美国和英国想一下子把中近东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压下去，但在世界社会舆论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现在他们企图对伊拉克新政府施加影响，利用它的民族主义倾向，在新政府内部找到自己的支柱，收买民族资产阶级，从而使伊拉克政府离开正确的道路。美国和英国表面上准备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自己的军队，实际上这仅是一个阴谋。不能忘记，美国和英国继续在这一地区增兵，所以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他们策略的变化，我继续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两国（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会晤影响的结果，因为这次会晤大大加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夺取自己正义事业胜利的信心。

事态进一步如何发展，现在还很难说。

王国权说，为了进一步向中近东渗透，西方国家不仅企图在黎巴嫩和约旦制造紧张局势，而且企图在东方制造紧张局势。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王国权说，美国第七舰队现正在日本海岸游弋。近来蒋介石飞机经常对中国大陆实施野蛮突袭。

谈到中日相互关系，王国权指出，现在日本国内反华宣传有些收敛。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日本打算恢复同中国的贸易。还掌握这样的消息，法国政府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法国继续同蒋介石保持着联系，所以我们要求断绝这些联系。我们决定，王国权说，对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表示出特别兴趣。

王国权继续说，现在在中国，所有经济领域都呈现出大的劳动高潮。1959 年，他说，除电力生产外，我们打算在煤、钢、水泥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英国。今年加强了铁路网的建设。现在在中国正在兴建中的有 50 条铁路线。其中一些，如通往阿拉木图的铁路将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已作出决定，修建另一座黄河大桥。

会议指出，王国权说，我们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因此对获得西方国家的援助不表示特别的兴趣。我们认为，在国内开展的“解放思想”运动中，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将获得更高水平的发展。

提到格罗提渥同志请求为他探明东南亚国家和中近东国家邀请他访问这些国家的可能性问题，王国权说，中国同志们将尽力完成德国朋友们的这一请求，但同时也应考虑到，这些国家或这些国家中一些国家拒绝邀请格罗提渥同志的可能性。

然后王国权问我如何看待中近东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据我看，现在不该发生战争。

王国权说，中国外交部认为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性：

一、妥协，中近东形势得到缓和；

二、局部战争；

三、局部战争发展为世界战争。

我们认为，现在第一种可能性最大。不过应该考虑到，美国在黎巴嫩增兵制造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我说，美国人现在不准备同我们进行全面战争。在中东，他们也不想陷入大的战争。确实，他们在向那里增兵，不过这样做他们是想以威胁来达到他们在经济上奴役这一地区各国的目的。

我们两国，我指出，对战争无论如何不感兴趣。我们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如果不干扰我们，再过几年，社会主义阵营将变得更加强大，以致帝国主义分子不敢冒险同我们作战。所以我们有意拖延战争。的确，我指出，正如不久前我们两国公报中指出的，这不只取决于我们。

为会谈担任翻译的是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三等秘书齐怀远。苏联使馆二等秘书 A. 博戈莫洛夫担任记录。

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
别尔乌辛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129, л. 182 - 188

№20414

安东诺夫与米利切维奇会谈纪要：对中苏领导人会见的看法

(1958 年 8 月 5 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呈递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同志与南斯拉夫驻中国临时代办米利切维奇于 1958 年 8 月 5 日就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见问题而举行的会谈记录。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Ф. 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8 年 8 月 13 日

第 15 - Д - 978 号

与南斯拉夫大使馆临时代办H.米利切维奇的会谈记录

1958年8月5日

我应邀会见了H.米利切维奇。

H.米利切维奇说，今天他想与我开诚布公式地交流一下，而不用平常惯用的那种外交辞令。我答，他自然会对意外公布的关于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面的联合公报很感兴趣。H.米利切维奇请我尽可能地“详细谈谈关于这次会见”。

我对他说，已公开的联合公报完全反映了此次(赫、毛)会谈的主要内容——主要讨论了关于确保世界和平的问题。我强调，苏联和中国在国际形势的估计上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包括双方为防止战争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以及所有其他双方讨论的问题等。我指出，在会谈期间双方还就两国内部的经济形势和进一步巩固其强盛的方式等广泛交换了意见。

H.米利切维奇说，自己在阅读联合公报的同时，无疑会特别关注其中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南共联盟党纲等内容。但是，他却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这份公报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并不完整，所用资料只是人为地、有意识地添加上去的，因为它们与由于美、英对近、中东的侵略而引发的确保世界和平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我对H.米利切维奇说，自己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是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H.米利切维奇也论证道，该联合公报似乎歪曲了南斯拉夫对当前近、中东危机所持的立场。他说，我们国家是首批坚决谴责英、美国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的国家之一。然而，H.米利切维奇认为，联合公报却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质疑，并在文件关于英、美侵略的那一部分内容中对南斯拉夫提出了指责。

我对H.米利切维奇的上述观点表示反对，并指出，联合公报根本没有涉及南斯拉夫在近东问题上的立场，而只是强调必须与南共联盟党纲中所表现出的修正主义现象作斗争。我又指出，在H.C.赫鲁晓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所举行的一次会谈期间，他们均对南斯拉夫对美、英在阿拉伯东部的侵略活动所提出的谴责给予了积极评价。

作为对H.米利切维奇所提问题的答复，我说，据我所知，除了上述之外联合公报中再未提到任何与南斯拉夫有关的事情。

H.米利切维奇指出，近几个月以来，尤其是当送走了波波维奇大使之后，他对中国是否仍愿意继续与南斯拉夫保持国家间关系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我对他说，我认为这种疑虑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毫无疑问的是，今后中国同志与所有兄弟党和国家都将会坚定地与修正主义作斗争，但这并不说明其已打算与南斯拉夫断绝国家间的交往。我认为，要解释中国同志在送别B.波波维奇问题上的所持立场，看来，首先得从波波维奇自身的一系列行动、做法上找原因。

我们的话题再次转到H.C.赫鲁晓夫同志与毛泽东的会谈上面。米利切维奇问，这次会

晤是哪一方主动提出的。我答,我对此一无所知。

米利切维奇指出,在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对两国国防部长均参加了此次谈判倍加关注。据米利切维奇说,很多人都猜测,两国可能会在军事领域采取某些行动。

我说,Р.Я.马利诺夫斯基和彭德怀并没有参加这些会见。显而易见的是,关于此次谈判的大方向我们可以作如下判断:在巩固两国国防方面应采取措施,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情况下,随时准备对侵略者予以应有的反击。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

手写批注:

知道了。

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8月22日

安德罗波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知道了。

……①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99-202

№09891

安东诺夫的备忘录:曾涌泉通报中国对召开联大紧急会议的立场

(1958年8月8日)

摘自С.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8月28日

第321号

机　密

文本第3份

①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驻北京外交代表机构领导人的谈话纪要

1958年8月8日

今天，曾涌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约见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驻京外交代表机构领导人，在与他们谈话中通报了以下情况：

他说，鉴于美、英两国政府实际上阻挠召开五国政府首脑会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H.C.赫鲁晓夫同志在今年8月5日致美、英、法三国政府首脑的信中建议召开联合国大会非常特别会议，讨论美国从黎巴嫩、英国从约旦立即撤军的问题。同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索博列夫同志提出建议，立即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审议苏联政府关于召开联合国大会非常特别会议，讨论美国从黎巴嫩、英国从约旦撤军问题的建议。

曾涌泉强调指出，首先，“我受权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召开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的建议，认为这一倡议是正确的、及时的。中国政府深信，兄弟国家会竭尽全力，一起支持苏联的上述建议，制止侵略”。

曾涌泉指出，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将采取相应的措施支持苏联的建议。他继续说道，在最近两天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发表正式声明支持苏联的建议，中央报刊也将就这一问题发表社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中央报刊有关社论的基本内容如下：

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又及时的建议，苏联政府的建议对保证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有着巨大的意义。

将要求美国和英国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军，因为他们的军队驻扎在那里造成了爆发战争的危险。

将严厉谴责美、英两国对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公开武装干涉；重申各国人民自己选择本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揭露美国和英国的阴谋。

将谴责和揭露美、英两国所谓“间接侵略”的谰言，将声明不存在任何“间接侵略”，只有美国和英国直接的赤裸裸的侵略。

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人民争取和巩固自己民族独立的斗争，等等。

曾涌泉接着说，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非常会议即使能够召开，也起不了大的作用。不过，看来能够而且必须积极利用这次会议，把美国和英国的侵略政策搞臭，制止侵略。

曾涌泉说，至于说非洲和亚洲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努力做亚非国家的工作，力争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支持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他接着说，众所周知，有些亚非国家害怕美国，还有些亚非国家对美国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是，亚非国家共同的和平志向，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

曾涌泉通报说，已经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亚非各国的大使，遵照上述精神做工作。他

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罗贵波也本着这一精神做亚非国家驻北京大使们的工作。我们还打算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作。

最后，曾涌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国家通报了自己有关上述问题的意图，希望得到各国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和意向的通报。

曾涌泉强调指出：我们认为，坦诚地交换有关信息有助于统一和协调社会主义阵各国在有关问题上的行动。

我以苏联使的名义对通报情况和支持苏联政府的建议表示了感谢。

谈话由使馆随员库达舍夫记录。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 5，оп. 49，д. 136，л. 169－171

№2522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临时代办函：请求派遣军事专家组[①]

(1958年8月16日)

绝 密

文本第30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

……

为了全面完成下级指挥和技术人员的编制、发射控制的设备及其他与发射控制技术有关分队的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了一个中等技术学校，准备在今年9月1日开课。考虑到我国发射控制技术仍很落后，教学力量不足，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向中国派出一个13人规模的专家团，为上述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学工作提供帮助。我们认为，下面的人员应当进入专家组：

专家组组长，1名；

飞行理论和射击理论专家，1名；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无线电管理专家，3名；
修复和维护专家，3名；
引擎专家，2名；
发射控制和引信特种部队建设专家，2名；
自动化控制系统专家，1名。
……专家组应在1958年10月初到达。

张闻天
1958年8月16日，北京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д. 1，п. 431，л. 20 - 21

№09878

苏达利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为苏联学者的错误行为道歉

（1958年8月26日）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75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会谈记录

1958年8月26日

今天我到中国外交部同王雨田进行了会谈。

受中央委托，我对苏联学者的下述错误行为向中方表示了抱歉。

今年7月，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普什科夫教授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发了一封电报，邀请中国科学家出席该委员会会议。

竺可桢复电拒绝了邀请，因为该委员会有国民党代表参加，但普什科夫教授又第二次致电邀请，重复原来的意见。这时中国对外文委工作人员李明将此事通知了苏联使馆工作人

员，请他们注意普什科夫的不正确行为。

我对王雨田说，大使馆把普什科夫的无礼行为报告了中央，所以他受到了严厉处分。我强调指出，遗憾的是，在我国科学、体育和卫生机关的某些工作人员中有时也能遇到不理解中国在“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的个别事实，这证明他们在政治上不成熟，这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毫无共同之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完全支持和完全理解中国朋友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路线。

王雨田说，他们清楚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他们非常感谢在所有国际问题上对中国的一贯支持。他们还理解，个别同志的错误同我国的这一立场毫无共同之处。看来，这些错误是因为苏联组织参加许多国际会议，一些同志未被通知到而犯的。

我让王雨田放心，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我向王雨田提供了关于老挝的一些情报材料，我还要求他组织同中国外交部有关司的工作人员就西哈努克在中国逗留结果问题进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国朋友们也可就柬埔寨经济代表团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发表看法。我还请求根据中国外交部所掌握的有关苏发努冯新政府纲领和实际步骤的情况为我们通报一下老挝的形势。

在会谈结束时，王雨田主动给我简要地介绍了金门、马祖地公布的新闻中有 8 条与事实有出入的情况。首先，最猛烈的炮击，8 月 21 日[①]持续了一小时左右，我方打了 28 000 发炮弹。国民党在这些岛上的炮兵阵地被压制住，没能进行回击。我方没有伤亡。根据他们的声明，国民党伤亡几百人。根据我方情报，他们伤亡很大。

现在国民党在金门、马祖岛屿集结有 7 万人的精锐部队并继续调增援部队来。

王雨田说，我们还将继续打击沿海岛屿。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些岛屿属于中国，我们将解放他们，这是我国的内政。对我们的炮击，美国的立场暂时还不清楚，但我们认为，美国人未必会卷入这一地区的事件。

我感谢王雨田这些令人感兴趣的通报。

给我的印象是，王雨田是主动简要通报沿海岛屿的战事情况的，事先没有准备，他很拘谨。

参加座谈的有使馆翻译罗高寿。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H. 苏达利科夫(签名)

共 5 份，送：库兹涅佐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苏达利科夫

1958 年 9 月 26 日，第 718 号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131, р. 8892, л. 196 - 198

---

① 原文如此，此处日期有误，应为 23 日。——编注

№20679

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为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所做准备

(1958年8月29日)

摘自B.И.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日
第182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与朝鲜外务相南日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8年8月29日

应南日的邀请拜见了他。

1. 南日通报了朝鲜政府因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会议而将打算采取的措施。朝鲜政府认为，在讨论朝鲜问题时重要的应该是要求美国军队立即从南朝鲜撤出。在现在环境下正形成对美国军队从南朝鲜撤出产生积极作用的顺利形势，鉴于此，近期将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朋友们打算有效地利用这个重要的事实，同时着重指出现阶段中美国军队侵占南朝鲜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主要的障碍。

另外一个朝鲜政府将力争正面解决的问题是邀请朝鲜政府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研究朝鲜问题，既然它被列入了会议议事日程。为此，朝鲜外务省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主席发了信函。南日说，朝鲜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在研究朝鲜问题时给予最大的支持。

南日说，今年8月28日朝鲜外务省指示自己驻莫斯科的大使拜见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同志，大使受委托转达朝鲜政府的请求，为的是让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在关于朝鲜问题的发言中让会议的关注点集中在所有外国军队立即从南朝鲜撤出的必要性上，注意到这个问题对朝鲜的统一和缓解远东的紧张局势的重要意义。

有关邀请朝鲜代表参加讨论朝鲜问题，以后将请求苏联外交部在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中，同时也通过苏联驻外大使馆，首先，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决定邀请朝鲜代表问题投票表决时弃权的国家(20个国家)代表中，进行相应的有益于朝鲜的准备工作。

南日同时表示了请求，希望苏联外交部系统帮助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建议因联合国上的朝鲜问题在一系列中立国家、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外交代表中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

南日接着说道，朝鲜驻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大使都得到了指示，在那

20 个国家的外交代表中进行同样的工作。

朝鲜外务省打算同时请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代表,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研究朝鲜问题时积极支持朝鲜。

2. 涉及苏联党政代表团打算访问朝鲜的问题时,南日说,他们希望我们的代表团在今年 10 月成行。

答道,很显然,最近几个月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不允许代表团在打算的期限前抵达朝鲜。

南日接着说,今年 10 月底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出访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将在中国逗留 7 天,越南是 3—4 天。朝鲜代表团在中国期间,金日成将邀请毛泽东同志在 1959 年访问朝鲜。

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

佩利申科(签名)

文件 4 份,送:М. В. 齐米亚宁同志、Ю. В. 安德洛波夫同志、И. И. 图加里诺夫同志、档案室

1958 年 9 月 2 日

经办:佩利申科

打印:阿库里切娃

手写批注:

给萨姆索诺夫,请他了解并给出建议。

……①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4, д. 3

№24945

阿诺索夫致米哈伊洛夫工作报告:关于乐队在中国的巡回演出

(1958 年 9 月②)

致苏联文化部

Н. А. 米哈伊洛夫同志:

根据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条约,你们派遣的苏联国家乐队在今年 5 月 15 日乘坐火

①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②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车到达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在机场，乐队受到了中国政府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和苏联大使馆代表的热烈欢迎。

乐队的每个人都被安排在“新侨”饭店，提供的住宿条件极好，最多不超过两个人就被安排进一个带有浴室的房间。乐队的三餐也由中国同志在该饭店安排，这占据了特别分离出来的半个餐厅。每餐都很丰盛、美味而各式各样。为了饮食的需要设置了特别的桌子。不仅仅当乐队在北京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在他们到达中国其他的城市——上海、杭州、天津和哈尔滨的时候也是这样。乐队被提供的生活条件没有比想象的更好了。所到之处，乐队的演员们都得到他们随行的医生和护士的医疗帮助，而当需要的时候，会被安排到最好的医院，并能得到国内权威的医疗专家的医疗帮助。应当指出，尽管天气炎热，不适应气候条件，特别是在华南、上海和杭州，生病的情况经常发生，并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要看门诊(主要是因为水土不服得的胃病)。只有两名同志，大提琴家施蒂尔曼在北京和男中音独唱家古尔维奇在杭州得了肺炎。他们两人都被安排到了条件很好的医院并迅速康复了。施蒂尔曼同志在从上海到杭州的时候回归了乐队，他已经康复并且能够工作，而古尔维奇同志被从杭州送往北京，并且于 6 月 23 日，当乐队在哈尔滨，在全乐队回国的前一天乘坐飞机到了莫斯科。还有一些队员得了一些小感冒，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炎热的天气没有盖好被子，这必须注意到我们的演员前往中国的时节，他们也不适应过堂风，而过堂风是减缓炎热的一种方法，中国人对过堂风没有任何消极的反应，他们从小就已经习惯了。

在乐队的日常生活、转车等方面的整个日常安排中都有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同志陪同随行，他们在艾伟的带领下，艾伟是一名很好的同志。

我认为必须指出这些同志在工作中不同寻常的仔细以及高度的组织性，所有人都在不断工作，做得迅速而不忙乱。

当然，在日常生活和交通方面的这种安排对乐队的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促进了乐队演出的成功，这种成功伴随着乐队演出的整个过程。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代表对乐队的友善和关切以及他们提供的帮助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此方面，特别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С. Ф. 安东诺夫同志、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参赞 Н. Г. 苏达利科夫同志以及哈尔滨的特列菲利耶夫同志，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在他们领导的机构中同我们的工作有接触的工作人员，不仅向我们提出了必要的建议，从他们的这些经验中可以发现丰富的经验和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以及习俗等方面的深刻了解，而且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他们经常访问我们的演奏会，是我们狂热的观众和友好的批评者。我们的外交家们对我们的演出的这种态度自然以最崇高的方式对乐队演员及其领导者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影响，这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着巨大的意义，并促进了演出的成功。

除了对访问中国的乐队在日常生活方面给予极好的安排之外，中国的同志们工作得非常认真，践行了内容丰富的极好的计划，使乐队参观了中国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参观了当前进行的建设，了解了人民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活。乐队参观了中国的一些宏大的古建筑，一些

宏大的寺庙,这些都是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参观了放满艺术作品的绘画和雕塑博物馆。乐队在北京参观了皇帝的冬宫和夏宫、北海公园、明十三陵、防护北京的长城。乐队几次到剧院看戏,既到过那些体现了剧院艺术的新形式的现实主义的剧院,它们以 K. C.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苏联的经验为基础,也到过古典的剧院,在北京、杭州看了几场京剧,在上海观看了绍兴剧。乐队还观看了几次中国的杂技表演。所有的喜剧对乐队演员,对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无疑将会成为他们长久的记忆,对他们的创造活动产生影响,对现代中国生活的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所产生的印象也更加深刻。乐队在中国期间正好赶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现在正在推行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比如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工业、农业和文化领域推行的所谓"大跃进"运动。乐队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企业和文化单位。这些事情的开展是由于乐队主动表示在中国的一些企业举办演奏会,对迎接乐队的中国同志表示感谢,这些中国同志们帮助乐队在北京的一个纺织联合加工厂和北京近郊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举办了演出,也在北京近郊著名的大型水库十三陵工地举办了演出。在这些企业和建设工地乐队不仅仅举办了音乐会。这些表演展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同时确立了我们个人同劳动人民的联系,了解了他们的英勇劳动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水库的建设工地给乐队的演员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无论就其巨大的规模来说,还是就其全民参与性质的劳动来说。在这里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各阶层居民的伟大团结,他们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乐队的一些成员直接参加了这项工作。遗憾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参与了,因为大家都穿着白色的演出服,这无疑将很难进行挖土工作。应当指出,在那天之后几天,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领导人到这一工地进行了劳动。现在我们有幸得知,目前水库的建设比预定的计划日期大大超前完成,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乐队还参观了其他城市的一些企业,比如杭州的手工艺品工厂,哈尔滨的金属加工厂。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音乐文化,并同中国的音乐家们建立职业上的联系在乐队的访问中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自然,我们的交响乐队是第一支来自国外的交响乐队,我们的到来引起了中国职业音乐家们的巨大兴趣,从北京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开始就同他们进行了会见,并且在乐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整段时间内他们都一直陪同着。音乐学院以及其他高校的教师和大学生不仅经常参加乐队举办的音乐会,而且他们还同我们一起进行排练。非常想指出的是,有许多来自天津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和大学生前来参加在北京举办的音乐会,天津距首都有 2 个多小时的路程,尽管稍后乐队将会在天津举办音乐会。顺便说一下,不仅来自天津的听众,而且有来自其他城市,如南京的听众前来北京参加音乐会,而且前来的不仅仅是音乐家。总的来说,必须指出,对我们的音乐会产生巨大兴趣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音乐家,而且还有广大的听众。在乐队到达将要演出的城市之前,音乐会的票早就销售一空,并且总会留下许多希望参加音乐会,但是没有机会的人,他们请求我们提供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能力满足他们的请求,因为,首先是没有座位了,其次,在中国绝没有任何可能

通过“走后门”搞到座位。唯一的一次是，安排了我们的同胞，5 名北京大学的苏联大学生参加了音乐会，为此他们再三向我们表示感谢，这表现在他们写给我们的信件中，至今他们仍在给我们写信。

最后描述一下我们在中国进行巡回演出的总的条件，应当说，这些演出总是取得巨大的甚至经常是特别巨大的成功。观众长久时间地鼓掌，并要求再来一次，每个节目经常都要表演 3—4 次。在哈尔滨的最后一场演出，在长时间的呼喊之后，乐队最终离开了舞台并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许多人已经换下了衣服，全体公众仍然在继续鼓掌，呼喊着表达自己的兴奋，这迫使整个乐队空手出现在舞台上，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只是在热烈的鼓掌欢呼声之后最终平静了下来，并开始散场。

无疑，这种反应表现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情感，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不仅仅是他们引起了这么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无疑，中国人民已经有了这么高的文化发展水平，以致他们能够明白用外语表达的音乐艺术。无疑，促进音乐会的直接成功，就是还有美学上的原因。演出中有古典节目以及苏联作曲家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演奏的效果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需要指出，苏联国家交响乐队到了中国，这被称为一种好的形式。上述列举的心理上的因素始终导致了取得好的结果——极为美妙的、富有表现力的演出，自然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听众的反应不仅仅表现在音乐会上的欢呼声中，表现在乐队的排练中，而且也表现在报刊大量的反响中，一些高水平的音乐家在报刊上对乐队举办的音乐会进行了评价。

如下一种情况还对乐队饱满的精神状态产生了积极的印象：乐队始终得到了苏联文化部的帮助和关切。在我们在北京访问期间，我们有机会通过电报同文化部保持直接的联系。文化部的帮助还表现在苏联的报刊对乐队的表演进行广泛的报道。在此方面，《苏联文化》报随行乐队的记者多尔戈夫同志的工作以及一些苏联报刊常驻北京的通讯记者的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顺便说一下，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根据我们大使馆的建议，我向驻在北京的苏联报纸和国外报纸的记者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向他们介绍了乐队的经历，乐队在苏联工作的性质和条件及其前往中国的目的，乐队在中国的活动内容和工作计划。此外，我向中国发行范围很大的报纸《文汇报》以及《友好》杂志发表了一篇篇幅很长的文章，而 K. K. 伊万诺夫向《傍晚的莫斯科》发送了一篇文章，他也向上海的《文汇报》发送了一篇关于莫斯科音乐大厅及其举办的活动的文章。

在此需要再次谈论一下关于我们同中国音乐家进行接触的问题以及在这些接触中我们相互之间进行的广泛的经验交流。正如我上述所说，从我们到达的一刻开始就已经建立起了这种联系，并且在我们在中国的整个时间内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得到发展。这种联系表现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最为广泛的形式是自发地相互交流经验，很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人经常对苏联音乐家提供一些协助。在我们进行第一次排练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管乐队参加了这次排练，他们忙于完成音乐会的前奏曲柴可夫斯基的《1812 年》，该曲是我们在中国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的最后一个节目。这些排练在为演员准备的幕间休息

室内进行,顺便说一下,中国同志对我们提供的协助的范围很广,在我们需要进行演出的各个大厅里都进行得很好。参与这些协助工作的还有从事音乐教育单位的大学生和教师,他们经常参加我们的排练。此外,中国的同志们还安排我们参观了上海和天津的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参与了我们乐队演员举办的音乐会,这些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参加了我们的表演。我们还了解了这些音乐学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过程的组织,也了解了一些示范课,并且我们的全体乐队的成员还向教师们提供了一些咨询。就一些专业问题作了一些报告,不仅在上海和天津,而且在没有音乐学院的北京、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也作了报告,顺便说一下,天津音乐学院的许多教师也前来参加这次报告。

所作的这些报告如下:在北京的中国音乐家协会,茹科的报告《关于小提琴演奏》;多克希采尔的报告《关于管弦乐器的演奏艺术》;阿诺索夫的报告《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乐、赫连尼科夫第一交响乐以及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乐分析》,三天后他作了第二场报告《人民民主国家的交响乐(根据个人印象)》;安德列耶夫斯基的报告《关于苏联的国家交响乐队》。

在上海音乐学院作的报告有:古列维奇同志在会议上就弓弦乐器班的教学实践问题作了如下题目的报告《关于所有小提琴手的中音必修课程》和《关于中国室内音乐的演奏状况》;阿诺索夫就乐队的指挥问题为教师和大学生作了如下题目报告:《关于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的教学方法》。

在哈尔滨艺术管理局阿诺索夫为中国东北各城市的乐队指挥家作了如下题目的报告《关于指挥艺术》。

在所有的这些报告中听众都提出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证明,首先,中国的音乐家们对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兴趣是巨大的,他们对知识是非常渴求的。我在报告后附上乐队一些演员的报告,他们都提供了咨询并对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有所了解。简短地说,他们的印象如下:现在,由于缺乏足够的高水平的教师,音乐乐器演奏的教育工作明显跟不上。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中国指挥家李德伦是我的学生,他现在是北京中国中央交响乐队的领导人,是一名很有文化和知识的音乐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音乐教育的状况作的评价如下:"音乐学院的大学生比他们的教师学到的更多,而音乐学校的大学生比高等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学到的更多。"这种评价是乐观的。它证明,在教育的初级阶段工作进行得不好,而随着时间的进展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但是,如果不能保证音乐学院有良好的、掌握正确的方法的教育骨干,就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至于中国的指挥干部,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良好的。到达中国之后,我们马上就向中国的同志们提出了如下两条建议:(1) 把我们的乐队和北京乐队联合起来表演我们的一个节目;(2) 由 K. K. 伊万诺夫和我指挥北京乐队进行一场演奏会。这两个建议都被中国的同志们愉快地接受了,并举办了音乐会。关于这些音乐会我稍后再详细讨论。此外,在我们乐队的一场演奏会中,李德伦同 K. K. 伊万诺夫一起指挥了乐队的下半场演奏。这大大拉近了我们同中国音乐家之间的距离,也有助于经验的交流和磋商。我们在上海同中国的乐队一

起举办了音乐会。从这一共同进行的工作中，我们对中国交响乐事业的状况或多或少有了一些明确的认识。简单地说，这些认识为：(1) 至于指挥干部，在我们有机会认识的 6 名指挥家中，有 3 名无疑是高水平的，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他们是在北京工作的李德伦(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和张宁和(在巴黎受过教育)；以及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他曾是一名号手，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其他的 2 名在上海工作的指挥家陆洪恩和陈传熙无疑很有才能，但他们现在的经验还很少，他们两人都是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上海音乐学院在培养中国的指挥家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了解了该校指挥班的工作，该班的人数非常多，苏联专家 В. Г. 杰利钦耶夫指挥进行了演出。(2) 关于同我们一起演出的这两个乐队的状况，它们目前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由于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乐队音乐家以及乐队成员的人数上的不够。乐队成员人数上的不够无疑是由于为乐队培养的音乐家的不足。至于中国乐队队员的音乐天赋，则是令人吃惊的，只是由于这种天赋才使得他们能够在如此低下的技术装备的情况下能够取得非常令人满意的演奏效果。如果这些乐队没有承担过量的演出任务的话，他们取得的演奏效果会更好。他们之所以会承担过量的演出任务，随着某些宣传活动的开展，中国人民对交响乐音乐会的需求很大。所有这些状况最终成了中国乐队事业正常发展的沉重负担。还有一种状况阻碍了乐队艺术的发展：在音乐学院，古典乐队的演出很糟，室内音乐也是这样。这可以使大学生们养成良好的演出技巧来改正，但中国的室内音乐还是尚未触及的区域。在此方面苏联能够向中国提供巨大的帮助，可以组织由巴尔沙伊领导的室内交响乐队进行巡回演出，比如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我们的表演在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同志的标准，室内交响乐队的演出也起到了这种作用。

我们同中国音乐家的接触还表现在我们对中国的音乐工业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中国的音乐工业状况不仅要比我国的好，而且总的来说处于较高的水平，这是出乎意料的。我们了解了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乐器制造厂。原来中国几乎生产欧洲的所有乐器：大钢琴、立式钢琴、竖琴，各类的木制管乐器。而且根据我们的音乐家的看法，其中的许多乐器都不逊于法国制造的乐器，铜制乐器的管子非常的好，还有弦乐器。众所周知，工厂制造的弦乐器的质量都不好，但是根据我们的同志们的回应，中国的弦乐器值得关注。在此方面应该了解附在本报告后的古列维奇同志的报告，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对中国的乐器制造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我想，应当利用我们的音乐家的印象以及其他的材料对这些问题予以特别的研究，因为从中国市场获得乐器要比从西方市场获得乐器较为合适一些。当然，中国并非所有的乐器都是好的。比如，在生产圆号、长号和竖琴的时候，我们的音乐家们发现了一些结构上的问题。但是应当承认，有一些乐器的质量是非常高的。顺便说一下，中国有大量的用于生产双簧管、单簧管、萨克管和巴松管簧片的竹子。欧洲市场上的簧片都是有缺陷的，并且大多数乐队队员都会由于簧片的质量差而感到苦恼。我们的乐队得到了中国工厂的礼物，它们是大量的生产簧片的原料。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对其质量进行确定，并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顺便说一下，在我国的基洛瓦巴德地区也生长有高质量的芦苇，由于不适宜推广种植，

这种芦苇的种植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当地部门的需要。同音乐家们进行的各次会见、向他们提供的咨询以及共同进行的演出的结果是，在职业兴趣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些友好关系，并建立了通讯联系，这种联系对职业关系的发展是有利的。本报告附上了一些同志们的报告，这些同志都就各种职业提供了咨询，这些报告材料对于得出结论和进行概括将是足够的，这对中国开展音乐教育的单位来说将是有利的。

乐队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本不在计划之内，它是在正式的巡回演出之前、在5月17日为中共八大的代表们举办的。这次音乐会的节目中有：(1) 中、苏国歌；(2) 序曲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3) 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①]，由H.阿诺索夫指挥；(4) 作曲家马思聪和贺绿汀的4支中国小型曲；(5) 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管乐队参加演出，指挥K.伊万诺夫。

出席音乐会的有以国家政协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陈毅元帅和贺龙元帅为首的许多领导干部，还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C.Ф.安东诺夫同志和大使馆参赞H.Г.苏达利科夫同志以及大使馆其他的工作人员。

5月18日的音乐会是计划中的一系列音乐会中的第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由K.伊万诺夫组织，音乐会的节目是：(1)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乐《1950年》；(2) 马思聪和贺绿汀的4个小型曲；(3) 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的序曲。

5月20日举办的音乐会由K.伊万诺夫组织，音乐会的节目如下：(1) 赫连尼科夫的第一交响乐；(2) 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3) 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

这两场音乐会都是在"天桥"剧场举行的。

5月22日举办的音乐会是苏联大使馆为外交使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准备的。这场音乐会的节目如下：(1) 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2) 施咏康的《黄鹤的故事》；(3) 在下半场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结尾是小提琴协奏曲(B.皮凯津独奏)；(4) 马思聪和贺绿汀的4个小型曲；(5) 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的序曲。

出席音乐会的有以波兰大使基里洛克为首的各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大使及其夫人、各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中国领导人陈毅、郭沫若及各政党和其他的社会组织领导人，还有以H.И.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为首的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以波兰大使为首的一些外交人员、外交使团团长也登台进行了表演，并向乐队赠送了一个大花篮。音乐会是在国家政协委员会美妙的建筑内举行的，而且大厅的声音效果也很好。

5月23日，乐队前往北京纺织厂进行慰问演出。音乐会是在白天举行的，在该厂第二俱乐部的一个很好的大厅内举行的。在音乐会开始之前举行了隆重的会见和欢迎仪式。音乐会由K.伊万诺夫指挥。晚上，乐队应中国同志的请求，用录音机录制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和施咏康的《黄鹤的故事》。

---

① 原文如此。正式名称为《黄鹤的故事》，下同。——编注

5月24日的音乐会是在人民剧院内举行的，音乐会由H.阿诺索夫组织。音乐会的节目有：(1) 卡巴列夫斯基的戏剧《哥拉·布勒尼翁》的序幕；(2) 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芭蕾舞中的舞蹈组曲；(3) 哈恰图良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B.皮凯津的独奏；(4)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咏叹调；(5)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

5月25日的音乐会是在一个水库的建设工地举行的，由K.伊万诺夫指挥。在音乐会之后参观了水库的建设工作，也参观了十三陵和长城。

5月26日的音乐会在人民剧院举行，由H.阿诺索夫组织。音乐会的节目有：(1) 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2) 格林卡的华尔兹幻想曲；(3) 格拉祖诺夫的《乐队号手相册中的一张请假条》；(4) 格季克的乐队号手练习曲；T.多克希采尔的独奏；(5) И.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6) И.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蓝色的多瑙河》；(7) 德沃尔扎克的第八斯拉夫舞蹈；(8) 哈恰图良的取自《假面舞会》中的一段华尔兹；(9) 马思聪的2个中国小型曲。当天晚上乐队的独奏家和独唱家在苏联大使馆举办了音乐会，招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

5月27日，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举行了慰问演出会，演出会由H.阿诺索夫组织，小提琴家B.皮凯津也参与了组织工作。在音乐会之后参观了一个合作社。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为苏联国家乐队安排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国家领导人、苏联驻北京临时代办C.Ф.安东诺夫同志以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招待会的最后表演了中国杂技，这些节目内容丰富，都很有趣。

5月28日，国家乐队在“天桥”剧场①举办了音乐会，音乐会的节目如下：(1) 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K.伊万诺夫指挥；(2) 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序曲；(3) 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B.皮凯津独奏；(4) 柴可夫斯基的《弗朗西斯达里米尼》，李德伦指挥。

5月29日，乐队休息一天，当天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晚上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乐团的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由苏联指挥家组织，音乐会中的节目有：(1) 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由H.阿诺索夫指挥；(2) 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由K.伊万诺夫指挥。

这场音乐会引起了北京音乐界的巨大兴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两名副部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天津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马思聪以及其他的许多人都参加了这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座无虚席，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5月30日晚上，苏联国家乐队举办的音乐会的节目同5月28日举办的音乐会的节目相同。

5月31日，苏中两国的乐队联合在体育馆举办了音乐会，出席这次音乐会的有6 000名听众。在政府的包厢内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干部，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C.Ф.安东诺夫同志以及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H.И.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以及由他带领的代表团中的一些成员。这次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音乐会中演奏了如下节目：

---

① 俄文原文 Небесные ворота，意为天空之门。但北京没有类似名称的剧场，估计可能是指“天桥”剧场。——编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苏联国歌;(2) 马思聪的蒙古舞;(3) 贺绿汀的《夜校学生》;(4) 格拉祖诺夫的《相册中的一张请假条》;(5) 格季克的乐队号手练习曲,T. 多克希采尔的独奏;(6) 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中的一段华尔兹,由 H. 阿诺索夫指挥;(7) 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8) 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中的第三部分,由李德伦指挥;(9) 马思聪和贺绿汀的 2 个小型曲;10. 柴可夫斯基的《1812 年》的序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管乐队参加演出,由 K. 伊万诺夫指挥。

这是在北京举办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它表现出了友谊,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周恩来同志、C. Ф. 安东诺夫同志以及 H. И. 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从政府包厢走到了乐队演出的舞台,对演奏者表示热烈的感谢,乐队还收到了许多鲜花。

前来访问的时候,苏联国家乐队随身携带了一些赠送给中国朋友们的礼物。在这些礼物中有一些是苏联作曲家的一些总谱,其中有几份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的副本,上面写有作者留给中国人民的纪念,还有苏联作曲家和俄国经典作家的其他许多乐曲,其中包括关于各种乐器进行教学的文献资料。为了把这些礼物以及其他的一些礼物赠送给苏联国家乐队在北京结识的中国同志们,乐队领导人和苏联大使馆一起在大使馆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乐队的独奏家和独唱家进行了表演,并进行了晚餐,赠送了礼物,既赠送给了一些单位,也赠送给了一些个人。由肖斯塔科维奇本人签名的第十一交响曲的一份总谱的副本赠送给了中国音乐家协会。这次招待会是在 6 月 29 日的晚上举行的。

此外,出席在 6 月 22 日举办的音乐会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还邀请乐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到他家进行午餐。在这次午餐上,叶韦利诺夫同志向郭沫若同志赠送了一幅照片,这幅照片是对他两年前对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大厅进行访问的纪念,照片被叶列梅耶夫同志领导的莫斯科音乐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镶嵌在木制的框子内。

6 月 1 日乐队乘坐专列(乐队乘坐这辆专列在中国的各地旅行)前往上海,为乐队送行的有许多音乐家和听众以及苏联大使馆的代表。

从 5 月 15—31 日在北京的整段时间内,乐队举办了 12 场交响音乐会,在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演出了 2 场独奏音乐会。乐队的指挥还同中国交响乐队一起举办了 1 场音乐会。……①

苏联交响乐队总指挥

H. П. 阿诺索夫

1958 年 9 月

РГАЛИ, ф. 2795, оп. 1, д. 299, л. 1 - 19

---

① 原文如此。——编注

№20680

佩利申科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

（1958年9月3日）

摘自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2日
第185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曹克强同志会谈纪要

1958年9月3日

1. 参观了中国大使馆和应曹克强的请求告诉了他涉及今年9月8日在平壤开幕的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的信息。

告诉曹克强，因为展览会，将有12名苏联专家去朝鲜。9月2日以展会经理索博列夫同志为首的5名人员已经抵达。展会面积需要600—700平方米，高6—7米。不需要特别加强的地板。展会大厅需要220伏和127伏的电力布线。展会分6个部分。预计展会会期为一个月。另补充，如果中国朋友需要的话，展会经理索博列夫同志可以更为详细地让他们了解组织展会的问题、展会的技术文件等等一切中国大使馆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我们也很乐意组织与索博列夫同志会面这样的安排。

曹克强同志对于展会的信息和为这个问题我们安排与索博列夫同志另外会面的建议表示感谢。他说这些关于展会的信息是他们迫切需要用以好好筹办10月份在上海举办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

2. 对曹克强讲述了一些现在正在实施的具体措施。这是因为今年5月在莫斯科苏联代表团和朝鲜代表团之间签署了有关1959—1965年间相互供货和有关个别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协议。在回答乔晓光的问题时告诉他，为建造企业提供设备和材料，企业的清单已被制定成上述的议定书。货款主要由朝鲜方面以商品贸易负担，仅仅是剩下的部分款项为无偿援助。

曹克强也照样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现在在北京正在进行的经济问题谈判中就所有应该列入长期协议的重要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今年9月20日将会签订相应的议定书。中国帮助朝鲜朋友在新义州市建造一家纺织厂（工厂产能6 000个纱锭）和第二家生产牛皮纸的工厂。除此以外，中国帮助朝鲜建造5—

6个其他工业项目，其中有纺织厂和制糖厂。曹克强指出，根据已有的协议中国方面应该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对上述企业进行安装和投入生产。可是现在朝鲜方面决定设备安装由他们自行完成。

3. 曹克强说，10月份将有2个朝鲜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第一个代表团是带着感谢信来的，朝鲜人民感谢中国在抗击美国军事入侵朝鲜时，同时在战后时期给予朝鲜伟大的兄弟般的帮助；第二个代表团将护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回到中国。

他同时还通报，朝鲜同志请求北京宣布第三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1958年9月9日前撤出，可是因为台湾海峡事件，公布相应的声明将延缓到更晚的期限。他还补充道，朝鲜在10月1日开始朝中友好月，期间将成立朝中友好协会。

问了曹克强有关朝鲜党政代表团打算去中国访问一事。

曹克强答，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代表团将在1958年访问中国。在这段时间里代表团还将访问越南。所以，乔晓光补充道，给朝鲜政府的官方邀请还没有发。

会谈结束时曹克强讲述了最近台湾海峡趋于复杂的局势，同时有关在北戴河今年8月17日至8月3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

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随员 M. П. 库尔巴茨基。翻译是随员王保民和库尔巴茨基同志。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B. 佩利申科(签名)

文件3份，送：M. B. 齐米亚宁同志、И. И. 图加里诺夫同志、档案室

1958年9月12日

第421号

经办：B. И. 佩利申科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4, д. 3

№20393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针对“两个中国”阴谋的对策

(1958年9月4日)

致苏共中央：

今年7月底，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收到了一份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同志与

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龚普生同志的会谈记录的复印件。在这次会谈期间，龚普生同志就美国及其代理人为反对中国而试图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形成“两个中国”的局面的情况作了解释。

鉴于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今年8月8日有关部门又专门在委员会召开了一个苏联相关组织代表会议。在会议上，有关部门向与会者解释了中国政府在关于“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在会议讨论期间，与会者表示希望得到一份书面性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性质的指导性文件以利其实际操作。

今年8月10日，我们向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发送了一份上述会议记录的备忘录，其中我们(向他)通报了我们就“两个中国”问题召集会议的情况，并表示希望向苏联各组织发放一些关于“两个中国”问题的书面性材料。

今年9月3日，刘晓大使向我们转交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备忘录及俄文译本附件，并告诉我们说：可以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来使用。

对此，我认为，(我们)理应尽快将附录的俄文本备忘录发放给所有参加了国际组织或向这些国际组织的大会和例会派遣了代表的苏联组织，以便其在关于“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将之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指针性文件。

请批准。

附件共计6页。

Г. 茹科夫

附件：

备　忘　录

一、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帝国主义已越来越难以实施自己的敌视中国人民、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生活之外的政策，而且他们的这一政策也越来越难以行得通。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并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占领中国领土——台湾的计划，美帝国主义更加紧了自己的阴谋活动，这就是制造“两个中国”。美帝国主义为推行自己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而采用了各种方式，其中之一便是：与自己的追随者一起妄图在一些国际组织和一些国际会议上形成中国代表和蒋介石分子集团分子同时出席的局面。针对美国的这一阴谋中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支持。美国国会在不久前公布的一份名为《关于不承认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政策》的备忘录中，不得不承认其关于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所遇到的那些困难，并试图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不过，美帝国主义是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这一阴谋的。1957年国际红十字会第十九届大会之后，美国加紧了在国际大会上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活动，并唆使蒋介石集团发表声明以示加入如下一些中国已加入的国际组织：国际乒乓球联盟、

国际排球联盟、国际自行车联盟、天文学国际联盟、大型电子系统国际大会,等等。另外,当中国代表参加了世界能源大会和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盟之后,美国便开始唆使蒋介石集团也声明加入这两个国际组织。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分子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向所有中国已成为其会员的国际组织发出了要求加入的申请。与此同时,他们在申请加入国际组织时还可能使用如下一些称谓,如“台湾政府”,甚至“民国政府”。总之,他们极力想使自己在国际上与中国享有平等待遇。在这一过程中其称谓上的差异只是一种手段,美帝国主义正是想借此来蒙蔽一些中间地带(中立)国家,而其真正目的依然还是阴谋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了彻底粉碎美国的这些阴谋企图,中国反对一切为了自身目的而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批准和接受“两个中国”的情况,并为此拒绝与任何蒋介石分子成为其会员或被邀请加入的国际组织或会议合作(不论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以何种称谓加入)。中国更愿意不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以便不为美国实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留下可乘之机。这便是我们最基本的原则和立场,只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才将建构自己与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关系。

二、针对各种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所采取的政策。

1. 关于中国组织参加和蒋介石集团“组织”参加同一国际组织和不同国际大会的问题。在此类情况下中国将坚决要求该组织驱逐蒋介石分子。如果中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中国将拒绝与该组织或大会合作,并坚决退出该组织或离开其召集的大会。国际红十字会第十九届大会举办一年之后,中国退出的国际性组织如下:国际地球物理年国际执委会、大型电子系统国际大会和国际足联等。前不久,我们正式宣布不承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断绝了与它的所有联系,并退出了8个国际性体育组织,具体如下:国际游泳联盟、田径体育联盟、国际篮球联盟、国际举重联盟、国际摔跤联盟、国际自行车联盟、亚洲乒乓球联盟等。今后,中国将不参加任何蒋介石分子已成为其会员或受到邀请的国际性组织和国际性大会。任何国际性组织和大会如果接纳蒋介石分子,中国将视其是对本国主权的侵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将坚决退出此类国际性组织和大会。

2. 关于中国组织或个别代表和蒋介石集团的个别人参加同一国际性组织或同一大会的问题。此类情况表面上看,似乎并非是制造“两个中国”。但究其实质,它仍是敌人惯用的伎俩,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国际社会造成“两个中国”并存的印象。因此,中国今后将不参加类似的国际组织和会议。至于像民族权利研究协会一样的国际组织,虽然中国已经是该组织的会员,但在适当的情况下中国也会从其中退出。

如果一些中国已成为其会员的国际组织和大会邀请个别居住在境外的中国人参与其工作,我们将会对之进行考查,考查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被邀请人的政治立场方面。如果其不是以蒋介石集团的名义,而只是以其他国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进行参与,我们就不会将之与“两个中国”问题同样对待。不过,在处理此类事务时应当保持高度警惕性,以防有人以此为伪装来实施其阴谋活动。

3. 关于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一些国际组织的分支机构或其例会,而蒋介石分子原先已是该国际组织的成员,只是在其分支机构或例会上没有蒋介石分子等问题。这种情形不仅仅

只是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而且给人们造成错误的印象——似乎中国就急于加入此类国际组织。因此，针对此类国际组织和大会，中国坚决拒绝参加。

三、受美国影响的，截至目前只允许蒋介石分子参加而拒绝给予中国合法地位的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

针对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中国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可归结如下：

1. 中国不派自己的代表。其中包括不派自己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系统及其专门性机构所举办的任何会议。中国公民也不得以任何国际组织代表或合作者的身份参加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的谈判和存在业务上的联系。

2. 中国不向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提供任何材料，并希望兄弟国家也不参与联合国或其专门性机构出版印制有关中国的相关资料的活动。

3. 在处理中国已成为其会员的各国际组织及其大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联合国是联合国，中国是中国。具体操作如下：

(1) 中国将支持这些国际组织所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一般涉及到的那些决议。但如果这些国际组织的决议涉及到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那么中国将不承担任何义务。而如果这些决议有益于巩固世界和平和友好合作，那么中国将不会表示反对。

(2) 中国组织的代表将不出席专门讨论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的问题的例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出席那些由联合国代表起主导作用，以主报告人身份演讲的或以其他特别代表身份参与的大会，并拒绝听取联合国代表所作的报告。如果联合国代表以普通代表身份出席大会或发表普通的讲话，那么中国机构的代表将出席会议。如果联合国代表在中国以会员身份参加的会议发言中对中国进行抨击和诬蔑，那么中国代表立即予以反击并随后退出会议大厅。如果蒋介石分子将以联合国代表身份出席大会，此举将被视作对中国的蓄意污辱。中国机构代表将对此提出抗议，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出席此类大会。

(4) 关于在各相关国际组织间建立咨询性关系的问题。如果一方是这些国际性组织，而另一方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那么中国认为自己不对此发表意见为好。如果这些问题诉诸表决，中国将投弃权票。

四、中国认为，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只是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关系与接触的方式之一。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及其大会能够一定程度上扩大中国的影响和了解某些领域的发展情况。不过，即使中国不参加此类活动，任何人也是绝对无法限制中国的迅猛发展和阻止其与其他国家人民的接触和交往的。中国部分地参加或不参加一些国际性组织及其大会并不表明中国在对待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持消极立场。中国完全能够进行此类活动，但希望采取其他方式。相反，如果中国不参加一些国际性组织或一些国际性会议，就可能会对后者的一些活动造成困难，将促使国际社会增加对美国的不满，并最终导致其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遭受更多的谴责和打击。中国准备与那些不损害中国主权并会给中国带来利益的国际组织和会议合作。

我们确信，在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反对美国蓄意制造的“两个中

国”的阴谋的正义斗争必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1958年9月4日

手写标注:

根据苏斯洛夫同志的指示,Г.茹科夫同志已经发出了刘晓的备忘录。

……①

1958年9月16日

РГАНИ, ф.5,оп.49,д.131,л.213,л.214-219

№20394

苏达利科夫与陈肇源会谈纪要:中国对联合国例会的立场

(1958年9月5日)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76号

机 密

文本第3份

苏达利科夫与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陈肇源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5日

应陈肇源之邀,我拜访了中国外交部。

会谈首先提起关于苏联外交部于今年6月份向中国驻莫斯科使馆转交了一份会议记录备忘录,其中苏方建议中方就即将举行的联合国第十三次例会交换一下意见。在对苏方在这一问题上给予中国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之后,陈肇源说,他想就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例会上可能涉及到中国的有关问题跟我谈一下中国外交部的想法。

陈肇源说,我们认为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例会将会在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下进行。之所

① 手写签名在档案复印件中被遮蔽。——编注

以这样说，原因在于：目前的情况是“东风压倒西风”，各个国家的和平力量有了极大的加强，民族主义运动广泛兴起。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依然控制着联合国的多数成员国，因此在此次联合国例会上其可能会继续出台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诬蔑性决议。不过，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出台某个联合国决议，而是其总体政治成效和结果。

陈肇源继续道，关于大会的会议议程，其中直接涉及到中国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1.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2. 朝鲜问题；3. 关于香港的中国难民问题。

一、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

陈肇源说，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显示，今年 7 月 14 日印度代表团给联合国秘书长发送了一份关于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权利的备忘录。在上次联合国例会就这一问题进行表决时的投票情况如下：赞成的 29 票，反对的 43 票，弃权的 9 票。陈肇源指出，在这次联合国例会上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权利的票数可能会由于一些亚、非国家而有所增加，从而使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激烈。不过，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权利的问题上，我们并不认为在此次联合国例会上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此届联合国例会可能还是无法解决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的问题。

陈肇源强调，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前不久才公布了一份关于“不承认中国”的备忘录。美国政府这样做，就是想向依附于它的国家施压和用共产主义恐惧症来恐吓其他国家。不过，这份备忘录的公布表明，美国害怕其他国家在此次联合国例会上对中国提供积极的支持，并说明美国人本身也是害怕中国的。

陈肇源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与以往并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主张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坚决要求把蒋介石分子驱逐出联合国所有组织和机构；反对所有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不论其采用何种方式)。

陈肇源继续道，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不参与联合国的工作对中国有利。因为这将使我们有可能更彻底地揭露美国的政策。有鉴于此，如果形势没有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化，中国政府仍将不在联合国就恢复自身合法权利的问题发表正式声明。不过，在联合国例会举行期间中国将会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相关的文章和资料。以上便是中国外交部关于在第十三届联合国例会上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所做出的决定。

与此同时，陈肇源向我转交了中国外交部就这一问题所准备的相关资料。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方是否认为由苏联代表团在本次联合国例会上以某种方式提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比较合理的问题，陈肇源答，关于这一问题他目前还没有得到(上级)的任何意见或建议。他强调，我们知道，在恢复中国合法权益的问题上苏联的政策是始终如一，而在本次联合国例会上苏联代表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见机行事。

二、朝鲜问题

陈肇源说，今年 6 月 12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给中国驻京平壤使馆转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陈述了朝鲜政府对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例会上讨论有关朝鲜问题的立场，并要求(中国)对朝鲜政府的政策给予支持。朝鲜政府还将类似上述备忘录发给了所有其他

友好国家政府。目前,在关于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主要可归结为一点,即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

陈肇源说,中国政府基本上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致使美国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志愿军从朝鲜的撤军以及近期近、中东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孤立。社会主义阵营可以利用这一形势以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陈肇源指出,当然,这一问题可能在近期内仍无法解决,但这一要求的提出无疑有助于揭露美国的侵略政策。

陈肇源继续道,中国政府将在联合国例会上对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斗争给予支持,以促使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实现朝鲜统一。中国政府已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几份声明。其中主要包括:今年2月7日中国政府声明,今年2月19日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今年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最高司令部声明,最后还有今年5月6日中国外交部办公厅给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的答复性照会,等等。上述这些文件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例如中国外交部办公厅给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的照会便强调,"朝鲜和中国政府过去和今后都坚持认为,只有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朝鲜才是包括举行自由选举在内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必要条件。如果美国和其他向联合国提供了军队的国家的政府,能像朝鲜和中国政府所建议的那样,在一定期限内将联合国军全部撤出南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这一决定,那么当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朝鲜之后,朝鲜和中国政府准备建议召集相关国家会议以协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陈肇源说,除了公布了上述这些主要文件外,当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期间中国报刊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今后,中方仍将会继续公布关于朝鲜问题的资料,以达到揭露美国的目的。

三、关于香港中国难民问题

陈肇源指出,根据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预定议事日程显示,此次例会将听取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委员所作的报告。在其报告中可能会重提正吵得沸沸扬扬的香港难民问题,并将讨论联合国大会第十二次例会就这一问题所作决议的执行情况。讨论期间,蒋介石分子可能会用诬蔑性的发言来中伤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于所谓香港中国难民问题,陈肇源说,我们的立场依旧。我们坚决反对在联合国讨论该问题,也反对给予这些人以物质帮助。因此,如果在此次联合国例会进行过程中情况没有发生某种重大变化,也没有出现针对中国的恶语中伤,那么中国政府也不打算就这一问题发表正式声明。

我对陈肇源的上述情况通报表示了感谢,并说,关于中国政府就上述问题的立场,我将向苏联外交部做出报告。我还说,如果在此次联合国例会进行过程中讨论到这些问题,并发生了某些新情况,我们将立即向中国同志做出相关通报。

在接下来的会谈过程中陈肇源说,自己到国际组织司工作时间不长。以前的工作地点是中国驻瑞典使馆。在谈到中国与瑞典的关系时,陈肇源指出,该国对中关系缺乏一贯性和稳定性,立场经常摇摆不定。两国间的贸易来往也比较少。其中原因主要在于,瑞典人向中

国提供的都是中国用不上的商品，而瑞典要求中国提供的是有色金属、油料作物和其他紧缺物资。如果中国在瑞典购买电子技术工业品，其价格都过于昂贵。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总秘书处工作人员方祖安和苏联驻中国使馆二等秘书 A. B. 谢尔吉耶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A. 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 5 份，送：B. B. 库兹涅佐夫同志、M. B. 齐米亚宁同志、Ю. B. 安德罗波夫同志、苏联外交部联合国事务司、档案室

经办：A. B. 谢尔吉耶夫

1958 年 9 月 26 日

第 720 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情报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8 年 10 月 30 日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225 - 231

№25971

奥托·迈耶尔的公开信：关于中国退出奥林匹克运动

(1958 年 9 月 5 日)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洛桑

第 125 号文

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员国

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际奥林匹克联合会

供媒体使用

民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退出奥林匹克运动

尊敬的各位先生们:

报纸上发表的简讯使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得知,民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退出了奥林匹克运动(首先,根据惯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8月25日直接得到了通报)。同时,中国田径运动、篮球、足球、摔跤、举重、射击和网球联合会也宣布退出相应的国际联合会。①

考虑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信件内容已被各报纸广泛报道,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实际上,奥委会主席一直以来都严格遵守奥林匹克的规则,对于出于政治动机对其进行的中伤和诬蔑,需要做出一些解释。

1946年中国第一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在上海成立。1947年迁到南京(董守义教授任总干事)。1951年该委员会随同档案资料一起搬迁到了台湾(福摩萨)(但董守义没有去),并确立起了对台湾的管辖权。董守义留在了北京,任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总局亲近,直至1958年8月19日退休。

同时,在北京建立了另一个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它也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为附属委员会,其目的是争取得到全世界青年的承认。因此,不能不关注第一个福摩萨奥林匹克委员会(很重要),也不能不关注中国大陆的委员会(更为重要)。

第二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只是在1954年5月15日的非洲会议上才得到承认,而且只是微弱的多数(23票对21票)。为什么呢? 因为近年来北京委员会一直顽固地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输送政治"间谍"(具有外交身份的随员等)而不是运动员,其目的是提出关于承认的声明。这些政治"间谍"(很容易认出他们)既无些微的体育概念,也无奥林匹克知识。我们不打算回忆某些政治性讨论的细节,这些人试图绑架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从1954年开始,关于"两个中国"的争论就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负担,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继续承认以前的委员会,即福摩萨委员会,因为它把自己的政权延伸到确定的领土,又是委员会的"老成员"。

另一方面,加入组织后,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民主中国的体育项目纳入奥林匹克运动无须任何条件。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试图代表中国全体运动员,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把福摩萨委员会开除出奥林匹克运动。现在,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京委员会不可能把自己权力扩展至福摩萨。

最近4年来,他们在出席每次会议(或者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或者是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时,北京的中国代表在每次发言中都固执地提出自己的政策。艾弗里·布

---

① 1958年8月19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董守义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20日中国奥委会发表声明,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同时退出各国际体育组织。——编注

伦戴奇先生[①]多次提醒和警告他们。他们似乎不知道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的不是政府，而是体育组织(它既不会指责，也不会赞扬得到承认的某个国家的政府，因为这些体育组织所遵循的是奥林匹克规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必须防止政治言论。很遗憾，这些规则还不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所理解。

我们只是希望民主中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能改变自己的活动，能允许其再次加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来，不再成为旁观者。

同时，接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董守义的辞职申请，并从我们的文件和名册中删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按照其领导人的意愿，中国(北京)运动员不能参加下一届奥林匹克竞技运动。

我们想强调的是，艾弗里·布伦戴奇先生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一切政治性质的言论一向持严格的中立态度。委员会成员和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代表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致以真诚的敬意！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秘书长
奥托·迈耶尔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5，д.28，л.87－89

№09876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的人民公社及苏联的态度

(1958年9月6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最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泛展开了成立人民公社的运动。在中国报刊上，把这一运动看作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人民公社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

在《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的文章中，在阐述人民公社的作用时曾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贸易)、学(文化教育)、兵(民兵，既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

① 布伦戴奇(Arery Brundage)，1952—1972年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编注

基本单位。”虽说人民公社化运动规模已经很大,中共中央打算在1959年春天基本上结束运动,而中国报刊上还在强调,在这一事情上不应表现出不必要的匆忙,尤其是在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问题上。现在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日报》指出,无论如何不要求把所有地方的集体所有制都变成全民所有制,而且也不意味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经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中国报刊指出,需要3—6年的时间。

中国同志们认为,人民公社的出现是合作社进一步巩固的结果,目的是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在新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采取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千方百计发展地方工业方针的情况下,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国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日报》写道,规模比较小,全国平均每个合作社才有100多农户,劳力少,公积金不多,发展慢,发展多种经营受到土地数量、劳力不足和资金不足的限制。所以,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成大型合作社成了农民群众自身的真正要求。建立大型合作社是人民公社出现的必要前提。按照中国报刊的估计,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要求有能够保障生产力进一步更大发展的新的组织形式。这一形式就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在基层行政单位乡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乡或几个乡的工、农、商、学合而为一,处在统一的机关领导之下。

乡和公社合为一个指挥机关。乡人民代表会议同时也是公社代表会议,乡人民委员会同时也是公社的管理机关,公社党组织书记同时也是乡党组织书记,乡长同时也是公社主任。

在人民公社里,属于公社社员个人的自留地、部分农具、家畜和生产设施都实行集体化。公社里成立新的劳动组织和实行新的产品分配形式。

公社实施综合经营,包括农业、工业生产(有小型和中型企业),从事商业、文化和教育以及军事训练(民兵)。

人民公社,按其规模是一个大的经营单位,对于发展各种生产部门有着广泛的可能。例如,在河南省,利用公社资金,建起35万个作坊和工厂。许多公社建立了发电站、冶金厂和机械修造厂。中国报刊报道,公社生产的发展,为逐步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和脑体之间的差别创造着条件。

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组织。这从今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决议以及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为了给这一群众运动奠定理论基础,北京出版了《论共产主义公社》文集,其中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公社的著作。不过在最近以前,我国报刊上和电台广播里几乎没有阐述过这个重要问题,这可能引起中国同志的怀疑。

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同时还应该组织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因为在中国报刊上有一些关于公社的提法,给人造成了一种这样的印象,似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阶段,所有国家都有建立公社的经验。

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实际措施：

一、指示中央的报纸，首先是《真理报》、《消息报》，系统阐述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公布中国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和材料。

二、委托经济所和中国学所搜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4—5个月后向中央提交这个问题的材料。

三、从安东诺夫同志今年8月22日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电报可以看出，苏联驻中国使馆没有充分地研究这一问题。安东诺夫在该电报中提出的建议，即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可能会遭到中国同志们的曲解，看成是我们怀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针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认为最好委托苏联外交部正确指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委托大使馆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应对中国朋友们掌握这样一种分寸，不让他们产生我们特别关心这一问题的错觉。

附"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简本。①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 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8年9月6日

第15-Д-1094号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129, р. 8891, л. 189-192

№25227

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关于台海危机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信

(1958年9月8日)

摘自B. B. 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8日

第2379/ГС号

机 密

文本第6份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谈话记录

1958 年 9 月 8 日

我告诉刘晓，中国朋友对于 H. C. 赫鲁晓夫同志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信函文本的相关意见，已通过 A. A. 葛罗米柯同志进行了转达，并且已经被苏共中央予以考虑且接受了。

确定了最终措辞的该信件的复印稿已经于 9 月 7 日晚上被亲手递交给了美国驻苏联的临时代办戴维斯。我将信件的文本交给了刘晓，并告诉他今晚该信的内容会通过广播公布，明天会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1, д. 3, п. 431, л. 70

№20623 - 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朝鲜劳动党对反对派的处理

(1958 年 9 月 9 日)

1958 年 9 月 12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9 月 7—11 日

第 187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8 年 9 月 9 日

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庆祝保加利亚人民解放日 14 周年的招待会上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杨勇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政委王平进行了会谈。告诉他们有关苏共 9 月中

央全会的决议和苏联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成就。杨勇和王平为此表示感谢。

援引杨勇答应去我那儿，就邀请他和王平9月10日去大使馆观看故事片并吃晚饭。他们表示了感谢，但说很遗憾无法去，因为10日一早就要去司令部驻地。约定，他们尽力挑选时间在9月里去我们大使馆。

杨勇和王平说，他们邀请所有派驻平壤的大使们近日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并问我是否能去。答，就像其他大使一样，非常愿意去。我接受了这个邀请。

南日简短地通报说崔昌益案件调查还没有最终结束。崔昌益供认了一切，除了自己与军事人员中的反对派有犯罪关系；反对派领导人中再没有其他人受到法律追究；朴昌玉继续被软禁在家中；金科奉已经退休；朴义琓仍在工作。同时南日表示，为什么朴义琓想来参加你们的招待会？

对南日答道，的确如此，在开除出党后的最初几天，朴义琓在与佩利申科电话谈话里表示了要我接待他的请求。我不认为有必要接待朴义琓，所以没邀请他。最近的两个月，都知道，我不在这儿，所以我并不知道有关为了和我见面朴义琓有什么意愿或企图。

晚上举办了大型的政府招待会。金日成在自己的发言中说，“伟大的苏联，将我们的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第一个承认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并继续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提供无私的帮助。在此请允许我再次以全体朝鲜人民向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表示真诚的感谢”。

招待会期间的会谈时(桌旁我的位子边上是金日成)金日成说，苏共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委员会书记和滨海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表示愿意在上述地区和朝鲜相邻的省建立紧密的接触，特别是与咸镜北道。金日成表示他们欢迎这样的意愿，将为此提供一切帮助并给予省领导必要的指示。这样合乎心意的紧密接触与经验交换将有助于他们进一步的建设。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4, д. 6

№20395

科托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对巴西记者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8年9月10日)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莫斯科克罗波特妮娜大街10号

第286号
1958年9月10日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巴西记者姆利罗·马罗金·索乌扎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另通报如下信息：巴西记者姆利罗·马罗金和玛莉亚·塔·格拉萨·杜特拉目前正以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客人的身份逗留在莫斯科。她们将一直在这里待到今年9月16日。

上述姆利罗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见附录。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秘书长
M.科托夫(签名)

会见毛泽东——巴西记者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毛泽东俯身在拉丁美洲地图上，指着巴西说：

"你们的国家很大，居住着数百万人；它几乎与我们国家一样大；我知道，它也像中国一样富饶。"

毛用手沿着拉丁美洲的轮廓，穿过太平洋，最终停在了中国，笑着说："请看，拉丁美洲和中国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后方。"

能够与主席见面并非易事；要知道，他已经有4年没有接待任何外国记者了。《克鲁塞罗》报记者是南美洲首位向毛提出问题的记者，而毛在回答问题时，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微笑；要翻译毛的话可不容易——翻译往往需要费很大的劲；会谈是用英语进行的，而据我所知，这位中国和亚洲人民的领袖目前正在学习英语。毛主席在回答记者的提问和分析国内、外事件时语言常常带着几分诙谐。(官方翻译对我说："要翻译毛主席的话并非易事；他经常会在答话中使用一些带有讽刺意味的句子，而这些话语又非常委婉和形象。")

在继续研究着拉丁美洲地图的同时，毛主席忽然转向我并说道："拉丁美洲就像日出，而美帝国主义就像日落。他们像什么呢？就像'纸老虎'；有时，他们也会咬人，因此(我们)必须谨慎提防(他们)；但绝对不应怕他们。中国在这方面已作了榜样。"此时，毛的目光里透出钢一般的坚定。

(作为)共产主义诗人和作家，(毛泽东)无疑是现代马列主义作家中最具有洞察力的。毛泽东只是在不久前才开始在西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毛泽东的相片和半身塑像在整个中国广泛流行，人们在想到他时，已不把他当作一个凡人来看待。他的脸晒得黝黑，因为前一阵在中国夏天最热的那几天里他去参观了一些农业合作社和工厂。毛高高的个子，与一般体形消瘦的中国人相比，他显得有些微胖，但步履轻盈。他看我们的时候，眼光专注而柔和。他的个性很强，但性格温和而开朗。正是这种从自己农民祖辈那里继承而来的品质才使他备受全中国人民的爱戴。一名政府成员对我说："他(指毛泽东)没有架子，善于与人民交流；

在跟农民和工人在一起时，他询问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说的也都是人们听得懂的话；他不爱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说，而只愿意与人民在茶桌旁或秧田里交谈。”

“在夏季自己通常只有几个星期的休假期间，主席经常会到中国北方的一些农业合作社和工厂里去参观。他向国家所发出的指示，很多都是这样——在自己的实地考察之后付诸实施的，其中包括领导干部、所有官员、作家、记者、音乐家和诗人，都必须定期与民众交流；他们理应参加农业劳动：播种，收割，到炼钢厂、大坝建设和机井挖掘等工地参加实际劳动。”

此时，毛主席修长而有力的手依然指向拉丁美洲。我从旁望去：毛泽东实际年龄已经有 64 周岁。他总共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被其敌人——国民党于 1933 年杀害的。但他看上去顶多 50 周岁。表面看，他身体健康。可能正是由于他有一副好身体，才使他能够率领 30 万将士进行了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长征”—— 在一年时间内红军不畏酷暑寒冬、平原大山，一刻不停地横穿了整个中国。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下 3 万人。这时，主席面带微笑，盛情地递给我一支过滤嘴香烟。他先给自己点上一支，然后又为我划着了一根火柴。此时，我离主席很近，观察到他的手指一点也不发抖。他手拿着燃着的火柴，直到它几乎燃尽，同时思考着如何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不久前发生的“福萨摩（台湾）事件”的问题。我对他说道，关于福萨摩（台湾）的问题是当前全世界都非常瞩目的一个问题，不仅仅只是中国人才关心它。这里的报纸很少涉及这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提它，那么就没有人会主动谈到它。此时，火柴已几乎燃尽。主席又点燃一支，并开始用比平常更为平静的语调答复道：“台湾属于中国，这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将通过谈判或以武力方式收复台湾。”在作了如此坚定的声明之后他略微深思了片刻，然后又补充道：“美国依然在恐吓中国。即使这样，我们仍将要收复台湾。那么，这种恐吓是否就此停止呢？不，美国的恐吓是不会停止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几个与我们情况类似的国家，这是一场总危机——它源自美国的威胁。”

毛泽东主席的上述一段话清楚地表明：台湾问题即使得到解决，目前的国际紧张局势仍是不会宣告结束的。他的上述声明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就像一个魔法师——能够预见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进程。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巴西。指着地图，主席请我给他看印第安人分布的区域，并问道：“巴西现在还保留有印第安人吗？”当听说巴西仍保留有印第安人的时候，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他还详细地询问了关于我们首都迁移的事，对此他已知道了一些情况；他还问了我其他一些问题：如关于巴西的耕地面积、人口分布、农民生活状况以及关于我们工、农业的发展情况。毛主席问我上述问题共用了 15 分钟。当我告诉他说目前我们钢的产量不多——只有 100 万多吨时，他指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要知道，在革命前中国钢的总产量才有 40 万吨。即使现在我们在钢的生产方面仍是很落后的。今年，我们将号召工人们把钢的产量比 1957 年翻一番，这样，我们钢的总产量将超过 1 000 万吨。”

我对毛主席说，在钢的生产方面中国正在创造奇迹：在一年内将钢产量翻一番——这是多么大胆的计划啊！这可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毛泽东微笑着说：“看一下我们国家的

面积,人口数量及其需求情况,你就会明白:我们的钢产量还太少,我们还必须更多地生产钢。”不过,针对主席的上述观点,我持不同意见。我认为他的悲观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亲眼看到:中国市场上工业品的品种不但繁多,而且数量很大,甚至完全可以用工业品从事出口贸易。主席说:“是的,中国的轻工业生产状况是好的;但在重工业方面我们的需求仍有很多。巴西在增加钢产量方面是否提出了所要达到的目标呢?”我简要地谈了库比谢克先生在这一领域所制订的计划。但我强调,中国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型锅炉来炼钢的方法——不适合巴西;目前中国工业的巨大发展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方面利用已有的数千台旧锅炉炼钢,另一方面每年将建造的数百台新锅炉投入使用。

当主席邀请我再来一杯花茶时,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准备如何处理与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问题?主席坚定地答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重视这一问题。如果巴西政府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将对此倡议表示欢迎;如果他们只想与中国拥有贸易关系,而不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对之依然抱着浓厚的兴趣;如果他们只想与中国建立文化方面的关系,我们的兴趣依然不会改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虽然我们各自的政府在意识形态和组建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我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一样。我们都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要知道,中国的台湾依然处于分裂状态。我刚才已经对你说过,即使假设我们收复了台湾,但来自美国的威胁依然存在。因此不论是中国还是在拉丁美洲都需面对一个共同的任务——与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作斗争。”

在强调自己的批评并非针对美国人民,而只针对“在那里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者”的同时,毛主席继续道:“在工、农业方面中国和拉丁美洲都属于欠发达国家,因此巴西人和中国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得走工、农业并举的发展道路。而在中国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实施社会主义革命,而在你们国家——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这一过程是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的,是当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多数国家都必须遵循的真理。历史赋予这些国家如下任务:赢得国家本身的民族独立,以及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民族独立。”

这里,毛主席稍作停顿并以调皮的语气补充道:“另外,我们的国家相距遥远;你们没有理由担心会受到我们的侵略……至于我们,我们也不会担心你们国家的迅速发展:在历史上我们之间从没有发生过针锋相对的战争。”

我问主席,美国所采取的物资禁运政府是否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他答道:“不会的,他们这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害。这甚至有利于我们将全部力量集中到国内。美国的这一政策并不会对我们产生特别的伤害,因为我们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不,我们对美国的物资禁运政策并不感到难过。”与此同时,毛泽东微笑着转而询问在场的翻译道:“你们都是在美国学习过的,自然了解这个国家;你们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

我提醒主席道:几天前我听到中国外交部发布了这样一个声明:“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美国不承认我们,而在于我们不承认美国。”毛泽东点头表示肯定了中国外交部的这一说法。

接下来,主席问了我如下一些问题:我对自己的中国之行有何感想;我都去了哪些城

市、炼钢厂、煤田、农业合作社。我回答，自己感到遗憾的是此次行程安排太紧，时间有限。毛泽东邀请我下次来中国多待一些时间。他说，尤其是现在各个国家理应多多交流和相互了解，并强调了记者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问我是否喜欢自己的职业，并补充道："应当到各地去走走，以便观察和学习一些新东西。"我问道，难道您当年也做过记者吗？主席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又说：只是因为政治过早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除了去过俄罗斯，毛泽东一生从未离开过中国。感到会谈已占用了主席过多的时间，我抓紧机会问主席道：您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有何看法，是悲观还是乐观？毛答："我持乐观态度。目前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身陷困境，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世界的一定区域实施统治。他们实现上述目标的企图在各处都遭受到挫折，因为美国以殖民者自居。那么，他们为何要美誉自己为所谓'西方国家'呢？难道巴西就不是西方国家？巴西之所以不是西方国家，是因为巴西并没有为自己设定只有西方才具有的那些特殊目标？事实上，美国与法、英、西德、比利时、日本、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一样，他们都是西方国家，他们总想着去统治其他国家。我刚才已对你说过，这些'西方国家'就像落日。即使这些国家的民众，也不赞成他们所推行的政策。"

毛泽东以慈父般的语气对我说道："总之，我们不应当怕他们；我们不怕他们，他们从一开始便总想将我们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我从自己的平生经历中所得出的结论。他们就是在不断对我们实施恐吓，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虽然有时他们也会(对我们)发动真正的攻击。关于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关键是不能让自己被他们所吓倒，而是要把一切与此相关的成见、迷信和神秘主义教条彻底抛弃。因为我所说的这些都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在中国，我们正逐渐地清除这些不必要的东西，我们以迷信为例：以前人们常说，'帝国主义的发展水平就是比我们高'。可现在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们要比我们落后。虽然他们能够生产出更多的钢，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跟我们的差距可谓非常巨大。我们应当站在一定的高度来俯视他们。列宁就曾说过：'亚洲比欧洲更先进。'当列宁说这些话时，中国只有孙中山博士所领导的运动。可是，就是在那时列宁便看到，亚洲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亚洲必然会超过欧洲。现在，列宁当年针对亚洲所说的那些话也适用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即'他们(指拉丁美洲和非洲)正行进在世界的前列'。由此可见，'西方世界'是落后的。可能，杜勒斯不会同意我的上述观点，并会说：'你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你们的世界是空的，虚假的，而我们手中有钢还有原子弹。'他说自己有钢和原子弹，这都是事实。但他为何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其政治制度是落后的，甚至是原始的，美洲人民根本不买殖民主义者和资本家们的账？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他们还能够炫耀自己的武力，但这种情况并不会维持太久。正因为此，我们必须在亚洲、拉丁美洲、美洲和非洲彻底清除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和影响。因为总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西方世界'比我们更先进，比我们更高贵，而我们则比他们落后和低他们一等。"

这时，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并问："您是在美国学习过的，您是如何看这一问题的呢？"不等后者回答，毛继续道："我再次强调，即使从战略的角度我们也应当自上而下地来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纸老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会那样做；相反，我们应当认真地对

待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一句话,我们应当明白,他们这些纸老虎也是会咬人,我们应当主动地向老虎发起攻击,直到打死它,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我们还必须与这些老虎一起生活。”

主席还特别讲了关于彻底扫除一切禁忌的问题。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政治教育的角度着手。对此,他问我:在巴西现代生产活动是否与教育紧密结合呢?我承认并非如此。

于是,毛解释道:“我们就关于彻底改变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积极的。我们实行了教育和生产相结合,学习和劳动相结合的体制。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过去我们的教育总是与生产相分离的。而在其他所有国家也几乎都是如此。这种样子又怎么能够推动人类的进步呢?”毛泽东问我,是否曾接触过这种新型的教育体制。的确,他确实对这种新型教育体制有一定了解,也的确看到过这种新体制在大学和技术学校中的使用情况。在经过理论学习之后,大学生们通常会到工厂参加实际工作。我看到冶金专业的毕业生们在建筑工地和小炼钢炉旁与普通工人一起工作。我看到未来的农艺师们在合作社、秧田里和庄稼地里与农民一起参加劳动。这项规定也适用于所有拥有各方面专业技术的人们。

毛主席补充道:“如此一来,当大学生们大学毕业时,他们也就将拥有相当的科学实践知识和经验。我相信,这种(教育)体制对所有国家都是有益的。这种体制也有益于国家机关。国家的每个公民都应当了解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任务。再如,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做,让外交官们也去从事一下一般性的土方工程和建筑工作等?是的,这当然是可以的。在我们国家里这都是稀松平常的现象。”此时,当时在场的从事外交工作的翻译说,他就曾以小工的身份在离北京不远的“十三陵”大坝建筑工地工作过。主席听后微笑着说:“这还不够。目前,在中国正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国家公务员的2/3负责分内的日常工作,与此同时其余1/3则参加社会工作,如此定期轮换。”

毛泽东继续道:“关于这一问题目前相关部门仍在北戴河进行讨论。前不久,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党中央连续开了几天会,主要讨论了关于组建人民公社的问题。‘共产主义’是紧跟在目前业已实现了的社会主义阶段之后的又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主席说:“我们决定号召人民在今年把钢的产量翻一番,以便使我们的钢产量超过1 000万吨。我们还决定号召人民组织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是由合作社员们自己主动提出的。(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要求将合作社(这在全国共有70万多个)联合成数个更巨大的中心,每个中心将拥有数千个家庭。而由此所组成的公社将包括上万个或更多家庭。公社将能够在农业、工业、教育和贸易等方面为自己提供保障,并通过民兵组织保障军事防御。公社所设立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将使妇女们能够更积极地投入生产当中,从而为农业提供巨大的劳动力。”

毛泽东还谈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问题。可明显看出,这个问题使他心情异常激动。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农业合作社阶段已经过去。如今,中国5亿农民已迈向新的征程。集体所有制从各方面来看都已经有些过时。中国建立“新民主”已经近10年了。今天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妥协,是中国进一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

个积极步骤。

毛主席又要了一杯茶。我问他，对当今国际上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中立国或某些国家所采取的第三种立场如何看。我想知道，与世界两大对立集团之间所产生的问题密切相关，此类中立和第三种立场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毛泽东慢慢地点燃一支烟，最后说道，"这个问题很难预测"；"这种立场要长期保持取决于多种情况。就社会主义本身而言，在它之后还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不过，我认为，这种中立或所谓第三种立场，将一直维持到当它依然能够满足民族独立的需要的时候(换言之，如果它已经不能满足这方面需要，那也就无法再维持下去)。因为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种立场符合其民族独立的需要。反正帝国主义者并不喜欢这一立场，难道不是吗？因为这种中立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便意味着解除帝国主义者所推行的托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中立也意味着对托管制度的限制。我们欢迎这种中立政策。因为相对帝国主义而言，这种立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也正因为此，我们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都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并给予他们以支持"。

我们举行此次会谈的地方是一个前百万富翁的府邸。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在参观了一些农业合作社回来之后的几天里又参加了本党的一个会议。毛主席起身为我送行。他一直将我送到汽车跟前，祝我顺利返回巴西并邀请我再次来中国访问。他面带微笑，一直等到送我的汽车离去。当时已是北戴河(北戴河有一个名叫中国海的地方，以前居住在北京的中国和欧洲资产阶级经常来这里游泳)的晚上，天气有些凉，但我看到，他依然在原地站了良久。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03-212

№08827

佩列专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中国档案代表团过境停留

(1958年9月11日)

副本

致苏共中央：

出席1958年9月10—11日捷克斯洛伐克档案专家全国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专家代表团(一行4人)团长曾山同志，在同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局长Г. А. 别洛夫同志会谈时表示，该团在归国途中愿在莫斯科逗留两周以了解苏联档案的组织情况。

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满足中国同志的要求,他们在苏联逗留期间的费用由他们自己承担。

中国档案专家代表团建议今年9月16日抵达莫斯科。

苏联内务部代理部长

佩列专尔特金

ГАРФ, ф. 9401, оп. 2, д. 499, л. 212

№13734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中美华沙谈判通报事宜

(1958年9月11日)

摘自C.Φ.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68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会谈记录

1958年9月11日

拜访了张闻天。根据中央的指示,向张闻天转达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在1958年8月16日中国外交部第80号信函中表达的请求的答复,以便使张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个答复。

请张闻天向周恩来通报,他在9月10日转交给我的"中美关于缓和并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协议的声明"草案,也就是在华沙为指导中美谈判而转交给中国大使王炳南的那份草案,我已经于当日向苏联政府做了通报。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共5份,送:B.B.库兹涅佐夫同志、Ю.B.安德洛波夫同志、M.B.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沃先金
1958年9月25日

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4

№20624－1

东德、苏联等国外交使团会议：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1958年9月13日）

1958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3—28日
第192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8年9月13日

参加外交使团团长里哈德·费舍尔召集的大使及代办会议。

会议讨论了以下各项：

1. 关于大使、代办以及各使馆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志愿军司令部看望的一些具体问题。此次出行是受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之邀请。

2. 各大使与各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奥吉（Аоди）游览一事。

在志愿军司令部停留期间，费舍尔将以外交使团的名义发表讲话。讨论其讲稿时，我建议添加上这句话：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与人民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在台湾海峡的挑衅行为，全力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有关声明，如果他们非要采取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行动，将在中国人民制止侵略者的斗争中给予一切必要的援助。

保加利亚大使佐罗·克雷斯捷夫·加米涅夫建议，讲稿的结尾部分要体现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斗争中的领导作用。

这两条补充意见被悉数采纳。前往志愿军司令部的行程拟定于今年的9月17—19日。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4, д. 6

№20415

苏达利科夫与章汉夫会谈纪要：苏联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

(1958年9月15日)

摘自Н. Г. 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65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15日

受中央的委托,我拜访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我向他转达了苏联驻日本使馆向日本外交部所发照会的内容,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重视,即美国人利用日本作为自己的一个军事基地以在台湾海峡地区实施挑衅(参见1958年9月15日中央所发电报)。

针对在涉及台湾问题时苏联政府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对苏联政府完全理解中国政府近期在台湾海峡地区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章汉夫请我向苏联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谢意。

我对章汉夫说,苏联政府的坚决声明以支持中国政府的外交政治活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目的就是不使美国人有可能在台湾海峡地区实施其侵略企图。

章汉夫问,该照会是否会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我指出,照会内容将在苏联驻日本使馆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公开发表将在苏联报纸上进行。

当时在会谈现场的还有:苏联驻中国使馆译员费多托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Н. Г. 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库兹涅佐夫、安德罗波夫、齐米亚宁、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苏达利科夫
1958年9月16日
第712号

手写批注：
归档。知道了。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8年10月31日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248－249

№20624－2

普扎诺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外交使团参观志愿军司令部

（1958年9月17—19日）

1958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3—28日
第192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8年9月17—19日

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委王平的邀请，与各大使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们拜访志愿军总部。苏联一方的参访人员有：大使馆参赞 M. E. 克留科夫偕夫人、一等秘书 Б. K. 皮缅诺夫、随员 M. И. 库尔巴茨基、商务代表 И. A. 格拉德科夫、《真理报》记者 Г. Г. 奥库洛夫和内务部顾问 B. И. 连科夫。

抵达的第一天,志愿军官兵在俱乐部举办了演出会。演出之前,政委王平上将以志愿军的名义向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表示欢迎。外交使团团长里哈德·舍费尔作了答辞。各使馆的工作人员均获得了纪念章。

第二天,9月18日,向志愿军官兵陵墓敬献花圈,在毛泽东儿子的墓前放了花束。毛泽东的儿子精通俄语,作为翻译跟随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工作,于1950年年末在美机的空袭中牺牲。

献毕花圈,参观志愿军总部警卫营的营房以及其他处所,并进行了打靶。晚上,司令员杨勇设宴招待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杨勇在讲话中说,大使、代办和各使馆工作人员访问志愿军司令部,是社会主义各国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兄弟情谊的表现,是对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斗争的支持。舍费尔和我都以外交使团的名义作了简要发言。

我邀请杨勇、王平和参谋长王蕴瑞到我苏联使馆来。他们接受邀请后说,今年10月初可以前往。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4, д. 6

№20396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

(1958年9月18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70号

绝　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18日

我拜访了周恩来,向其转交了一份Н.С.赫鲁晓夫同志就台湾问题给艾森豪威尔发送的一份草案文本,并请中国朋友就该草案的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就信件本身尽可能地谈谈自

己的看法。

在简要听取该信件的内容之后，周恩来就苏联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支持表示了感谢，并承诺，如果中方对该信有什么意见，将会于9月19日向苏方做出相关通报。周恩来还说，关于该信的主要内容中方已从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那里得到了相应的通报，目前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同志也已知道此事。

随后，周恩来向我通报了关于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谈判的情况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下一步打算。根据9月18日杜勒斯在联合国所发表的演说和中国大使王炳南通报的关于9月18日自己与美国大使比姆举行的第二次会晤情况，周恩来宣称，不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华沙谈判期间，美国的立场都是一样的，归结起来就是：美国要求中国在金门和马祖等岛屿周边“停止炮击”，并以此作为双方进一步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从而达到“以和平方式调解台湾地区问题的目的”。

周恩来继续说，在华沙谈判期间美国大使要求：“(中方)停止炮击，然后我们协商关于以和平方式消除你们海岸线附近的障碍。”其这里所谓的“消除障碍”仅指采取这些措施：实现中国沿海岛屿的非军事化，(美国和蒋介石)停止利用其向大陆投放蒋介石特务，等等(参见9月19日与张闻天会谈记录：关于中美华沙谈判期间美国提出的协议草案)。

关于杜勒斯先前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说，周恩来对其评价如下：“是艾森豪威尔的老调重弹(今年9月11日艾森豪威尔的演讲)。”周强调，杜勒斯也提出了关于中方“停止炮击”的要求，并以国际舆论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似乎台湾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都是中国造成的，似乎是中国“攻击”蒋介石，而不是蒋介石分子在挑衅中国。

周恩来说，根据当前形势来判断，美国是想迫使我们放弃，不对盘踞在金门和马祖等岛屿的蒋介石分子动武。

关于中国政府对美国提出的关于“停止炮击”的要求的态度，周恩来宣称，美国的这一要求是中国“完全无法接受的”，因为它是一个骗局，是对和平的国际舆论的误导。我们应当对之进行最有力的揭露。例如，杜勒斯只是不断要求中方“停止炮击”，而故意不公开提及关于美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但有一点我们很清楚，那就是杜勒斯并不愿意蒋介石分子现在就从台湾周边岛屿撤走。

鉴于美国在华沙谈判期间和杜勒斯在近期言论中所坚持的立场，周恩来就中国政府的今后将采取的举措声明如下：中国政府将集中力量对美国提出的所谓“禁止炮击”的要求进行揭露，并提出反要求，即美国应将自己的所有军队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中方的主要论据如下：中国不是针对美国人作战，而针对的是蒋介石军队；美国军队出现在台湾地区才是导致这里局势紧张的根源。与此相应，周恩来通报道，在华沙参加谈判的中国大使王炳南已得到指示：向美方提出中国的反建议——要求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发表演说之后，中国政府将提出关于要求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地区的正式声明。总之，周恩来得出结论，中方停止炮击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撤走。如果美国接受这一条件，那么双方才可能真正举行关于和平解决台湾地区有争议

问题的谈判。

关于中国朋友计划的广泛揭露美国提出的所谓“停止炮击”的要求,周恩来指出,有必要在“中立国”,尤其是那些持中立立场的亚洲国家中开展相应的宣传,以便其能够正确地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周强调,在“停止炮击”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这些中立国的立场之间是存在分歧的。其关键主要在于:中立国家一定程度上都相信了美国所谓的“停止炮击”的说法,似乎只有中国这样做了,才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对此,周恩来指出,虽然上述看法在中立国中还没有形成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在解释了中立国行动的未来发展趋势的同时,周继续道,如果美国能够保证让蒋介石军队(比如,在1个月期限内)撤离金门和马祖等岛屿,那么我们将同意停止炮击和以和平方式放蒋介石的部队从这些岛屿撤离。但鉴于我们注意到目前杜勒斯并不同意做出这样的保证,因而我们也暂且不做出上述声明。中立国正好可以在敦促这一条件的实现上做出努力,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对美国提出的“停止炮击”的要求的支持。

周恩来又通报道,为了强化中国提出的关于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地区的要求,中国朋友打算加强针对金门和马祖诸岛屿的炮击力度,并准备全力给予蒋介石军队以反击,如果后者胆敢用飞机轰炸中国内地目标的话。可以预计,到那时蒋介石将要求美国军队直接参与自己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将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因为美国人清楚:目前中国并没有解放台湾的打算。

关于美国人对中方起草的《中美关于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声明》草案的反应,周恩来说,最初美国人没有料到我们会如此迅速地向其提出自己的条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中方向美方提出的条件是“最后通牒”;但随后的实际情况是,美国人平静地接受了我们的声明,即中国并不打算现在就以武力解放台湾。不过,周恩来指出,美国人只是现在还不想公开这一点。

周恩来解释道,中国并不想加速谈判的进程,不想单方面地急于公开自己起草的中美声明,而是想通过外交谈判来进一步试探美国的立场以了解其对今后的打算。周恩来补充道:“我们不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

周恩来请我把以上所述通报给目前在联合国的苏联代表。

我感谢周恩来通报以上情况并承诺将满足其请求。

在会谈结束时,周恩来玩笑式地说道,中国必须与美国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华沙谈判,在纽约揭露杜勒斯,在金门和马祖诸岛屿打击蒋介石军队。

当得知我曾作为外交使团成员赴天津参观,周恩来感兴趣地问,中国朋友的成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周恩来的助手马列、外交部翻译方祖安和我使馆一等秘书 A. Д. 杜布罗夫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A. A. 葛罗米柯同志、Ю. B. 安德罗波夫同志、M. B. 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杜布罗夫斯基

1958年9月25日

第707号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236－241

№25228

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谈话纪要：递交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函

（1958年9月18日）

摘自B. B. 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0日

第2481/ГС号

机　密

文本第35份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临时代办张伟烈

1958年9月18日

我接见了张伟烈同志。

1. 我亲手向张伟烈递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H. C. 赫鲁晓夫同志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件文本。

我说这份文件会送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然后转交给毛泽东同志。该信将在接到中国同志的评论意见后递交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并在报纸上发布。

张伟烈表示感谢，并答应立即通知北京准备接收这份文件。

2. 张伟烈在昨天(9月17日)告诉我，他与目前在雅尔塔的刘晓大使进行过电话交流。刘晓对与赫鲁晓夫同志的会面感到非常满意，并打算在雅尔塔待到9月25日左右。之后他将返回莫斯科，为将在10月1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周年的庆典

做准备。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д. 3，п. 431，л. 71

№13735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

（1958 年 9 月 19 日）

摘自 С. Ф. 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9 月 27 日
第 369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会谈记录

1958 年 9 月 19 日

应张闻天的请求拜访了他。他通报说，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全体委员，阅读了赫鲁晓夫同志在台湾问题上给艾森豪威尔的答复函，完全赞同这个文稿，并认为它是一份“非常好的和鼓舞人心的文件”。张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谢意，感谢它在台湾问题上的支持。

对于文本他提出了两个意见，也就是：（1）建议用“紧张局面唯一的和真正的来源”替换“紧张局面主要的和经常性的来源”；（2）把数字“35”（也就是承认中国的国家的数量）改为“30 多个”，因为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 31 个国家。

张闻天还向我介绍了关于中美华沙谈判协定美国草案的文本，这是美国大使比姆今年 9 月 18 日在华沙转交给中国大使王炳南的。以下是这份协定草案所阐述的内容：

为了停止在金门和马祖及其附近地区的军事行动，为了确保远东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比姆大使代表美国政府，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国政府，达成如下协定：

一、王炳南大使向比姆大使通报说，除了个别和集体的自卫行动之外，中国放弃针对金门和马祖岛屿使用武力行动，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确信，大陆及其附近岛屿将不采取进攻或者其他旨在反对金门和马祖岛屿的挑衅行动。

二、比姆大使向王炳南大使通报了以下情况：

1. 除了个别和集体的自卫行动外，美国政府放弃在金门和马祖岛屿采取军事行动；

2. 美国政府将实行监督，以便使金门和马祖岛屿不采取进攻或者旨在针对大陆和其他岛屿地区的挑衅行动。

3. 两国大使应该继续进行谈判，以便寻找不断地缩减近海岛屿和与大陆毗邻地区的军队和武装力量的具体措施。

张闻天强调指出，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草案"。

出席会谈的有外交部的译员方祖安和大使馆一等秘书 A. Д. 杜布罗夫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

文件送：B. B. 库兹涅佐夫同志、Ю. B. 安德洛波夫同志、M. B. 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杜布罗夫斯基

1958 年 9 月 25 日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131, л. 242 – 243.

№20397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台湾地区局势

(1958 年 9 月 21 日)

摘自 C. Φ. 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9 月 27 日

第 371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21日

一、张闻天邀请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大使和临时代办到外交部并交给每人一份中国外交部于今年9月21日起草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备忘录”。他通报道,该“备忘录”也将递交给所有其他外国政府派驻北京的代表。

张闻天宣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今年9月11日和杜勒斯于9月18日分别在各自的演讲中提出所谓在台湾海峡区域“禁止开火”的要求。美方这样做没有别的,就是在玩弄政治阴谋以欺骗社会舆论。我们一定要彻底揭露美国的这一阴谋。

接下来,张闻天提请大家关注如下诸点关于台湾地区形势的评估以及中国对之所持立场。

1. 美国在台湾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其中包括:7艘航空母舰,3艘重型巡洋舰,40艘扫雷艇,600架战斗机,1个营的特种兵,在台湾部署了响尾蛇导弹。这一切均表明,美国正集中大量兵力以强化对中国的威胁。

2. 不过,美国并不敢因金门和马祖等岛屿而扩大(与中国)的冲突。近期,其军舰均保持在与上述岛屿沿岸12海里的地方。美国暂时没有同意蒋介石提出的关于用美国舰直接向上述岛屿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美国只想威胁中国,但害怕直接卷入战事。

3. 关于蒋介石分子与美国的分歧。在金门和马祖等岛屿上共有蒋介石军队12万人(其中,金门8万人,马祖4万人)。蒋介石担心丢失这些岛屿,因此使出浑身解数企图突破解放军岸炮对这些岛屿的封锁并加强其驻军的防御。鉴于这些岛屿的失陷必然恶化台湾局势,蒋介石一再声称,不能丢失金门和马祖诸岛。但与此同时他也明白仅凭自己目前的力量是很难控制这些岛屿的周边的,因此便要求美国给予积极支援,并对美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表示不满。然而,美国目前只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台海问题(当然,杜勒斯也并没有打算让蒋介石的军队撤出金门和马祖),因此其断然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关于美国积极参与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的要求。这样就复杂了美、蒋之间的关系,并引发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4. 美国在加强对蒋介石的控制的同时,又在台湾集结兵力以强化对中国的威胁。

5. 中国将加强针对金门和马祖诸岛屿的炮击,并采取一切措施以建立一道打不破的包围圈。如果美军“不向我们发动攻击,那么我们也就不向其主动进攻。而如果他们向我们攻击,那么我们也将以牙还牙”。中国政府正准备与美国谈判,与此同时也要揭露其所谓“禁止动武”的呼吁。

6.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经验来判断,当前在台湾周边岛屿沿岸地区所进行的斗争必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几年。中国准备将这场斗争一直进行下去,直到美国作出让步。众所周知,美国总是不碰南墙不回头的,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不到

万不得已，他们就不会去想别的办法。

7. 美国目前的处境非常孤立。而中国，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还得到了亚、非多数国家的支持。甚至像芬兰、日本等一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摇摆立场，英、法等国也不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

8. 美国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量兵力集中在远东地区，这对其很不利。鉴于台海地区斗争的长期性，美国将较少可能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镇压。

在最后结束时，张闻天说，在对美国提出的所谓在台湾地区"禁止动武"的要求实施揭露的斗争中，中国政府希望得到兄弟国家的帮助。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希望兄弟国家能够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属于联合国成员的国家解释中国的立场。张闻天强调，一些"盲目追求和平"的中立国家可能会把杜勒斯所谓"禁止动武"的呼吁信以为真，从而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采取错误立场。

我对张闻天所作的上述通报表示感谢，并承诺将按照中国的要求将该"备忘录"转交苏联相关部门。

二、在等待其他国家代表到来会谈之前，张闻天交给我一个装有周恩来给目前正在联合国的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的信的文件袋。他要求我迅速将此信发送给正在纽约的葛罗米柯同志，并由后者按要求转交(给西哈努克)。关于这封信张闻天说，西哈努克在香港逗留时就台湾问题发表了正确的言论，但其在纽约的讲话实际上是支持美国提出的所谓"禁止动武"。因此，周恩来给他写了此信，以便向其解释这一问题的实质。张闻天将该信的复印件单独给了我一份，以作为资料保存。

我答应张闻天将满足他的请求。

附注：该"备忘录"由特别中心翻译。随会谈记录附有中文原件(仅发送给齐米亚宁同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A. A. 葛罗米柯同志、Ю. B. 安德罗波夫同志、M. B. 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杜布罗夫斯基

1958年9月25日

第708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情报已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电报发出。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8年10月31日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232 - 235

№20398

安东诺夫与荷兰和阿富汗驻华大使谈话纪要：讨论台湾海峡局势

(1958年9月23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67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荷兰驻中国临时代办斯林甘贝尔格和阿富汗驻中国大使萨姆德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23日

我是在阿富汗使馆举办的午宴上会见了斯林甘贝尔格和阿不都拉·萨姆德。

在会谈期间，萨姆德，特别是斯林甘贝尔格，对目前台湾海峡出现的严重形势感到尤为不安。

斯林甘贝尔格固执地认为，美国是不得以才在远东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和插手台湾事务，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保证中国在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后而不在亚洲地区实施扩张政策。其最终观点为：金门和马祖诸岛屿应当归属中国，但此后台湾岛应置于某个中立国的国际托管之下。对台湾实施国际托管不应由联合国来承担，因为它对解决这一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对台湾实施国际托管的期限应为约4—5年，以作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过渡期。斯林甘贝尔格继续道，在这一过渡期内应找到能使有关各方都感到满意的具体解决办法。斯林甘贝尔格认为，美国并没有认真对待蒋介石所谓反攻大陆的声明，也未必会在中国周边岛屿的问题上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斯林甘贝尔格一再强调，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敦促中国在取得周边岛屿之后，便采取等待的明智立场，保证暂且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同意在台湾海峡地区确立这种临时状态，以便等待时机而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萨姆德指出，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周边岛屿归属中国，蒋介石的军队撤回台湾，然后开始谈判。斯林甘贝尔格声称，蒋介石是不会接受这一解决方案的，因为这会对其声望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人民解放军不断炮击的情况下。萨姆德立刻毫不客观地反驳道，要知道，蒋介石集团是完全受美国操纵的，因此绝对是会接受美国人的命令的。

斯林甘贝尔格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所谓“福摩萨自动解放的理论”。其认为，台湾反正将来要落到中国手中，可能有如下原因导致这一结果：蒋介石去世，台湾爆发反蒋起义，等

等。因此令斯林甘贝尔格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为何现在要在台湾海峡地区大动干戈。斯林甘贝尔格指出，如果中国从1949年起便耐心等待的话，那么再有个4—5年时间台湾问题最终就会解决了。

关于美国在中国周边(包括台湾)的远东地区设立军事基地的问题，斯林甘贝尔格的总体看法如下：如果美国能够得到切实的保证——中国不会破坏亚洲的和平，那么美国就可能(主动)放弃这些基地。关于这一问题斯林甘贝尔格的意思可归结为一点，即中国得保证自己不会在亚洲实施扩张政策。关于美国主动放弃自己在亚洲的所有军事基地的可能性问题，斯林甘贝尔格还提出了一个假设，只有当美国人拥有了像苏联那样的高效的武器，如远程导弹，这种情况才可能发生。

针对上述问题，我是按照赫鲁晓夫同志给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信的精神回答的。

斯林甘贝尔格接着宣称，葛罗米柯在最近一次联合国例会上提出的裁军计划好是好，但就是无法实现，因为它没有把中国包括在内。对此我答道：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际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那就不可能得以顺利解决。因此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之前，西方国家首先得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译员 B. П. 费多托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A. A. 葛罗米柯同志、Ю. B. 安德罗波夫同志、M. B. 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费多托夫

1958年9月25日

第705号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245－247

№1382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批评莫洛托夫对中国发表的言论

(1958年9月2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9月25日会议第183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 Б. 阿里斯托夫、Н. Г. 伊格纳托夫、Ф. Р. 科兹洛夫、Е. А. 福尔采娃、А. Н. 柯西金；会议由 М. А. 苏斯洛夫主持。

关于莫洛托夫对中国同志发表的言论问题。

委托苏联外交部召见莫洛托夫，并对他说：他的行为是错误的。

（没有记录）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9，л. 48

№20624－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立场

（1958 年 9 月 26 日）

1958 年 9 月 30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А.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9 月 13—28 日
第 192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8 年 9 月 26 日

应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请求会见其本人。

交谈之后，与乔大使就我们两国共同面临的各种国际和国内局势问题交换了意见。谈到台湾海峡局势时乔说，根据中国同志的看法，美国政府目前无意就金门和马祖岛屿问题卷入一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的战争。但是，蒋介石与他的将军们希望美国出兵帮助他们守卫这些岛屿。乔大使指出，一些美国将军也赞同蒋介石的意见。乔接着说，针对目前台湾海峡的事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发动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做好全面的军事准备，以应付来自蒋帮分子及其靠山方面的可能冒险。乔大使补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接受美国在华沙会谈上提出的“停火”建议。接受这样的提议就意味着承认外国对中国内部事务

的干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金门、马祖岛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并非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国际争端。

乔大使表示，中国人民非常感谢苏联人民给予中国的支持，感谢赫鲁晓夫在致艾森豪威尔的两封信中以及葛罗米柯在联大十三次会议上所表达的苏联政府立场。

同样，我向乔大使讲述了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华盛顿与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就藤山爱一郎与杜勒斯晤面一事所作谈话的内容。

乔接着告知，中国东北军区参谋长前两天到过朝鲜。他视察了朝鲜人民军的地下防御工事。乔大使说，未察觉有部队自分界线向南调动的某种明显迹象。

我告诉乔大使，我们不久前获悉，似乎有过一些美军从南朝鲜调往台湾的情况。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保卫相金光侠前往驻扎在分界线的部队两周后，于近日返回平壤。我使馆武官 A. A. 季亚科诺夫应其邀请随同前往。据后者的消息，未察觉到南朝鲜和美国军队在分界线处有任何异动。

我向乔大使询问了金日成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间。

乔大使回答，他今天拜访了南日，并通过他转呈中国政府发出的正式邀请函。乔大使说，预计金日成于今年 11 月 12 日抵达北京。

我询问了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乔回答，毛泽东自我感觉极佳。乔就此讲了明年 1 月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将讨论毛泽东请求解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之事。乔大使说，毛泽东早在 1957 年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当时政治局不支持他的请求。如今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了让他集中精力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解除其履行的行政职务。

涉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一事，乔告知，通过了一项决议，作为常设机构保留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总部驻扎在中国东北军区内。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李承晚有可能借助台湾海峡事态，妄图实现其对北朝鲜武装征讨的意图。

谈话结束时，乔大使告知，鉴于朝鲜举办朝中友好月以及 10 月份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撤离，以全国抗美援朝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人民代表团，将于今年 9 月 29 日应朝鲜相关单位的邀请赶赴平壤。

大使馆随员 M. П. 库尔巴茨基和中国大使馆随员王保民参与谈话，并作翻译。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4, д. 6

№1382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1958 年 9 月 27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8 年 9 月 27 日会议第 184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 Б. 阿里斯托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А. Н. 柯西金、А. И. 基里琴科、Н. А. 毛希丁诺夫、Е. А. 福尔采娃；会议由 М. А. 苏斯洛夫主持。

第 1 项　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苏斯洛夫、基里琴科、福尔采娃、库兹涅佐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柯西金、费留宾)

勃列日涅夫同志：赞成邀请法国人参加。

苏斯洛夫同志：邀请法国人未必合适——它是殖民主义强国。

关于函件。

批准修改意见(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给毛泽东的信(未加修改)；给尼赫鲁的信(未加修改)；给其他人分别发出了信函(被邀请者)。

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信。

给作为总统的诺沃提尼的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瑞士人的信——单独寄发。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9，л. 49

№10300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苏联愿为中国提供核保护[①]

(1958 年 9 月 27 日)

……葛罗米柯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他和周恩来同志 9 月 7 日在北京进行的会谈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考虑了台湾地区的形势，从事实出发，认为美

① 该档案系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所藏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文件，译自英文节录本。——编注

国将发动一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并且在这一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苏联将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但是不参加战争；仅仅在美国使用战略核武器，并以这种方式冒险扩大战争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性的打击。

我们慎重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决定把我们意见告诉你……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敌人产生幻觉，即如果美国或者日本这些最有可能的敌人，或者另外的国家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苏联将袖手旁观。

一旦对手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处境。为了共产主义工人阶级运动，如果原子弹开始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并且中国开始付出其儿女们的生命，苏联拥有不仅能制止战争，而且能够毁灭我们共同敌人的可怕的武器，却不允许他来援助你，这将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灾难，将是对世界工人阶级的犯罪，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的、时刻准备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神圣信念的倒退。

对你们宁愿承受打击，不使苏联卷入的高尚气节表示感谢。不过，我们相信，并且确信，你们也同意现在主要的事情是让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朋友，尤其是让我们的敌人看到，在对我们事业的理解中，我们是坚定的、团结的。现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出发，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兄弟的共产党的团结是毫不动摇的，我们将互相联合，断然回击所有侵略者对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为了不让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分开，为了不发生分裂，使敌人不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是必要的。

……这是必然的，我们的朋友或我们的敌人都没有任何怀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战争。我们自己可以说对中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我们也确信在对苏联的攻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履行其兄弟般的革命义务。如果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以这样的方式决定我们的政策，依靠我们目标的一致，依靠我们国家的力量，依靠我们共同的努力，依靠将我们国家连接在一起的有利的地理条件，那么这将是对抗我们共同敌人的无敌的盾牌……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卷，第3134页

№20399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关于消除远东危机的建议

（1958年9月27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9日
第381号

绝　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27日

今天，根据苏联外交部的委托(今年9月26日电报)我拜访了周恩来同志并向他通报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倡议召集一系列国家政府首脑会议以讨论关于消除远东地区军事冲突危险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说，他一定将我们的建议转达给毛泽东同志并在中共中央对之进行研究。周承诺中方将会尽快对这一问题做出答复。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认为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目前并不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美国人对该地区的局势极其担忧，但他们对采取某种重大行动来支持蒋介石也是心存顾虑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其总是想拖延中美华沙谈判。周恩来同志说，在华沙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坚持要求蒋介石军队撤离中国沿海岛屿，而美国人则一再要求中国停火(停止炮击)。美国代表多次试图探明这样一些问题，即上述要求是否是中国的最后立场，或者中国政府只想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同意停止炮击。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坚决地对美国人声明，只要蒋介石的军队仍占据着中国沿海那些岛屿，那么要让中方停止炮击便无从谈起。近两天，原先大家都在等艾森豪威尔发表关于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所持立场的演说，可是这个演说因故推迟了。9月25日，只是由杜勒斯讲了话。他的讲话更大程度上带有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的。其中，他通过使用各种诡辩术以论证美国挑拨政策的正确性，但正如某些美国新闻报刊所指出的那样——杜勒斯的讲话没有一点新意。例如，周恩来指出，在最近的一次演说中，艾森豪威尔便曾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让步比作“远东的慕尼黑”，而杜勒斯也将目前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所形成的局势比作当年的西柏林。而杜勒斯之所以用这样一个比喻，可能是想说：美国及其盟国应当像当年共同保卫西柏林那样来一起斗争，以便使蒋介石军队始终占据这些沿海岛屿。可是，周恩来强调，当年西柏林的情况与现在中国沿海岛屿的情况是有很大区别的。根据波茨坦宣言，美国的盟国对柏林都承担着一定的义务和责任。目前，美国的盟国内部的社会舆论均反对本国政府参加争夺金门和马祖等岛屿的战争；美国人无法动员其盟国的军队来共同保卫这些岛屿。不仅美国人盟友——英国、法国等不愿意为金门和马祖等岛屿而战，甚至连美国人自己(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内)至今也没有彻底表明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周恩来继续道，前不久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同志曾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可信的情报：美国政府打算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即如果人民解放军向沿海诸

岛屿发起进攻，那么美国将会帮助蒋介石军队。周恩来说，这一事实说明美国人只是有了发出这一最后通牒的打算，而他们本身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将为争夺这些沿海岛屿而将对中国实施武装干涉。即使美国将发出这一"最后通牒"，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自己把脑袋钻到了这个绞索里来了。而当其被纠缠在这件事里的时候，他们也就很难再玩弄什么花招了。而我们那时候，周恩来玩笑式地指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收紧或放松这个"绞索"。那时候，即使给美国人机会，他们也无法把自己的脖子从这个"绞索"里挣脱出来，因为这是个事关威信的事——美国人害怕"丢面子"。到那时，如果再想做出让步，那么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都会遭到国内各界的批评。

周恩来强调，我们准备给予美国人以应有的反击。看来，美国人自己也认为形势不太乐观。在美国本土反对美国参加争夺中国沿海岛屿战争的呼声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蒋介石军队撤离金门和马祖等岛屿。有鉴于此，周恩来指出，目前美国人主动中断中美谈判的可能性不大。他们最实际和最可能采取的行动：拖延这些谈判并最终使之陷入僵局。

周恩来继续道，美国人现在正采取措施以便蒋介石分子能够向金门和马祖等岛屿多增派一些兵力。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就好像是亡羊补牢"。①美国人极力安抚蒋介石，可后者并不买账，始终鼓动和催促美国人亲自参与争夺沿海岛屿的争斗。可结果是，蒋介石催得越紧，美国人就越是疑虑和犹豫不定。有鉴于此，周恩来说，我们当前的斗争策略也应作如下调整：将军事行动分为小规模、中等规模和大规模等三个层次；对这些岛屿实施围困，但并不对之实施登陆作战；实施围困的主要方式就是使用炮击。周恩来继续说，我们的大炮不间断地对蒋介石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舰只和飞机实施攻击。但仍留有一定余地，即使蒋介石军队乘夜间或恶劣天气之时仍能够借助一些小型船舶和飞机向这些被围岛屿输送少量物资。总之，我们所实施的这个围困会使蒋介石军队感到非常难过，但又不让其彻底绝望。这种情形也将有助于加速美国人的动摇和抑制其采取极端措施以倾全力来帮助身处这些岛屿上的蒋介石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蒋介石不断向美国人发出呐喊，但美国人仍会谨慎从事。

周恩来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沿海岛屿的围困逐渐不再成为世界公众舆论所关注的焦点，这件事也就不再会引起人们的恐慌了。关于杜勒斯把中国沿海诸岛屿与西柏林相提并论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强调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如下：西柏林的物资供应只能借助"空中通道"，无法长期维持，而蒋介石与沿海诸岛屿的联系相对广泛；西柏林局势的尖锐和围困是在四大强国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出现的，而在金门和马祖地区发生的战争只是在中国与蒋介石军队之间进行，并非与美国，且美国的其他盟国均距离较远，而未干预这场冲突。因此，目前中国沿海诸岛屿所形成的局面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虽然这种局势长期持续对美国

---

① 毛泽东说的这句话，俄文翻译用的是一句俄国谚语"让病人喝牛奶"——意思是于事无补。故此推断，毛泽东的原话可能是一句成语"亡羊补牢"。——编注

不利,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已把自己的大部分海军和空军力量都集中在了台湾地区,这对其后勤补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总之,周恩来继续道,目前来看,关于这一事件未来的发展前景存在如下三种可能:其一,当相关条件成熟之时,美国会做出一定让步以求得妥协。其具体表现为:美国保证让蒋介石军队撤离中国沿海诸岛屿,以便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讨论其他问题。但是,周恩来说,对此所需的条件目前仍不成熟。其二,目前状况一直持续,直到中美华沙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指出,目前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其三,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美国人"把脑袋伸入绞索中",即美国人亲自参与中国沿海诸岛屿的武装冲突。不过,周恩来强调,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很小。

鉴于上述可能出现的情况,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继续坚持提出如下要求:蒋介石军队立即撤离这些沿海岛屿,即使当美国人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毫不妥协地坚持这一立场。

周恩来继续道,由于担心中美谈判陷入死胡同,其他国家一些代表针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

1. 有些人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周恩来说,我们坚决反对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裁决。虽然我们知道,正义属于我方,也并不担心将台湾问题交由联合国讨论。但我们依然认为,由联合国来讨论这一问题并不合适,因为蒋介石分子目前仍在联合国内;如果我们的代表去联合国,只能以客人的身份,而不是以拥有完整权利的参与者身份。而届时,美国代表完全可能又援引联合国过去所做出的旧决议来宣布中国为侵略者。另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又会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卫士",并借此要求中国"停火"。这种情况对中国有不利。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因为至今中国在该组织中的合法权利仍没有被恢复。

其实,蒋介石也是反对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的,周恩来以玩笑的口吻说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他的观点存在着"共识"。蒋介石分子们也不愿意交由联合国讨论,因为他们担心,其他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向中国做出让步——把这些沿海岛屿交给中国。另外,蒋介石分子还担心联合国在讨论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又提出所谓台湾中立化的问题,从而把台湾交由联合国来负责托管,对此蒋介石是怎么也不会同意的。

2. 目前在联合国内部关于台湾问题的幕后外交活动极其活跃。对此表现最为积极的有梅农、哈马尔舍尔德和日本人。哈马尔舍尔德通过挪威代表(而不是通过瑞典,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周恩来同志指出)试图了解中国是否有意与美国人达成妥协。周恩来同志说,针对这一外交试探我们并不急于做出回应。如果美国人同意做出些许让步,而为了不丢面子又不方便在华沙谈判期间这样做,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合适的中间人好了。最近,梅农已放出了杜勒斯愿意与中国总理会见的口风,但我们将不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积极。在此,周恩来指出,杜勒斯不过是个外交部长。

总之，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并不急于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如今，对此更感到不安的应当是蒋介石分子们，因此他们才不断要催促美国人来钻“这个绞索”。周恩来同志强调，美国人可能会向这一地区派来很多大炮和飞机，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我们手中。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方因美国人侵犯其舰艇和水域已向后者多次发出警告的问题，周恩来同志说，关于这一问题已有很多人问过他，中国发出了如此之多的“严重警告”，但为何又不采取任何反应性举措，问这样的问题的人当中即包括印度驻中国大使，也包括很多中国领导干部，甚至小孩子。周说，我对他们所有人都这样回答道：因为中国是否做出反应的问题并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美国人。我们(对美国人)所发出的每一次警告都是美国对中国“所欠的债”。这种账越多，将来美国人必须向中国人还的债也就越多。周恩来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每天早上都在关心，是否中国又向美国发出了新的警告的问题。照毛的话说，总有一天我们会与美国人新账、老账一起算，直到他们还清欠我们的每一分钱为止，甚至包括很高的利息在内。但现在我们得沉得住气，以便最后能得到我们应得的东西，因为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耐力和承受力的时候。周恩来说，你们可能会说，如此忍耐力和如此行为方式是中国和其他亚洲民族才拥有的一种特殊的气质。

周恩来同志请我将他以上所述向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政府做出报告。

我对周恩来同志提供上述情况表示了感谢，并承诺将立即把这些情况汇报给莫斯科。在此，我也指出，美国人的确在台湾和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陷入窘境。目前，可明显看出他们正在极力寻求出路以摆脱困境。其中包括：传闻哈马尔舍尔德正就台湾问题制订相应的计划，还听说有在台湾居民中进行全民投票表决，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帮助。

周恩来同志再次强调，如今美国人的情况的确是悲观的，可谓是情绪低落。

我对周恩来同志说，目前在北京的外交使团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如果蒋介石军队撤离沿海诸岛屿，中方似乎就不解放台湾了。

周恩来同志答，西方外交使团可能是从驻北京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那里听到这一说法的。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与周恩来同志会谈以前，张闻天同志曾说，前不久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了中国，并已与周恩来同志见过面。张闻天同志还说，中国政府已批准著名美国银行家和活动家C.伊顿以私人身份来中国。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总秘书处工作人员方祖安和苏联使馆二等秘书A.谢尔吉耶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

文件共5份，送：A.A.葛罗米柯同志、Ю.B.安德罗波夫同志、И.B.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谢尔吉耶夫
1958 年 10 月 4 日
第 727 号

手写批注：
存档。该情报大使馆已通过电报方式发送。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8 年 11 月 11 日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255 - 263

№218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1958 年 9 月 27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8 年 9 月 27 日会议第 184 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第 184 号第 1 项
(М. А. 苏斯洛夫、А. И. 基里琴科、Е. А. 福尔采娃、В. В. 库兹涅佐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Н. Г. 伊格纳托夫、А. Н. 柯西金和 Н. П. 费留宾)

绝　密

1. 责成苏联外交部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意见的基础上对关于该问题的文件草案继续进行修改，并随后将自己的提案上报苏共中央。

2. 批准所提交的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指令草案。

附件：

苏共中央鉴于远东地区局势复杂化给尤金的指示[①]

绝　密

优先

北京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请拜访毛泽东或周恩来并向其通知如下内容：

为了最大限度地阻碍美国在远东地区推行侵略政策，进一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冒险计划和在国际舞台上孤立美国，莫斯科认为理应预先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我们认为，现在有必要提出如下建议：尽快(如可能，就在10月初)召集各国领导人最高级别会议，以研究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并可能就与会国家提出的涉及远东地区的相关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按照我们的意见，这次会议可以召集如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缅甸总理吴努、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巴基斯坦总理努恩和泰国总理乃他侬·吉滴卡宗。会议的地点可设在德里，如果印度政府同意的话。

确保远东地区和平的问题，无疑对日本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不宜邀请其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在日本领土上现在就部署有美国军队，而后者的存在实际上正在对远东的和平构成威胁。总之，当前的形势是这样，一旦美国在远东地区挑起战争，那么日本必将站在美国一边，并成为美军武器和物资的供应基地。而在被美国军队占领的情况下，目前的日本在国际政治方面还没有，也不可能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另外，鉴于日本政府目前在对中国关系方面所采取的立场，也不应允许其参加此次会议。

为了了解相关各国政府对召集此次会议的态度和以事实证明谁是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真正制造者，我们打算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向上述国家政府首脑分别发送一封信函，其中我们将对远东地区的当前形势做出分析，指出美国的行动正在对和平构成威胁并对该地区局势的激化负有责任；建议会议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建议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给美国总统的信函的复印件也发送给所有其他国家政府领导人，以号召其对我们的建议给予支持。而相应的附录有我们给美国总统信函复印件的书信，我们也会发给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例会主席，以提请其关注远东局势，并希望苏

---

① 在1958年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文件中还有赫鲁晓夫1958年9月19日所写便条的复印件以及附录的由赫鲁晓夫于1958年9月19日口授的一些信函的底稿；B. B. 库兹涅佐夫1958年9月24日报告，中央决议和信函草案；B. B. 库兹涅佐夫1958年9月26日报告和附录在新印本中的未加修改的原始资料，B. B. 库兹涅佐夫1958年9月27日报告，中央决议和信函草案。参见：РГАНИ，ф. 3，оп. 12，д. 433，л. 9－139。——原注

联政府提出的关于尽快消除远东地区冲突的提案能得到联合国所有成员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预料,美国政府势必不会同意召集此次会议。然而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围绕这一问题发起一场广泛的运动。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大程度地揭露美帝国主义集团并再次向全世界证明谁在阻挠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从而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陷于孤立并迫使美国政府采取防守姿态。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即目前中-美双方正在华沙举行谈判,中国朋友将继续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莫斯科想了解中国朋友对所谈问题的意见,请告知。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245, л. 1, 5－7

№20624－4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和中国与朝鲜的关系

(1958年9月28日)

1958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3—28日
第192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8年9月28日

……

关于中国的人民公社。金日成说,5天中我仔细研究了如今中国正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全部资料,以便做出决策,在我国是否应该建立此类公社。经过对我们这里的工农业发展实际状况进行研究和全面分析后我得出结论,朝鲜不应该建立人民公社。中国农业人口占全

国的4/5，农民远远低于工人的生活水平。可我们这里农业人口没超过56%，农民的生活不差，有些方面甚至优于工人。我们认为，已证明自己正确的合作生产经营模式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更可靠和适合的道路。单就农户数量和耕作面积来看，我们目前的生产合作社规模相对小些。我们近期将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今后，正如前面已说过的，我们认为全面机械化是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中央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同意我就这一问题所表达的意见。

关于鸭绿江上建设云峰水电站。金日成告知，近日要与中国朋友签署建设60万千瓦水电站的协议。我们将用自己的力量设计建设水电站（中国朋友指派部分专家进行设计）。主要设备——水轮机、发电机组、变压器、电力器械以及建筑设备由中国提供。建设经费预定均摊，发出的电同样由中朝双方平分使用。中国向朝鲜发放10年期贷款，用于支付劳力、材料和设备费用。项目开工日期——1959年，竣工日期——1962年。周恩来同志表示，希望电站早些完工。所以我们要努力工作，以便水电站在1961年交付使用。

与中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冯仲云的谈话情况。金日成说，中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冯仲云应我方邀请前来参加水丰水电站启用仪式活动。冯仲云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曾一起打过游击。他在与我的谈话中问到，1956年8月苏共和中共代表到了朝鲜，对劳动党的内部事务进行了干涉，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高兴。我回答，这件事过去了，我们这里也未发生任何问题，因为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去年11月在莫斯科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经得到解决。我们当然不高兴了，当时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两个兄弟大党的代表就擅自来到我们这里，甚至连门都不敲一下，尽管众所周知，进到别人家里时应当先敲一下门。朝鲜劳动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好，现在依旧如此。不存在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苏联和中国曾给予并仍在给予朝鲜人民巨大的援助。苏联军队将朝鲜人民从日本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我们在抗击美国人和李承晚分子的斗争中维护了我们共和国的独立。在我国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中，苏联和中国给予我们巨大的援助。我对冯仲云说，6亿人口的中国是我们的近邻。我们非常珍惜来自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帮助。我们确实真诚地认为，苏联人民是我们最亲近的好朋友，而苏联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

谈话中，当我说到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改革工业和建设管理、改组农业机器站取得怎样的重大成果时，金日成真诚地评价了赫鲁晓夫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事务中发挥的作用，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特别刚毅、坚定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在诸如苏联国内生活以及国际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首创精神。

他接着说，如果苏共中央邀请兄弟党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一大，那么他会亲自前往参加会议，并期待与赫鲁晓夫同志会面。

金日成并且说："我不时地望着一旁的高频电话机在想，它就是为了用于通话摆放在这里的。但我经常刚一想给赫鲁晓夫同志打电话，就感到恐惧和害怕，因为我对俄语掌握得不好，不能与其进行交谈。"

我对金日成说，你的俄语说得相当好，很容易听明白。

谈话中，金日成不止一次地提到，使馆的大使与工作人员在近一年半中，为巩固朝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发生问题后给予帮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也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们的看法。

我回答，我作为大使与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关于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指示。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20400

安东诺夫等报告：毛泽东与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

（1958年10月2日）

机　密

文本第3份

1958年10月24日

第409号

毛泽东在接见6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

1958年10月2日

在10月2日举行的一次热烈会谈中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一定会战胜帝国主义者，当然，不是在明天早上，也可能不是明天晚上或后天，但终究有这么一天，我们将赢得彻底的胜利。

迟早，我们都将战胜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可能采用两个方式：战争方式或和平方式。主要的方式——和平方式、文化方式。我们随时准备采用和平的方式。在(你们)代表团中有很多军队上的同志，你们是如何准备采用这种方式的？(笑声)我们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军队。当然，我们一定要为采取军事方式做好准备。但是，要知道，战争的方式——这是最后一种斗争方式。如果敌人首先挑起战争，那么我们就得采用这后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你们可能会批评我以及我的上述观点，你们也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们要等到敌人首先挑起战争之时才可以回击呢？你们的这个问题让我很难回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

们应当共同来加以思考……①并且目前我们主要的斗争方式是和平方式。现在，我们不与任何人打仗。我们在华沙与美国人谈判，在此期间，美国人一直要求我们停止炮击。可是，我们并没有与美国开战。问题在于，我们有这样一位"总统"——名叫蒋介石，我们现在是与后者在打仗。如果从1927年算起，我们与蒋介石打仗的时间可谓久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还要与他打多久。如果再打上70年，那就也将是一场百年战争了。不过，我们认为，蒋介石也有好的地方。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够使民众团结起来，并对群众进行再教育。蒋介石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无法办到的事。因此，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来给我们当"教员"。可以说，蒋介石不仅在过去为我们做了许多事，而且现在他仍继续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仍必须存在"一段时间——以我们的教员的身份"。而为此，我们甚至不必交学费。我们的学费是由美国人支付的，而我们自己只是无偿地利用这个教员(大学教师)。希特勒当年也曾完成过"教员"的职责，正是由于他的活动才教育了欧洲人民。在东方，这样的教员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既没有希特勒、墨索里尼，也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但却有杜勒斯来顶替他们的角色。如果没有杜勒斯，我们就很难办，但有了他，我们就轻松多了(笑声)。我们一直感觉到，他是我们的"同志"(笑声)，为此，我们应当对他表示感谢。在资产阶级中也有马列主义的优秀"行家"，那就是他！此人坚定地推行阶级斗争路线，从不与我们妥协。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很难说话的人。我们的第一个老师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第二个便是杜勒斯，再加上第三个中国老师——蒋介石。

现在，全世界人民已开始对国际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转到我们这边来了。未来，世界人民将更倾向于我们。而杜勒斯则身处困境和防御状态。人们会问他：为什么你们要插手中国的马祖和金门等岛屿呢？作为搪塞，他一直以朝鲜战争为挡箭牌。可朝鲜是朝鲜，岛屿归岛屿，全世界都承认这些岛屿都属于中国的领土，而美国的行动是在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因此，杜勒斯处境尴尬。

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杜勒斯的日子变得更加不好过，绝不能就这样放过他。我认为，美国是不会简简单单地就从台湾地区撤走的。另外，我还坚持一点，即美国不会很快就从台湾地区走掉。这次，我们可在台湾抓住了一个小偷。你们还记得否，1956年我们便在埃及抓住了英国和法国，当时美国人装得文质彬彬，但在黎巴嫩他们的行动却像是一群小偷。我的观点是，应当把他们继续粘在那里。关于这一问题，我曾与赫鲁晓夫同志交流过，他也同意我的这一观点。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让他们粘在那里多久呢？3年吗？或许阿拉伯朋友不会同意这样做。但他们——美国人终究要从那里卷铺盖走人的，可能他们甚至很快就会这样做。如果这样的话，我的观点就不对了。不过，还有几个地方，也可能在另一个地方，如台湾，我们可以成功地继续粘住他们，以便以此为契机来教育全世界人民和整个中国人民。可能，你们会不同意我的这一观点。

---

①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谈谈我们之间的关系吧。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我们制定了一个统一的纲领。在该统一纲领的基础上我们工作得比较轻松。以此为前提和在苏联的领导下我们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必须对你们说的是，近年来我们又有了一个老师，那就是铁托。同样道理，如果没有铁托这个人，那么我们和你们可能会更困难些。铁托不愿意成为我们的家庭成员，不想在我们的共同宣言上签字，南斯拉夫人还公布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纲领，并反对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都承认马列主义和接受苏联的领导。很显然，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同志，另外可能也包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同志在内，已经对这位“老师”的做法很不耐烦了。

对于中国而言，在教育我们党和人民方面铁托可谓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为此，我们同样是不用花钱的，学费都是美国人来交，而且价格不菲。

严肃地说来，当世界上出现了像铁托这样的典型的修正主义者之时，我们在教育人民方面就轻松多了。过去，我们对铁托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如今我们应当重新给予他应有的评价，并让他来做我们的主要教员。如果论资排辈的话，那么杜勒斯当仁不让地应属第一，其次便是铁托。没办法，我们的中国教员——蒋介石只好退居第三了。

接着，毛泽东谈了关于苏联的援助问题。他说，苏联同志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另外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向我们提供了重大的帮助。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可谓相当巨大，对此，当你们在中国各地参观时，便会亲眼看到。

我们再说几句关于“大跃进”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大跃进”是否真的存在？我承认，最初我也是不相信的。今年4月份我们举行了一个关于收割的会议。各省党委书记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我当时在会上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真的我们有可能实现大跃进？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他们答道：是的，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了才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国家正在开展关于“苦干三年以改变生活面貌”的口号的辩论。我对此有些怀疑，于是便建议加上这样一个词：“初步”改变生活面貌。但他们都不支持我的观点。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他们列举了一系列具体材料和各种统计数据等。他们——中央委员和各省党委书记均认为应当这样写：“基本改变农村面貌”。只是在此次会议之后，我对是否真正存在大跃进的疑虑有所减少了，但不是全部。你们可以因此而称我为机会主义者，或右倾分子，因为即使在这次会议后我还是有一些疑虑的。8月份，我们在北戴河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党委书记也都参加了。由于在8月份我们已收获了主要的收成，我的疑虑也随之减少了99%。为何这样说，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获秋季作物。因此，直到收获秋季作物之前我这1%的疑虑就会一直存在。万一老天忽然不再帮我们怎么办？不过，即使现在我们的粮食产量已达到了3.55亿吨，即比去年粮食产量(1.86亿吨)超过1倍。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是可以断定的，但我们的报纸上还没有公布。在报纸上我们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今年的粮食产量超过去年的60%—70%。我们暂时将不公布这些情况，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获全部粮食。因此，我请你们也不要对外公开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数据，对外只能说的是：今年粮食产量比去年多出60%—90%，但并没有超过100%。因为我还有1%的疑虑没有消

除，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粮食都收到手。

长期以来，我们对钢的生产的意义估计不足。但现在我们都明白一点，即只有提高钢的产量，其他所有生产也才可能提高。让我们以机器制造为例。如果没有钢，机器制造业就无法发展，甚至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与此类似。为了生产钢，我们就必须有煤和电，可是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还必须发展交通和船舶制造业。否则，我们国家就会天下大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到时候所有人都会喊起来：这个没有，那个不足，机械业落后，交通运力紧张，等等。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这样的“混乱”，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所有人才会极力去生产我们还欠缺的所有东西。没有电力——就需要我们去生产电！出现了矛盾——这是件好事。难道我们会害怕矛盾吗？有了矛盾，我们才会去解决，并一定要解决好。

我们以钢的生产为例。去年，我们钢的产量为535万吨。那么，今年呢？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曾打算今年生产620万吨，然后再增加到750万吨，接着再提高到900万吨。

各冶金厂经理都参加了7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有人问：为什么要拖延呢，既然我们可能立刻将钢的产量增加2倍。于是，我们决定在今年便将钢的产量提高到1 070万吨。但在8月份的检查中我们发现，这个计划面临着风险。因此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便讨论了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生活水平是落后的。可能，你们会想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一切都好，就不存在问题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如今，我们已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搞工业。虽然不能说，我们以前没有抓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当时我们的确是没有如此高度地重视它……只是从8月份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地抓工业。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否能把钢的产量提高2倍？我个人对此仍有疑虑。要知道，离年底总共只剩下3个月，甚至还要再减去2天。情况很严峻。我们可能会遭受失败？现在我们仍在认真对待此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些钢。我的疑虑也依然存在。

我们，中国人，对这件事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是在实践中逐步进行的。

总之一句话，今年我们国家的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这一时刻，我仍想对自己的观点作一个小的保留，我不想把关于农业方面的话说得太死。因为这样的话，得等到秋收之后才能说，而关于今年钢的产量，得到年底再看。我相信，如果今年我们能生产出1 000万吨钢，那么明年钢产量达到2 000万吨，那无疑就变得容易多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原有的建设计划是按12年制定的，但很多按12年制定的指标我们只用了3年便完成了。

至于明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我们得重新编制。以前我们曾说过，要用12—15年时间来超过英国。但现在，我们已准确地知道，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一些部门只需要2—3年，还有一些部门只需5年、7年或10年时间。我认为，在船舶制造方面我们在这一期间内(12—15年)是无法赶上英国的，但周恩来和邓小平断定我们在12—15年之内能够在船舶制

造方面赶上英国。要知道,英国在船舶制造业方面是相当发达的。

我认为,中国在工、农业方面的振兴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对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人们,对所有维护世界和平的人们,都是有利的。

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力量?(除了中国的自身努力)我认为,这些力量的源泉包括:首先,苏联的支持;其次,所有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最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极其重要的(有利中国发展的)外界因素。虽然,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将不会发生。但为了和平,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我们依然需要坚定地团结起来。在未来的七八年间,帝国主义者将很难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正走向没落,而我们则不断前进。

索菲亚市党委书记请毛泽东同志讲一下人民公社的相关情况。

毛泽东说:在建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党对群众的领导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在政治方面,人民公社组织主要以地方政府的方式存在,但公社不应与党的组织相混淆。因为党是一个由进步人士构成的组织,是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

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大规模地将群众组织起来,更大程度地实现公有制。以前,我们共有 70 万个农业合作社,现在由这些合作社组建了 2 万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人民公社有 7 000 个农户。有的人民公社甚至包括有上万农户,或几万农户。

除了将农户大规模地联合起来之外,人民公社还相当程度地提高了社会的公有化。这为我们更容易地与农村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创造了条件。

人民公社基本上可看作是社会主义组织,而不是共产主义性质。虽然其中已包含了某些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分。

1871 年,法国人曾建立了巴黎公社。最初,马克思并不承认它,只是后来才对之作了肯定,并积极协助,甚至还写了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有名的著作。那么,组建巴黎公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手工业工人,只有一部分是工业工人,而绝大部分都是普通市民。如果在那时法国人都能组建公社的话,那么如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人民公社呢?至于"公社"这个名称本身,并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尤其是河南人民首先提出来的。正是他们第一个创造了这一名称,并将之写在了自己的有关章程里。

今年 8 月份,我到河南、陕西和山东等省去了一趟。我与农民们讨论关于用什么称谓比较好的问题。之后,我们决定:如果人民想叫作人民公社,那就应当这样做。在 8 月的会议上,我们采纳了人民自己提出的这一称谓。

那么,人民公社的前景如何呢?它们将获得成功还是遭受失败呢?我们得等几年再说。现在能说的是,人民公社将会得到顺利地发展。因为人民自己希望如此。而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无法为人民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现在,我们有成千上万人在为人们做饭。我们应当将妇女们从厨房中解放出来,应当建立公共食堂。而当妇女们被从厨房中解放出来之后,她们将为农业生产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力量。为此,我们就需要在全国广泛建立公共食堂、幼儿园和托儿所以及缝纫厂。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此我们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会遭受失败。

当然，人民公社仍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其中各行业、集团之间仍存在着各种差别，保障水平也不均衡。事实上，今年我们的粮食是能够满足供给需要的，明年如果还是一个丰年的话，粮食供应情况仍将跟今年一样好。只是在穿衣方面我们还比较困难。正是列宁曾经说过的，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些领域我们将仍保留“资产阶级的权利”，如工资体系中的 7—8 级差别。但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我们将逐渐地消除这些差别。

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说：“非常感谢你们能到中国访问。这是你们对我们的巨大支持。我们之间的团结将会更加稳固。”

会谈记录者——B. 拉科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签名)

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

契列德尼琴科(签名)

文件共 6 份，送：A. A. 葛罗米柯同志、齐米亚宁同志、Ю. B. 安德罗波夫同志、A. A. 安德烈耶夫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拉科夫

第 760 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信息大使馆已经在电报中通报。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284 - 293

№20401

安东诺夫与威尔逊会谈纪要：解决台湾海峡危机的方式

(1958 年 10 月 3 日)

摘自安东诺夫 C. Ф. 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10 月 25 日

第 426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安东诺夫与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威尔逊的谈话记录

1958 年 10 月 3 日

我与威尔逊在缅甸使馆见了面。

会谈期间,我对威尔逊说,鉴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强国的立场,苏联不得不恢复热核试验。对此,威尔逊答复道:英国仍坚持自己在今年 10 月 31 日当西方强国完成了一系列新的核武器实验以后所说过的话,即英国人希望恢复"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威尔逊还表示希望,在 10 月 31 日之后双方的谈判将进行得更有成效。

威尔逊还表达了如下一点意见,即希望将找到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地区冲突的方法。我在会谈中强调,美国将携带有核武器的海军舰队派往中国沿海,这种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污辱性政策是无法让人继续容忍的,势必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试想,如果中国海军舰队也如此忽然出现在夏威夷岛屿周边,哪怕只有 1 分钟,美国人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受!针对我的上述观点,威尔逊的答复显得非常地没有礼貌,他说:可如今中国海军并没有出现在夏威夷诸岛屿附近,况且也不知哪年哪月(中国海军)才会在那里出现。威尔逊还说,至于要说起中国人的那种受到污辱的感受,那么请不要忘记(中国人)对美国人所带来的污辱。要知道,美国人对自己所受到的任何污辱的敏感程度也是一点不比其他人逊色的。威尔逊带着明显的暗示指出,"正是由于(中国人)不体谅美国人的感受,所以后者只能不断增强针对中方的行动力度"。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译员 В. П. 费多托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 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 5 份,送:А. А. 葛罗米柯同志、Ю. В. 安德罗波夫同志、М. В. 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费多托夫

第 795 号

1958 年 10 月 24 日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8 年 11 月 29 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282 - 283

№20625－1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南斯拉夫的敌对行动

（1958年10月4日）

1958年10月2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
第219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8年10月4日

会见中国大使乔晓光。

交谈时，就南斯拉夫的一些对外政策问题交换了看法。我向乔大使通报了南斯拉夫请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向其提供贷款的情况以及其中一些国家对此的回应。我说，南斯拉夫政府极力想把亚非的一些中立国家拉向自己的怀抱，并在苏中的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我补充说，南斯拉夫驻中国前大使波波维奇认为这样做会使自己飞黄腾达。

乔晓光指出，南斯拉夫乞求西方大国提供贷款的做法暴露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真正嘴脸。为证实南斯拉夫对中立国家秉持的上述立场，乔晓光大使说，正因为如此，波波维奇离开北京后并未直接返回贝尔格莱德，而是经由雅加达、德里。谈到波波维奇本人，乔大使将其刻画成一个十足的混蛋。刚一抵达香港他就急不可耐地着手诽谤人民中国。大使接着说，南斯拉夫政府最近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敌对行动：禁止在南斯拉夫发行中国出版的《友谊》杂志，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工作人员进行跟踪，时常侵犯他们的外交豁免权。

我指出，禁止《友谊》杂志发行意味着南斯拉夫领导当局害怕有关中国真相的传播，也就是害怕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

我向乔大使透露了苏联政府恢复核武器和氢弹试验的决定，并通报了苏联政府就此问题做出的表达口径。

乔大使说，在美英为自己谋求某种优势依然继续进行这样的试验的条件下，苏联政府的决定完全正确。

向乔通报苏共中央应芬兰共产党请求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机关传达的

信息：鉴于该国成立了右派的新政府，芬兰共产党请求别急于出手解决经济问题。还通报了苏共和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所持的立场。

乔大使相信，苏共和苏联政府的立场将会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支持。

谈话结束时乔大使表示，准备在商务参赞从中国返回后通报中国政府与朝鲜代表团就经济问题谈判的结果。

随员库尔巴茨基和王保民参加了谈话。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6

№20625 - 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援助

(1958 年 10 月 5 日)

1958 年 10 月 21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7 日

第 219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8 年 10 月 5 日

在狩猎时的早餐上，与金日成就工业发展问题继续交谈。

金日成告知，副首相李周渊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不日将从中国返回。代表团与中国朋友进行谈判，并签署了 1959—1965 年发展远景计划的相互配合协议。金日成说，根据该计划，中国向朝鲜一些工厂提供设备，其中包括：3 个丝织厂、1 个微型轴承厂、2 个牛皮纸袋厂等等。中国发放 2.1 亿卢布从 1963 年起开始偿还的 10 年期贷款，用于支付所购设备。代表团临别时，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请朝鲜代表团……①关心的是加快云峰水电站的建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设，因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势头蓬勃，而电力问题是个瓶颈。

金日成接着讲，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了电站建设问题。在建设水电站的同时，拟建设一些燃煤热电站，其中，金日成指出，我们非常关心的是尽快得到平壤20万千瓦中央热电站所需的设备。

我答复金日成，由于他们的请求，苏联政府责成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和外贸部会同苏联国家计委共同研究加快所列设备供货的可能，并利用签订贸易合同彻底解决该问题。

我还让金日成注意到，正如我感觉的那样，铁路运输在近一两年内将是国民经济工作中的瓶颈，特别要考虑到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近5—7年的工农业发展远景的因素。

金日成完全赞同这一点，他说，他们应当认真解决铁路运输长远的发展问题，要考虑铁路电气化和建设复线。金日成接着说，与赫鲁晓夫见面时，他要请求赫鲁晓夫让苏联政府在解决此问题上给予帮助，然后转而问我："你怎样认为，这事能做得到吗？"

我回答，当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请求技术援助时，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始终积极地给予解决。我觉得，关于朝鲜发展铁路运输的问题也将会得到认真的研究。

我接下来关注的是，必须要认真做好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工作，尤其是解决新企业建设的问题刻不容缓。

金日成赞同地说，他们将认真地研究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问题。

我对金日成说，报纸上刊载了一则有关生产载重汽车的消息，并接着问，报上所载的这件事上尚在讨论中还是已经有了相应的决定。

金日成回答，他们决定从明年开始着手生产(组装)载重汽车，年产量大约1 000辆，定在托克契洪汽车配件厂做这件事，而在岐阳机器制造厂生产拖拉机。

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想生产什么牌子的汽车，是否计算过成本。

金日成回答，将生产嘎斯-51型汽车。金日成同时指出，正如以前有人对他们讲的，生产载重汽车需要5 000吨的冲压机，但朝鲜没有这样的冲压机。朝鲜代表团在中国时看到那里如何生产载重汽车，原来他们用1 000吨的冲压机凑合了。金日成说，我们的代表团与中国朋友商定了援助生产汽车的事项。

金日成接着说，他们认为组织生产碳化钙人造纤维具有重大意义。但建设工程需求1 300—1 400吨朝鲜不能生产的不锈钢。金日成说，中央常务委员会责成南日与你们初步搞清楚能否得到指定数量的钢材。金日成转而问我能不能通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回答，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负责这方面的事。据外贸部工作人员预先通知，1959年能够提供的不锈钢将不超过150—160吨，因为苏联不锈钢的生产状况很紧张。

金日成说，我们理解，苏联大规模地建设化工企业，自然需要大量的不锈钢，但是，缺少苏联的援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应付。我想直接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这个问题。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6

№20402

波波夫与龚金谈话纪要：交换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立场

(1958 年 10 月 7 日)

摘自 **А. Я.** 波波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10 月 9 日
第 603 号

机　密
文本第 3 份

波波夫与龚金的会谈记录

1958 年 10 月 7 日

我应邀会见了中国使馆的新闻专员龚金(Гун Тин)。龚金请我向他介绍一下出版司就国际生活和苏联对外政策等问题而给苏联报刊和广播而提出的建议。

在对个别问题(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的全民公决)作了详细说明的同时，龚金又说，苏联同志经常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为何要成为首先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国家之一呢。对此，龚金答道：首先，中国与法国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承认阿尔及利亚政府并不存在外交方面的任何障碍；其次，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总理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其中便请求中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我答，在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我们是清楚的。

继续就这一问题，龚金问："为何苏联至今不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呢?"

我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苏联与法国存在外交关系，因此我们得权衡利弊，通盘考虑。苏联人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自身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抱着深切的同情并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程。我谈了自己的观点，即到时候苏联会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

对此龚金指出，苏联政府迅速地承认了几内亚共和国，但却不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何?

我向龚金解释道，几内亚共和国是在经过全民公决之后才成立的。其结果即使法国自己也是承认的，法国没有任何司法根据对苏联承认几内亚表示不满。至于阿尔及利亚，那里进行的可是手拿武器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两个国家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接着，龚金问苏联报刊将如何报道南斯拉夫的情况，如何开展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我答，我们的报刊依然主要是从理论角度揭露和驳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发言论

的漏洞，揭示其对工人运动所带来的政治危害。不过，我们的报刊并不会给予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过分的关注，以至于超过其应有的限度。

对于这次会谈，龚金向我表示感谢，其中包括让他了解了苏方对苏联报刊所提出的相关要求。龚金希望苏联出版司能够定期地让人民民主国家的所有新闻专员来了解此类内容。

在会谈期间，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龚金此次来访是专门为搞清楚在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上苏联究竟持何种立场。

会谈持续了 1 个小时。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出版司顾问 B. Ф. 库兹涅佐夫。

出版司司长

A. 波波夫(签名)

文件送：B. B. 库兹涅佐夫同志、H. П. 费留宾同志、(苏共中央)Л. Ф. 伊利切夫同志、(苏共中央)Ю. B. 安德罗波夫同志、M. B. 齐米亚宁同志、П. C. 杰杜什津同志、A. A. 什韦多夫同志、总秘书处、档案室

10 月 9 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253 - 254

№11428

一名中国工人的信：学习苏联英雄古丽娅

(1958 年 10 月 9 日)

负责同志！

首先请您原谅我，因为我可能会打断您的工作，给您找麻烦！

一个月前我搞到一本书，叫《第四高地》。毫无疑问，您很熟悉这本书！本书鲜明而翔实地描述了苏联女英雄古丽娅的战斗生活。这本书我已读过两遍了，但是我感到这太少，应该一遍又一遍地读。这本书的每行字都使我深深地感受到苏联青年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是应当学习的。

11 月 24 日是古丽娅英勇牺牲的日子，多么快啊！还有一个月多一点。我想在这个英雄的日子里给古丽娅的母亲写封信，向她表述我内心深处的情感，以便安慰这位老人。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她的地址和她的姓名。

同志！我十分诚心地向您请求，您是否能抽点业余时间去打听一下这些并通知我。我将不胜感激您！如果您能在信中告诉我用俄语写信的方式和格式，那太好了！

向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们致敬!

(沈阳)冶炼厂五三三设计组
郝贵陆(Хэ Дуй-лу)
1958年10月9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卷,第3135页

№11780

丘拉耶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请求成立苏中友协布里亚特分会

(1958年10月1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苏共中央1958年7月31日的决议,在8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列宁格勒州和伊尔库茨克州成立了苏中友好协会地方分会。

在中央委员会的上述决议中规定,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成立苏蒙友好协会分会。然而《真理报》9月26日却刊登了一个错误的报道,说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将成立苏中友好协会分会。因此,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同志按当地成立苏中友好协会分会的时间往乌兰乌德发了贺电。鉴于中国朋友以为在布里亚特已有苏中友好协会分会,苏共布里亚特州委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请求允许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成立苏中友好协会分会。我们认为允许苏共布里亚特州委成立苏中友好协会地方分会是适宜的。至于《真理报》出的错误,该报编辑部根据谢柳克同志的通知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对错误报道的责任人新闻部主任瓦维洛夫同志给予了处分。

苏共俄罗斯联邦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
B. 丘拉耶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
B. 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8年10月1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55页

№20403

安东诺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

（1958 年 10 月 10 日）

摘自 C. Ф. 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10 月 13 日
第 393 号

机　密
文本第 3 份

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会谈记录

1958 年 10 月 10 日

由于毛泽东不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接见了我。会谈伊始，我便向其转交了 H. C. 赫鲁晓夫同志于今年 10 月 4 日给毛泽东所写的一封亲笔信。

刘少奇承诺，将按照苏方的要求转交此信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之进行讨论，并随后做出相应的答复。

我们此次会谈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间，我问刘少奇，关于台湾问题有什么新情况，中国民众对彭德怀最近发布的关于停火和举行直接谈判的呼吁书有何反应。

刘少奇谈了关于 10 月 10 日清晨蒋介石军队的飞机和人民解放军飞机之间发生的空战情况。在这次空战中国民党共损失飞机 3 架，人民解放军损失 1 架。刘少奇认为这一结果很不错。他强调，源自福建前线的关于双方战斗损失的情况通报都是客观的，不存在任何夸大或低估，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我们仍打算坚持这样做。至于国民党，他们往往夸大我们的损失，而有意隐瞒自己的损失，因此他们的情报没人相信。

刘少奇说，鉴于在（我方）停止炮击之后美国人不再为国民党向金门岛运送粮食的船只护航，我们打算延长“休整”期限，即在彭德怀公告中所规定的停火期限期过了之后也不开炮。我们想继续看看，蒋介石本人及其军队如何动作。他们也许会改变主意。

对此我指出，据资产阶级国家的新闻报道显示，美国人认为，人民解放军停止开炮与他们在华沙谈判中所提出的要求有关。

刘少奇说，这是一派胡言。我们停止开炮绝不是因为美国人所提出的要求。刘继续道，今天在中国大使与美国之间进行的华沙谈判中，我方大使向美国人重复了自己先前所提出的条件。至于美国人是如何答复的，我们暂且不知。

刘少奇几次重复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中方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很多时间。

刘少奇说,我们国内还有很多工作要作。我们正集中一切力量大炼钢铁。最近,中国所有的领导干部又都奔赴了各地方,其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和组织大炼钢铁的运动。甚至在中南海我们党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集中力量建了一个小锅炉来冶炼金属。

会谈结束时,刘少奇请我转达(中方)对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主席成员的谢意——感谢他们始终不渝地,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库兹涅佐夫同志、齐米亚宁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苏达利科夫

1958年10月10日

第745号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266-268

№20404

苏达利科夫与刘亚楼的谈话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

(1958年10月10日)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13日

第395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司令刘亚楼大将谈话记录

1958年10月10日

今天,在我使馆举办的电影放映会上共放映了3部苏联电影,都是关于原子科技发展的

内容。其间,我与刘亚楼作了交谈。

会谈伊始,刘将军便请我简要介绍一下影片的内容,并强调说自己对原子能方面很不了解。就自己对这些影片所知道的情况,我向他描述了电影的内容。刘强调,苏联在这一领域已经发展得非常先进了,并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尤其是中国。他说,前不久他们才在北京附近建设了一个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他们感谢苏联在上述设施的建设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

我问刘亚楼,台湾海峡是否有什么新情况,国民党是如何庆祝自己的 10 月 10 日"国庆节"的。

刘说,今天,10 月 10 日清晨 9 时 30 分 6 架美国生产的国民党飞机(F-86)侵入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并在福建省与随即升空迎击的人民解放军 8 架飞机进行了短暂的战斗。刘强调,解放军的飞机都是苏联制造。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结果也对我有利：2 架国民党飞机被击落并在地面坠毁,还有 1 架被击落的敌机坠入大海,并成功俘虏 1 名国民党飞行员。2 架被击落的敌机残骸最近将运往北京并公开展示。这一方面对群众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就是要让人民看到,正是美国人向蒋介石提供了军用飞机,而后者也正是用这些飞机向中国投掷炸弹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民众认识到,我们的飞行员是可能成功地击落美国飞机的。

刘亚楼继续道,当空战结束后的 15—20 分钟内,我军 150 架战机升空并沿我领土巡逻,此举引起台湾极大的恐慌。那里拉响了空袭警报。而当时台北正好要开始举行庆祝国民党"国庆节"的军队阅兵式。刘亚楼玩笑式地说道,由于不愿意打扰这场阅兵式,于是我们的战机陆续返回了本部机场。

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刘将军近期一直在福建前线并直接指挥着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作战行动。于是,我问道,福建前线将士的士气如何。

刘答,战士们士气高昂,充满自信,甚至连当地居民都没有一点恐慌的迹象,农民们都在田野里平静地收割粮食。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H. 苏达利科夫(签名)

手写批注：

存档。情报资料。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8 年 10 月 31 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264-265

№20405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通报提前恢复对金门的炮击及原因

（1958 年 10 月 20 日）

摘自 С. Ф. 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10 月 25 日
第 428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会谈记录

1958 年 10 月 20 日

15 时 30 分，我应邀拜访了陈毅。

一、陈毅通报道，15 时中国广播开始播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命令。该命令宣布，中国发布的关于从今年 10 月 13 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的命令失效。原因在于，在 10 月 19—20 日间台湾当局又让美军护航船进入了这些岛屿所属区域。陈说，中国将于今天 16 时或稍晚时间向金门诸岛屿的蒋介石军队阵地实施炮击。

在将上述命令文本和中国政府第 36 号严重警告的文本交给我之后，陈毅又向我解释了中国在今年 10 月 13 日国防部关于停止炮击的命令所规定的期限(该命令原先规定：停止炮击的期限为今年 10 月 13—26 日)失效之前便恢复炮击金门诸岛屿区域的原因。

陈毅说，关于恢复炮击的问题曾在中共中央作了讨论。期间，共提出了三个方案：(1) 在10 月 26 日之后恢复炮击；(2) 在 10 月 26 日之后再将停止炮击时间延长几天；(3) 不等到 10 月 26 日便恢复炮击。最终，中央采取了后一种方案。

陈毅接着指出，实际上提前恢复炮击金门诸岛屿的主要原因在于，杜勒斯于今年 10 月 21 日到了台湾。当前，蒋介石正叫嚣着要开始反攻大陆，并要求美国人向其提供“毁灭性”武器。陈毅说，美国人把我方停止炮击是当作其在华沙谈判期间所提出的“关于停火”的要求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待的。因此，当我方于 10 月 13 日宣布停止炮击命令之后的一个星期里，美国也停止了为蒋介石的船只护航。但近期美国人又恢复了为蒋介石的船只护航并侵犯了我国领海水域。

我们之所以作出关于恢复炮击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把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杜勒斯在台期间能够与蒋介石谈妥关于蒋的军队撤离金

门和马祖诸岛屿，而在我们今天开始炮击后，他们将不实施这一决定，蒋介石的军队也“不撤离”上述岛屿。

陈毅继续道，虽然我们现在恢复了对上述岛屿的炮击，但我们仍然希望能够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要这样的话，蒋介石就必须派自己的代表来见我们，而不是只在台湾与杜勒斯见面。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美国人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承认美国人与台湾当局达成的任何交易。

陈毅请我立即将其以上所述转告给苏联政府。

我答，此次会谈内容我会立刻报告给莫斯科。

二、我对在今年10月17日图-104飞机空难中死亡的中国同志表示了深切的慰唁。

陈毅答，中国方面也对与中国同志一同死难的苏联专家和外国友人感到异常悲痛。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二等秘书Ю. И. 拉兹杜霍夫和中国外交部翻译孙林。

附注：上述内容(俄文文本)共计3页(不机密)。中文文本共计2页，仅发送给：齐米亚宁。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 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А. А. 葛罗米柯同志、Ю. В. 安德罗波夫同志、М. В. 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拉兹杜霍夫

第793号

1958年10月24日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276－278

№20406

库德里亚绍夫与李涛会谈纪要：调整留苏中国研究生培养体制

(1958年10月2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依照情报通报程序发送(我方)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参赞李涛(Ли Тао)的会谈记录。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 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8 年 10 月 25 日

第 15 - Д - 1277 号

库德里亚绍夫与中国驻苏使馆参赞李涛的会谈记录

1958 年 10 月 20 日

今年 10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参赞——负责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工作的使馆党委副书记李涛同志拜访了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部。

李涛通报道,鉴于中国打算取消学位、职称(副博士、博士、教授等)和仅保留高级学者职称等,中国朋友希望从根本上调整留苏中国研究生的培养体制。

他们(中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留苏中国研究生的主要任务已不是答辩和获得学位,而是以较短的时间在其所选择专业领域内掌握苏联最新科技成就。因此,中方希望,应当允许中国研究生免修目前为其所制订的研究生必修课程,而只进行专业课考查。中国留学研究生的学制为两年。期间,中国研究生应当根据国家为其所制订的学习计划,从事必要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试验,并最终将其研究成果以 40—50 页的篇幅写成研究报告。中国留苏研究生将不撰写论文和进行学位答辩。对此,李涛引用了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即“人民需要的是知识,而不是学位”。

中国同志认为,在这种学制下中国留苏研究将免修一系列必修课,也不需要再撰写毕业论文,从而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从事深入的研究工作,更广泛地了解苏联的实际、苏联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成就,以及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习俗。

根据李涛的通报,中国计划从下一学年开始就按照这一方式派遣研究生来苏联学习。至于已在苏联就读的中国研究生,那些即将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工作的,有权中断撰写和答辩,那些正在从事实验工作的,可根据新情况继续这方面工作,那些正准备通过必修课考试的,将只通过专业课考试。

在此,李涛强调,中国留苏研究学制改革是一件大事,需要进行全面的研究和与苏联学者和教育家进行协商和咨询。最近,他便打算造访苏联高教部和苏联科学院,并向其通报关于中国打算改革中国留苏研究生学习体制的问题。在与苏联同志交换意见之后,关于以新方式来培养中国留苏研究的问题将经苏联国家渠道在苏联各相应机构予以贯彻。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科员
A. 库德里亚绍夫(签名)
1958 年 10 月 21 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269 - 271

№24093

茹科夫与沈雁冰会谈纪要：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10月20日)

致苏共中央：

请审阅我们与出席1958年10月20日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国家作家大会的中国文化部部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长沈雁冰(茅盾)的会谈记录。

具体内容请参见附录。

Г. 茹科夫(签名)

1958年10月25日

第3833号

附件：

摘自Г. А.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与出席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国家作家大会的中国文化部部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沈雁冰(茅盾)同志的会谈记录

时间：1958年10月20日

地点：委员会(办公室)

当出席在塔什干举行的亚非国家作家大会的中国文化部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沈雁冰(茅盾)同志途经莫斯科之时，我在委员会办公室接待了他。

我向其简要通报了苏联在1959年与外国文化合作的总体计划草案以及苏联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计划采取的措施。

我请求中方推荐一些中国作家撰写的书籍，以便在苏联翻译并出版。沈雁冰同志答应给予我们帮助。

沈雁冰同志谈了自己对在塔什干举行的亚非国家作家大会的感受。

他还谈了如下一些情况：关于(中国国内)人民公社的运动，作家参加体力劳动以及中国作家的稿酬支付问题。

据沈雁冰同志说，目前在中国的城市、工厂企业和中央机关均建立了人民公社，但人员

的工资支付体系依然存在，虽然已酝酿并出现了一些将其转为集体分配体系的迹象。

在中国的文化部系统中已建立了人民公社，但目前其活动仅限于部里的全体工作人员普遍前往北京附近的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参与改善公共食堂和幼儿园机构的工作；另外，所有公社成员均参加军事训练。

根据中国国务院的指示，中国政府机关的全体干部在一年内均须到生产第一线参加一个月的劳动。这一指示同样适用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以及刚参加工作的基层公务人员。而这一个月基层劳动时间可以或者一次性完成，或者在一年内分几次累计完成。

目前，在中国没有这样的独立的公社——把作家、艺术家和其他自由职业统一联合起来。这些人都是在自己的居住地参加当地人民公社的活动。

沈雁冰同志强调，缩减作家稿酬的问题目前在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作家的稿费正在不断减少。其给报刊和杂志所写文章的稿酬也在急剧减少。沈雁冰说，以前作家为报刊写一篇文章可以得到20元，有时是40元的稿酬，如今这样数目的稿酬正在急剧减少。文学作品再版的稿酬也大幅下降。中国朋友认为，采用这样的方法，一方面有利于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而另一方面——会促使作家撰写新的作品。

此次会谈持续了1小时。当时在场在还有：委员会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齐赫文斯基、委员会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副司长 Д. А. 戈杜诺夫、委员会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顾问 О. В. 瓦西科夫、《星火》杂志主编索夫罗诺夫。

Г. 茹科夫(签名)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274, л. 207 - 209

№20407

茹科夫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两个中国”问题

(1958年10月21日)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我与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于今年10月21日在委员会举行的会谈记录。

附该本文件，共3页。

Г. 茹科夫(签名)

1958年10月27日

第1407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工作中。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1月2日

附件：

机　密

茹科夫与刘晓的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21日

我应邀请会见了刘晓大使。刘晓向我递交了一份由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张奚若同志就“两个中国”状况的问题而起草的备忘录，并强调该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在中国使馆以前已转交给我们的就“两个中国”现状问题而写的备忘录中已经提到，而这里只是更加具体地说明：中国同志在参加个别国际组织时应如何应对。

此后，关于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大使又作了如下通报：

目前，美国欲极力摆脱困境——使自己从台湾海峡问题上解脱出来，并在此基础上推行实际上是承认存在“两个中国”的政策。在帮助国民党保住金门和马祖等周边岛屿的同时，美国还想实现如下一个主要目标：维持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统治。在中国做出某种保证的条件下，美国将国民党军队撤离上述周边岛屿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是要在台湾维持国民党体制。

对此，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一方面，使台湾海峡地区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并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不断加深美国与蒋介石分子之间的分歧。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同志将展开一系列积极活动以揭露美国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并说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关于解放台湾的方式问题——不论是和平方式还是武力方式——这都是中国政府分内的事情。以此为例，中国政府将积极开展活动以揭露美国干涉中国和整个亚洲的内务事务。刘晓大使继续道，我们目前并不急于解决关于解放沿海诸岛屿和蒋介石军队撤离这些岛屿等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将轮流推行紧张和缓和政策，具体采用哪种政策将视美国人如何动作而定。如果美国人想缓和台湾紧张局势，那么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即在台湾问题上制造紧张形势。如果美国人想诉诸武力，那么我们就采取积极缓和局势的行动，等等。总之，在台湾问题上中国要始终掌握主动，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发挥主导作用。当然，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我们也要格外谨慎以避免台湾局势失控，从而冒与美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与此同时我们将等待最佳时机，那时我们不但要彻底解放周边的金门、马祖等岛屿，而且要彻底解放台湾。

我们的这一政策无疑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它将使许多目前身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士改变

对中国的态度。目前,美国人赞成中国代表与台湾代表同时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的工作。刘晓强调,从我们的备忘录中可明显看出,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着美国人所玩弄的这些花招,并积极对之进行揭露。而一些亚、非国家却已陷入了美国人的圈套——他们甚至在联合国表示支持美国提出的所谓关于在台湾海峡停止武力的建议。而这无异于承认"两个中国"的局面。只是由于中国朋友采取了相应措施——向这些国家的政府解释了中国对"两个中国"问题的态度和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两个中国"问题直接与万隆会议决议发生了抵触,这些亚、非国家的政府才放弃了准备支持美国建议的已有打算。如今在杜勒斯的台湾之行之后,美国人可能会加紧利用联合国以促成"两个中国"问题的"合法化"。另外,为此目的美国人还会利用那些依附于自己并与中国保持着官方联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等)。不过,中国也可能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保持公正的立场。

刘晓感谢苏联政府能够充分理解中国出台的对台政策,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揭露美国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我感谢刘晓的上述通报及其转交的由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起草的备忘录。我也向刘晓通报了我们在揭露美国对台政策的对外宣传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我还告诉大使道,我们已准备在即将于今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会上积极揭露美国人。在对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的支持表示了诚挚的谢意之后,刘晓请我简要谈一谈美国著名活动家(如史蒂文森、约翰·斯通和李普曼等)在访苏期间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我满足了刘晓同志的请求。

会谈结束时,我向刘晓同志通报了与委员会当前工作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使馆翻译侯志通、委员会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С.Л.齐赫文斯基、该司副司长Д.А.戈杜诺夫。

Г.茹科夫(签名)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272-275

№20408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发送"两个中国"问题备忘录

(1958年10月22日)

致苏共中央:

兹呈递各机构清单。根据该清单,中国朋友将向各机构发送自己关于"两个中国"问题

的备忘录。

附各机构清单。

Г. 茹科夫（签名）

1958年10月22日

第1390号

机　密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И. И. 库兹明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支付委员会主席，А. П. 沃尔科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Ю. Е. 马克萨廖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子委员会主席，В. Д. 卡尔梅科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船舶制造委员会主席，Б. Е. 布托玛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化学委员会主席，С. М. 季霍米罗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建筑事务委员会主席，В. А. 库切连科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С. А. 斯卡奇科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И. В. 阿尔希波夫同志
外贸部长，И. С. 帕托利切夫同志
海军部长，В. Г. 巴卡耶夫同志
交通部长，Б. П. 贝舍夫同志
交通建设部长，В. 科热夫尼科夫同志
电站部长，А. С. 帕甫连科同志
苏联高教部长，В. П. 叶留金同志
苏联地质和矿产保护部长，П. Я. 安特罗波夫同志
苏联卫生部长，М. Д. 科夫里基诺夫同志
苏联卫生部副部长，В. М. 日丹诺夫同志
苏联文化部长，Н. А. 米哈伊洛夫同志
苏联通讯部长，И. Д. 普苏尔采夫同志
苏联农业部长，В. В. 马茨凯维奇同志
苏联贸易部长，Д. В. 帕夫洛夫同志
苏联国家银行第一副主席，В. С. 格拉先科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Д. И. 切斯诺科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发明创造事务委员会主席，А. Ф. 加尔马舍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仪器测量、质检委员会主席，А. Е. 维亚特金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水利设施管理总局局长，А. А. 佐洛图欣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体育委员会主席，Н. Н. 罗曼诺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国际经济组织司司长,П. С. 切尔内绍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联合国事务司司长,С. К. 察拉普金同志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А. А. 索博列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民航管理总局局长,П. Ф. 日加列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原子能利用管理总局局长,В. С. 叶梅利亚诺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印刷品中军事和国家机密保护管理总局局长,П. К. 罗曼诺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苏联通讯社(塔斯社)主编,Н. Г. 帕利古诺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司法委员会主席,А. И. 杰尼索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俄国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主席,Г. Г. 卡尔波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宗教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А. А. 普津同志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В. В. 格里申同志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外国司司长,П. Т. 皮缅诺夫同志
全苏消费合作总社主席,А. П. 克利莫夫同志
苏联科学院院长,А. Н. 涅斯梅亚诺夫同志
苏联科学院外国司司长,В. А.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苏联医学科学院,А. Н. 巴库列夫同志
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全苏列宁勋章农业科学院,П. П. 洛巴诺夫同志
以 К. Д. 帕姆菲洛夫名字命名的公用事业科学院,И. Т. 伊万诺夫同志
俄罗斯联邦师范学科学院,И. А. 卡伊洛夫同志
苏联建筑和设计科学,Н. В. 别赫金同志
苏联艺术科学院,Б. В. 约甘松同志
各联盟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Д. С. 波利扬斯基同志
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Н. Т. 卡里琴科同志
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Н. Е. 阿夫西莫维奇同志
乌兹别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М. З. 米尔扎-艾哈迈多夫同志
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Д. А. 库纳耶夫同志
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Г. Д. 贾瓦西什维利同志
阿塞拜疆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В. Ю. 阿洪多夫同志
立陶宛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М. Ю. 舒马乌斯卡斯同志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А. Ф. 季奥尔季察同志
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В. Т. 拉齐斯同志
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К. Д. 季卡姆巴耶夫同志
塔吉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Н. 多德胡多耶夫同志
亚美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А. Е. 科奇尼扬同志

土库曼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Д. Д. 卡拉耶夫同志
爱沙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А. А. 米里谢普同志
共青团中央，В. Е. 谢米恰斯内同志
全苏外国“旅游者”股份公司，В. М. 安库季诺夫同志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Е. Н. 阿法纳新科同志
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Г. А. 别洛夫同志
苏联议员团，О. В. 库西宁同志
苏联联合国协会，А. В. 托普奇耶夫同志
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联系协会委员会，И. В. 波波娃同志
苏维埃妇女委员会，Н. В. 波波娃同志
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С. К. 罗曼诺夫斯基同志
苏联历史学家民族委员会，А. А. 古别尔同志
苏联红色半月和红十字协会联盟，Г. А. 米捷列夫同志
全俄戏剧协会，А. А. 亚布罗吉娜同志
苏联斯拉夫委员会，А. С. 贡多罗夫同志
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М. Б. 米京同志
苏联国际法协会，Г. Н. 通金同志
苏联作家联盟，А. А. 苏尔科夫同志
苏联音乐家联盟，Т. Н. 赫连尼科夫同志
苏联艺术家联盟，Д. С. 苏斯洛夫同志
苏联记者联盟组织部，Н. Г. 帕利古诺夫同志
苏联老战士委员会，А. П. 马列西耶夫同志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Н. С. 吉洪诺夫同志
苏联亚洲国家团结委员会，А. В. 索夫罗诺夫同志
苏联斯拉夫学家委员会，В. В.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苏联建筑师联盟，П. В. 阿布罗西莫夫同志
苏联大百科全书编辑部，А. А. 兹瓦雷金同志
苏联经济学组织协会，В. П. 季亚琴科同志
苏联博物馆委员会，А. И. 扎莫什金同志
苏联电影摄影工作者联盟，И. А. 贝利耶夫同志
苏联驻法国大使，С. А.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苏联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А. В. 茹科夫同志

属实。

О. 瓦里科夫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220、221－224

№20410

苏达利科夫与钱三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58年10月27日)

摘自H.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1月12日
第44号

机　密

与中国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27日

今天，在钱三强教授为来中国参加原子反应堆典礼的苏联科学院士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举行的晚宴上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值得我们关注的谈话。

晚宴中间，我们的学者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到兴趣，即为何中国学者很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钱三强答，对于苏联同行以这种方式所提出的上述问题他很难回答。中国学者只参加这样的国际性会议：其一是接到了邀请；其二，要看该会议是否符合国家在政治方面的需要。

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则开始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为了科学和尽快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中国学者)应当参加任何学术会议，况且许多学术会议也根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

钱三强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以及随后还有其他一些二机部的领导干部都开始向我们的同志解释这样一个道理，即科学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既没有学术目的，也不追求任何政治目的。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当有美国人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上。

基于上述思想，中国同志指出，美国人极力企图拉目前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而此类会议均与美国反动派的“两个中国”思想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学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

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依然坚持认为，中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立场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学者不参加任何国际(学术)会议，那就会错过许多学习有益知识的机会，从而不利于国家科学的发展。他们继续指出，通过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学者们可以听到和了解外国学

者们尚未公开发表的诸多最新研究成果。

钱三强教授以极其严厉的方式答道，他不同意苏联同行的观点。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者们，从来没有在任何国际会议上通报过任何不利于其主子——帝国主义者们的上述所谓的有益信息。

钱三强沿着这一思路继续道，美国人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故意忽视我们伟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真正的学者——祖国的爱国者，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后，我们都不会去参加任何一个蒋介石分子也接到与会邀请的国际会议。例如，钱三强指出，虽然自己曾在法国居住了 13 年，并长期与约里奥·居里一起工作过，热爱法国人民，但如果他被邀请去巴黎参加一个台湾代表也将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那么他绝对是不会去的，因为他是一个爱国者并完全拥护本国政府的政策，将会尽一切力量阻止美国人实现“两个中国”的图谋。

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等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列举了苏维埃政权初期的一些事例，如当时尽管苏维埃国家深陷帝国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但苏俄学者们依然应邀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而在以后时期苏联学者也多次参加了有白卫分子参加的各种国际学术会议。

钱三强以激愤的方式说，据他所知，在当时不论是阿里汉诺夫还是维诺格拉多夫都不是知名的学者；至于苏联学者参加有白卫分子参加的国际会议，那是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钱三强继续道，他并不知道帝国主义分子们是否曾经提出过关于建立两个俄国的思想，但如今他们却正极力使自己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成为现实。

在整个会谈期间，我极力暗示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即他们的迷惑之处在于，没有真正明白中国朋友谈话的本意——美国人提出的“两个中国”理论，并提示其最好不要再继续谈这一尖锐的话题。

但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起初并没有重视我的意见。他们甚至还以苏联国内当年所进行的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运动所造成的危害为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当明显感到会谈可能出现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之时，我被迫用了半个小时时间阐述了苏联政府对美国人提出的“两个中国”问题的态度，并以尽可能彬彬有礼的方式指出了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的错误，及其在这个问题上的完全无知。

在会谈结束时，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及其不讲究策略的举止，并作了一些补充性的解释，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晚宴上的紧张气氛才略微缓和下来。中国同志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在我发言结束后，我们的谈话开始转向另外一些话题。

晚饭后，我留下了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并再次向他们说明，他们犯了个错误，不应当在当前条件下涉及如此尖锐的问题。他们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H. 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计 4 份，送：齐米亚宁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茹科夫同志、档案室

经办：苏达利科夫

1958年11月11日
第821号

手写批注：

苏联科学院副院长托普奇耶夫同志看了上述材料。据他通报，派遣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前往中国的原子能总局局长斯拉夫斯基也看了该材料，并与这两位同志谈了话，还责成副局长叶夫列莫夫同志继续调查此事。

考虑到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的工作事实上隶属于中型机械部，是由原子能总局派遣他们到中国，托普齐耶夫认为，为搞清苏达利科夫在报告里提到的问题，斯拉夫斯基的做法是正确的。

(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
A. 莫宁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294－297、298

№1382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问题

(1958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10月30日会议第189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 Б. 阿里斯托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К. Е. 伏罗希洛夫、Н. Г. 伊格纳托夫、Ф. Р. 科兹洛夫、А. Н. 柯西金、А. И. 米高扬、Н. А. 毛希丁诺夫、М. А. 苏斯洛夫、Е. А. 福尔采娃、Н. М. 什维尔尼克；会议由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第3项 毛泽东同志1958年10月15日的来信和周恩来同志的1958年10月12日的来信。①

米高扬、阿尔希波夫、赫鲁晓夫。

给图-16发放许可证(图-75——发放两个许可证。)"索普卡"②——在1959年上半年

① 指的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航空和炮兵装备的问题。——原注
② 苏联生产的一种导弹系统的型号。——编注

发放。在解决了具体问题之后，交换意见。

赫鲁晓夫、米高扬、毛希丁诺夫、阿里斯托夫、葛罗米柯、苏斯洛夫、伊格纳托夫。

对毛泽东1958年10月15日电报的复函没有发出。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问题——应该仔细研究；应该压缩一些，但不是急剧地。

委托书记处审理杂志和报刊的问题(处罚了许多)。①

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10, л. 3 - 4

№20411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中国对美国和加入联合国的政策

(1958年11月10日)

摘自C.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1月10日

第447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会谈记录

1958年11月10日

今天，为庆祝德国十一月革命40周年，民主德国驻中国使馆举办了一个鸡尾酒会。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也出席了此次酒会。其间，我们就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如前不久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内容涉及毛的文章及其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标题所发表的谈话)。另外，陈毅还对参加此次鸡尾酒会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驻中国大使就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

陈毅说，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撤走自己的军队，那么中国便不会与美国建交。

如果联合国不撤销所谓宣布中国侵略朝鲜的相关决议，不驱逐蒋介石分子，那么中国就

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苏共中央思想、文化和国际党务联络问题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消除缺点。——原注

不加入联合国。

只要英国人将采取某种旨在支持美国推行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的具体行动,那么中国便会立刻与之断绝外交关系。

陈毅继续道,他请求大使们正确理解他所表述的思想,并关注以下事实,即中国与美国人的斗争可能会持续7年或更长时间。陈毅强调,换言之,这场中国与美国的斗争将一直进行下去,直到苏联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直到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实现了迅速的增长,因为到那时,完成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才会变得更容易些。

陈毅再次强调这样一个思想(他的这一思想首次提出是在今年11月8日,当时苏联大使尤金同志在自己住所为各社会主义国家驻中国大使举办了招待会):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相信,中国在与美国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绝不会在台湾问题上犯冒险主义。

苏联驻中国使馆公使衔参赞

C. 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A. A. 葛罗米柯同志、Ю. В. 安德罗波夫同志、М. В. 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安东诺夫

第816号

1958年11月11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299 - 300

№20412

苏达利科夫与张致祥会谈纪要:是否邀请南代表参加电影工作会议

(1958年11月12日)

摘自Н. Г. 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1月29日

第473号

机　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张致祥会谈纪要

1958 年 11 月 12 日

今天，张致祥邀请苏联、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代表前往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以便就南斯拉夫参加预定在今年 12 月份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罗马尼亚代表担任本次会议的筹备委员会主席，而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担任本次会议的副主席)。罗马尼亚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是鲁坚科大使，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是雷曼参赞。

张致祥谈论了如下内容：今年 9 月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者筹备会议，这次电影工作者会议预计于今年 12 月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是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者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1957 年在布拉格召开(这次会议被称为纯粹的创作会议)。南斯拉夫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布拉格会议。

在布拉格会议闭幕的时候，对于南斯拉夫没有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会议，一些国家(其中包括波兰)的代表团表示了遗憾，并且邀请南斯拉夫参加今年召开的会议。今年 9 月在布拉格召开的筹备会议上，在关于邀请南斯拉夫参加会议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之间在看法上也出现了分歧。结果会议通过了决议，决定把筹备会议的会谈纪要以及关于召开会议的准备工作的过程通报给南斯拉夫电影创作者协会。

张致祥说，由于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机构对南斯拉夫发出参加这次会议的正式邀请(正如去年一样)，向南斯拉夫发送筹备会议的纪要以及其他相关的通报，会被认为是邀请南斯拉夫人参加会议。

在会谈的过程中，张致祥多次强调说，南斯拉夫现在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它不应该作为正式成员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会议。

张致祥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晚才把这一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这是个疏忽。张致祥继续说，这是由于参加布拉格筹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蔡昉(Цай Фан)的过错，他在回国后才把会议上就南斯拉夫参加会议的讨论结果通报给中共领导人。张致祥强调说，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南斯拉夫参加会议，因为这是个重大原则问题。

张致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这对自己参加预定的会议是有利的，并且为此已经组织了以黄瑞(Хуан Жэй)为首的代表团。

张致祥说，在目前的局势下，在关于邀请南斯拉夫参加会议的问题上我们希望能够采取如下三个方案：(1) 向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组织发出特别的邀请，而完全不邀请南斯拉夫；(2) 邀请南斯拉夫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一起作为客人参加会议；(3) 邀请南斯拉夫作为客人参加会议。张致祥说，在这些方案中，最好的是第一个方案。张致祥援引雷曼的意见

说,可以在会议之后,把关于会议的一些材料通报给南斯拉夫。

张致祥以及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代表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之后一致认为,较为妥当的是采取我在讨论中提出的方案,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推后决定。

张致祥请求苏联、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同本国政府进行磋商,把他们就这一问题的最终意见通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在会谈结束的时候,张致祥以及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代表同意我提出的看法,即应该就这个问题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磋商。

然后我同张致祥举行了简短的会谈。张致祥说,由于早先提出的关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亚洲国家的宣传问题上相互协调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关同意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以及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可以派出代表团就这些问题举行会谈。应该派出由 3 个人组成的代表团(不包括翻译):广播机关的代表,各方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代表以及代表党组织的代表团团长。会谈可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大致时间可以定在明年的 1 月份。其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不应参加这次会议,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参加这类会谈的经验。张致祥强调说,这些会谈的目的应该纯粹是为了交换意见、经验和计划,并且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关于协调对日广播的时间问题)进行研究。张致祥说,不应该通过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必须履行的决议。

张致祥又回到了关于南斯拉夫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者会议的问题,他说,由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难以决定自己是否参加这次会议;如果南斯拉夫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会参加。张致祥强调说,无论是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在原则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对南斯拉夫采取明确的态度,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哪一方面。张致祥继续说,这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要让社会主义国家断绝他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只在于,作为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

大使馆随员 В. И. 沃先金参加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苏达利科夫

手写批注:

存档。电影工作者会议已在布加勒斯特召开。这个问题已向苏共中央报告。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8 年 12 月 20 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131, л. 302 - 306

№24962

伊万年科与孟英会谈纪要：中蒙贸易的摩擦和困难

(1958 年 11 月 15 日)

摘自 B. И. 伊万年科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11 月 27 日
第 257 号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使馆参赞孟英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 年 11 月 15 日

我应邀接待了孟英同志。

会谈伊始，根据本国大使的委托，孟英同志希望通过苏联大使向苏联相应组织表示感谢——感谢其协助解决了关于在中国驻蒙古使馆中安装"高频"设备的问题。孟英同志承诺，在"高频"设备的安装、电缆的运输和电缆沟的挖掘等准备工作过程中中国使馆方面将向苏联通讯人员提供协助。孟英同志还通报，经与苏联驻北京的工作人员协商，中国相关部门已同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北京使馆中安装"高频"设备。

随后当我们的会谈涉及中国和蒙古代表团之间的贸易谈判问题之时，孟英同志指出，在这些谈判期间，由于蒙方建议提高本国原料(毛、毛皮等)的价格并降低依照 1958 年价格水平运入蒙古的中国商品价格，导致中国代表团面临一些困难。孟英同志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蒙古人毫不客气地向中国代表团提出如下理由，即中国不会因为降低本国商品的价格而损失太多，因为中国在蒙古购买的原料数量并不太多——总金额只有 1 000 万卢布。如今蒙古贸易代表团已有可能与其他国家举行此类谈判，鉴于后者会援引中国从蒙古购买原料的价格来压价，因此建议中国提高从蒙古所购买原料的价格。

孟英同志继续通报道，1957 年蒙古人曾试图与在北京的日本公司建立贸易关系，但由于日本公司对蒙古驼毛的报价低，生意没谈成。为了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扩展贸易联系，中国(主动)将蒙古驼毛的价格提高至 10 000 卢布/吨，并建议日本人依照中国的上述报价来购买蒙古此类原料。但最终日本人拒绝与蒙古代表签署这方面合同。

此外，孟英同志继续道，在中蒙贸易谈判期间，蒙古代表团还要求将中国购买蒙古马匹的价格提高至每匹 270—300 图格里克，虽然这种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内市场的价格只有 100 图格里克/匹。鉴于中国(的确)需要马匹以及中国是蒙古马的主要购买者，中国代表团

最终同意提高价格,但条件是中方有权对所购买的马匹进行挑选。

1958年,蒙古代表团再次要求中国提高购买蒙古马的价格,在该年度其报价为300图格里克/匹,且中方无权对所购买马匹进行挑选。

在此类谈判期间,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由于中国商品在运入苏联过程中需过境蒙古,因而欠蒙古过境转运费1亿卢布。为了部分地补偿这一欠债,中国代表团建议蒙古人把两国间1959年的贸易流转量提高至1亿卢布,方式是由中国向蒙古供应日用品。但是,蒙古代表团借口本国从其他国家进口日用品的条件更有利,而拒绝了中国代表团的这一建议,只同意把1959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增至7 500万卢布,并单方提议由中国出力在乌兰巴托建筑相应数量的住宅以补偿中国对蒙古的那些商品过境运费欠债。

中方以本国缺乏建筑材料和自由劳力为由拒绝了蒙方的上述提议。

孟英同志询问,苏联在乌兰巴托铁路过境运输的运费方面是如何与蒙古人结算的。我向他讲了苏联与蒙古间在这方面的结算情况。

随后,孟英同志又询问了苏蒙贸易谈判的问题。我对他说,苏蒙代表团双方在1959年度的贸易方面已基本达成了一致,其中包括:相互供应商品和苏联以信贷方式向蒙古所供应商品的清单问题,商品价格以及苏联交通部门用汽车把商品运抵蒙古西北方向的税率等问题。我强调,苏联和蒙古在1959年度的贸易额大致维持了1958年的水平。双方所有商品的价格也基本与1958年相当——依照1958年度世界市场均价而确定的现行价格。

在谈了蒙古与中国,及其与民主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情况后,孟英同志说,中国使馆明白,蒙古代表团在与上述国家谈判期间均在极力提高本国各种毛和毛皮原料的价格。在此,他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学会了如何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代表进行贸易,因此在与后者签署贸易合同时总是极力想更多地获取利润。

我对孟英同志说,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我们也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等举行贸易谈判期间总是想提高本国原料产品的价格,并极力压低上述国家商品在1958年度的现价。结果导致,蒙古既没能与波兰签署热洗毛的合同,也未与捷克达成熟羊皮和山羊皮的合同。

在会谈结束时,孟英同志通报道,在谈判期间蒙古代表团建议中国代表团,组建股份公司以加工蒙古南部的丰富矿产。但中方暂且回避讨论这方面问题。孟英同志认为,该问题目前仍很微妙。在孟英同志看来,在未与苏联协商的情况下中国是不会解决这一问题的。

孟英同志为这次会谈向我表示感谢。

苏联驻蒙古使馆参赞

В. 伊万年科(签名)

АВПРФ, ф. 0111, оп. 40, пор. 7, пап. 253, л. 1-4

№20413

多巴申的报告：关于搜捕阿勒泰地区匪帮问题

(1958 年 11 月 19 日)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
1958 年 11 月 27 日
第 59 号

机　密

摘自与新疆军区副司令郭鹏(Го Пэн)的谈话

1958 年 10 月 17 日，郭鹏通报说，一伙数量 200 多人的在阿勒泰地区活动的匪帮受到了重创。目前，发现的人数为 130 人，其余均躲藏了起来。共缴获马匹 400 匹，击毙约 30 人。被派去镇压这批匪帮的正规军共 1 个连，1 人牺牲，2 人受伤。当地居民也参加了搜捕匪帮的行动。部分被俘虏的匪帮获释。郭鹏同志称："匪帮的头目将受到审判。"

多巴申同志问："看来，这些人都是前乌斯满[①]匪帮的残余分子，都是些对社会主义改造心怀不满之徒？"郭鹏同志答："说得一点没错。"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Г. 多巴申(签名)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译员
Н. 纳塔申(签名)

文件共 5 份，送：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苏联驻中国使馆、苏共中央联络部安德罗波夫同志、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档案室

经办：Н. 纳塔申
打印：Н. 库尔梅舍娃
1958 年 11 月 19 日

手写批注：
存档。该资料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8 年 12 月 30 日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131，л. 301

---

① 此处原文为 Оспан(奥斯潘)，当是新疆匪徒乌斯满。——编注

№26373

尤金与陈毅会谈纪要：中方要求继续两国边境军区的谈判

(1958年11月30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12月12日
第480号

绝 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8年11月30日

今天，陈毅同志应邀来馆举行会谈。在交谈过程中，陈毅同志通报说，远东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的代表同沈阳军区的代表就上述军区之间就互相保证空防情况和防空部队联合作战问题签订新协议的谈判陷入了僵局。陈毅同志接着说，虽然这些谈判是由边境军区的代表们在进行，但是我们把这些谈判看成是我国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全局性政治的一部分。在苏中关系史上还从未有过我们不能达成经协商一致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情况。因此，谈判出现困难，特别是苏联代表团决定中止谈判，使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深感不安。

陈毅同志请参加会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同志介绍在沈阳进行的谈判情况。黄克诚同志说，1955年外贝加尔军区和沈阳军区签订了互相通报空防情况的协议，而1956年远东军区和沈阳军区签订了防空部队协同作战的协议。这两个协议签订后，就发现它们有不少问题，而在实际履行时给中方造成了一些困难。

今年夏天赫鲁晓夫同志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北京逗留期间，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曾指出这两个协议的缺点，他建议苏联派代表来中国进行谈判，并签订外贝加尔军区和远东军区同沈阳军区之间互相通报空防情况的协议。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发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中通知说，他同意必须修改上述协议，为此将派苏联代表去中国同沈阳军区的代表进行谈判。苏联代表团于今年11月24日抵达沈阳，开始同沈阳军区代表进行谈判。

黄克诚同志接着通报说，根据中方的意见，原先签订的协议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对等原则。此外，为了避免产生某些技术上的困难，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时建议就互相通报空防情况的问题，同外贝加尔军区和远东军区签订一个协议。如果以前中方必须分别给外贝加尔军区和远东军区两处通报情况的话，那么现在只需向一处通报情况就可以了。

远东军区的代表还建议签订防空部队互相协调作战行动的协议。对此中方声明，目前在上述几个军区辖区内的军事形势不是危急形势，在和平时期就这个问题签订协议，在他们看来是不适宜的。

今年 11 月 29 日，苏联代表团在谈判时发表声明，说苏方同意中方关于在这几个边境军区的辖区内不存在危急形势的意见，因此建议废除原先在 1955 年和 1956 年签订的协议，不再签订任何协议，并中止谈判。苏联代表团还声明，它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因而准备回国。

得到这个消息后，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立即指示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同志，无论如何不能中止谈判，一定要说服苏联代表团留在沈阳继续谈判。中国代表团建议今年 12 月 1 日继续谈判，并提出了自己的协议草案。但是，苏联代表团没有接受中方的协议草案，又重申中止谈判和回苏联的愿望。黄克诚同志在同沈阳通过电话回来说，苏联代表不想继续谈判，推说已收到马利诺夫斯基让代表团回国的指示。

黄克诚同志声称，中止谈判会给苏中友谊带来损害。他在详细介绍情况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强调双方必须谈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消除在谈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误解和词不达意的情况。

陈毅同志这时候指出，必须深入研究一下原先协议的优缺点。只有继续谈判才能做到这一点。陈毅同志说，我们中国正在学习苏联的经验。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还刚刚在建设。我们军队也应学习和借鉴苏军丰富的作战经验。如果战争在千岛群岛打起来，苏联的远东地区就是前方，我们就是后方；如果战争在山东省打起来，那我们就是前方，你们就是后方。

随后，陈毅同志请参加会谈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谈谈自己对谈判问题的意见。彭德怀同志讲得很多，也很激动。他说，为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他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有人向他报告了沈阳谈判的情况和谈判产生的困难。彭德怀同志说，这使他非常不安。在谈到问题的实质时，彭德怀同志说，他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曾谈过，必须签订符合对等原则的新协议。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1956 年协议的缺点比 1955 年协议多。两个协议只是根据俄文文本签订的，苏联代表借口不懂中文拒绝在中文文本上签字。此外，1955 年和 1956 年两个协议的草案都是由苏方起草的。彭德怀同志指出，苏中两国边境军区指挥部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亲密的和良好的。这种关系是符合苏中关系总的精神的。接着，彭德怀同志对苏方在实际履行以前的 1955 年和 1956 年协议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例如，彭德怀同志说，中方是定期向苏方通报情况，而苏方则没有。苏军当局在通知预定有中国空军参加的联合演习时，通知的时间都非常晚。彭德怀同志说，常常是苏方今天通知，而演习在明天或后天就要进行。众所周知，中国空军的飞机还很少，而且目前基本上都部署在中国南方各省参加反对蒋介石分子的作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部队调到北方来是不可能的。这就给苏军当局造成似乎中方不愿意参加联合演习的印象，其实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彭德怀同志接着通报说，尽管原先达成协议在苏联飞机飞越中国边境领空或中国飞机飞越苏联边境领空时应互相通报对方，可是苏方没有履行这个协议，而中方则定期向苏方有

关机构通报中国飞机在苏联领空飞行的情况。

彭德怀同志认为,原先的协议包括了一些如结算伙食费等等的不该列入的细小问题。协议应解决共同的主要问题,而细小问题可在具体工作中去解决。

至于谈判中产生困难,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观点。真正的友好关系指的是,通过交换意见总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观点。彭德怀同志说,我相信苏联代表团中止谈判的声明是不符合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和苏联政府的意见的。现在,我们已经指示中国代表团在互相通报空防情况协议、防空部队联合作战协议和为双方空军提供方便的协议(即协议一方的飞机在另一方境内时向其提供油料、飞机修理等方便)上签字。

至于是向一处还是向几处通报情况的问题,这纯粹是技术问题。如果认为合适,我们准备向外贝加尔军区、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舰队都通报情况。彭德怀同志说,我们的事情比较简单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空军和海军都属于沈阳军区指挥。同时,彭德怀同志主张谈判继续进行,并希望谈判取得成功。

这时候陈毅同志指出,谈判可以停一下,让代表稍事休息,然后再继续进行。如果苏联代表团仍坚持要回国,那我们建议谈判继续在苏联进行,我们准备派代表去苏联。重要的是让谈判取得成功,消除一切误解,以及让我们苏中关系中的这个已带上政治色彩的局部事件,根据中苏两国兄弟般关系的总的精神和今年夏天毛泽东同志与赫鲁晓夫同志签署的苏中共同宣言的精神来处理和解决。综上所述,陈毅同志请我提供帮助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让谈判得以继续进行。

我则向陈毅同志通报说,我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关于这些谈判的任何指示。赫列布尼科夫①上将是在今年11月29日星期六向我通报这些谈判情况的。不过,鉴于今天的谈话,我答应将所有问题报告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并转达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关于必须继续谈判的请求。

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向陈毅同志通报了几位社会主义国家大使同现在的外交使团团长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情况。谈话涉及两个问题:(1)是否出席南斯拉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2)是否去欢迎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参加谈话的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等国大使尖锐批评了基里洛克,如罗马尼亚大使鲁坚科对基里洛克说,他忘记了他不只是外交使团团长,而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在以外交使团团长身份发表谈话时,他必须始终牢记这一点。

接着,我向陈毅同志通报说,所有参加谈话的人都赞成去欢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

陈毅同志对我作的通报和对支持中国朋友关于欢迎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的建议,表示感谢。陈毅同志接着通报说,鉴于最近戴高乐同蒋介石分子的关系暧昧,中国政府决定用最高规格接待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因此当听到大使们将参加欢迎仪式时,他感到特别高兴。

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东欧司副司长李庭荃和该司工作人员方祖安。担任谈话记录的是

① 赫列布尼科夫,时任驻中国的苏联军事总顾问。——译注

使馆三秘 A. 博鲁诺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

文件共 3 份，送：葛罗米柯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档案室

执行人：博伦科夫

1958 年 12 月 12 日，第 896 号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1, п. 432, д. 6, л. 188 - 195

№24963

列夫金与孟英会谈纪要：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治变动

(1958 年 12 月 5 日)

摘自 В. И. 列夫金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12 月 9 日

第 272 号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使馆参赞孟英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 年 12 月 5 日)

我偕夫人应邀拜访了孟英同志——与他共进晚餐。其间，我们作了些交流。

我们的谈话涉及到一些内政性的问题。我向孟英同志通报了苏联的经济成就以及在提前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临近之际苏联人民爆发出的空前政治和劳动热情。而这次大会一定会通过一些涉及苏联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的历史性决议。

孟英同志说，在中国国内大家都对学习苏共中央 11 月中央全会资料抱有浓厚的兴趣。中国报刊全文刊载了 Н. С. 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关于 1959—1965 年间国民经济发展的监控数据”。国内的许多工厂、建筑工地、农村公社和高校都积极地召集了群众集会和劳动者大会，以讨论苏共中央 11 月中央全会资料。

孟英同志接着说,今年12月10日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莫劳扎蔑茨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将飞抵北京,以便与中国政府举行谈判,讨论关于在1959—1960年间如何使用中国政府在今年夏季以年息1%为条件为蒙古提供的1亿卢布信贷的问题。

孟英同志接着指出,关于这笔信贷的使用蒙古方面的意见是:在乌兰巴托建筑住宅5万平方米,在国内不同地区建筑7座跨河桥,2座电站:其一位于乌兰巴托附近的涅莫奇内车站,功率为12 000千瓦/时;另一座位于乔巴山山,装机容量为3 000千瓦/时。北京已研究了蒙古方面提出的关于这些信贷的使用计划。对此,周恩来同志也已委托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同志向蒙方表达了中方的意愿,以便蒙古朋友能够合理地将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工业企业建设,因为蒙古毕竟仍然是一个工业发展薄弱的国家。

接下来,孟英同志谈到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共产党11月中央全会所通过决议的问题。他说,在蒙古工作的中国工人和专家们以积极态度对待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前完成三年计划的提案。中国使馆与蒙古朋友一起重新研究了关于在中国帮助下完成蒙古工业企业的建设和投产期限的问题。

孟英同志继续道,中国使馆一直无法比较肯定地搞清楚,达姆巴同志被解职的真正原因。据孟英同志说,一些同志曾对他说,达姆巴同志被免职与其个人修养差有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在他任职初期怎么没人考虑这一重要因素。另外,还有另两名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和达姆丁也被免了职。这里面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其中包括蒙古政治局委员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孟英同志请求,如果可能的话,苏中双方应就该问题彼此交流意见。

我对孟英同志说,我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共产党中央11月中央全会资料的了解也仅限于报刊上所公开的内容。在会谈期间蒙古同志对我也是说,达姆巴同志是主动提出免去其所担任的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理由是:自己缺乏必要的政治和经济素养,因而难以胜任这一工作。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和达姆丁等同志被免职,则与如下情况相关:蒙古共产党中央全会在免去达姆巴同志原先担任的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并选举其为中央第二书记之后,便确定他在今后主管农业问题。由此,便出现了关于苏伦扎布和达姆丁等同志的问题。

随后,孟英同志说接着说,任命泽登巴尔同志为蒙古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将会促进蒙古国家和党的建设事业的进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这3年多以来,他与前大使何英同志均认为,乔巴山同志(的确)是一位学识渊博和有业务能力的领导者。

我表示同意孟英同志的看法,并说道,在蒙古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泽登巴尔同志是被一致选举为中央第一书记的。①

我对孟英同志的晚宴邀请和会谈表示感谢。

苏联驻蒙古使馆参赞

B. 列夫金(签名)

---

① 在原件中,这段话被画出,并有手写批注:"! 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编注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列夫金
第483号
1958年12月6日

АВПРФ，ф.0111，оп.40，пор.7，пап.253，л.5－7

№09875

莫洛托夫与谢甫生谈话纪要：通报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1958年12月16日）

摘自莫洛夫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2月18日
第278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8年12月16日）

应谢甫生同志的要求，我接见了他并同他举行了会谈。

在礼节性的谈话之后，谢甫生同志谈到他来访的目的，说，他想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解除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该决定近几天将在报上公布。

在解释解除毛泽东同志这些职务的原因时，谢甫生同志援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只留任中共中央主席对党和人民更有利，这样他可集中精力研究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党的总路线问题。而且，由于繁忙，谢甫生同志继续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上时，经常拒绝外国邀请他访问这个或那个国家，以后他不必再作拒绝了。

我问谢甫生，对国家主席新的人选有什么考虑。

谢甫生同志回答说,这个问题现在他一点儿也不清楚。解除毛泽东国家主席职务和选举新的国家主席的问题将在1959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解决。

在座谈中,还就苏联和中国的一些国内和国际形势问题交换了意见。

谢甫生同志说,中国国内形势从未有现在这样好。中国人民为提前完成预定的计划在顺利地进行奋斗。正因如此,今年取得了好收成,为明年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年钢产量将达到1 100万吨,即比原定的计划1 070万吨还要高一些。工业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一切将对明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谢甫生同志说,1959年的铁路建设将有大的发展。这年要建设5万公里以上的铁路线。之所以快速发展铁路运输,是因为现在中国的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谈到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其中包括台湾解放问题,谢甫生同志指出,最近台湾地区出现了平静。美国人采取了某些从各港口撤军的步骤,这些部队是他们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时调来的。

我向谢甫生同志谈了苏联国内由于准备提前召开苏共二十一大所出现的形势,指出了国内劳动和政治高涨的意义,尤其指出了共产主义劳动队,作为劳动竞赛的最高形式,在我国顺利进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意义。同时我还谈了苏联政府关于柏林问题的声明。

谢甫生同志肯定了这一文件的重要性,对苏联的外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苏联外交在争取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的事业中起着积极作用。

我对谢甫生同志的来访和会谈表示了感谢。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蒙古大使馆二等秘书A. K. 涅霍罗舍夫。为会谈担任翻译的是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译员邵美惠同志。

苏联驻蒙古大使

莫洛托夫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233, р. 8927, л. 13－15

№20693

佩利申科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加强苏联对朝贸易

(1958年12月24日)

摘自B. 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6日

第10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与金日成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12月24日

我与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谢米恰斯特诺夫同志和贸易办事处代表格拉德科夫同志一起拜会了金日成同志。

谢米恰斯特诺夫同志向金日成同志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对金日成同志来信以及对朝鲜政府有关扩大1959年苏朝贸易额和增加苏联部分商品供货照会的回信。

谢米恰斯特诺夫同志向金日成同志通报了有关拟定提供的商品以及朝鲜方面请求苏联增加提供的商品。

金日成同志请我们向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及赫鲁晓夫同志本人转达衷心谢意，感谢苏方对朝方要求给予的细心研究。同时他强调说，苏联政府一贯竭尽所能，充分满足朝鲜方面的要求。金日成指出，苏联拟定提供的机器、设备、材料，特别是不锈钢、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和汽车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针对苏联与朝鲜贸易代表团的当前工作，他说，据其所知，对协商的互相供货已经做了大量先期工作，为在短期内顺利举行谈判具备了条件。

当谈到谢米恰斯特诺夫同志提出的有关苏联同意帮助朝鲜一些商品销往日本并用其销售所得从日本采购朝鲜所需商品问题时，金日成同志表示十分满意，说，这对朝鲜具有重要的意义。

会谈中，金日成同志还谈到，考虑到对外贸易对朝鲜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进贸易相工作的措施。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В. 佩利申科(签名)

文件3份，送：齐米亚宁同志、图加里诺夫同志、档案室

第19号

执行人：佩利申科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3，л. 8－9

№20694

托尔宾科夫与朴吉渊会谈纪要:通过中国开展对日贸易多有不便

(1958 年 12 月 25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摘自 H. E. 托尔宾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 年 12 月 30 日

第 252 号

与朝鲜副外相朴吉渊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 年 12 月 25 日

我拜会了朴同志,按苏联外交部指示向其通报,苏联加入了 1948 年 3 月 6 日签订的日内瓦政府间海洋协商组织公约,苏联代表团将参加 1959 年 1 月 6 日于伦敦召开的政府间海洋协商组织首届大会。为此,我向朴同志递交了简要备忘录,并遵其要求讲述了该组织的功能。

朴对我的通报表示感谢,答应向朝鲜相关权威机构通报此事。接着他说,朝鲜政府已通过 12 海里法,在朝鲜感到适当的时候将予以公布,如同当时中国政府所做的那样。他当面对我附带说明,这个问题与我们会谈话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认为有必要通报此事。

在接下的会谈中谈到了苏联贸易代表团来访及工作事宜。

朴告,贸易谈判工作计划在当年 12 月 30 日结束。

我向朴打听,鉴于贸易谈判开始,朝鲜方面有无产生什么新的问题。

朴回答,谈判初始朝鲜方面尚未产生问题。然后他说,会上,他从金日成处了解了苏联代表团转交赫鲁晓夫的回信内容,同时,他重申了金日成十分满意苏联政府如此细心对待朝鲜方面的贸易供货要求。朴强调,尤其让金日成感到满意的是,苏联方面积极解决不锈钢问题以及帮助朝鲜与日本开展贸易。

朴说,自中国与日本关系紧张后,中国实际上已断绝了与对方的贸易。而朝鲜方面一般只借助或通过中国开展对日贸易。所以,朴说,继续通过或借助中国开展对日贸易,我们感到不方便。但是,朝鲜需要与日本建立贸易联系,朴指出,所以说,苏联方面积极解决这一问题让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H. 托尔宾科夫(签名)

文件2份，送：齐米亚宁同志、档案室
第248号
1958年12月30日
执行人：托尔宾科夫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3，л. 1－2

№20695

佩利申科与朴成哲会谈纪要：毛泽东允诺将访问朝鲜

（1958年12月29日）

摘自B.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5日
第6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朴成哲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12月29日

应朴成哲同志约请，我拜会了他。

1. 朴成哲告，他受托向苏联大使馆转交金日成同志给赫鲁晓夫的信。此信是对赫鲁晓夫同志有关1959年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人民共和国问题的回复。

朴成哲说，收到赫鲁晓夫来信后，金日成同志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为赫鲁晓夫打算1959年访问朝鲜感到高兴。

我向朴成哲表示谢意，并说，大使馆会将其转交信件送交指定部门。

2. 当谈到毛泽东同志访问朝鲜时，朴成哲说，这一问题尚未最终决定。但是，据朴成哲所知，毛泽东同志在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许诺，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将于1959年访问朝鲜。

3. 当谈到1959年1月5日即将开幕的朝鲜农业合作社代表大会时，朴成哲告，已收到

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答应,准备向平壤派遣政府农业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将由中国农业部长率队,其他兄弟国家代表团则分别由这些国家的农业副部长率队。波兰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将不能出席。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B. 佩利申科(签名)

文件 4 份,送:齐米亚宁、安德罗波夫、图加里诺夫、档案室
1959 年 1 月 5 日
执行人:佩利申科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4, д. 3, л. 5-6

№25232

库兹涅佐夫接见刘晓谈话纪要:通报米高扬访美计划

(1958 年 12 月 31 日)

摘自 B. B. 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1 月 3 日
第 17/ГС 号

机　密
文本第 4 份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①

1958 年 12 月 31 日

我接待了刘晓同志。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我告诉大使,苏联政府已决定,让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A. И. 米高扬同志作为苏联大使的客人访问美国。

米高扬预计在 1959 年初出访美国,预计将会在美国停留两个星期。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在与美国代表会谈期间，米高扬将谈到关于美苏关系发展的问题，尤其是苏美的经济联系，同时还将就目前国际局势的实际问题交换意见。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ф. 0100，оп. 52，д. 5，п. 442，л. 1

1959 年

№26585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方承担责任的完成情况

（1959 年 1 月 1 日以后[①]）

苏中委员会苏方组成员

Ф. И. 克列伊梅诺夫同志

苏方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上几次工作会议苏方机构承担责任完成情况的通报

亲爱的朋友们！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作为经济交流的形式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苏方在第七次和第八次工作会议期间，主要全力以赴进行了如下工作：(1) 履行上几次工作会议确定承担的责任；(2) 进一步发展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3) 履行与 1958 年 1 月 18 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第四项内容实施相关的责任。

一、1954 年 10 月 12 日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在上几次工作会议通过的决议基础上，进行了向中国转交技术文件的紧张工作。

第七次工作会议后，苏方有 1 435 个项目没有完成。根据 1959 年 1 月掌握的情况，共向中国转交了 1 052 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还有 383 个项目待完成。

苏联完成的项目清单中，共向中国转交了：基本建设项目 131 个、机械设备图纸 722 套、139 项工艺流程文件、351 类部门技术文件及其他文件。

从第七次工作会议至 1959 年 1 月 1 日这段时间，苏联共接待了 198 名中国专家。这些专家考察了冶金、燃料、化学、机械制造、纺织和其他工业领域的科技成果和经验，以及交通通讯、建筑工程和建材工业。根据上几次工作会议的决议，还要在苏联接待 16 名中国专家。

二、依据 1954 年 10 月 12 日所签《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

---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在第七次工作会议上，双方表达了加强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在上几次工作会议决议基础上实行直接合作的意愿。

遵照上述意愿，苏方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工作。因此，根据1959年1月掌握的情况，56家苏联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与45家中国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开始进行合作。这些单位制订了共同的合作计划，为确保其实施还向苏中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相互转交科技文件和互派专家方面的建议进行审议。

科研院所的建议被苏方纳入苏中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审议的范畴。

在执行苏中委员会第五次工作会议的决议中，苏方为第二届中国水利研讨会准备了10份科技报告，有若干家各个部委和机关的院所参与了这些报告的准备工作，共有8名苏联学者参加了1958年12月召开的这次会议。

有8名苏联学者和专家出席了1958年11月由中方主办在中国召开的两次化工会议。

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在进一步加强苏中两国科研院所的直接合作方面将继续工作。

三、依据1954年10月12日所签《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科学技术合作

根据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协定(第四项)，与转交重要科技文件和样品有关的问题，以及为执行协定附录规定工作而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接待赴苏联的中国专家的问题，都应通过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来解决。

这是苏中合作新的重要的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该协定确定了1958—1962年期间，双方将在16个不同科技方向共同进行122项重大科研项目的合作。

委员会苏方组提请委员会中方组注意，1958年签署的这个协定的合作计划还未获最终批准，所以苏方在年内将不得不对中方提出的单独需求申请进行审议，并对其通过有效的决议。这些决议由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与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苏方组共同做出，并且众所周知将对执行方进行统计和监督后，在工作会议纪要中形成相关决议。

委员会苏方组表示，在下一步批准实施与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方面相关的1959年合作计划时，通过签署工作会议纪要的必要性可能会失去实际的意义。

根据1959年1月1日掌握的情况，苏方机构决定承担如下责任：

1. 向中国转交688个项目的技术文件；

2. 根据中方的申请，在苏联接收194名实习生和研究生长期(1—3年)学习；

3. 根据中方的申请，向中国派遣74名苏联专家进行长期(1—3年)科技援助；

4. 根据中方的邀请，向中国派遣172名苏联学者进行短期(至3个月)讲学和在科技项目研究中提供咨询。

派遣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和接收中国实习生、研究生，都将依据合同通过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全苏联合企业——即苏联电力工程公司与苏联进出口联合企业——来实现。至于涉及向中国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向中国派遣苏联学者的工作，则由苏中委员会苏方组的秘书处负责实施。

在第七次和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根据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协定，苏联机构要

向中国转交近4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此外,根据中国驻苏联商务参赞处科技部门的数据,苏联机构向中国转交了136个未包括在苏中委员会纪要内的项目技术文件。

在此期间,共向中国派遣了136名学者前往讲学,并对在研的科学研究项目提供了咨询。

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在今后将尽力做到快速、及时履行苏方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提请苏中委员会注意的是,目前对于苏方机构而言,上几次工作会议决议规定承担的有81个项目的责任难以履行,且有必要延长上几次工作会议决议规定的339个项目要在1959年上半年完成的期限。

因此,苏方就以下内容向苏中委员会提请审议并做出决定:

1. 根据双方协商解除执行的项目清单(附录十二);

2. 根据双方协商延期执行的项目清单(附录十三)。

附录十二和附录十三由委员会双方的秘书处最后商定。[①]

ГАЭРФ, ф. 09493, оп. 1, д. 1044, л. 23－27

№1038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停止对中国的维语广播

(1959年1月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9年1月8日会议第91/42г号记录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议通过的问题,1959年1月8日。

第42г.项　关于停止用维吾尔族语从塔什干向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无线电广播的决议。

取消联共(布)中央1947年7月14日(第314/365-гс号记录)的关于用维吾尔族语从塔什干向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无线电广播的决议。

ЦХСД, ф. 4, оп. 15, д. 616, л. 17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24829－1

库卡尔金的工作报告：与中国天文学家的合作

(1959 年 1 月 14 日)

1958 年就如下题目共同开展了咨询工作：微星星表、报时业务和纬度站。在这些领域共同开展的工作比较顺利，并且逐年都不断发展。1958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紫金山(Зо-се)天文台，根据国家的天文观测计划对银河系进行了观测，在报时业务方面普尔柯伐(Зи Кавей)天文台借助国家天文台，特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光电设备进行了检测。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在天津的纬度站开始工作，中国的天文学家在该站对国家天文台的工作进行了实践，用苏联制造的天顶仪进行了观测。

苏联科学院总天文台正在审议关于接受 3 名中国同志前来上研究生班或者进行实习的问题。

张钰哲(Чжан Юйчже)教授应天文学委员会的邀请参加了 1958 年 5 月在苏联的基辅召开的天体测量学第十四次国际会议。

苏联天文台通过国际图书交流部和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定期把他们出版的科学文献送给中国天文台。此外，还向中国相关的科研单位以及个别的科学家发送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出版物。

苏联方面履行了所有的义务，除了派 2 名天文学领域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这是由于这些出差没有被纳入苏联科学院的计划中。

1959 年，打算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报时勤务、纬度勤务和对月球的天文观测方面提供帮助。

苏联科学院天文学委员会副主席

Б. В. 库卡尔金

1959 年 1 月 14 日

РГАЭ, ф. 9493, оп. 1, д. 970, л. 31－33

№20630－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情况

(1959 年 1 月 15 日)

1959 年 1 月 20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1 月 2—20 日
第 20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9 年 1 月 15 日

南日秘密地谈了以下问题:

关于金日成率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即将访问莫斯科。

据 1 月 14 日南日所说,金日成在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说:我对即将访问莫斯科赋予十分重大的意义。除了有机会参加大会之外,我们一定要会见赫鲁晓夫同志,就国际最大和原则问题进行会谈,尤其是朝鲜状况问题,让我们感到十分着急。具体就是向赫鲁晓夫同志通报有关朝鲜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而要协商的主要问题是,今后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保卫我们国家。具体是指,南朝鲜方面有可能发起军事挑衅和冲突;该采取怎样的步骤和平统一朝鲜。我知道,赫鲁晓夫将埋头忙于大会举行和接待前来出席大会的各共产党与兄弟国家代表团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关注对我国是那么重要而尖锐的问题。

我问南日,在莫斯科代表团是否打算提出什么经济秩序问题?

南日答道,在常务委员会那次会议上金日成说,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将不会提出任何经济性质问题,因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已对朝鲜提出的所有问题做出研究和决定。

关于政府代表团赴中国访问。

南日说,与政府代表团会谈时毛泽东声称,中国不答应加入联合国,以免自己被束缚手脚,只要那里还是美国人把持的话。

任何一个重大国际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是无法解决的。但为了向国际舆论解释为何中国不加入联合国,我们要求(依次进行):

把蒋介石一伙赶出联合国;

取消联合国大会关于中国是朝鲜战争侵略者的决议;

从南朝鲜和日本撤出所有美国军队;

承认美国人是朝鲜战争的侵略者。

即使美国人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毛泽东说,那么最后一条要承认自己是朝鲜战争侵略者,大概他们肯定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始终有机会解释为何不想加入联合国。

我对南日的通报表示了感谢。

我问南日,他们近日是否打算发表一系列声明?比如,假如李承晚一伙,就像他们经常所做那样,破坏停战条件(飞机入侵朝鲜领空等),对其行径予以强烈揭露,重申朝鲜不变的和平政策,使停战变成永久和平政策以及是否想就和平统一祖国问题发表声明。

南日说,朝鲜政府正在就李承晚一伙打算派遣很大部分朝鲜人去巴西和其他国家工作

准备声明。我们觉得，南日声明，他们所追求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摆脱战争期间进入或者流落南朝鲜的几千名不受其欢迎的北朝鲜人。在该声明中，我们打算对李承晚一伙实际是遣送自己同胞去当奴隶的行径予以严厉谴责，并就此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再次提醒，朝鲜政府对此十分关切，将采取一切措施使自己同胞按照各自意愿返回朝鲜人民共和国。

我也向南日通报，我国报刊几乎全文刊登了关于旅居日本朝鲜人返回问题的最后声明，并就这一问题写了几篇文章。

南日请我弄清苏联提供的用作盘尼西林生产厂的设备问题。我说，设备供应(结束)计划为1963年，而我们希望能在1961年。这很重要，南日接着说道，因为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就有可能依靠国产盘尼西林保证军队与居民的需求。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18－20

№20630－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访问苏联要解决的问题

(1959年1月16日)

1959年1月2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2—20日
第20号

机　密

平壤市
1959年1月16日

应金日成邀请，我拜会了他。

金日成说，他想通报一下有关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打算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期间讨论的问题。

金日成首先提到了李承晚政府打算派遣很大一部分朝鲜人去巴西和其他国家工作问题。朝鲜政府对此，金日成说，正采取一切措施使旅居其他国家的朝鲜人按照各自意愿返回

祖国,李承晚一伙拒绝我们所提出的援助贫困受难的南朝鲜居民,实际上是把自己人民出卖当奴隶。为此,我国政府正在准备声明,从中将对李承晚上述措施提出强烈抗议。在各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将举行集会支持朝鲜政府声明。

接着金日成说道,鉴于李承晚一伙可能发动武装挑衅的情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采取了加强军队警惕与战备以及培训居民的措施。我们决心,金日成说,把人民武装起来,为此组建工农赤卫队。挑选年龄17—45岁的人员参加,首先是朝鲜劳动党和民主青年团成员。武装赤卫队总人数将达到30万人。接着,金日成讲述了有关赤卫队按里与郡单位的组建程序(见1月14日与南日的会谈)。同时,金日成表示,根据他们的意见,建立赤卫队并非破坏朝鲜停战协议。

在中国访问期间,向毛泽东也谈过这一问题。对朝方制定的措施他表示了赞同。

在莫斯科,金日成接着说道,我们一定要会见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打算向他讲述我们保卫国家的措施,并请向我们通报有关重要的国际问题;必须就南朝鲜方可能对朝鲜人民共和国发动突然袭击问题交换意见,并预先商定,一旦发生袭击该采取什么措施。

至于经济问题,实际上都已解决了。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加快一部分设备发货,具体是:

1. 在1961年完成平壤20万千瓦热电厂设备的发货。苏联政府就该问题已表示愿意接受,根据1958年5月15日协议所规定的期限,把发货期截止1965年改为1963年。但是,鉴于降水量不足,尤其是近2—3年内,冬季我们电力生产急剧下降,我们才不得不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再次提出请求,目前,因水位不足,水丰水电站7台机组只有4台在工作。此外,平壤建立的热电站只能帮助解决首都劳动人民住宅取暖问题。

2. 根据协议规定,亚麻纺织厂建设设备发货期限截至1963年。我们请求发货期限截至1961年。亚麻纺织厂拟建在北方,那里亚麻生长很好。该厂早一步投入运营有助于我们完成保证居民布匹需求任务。一旦发生军事袭击,坐落在北方的亚麻纺织厂就能缓解军队穿戴需求紧张问题。

3. 根据1959年贸易协议规定,向朝鲜纺织工业提供2万纱锭。我们希望,该设备发货能在第一季度末或者第二季度初。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在轻工业上织布机与纱锭之间存在很大脱节,后者数量不够。第二季度收到纱锭有助于我们完成今年所提出的任务——保证人均20米布匹产量。

最后金日成说,有关加快电热厂设备发货问题,看来,我们要请求赫鲁晓夫本人在这一问题上寻求支持我们的可能。有关加快其他设备的发货问题,打算会见苏联相关领导人以及商讨这些问题。

金日成再一次向赫鲁晓夫提出很大请求,希望在会议召开前或会议结束后接队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进行会谈。为此,金日成表示,鉴于国内面临的形势(南朝鲜方发动军事挑衅危险),会议一结束代表团必须马上返回平壤。

金日成请将上述请求转达赫鲁晓夫同志。

我对金日成说,他所提出的理由和请求将立刻转告莫斯科。

出席会议的有代表团成员朴正爱和李钟玉。

朴吉渊担任会谈翻译。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21－23

№26586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

(1959年1月17日[①])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

会议于1959年1月9—17日在北京举行。

参加工作会议的人员：

苏方：

委员会苏方组主席——Н.М.西卢亚诺夫

委员会苏方组成员：К.А.弗拉索夫、М.И.伊万诺夫、В.К.罗斯托茨基、П.Г.特列季亚科夫、С.Я.符明

委员会苏方组成员兼学术秘书：Ф.И.克列伊梅诺夫

中方：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韩光

委员会中方组成员：李昌、刘冰、杨显东(Ян Сянь дун)、钱信忠、江泽民、李苏(Ли Су)、严济慈

委员会中方组学术秘书：程兵(Чэн Бин)

工作会议主席：韩光

工作会议秘书：程兵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工作会议议程：

一、审议了由委员会双方学术秘书于1958年10月23日在北京签署的交换信函；

二、审议了苏方提出的关于向中方转交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方面的问题；

三、审议了中方提出的关于向苏方转交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方面的问题；

四、审议了关于增加苏中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建立直接合作的数量问题；

五、审议了与实现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

---

①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第四项条款相关的问题;

六、通报了双方关于委员会上次工作会议采取决议的完成情况;

七、听取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成员的报告;

八、确定第九次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期安排。

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及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的基础上,讨论了第八次工作会议议程中指出的问题,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双方确认了在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委员会双方学术秘书签字的交换信函,以及关于相互交换科学技术文件和相互派遣专家的决议。这些带有附录的交换信函是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纪要附录中的编号延续交换信函相应附录的编号。双方认为,委员会双方学术秘书在必要时应经常会晤并及时交换由双方提出的达成一致意见的项目信函,以便在下次工作会议上确定这些项目。

二、鉴于中方同意满足苏方提出的关于转让科学技术领域经验的请求,中国机构向35位苏联专家介绍了22个项目的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见附录一;并向苏联机构转交了69个项目的技术资料,见附录二。

此外,中国机构在第七次与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经委员会苏方组同意,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9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三。

三、鉴于苏方同意满足中方提出的关于转让科学技术领域经验的请求,苏联机构向101位中国专家介绍了36个项目的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见附录四;并向相应的中国机构转交了435个项目的技术资料,见附录五。

此外,苏联机构在第七次与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经委员会中方组同意,向中国机构转交了43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六。

四、双方就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第四项条款执行情况做如下通报:

1. 根据1957年12月28日签署的苏中协定《关于苏联和中国专家及工人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的规章》的有关条款,苏联机构将接待53个项目的98—101位中国专家进行培训和技能提高,期限和人数见附录七。

2. 根据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机构按中方邀请将派遣9个项目的32位苏联专家赴华提供技术援助,期限和人数见附录八。

3. 根据1954年12月12日签署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机构将向中国机构转交597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九。

4. 苏联机构在第七次与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向中国机构转交了在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中规定的136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十。

五、双方同意新增的苏中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在科技合作项目方面建立直接联系，见附录十一。

双方指出，当前已经在大多数的苏中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建立了直接联系，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些联系。在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上建议总结有关合作方面的经验。

六、在工作会议上听取了委员会双方关于完成上次工作会议通过决议的情况汇报。双方指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完成了履行双方责任的必要工作，认为 1959 年上半年合理履行了上次工作会议决议中规定的还未完成的责任。

七、双方同意解除附录十二规定执行的项目，同意延迟附录十三中规定项目的完成期限。

八、在工作会议期间，委员会苏方组成员向中方专家作了两个报告，题为“在苏联采用大块材料组成的住宅项目建筑经验和用于生产和安装大型预制板的建筑设备”（罗斯托茨基同志）和“苏联地下煤炭气化”（克列伊梅诺夫同志）。

九、双方决定在 1959 年 6 月上半月举行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

本纪要于 1959 年 1 月 17 日在北京签字，附有 13 个附录和由委员会双方学术秘书于 1958 年 10 月 23 日在北京签字的交换信函，它们是本纪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中俄文正本 2 份，双方各持 1 份，两种语言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H. M. 西卢亚诺夫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

韩光

ГАЭРФ, ф. 09493, оп. 1, д. 1006, л. 1 - 5

№24101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传达米高扬同美国领导人会谈情况

（1959 年 1 月 21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致苏共中央

M. A. 苏斯洛夫同志:

应苏联外交部的委托,兹呈递可靠情报草案,以便转交如下国家的政府首脑——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锡兰、缅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阿富汗、奥地利、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南斯拉夫。其主要内容:A. И. 米高扬同志与美国国家领导人的谈话。

建议:该情报的转交可通过我国驻相关国家使节进行。

B. 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9年1月21日

第164/rc号

附件:

绝　密

致苏联驻

德里、雅加达、科伦坡、金边、

仰光、开罗、巴格达、喀布尔、

维也纳、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

奥斯陆、赫尔辛基、贝尔格莱德

大使:

请拜访尼赫鲁(对应的是苏加诺、班达拉奈克、西哈努克、奈温、纳赛尔、卡塞姆、达乌德、拉布、埃兰德、汉森、基哈德森、苏克舍拉宁、卡德尔),并转告如下内容,你们受苏联政府的委托向该国领导人通报关于在今年1月非正式访问美国期间米高扬同志与美国国家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内容。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米高扬此次去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度假,而其与这些美国国家领导人的会谈都是应美方的要求举行的。会谈双方并未进行任何谈判,只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会谈期间,米高扬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杜勒斯和其他著名人士非正式地交换了意见,其中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一些:

<u>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u>

在双方的会谈中,鉴于美国方面的主动提出,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占据了主要地位。

米高扬对美国国务活动家们说,在德国问题上苏联的政策是以当前的事实为基础的。这些事实包括:西德国家的存在,东德国家的存在以及被前盟国军队在战争期间占领的柏林等。苏联现在承认所有这些事实,而美国只承认其中部分事实——美国拒绝承认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德意志民主德国的存在;拒绝该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巩固,并因此而形成了各社会力量的稳固的团结。现在的德意志民主德国不仅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得

到了各爱好民主和自由人士的拥护。

得到美国支持的联邦德国要求德国的全面统一，但其提出的充满挑衅的、吞并式的条件却是民主德国无法接受的。联邦德国政府的立场只会对这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相互接近不断地制造新的障碍。当然，民主德国永远也不会同意——被西德吞并。武力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在东德有苏联军队，苏联军队根据华沙条约会随时准备援助自己的盟友。

联邦德国政府不仅对民主德国的态度充满挑衅，而且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态度也是这样。难道能够容忍其如下做法吗？拒绝承认战胜国的政府——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战胜国，拒绝与战胜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如果最终德国和约得以签署——其中包括现有的边界得以稳固，那么德国和欧洲的形势就可能会得到改善并趋于正常化，到那时任何人已无法再要求重新研究这方面问题——如同现在联邦德国政府所做的那样。苏联政府坚持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了；目前要稳定德国的局势只有在承认两个德意志国家并存的情况下通过签署和平条约的方式才可能实现。

大家都希望，如果统一的德国没有能够签署和约的话，那么至少现在还可能由业已存在的两个日耳曼国家来签署这样一个和约。

苏联政府并不认为，这两个现有日耳曼国家签署和约非要等到德国问题解决前夕才能够进行，但认为德国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这两个国家相互接近，并有益于他们以后通过协商的方式来管理整个国家。

苏联认为和约的签署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并将为此而不懈努力，因为苏联坚信这不但关系到全世界的福祉，而且也涉及到德国的利益。

米高扬指出，苏联和美国均在对德和约的签署问题上具有许多共同利益，两国完全可能在此达成共识。因为它实际上涉及欧洲是否仍会以战争的方式来谋求自身的发展，涉及确保整个世界和平的问题。德国统一的最现实方式——便是组建德意志族际联邦。

两个德意志国家一下子便完全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目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不相同的，所以机械性的联合必然存在许多对德国不利的障碍，而且……①

苏联并非执意要向德国人民复仇或有意使其处于附属的地位。情况正相反，苏联与东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很想改善与西德境内的德国人民的关系。西德面临着维护和平的重任，并非常清楚，如果爆发新的战争对世界所有国家，尤其是德国将意味着什么。

可目前在西德仍有一些鼓吹复仇主义的集团正极力想以暴力方式来改变现状。

如今，尽管遭到了本国民众的抗议，但西德仍在不断发展武器装备。……联邦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用最先进的武器来武装西德。

总之，尽管有美国政治家为西德总理担保，但苏联人民仍对西德的武力怀有巨大的疑

①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以省略号标示。下同。——译注

虑,因为后者所拥有的武器已远远超过了其纯粹的国防需要,而且在这方面仍不断得到美国的支持。

米高扬说,在柏林问题上苏联并非极力想为自己获取什么,也并非想破坏西方强国的威望或使其“丢面子”。苏联希望西柏林成为……如果成为自由市,可能会符合四大占领国的利益……

……

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柏林成为一座自由市……使其成为苏联和美国为了未来的世界和平而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的地区。

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判断也是不对的,即认为,似乎苏联关于柏林问题的照会是采取某种最后通牒的方式,是在威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苏联政府并不是在动用武力威胁手段。在柏林问题上苏联政府建议在……期限内采用谈判的方式,这个期限可不短。米高扬说,我们并不想因为柏林问题而挑起战争,而且希望你们也不要这样想。如果有人竟然想凭借柏林问题而实施威胁,那只有西方的将军们会这样去做……但他们应当知道,任何侵犯德意志民主德国边境的企图最后只能招致应有的回击,并以失败而告终。

……

美国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的立场主要都是杜勒斯所表述的那样。

米高扬接着说,美国政府准备就德国问题举行谈判,但同时在柏林问题上美国政府又实际上在反对苏联提出的关于签署与德国的和约和关于解决柏林问题的建议。在表示希望在更广泛基础上举行谈判,而不仅只就柏林或和约问题与德国达成协议的同时,杜勒斯指望用一个一揽子的关于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的谈判来取代上述两个具体的、最重要问题的解决。

杜勒斯声称,他理解苏联对德国的未来走向和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等问题的担忧。他还说,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美国希望确保如下条件,以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和德国的威胁。按杜勒斯话说,美国并不想从德国的统一中为自己取得任何军事战略中政治上的优势。美国认为,德国统一后所实行的任何一种制度均应由一系列安全措施、协议和条约等来加以保障,以确保苏联和美国能够在防止德国侵略的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

艾森豪威尔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也谈了类似上述的观点,并对杜勒斯的看法持赞成态度。

双方在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上的意见交流表明,美国政府依然坚持自己的旧有立场,不愿意采取任何举措,从德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确保整个世界安全的角度出发来解决当前所存在的这些问题。

<u>裁军和停止核试验问题</u>

在与美国国务活动家们会谈的过程中米高扬同志简要地涉及了关于终止军备竞赛的问题。

米高扬对艾森豪威尔说,在削减军费方面苏联政府准备采取最激进的措施。但此举只有在(苏、美)两国彼此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可能得以实施。几位美国部长对米高扬说,苏联

要是削减自己的国防开支，就可以加快苏联的经济发展。但是谈的是单方面削减，而同时美国则继续扩充自己的军力。当然，也不可能奢望苏联这样单方面裁军。应该承认，尽管……军费支出有大的扩张，最近3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并没有变化……米高扬说，当然，裁军问题是苏联和美国之间基本的、最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双方所采取的积极步骤将会对整个世界的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回应美国方面的观点时，米高扬说，如果美国用缺少信用来说明军费开支的话，那么苏联也无所谓。米高扬说，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费劲去证明苏联对任何一个国家实施军事袭击的能力。

作为对米高扬的答复，艾森豪威尔总体上表示，愿意双方在裁军问题上取得某种进展。

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没有证明这一点。

米高扬对杜勒斯表述了苏联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立场。苏联政府认为，苏、美两国应当立即就永久性禁止此类试验的问题达成协议。因为达成这样的协议，不仅对自己国家本身具有巨大意义，而且还可促进和建立苏、美两国之间的互信，有利于其他一些协议的达成。苏联政府认为，如果美国和英国方面有这方面意愿的话，达成永久性禁止核试验的协议是可能的。

接着，米高扬问杜勒斯，美国政府是愿意签署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还是打算继续为此而制造新的障碍。米高扬指出，尽管在日内瓦谈判中各方已达成了包括有4项提纲的协议，但由于美方的一项提案，导致该协议的实施显得并不那么容易，从而使我们对美国人的企图产生了严重的疑虑。美国政府的意思是必须设立一个监督机构，并根据该机构成员多数票来做出决议，而不是通过各国之间的协商。苏联政府明白，美国在该机构一定会占据多数，正如其在联合国那样。因而对此，苏联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因为该机构只会导致美国人说了算。在日内瓦谈判中，由于美国的阻挠，各谈判国之间还产生了其他一些重大的分歧。其中便包括美国提出的关于不可能终止地下核试验的声明。众所周知，去年夏天专家会议已达成了关于对核爆破进行登记的可能性的协议。但仅在几个月之后，美国便发表了关于可以不公开地下核爆炸的官方声明。总之，美方在这方面是不断地制造障碍。

作为对米高扬所提出问题的答复，杜勒斯断言，美国政府希望就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与苏联)达成协议。杜勒斯又说，美国并不想破坏日内瓦谈判，但要解决关于禁止核试验的问题是困难而复杂的，仍需要长期而耐心的谈判。

杜勒斯也向米高扬保证，美国不打算拖延关于恢复预防突然打击议题会谈的工作，但是他们想重新研究这个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从杜勒斯的言语中可明显看出，美方的目的依然是不愿解决这些问题，并继续执行拖延谈判的路线。

<u>近东和中东问题</u>

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杜勒斯宣称，美国对近东和中东的局势感到忧虑。他认为，那里的情况是复杂而混乱的，并对各方是否能够对那里的形势达成一致观点表示怀疑。

杜勒斯说,该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并处于世界上最重要交通线的关键位置,因而对西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表明自己对近东和中东当前形势的看法的同时,杜勒斯指出,美国担心当前伊拉克事件的发展趋势,该国似乎已处于“民族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他试图向米高扬保证,美国军队进入黎巴嫩似乎不是企图以武力来维护西方对近、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他还指出,该地区的形势极其危险,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干预,就很难预测当地的局势今后将如何发展。

米高扬对杜勒斯说,苏联清楚阿拉伯的石油和经过中东的交通线对西欧国家的重要性,而关于此苏联政府早在相关声明中提到。当年,苏联政府就曾建议各大国讨论中东问题和商定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但该建议并未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还在1950年,美、英、法三国便宣称,它们三国将共同决定该地区事务,甚至不同诸阿拉伯国家商议。

至于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米高扬指出,1958年夏当伊拉克爆发那一系列著名的事件之时,当地并没有一位苏联人。那里的……政府只是因为是民族政府才受到(民众的)拥护。

苏联之所以在其他国家享有崇高的道德-政治威望,是因为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米高扬认为,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各个国家——其中包括近东和中东国家在内——之间的关系,而这样不会对西方强国产生任何不利。如果阿拉阿国家都实行独立政治,独立控制自己的资源,它们就会依照正常的商业价格向西欧国家出售石油。

由于支持早已过时的殖民主义,西方国家自己损害了形象,破坏了自己在近东和中东的地位。

杜勒斯极力弱化正在进行的美国、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关于签署双边协议的谈判的意义。据他说,协议的内容似乎主要是协商关于美国将给予上述诸国军事援助的条件问题。

米高扬指出,该条约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显著特点——极力把更多的国家拉入旨在反对苏联的军事同盟。而这就不能不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反应。美国强加给伊拉克的军事条约,导致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恶化。美国的政策就是要利用土耳其来反对苏联,而这必然会引起苏联的严重关切。

米高扬强调,美国在近东和中东诸国所实施的军事举措必将导致苏联周边地区出现紧张的局势。当然,也必然考虑如下因素,即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原本与自己邻国的关系便不融恰。米高扬援引了印度驻美国大使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中所说的话,即印度受到了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众所周知,巴基斯坦已多次对阿富汗发出了威胁性的声明。米高扬强调,在这种情形下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所签署的军事协定便可能导致,一旦巴基斯坦与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那么就可能成为军事摩擦,并进而演变为更广泛的军事冲突。

远东问题

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杜勒斯还提到了关于远东的问题。他声称,在美国看来,中国以及类似的朝鲜、越南和德国,都是好战的国家……

米高扬答复杜勒斯道,这些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和德国,不论是在自然环境、历史和现实依据上都没有任何类似之处。由于在二战中被打败,德国的领土范围根据盟国的协

议得以确定。朝鲜也是在盟国战胜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当然，李承晚是一个危险的人，大冒险家，他应当懂得节制。众所周知，北朝鲜现在发展得很好。那里的工业不断恢复，仅在2年时间便超过了战前水平的2倍。其农业也发展得很好。所有这一切都使李承晚眼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会对南朝鲜有任何侵略的企图。因此，米高扬说，美国军队最好能撤出朝鲜，这样做会促使李承晚走上与北朝鲜接触的发展道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多次表示，希望南、北朝鲜之间进行接触和发展经济方面的关系。

至于越南，则是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被分裂的。

米高扬对杜勒斯说，关于中国的问题与上述问题完全不同。当中国开始内战之际，美国并未以武力实施干涉。这是明智之举。但当国民党被击溃的残部逃往大陆周边岛屿和台湾之时，美国却与其签署了相关条约，即为了给自己获得好处而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而你们的这种做法，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作过的。中国自然不可能对美国的类似做法善罢甘休。

米高扬继续道，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不曾要求美国离开太平洋诸岛屿。而要求美国离开台湾——离开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并不是要求美国离开太平洋地区。如果美国能够终止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美国只会在各方面获利——其中包括赢得自己的威望。美国在台湾只会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并使这一地区始终成为战争的一个策源地。至于苏联，则准备帮助并消灭位于世界任何地区的战争根源。

对此，杜勒斯依然坚持过去的说法，即美军之所以在台湾、南朝鲜和南越，都似乎是依据相关的军事协议。

其他一些问题

在与美国国务活动家、企业和其他各界代表的会谈中米高扬强调，苏联政府只是想与世界所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和合作的关系。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结束“冷战”并逐步地建立各国之间的互信。米高扬向自己的交谈者们解释道，苏联始终贯彻绝对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问题在于，双方均应拒绝战争方式，而都像苏联所希望的那样——渴望和平和和平共处。苏联人之所以希望和平，并非他们胆小或软弱，只是因为他们需要和平的环境来发展苏联的经济，更进一步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苏联人民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就是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尽管一些美国政治家总是试图得出相反的结论。

米高扬指出，苏联和美国代表之间在各个水平上的私人接触应当有助于消除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成见，从而最终更有利于通过谈判的方式克服现有的分歧。

在美国逗留期间，米高扬与美国企业各界代表举行了会谈。他们涉及到了关于苏、美两国之间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的问题。米高扬强调，两国理应发展贸易，而在这方面双方都拥有巨大的、尚未充分利用的机遇，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必须消除美国在对苏联和其他国家贸易中所采用的歧视性限制政策。

针对米高扬关于发展苏、美之间贸易关系的言论,尽管美国企业各界总体反应积极,但美国官方人士却未给予支持。

苏联政府认为,米高扬和美国国务活动家们之间所进行的意见交流是有益的。

请电告执行情况。

1959 年 1 月 21 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300, л. 1 - 17

№20631 - 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评价

(1959 年 1 月 25 日)

1959 年 3 月 27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1 月 21 日至 3 月 24 日
第 68 号

绝 密
文本第 3 份

平壤市
1959 年 1 月 25 日

大家参观了社会主义国家艺术画展。

参观过程中,金日成发表了自己以下印象:

我感觉,波兰联合工人党领导并未掌握意识形态战线阵地。所以,可以明显发现其艺术工作者创作中存在徘徊、迷茫、缺少现实主义原则以及在造型艺术中存在错误方向;

东德方面,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同样没有彻底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一边;

说到朝鲜作品展览,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同志带来的作品太少。

从画展参观回来后,金日成交代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来信,尤其

是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以及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发表想法。这次会谈的详细记录于当日转发给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同志，并由他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

代表会议结束之后，我拜访了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所在官邸。金日成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一大会议上刚才所作的报告给予了十分热诚的评价。

金日成说，我们以毫不松懈的极大注意力聆听了十分出色的报告，报告在内容上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总结上显得十分深刻。我们从赫鲁晓夫报告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究竟该走怎样的路，才能更快、更好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л.27－28

№24946

泽恩斯-利托夫斯基等的报告：中苏在制盐技术方面的科技合作

(1959年1月25日)

全苏制盐技术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的情况

1959年1月25日

根据《关于在科技领域共同开展科研工作以及苏联向中国提供帮助解决一些最为重要的科技问题》的合同的第18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盐湖的寻找和综合利用方面进行研究》，我和高级研究员B. B. 米基钦斯基被全苏制盐术科学研究所派往中国出差。

1958年2月18日，我们到达了北京，第二天就开始了工作。在最初的几天柳大纲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盐资源进行的研究和综合利用情况。柳大纲教授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柴达木盆地的盐湖，黄海和东海沿岸的滨海盐湖以及山西省的运城盐湖。

同时，柳大纲教授还向我们介绍了科学院和研究所的历程。在科学院，我们非常详细地了解了化学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一些实验室的工作。

除了科学院，我们还访问了北京大学，在那里非常详细地了解了化学系一些实验室的工作以及半工厂式的装备的工作。

还访问了地质勘探研究所，在那里参观了收藏丰富的地质和矿藏研究所，还访问了地质

部的矿物原料研究所。

根据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安排的出差任务，1958 年 2 月 26 日乘坐火车到达了天津，在那里访问了化学工业部化学工业科研设计研究所在天津的华北分部，访问了隶属于工业部的天津大学，访问了天津制盐厂等。研究所所长曾昭抡①就研究所的工作向我们作了一场详细的报告，并使我们了解了一些先进的实验室的工作。

根据研究所所长的提议，我作了题为苏联的盐产地以及全苏制盐技术研究所在对盐的研究和开发中的作用的报告会。研究所、大学和制盐厂的工作人员出席了报告会。报告后他们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且表示，希望在今后同苏联制盐术研究所在工作中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1958 年 2 月 28 日，我们同天津研究所的代表们一起到了大沽，在那里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制盐工业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以及制盐工业的工作。

根据制盐工业研究所所长的提议，我作了题为《亚速海-黑海沿岸和里海的盐湖，对其进行的研究以及为制盐工业和化学工业进行的开发》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有研究所和制盐工业的工作人员和一些学生。他们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关于克里米亚的萨基(Саки)湖和喀尔巴阡山的盐资源利用情况的问题。

1958 年 2 月 2 日一返回北京就召开了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议，科学院、大学研究所的代表以及教育部、化学工业部和地质部所属的一些科学院研究所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在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我得到了关于苏联专家根据合同中第 18 项的条款参加工作的情况的通报，柳大纲教授还向我通报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建议。在对计划进行讨论之后，对其作了重大修改(见根据第 18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盐湖的寻找和综合利用方面的研究》1959 年的科研计划)。

柳大纲教授制订了我们在 1958 年 12 月和 1959 年 1 月工作的详细计划。根据该计划我被建议就盐产地和盐的寻找问题向科学院研究所、制盐行业的教学和科研研究所作系列讲座，向科学院柴达木勘探组的工作人员以及轻工业部盐业局盐业开发组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咨询，并同他们进行一些谈话，12 月底到山西省的运城盐湖出差，1 月到上海向科学院研究所上海分部提供工作上的咨询。

B. B. 米基钦斯基被建议在 1958 年 12 月 7 日至 1959 年 1 月 1 日到柴达木盆地出差，到中国科学院柴达木盆地工作组和轻工业部青海西部开发组的工作地，向他们提供咨询。

关于今后的工作计划是我同柳大纲教授一起讨论的，我们确定了一些细节，并被接受履行。

我作了如下一系列讲座：《关于湖盐产地——盐湖的基本知识》(2 小时)，《湖盐产地——盐湖的寻找、勘探和评估》(2 小时)，《关于盐产地——石盐和钾盐产地的基本知识》(2 小时)，《石盐和钾盐产地的寻找、勘探和评价》(2 小时)，《硼矿、天然矿泉水和盐水的研究和开发问题》(2 小时)，《污水和化工厂硬废物的收集问题》(2 小时)，所作的报告的文本都以

---

① 此处原文为 Чен Тяофу(程眺福)，当是曾昭抡。1957 年曾昭抡任化学研究所所长，后由柳大纲任代所长。——编注

俄语书面文本的形式提供给中方，并被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翻译张喜良（Чжан Силиан）同志翻译成汉语。

在作报告期间，我还同如下同志进行了会谈并向他们提供了咨询：王文晓（Ван Вэньсяо）、叶秋（Е Дзю）、尚楚飞（Шан Чуфинь）、罗铁林（Ло Телин）等人；并同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孙玉可（Сунь Юйкэ）和韩友廷（Хан Ютин）就碳酸盐岩溶问题举行了会谈。

根据出差安排，我于1958年12月19日到达了太原，然后到了运城盐湖，陪同我的有盐业开发组组长叶秋、总工程师王文晓、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梁明章（Лян Минчжан）和翻译李福德（Ли Фудэ）。

在太原同山西省的化学工业局局长以及总工程师刘德启（Лю Дэчи）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他们向我描述了山西省和太原市化学工业的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计划。从谈话中得知，太原市化学工业今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污水和废物的收集问题。就这些问题我提供了一些咨询和建议，并指出了一些在各地具体的条件下可以使用的方法。

在太原，我们访问了化学工业研究所，了解了杨格远（Ян Гэюань）教授的对盐和盐水进行研究的实验室，在化学和石油工业研究所了解了卓裴立（Чжо Пэли）实验室的工作。在市郊参观了焦炭化工厂以及收集污水的大湖，他们竟然把含有大量酚和其他毒素的物质直接排到了汾河。我们从太原到了运城盐湖厂，在这里我们了解了盐厂对盐湖资源的开发和加工情况，了解了防护盐湖免受增加的淡水的影响的电子设备。

在参观了运城盐湖以及以盐为原料的化工厂作业区之后，召开了科学方法会议，会上听取和讨论了如下一些主要报告：运城盐业和化学工业管理局局长许兴民（Сю Синмин）关于防止运城盐湖免受增长的淡水的影响的保护状况；盐业开发研究所总工程师王文晓关于对运城湖盐资源进行的研究；山西省化学工业总工程师刘德启（Лю Дачи）关于运城盐湖化学工业的发展前景；泽恩斯-利托夫斯基关于苏联的陆地盐湖、盐的开采过程、对其进行的研究和开发。在听取了上述报告之后，对提出的如下建议和结论进行了全面的讨论：(1) 运城盐湖是盐业和化学工业非常重要的原料来源。(2) 盐湖的主要问题是淡水，这些淡水从东北和西南对盐湖带来了淹没的威胁，特别是考虑到在黄河上修建三门峡大坝，该水坝的水位要高于运城湖20米。(3) 必须刻不容缓地对运城盐湖及其湖堰进行研究，以便对运城盐湖区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流量进行管理，合理地使用这些水资源用于农业，把多余的水排往低于三门峡大坝的黄河。(4) 对工厂需要的原盐实行机械化开采和输送。(5) 在原盐的加工方面使用比较成熟的方法。(6) 全苏天然气研究所通过柳大纲教授索要在工厂生产芒硝干燥剂（脱水）的技术图纸，并在自然的条件下从芒硝中获取无水芒硝。(7) 根据关于第18项的计划，在原盐的加工方法问题上通过柳大纲教授同苏全苏制盐术科学研究所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1958年12月7日至1959年1月4日，高级研究员 B. B. 米基钦斯基出差到兰州，主要是去柴达木盆地东段的盐湖，以便实地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和研究院勘察组工作的

主要项目。

在出差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以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综合开发小组副组长韩清石(Хан Чинши)为首的一些工作人员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他们在工作的安排方面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在出差的过程中参观了大柴旦湖、达布逊湖、察尔汗湖以及这些湖所在地区。

同时对现有的、1958年科学院和轻工业部通过野外勘探得到的资料和通过科研工作从实验室中得到的资料进行了研究。

从资料的质量和完整性方面对上述资料做出了批评性的评价(就向苏联提出的要求而言,同全苏制盐术研究所多年的工作经验相比较),并就改善野外勘探工作和实验室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在达布逊湖和察尔汗湖产地有一段可以开采钾矿和硼矿的地段,并就原料的加工采取一些措施。了解了所采取的工艺流程,了解了生产的产品的质量以及经济技术指数。

为了对1958年所开展的工作的结果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听取了19场对柴达木盆地、大柴旦湖、达布逊湖、察尔汗湖、马河(Мах)地区、西藏的一些湖、雅萨图(Ясату)等地区的地质状况进行研究的报告,并对这些报告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此外,还讨论了关于大柴旦湖和察尔汗湖的开发状况,讨论了对从这些地方获取的钾矿原料和硼矿原料进行加工的一些问题。

对报告进行的讨论,其结果一般都是就各个感兴趣的问题提供一些咨询。

以开发组组长余江(Юй Цзян)同志以及总工程师何思彤(Хэ Сытун)同志为首的轻工业部青海西部开发组代表参加了一些特别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如下一些问题:开发组总的组织结构,科研机构(科学院)同生产机构(地质部)之间的联系以及改善现代工作的方法;根据1959年的计划今后寻找和勘探工作的主要方向;进行综合研究;对矿产产地及其地区从地球流体力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状况;从水化学和地球流体力学的角度进行严格观察的组织;液态盐湖(表层的天然盐水和晶粒间的盐水)含盐量的勘察和计算方法;山地机械的使用条件以及对盐湖产地盐的开发;相对柴达木盆地的具体条件而言,苏联在盐湖方面的研究经验的转交和使用;关于翻译工作的状况以及加快把苏联国家矿产储量委员会的领导方法和指示,其中包括把苏联制盐术研究所研究员 А. И. 泽恩斯-利托夫斯基的著作翻译成汉语的方法。

在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之后提出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会使得在短短的时间内,使用较为正确的方法完成对大柴旦、达布逊、察尔汗盐湖区的研究,以便解决对这些原料产地各种矿物资源进行综合利用的任务。

为了把科学院的工程技术开发小组的工作人员和轻工业部的青海西部的勘探队的工作人员联合起来,1958年12月19日作了一场详细的报告,该报告的内容是关于在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勘探盐湖产地盐的方法和技术。

1958年12月28日,同两个勘探队的工作人员一起召开了总结会议,对所开展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就对盐湖进行研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提供了咨询。

除了同地质工作者以及两个勘探队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直接进行工作之外，在出差期间还同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党组织领导人以及科学院分院的代表举行过一些内容丰富的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副部长袁天琪(Юань Тяньци)同志参加了这些会谈。在会谈的过程中讨论了关于今后在柴达木盆地进行进一步的勘探工作的问题以及对盐产地的原料进行综合利用来加快青海省化学工作的发展问题。

一返回到北京，A. И. 泽恩斯-利托夫斯基就根据柳大纲教授的建议，从 1959 年 1 月 1 日至 7 日为《中国科学院院报》杂志撰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题目是：《用水化学的方法寻找天然盐的特征以及稀有成分的排除》、《盐产地的盐水以及盐湖水的类型》。

同柳大纲教授、王文晓和叶德友(E Дэю)一起起草了关于保护运城盐湖盐资源免受水量增加的影响的报告，并建议采取一些措施，这些建议将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主席团提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同时，我同 B. B. 米基钦斯基同志一起同中国科学院矿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起举行了会谈，并提供了咨询。比如，1959 年 1 月 7 日听取了科学院勘探盐湖的地质学家章树岑(Чжэн Шуцзынь)关于驻在台吉乃尔(Тайтинэл)湖的勘探小组 1958 年开展的勘探工作的结果的报告，并对这些报告进行了讨论。

讨论了关于今后对这些化学原料产地进行研究的方法问题做出的报告，并提供了咨询。B. B. 米基钦斯基同志也提供了一些咨询。

根据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规定的出差任务，1959 年 1 月 8 日同 B. B. 米基钦斯基以及翻译李福德一起到了上海，在上海参观了工业部上海华东化工研究所，并且在研究所张副所长的带领下参观了研究所的实验室工作。在该研究所下边设有两个附属研究所：(1) 海水化学研究所；(2) 有机合成研究所。

根据化工研究所所长的提议围绕如下题目进行了谈话："关于化工厂废水的排放和废料的处理"。在同研究所的教师和研究员进行了会谈之后，参观了研究所的实验室和图书馆，图书馆中关于化学方面的期刊非常丰富。在化工部上海科研所我们听取了化学工程师曹同志关于他从物理化学和工艺学方面对柴达木盆地察尔汗湖的盐和盐水进行的研究的报告。在对曹同志的报告进行讨论的时候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柴达木盆地的水文学和水化学方法，关于盐的结晶及其形成过程，对于这些问题，我和 B. B. 米基钦斯基都给予了详细的回答。

进行的一次会谈是关于在氢氧化钠中对芒硝进行加工的问题。我们指出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主要俄语科技文献，并解释了 C. З. 马卡罗夫教授和 H. И. 韦夏金教授正在进行的在氢氧化钠中对芒硝进行加工的试验。在会谈的最后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条件下不适宜建立生产芒硝的氢氧化钠工厂。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我就如下题目作了一场讲座：《苏联的盐湖及其对苏联的盐工业和化学工业的作用》。在讲座上我进行了类比，并指出了苏联的盐湖和中国的盐湖的不

同。出席这次讲座的有上海一些科研所和设计学院的科学工作者。

出差返回北京之后,1959 年 1 月 17—26 日我们举行了一些会谈,提供了一些咨询,同如下一些单位召开了会议:同中国盐业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召开了会议,会议由杨局长主持,内容是关于对中国盐产地各种类型的盐进行研究的方法及其加工方法;同地质部的地质学家们一起召开了会议,会议由非金属矿物局局长李叶阳(Ли Еян)主持,内容是关于在中国各类矿盐和湖盐的搜寻和勘探工作中的搜寻特征和方法。

在会谈中,讨论了一系列涉及开展的搜寻工作和勘探工作的组织、方法和技术问题,涉及对盐产地的形成过程进行的研究和储量的计算问题,原料的质量标准问题,快速分析方法问题等。就地质学家们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提供了咨询。

B. B. 米基钦斯基同志向柳大纲带领的科学院盐湖开发小组的工作人员们作了一场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关于根据苏联现有的状况,制盐术的领导和实践经验对盐湖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

同中国科学研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召开了会议,会议由镭实验室主任柳大纲主持,内容是关于镭实验室和镭工厂废物的处理问题。

同地质部水文地质专家和地质工厂研究所的水文地质专家小组一起召开了会议,会议由王如业(Ван Жуе)主持,内容是从水文地质和地质工程方面对柴达木盆地的盐湖进行研究,并计算裂缝中的盐水的储量。

同化工部北京设计院的研究小组举行了会谈,会议由设计院院副院长陈光如主持,内容是关于设计的化工厂的废水的排放问题以及从工厂的硼灰中提取氧化镁。

同盐业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举行了会谈,内容是关于岩盐和湖盐的搜寻、勘探和开发工作的七年发展计划。

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石油地质教研室主任庞忠祥(Пан Чжунсян)教授以及莫斯科国立大学石油地质教研室主任 И. О. 布罗德教授举行了会谈,内容是关于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油气产地进行勘探的搜寻工作中盐产地的水和盐水所起到的作用。

同工艺工程师曹夏湖(Цао Сяхо)就从盐水中和从大柴旦湖的盐水中提取锂的工艺问题举行了会谈。

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准备好报告,特别要感谢柳大纲教授细心的组织工作以及对我们所有人的工作进行的领导,我们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还要感谢我们勤奋的翻译李福德(Ли Фудэ)、周才凡(Чхоу Цайфань)和张驰亮(Чжан Чилян),向他们表示感谢。

苏方第 18 项工作负责人
A. И. 泽恩斯-利托夫斯基教授
B. B. 米基钦斯基高级研究员

РГАЭ, ф. 9480, оп. 3, д. 1761, л. 36 - 43

№09910

安东诺夫的报告：关于苏中1958年科技合作状况

（1959年1月27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9年1月28日

绝　密
文本第3份

关于1958年苏联与中国科学技术合作状况
（简要报告）

回顾过去的1958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国科研机构、学者的业务和友好来往得到进一步加强。

1958年1月18日苏中两国高教部、农科院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及苏联科技援华协议》和《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和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协议》，这两个协议对发展苏中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及苏联科技援华协议》规定，1958—1962年期间，两国共同进行的项目122个，这些项目都是解决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的，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朋友认为，签订这两个协议具有重大意义。195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是这样写的："今年1月中苏两国签订的科学技术协定，又是中苏两国互助合作的一件大事。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将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援助。中苏两国人民越来越亲密的友好团结、互助合作，使这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日趋繁荣，使世界和平获得更加可靠的保障。"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强调苏联科技援助的重大意义时说："1958年1月18日签订的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协议，为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科技工作的'大跃进'创造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条件。"由于签订了这两个协议，中国朋友为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对苏联的科技成就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1958年2月14日《光明日报》在谈学习苏联科技成果的重要性时指出："如果科学工作者善于学习、在实践中善于应用苏联的科技成果，就可以有把握地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能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一定会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

1958年，苏联根据1954年10月12日和1958年1月18日签订的政府间协议，为解决

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重要的科技问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对中国的科技援助是通过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科学家、提供科技资料、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实现的。

截至1958年底，根据科技合作项目苏联向中国派遣了169名苏联专家，占苏方应派专家总数的一半，中方向苏联派遣了大约3 000名中国专家。

根据上述协议，去年苏联向中方提供了1 052项科技资料，这些项目的制定对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某些最重要的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中方向苏联提供了200多项科技资料，这些项目对苏联的经济，特别对化工、纺织、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具有意义。

由于苏联的大量科技援助，去年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已交付使用，并建成第一个回旋加速器。这两套设备在中国建成，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原子能时代。苏联核子物理学家在中国公布了在世界第一次用磁场吸持装置(ОГРА)控制热核反应的新方法，中国朋友对这一报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声明说："在中国公布震撼人类的这一崭新的科学成果是苏中深厚友谊的体现。"

在过去的一年里，像与中国学者、专家一起进行许多重要学科问题研究，两国科学家一起进行科学考察活动这样形式的科技合作，都得到充分体现和发展。

如1958年苏中科学家对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的资源情况进行了联合考察，成果显著，通过大量的科学考察工作，取得了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珍贵的资料。苏中天文学家联合观察日蚀的科研活动是十分有益的，他们在观察过程中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结论和总结。

在过去的一年里，苏联专家十分注意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1958年他们就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提出了200多条建议。

但是应该指出，在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方面从总体上看是不够的。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加强苏中科学院两院的学术交往在1958年的科技合作中做得很突出。去年进行了广泛的学者交流，对计划中规定的课题进行了重要的咨询。两国科学家首次就广泛的问题密切接触和一起工作。

1958年共同进行科研工作的计划已基本完成。1957年12月11日和1958年1月18日协议确定的科技项目总数中，有89项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在去年完成拟定工作，其中已完成71项，另外18项没有完成是因为课题内容不准确，中国学者没有去苏联，有一些课题应中国同志的请求推迟到1959年完成。由于苏方的原因(没有派学者去中国)没有完成的有4个课题。

根据预定的计划，1958年苏联科学院向中国派遣199名科学工作者，其中有5名科学院

院士，13名科学院通讯院士，55名学科博士，65名学科副博士及其他一些人。

在此期间，根据科技合作计划，有61名中国学者来过苏联，此外，有14名中国学者到苏联参加过学术会议。

1958年访问中国的苏联学者和专家就某些问题提供过咨询，参加过学术会议，做过报告，帮助中国朋友解决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去年一年，苏联学者和专家讲课和做报告达500多次。

中国学者注意学习苏联的科技成果，努力尽快掌握成功的经验，特别是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经验。如：在苏联科学院自动化和遥控力学研究所加夫里洛夫教授作过答疑和学术报告之后，目前最先进的无接触遥控复合系统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得到普及。雷宾德尔院士关于更经济地利用水泥的建议开始被采纳使用。

苏联科技工作者艰巨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朋友的高度评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苏联学者的这种帮助看成是“共产主义无私援助精神的体现”。

但是，苏联科学院在完成在华科技工作计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不足。

一些科学工作者有时没有如期抵达中国，一些学者不同时到达的现象很突出，这就给中方组织科研工作造成了困难。苏联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进行直接联系时，经常把专家们派到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机构，没有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告知大使馆，结果大使馆无法了解专家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无法检查他们的工作情况。许多学者、专家来到中国没有预先制订工作计划。苏联科学院发生过不按期提供科技资料的现象。

去年苏联高教部和中国教育部也进行了科技合作，根据1958年1月18日协议规定完成90项科技研究课题，但是某些课题的研究工作进展得不平衡。

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新技术、新产品、先进的工艺及水利技术建设方面的课题上。

有关理论问题研究的学术课题完成情况不令人满意。协议规定的69项学术课题中，只有32项在苏、中高校之间做了安排。

根据1958年的计划规定，在144所苏联院校和80所中国院校进行科技合作，但实际上只安排了56所苏联院校和45所中国院校。不是所有的中国高等院校都积极按照共同的科研课题与苏联高等院校建立联系。许多中国高等院校并不了解苏联高等院校的具体情况，对苏联高校的状况和科研课题的发展前景都不了解。远非所有参加联合科研工作的苏联高等院校都主动采取必要措施，执行科研工作计划。去年，两国高等院校没有就具体联合科研工作进行科学工作者交流，给完成工作计划造成了困难。

大使馆不止一次讨论过执行苏中两国高等院校之间科技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也就这一问题多次与中国朋友座谈。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是不够，协议执行情况进展缓慢。

苏联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之间的科技合作，因为没有1958年的工作计划，所以执行得

很差。

原拟于1958年11月召开的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到1959年1月才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两国间科技合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通过了关于1959年互派专家、提供科技资料和进行科研工作方面苏中双方义务的一些有关决议。

大使馆总结1958年苏中科技合作时，认为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必须注意以下主要的不足之处：

根据科技合作项目，为共同进行科研工作，去年许多苏联机构派遣了苏联专家来中国，这些机构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缺少一个统一的派遣专家和监督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机构，致使在工作中经常造成重复、混乱和无人监督的现象。虽然1958年的协议规定，提供资料、派遣和接待专家都通过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但是实际上这些工作目前多数没有通过委员会。

因为设在北京的苏联机构对执行1958年1月18日的协议有许多问题不明确，所以根据该协议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和学者，一些由大使馆的科技文化组负责，一些由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处负责。

这方面工作中主要缺点之一，依我们的看法，是1958年1月18日两国间《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和苏联科技援华》的协议签订之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负责对该协议各项工作的监督和协调，负责所有工作的组织以及与苏联和中国各有关机构联系，安排所有工作项目。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委员会没有做过这些工作，而且与实际处理苏中科技合作事务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处在工作中也很少联系。

我们认为，目前亟需适当地对这一工作实行集中领导，在中央(莫斯科)和北京都需要有一个机构在更大的范围内协调与中国科技合作的所有工作，委托这一机构处理苏中两国科技合作的所有问题。

今年1月份大使馆已向中央提出过有关建议。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

1959年1月27日

文件送：M. B. 齐米亚宁同志、A. A. 奥尔洛夫同志、Ю. B. 安德洛波夫同志

执行人：阿加宁

第81号

ЦХСД，ф. 5，оп. 49，д. 235，л. 27－36

№26587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会议纪要：讨论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草案

(1959年2月26日)

1959年2月26日召开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联组工作会议纪要

参会人员：Н. М. 西卢亚诺夫同志、А. Н. 阿斯科琴斯基同志、В. К. 罗斯托茨基同志、Ф. И. 克列伊梅诺夫同志、М. И. 伊万诺夫同志、П. Г. 特列季亚科夫同志。

主要议题：

一、讨论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关于在北京召开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的草案。

二、关于变更委员会苏方组的构成。

三、授予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委员们“中苏友谊”勋章。

听取了：

一、讨论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关于召开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的草案。

决定：

1. 基于所交换的意见，同意 Н. М. 西卢亚诺夫同志和 Ф. И. 克列伊梅诺夫同志起草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的报告草案。

2. 委托 Н. М. 西卢亚诺夫同志和 Ф. И. 克列伊梅诺夫同志，在完成委员会大会通过的修改后将报告提交给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审核。

听取了：

二、关于变更委员会苏方组的构成(西卢亚诺夫同志的报告)

考虑到委员会苏方组的一些委员最近换到了其他工作岗位，由于新工作自身的特点和条件不允许今后在需要时参加苏中委员会苏方组的工作，遵照1959年9月10日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会决议，决定：

1. 请求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向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免除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Н. М. 西卢亚诺夫同志和委员会委员 А. Н. 阿斯科琴斯基同志、К. А. 弗拉索夫同志、В. И. 奥夫

相金同志及 П. Г. 特列季亚科夫同志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的工作。

2. 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领导推荐,提请苏共中央批准国家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 И. В. 阿尔希波夫同志担任委员会苏方组主席,以及苏联驻华大使经济事务参赞 С. Я. 符明同志作为委员会苏方组委员。

听取了:

三、授予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委员们“中苏友谊”勋章。

西卢亚诺夫同志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委员会苏方组委员 Н. М. 西卢亚诺夫同志、А. Н. 阿斯科琴斯基同志、К. А. 弗拉索夫同志、М. И. 伊万诺夫同志、Ф. И. 克列伊梅诺夫同志、В. И. 奥夫相金同志、В. К. 罗斯托茨基同志、П. Г. 特列季亚科夫同志和秘书处高级专家 Б. А. 孔德拉季耶夫同志“中苏友谊”勋章。

此外,还向委员会苏方组上届委员 Н. П.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А. В. 戈卢布科夫同志和 А. Л. 马利琴科同志授予了勋章。

同时,根据中方的委托,西卢亚诺夫同志还向参与大会的 А. Н. 阿斯科琴斯基同志和 М. И. 伊万诺夫同志授予了勋章。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Н. 西卢亚诺夫(签名)

学术秘书

Ф. 克列伊梅诺夫(签名)

ГАЭРФ, ф. 09493, оп. 1, д. 1003, л. 9－10

№26588

西卢亚诺夫致阿列克先科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九次会议

(1959 年 7 月 4 日以后①)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Г. В. 阿列克先科同志: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第九次提交工作会议的报告

根据1959年6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对外经济问题委员会的决议，于1959年7月1—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

会上讨论了如下问题：关于相互交换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的情况；关于落实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协定《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第四项有关补充增加中苏合理建立直接合作的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数量的情况。在工作会议上听取了双方关于完成委员会上几次工作会议通过决议情况的通报。

根据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签署的纪要，苏联机构在1959年向中国机构转交了409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在休会期已经转交了52个项目的文件。同时，中国机构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09个项目的文件，其中在休会期转交了39个项目文件。

苏联机构在1959年接待了53名中国专家，并带他们考察了苏联16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同时，中国机构在同期接待了39名苏联专家，并带他们考察了中国15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

双方同意每方补充4家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建立直接联系。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朋友表达了加强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直接合作的必要性，其中还建议在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上听取双方关于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合作的组织工作开展和有效经验方面的情况通报。上述建议反映在委员会工作会议决议中。

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赞同委员会双方关于完成上几次工作会议通过决议情况的通报。

此外，在执行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协定中，及在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商定的基础上，苏联机构在1959年向相应的中国机构转交了866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在休会期已经转交了140个项目的文件。遵照该协定第四项的内容，在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纪要中有相应的记录。

由于自1959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编制共同的年度计划并解决1958年1月18日所签苏中协定中规定的122个项目的措施，因而苏中委员会双方商定，不将完成上述协定的措施写进随后的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中。

在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准备和召开中，为了保证让苏联机构在转交文件的数量和其完成期限方面不用过于紧张，苏中委员会苏方组考虑了1959年6月5日召开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对外经济问题委员会关于明确和拓宽苏方课题及明确中方课题的指示。

在第九次工作会议纪要中写有这样的决定，即中国机构将在1959年向苏联机构转交125个项目的文件，而不是在1959年6月5日召开的对外经济问题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会苏

方组汇报的30个项目。

在讨论苏中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召开期的问题时，中国代表团建议于1959年10月初在北京召开。

中国代表团团长钱信忠强调了在10月初召开工作会议的必要性，是由于这次工作会议纳入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总计划中，获得中共中央同意和中国政府的批准。钱信忠说："10周年庆典期间，苏中委员会委员们将有机会在专门安排的展览上了解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的成绩。"

苏联代表团同意了中国代表团关于在1959年10月初召开第十次工作会议的建议。

而且1959年10月12日将迎来《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署5周年的纪念，双方认为有必要在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上交换苏中科学技术合作5年期总结的通报。

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将于近期把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筹备的活动方案提交给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审核。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H. 西卢亚诺夫(签名)
学术秘书
Ф. 克列伊梅诺夫(签名)

ГАЭРФ, ф. 09493, оп. 1, д. 1003, л. 11－13

№20631－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学习苏共二十一大文件

(1959年3月3日)

1959年3月2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21日至3月24日
第68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9年3月3日

应中国大使乔晓光邀请，我拜访了中国大使馆。会谈时涉及了以下问题。我谈了有关从日本遣返朝鲜族人回北朝鲜问题的情况。为此，谈了苏联红十字与红新月执委会给日本红十字会的呼吁书。发表了自己对朝鲜、南朝鲜、日本等其他国家政府对该问题采取措施的看法。尤其是，我说，朝鲜政府在从日本遣返朝鲜族人问题上所持立场引起了关注，并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同情与赞同。

乔表示，我对该问题所发表的与中国方面的评价和意见完全相符，中方同样密切关注从日本遣返朝鲜族人回北朝鲜的事态。

我向乔讲述了有关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党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一大会议期间对其给予的热情接待，并谈了与中国政党代表团成员一起工作的同志所留下的印象。

我告知，从今日起，莫斯科与平壤之间开通了飞行图-104飞机固定客运航线。乘坐由平壤起飞首航的是前往出席波兰联合工人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朝鲜政党代表团。

大使告诉我，昨天3月4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北京办事处面交了给参加朝鲜战争联合国方16国家的回复照会。乔简要地讲述了朝鲜政府的回复照会内容。该照会文本，乔说，作为通报已转交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之后，乔通报说，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1958年底访问中国期间提出了以下请求：鉴于朝鲜劳动力不够，派遣有意前往朝鲜的朝鲜族中国劳工。不久前，中国政府通过了有关向朝鲜运送4万朝鲜族中国公民的决议，这些人主要居住在中国东北。

第一批朝鲜族中国公民抵达朝鲜的时间为今年3月底，好让他们能赶上春耕季节。此外，中国大使馆正在对将定居朝鲜的13 000多名中国公民开展调查工作，了解他们转朝鲜国籍是否合适，并且是否符合其愿望。但这项工作至今尚未取得积极结果，因为中国公民并不说明其转朝鲜国籍的愿望。这些将定居朝鲜的中国公民，其这种立场并非是由于其对朝鲜公民存有反感，而是其多年来所形成的传统。

中国公民居住在世界许多国家，他们在各地都设法保留本国国籍和民族习惯，也就是说，他们尽量避免与居住国的本地居民同化。

乔告知，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着手学习苏共二十一大会议材料，并向我提出请求，在对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可能产生的问题提供咨询方面给予帮助和协助。

我对乔说，任何时候我对他们学习苏共二十一大会议资料都可提供帮助。

乔同志将一本《苏共二十一大会议资料》中文版图书赠送给了我。

出席会谈的有大使馆参赞 Н. Е. 托尔宾科夫、大使馆二等秘书 В. М. 巴库林和中国大使馆随员王保民。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6，л. 40－43

№09874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关于西藏形势的备忘录

（1959年3月31日）

1959年3月3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呈上“关于西藏形势”的备忘录。该报告是根据中国朋友们所提供的关于最近事件的消息和苏共中央联络部所收到的其他材料写成的。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

Ю. 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9年3月31日

第15-Д-262号

关于西藏形势

西藏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边陲省份之一，面积超过120万平方公里。根1953年统计，中国藏族人数达到277.5万人。但居住在西藏的不足中国藏族人数的一半(127万)。其余藏族人居住在中国西藏的临近地区，建有其自治区(在青海、四川省境内)。

西藏过去长期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势力范围的目标。印度资产阶级在西藏也有很大的利益。西藏的领导上层一直同这些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处心积虑想建立“独立的西藏”。1949年国民党统治垮台的时刻，西藏统治集团企图实现西藏独立的梦想。他们向所有国家呼吁，请求援助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他们把国民党分子赶出西藏，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建议并开始准备反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1951年，中国部队进入西藏境内，西藏统治者被迫停止了反抗。1951年5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签订协定，在此基础上西藏正式和平解放。率领西藏谈判代表团的是阿沛·阿旺晋美，在此之前他把东部西藏献给了中国部队。参加谈判的还有班禅喇嘛，他早就同中国朋友们建立了联系，有意从被驱逐中返回西藏和恢复自己二号人物的地位(在达赖喇嘛之后)。

协定规定实施以下基本措施：西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对西藏部队实行改编，编入中国的武装力量；在西藏建立军政委员会，吸收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参加其编成。协定还规定，保留西藏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职能和权利；保留西藏人民的宗教、语

言、文字和生活习俗。对外权力集中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手中。还达成了在中国政府的总的领导下实现西藏民族自治的协定。协定指出，在涉及西藏各种改革的问题上，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有任何强制，实施各种改革需征得西藏当局的同意。规定了帮助西藏发展自己经济和文化的措施。

至今西藏仍是中国最落后的省份之一，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一些提高西藏经济和文化的措施。在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修成了3条重要的公路：康藏公路(2 255 公里)、青藏公路(2 100 公里)、新(新疆)藏公路(即将竣工)。组织了地方工业企业，几个国营农场和农业实验站。在西藏居民工业品和食品供应上做了大量工作。以前西藏没有一所世俗学校，现在建起了60多所，其中还包括一所中学(在拉萨)。在卫生保健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培养大批藏族干部。

尽管中国朋友们在西藏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一直是很复杂的。在西藏经常出现骚乱。1954—1956年，出现过几次特别大的骚乱。1955年按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陈毅同志来到西藏。作为安抚措施，当时从西藏撤走部分中国机械化部队。把藏族居住的昌都地区并入西藏。把军政委员会改为建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的筹备委员会。

达赖喇嘛及其反动亲信一直阻挠实施民主改革。因此西藏没有实行土地和其他民主改革。土地仍在寺院、世俗的和宗教的农奴主手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封建农奴制度几乎未被触动，宗教、寺院和喇嘛仍占统治地位。在西藏，有10万多喇嘛，他们是基本的反动力量，积极支持达赖。西藏至今没有人民政权选举机关，在这方面中国宪法还暂时未适用于西藏。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里指出，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那里暂不进行民主改革。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话讲，第三个五年计划里实施这些改革的问题将由西藏人自己解决。

中共对西藏实行自治至今所依据的各条件仍是：这一地区总的政治形势、实施民主改革和培养能贯彻党的政策的新干部的程度如何。把藏族居住的中国其他地区并入西藏也取决于这一问题。

在西藏，英、美特务，其中包括达赖周围的人一直在积极活动。

处在国外的达赖喇嘛的同宗(3个兄弟)经常进行反对中国的反动宣传，为西藏“解放”而奔波。在达赖喇嘛一个兄弟——洛桑三旦的领导下(目前他住在同西藏交界的印度边境城市噶伦堡)，成立了“西藏解放战士委员会”。1958年，这个委员会发表了告亚非各国人民书。呼吁书中讲，似乎中国人正在消灭西藏人，消灭他们的宗教、文化和民族传统。呼吁书号召亚非人民“援助西藏从中国占领下解放出来”。

中国朋友们在西藏奉行十分谨慎的政策，防止在那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虽然这样努力，西藏的形势近来开始紧张。1958年底，西藏一些地区开始混乱，公开叛乱。1959年1—2月，西康地区(在东西藏)发生大规模叛乱。叛乱分子截断西藏东部的公路，同国外建

立联系,其中包括同留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取得联系。

根据中国同志的通报,3月份西藏形势变得十分尖锐,带有直接军事行动的性质。3月19日,近3万名叛乱分子封锁了拉萨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卫戍部队并向他们射击。叛乱的境内中心是拉萨,境外中心是印度的噶伦堡。实施叛乱的口号是"争取西藏独立和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

据中国同志掌握的情报,西藏叛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挑唆的。美国人通过巴基斯坦和缅甸向叛乱分子提供援助。根据中国同志的情报,尽管尼赫鲁保证不干涉西藏事务,但印度也没袖手旁观。印度通过尼泊尔向叛匪提供援助,从那里往西藏送大炮和机枪。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直接参与组织叛乱。在印度噶伦堡建立了西藏境外叛乱中心。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朋友采取了坚决平叛的措施。根据他们的通报,拉萨叛乱于3月22日平息。达赖喇嘛从拉萨逃走,至今下落不明。西藏其他地区的叛乱仍在继续,但中国朋友相信,近期他们将恢复整个西藏的秩序。对此一个有利因素是,班禅喇嘛和前面提到的阿沛·阿旺晋美站在中国一边。打算在他们和其他西藏进步活动家的周围团结西藏劳动群众和推行改革,首先是土改。出于政治考虑,中国朋友们还打算把达赖喇嘛重新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从中国朋友们的通报中可以看出,西藏叛乱带有民族主义宗教色彩。叛乱席卷西藏中部、东部和南部这些地区。西藏主要的反革命力量是封建宗教集团,他们把西藏地方部队和一个山区部落岗巴族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叛乱的唆使者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叛乱的组织者。而且还可认为,大部分居民,尤其是劳动农民,脱离于积极行动,他们既不支持这方,也不支持那方。很明显,这里应找到中共在西藏政策方面的一些原因。首先应指出,在西藏解放达8年之久的时间里,农民仍处在农奴制度之下,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已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政策在那里博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在西藏,重点放到了通过同封建神权集团和他们"所培养的人"协商和平解放一切问题上。基本劳动群众很少能看到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结果。

中国朋友没有排除,西藏事件在资本主义世界广泛宣扬,会给中国带来明显的不利的国际麻烦。按照他们的意见,英国和美国努力利用西藏事件进行敌视中国和加强"冷战"的宣传,竭力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不排除,逃亡的叛乱分子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可能成立流亡政府。如果达赖隐藏在国外,这将更麻烦。

正如从中国朋友们的通报中看到的,由于西藏事件,他们对中印关系表示很大的担心。由于某些印度集团干涉西藏事件,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影响到中印关系。近几天,印度反动的党团要求在国会辩论西藏事件问题。印度人民社会党组织反华聚会和游行。许多印度报纸开始煽动反华运动,印度宗教界人士也企图利用西藏事件加剧印中关系紧张局势。

由于尼赫鲁在3月23日讲话中同西藏事件划清了界限,中国朋友们打算暂不公布他们掌握的印度干预西藏事件的事实。在当前形势下,陈毅说,主要任务是中立印度,然后把它拉到我们这边来。

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联邦德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和电台围绕西藏事件正在掀起轩然大波。在大字标题下报道"西藏流血事件"，全国规模的"起义"，等等。多数报道都给予这样的评论——称西藏事件为"亚洲的匈牙利"。西德报纸《白昼报》3月24日登了一幅画，把西藏画成正在喷发的火山。

西方评论总的调子是要求西方政府密切关注西藏的形势。在官方声明中，除上面提到的尼赫鲁讲话之外，还有3月27日公布的美国代理国务卿赫脱的声明，该声明中说，他(赫脱)对西藏事件"深表震惊"，对西藏人民深表同情，谴责"中国共产党人"镇压自由和宗教。蒋介石也声明说，他将给西藏"起义者"提供武器援助。

中国朋友非常担心国际形势和西藏叛乱的后果。看来，他们将发表相应的声明和采取某些实际的步骤。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238, л. 42–48

№08828

茹科夫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出版苏中友好文件资料

(1959年4月6日)

机　密

文本第2份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苏中友好协会和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按照苏共中央所批准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之际出版文献资料的计划，做好了《苏中友好文件资料汇编》的出版准备工作。

汇编里搜集了反映1918—1958年期间苏中人民文化和社会友好联系的文件，刊登了关于中苏文化活动家代表团访问、艺术展览和剧团巡回演出的报道以及苏中著名科学和文化活动家揭示两个伟大民族紧密友好往来的信件。

在苏共中央审阅了汇编材料之后，按照提出的意见对汇编手稿又进行了加工。今把要加入汇编的材料寄去，请准许他们发表。

出版工作将由"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承担。

附汇编(724 页),收件人。①

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
茹科夫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 ф. 9401, оп. 2, д. 505, л. 248

№24948

苏联电站组织建设研究所与中国电力研究所合作协议

(1959 年 4 月 18 日)

北京
1959 年 4 月 18 日

为了继续发展和加强电力技术建设领域的科学合作,全苏动力工程建设组织设计院和中国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所在了解电力建设工作和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之后,签署如下协议:

1. 双方研究所通过自己的上级部门互换得到批准的年度计划和前景规划。

2. 每年通过自己的上级部门交换一次关于已经完成的科研工作的名单以及研究所出版著作的名单,并以附件的形式简单地概述一下最为重要的工作或出版著作。

3. 双方的研究所都可以委托对方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价,并就研究所的工作问题展开协商。评论工作应该有书面文字。

4. 经上级部门同意,就相互的需要交换如下材料:

(1) 关于建设、安装、电站设备的材料和关于生产车间的科技领域的出版物。

(2) 关于科研项目的最终报告以及设计项目的材料、新的建筑材料的样品。

(3) 技术资料、工艺生产资料、影片、照片册。

5. 经另一方研究所的同意和作者本人的同意,使用另一方面在定期出版的刊物中已经发表的科研成果、专家的文章。

---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6. 经上级部门的同意，相互通报预计召开的会议，邀请相关方参加这些会议，交换会议的出版材料，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就双方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召开共同会议。

7. 按照规定的程序派遣高水平的专家进行磋商、授课、参加共同的科研工作和设计项目，并且经双方的同意，派遣专家进行实践。

8. 在一些情况下，每一方经另一方的同意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在一定的期限内出版另一方的一些出版物。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是双方共同选题或者单独选题。

9. 双方研究所的图书馆之间建立联系，以便相互可以临时使用科技文献、报告和其他的文献材料。

10. 双方不能把所得到的材料转交给第三方，不经转交这些材料的一方的同意，不得发表或在出版物中引用这些资料。

11. 双方有权就技术合作问题进行直接的通讯联系。

12. 为了帮助另一方工作的完成而进行的出差相关工作的开支，根据相关的规定支付。

13. 根据一方的提议，经双方同意，该备忘录可以补充或变更。

14. 该备忘录由双方代表的签字生效。

15. 双方的法定地址：

全苏动力工程建设组织设计院：古比雪夫市，萨马尔广场。

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所：北京，府右街，第26号。

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所总工程师
陶立中(Тао Личжун)
全苏动力工程建设组织设计院总工程师
E. A. 沃龙科
于北京
1959年4月18日

РГАЭ, ф. 9493, оп. 1, д. 1042, л. 42－44

№25236

普希金与章汉夫会谈纪要：通报西藏平叛情况

(1959年4月20日)

摘自Г. М. 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4月22日

第976/ГС号

机 密

文本第7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会谈记录[①]

1959年4月20日

在章汉夫访问莫斯科期间接待了他……

……

会谈期间谈到了西藏问题。章汉夫强调工作已基本结束。从很多方面来说,叛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它使得我们在西藏迅速地实行了相关改革。在那段时间里,叛乱某种程度上检验了中印关系。国内外的总体反应都认为,这件事破坏了中印关系。但其实尼赫鲁在这一问题上并未采取敌对立场。一方面,他声明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另一方面,他也表明了"对西藏人民的同情"以及与达赖喇嘛会面的可能。章汉夫说,达赖喇嘛也可能会去美国,因为他在那里的哥哥对他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 普希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2, д. 5, п. 442, л. 7-8

№25237

尤金与刘晓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及中印关系

(1959年4月23日)

摘自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20日

回复第191号

机 密

文本第3份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会谈记录[①]

1959 年 4 月 23 日

我们在刘晓的北京家中会面。

……

刘晓同意这个观点，并主动谈起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他表示，七中全会那一天的工作日程就是准备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会主要讨论了这个问题。刘晓继续说道，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国 1959 年的农业计划，这个计划将对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第二年计划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计划的讨论，我们强调了“用两条腿才能站稳”的道理。刘晓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允许“单腿支撑，结果必然会从一边摇晃到另一边”。李富春关于 1959 年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对于 1958 年预算以及 1959 年预算草案的修正，这些都被包含在全会对于相关问题所做出的决定里。

……

我谈到了西藏反动叛乱的问题。

我表示，尼赫鲁显然是围绕这次叛乱组织了一个广泛的反动宣传阵线，以将印度民众的注意力从中国的成就上转移开来，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秩序井然，也出现了反对当局的种种情绪等等。刘晓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尼赫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有一种完全错误的认识。他认为向中国施压，就能迫使中国让步，他想利用西藏事件中的达赖喇嘛作为交换筹码和一种资本。刘晓强调，在他看来，尼赫鲁最近的声明已经表明了他对中国进行了错误的估计，他目前急需找到一种可行的方式，将自己从这个他亲身参与了的西藏叛乱所导致的泥潭中脱身。刘晓接着说，在达赖喇嘛发表声明之前，我们中方都未对印度人进行公开指责。声明发表后，有利形势转向了我方，因此我们现在利用了这个机会，对印度政府的声明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今后我们还将继续这么做。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2, д. 7, п. 442, л. 27 - 31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238

葛罗米柯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印关系及对尼赫鲁的看法

(1959年5月4日)

摘自 A. A. 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5日
第1085/ГС号

机　密
文本第35份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①

1959年5月4日

我在张闻天访问华沙的途中接待了他……

……

4. 谈到中印关系，张闻天认为关系还很紧张。这种紧张是由于印度干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问题。印度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报刊上指责中国政府执行了一系列的迫害行动，他们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前组织示威。基于这些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了反对印度的斗争，一方面是为了揭露尼赫鲁的政策，并反击印度的反动派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用印度的例子向中国人民表明这些国家的不坚定立场，比如印度以及其他那些两面派人物，如尼赫鲁和纳赛尔。

我问张闻天，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友人并不想进一步恶化与印度的关系，因为那样的话，帝国主义就会出于他们的利益来抓住这个机会？张闻天回答道，对于尼赫鲁及其政策的批评言论都是临时的。这就使得尼赫鲁被迫要为自己进行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将在一段时间内与他展开斗争，迫使他以后更加坦诚，从而得出“中印两国人民在斗争之后重新团结”的最终结论。张闻天表示，尼赫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还有着各种算计。他在西藏问题上已经蓄谋已久。尼赫鲁早在1956年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就已经与其会面，扮演了两面派的角色。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印度开展的斗争取得成果后，才会重新开启两国间的友好对话。张闻天继续说，印度不应由于缺乏自控和耐心而冒犯中国，但是过去10年中印度方面已经出现过3次不友好的举动：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及在1950年对西藏实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行和平解放措施的时候；2. 朝鲜战争时期；3. 最近在西藏发生的相关事件。印度还支持和散播达赖喇嘛要求西藏“独立”的言论，此举尤其不恰当。在这三次事件中，我们都在恰当的时间点对印度进行了反击，并使得我们的关系走向正常化。很明显，这次也会是这样。

谈到达赖喇嘛，张闻天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他回家。如果他没有回来，那就更好。张闻天将达赖喇嘛称为处于藏独反动势力控制下的“小男孩”，那些藏独领导人也与他一起出逃了。所以我们没有把达赖喇嘛驱逐出中国，张闻天说，是他自己跑出去的。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2，д. 5，п. 442，л. 10－14

№25239

普希金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国对印度的政策

(1959年5月4日)

摘自Г. М. 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6日
第1091/ГС号

机 密
文本第7份

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①]

1959年5月4日

下午1点，我接待了张闻天同志，他即将从华沙回国。

会谈开始时张闻天谈到了中印关系的问题。他表示直到西藏叛乱开始，中印关系一直都是正常的。但是印度企图在西藏事件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急剧恶化。中方对印度极端分子进行了坚决反击，并将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展开反击，以揭露他们的阴谋和不当行为。张闻天表示中国朋友希望用这种方式帮助尼赫鲁变得理智一些。

上次尼赫鲁面对中方的指控而进行自我辩护，因为他已经收到了来自中方的反击，张闻天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继续说道。在西藏叛乱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方容忍了印度极端分子的指控,表现出理智的克制。然而当印度方面实质上声称支持西藏“独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迫做出反击。

张闻天表示中印关系中还存在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边界问题,但目前在西藏问题面前,所有那些问题都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张闻天强调,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已经让自己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但现在他已表现出了清醒的迹象。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2, д.7, п.442, л.16-18

№25240

尤金与帕塔萨拉蒂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对印度的影响

(1959年5月5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22日
回复第207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的会谈记录①

1959年5月5日

……帕塔萨拉蒂说:西藏事件对印度的公众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触及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宗教情感,尤其是在北印度,那里的许多人来自西藏,他们与西藏有着密切的宗教联系。

……印度人民对西藏事件的反应没有掺杂政治因素。它只是在表达对西藏人民陷入困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难境地的一种同情。

……尤金说：印度有印度教，西藏有佛教，两者没有密切联系。

帕塔萨拉蒂回答：印度教、佛教和喇嘛教是同属一种宗教的三个部分。

……帕塔萨拉蒂说：达赖喇嘛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留在印度的。

……

……帕塔萨拉蒂说：印度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譬如印度也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成为联合国成员的资格。印度从未有过让西藏成为"缓冲"地带的计划。

……

……帕塔萨拉蒂批评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那些不结盟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会宣称：在这些国家存在两种势力，一种是反动势力，但规模不大，另一种是民主进步势力，并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而这种区分其实误解了这些国家的真实情况，即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因为殖民主义而导致的一种民族主义。

……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2, д. 7, п. 442, л. 32－35

№24978

达什扬致苏共中央函：关于苏联专家在蒙古的工作情况

(1959年5月6日)

致苏共中央：

目前被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共有900多人，其中近760人在工业、农业和其他组织工作，144人分布在教育、卫生、科学和文化等部门。

根据苏联和蒙古政府间1958年月11日协议——"苏联为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而向蒙古派遣专家的条件"，根据苏联派遣人员的专业熟练程度，蒙古政府将依照每位专家每月2 200—800卢布的支付标准与苏联政府进行补偿性结算，如果参照附加汇率以卢布计算该数额为18 900—6 880卢布。苏方对所派每位专家的每月实际支出为5 300—2 800卢布。其中具体包括：以外汇和苏联卢布计算的专家工资，当地津贴、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差旅

费、行李费、休假费,等等。

以上所列数据表明,蒙方为苏联专家而向苏联政府所作的经济补偿额远远高出苏联派遣这些专家的实际费用达2.5—3.5倍。1959年,为使苏联派遣专家前往蒙古工作,蒙古方面应向苏联提供价值约1 700清算卢布的商品——占蒙古向苏联出口额的10%。

鉴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特殊条件——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苏联外交部认为,派往蒙古的苏联专家补偿费用问题理应按特例处理(以例外方式处置)——使此类补偿费数额不超过苏联实际支出费用的1.5—2倍。

决议草案参见附录。[①]

提请审阅。

C.达什扬

1959年5月6日

1959年5月

第829号

АВПРФ, ф. 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Монголии, оп. 41, пор. 21, пап. 261, л. 53 - 54

№13580

波采罗布致克留科夫函:关于印中关系问题

(1959年5月6日)

绝 密

文本第2份

莫斯科,1959年5月6日

给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H.H.克留科夫同志的信

德 里

苏联驻纽约常设代表处于5月1日向苏联外交部通报如下: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贾在早餐时对联合国副秘书长多勃雷宁说，印度政府和尼赫鲁本人都非常担心由于西藏事件而使印度同中国关系恶化。在他看来，尼赫鲁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他的反对派在国会中向他责难，指责他对外政策的失败，并号召同西方国家和巴基斯坦进行更加密切的联系。在鲍姆别伊工业贸易区支持进行这种密切联系的力量更加强烈。尼赫鲁有足够高的威信来压制目前的各种倾向。但尼赫鲁的年龄也不小了，他不可避免地要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成立的政府将不能压制这种倾向，特别是如果印度同中国的关系继续紧张。

贾说，现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批评，被印度政治界理解为首先是针对尼赫鲁本人的批评。如果这种批评继续下去，并且还是这样强烈，那么印度政府将会反击。事态的这样发展会对亚洲和平和整个国际局势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贾接着说，尼赫鲁对达赖喇嘛留在印度不感兴趣。几个月后世界将会忘记达赖喇嘛，但中国将不会忘记他。他将是两国关系中的麻烦。为了避免这一点，可以尝试利用尼赫鲁的影响和功绩来调解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排除达赖喇嘛“在一定条件下”返回中国的可能性，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这样的话(贾顺便说，印度一些人不是特别确信这一点)。为什么两国政府不能平静下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或许甚至可以通过安排尼赫鲁和周恩来个人进行会谈？贾说，他说的这些话都是以个人立场说的，并且他也不知道，印度政府是否向中国进行了这样的试探或采取了措施。

贾在谈话中也谈到了印度政府对尼赫鲁个人的强烈不满，由于他未能调解同中国的边界问题。关于这一点他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的地图。用贾的话来说，根据这些地图，一些属于印度的边界地区被标识成中国领土。贾确信，边界问题现在成了尼赫鲁反对者手中反对他对外政策的工具。

按照苏联代表处的意见和贾的谈话，尽管具有个人的性质，也反映了印度政府在自己对西藏事件上的政策越来越陷入了死胡同。对此要注意一种状况：加强了对尼赫鲁个人困境的强调，并足够明确地暗示了其对印度政府今后的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对此不排除会考虑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为此向您进行通报并作出判断。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Б. 波采罗布(签名)

АВПРФ，ф. 090，оп. 21，п. 64，д. 1，л. 12－13

№20633－1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西藏平叛与中印关系

(1959 年 5 月 7 日)

1959 年 5 月 22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9 日
第 126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9 年 5 月 7 日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乔晓光举行了宴会。

宴会时，我把自己对赫鲁晓夫同志接见崔庸健一行的印象告诉了乔晓光。

乔晓光讲了平定西藏叛乱的经过，讲了西藏的经济与政治状况。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区，那里至今仍存在着奴隶制社会。在西藏叛乱之前，那里所有的土地全都属于僧侣和地主们的享有特权的上层统治集团，也就是 40%的土地被地方政府成员所掌控，30%的土地在僧侣手里，还有 30%的土地则在地主的手里。西藏有 300 户人家占据着统治地位，其中有 20—30 户最具影响力，他们拥有巨大的地盘和大量的农奴。一切权力全都集中在这小集团的手里。

现在中国政府正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实行土地改革，搞政教分离，并建立地方民主政权机关。

在西藏实施土地改革是按下列方针来进行的：参加过西藏叛乱的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全部充公，并分配给以前的农奴们。此外，政府打算向地主和僧侣们购买大部分土地，并把它们免费分给贫穷的农民。在实行土地改革时，西藏的广大农民群众给予政府以全面的支持和帮助。

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首脑利用一切手段反对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因为这些改革会触犯他们的财产状况和政治地位。

西藏政府的反动集团在一些唆使他们并给他们以物质帮助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支持下发动了叛乱，命令自己的农奴和地方军队对抗人民解放军的驻防军队。然而，农民没有支持地主和僧侣。参与叛乱的一共只有将近 2 万人。现在西藏的叛乱已完全被平息了。

乔晓光说，全西藏都在举行群众大会，居民在会上对反动集团犯下的罪行表示愤慨。农民讲述地主和僧侣对他们的残暴态度，并坚决要求惩罚罪犯和实行民主改革。这是教育和

提高西藏人的自觉性的好形式。

溃败的叛乱分子逃到了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所的印度。现在印度国内正在进行肆无忌惮的反华宣传。扩张分子在印度组织集会，在会上要求让西藏享有独立国家的地位。不久前，印度执政的国大党的主席英迪拉·甘地公开号召党员们协助正处于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之中的“起义的”西藏人。尼赫鲁的妹妹在英国发表了一份针对中国的诽谤性声明，并表示要支持“正在为谋求独立而斗争的”西藏人民。几乎在所有的发言中，其中包括尼赫鲁的声明，西藏的叛乱都被认定是“正在为谋求独立而斗争的”西藏人民的“起义”。

接着乔晓光指出，英国人一撤离西藏，印度的统治集团就竭力想加强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早在1950年，印度政府的照会里就有了想要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和妨碍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实施自己主权的企图。从1950年至1954年，印度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也就是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邮政事业、贸易机关等。在1954之前，印度驻拉萨的总领事是一个英国人(英国的国民)。

接着大使说，印度政治集团的代表们发表反华演说的主要原因是印度的资产阶级害怕中国(特别是在西藏)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会对印度人民起很大的影响。印度的政治家们想要有一个作为独立国家的西藏，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个能让以前的有利于印度民族主义分子的农奴制度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自治区，其目的是希望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可以充当一种使印度免受中国影响的牢固栏栅的地区。印度的公开的反华运动的目的是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并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和放弃进行土地改革及其他改革。印度领导集团深信中国会做出让步，因为中国害怕同印度的关系会恶化，而后者曾在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帮助和支持过中国。

从我们这方面而言，我对大使说，西藏叛乱是中国的内部事件。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完全支持和赞成中国政府在西藏平定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资本主义集团及其走狗们围绕着西藏叛乱这件事大肆叫嚣，企图破坏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各国人民中间的影响。然而，这一番喧嚣却是白费心机，将来也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我以赫鲁晓夫致纳赛尔的一封私人信为精神向乔晓光讲了我们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的关系。

然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乔晓光，我认为可以像去年在我们的外交使团里所做过的那样，让各国派驻平壤的大使们就各国的迫切的外交和内政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和信息。特别是我表示想要给大使们讲一讲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和苏共二十一大决议中所提出的那些理论原则；听听乔晓光介绍西藏的情况也会是一件很好的事，等等。

乔晓光同意我的建议，我们约定一起去同外交使团的使团长商谈。

会谈和宴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的。

出席宴会的有：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袁齐贞(Юань Чжи-цин)和大使馆随员王保民以及苏联大使馆参赞 Н. Е. 托尔宾科夫和大使馆二等秘书 В. М. 巴库林。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4, д. 6, л. 87–91

№25241

尤金与陈毅谈话纪要：苏联对西藏事件和中印关系的立场

（1959年5月8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20日
回复第214号

绝　密
文本第4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毅的会谈记录①

1959年5月8日

……根据中央指示我拜访了陈毅，向他转达了印度政府人员就西藏问题与苏联代表会谈时所表述的一些观点，这些政府人员包括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印度外交部秘书拉南，外交部秘书长彼尔莱，以及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杰哈。

……由于此次西藏事件，印度政府和尼赫鲁本人都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他们对中印关系的恶化感到不安，想要采取措施来修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我说，苏联政府告诉印度方面，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苏联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任何措施……

……

我继续说道，我们感觉到印度方面尤其是尼赫鲁本人，在西藏问题的处理上陷入了一个不利的处境，如今也明显是在寻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修复关系的途径，尽管他们在各种国内外压力下有些摇摆不定。印度政府代表安排了与苏联代表的这次会谈，以表明自己的倾向和意图。毫无疑问，中国朋友对此也已经知晓了。

我说，我们理解中国朋友在处理与印度关系上采取的立场，他们不希望关系恶化，并希望恢复先前的友好关系。他们已经在西藏事件上对尼赫鲁及其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妥协，他们也想走出当前这个困局。

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中印关系持续紧张下去的话，帝国主义敌人（尤其是美国）便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这一点，从而损害中国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我总结说，考虑到印度政府安排了这次会谈并提供了以上信息，我们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在追求和平与减少国际冲突等方面，中、印拥有共同的利益……

……

……陈毅表示感谢，说他会立即转告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对苏联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感到非常满意。

……陈毅同样认为现在尼赫鲁的处境十分艰难。

我们观察到，《人民日报》的社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中就提出了这个连尼赫鲁本人都无法反驳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同时也为其指明了一条如何走出困境的道路。陈毅谈及此事时说道，社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将为此事画上句号，并呈现出一条修复双方关系的道路。陈毅继续说道，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两天时间里，印度方面没有对其进行报道，影响也很小。显然，印度方面希望降低大家对西藏问题的关注热情，从而能够与中国和平相处。

……我们不会再发起对印度的激烈反击运动了……

……

从会谈中可以看出大家都想重修友好的中印关系，不希望关系恶化，并打算采取解决措施。但是，这仍将取决于尼赫鲁未来的表现。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

АВПРФ，ф. 0100，оп. 52，д. 7，п. 442，л. 48－52

№24949

苏联地质研究所关于同中国地质研究所合作的报告

(1959 年 5 月 9 日)

随着中国地质部地质学家代表团对列宁格勒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的访问，苏联地质保护部地质研究所同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在 1956 年建立了科学上的联系，参加这次访问的有北京地质研究所的工作者，其中包括现在的研究所所长朱晓晨(Чжу Сяочен)、副所长黄汲清、研究所区域地质与矿产综合研究室主任郭文魁。他们熟悉了研究所的工作、研究所的结构、主要部门和实验室、最主要的研究项目以及研究所科研工作的总方针。

1957年2月，以地质保护部部长П.Я.安特罗波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地质学家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所长A.П.马尔科夫斯基同志参加了这次访问。苏联代表团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了解了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的工作，研究所的结构、计划、科学工作的总方针。

1957年11月，中国地质部北京地质研究所代表、前寒武纪研究室主任的程裕淇同志对苏联进行了访问。这次中国地质学家小组由地质部副部长许杰领导，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首，他们在研究所研究了地质工作的方针，其中包括对远古厚层进行研究，以便确定其绝对年龄等。

1957年12月至1958年1月，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A.П.马尔科夫斯基以及地图绘制部主任C.A.穆济列夫在中国期间同北京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朱晓晨副所长、地质所地方分部主任郭文魁以及地图绘制部主任王晓晨(Ван Сяочен)同志一起，对中国地质部的勘测工作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地质地图的绘制问题，该任务被委托给了北京地质研究所。

1958年8—9月，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A.П.马尔科夫斯基、地质和矿藏部主任Л.И.博罗维科夫、古生物学地层部主任H.K.奥韦奇金、古生物学实验室部主任И.M.波克罗夫斯基在苏联地质保护部科学分部主任A.A.阿米拉斯拉诺夫的带领下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他们同北京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就苏中两国政府在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协议中规定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该协议规定了关于共同解决一些科技问题，苏联援助中国解决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对地质和矿藏的远古厚层进行研究，制定欧亚大陆的地质地图、古生物地层工作，苏联方面的负责单位是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而中国方面的负责单位是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

苏联专家进行的这次访问以及他们同地质研究所工作人员一起进行的工作都是根据已经得到批准的1958年的共同工作计划进行的。

双方的研究所一起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协调了立场，并通过了双方在1959年的工作计划。

自从同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建立联系以来的上述时间内，通过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全苏地质学图书馆以及直接向北京研究所的代表转交了在苏联印制的一些地图、专著、教学指南、关于各种地理问题的指示和指南。对中国各地区岩石的绝对年龄进行了确定，并把相关的结论送往了北京研究所。

苏方从中国方面得到了各种出版的关于地理问题的专著和文章。

苏联专家对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的工作进行了了解，并根据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的方针共同制定了直接进行科技合作的选题，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A.П.马尔科夫斯基、地图绘制部主任C.A.穆济列夫、哈萨克斯坦地质和矿藏部主任Л.И.博罗维科夫、古生物地层学部主任H.K.奥韦奇金、古生物实验室主任И.M.波克罗夫斯基共5名专家参与了这一工作。

在这段时间，中国各方面地质学家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访问，了解了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代表团成员有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所长朱晓晨同志、副所长黄汲清同志、前寒武纪研究室主任的程裕淇同志、区域地质研究室主任郭文魁4名同志。

规定的一项共同的工作计划是1959年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对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需要共同完成的一些课题。

在完成相关工作的时候，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以及苏联其他地质机构的工作人员使用了来自中国的关于各种地质问题的研究材料，这些材料使得苏联专家可以确定一些新的地质数据和中国的矿藏，解决许多共同的地质问题，其中包括对一些古老的厚层进行研究，进行生物地层学研究、大地构造学研究以及对矿藏分部的规律进行研究。

现在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正在共同制定下一步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对于苏联解决一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课题是：绘制欧亚大陆的地缘地图、研究古老的地层、进行古生物学地层研究。

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所长
Н. И. 马罗奇金
1959年5月9日

РГАЭ, ф. 9493, оп. 1, д. 1042, л. 4－8

№24950

米克拉泽致马克萨廖夫函：关于借鉴中国竹筋混凝土的经验

（1959年5月14日）

副本

致苏联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主席
Ю. Е. 马克萨廖夫：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有非常良好的自然条件来发展竹业。栽种的竹子有数千公顷，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不仅可以在黑海沿岸，而且还可以在格鲁吉亚的其他地区栽培。

同木材相比，竹子有一些非常宝贵的品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用于生产的竹

竿,竹子的能产性很强、很坚固,因此利用竹子作为竹筋混凝土的结构在国民经济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竹子可以替换一些建筑材料,并且可以节省钢筋,弥补钢筋的不足。在农业建设中使用竹筋混凝土,特别是在葡萄园使用竹筋混凝土架构是很经济的,也是非常有前景的。

格鲁吉亚竹筋混凝土的开发同一些研究工作和理论实验性工作的完成紧密相关,这些工作需要花费一些资金和时间,主要是要依靠竹子作为加强料来保障混凝土的黏着力。

根据文献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握了竹筋混凝土的生产,关于寻找绝缘材料的组成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在这些文献资料中没有给出关于绝缘材料的组成的数据以及关于生产竹筋混凝土工作的特点。

考虑到,竹子和竹筋混凝土在民用、工业和农业建设中都有广阔的前景,为了真正在我国使用竹筋混凝土,我们认为需要了解中国生产和使用竹筋混凝土的丰富经验,为此应该派遣三名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哈尔滨工学院)出差一个半月,他们到中国出差的这些地方在就建设中使用竹子而开展的研究工作已经非常充分了。

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请求,在就上述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专家一事上提供帮助。

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主席
Г. 米克拉泽

РГАЭ, ф. 9480, оп. 3, д. 1734, л. 126 - 127

№09873

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有关台湾、西藏等问题

(1959 年 5 月 27 日)

摘自 П. Ю.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6 月 3 日
第 237 号

机　密
文本第 3 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会谈记录

1959年5月27日

受中央委托，我拜访了邓小平，向他转达了关于日内瓦会谈进程的消息。

邓小平请我转达他对苏共中央向他通报这一消息的感谢，而且说，他将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邓小平顺便说，毛泽东身体欠佳，患了感冒。刘少奇身体也不大好，右臂疼。周恩来现在不在北京。

谈到政府首脑会议问题，邓小平表示同意这种看法，即召开这次会议势在必行。然后他问到美国新国务卿赫脱的情况，我根据我们从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情报向他介绍了这个问题。

提到哈里曼即将去苏联访问和他也打算到中国来，邓小平说，他们讨论过哈里曼访华的适宜性问题，结论是现在访华没有好处。但是，他补充说，我们不排除哈里曼将来到中国访问。

根据从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消息，我同邓小平议论了苏加诺访问土耳其的问题。邓小平对这一问题表示浓厚的兴趣，他指出，现在在亚洲所有民族主义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立场最为友善，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印尼的看法与中国是一致的。

然后又谈到南斯拉夫问题，谈到铁托访问东南亚国家，南斯拉夫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南斯拉夫严重的经济形势等。在会谈中指出，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集团接受南斯拉夫的思想。我们一致同意，为揭露南斯拉夫的挑衅政策，我们必须在阿拉伯国家加强我们的共同宣传。

邓小平强调，在某些方面，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比美国人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还危险，所以说，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邓小平说，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南斯拉夫提出特别抗议的原因。邓小平说，在中国报刊登载了新华社关于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罢课抗议饮食不好的报道之后，南当局提出抗议并警告中国记者，再出现类似情况，他们将采取报复措施。

谈到铁托和纳赛尔提出的四国领导人——铁托、纳赛尔、尼赫鲁和苏加诺会晤计划(鉴于日内瓦会议协调中立政策)，邓小平说，尼赫鲁坚决反对这一会晤。苏加诺似乎对这一计划表示出了某种兴趣。据消息灵通人士报道，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声称，他将详细研究铁托和纳赛尔所提建议的全部内容，到目前为止，还很难断定苏加诺对此问题的态度。邓小平指出，但有一点已很清楚，铁托和纳赛尔对这一会议的召开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邓小平说，美国人需要像现在南斯拉夫领导人这样的武器，美国人对这一武器利用得也不错，对此也不惜金钱。邓小平相信，最终这些钱将白花，就像当年在蒋介石身上花钱一样。

我问当前台湾形势怎样。

邓小平表达了他的看法：蒋介石不可能放弃政权，他要设法保住第三任期“总统”的位置。如果蒋介石继续连任“总统”的话，中国方面认为比陈诚甚至胡适当“总统”更好，美国则倾向胡适当选，陈诚当选是最差的，蒋介石至少目前还是适合美国需要的。在西藏问题上，邓小平表示，中共与蒋介石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允许将西藏问

题提交给联合国解决。

我问台湾经济形势如何，邓小平指出，蒋介石目前是靠美国的援助而生存的。他认为让美国人出钱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最终要回到中国的怀抱。当然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中国也会等待一个时期，等待着情况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那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使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威望越来越高，中国的长期分裂会使全世界人民意识到，是美国在插手干涉中国的内政，更重要的是这将使蒋介石意识到，美国并非真正支持蒋介石，而只是在利用他，那时蒋介石也就不会再相信美国了。

在以后的会谈中涉及了苏联和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

我向邓小平介绍了我国正在为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做准备的情形。

我告诉邓小平，我们正在准备举行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邓小平预计中国今年农业将会取得大丰收，一些地区的小麦产量将比1958年提高50%，尽管一些地区的产量比去年有所下降，但全国小麦的总产量将比去年高出20%。一些地区减产的主要原因是遭到洪灾，还有一些地区是因为干旱造成的，如果雨季很快到来，这些地区的旱情可能会得到一定缓解。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严重失误，邓小平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去年大丰收的许多粮食，被人民公社的农民吃饭不要钱而消耗掉了。邓小平讲到在此之前，由于粮食供应比较紧张，农民注意经济核算和节约用粮，浪费粮食的现象很少，现在5亿①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他们需要更丰富和更美味的食品。邓小平重复说，目前最大的缺点是，农民自己消耗的粮食太多，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太少。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关于整顿公社的决议，指的就是逐步整顿这一重要的问题。

在会谈结束时，邓小平简要谈了达赖喇嘛的问题。他说，以前尼赫鲁曾预言达赖喇嘛将在印度的总体计划中充当一个重要角色，并认为西藏如果没有达赖喇嘛将会发生混乱。但事实正好相反，西藏没有达赖喇嘛后情况越来越好。对尼赫鲁来说，达赖喇嘛反而成了他的负担，尼赫鲁和美国每个月要花20万卢比来供养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人员，现在尼赫鲁正打算把达赖喇嘛送回西藏。邓小平补充说，如果达赖喇嘛回来，我们给他的薪水会比印度和美国给他的都高。过去达赖喇嘛每次出访北京时，我们都至少给他20万元的开销，当他在拉萨时，我们每月支付给他和随从人员70万元人民币。

就此我指出，由于西藏事件，西藏农奴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他们渴望摆脱农奴制度。

邓小平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西藏人民群众已经起来进行民主改革。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同志、翻译阎明复、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莫丘尔斯基。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235, л. 40－44

---

① 当时实际人口应为6亿多。——编注

№2524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大跃进"的后果及中印关系问题

（1959年6月1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6月3日
第239号

机 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的会谈纪要①

1959年6月1日

刘少奇今天接见了苏联代表团……

……

话题转到了国家现状上来，刘少奇认为，就整体而言是很好的，但仍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去年，中国发动了"大跃进"来解决所有新的、困难和紧迫的问题。现在，党认为并且希望可以解决掉这些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各领域之间出现的发展不协调，特别是工业和农业。1958年的下半年和今年的部分时间内，工业发展一直领先于农业，农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党的口号是工业和农业并举，这样的情况本不应该出现，但却发生了。形成差距的原因之一是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仅一年时间，中国国内的工人和雇员的数量就增加了2 200万人。1957年底，中国拥有2 400万名工人和雇员，而现在有约4 500万。这样一种急剧的增长带来了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工人们拿到工资，因此，提出了额外的商品供给的要求。……尤为困难的是人口与物资供应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我们无法满足人们对包括食品在内的一系列商品的全面需求。所幸我们逐渐克服了这些困难。

大量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极大地影响了农业发展。我们讨论了将过去一年间进城的部分工人送返回到乡下的可行性的问题。

现在我们开始清楚认识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增产的必要性。刘少奇说，不久前他读一本有趣的书，书中提到美国约有600万人直接从事农业和畜牧工作，这部分人是重要的，因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为他们为美国人生产了所需的食物,甚至还满足了出口其他国家的需要。在中国,我们在农村有大约5亿人,不少于一半的人有能力工作。有人会认为这个数量足够了。然而没有机械化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还需要站在国家发展的视角上考虑问题,同时,我们的生产力必须提高,只有这样从事农业工作的人才会被解放出来,以便进入其他的生产和研究领域。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再次强调了中国劳动力和生产经验的低效。刘少奇说,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这个问题,科学在日后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谈到国际问题,刘少奇谈到,一些西方国家对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中国的彭德怀元帅一起去阿尔巴尼亚表示担忧。

……刘少奇关于西藏的看法:我们的敌人很高兴。印度反动派很希望达赖喇嘛能在印度。但是这不会让我们有任何不安。相反,这能使我们有机会更快地推进西藏的民主改革。反动派在西藏人越少,我们的工作越容易进行……

现在,印度人想要与我们进行谈判,商讨达赖喇嘛和他那些(在印度的)叛军返回西藏的问题。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回来,当然,这是在印度不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印度提出的条件。

……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2, д. 7, п. 442, л. 88－93

№25244

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西藏问题及中印关系

(1959年6月2日)

摘自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6月3日

第1385/ГС号

机 密

文本第7份

普希金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谈话记录①

1959年6月2日

我应刘晓大使的要求接见了他。

1. 大使先生递送了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赫鲁晓夫同志的信。这封信是关于1960年苏联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的。

(我)告诉大使先生这封信一定会递送到它的目的地。

注：这封信是专门送给赫鲁晓夫同志的。

……

3. 谈到西藏的情况，刘晓说：西藏问题在其内部方面应该被视为已经解决了。我们仍然面临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要清算封建关系，并且这个工作的开展要建立在民族自治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都十分现实。

刘晓表示：从这种意义上说，发生在西藏的反革命叛乱也有它的积极意义。由于我们已经把参与组织西藏叛乱的西藏反动派领导人的财产充公并禁止他们出境，因此这件事情的危害应该不大。我们没有打算继续镇压这股反叛势力。政府将会赎买地主的牲畜以及西藏封建地主的房产，此外我们会每年给他们一定的利息。刘晓强调这个过程不应采取过分强硬的手段。

提到西藏问题的外部方面，各个方面也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刘晓继续说道。尼赫鲁明白如今中国已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国家。印度反动派关于西藏的阴谋已经失败。尼赫鲁认识到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并没有带给他想要的结果。如果印度想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也会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

刘晓说，不久前中国给印度的外交照会中提到了关于中印关系的问题，其中特别指出，中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印度的主要敌人，真正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刘晓表示，这封照会在印度受到了高度重视。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普希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2, д.5, п.442, л.20－22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4980

达什扬的报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蒙古的借贷情况

（1959 年 6 月 3 日）

关于苏联政府向蒙古政府提供借款和信贷的报告

下面将要摘录的是苏联向蒙古提供的借款和信贷的资料。这些资料，或者源自两国当年签署的条约和协议，或者众所周知地保存在外交部的相关资料。鉴于苏联给蒙古的此类借款和贷款并非都具有事先的协议——这种情形在蒙古人民革命后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我们这里所提供的这方面资料并不完整。例如，依据档案资料我们知道，还在 1921 年苏俄便曾给了蒙古约 10 万卢布，以助其组建蒙古合作联盟，可当时关于苏俄对蒙古的这一援助并没有签署任何书面协议。

关于苏联在 1924—1925 年间给蒙古的一些借款的情况，我们只是在更晚时候双方所签署协议中找到相关内容并引用之。

例如，从苏联外交部档案中现存的文件来判断，苏联根据 1924 年 12 月 23 日协议曾以 4 厘的年息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借款 100 万卢布，或者 1 052 901 图格里克(按当时汇率 1 图格里克＝0.95 戈比)。在现有档案中虽然没有找到该 1924 年 12 月 23 日协议，但有其他一些官方文件证明：在 1932 年 11 月 1 日以前蒙古已偿还了该借款的一部分——数额为 75 万卢布或 789 743 图格里克；截至 1933 年 1 月 1 日以前剩余的借款——数额 25 万卢布或 263 158 图格里克被列入 1932 年 5 月 26 日苏联给蒙古的另一项借款——据此，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共向蒙古借款 400 万图格里克。截至 1933 年 1 月 1 日，苏联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会在不同时间向蒙古提供的、尚未偿还的借、贷款共计 8 950 326 卢布或(根据 1 图格里克＝0.95 戈比的汇率)9 426 658 图格里克。但这些借、贷款均没有保留相关协议，只有依照年代划拨该借、贷款项的文件记录。

一、根据 1933 年 8 月 27 日协议，(苏联)向蒙古提供总额 1 400 万图格里克，名为“1933 年整理借款”的长期借款，期限 15 年(自 1933 年 1 月 1 日至 1948 年 1 月 1 日)，年息 2 厘。该整理借款包括了苏联以前给蒙古的、截至 1933 年 1 月 1 日以前尚未完全或部分偿还的借、贷款。

1. 125 万卢布或 263 158 图格里克(依照汇率 1 图格里克＝0.95 戈比计算)为蒙古尚未偿还的、苏联依据 1924 年 12 月 23 日协议向蒙古提供的用以确保蒙古发行新货币的借款。

2. 该借款的年息为 4 厘，利息计算时间为：自苏联向蒙古政府实际提供这笔借款的 1925 年 4 月至 1933 年 1 月 1 日即 7 年零 9 个月，期间利息共计 77 500 卢布或 81 580 图格里

克(依照汇率1图格里克=0.95戈比计算)。

3. 根据上述1924年12月23日协议，苏联还向蒙古借款75万卢布(789 743图格里克)，年息4厘，期限为：自苏联向蒙古贸易工业银行转交第一批铸币(1926年1月)始至蒙古偿还该部分借款(即1932年11月1日)止，共计6年零9个月，利息共计20.5万卢布或215 800图格里克(依照汇率1图格里克=0.95戈比计算)。

4.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根据1932年5月25日协议向蒙古提供了400万图格里克的借款(用途不明)。

5. 这笔借款的年息为2厘，结算具体情况如下：

(1) 自1932年6月1日至1933年1月1日即7个月间，160万图格里克借款的利息为18 666图格里克。

(2) 自1932年11月1日至1933年1月1日即2个月间，其余240万图格里克借款的利息为8 000图格里克。

6. 苏联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会在不同时间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的、尚未偿还的贷款余额共计8 950 326卢布或9 426 658图格里克(依照汇率1图格里克=0.95戈比计算)。

以上所列蒙古欠苏联的借款、贷款和利息共计14 013 862图格里克，其中1 400万图格里克是苏联根据1933年8月27日协议以年息2厘、整理借款方式给蒙古的，其余13 862图格里克已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汇入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活期账户。

二、依据1933年8月27日协议，苏联相关组织应向蒙古提供800万卢布的商品和物资等。期限为8年，无息。

三、依据1934年3月9日协议，苏联向蒙古提供贷款共计1 120万图格里克，其中以现金方式——823.7万图格里克，以商品和物资方式——226.3万图格里克。期限为10年，无息。

四、上述三项总额为3 320万图格里克的借款，根据1935年10月5日协议被变更并纳入1934年的一项统一的无息借款——总值为500万金卢布或1 740万图格里克，期限为25年。

为了这些借款的变更，苏联和蒙古政府之间在1934年12月1日有一些书信往来(具体为斯托蒙扬科夫和甘东的互通信函)。在这些互通信函中提到：1933年以前苏联给蒙古的用于国防的借款，根据1933年8月27日协议被变更为1933年借款名目，总金额为1 400万图格里克。在1933—1934年间，苏联又给了蒙古两笔用于国防目的的借款，总金额1 900万图格里克。这样，截至1934年11月30日，蒙古欠苏联的、以国防为目的的借款总额为3 300万图格里克。

为了满足蒙古政府的请求——关于请苏联为其偿还这些借款而提供更优惠的条件，以及出于协助蒙古组建本国军队的良好意愿，苏联政府表示准备将蒙古的欠债从3 300万图格里克削减至500金卢布，并相应地把该500万金卢布和蒙古为偿还这笔借款而每年上缴的

20 万金卢布(票面价值),一起列入 1934 年的一笔统一的无息借款名目之中,期限为 25 年,即从 1935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959 年 12 月 1 日止。

另外,在同年 12 月 1 日的一些双方互通信函中还提到:苏联决定由自己承担截至 1934 年 1 月 1 日蒙古所欠的一笔商业债务——共计 2 940 万图格里克。上述信函中指出:这笔商业债务是由于苏联一些组织依据蒙古政府相关决议而紧急运往蒙古而造成的,目的是满足蒙古牧民的需求和促进蒙古经济的稳固。而在蒙古已建立了正常的商品流转的情况下,此举无疑会导致蒙古市场的商品饱和即当地市场价格的下滑。

苏联商品迅速输入抬高了蒙古对苏联商品输入的成本,从而形成了蒙古对苏联的一大笔商业债务。

截至 1934 年 1 月 1 日,苏联外贸银行的资产平衡表数据显示:蒙古银行对苏外贸银行的欠债金额为 3 900 万卢布,而苏联外贸银行对蒙古银行的债务金额为 960 万卢布。

鉴于蒙古政府提出缩减蒙古银行的债务的请求,为了切实帮助蒙古稳定经济并表明自己对蒙古人民的友好态度,苏联政府决定由自己承担蒙古银行对苏联外贸银行的债务,并无偿地代其向苏联外贸银行偿还 2 940 万图格里克。

1934 年 12 月 1 日关于重新评估苏联-蒙古公司固定资本的协议规定,苏联将承担与这些公司的组建相关的部分开支。

该协议指出:“两国政府同意对如下苏-蒙合营公司——蒙古运输公司、蒙古羊毛公司、工业公司和‘蒙苏布内尔’(Монгсовбунер)[①]的固定资产进行再评估,并以金卢布来确定图格里克的结算汇率,以便两国政府在不晚于该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6 个月内共同明确如下问题:那些合营公司将完全归属蒙古所有,而蒙古政府将在何期限内和在何条件下偿还苏联政府在这些公司中所投入的资本。”

应蒙古政府的请求,在按金卢布把“工业公司”的资本额确定为 300 万图格里克的条件下苏联政府同意把上述资本定额的超支部分,即 500 万图格里克(根据 1934 年 12 月 1 日协议,1 图格里克=30 金戈比)无须补偿地全部由自己承担。

五、1933 年,苏联轻工业部向蒙古借款 55 万图格里克,以补充蒙方在合营的“蒙古羊毛公司”中所占股份的比例,偿还期限 8 年,年息 2 厘。

六、1937 年,苏联向蒙古贸易和工业部贷款 46 万图格里克,以便(向蒙方)供应汽车,偿还期限 10 年,年息 4 厘。

七、根据 1937 年 11 月 30 日苏联驻蒙古贸易代表与蒙古贸易、工业、交通和通讯部之间所签合同,苏联向蒙古贷款 220 万卢布,以扩建中央热电站工业综合体,贷款期限 10 年,年息 3 厘。

八、1940 年苏联向蒙古贷款 1 240 万图格里克,以助其赎买苏联在两国合营股份公司中所占的股份,贷款期限 20 年,年息 3 厘。具体情况如下:

---

① 蒙古与苏联建立的一个批发贸易股份公司。——编注

两国合营公司名称	金额(单位：图格里克)	贷款期限(年)	年息(厘)
蒙苏布内尔	670万	20	3
蒙古羊毛公司	100万	20	3
蒙古运输公司	160万	20	3
工业公司	300万	20	3

九、1940年苏联向蒙古借款1 740万图格里克，用以从苏方手中赎买窄轨铁路，借款期限20年，年息3厘。

十、1944年苏联向蒙古贷款3 800万图格里克，以助蒙方从苏联手中赎买乌兰巴托至阿尔坦-布拉克的公路，贷款期限25年，年息(未知)。

十一、1947年苏联向蒙古贷款3 470万图格里克以助蒙方赎买东部公路，贷款期限10年，年息(未知)。

所有这些贷款和借款都是苏联在战前向蒙古提供并被(蒙方)使用的，虽然其中一些借、贷款协议是在战争期间(1944年)和战后(1947年)才签署的——例如，苏联向蒙古提供的用于赎买(于1937—1941年建筑的)公路的贷款。

苏联给蒙古的较大规模的借、贷款都是近期提供的——始于1949年，当时蒙古正开始兴建乌兰巴托铁路和其他一些工程。

十二、根据1949年6月6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36 800万图格里克，以助其上缴在乌兰巴托铁路联合企业中所占股份-投资，贷款期限50年，年息1厘。

注：1957年经换算为外贸价格后，该贷款金额为18 690万卢布。

十三、根据1953年4月8日协议苏联向蒙古借款95 800万图格里克，以助其补缴在乌兰巴托铁路联合企业中所占股份-投资，借款期限50年，年息1厘。

注：依据苏联部长会议1957年3月25日指令——要求依外贸价格重新评估乌兰巴托铁路的造价。而因此，苏联依据1949年6月6日和1953年4月8日两协议而给蒙古的借款金额从132 600万卢布减少至67 360万卢布。这就是说：苏联根据1949年6月6日协议而给蒙古的借款金额为18 690万卢布；根据1953年4月8日协议而给蒙古的借款金额为48 670万卢布。

十四、根据1953年11月28日协议苏联给蒙古贷款8 000万卢布，以助其建设纳来哈矿山，贷款期限10年，年息2厘。

注：协议最初规定贷款数额为1亿卢布。

十五、苏联根据1955年6月27日协议向蒙古贷款220万卢布，以助其购买工程设备，贷款期限5年，年息2厘。

十六、根据1955年8月12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5 500万卢布，用于建设工业和市政企业，贷款期限10年，年息2厘。

十七、根据1956年4月23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3 500万卢布,以便在乌兰巴托建设生活性住宅,贷款期限15年,年息2厘。

十八、根据1957年5月15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2亿卢布以改造热电厂、建造广播电台和发展农业等,贷款期限10年,年息2厘。

十九、根据1957年5月15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4 000万卢布,以便蒙方赎买苏联当年在蒙古股份公司"苏蒙冶金"中所拥有的股份,贷款期限30年,年息不详。

附录:蒙古向苏联偿还借、贷款的相关资料。①

C. 达什扬

1959年6月3日

1958年10月27日

第2101/ДВ号

АВПРФ, ф. 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Монголии, оп. 41, пор. 21, пап. 261, л. 56 - 63

№10386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提供给中国的飞机质量问题

(1959年6月10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9年6月10日会议第107/5号记录

第5项 高尔基州国民经济委员会21厂领导对其产品质量问题的错误态度。

(谢尔宾同志、塞菲同志、杰缅季耶夫同志、伊格纳托夫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基里琴科同志)

高尔基州国民经济委员会21厂提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米格-19飞机有生产缺陷。

正如所查明的那样,飞机的生产和装配工艺水平低下以及对完成工序质量的监督情况不尽如人意,是造成提供给中国的米格-19飞机生产缺陷的原因。

厂长亚罗申科同志和总工程师塞菲同志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以保证所提供的飞机必须具有的质量以及提高工厂工作人员对于生产的产品的责任心。

苏共中央决定: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1. 由于提供给中国有生产缺陷的飞机，给21厂厂长А.И.亚罗申科同志以及工厂总工程师Т.Ф.塞菲同志警告处分。

2. 责成苏共高尔基州州委员会和高尔基州国民经济委员会，研究21厂和119厂产品质量问题的情况，给予各级党组织和工厂领导必要的帮助，以便消除现有的缺陷，并对于生产不合格产品的犯罪分子追究责任。

ЦХСД，ф.4，оп.15，д.632，л.3

№20634

曹克强在苏联驻朝使馆的座谈：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农业收成

（1959年6月17日）

1959年6月1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21日至6月19日
第149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9年6月17日

今天中国大使馆参赞曹克强在苏联大使馆里为大使馆、商务代表处和经济顾问部门的外务工作人员们开了一次题目为“谈谈朝鲜的农业发展”的讲座。

讲座开好后举行了座谈会，座谈时曹又一次强调说，中国的党和政府经常不断地注意纠正中国在组织人民公社的最初几个月里所犯下的人民公社社员的薪金上的缺点。现在人民公社里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的过程中，那些匆忙地和无足够根据地竭力想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工作干部的错误观点也在得到纠正。

我问，今年有哪些品种可收割，52 500万吨稻子的收成计划是否完成得了。对这个问

题，曹回答说，全国的农作物收成是好的。如果没有什么自然灾害的话，那么今年全国的农民定会完成这一年的计划，并会收获5亿多吨谷物。现在全国的人民公社社员都在为完成中国的党和政府摆在他们面前的今年的任务而奋斗。

曹讲，在苏联，鉴于今年6月24日即将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到处都展开了一场争取提前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七年计划的群众运动。在全国所有的企业中，工人和职员都在具体地讨论完成和超额完成七年计划的措施，并在发掘提前完成计划的潜力。

曹讲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诸企业的工人和职员的主动精神，他们做出了决议要在1964年提前完成生产水平方面的七年计划。苏共中央在一份特别决议中表扬了他们的责任心，并号召全体苏联人民效法他们的榜样。

随后我通知曹，莫斯科的全苏国民经济成果展览会已开幕了。

我通报了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的进程：详细地叙述了苏联代表团在今年6月10日的会议上提出的苏联政府关于西柏林和全德委员会问题的新提案；向曹讲了西方强国在对待苏联提案和解决德国恢复统一问题的态度上的立场。

曹说，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葛罗米柯经常向中国驻瑞士大使通报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的进程，因此中国政府和外交部是了解日内瓦会议的正在进行中的大事的。

出席座谈会的有参赞托尔宾科夫、二等秘书B. M. 巴库林、使馆随员王保民。

拜访了南日，他转交了一份7、8月份要被派到苏联去休养和治疗的8个领导人员的名单。

南日还通报说，中国朋友同意朝鲜的非官方代表团去谈判朝鲜人民军的物质技术装备问题。到北京去谈该问题的是金一、李钟玉和金光侠。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6，л. 143－144

№09872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

（1959年7月2日）

苏共中央：

兹按照情报程序呈上国家对外经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司整理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

附上述报告,共7页。

国家对外经委主任
斯卡奇科夫

附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

根据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朋友们开始打算在1959年仍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与1958年相比,年度计划预计工业总产值增长41%,钢产量增长62%,煤炭增长41%,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6%,等等。

但是,正如现在中国朋友们承认的,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定得高了,因为制订计划时没考虑客观条件和国家的现实能力,没充分分析1958年的结果。在实施“大跃进”过程中,到1958年底,国家经济发展已出现严重困难,一些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已出现比例失调。它们是:能源、冶金,尤其是交通运输落后,工业产品质量急剧下降,居民食品和某些工业品供应出现紧张。

据周恩来同志今年6月17日同扎夏迪科同志会谈时承认,在计划国民经济和领导经济建设中,中共中央和地方机关在1958年采取了主观主义立场,出现了重大失误。没有充分注意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大大提高了计划任务指标,如煤炭、冶金生产任务和铁路运输,过高估计了“小高炉”(习惯叫法)的作用。经验表明,小高炉不行,根本不能作为发展冶金工业的基础。这些小高炉生产的大量生铁(约6 000万吨)和钢(250万吨)质量不高,含硫和磷很高,不能用来生产优质钢和轧材。用这种方法冶炼的部分金属根本就没从边远地区运出来。

谈到1958年几乎增加2 100万职工,周恩来同志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不需要招收这么多职工。一部分新招收的工人没有用场,还得给他们发放工资。工资总额的急剧增长加剧了城市和农村居民供应的紧张。

在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问题上也有失误,按照计划,本应建设692个超限额项目,实际上建了1 600个,没有集中资源搞首要的项目。

1959年过去的几个月表明,年度计划指标是不现实的,必须进行调整。过去5个月主要工业产品生产状况是这样的:生产钢430万吨(或年度计划的24%),轧钢290万吨(或21%),电力151亿千瓦(或38%),煤炭1.59亿吨(41%),水泥410万吨(32%)。由于物质、技术器材供应和集中供货的中断,由于继续大量生产伪劣产品,中国朋友还没能克服许多严重的困难,还没能理顺企业的正常工作。

这些困难和经常完不成工业生产计划决定了这种状况,5月份国家计委和其他部一起被迫对年度生产指标进行修改,降低生产指标。例如,钢生产指标由1 800万吨降到1 300

万吨，生铁由2 400万吨降到1 900万吨，轧钢由1 400万吨降到900万吨，煤炭由3.9亿吨降到3.3亿吨(由于外运困难)，铁路建设由10 000公里降到5 000公里。尤其是大大降低了机械制造计划指标。这一变动的正式通知尚未公布。

今年5月份同4月份相比，工业生产额明显减少。例如，蒸汽机和汽轮机的生产比4月份减少40%，蒸汽锅炉减少66%，动力机械减少52%。由于原料不足，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生产也减缩了，棉纱减少19%，酒精减少25%，卷烟制品、胶鞋、自行车、麻袋等生产减少10%—15%。5月份相应的工业生产总额(包含人民公社工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比今年4月减少8.2%，产值136亿元。

在基本建设领域，尽管建设项目的数量减少，开工项目的物资材料供应有所好转，但项目投产运营不够充分。5月份，超过项目限额工地约有1 100处，5个月时间里投产项目仅有115个。5个月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86亿元，为去年同一时期的189%。5个月新投产项目生产能力达到：生铁210万吨，焦炭200万吨，开采石油89万吨，石油加工130万吨。

5月份各种运输有所改进。铁路运输5月份比4月份增长5.8%。每昼夜装车达到36 800个车皮。滞留货物有所减少。同时应该指出，粮食、棉花和日用品运输5月份比4月份有所减少。总的说来，运输业仍然落后于其他部门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

在农业方面，现在已开始群众性夏收工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预计(这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报告的)，夏季粮食可收获4 000万—4 500万吨，其中包括冬小麦3 000万—3 400万吨。鉴于去年产量提高而一些省份多征农业税的做法，毛泽东于今年5月初写信给各省委，批评提高产量指标和多征农业税的做法，批评一些县和省过高地规定完不成的产量指标。他同时强调，中国的粮食问题仍然很尖锐，解决这个问题，大约还得10年时间。这期间要完全解决农业机械化问题。这样评价粮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新的观点，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按照中国领导人1958年的声明，他们准备在2—3年内解决这一问题。

居民供应总的形势依然紧张。5月份，粮食和其他商品仓库储备继续减少。例如，到5月底，同4月份比较，粮储减少24%，棉布仓储减少5.2%，植物油减少2%。

在加速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在组织收入分配和农产品需求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向供应的平均制度过渡，放弃严格的生产定额，热衷于满足农村的需求以及其他一系列原因导致了城市农产品供应大大减少。城市食品，尤其是肉、动物油和植物油短缺。由于出现紧张，除粮食、植物油和棉布限额供应外，1959年肉、糖和肥皂也开始凭票供应。市场上和商店里开始排长队，食堂2—3个小时便卖完一天的定额，只好关门。

农村粮食也不够吃，山东、河北、广东省粮食短缺。而甘肃、云南、新疆粮食形势很好，但把粮食调往缺粮的地方有很大困难。农村粮食供应也紧张，据陈毅今年6月8日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北京外交代表通报情况时所讲，这是人民公社(有5亿多农民)免费饮食过度浪费直接造成的。如果再考虑到毛泽东对地方党委的专门呼吁，禁止各地向农民多征收粮食，可

以看出，说1958年收获3.75亿吨粮食，看来是多说了。

从短缺商品供应定量上看，可以说，规定是很严的。比如，植物油，北京市民每人每月供应10两(330克)，干部定额是16两，合500克，计划今年内的定量是每人每月500克。糖的定量是3口之家每月供应500克，肥皂3口之家每月1块，棉布每人每年8米。

按照中央机关的决定，现在执行的居民粮食定量还要减少，这要在居民点街道委员会开展宣传的条件下，根据自愿原则实行。

在实施大跃进的过程中，中国朋友忽视了扩大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因此到1958年底尤其是今年，像毛巾、香烟、碗碟、小件金属制品等这样一些畅销商品都感到很紧张。统计机关在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进行的调查表明，现在小型日用工业品的生产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例如，今年4月份肥皂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40%，而肥皂销售这一时期几乎增长37%；胶鞋——相应数字为2%和72%，暖壶分别为26%和6%；毛巾和针织品生产增加30%—55%，而他们的销售增长60%—95%。

由于畅销货短缺，在上海、北京、天津和南京，对中国消费者不典型的一些日用品如闹钟、手表、毛料和丝绸布、收音机等的销售在今年第一季度也增长1—2倍甚至3倍。

现在日用品的生产，不仅是数量上，品种上也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例如，北京批发基地的商品品种，同去年相比，减少4 200种。

造成国内市场紧张形势的首要因素是居民购买力的增长：职工人数急剧增加和工资总额的增长。1959年1—4月，国家支付的工资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9亿元，是1958年职工工资总额的1/6。

由于商品短缺，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取消了部分储蓄(约7亿元)，用这些钱搞个人商品储备。

人民公社由于出卖农产品，货币收入今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亿元，除偿还贷款，剩下的钱也用来购买工业品。

这样，仅上述几个因素就使购买力增加近40亿元。

为了纠正出现的形势，中共中央打算采取以下措施：1. 坚决缩小食品和工业品总的开支，压缩居民购买力(其中行政管理机构开支保持去年水平)；2. 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其中计划裁减职工1 000万，主要是从农村招来的新工人；3. 对给人民公社发放农业贷款建立严格监督；4. 加强吸引劳动者进行储蓄的工作；5. 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司司长

Г. 舍维亚科夫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243, л. 1－8

№20700

葛罗米柯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日内瓦外长会议前景

（1959 年 7 月 4 日）

摘自 A. A. 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7 月 6 日

机 密
文本第 3 份

第 1709/ГС 号

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的座谈记录

1959 年 7 月 4 日

礼节性拜会、接见了赴伊拉克途中在莫斯科逗留的南日。

在谈话过程中我问南日，现在南朝鲜当局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方面表现如何。南日说，李承晚在不久前的一份声明中又谈到了“向北方进军”好像是统一朝鲜的唯一途径。李承晚分子认为，如果美国容许南朝鲜军队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挺进的话，那么国家将会迅速地统一起来了。李承晚断言，由于担心会有国际麻烦，所以这一次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不会干涉朝鲜的事务的。

我说，李承晚在该情况下简直是像个老土政治家在发表议论。美国人对局势估计得比较清醒，所以才阻止他去冒险。

对南日的关于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的工作前景的问题，我回答说，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的代表，我们对日内瓦会议的工作看得比较乐观。不过，在柏林问题上还将会有一番艰巨而又复杂的辩论。至于召开峰会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许是能达成协议的。至少我们正怀着这个目的在做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

南日问，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打算不久就要再次访问苏联的这一消息是否属实。我说，这些谣传是没有根据的，没有进行过任何有关麦克米伦的新访问的谈话。

我问，朝鲜朋友如何评价今年的粮食收成。南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今年的早熟谷物（小麦、大麦）的收成是空前的高。本地户指出，朝鲜在最近的 100 年里没有遇见过这种丰收。但是南日补充说，小麦和大麦在粮食作物的总数量中的比重并不高。水稻和玉米具有决定性意义。今年春天降下的雨雪数量大得足以令人相信，稻子的收成也将是高的。暂时

还没有为玉米担心。朝鲜的条件对它的生长发育而言是很好的。

南日感谢苏联政府满足了朝鲜希望在今年7月份向它供应3万吨小麦的请求。南日同时还说，要不是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因失算而向国外出售了比该出售的数量多的小麦，那么粮食本来是完全够国内使用的。

谈话快要结束时，南日说，他想要与我详细地交换关于主要国际问题方面的意见。他还说，他受金日成的委托要谈一些问题，因为朝鲜国内正在为以H.C.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的来访做准备，而且还要通报朝鲜国内的内政情况和朝鲜的一些国防问题。

我与南日约定了要在下周初会面。

出席座谈会的有：朝方——李新八，苏方——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同志和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一等秘书Г.Е.萨姆索诺夫同志。

A.葛罗米柯

文件送：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毛希丁诺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科罗特琴科、卡伦别尔津、基里连科、柯西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别尔乌辛、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马林、А.Л.奥尔洛夫(中央委员会)、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佐林、谢苗诺夫、齐米亚宁、波采罗布

第мб-3156/гс号

1959年7月6日

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A.葛罗米柯

1959年7月6日

АВПРФ，ф.0102，оп.15，д.5，л.5-6

№25245

葛罗米柯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所需新的军事援助订单

(1959年7月7日)

摘自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7日

第0608/ДВ号

绝 密

文本第1份

葛罗米柯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①]

1959年7月7日

(我)应刘晓同志的要求在中午12点的时候接见了他。

1. 刘晓同志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提交给我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关于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请求新的军事援助的问题(这份备忘录已单独呈送苏共中央)。

刘晓大使特别强调了这批军事订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答复刘晓大使一定会立即把中国政府的这个请求传达给苏联政府。同时,我还说,关于这批军事订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也会认真考虑。

……

苏联外交部长

葛罗米柯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2, д. 5, п. 442, л. 24

№20635－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满足朝鲜的经济要求

(1959年7月9—12日)

1959年7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3—30日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第 183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9 年 7 月 9—12 日

应金日成之邀，我到他正在度假的水丰水电站地区(鸭绿江)的别墅里去拜访他，并详细地通报了苏共中央 6 月中央全会的情况。

谈话持续了 2 个小时，并进行得很活跃。金日成对全会的资料，特别是对 H.C. 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他不止一次地对一些可以和应该为朝鲜所采用的问题表示赞同，并发表自己的想法。尤其是金日成非常留心地听取了 H.C. 赫鲁晓夫同志对下列问题的意见：

用有经验的干部去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严格遵守国家和党的纪律；

建立党组织监督行政工作的组织形式；

在工业和建设中组织安排铸造工作、电焊。

金日成对这些问题发表了下列意见：

我们自己必须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所说的要用先进的、好的组织者去替代落后的集体农庄主席的论点。我们也必须靠把积极分子中最好的、有经验的同志调到农业合作社去任职的方法做到这一点。

我们有许许多多违反国家和党的纪律的事例，不过我们正在中央委员会里系统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加强党的监督工作，要求也必须更严格。

我们应该在朝鲜更快地组织中央集权的机械化的铸造业。我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某些经营生产的领导人不同意我的意见。赫鲁晓夫同志的有说服力的论据大概现在不会再让他们中的某个人心存疑虑了。

在发表这些和另一些意见的同时，金日成立即就委托出席座谈会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和内阁办公室主任崔哲焕准备一份供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审理的提案。

我也向金日成通报了下列问题：

供应 3 万吨小麦。苏联政府满足了朝鲜的请求，并下达了在今年 7 月份提供 3 万吨小麦的命令。

延长 12 300 万卢布贷款的偿还期限。我通知说，苏联政府暂时还没有审理这个问题。朝鲜政府的延长贷款偿还期限的请求正在获得来自苏联有关部门方面的支持。

……①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4, д. 6, л. 183 - 185

① 以下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13582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印度与西藏的关系

(1959 年 7 月 9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摘自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7 月 13 日
第 169 号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①的会议记录

1959 年 7 月 9 日，符同志对我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

会谈期间，他说，近年来印度政府的政策明显右倾，试图与美国亲近。他认为，印度国内的亲美集团对尼赫鲁施压，而后者无法以应有的方式抗拒这一压力。

关于西藏问题，符同志通报道，中国所掌握的材料充分证明，西藏事件与印度有着直接干系。在我们所掌握的文件中直接涉及了尼赫鲁本人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但中国政府目前并不想将这些文件公之于众，并不想因此而对印中关系造成损害。印度政府实际上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现在它正在改变以前的立场，试图寻求与中国和解的渠道。符同志称，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不想走极端——因为西藏问题而破坏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符同志指出，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立场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符同志说，实际上中国是有意让达赖离开西藏的，虽然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不放他出去；中国现在认为，如果达赖不在西藏，那么政府将更容易整顿当地的社会秩序和对西藏实施必要的改革。

符同志个人认为，达赖喇嘛如今就是印度人的走卒。针对我提出的关于现在是否可能让达赖返回西藏的问题，符同志答，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只能在达赖无条件投降的条件下才可能接纳之，但后者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符同志说，中国研究印-美关系的同志得出如下结论：目前美国正想办法与印度亲近，并为此试图协调印、巴(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

① 原文如此，估计是中国驻印度政务参赞符浩，下同。——编注

此次会议持续1个小时。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利哈乔夫和图加里诺夫同志，档案室
第252号
1959年7月11日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1，л.36－37

№2524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中国计划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

(1959年7月22日)

绝 密
文本第1份
原文为中文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①

……

根据朝鲜政府关于加强防务的要求，中国政府打算从1960年开始，在未来的若干年里，向朝鲜政府提供如下根据苏联型号批量生产的军事技术装备：

1. 米格-19型战斗机；
2. 1226 MS型反潜舰；
3. 用于炮兵和步兵的多种R型雷达站；
4. P-10雷达。

依照中苏两国政府已经签订的关于军事技术装备交付的一系列协议，我们迫切要求苏联政府对上述即将给予朝鲜的军事技术援助给予答复。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中国外交部预先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北京,1959年7月22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2, д. 3, п. 442, л. 15

№20635-2

普扎诺夫与朴基永谈话纪要:金日成谈苏朝关系

(1959年7月23日)

1959年7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3—30日

第183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9年7月23日

我接见了朴基永,他在朝鲜工作14年之后即将于今年7月25日返回苏联。

朴基永再一次感谢苏共中央为他提供了在苏共中央附属高等党校里学习,并同家人一起在这段时期居住在莫斯科的机会。

接着他说,昨天他与金日成通了一次电话,金日成感谢他(朴基永)在朝鲜的出色工作,并请他保持联络:给他(金日成)写信,并在他到莫斯科的时候去拜访他。

朴基永说,在拜访朴金喆的时候,后者请求他客观和准确地向苏联同志通报朝鲜的实际情况。同时朴金喆指出,有些朝鲜同志在回到苏联时并非十分准确地讲述朝鲜的情况。

接着朴金喆说,现在金日成与苏联大使建立了信任的同志关系;金日成不止一次地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们说,他一直都很高兴会见苏联大使;金日成会向大使通报

国内所有的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6，л. 142

№20635 - 3

普扎诺夫与金一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59 年 7 月 24 日）

1959 年 7 月 30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7 月 3—30 日

第 183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9 年 7 月 24 日

7 月 24 日与金一会面，并通知他，鉴于朝鲜政府的请求，苏联政府决定把朝鲜付款偿清苏联按 1955 年 3 月 31 日协定所提供的那笔贷款的总数为 12 300 万卢布的本金和利息的期限推延到 1965 年和随后的 2 年。还通知他，已经委托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去与朝鲜方面就这个问题进行正式谈判和签署议定书。

金一衷心感谢苏联政府满足了朝鲜政府的请求，并说，他会立即向金日成转达这个消息。令他表示特别感激的是因为偿清贷款的期限并非像朝鲜方面所请求的那样推延到 1965 年，而是推延到 1965—1967 年这段时间，即推延 3 年。他说，这是真正的兄弟般的援助，它是全体朝鲜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并将更加巩固朝鲜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6，л. 137 - 140

№25247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继续并增加聘请苏联军事专家

（1959 年 7 月 24 日）

原文为中文

中国外交部给苏联使馆函[①]

……

……鉴于今年 8 月，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在 1956 年 8 月 10 日达成的关于苏联军事专家的岗位问题的协议即将期满，中国军事部门现已提出了苏联军事专家的人员职务列表，其中有 137 名专家，或者是被中国政府额外加入到聘请之列，或者是延长了其在华任期，其中 115 人是中国政府聘请的，22 人是延长了任期的，另外还有任期未满的 58 位专家，总共是 195 人。需要指出的是，该表列出的需要聘请到中国的军事专家的任期是 1959 年 8 月到 1961 年 7 月。

……中国政府要求苏联大使馆将这个请求传递给苏联政府，并希望获得批准。

致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章)

北京，1959 年 7 月 24 日

本函于 1959 年 6 月 24 日由中国外交部副司长陈伯清亲手递交给苏联大使馆顾问 И. И. 萨夫罗诺夫。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2, д. 3, п. 442, л. 12

№24952

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关于同中国进行渔业领域合作

（1959 年 7 月 27 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副主席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Г. В. 阿列克谢延科：

在西太平洋渔业调查委员会工作期间，在同中国代表举行会谈的时候，中国方面多次向我们请求，就防治船蛆问题和轮船及港口设施的水下附生物问题的经验进行交流，据此，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西太平洋渔业调查委员会在1957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交流经验，相互帮助，研究出防治船蛆(船上的寄生虫)和损害港口设施水下附属机体”的建议。必须为中国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木质渔船(大约45万艘)，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我们的专家准备了一些小册子和文章，并将其送往中国。同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成就是令苏联感兴趣的。

考虑到上述所述，为了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专家之间相互交换意见，我们认为，在1960年苏中科技合作计划中应该考虑向中国派遣3名在这一领域工作的苏联专家。事先可以建议派遣生物学副教授 Н. И. 塔拉索夫(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教授 А. С. 乌瓦洛夫(物理化学研究所)、副教授 Е. С. 古列维奇(物理化学研究所)参加这些工作。

考虑到，今年10月5日将在河内(越南民主共和国)召开西太平洋渔业调查委员会例行会议，显然，在这次会议上将会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因此，请求您的建议，以便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向委员会建议提出这样的条款。

全苏渔业与海洋学研究所副所长
西太平洋渔业调查委员会副主席
П. 莫伊谢耶夫教授
1959年7月27日

РГАЭ, ф. 9480, оп. 3, д. 1734, л. 143 - 144

№24953

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同意接收中国的实习专家

(1959年7月31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副主席
Г. В. 阿列克谢延科：

对您在1959年7月18日第10-34/1893号来信的答复。

兹通报如下：极地海洋渔业和海洋勘测研究所原则上同意接收中国的2名实习专家秦

炳刚(Цин Бингуан)和吴业刚(У Еган)。

在这件事情上应当考虑到如下几点：

1. 实习捕鱼方法最好的时间是从10月底到(次年)2月，也就是用深度不同的探测器在北冰洋地区捕捞鲱鱼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有机会了解用漂网捕捞鲱鱼的方法和技术。

2. 了解用水声仪器搜寻、用探测器捕捞深水鱼的技术以及了解探测器的设计和试验方法可以在2月份到8月份进行。

3. 为了进入海洋，中国的专家们应当有相关的通行证。

同时请求把工作计划以及专家的赞助单位和费用的支付程序(无论是他们的生活费，还是对其提供服务的费用)告知上述专家。

全苏海洋渔业和海洋勘探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П. 莫伊谢耶夫

РГАЭ, ф. 9480, оп. 3, д. 1734, л. 128-129

№26589

米尔琴科的报告：在中国合作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计划

(1959年8月4日)

第28-643号

1959年8月4日

1960年中苏关于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计划

(项目Ⅲ/12)

在中国和苏联开发油田和天然气田的合理性及制定合理的勘探方法

批准。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院士，地质地理学分院书记

Д. И. 谢尔巴科夫院士(签名)

1960年中苏关于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计划

编号	项目名称	研究目的和项目主要内容	在中国的工作条件和状态	完成工作的清单和责任单位				备注
				中方	完成期限	苏方	完成期限	
1	2	3	4	5	6	7	8	9
Ⅲ/12	在中国和苏联开发油田和天然气田的合理性及制定合理的勘探方法	对中国各省油气含量的前景进行对比评估，这项任务的科学依据决策将确保选择合理的新油气田勘探方向，并快速提高勘探工作的效率。	拥有为数不多的地质学家团队，建成了一系列科研实验室和研究所。截至目前积累了大量个别地区勘探工作方面的实际资料。	提供相应的技术文件和样品（见附录九）。参与工作的单位有：地区性石油管理局和地质勘探管理局的所有科研机构、中国石油部地质勘探公司，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下属石油地质领域的科研机构及高校。责任单位：中国石油部石油工业研究院。	1960年12月31日	派遣专家进行联合工作。提供技术文件（见附录六）。参与工作的单位有：苏联地质和地下资源保护部石油地质研究院和石油地质勘探研究院，苏联天然气工业总局全苏天然气科研院。责任单位：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研究所。	1960年12月31日	
		一、研究地质层的特点和单个油气省份的油气含量特性，包括：准噶尔、塔里木、吐鲁番、柴达木、酒泉、鄂尔多斯、四川、贵州、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和华东。						
		1. 研究上述省份的构造地质学特点，关于油气含量前景、查明主要构造元素发展史、考察有可能形成油气的地带。	具有为数不多的地质学家，成立了一系列科研机构：实验室和研究所。目	参与工作的单位有：地方性石油地质勘探局的所有科研机构，中国石油部地质勘探公司，以及地质部和中国科	1960年第三季度	责任单位：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	1960年末	

续 表

编号	项目名称	研究目的和项目主要内容	在中国的工作条件和状态	完成工作的清单和责任单位				备注
				中 方	完成期限	苏 方	完成期限	
1	2	3	4	5	6	7	8	9
			前，积累了大量单个区域的实际勘探资料。	学院下属石油地质领域的科研机构。责任单位：中国石油部石油工业研究院。				
		2. 研究参与各省建设中含油气的沉积层中有开采前景的断面的地层划分。	已经收集并部分处理了一些实际资料，要求完成最终的处理。	中国石油部石油工业研究院在2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进行了下一阶段介形目和孢粉分析方面的材料收集和处理。 向苏方提交了5种样本(见附录九)。中国地质部和科学院相应的科研机构参与了此项工作。	1960年12月31日	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与全苏地质研究所将在1960年向中国派遣两位有经验的专家(其中一位是介形目方面的专家，还有一位是孢粉分析方面的专家)，作为学术出差，为期3个月。全苏地质研究所将向中方转交3种孢粉体样本，石油地质勘探研究所将转交3种介形目样本(见附录六)。	1960年下半年	
		3. 研究有效厚层和潜在有效厚层的沉积岩石学特点，包括地质标本采集者的主要类型	已预先培训了少部分岩石学家，对单独地区的实际资料	中国石油部石油工业研究院对实际资料进行进一步的收集和处理，在苏联专家的帮	1960年第三季度	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为对此项工作进行科学指导，在1960		

续 表

编号	项目名称	研究目的和项目主要内容	在中国的工作条件和状态	完成工作的清单和责任单位				备注
				中 方	完成期限	苏 方	完成期限	
1	2	3	4	5	6	7	8	9
		特点和恢复其沉积物时代的成岩环境。	进行收集和处理。	助下进行了最终的处理和系统化分类，并编写了报告。中国地质部和科学院相应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了此项工作。		年第四季度将向中国派遣了岩石学家和岩石矿物学方面的专家，作为学术出差，为期3个月。按照清单转交一份样本(见附录六)。		
		4. 对流体和岩石进行地球化学研究，结合石油母岩系中地沥青形成主要周期的结论。	中国地方人民政府石油工业研究院从1958年起开始着手研究，在该领域有水化学、地沥青学、荧光光谱分析方面的专业实验室。	中国石油部石油工业研究院将继续进行石油、地沥青类型的地球化学研究方面的工作，以及它们沿独立油气田分布的规律性。参与此项工作的有：地质部相应的机构和高校。	1960年第三季度	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在1960年第一季度将向中国派遣一位水化学方面的专家，在1960年第二季度将向中国派遣一位地沥青学方面的专家，作为学术出差，每人为期3个月，目的是与中国专家一同进行室内的资料处理，并编写报告。	1960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二、适用于中国各省探寻油气田的合理方法 1.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的油气省份做出地球物理学上	在中国已经积累了实际资料，可以计划采用油气田的合理方法	石油工业研究院与地区性石油地质勘探管理局及中国石油部地质勘探管理局的科研机构一起资料收集、系统化	1960年12月31日	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直接与中国专家一同参加电探法独立研究类型与合理性建	1960年年内	遵照中苏1959年的科学合作计划。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

续 表

编号	项目名称	研究目的和项目主要内容	在中国的工作条件和状态	完成工作的清单和责任单位				备注
				中 方	完成期限	苏 方	完成期限	
1	2	3	4	5	6	7	8	9
		的评价,并对个别地球物理学上的方法(地震学、电法勘探、重力测量学、磁力测定和放射线测量学)的效果做出结论。 2. 对主要的生产层进行地球物理学上的评定,并就采用的个别研究和诠释的方法(标准的电测井法、微电测井法、横向测井法、辐射方法以及对钻井进行研究的其他方法。)的有效性做出结论。 3. 用现行方法分析结构井勘探钻井,结合不同钻井类型任务精确划分效率,并对在整体地质工作中的作用做出结论。		归类和采用现有勘探方法分析,查明其效益,并计划采用电探法。中国地质部地球物理勘探科研所参与此项工作;中国石油部石油工业研究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进行最终的资料处理,并编制建议书。		议书的编制。向中国专家通报相同工作在苏联独立研究的情况。在1960年年内向中国派遣一位野外地球物理勘探法方面的专家,一位矿山地球物理勘探法方面的专家和一位地质学专家。作为学术出差,每人为期3个月。		产开发研究所在1959年末向中国派遣两位参与此项工作的辐射勘探法方面的专家(Ф. А. 阿列克谢耶夫同志和А. П. 格鲁波科夫同志)。

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M. Ф. 米尔琴科(签名)

ГАЭРФ,ф. 09493,оп. 1,д. 1060,л. 19 - 23

№13583

波采罗布致贝内迪克托夫函：提交赫鲁晓夫与尼克松谈话记录

（1959年8月10日）

绝　密

文本第2份

莫斯科，1959年8月10日

第01995ГС号

致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同志：

德里市

根据你们收到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在8月8日下达的指示电报，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今年7月24—26日进行会谈的谈话记录的英文本送给你们。

为了使你们了解情况并做出判断，把提及的上述材料的俄文本送给你们。俄语文本按规定应在大使馆销毁。

附上述材料112页。①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Б. 波采罗布

АВПРФ，ф. 090，оп. 21，п. 64，д. 1，л. 34

№24955

米哈伊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夏衍谈中国电影的发展

（1959年8月11日）

机　密

1959年8月11日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如下，今年8月4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的请求接见了他，并同他举行了会谈。

夏衍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电影展代表团的团长，他说，中国同志希望，首先对电影展进行良好的组织，营造友好的氛围，希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代表团能够团结。

接下来夏衍同志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苏中两国文艺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当相互直接地、公开地告知我们工作中的所有缺点，就像分享工作中的经验一样。中国同志希望在今后发展文化联系的问题上得到友好的建议。夏衍同志指出，这些联系在深化和具体化。但是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

当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的发展问题的时候，夏衍同志指出：中国艺术家是在"多、快、好、省"的口号下工作的，有时候忘记了为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而奋斗的必要性；在戏剧、电影和音乐方面也是如此。现在主要的着眼点在于高质量的电影、戏剧、音乐等等。1958年中国发行了103部电影，发行量就像苏联一样多，但是其中较好的或者说算得上好的大约有30部，中等的大约40部，有30多部被认为是较差的。因此，今年打算最多发行70—75部电影，以便保证电影的质量和思想艺术水平。

在中国的电影业中，目前导演的水平还很低，指挥还很缺乏。在艺术领域发展落后的是绘画和雕塑，周恩来同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今年8月份，中共中央将就文化问题召开会议，各省文化管理局的所有领导人都将会参加这次会议。

夏衍同志谈到了中国同志们关于1959年在莫斯科举办中国纪录影片和故事影片展的一些希望，他还请求帮助印制电影的副本。

8月6日同中国的同志们举行了第二次会谈。我们向他们通报说，中国同志关于中国电影展的所有愿望都会被加以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影片和科普影片展将在1959年8月25日到9月2日举行。

在展出计划中有如下影片：《星火燎原》、《卢西的生活道路》、《金鱼》、《庐山》、《北京的名胜古迹》、《苏州艺术展》、《儿童晚会》、《太阳在长江上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联合拍摄)、《地下宫殿》、《早春》、《盆景》、《珊瑚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影片展将在1959年9月29日到10月6日举行。展出计划中的影片包括：《党的女儿》、《红色的种子》、《护士日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飞行员保卫者》、《平凡的事业》、《老兵新传》、《风从东方来》(中苏共同拍摄)。

在举办影展的几天内我国荧屏上将会上演中国往年最好的电影作品(《祝福》、《女篮五号》等)。

电影展将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赤塔、乌兰乌德、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市举办。

中国同志们关于印制电影副本的请求也将被满足。

随后友好的会谈继续进行，在会谈中我阐述了苏联文化部工作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并讲述了苏共二十一大向苏联文化工作者提出的任务的完成过程。

中国的同志们也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特别强调说，他们的一项中心任务仍然是同艺术领域的修正主义作斗争。我们的敌人——修正主义者希望挑拨我们同苏联朋友们争吵，他们利用了"百花齐放"的口号。夏衍同志说，在这一口号上他们有自己的盘算。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关于社会现实主义的讨论。但是中国的革命文学和艺术早就应当追随这种方法。

夏衍同志特别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社会现实主义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这一口号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必须修正他们对社会现实主义方法的不正确的理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把现实主义理解为自然主义——没有梦想和想象。因此我国经常会出现一些枯燥的、公式化的作品。

夏衍同志在最后说，我们党的领导人特别关注文艺问题，指出必须把思想性同高度的艺术性结合起来。

苏联文化部部长

H. 米哈伊洛夫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307，л. 44－46

№25249

普希金与张伟烈谈话纪要：请求苏联提供防空导弹及使用技术

（1959 年 8 月 27 日）

摘自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8 月 27 日

第 2129/ГС 号

绝　密

文本第 33 份

普希金与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张伟烈的谈话记录①

……我应张伟烈的请求接待了他。

……

……过去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飞机侵入了大陆领空进行空袭，使用了美国生产的RB-57D型军用飞机。今年6月，有两架飞机还侵入了北京的上空。由于这些飞机的飞行高度太高，解放军空军无法进行拦截。

……为了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之际保卫首都北京的安全，刘晓大使于7月7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致信苏联政府，要求其提供防空导弹和使用技术。……并要求在1959年9月15日前交付。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 普希金

АВПРФ，ф. 0100，оп. 52，д. 5，п. 442，л. 35

№25250

扎夏迪科与习仲勋谈话纪要：中共八中全会及中国状况

(1959年8月28日)

机　密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А. Ф. 扎夏迪科与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的谈话记录②

1959年8月28日

……

此外，习仲勋同志主动地详细阐述了中国当前形势的一些问题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次全体会议的成果。他指出，现在，尤其是八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形势正在转好。习仲勋提到，八中全会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对 1958 年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过高指标进行了修正，二是降低了 1959 年国家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习仲勋回顾了 1958 年国家经济发展的过高指标，并表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已经感到其目标是过于超前了。根据习仲勋的解释，鉴于当时群众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所以没人能对那些制定出来的指标进行客观的反思，因为那样做可能会造成非常消极的影响，但现在是时候做出相关的纠正措施了。

习仲勋继续讲道，当 1958 年全国开始"大跃进"运动时，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些不相信本国实力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这些同志认为要想在几年之内到达那样的钢铁产量增长是不可能的，也不相信整体经济会出现大幅增长。

习仲勋说，随后又出现了一些说人民公社的建立是件坏事的同志……

习仲勋继续说，人民公社的巨大活力和优势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尤为明显的是，"在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公社遭受了失败"……

习仲勋不止一次提到，右倾机会主义者们正是利用了眼下遇到的困难，不仅反对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和人民公社，事实上也在反对党的总路线。

习仲勋说，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团结。

习仲勋还提到，我们必须承认，1958 年我们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原则方面的确犯了一些错误。你当然明白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将人民公社确定为农村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时，就对人民公社提出了一些问题。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就是一个例子。从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将小集体整合成大集体"的原则。然而在建立公社的运动中，许多的超前行为得到了允许。分配领域中出现的类似超前行为也得到了允许——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得以确立。但是，这只存在了短短几个月。1958 年在郑州的会议上毛泽东就已经指出了类似的错误，并要求采取坚决的措施来修正这些错误。右倾机会主义者们都知道，党在八中全会召开前的 7 个月里的确对这些错误进行了一些修正工作。

习仲勋再次强调，采取这些措施的确改善了全国农村各个经济领域的状况。

他进一步表示，我们认为"到了今年秋天，情况会有进一步的明显好转，而到了 1960 年上半年，全国的情况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善"。习仲勋笑着说，在他看来，"现在苏联同志可以对我们放心了"。

A. Ф. 扎夏迪科同志回答习仲勋说，我们苏联人对中国同志始终是非常放心的……

在进一步谈到中国面临的食品供应困难时，习仲勋表示，1958 年的农业实际上取得了大丰收，但是庄稼没有被得到很好的收割。除了你们已经知道的那些情况之外，食品供应困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农民被灌输了"吃饭吃到饱"的理念，他们认为如今食物要比过去多得多。习仲勋还表示，我们当然一直在研究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们了解类似错误的可能后果，但我们没能避免这些错误在中国发生。

在回答扎夏迪科同志的问题时,习仲勋表示中国的工业企业在实行计时工资的同时,也引进了计件工资的制度。他强调,我们现在在那些适合的领域实行计件工资制,而在那些无法实行计件工资制的领域仍保留了计时工资制。

……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2, д. 5, п. 442, л. 36 - 41

№13585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

(1959 年 8 月 29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 年 9 月 7 日
第 321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苏联大使贝内迪克托夫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9 年 8 月 29 日

8 月 29 日,我应邀参加了使馆武官 Г. 帕夫洛夫上校举办的招待会,在那里遇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并询问了他对印中边境事件的看法。

他对我说,8 月 25 日两名印度士兵靠近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一个名为郎久的边防哨所并向其射击。当中国军队开枪还击之后,印度人便扔下武器和一名被打死的士兵逃走了。8 月 27 日,中国向印度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而印方也于 28 日就这一问题向中方提出了反抗议。稍后在与我的翻译交谈的过程中符同志又说,(印方)挑起这一事件的目的之一便是迫使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对此,中国是不会同意的。

接着,符同志对我说,据他所掌握的资料显示,前不久阿尤布-汗给尼赫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两国)签署盟约以保卫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在苏联或中国对印、巴两国实施侵略的情况下,巴基斯坦将向印度提供军事基地并与之相互交流军事情报。符同志还说,他

(阿尤布-汗)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压力。我对符同志说,我手中也掌握了类似的资料。我还告诉符同志,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显示,阿尤布-汗为了说服尼赫鲁这样做,甚至不惜以搁置克什米尔问题为交换条件。关于阿尤布-汗的来信,尼赫鲁已与潘特和捷萨伊进行了讨论,似乎后者并不反对信中所提出的建议。符同志说,9月1日在与尼赫鲁会见时阿尤布-汗还可能会提及这一问题。符同志继续道,据他所获得的情报,尼赫鲁已在内阁会议上公开了这封信的内容,但并未说明自己的意见,该信也没有在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符同志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即印度报纸上关于印中边境事件所发出的鼓噪,印度国会中所提出的各种挑衅性问题和喀拉拉事件均表明,某些势力正希望促使印度脱离中立立场并将其纳入某个侵略性条约之中。所有这一切均证明,印度右翼势力正在进行积极活动并向更具侵略性的方向演变。

接下来,关于不丹问题,符同志说,在关于西藏的问题上印度已丧失了自己的立场,此外他还极力试图将作为主权国家的不丹当作自己的保护国,并以中国的侵略为借口对后者实施恐吓。符同志指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对不丹总理所发表的声明给予关注,后者在声明中一方面对尼赫鲁所做出的——在中国实施侵略之时印度将会为不丹提供保护——承诺表示欢迎,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止一次地声称不丹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符同志所掌握的资料,不丹总理则倾向于与印度交好,但国王却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倾向于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符同志认为,不丹总理要想推行亲印度政策也并不太容易。

我对符同志说,不丹希望与一系列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前不久,一位亚洲国家的大使曾向我通报道,不丹总理在9月初访问印度期间可能会在尼赫鲁面前提及此事,也可能向我们(苏联)驻印度使馆提出这一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经济参赞拓(Ta)同志对我说,中国决定不参加1959年12月份在印度德里举办的世界农业展览会。他说,中方已通知印度,中国之所以不参加是因为中国正忙于节日庆典的准备活动。而实际原因在于,中国政府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参加展览会一定不会取得所希望的结果。

此次会谈的译员为俄国使馆一级见习翻译 A. 阿加皮耶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90, оп. 21, п. 64, д. 5, л. 115 - 117

№13590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

(1959年9月9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9月14日
第347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苏联大使贝内迪克托夫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9年9月9日

9月9日，我在保加利亚公使处举办的招待会上遇见了符同志，他向我通报了如下情况：

他说，他刚刚从印度外交部回来，周恩来同志托他向(印方)转交一封关于印中关系的信件。据符同志说，该信总结了印中关系的历史，并断言即使在1913—1914年间的西姆拉会议上中国也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符同志声称，在1921年以前中国出版的边疆区地图与印度和英国的地图还几乎没有区别，但稍后印度人和英国人已开始有意地对其出版的地图进行改动。符同志还说，中国准备与印方举行谈判，并就一些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问题签署临时性协议，以便恢复边境的安定和在双方详细准备之后再最终解决边界问题。据符同志说，虽然中国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人从来也没有破坏过这条所谓的印中边界线，反倒是印度人越过了这条界线和侵犯了中国领土。符同志继续说，该信件要求印度人必须将自己的军队撤出中国领土，这样才可能大大地缓解印中间的紧张局势。

据符同志说，中印间的冲突事件只有一次，而所有其他关于印度侵略的报道均纯属杜撰。他认为，其他所有报纸上的鼓噪和在印度议会中所提出的问题均表明，在印度存在着这样一些人，其试图使印度脱离中立立场并被纳入某个西方侵略集团。可能，这只是他们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即首先破坏印度与中国、苏联和所有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进而促使印度与美国结盟，而后者将向印度保证——确保印度与中国和苏联的边界安全。也可能，印度的一些社会集团之所以要破坏印中关系，只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印度。总之，符同志认为，周恩来同志给印度政府的信件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反动派，加强了进步力量。符同志说，周恩来同志的这封信很快将对外公布。

据符同志说，昨天印度驻伊朗大使T. K.考尔又到他那里来了一趟，而在前段时间造访

他的还有其他一些印度著名人物，如克里斯纳·梅农①、拉达克里希南②主席等。虽然这些人中有一些来是想向中国施加压力，但大多数还是怀着一个良好的目的，那就是希望印中关系得到改善。符同志继续道，正如周恩来同志在自己的那封信件中所言，印度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的任何企图只会导致中印紧张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而印度自己最终什么也不会得到。

符同志还向我通报道，他打算明天第六次向印度外交部递交抗议书，原因是印度出现的针对中国驻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代表处的示威游行。

符同志认为，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上，而且在印度的报刊上，要对反动势力——纳里扬、克里帕拉宁等以应有的反击和驳斥。

此次会谈持续 1 个小时，翻译：使馆一级见习科员 A. 阿加皮耶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0，оп. 21，п. 64，д. 5，л. 129 - 131

№23036

齐米亚宁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状况和苏中关系

（1959 年 9 月 15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
（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面积大约为 990 万平方公里，根据 1953 年 7 月 30 日的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为 601 938 000 人。现在中国大概有 650 000 000 人口。

---

① 克里斯纳·梅农，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编注

② 拉达克里希南，时任印度副总统。——编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就其实质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立法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的执行机构是国务院。全国自上而下的地方权力机构都由选举产生,并设有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

于1921年7月1日成立的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社会制度的领导力量。到1958年年中,中国共产党拥有1 272万党员和预备党员。中国共产党在各行政区、工厂、机关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都设有组织。中国共产党利用如下社会组织同群众保持联系:工会、全国……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付诸了巨大努力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在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涉及到各个阶层,这些运动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运动(1950—1952年,1955年),支援朝鲜反对美国的运动(1950—1953年),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浪费和反对贪污)和"五反"运动②,在1957年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开展了整风运动。

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推行了根本的革命性的改造,比如,推行了土地改革(于1952年底结束),在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贸易领域和手工业生产领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在国内采取了这些措施,恢复时期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并且开始了广泛的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工农联盟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居民的政治觉悟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某些阶段的经验估计不足,是由于中国朋友们在思想理论方面不够成熟,这特别反映在经济问题的解决方面。

现在,特别是在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朋友们采取了新的方针,以便改变状况,消除不足。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

在1949年之前,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占农村人口不足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70%—80%的土地,占中国农村90%人口的贫农和中农只拥有20%—30%的土地。在工业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外资本。到1937年,中国的国外资本大约占国内总资本的7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在1950年通过了关于在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那些地区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这次土地改革于1952年结束……

……同1946年相比,1949年煤的开采减少了2倍,生铁的产量较少了14%,钢的产量减少了16%……的生产减少了20%。农业生产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战前相比,1949年的

---

①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均以省略号标记。——译注

② "五反"运动的目的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产。——原注

粮食生产减少了78%，棉花的生产减少了52%，耕作牲畜减少了16%。

在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年遭受战争摧残的经济恢复到了战前的最低水平，在一些方面还超过了战前水平。中国的朋友们决定利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不惜任何代价使中国摆脱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局面。为此，中共中央在1952年颁布了早先制定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据此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该计划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总路线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五年计划期间进行了……多项工业项目的建设。由于大部分大型工业企业都已投入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的性质开始逐步发生变化，建立了诸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制造这样新的工业行业，建造了生产电子设备的企业等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总量增加了大约25%，1957年为60.3亿元。在这一时期粮食的总量增加了20%。

在恢复时期，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最初是通过建立生产互助队(有常设的和临时的)，然后是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低级合作社)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98%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其中96%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合作社。1958年初，中国又开展了一场运动来巩固已经组建的合作社，后来这些合作社被合并进了人民公社。

……

由于顺利地完成了经济建设的任务，同时由于在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57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占据了89%，而1952年它们只占据20.5%，而国家和私人混合所有的经济成分占据8%，而在1952年它们占据了0.7%。因此，社会主义工业经济成分以及国有资本经济成分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贸易和手工业企业几乎完全被改造成了国家私人所有的和合作化的企业。在农村推行合作化的结果是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现在在国家和私人所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前工厂主可以保证每年得到他们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入股资本的5%，而不再是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获得25%的利润。

按照中国同志的看法，1958年中国存在非常有利的局势，以便考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对"大跃进"期间的农业生产评价的不足，由于没有考虑到在粮食收割期间分出大量的劳动力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以及由于1958年的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损失，1958年农业生产的数据被定得过高(粮食1.25亿吨，棉花121万吨)。根据中共中央在1959年上半年的指示进行了检查，确定了粮食生产的指标。粮食总产量被确定为2.5亿吨(比1957年增长35%)，而棉花的总产量为210万吨(比1957年增长

28%)。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投资为223亿元,比1957年增加77%,这些投资几乎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总投资的一半。1958年建设了大约1 600个大型企业和采矿企业,其中完全建成或部分建成并且投入生产的大约有700个项目,也就是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建成和投产的企业多168个。

根据中国报刊公布的数据,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比1957年提高了6.7%,其中,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9.7%。

同时应当指出,正如中国的朋友们所承认的,1958年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困难,正如周恩来在1959年6月27日对苏联专家所说的,这些困难主要是由于建设速度过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对一些质量指标评价的不足引起的。

在中国的经济中出现了一些部门之间比例失衡的现象,开始感到工业原料的不足,许多产品的质量都降低了。允许加快小型冶金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物力和人力的分散,导致了日用品生产的急剧减少。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的是,在1958年下半年建设了90多万个小型冶金企业,吸纳了8 000万—9 000万农民。如此多的农民在农忙期间不参加农活,导致了一些地区的庄稼没能完全收获。这种状况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人民公社对产品的需求急剧增长,对粮食收购工作的关注不够,大量的新的劳动力流入城市等)导致了对市民和工业中心的饮食,特别是肉食和蔬菜的供应出现了重大问题,致使供应经常中断。

1958年中国报刊就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残余"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对经济建设领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农业方面的表现是平均主义盛行,在工业上的表现就是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废除了计件工资的制度,而这一制度作为在物质上进行刺激的一种形式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消除计件工资制度是1958年全国平均工资比1957年降低7.1%的一个原因。

1958年国内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增加了208万人,到年底又增加到了450万人。正如中国的朋友们所承认的,是没有必要增加这么多的新的工人的。工业领域多余的工人大约为800万人。从1959年起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把一些工人和职员遣返到人民公社,在上半年遣返的人数大约为450万。

由于出现的局势,中共中央紧急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消除出现的困难。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些部门比例不平衡的现象,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建设工作的质量,对技术标准进行严格的监督,改善运输工作,保障居民食品的供应以及一些地区必要的物质技术资源的供应,扩大地方日用品企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等。近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反对物质利益原则,并进行宣传说,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主要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一些企业重又实行计件工资制。

在农业领域,1958年中国朋友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把所有的物力和人力都动员起来加快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此在1958年开始了深化合作化的运动……提出了把公社变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单位的口号,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农民的

所有私人财产公有化，归各级公社集体所有，把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公社，废除农民劳动中物质利益的原则(在公社中实行免费就餐，这在事实上意味着平均主义)和自愿的原则，对于日常生活广泛的集体化没有进行应有的组织和准备(在公社建立宿舍、食堂等)，过早地把地方的权力机构和公社的管理机构相合并。在组织公社期间允许在实践上推行“军事化劳动”，这就加剧了单纯的行政化。

此外，1958年在农业生产中毫无根据地缩减了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却增加了作物的播种密度，同时对简陋的灌溉设施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的作用估计过高……

……解决了关于人民公社财产的所有制形式(在人民公社中主要的所有制形式是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现在是主要的生产单位。对公社中的生产和劳动的组织问题进行整顿，其中包括保留按劳分配的原则和能够保障农民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曾被以前的农业合作社所接受。同时，应当注意，在关于公社成员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上，中国的朋友们尽管考虑到了必须减少收入分配中通过提供免费就餐这种分配的比重，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公社中的免费就餐制度应当保留下来，正如彭真在今年8月份在发给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件中所指出的，这一分配的比重不应超过30%，最多占公社社员收入的40%。

可以发现，1959年上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继续得到了发展和增长。工业的总产值为729亿元，也就是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5%，生铁的产量增加了2.6倍，钢铁产量增加了66%，煤炭的开采增加了2倍，发电量增加了55%等。这一时期的粮食总产量为……

……何况，14种最为重要的工业品的生产计划到1959年上半年才完成不到40%(钢、轧钢、化肥、电子设备、糖、植物油等)。次品的比率很高(比如，1959年第一季度生铁的次品率为41%。在6月份为22%)，没有完工的生产增加了，生产出了一些不配套的设备。计划中新投入生产的生产能力没有达到，其原因是物资的分散以及主要的建设物资(水泥、金属、木材)不足。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中国农业的发展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根据官方的数据，3 400万公顷的农田，也就是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农田都遭受了水灾、干旱和其他的自然灾害。畜牧业领域的形势也极为严峻。今年7月1日猪的头数从1.6亿头减少到了1.3亿头，家禽的数量从1959年1月1日的4.9亿只减少到了3亿只。

所有这些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这些消极现象在1959年未必能够消除。

中国的朋友们决定对早先批准的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重新进行审议，降低一些标准……

……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1959年的发展计划作了如下的调整。工业总产值从1 650亿元缩减为1 470亿元，农业总产值从1 220亿元缩减到738亿元，(看不清楚)总投资从270亿元缩减为248亿元，钢材的生产从1 800万吨减为1 200万吨，煤的产量从3.8亿

万吨缩减为3.35亿万吨,粮食总收购从5.25亿万吨缩减为2.75亿万吨,而棉花的收购从500万吨缩减为231万吨。其他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指数也被缩减。

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中共的总路线问题和消灭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右派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上就党的路线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可以发现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反对中共中央政策和领导的集团。该反党集团的成员利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的、并且已经得到克服的不足和困难,来反对在国内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反对建立人民公社,反对在经济建设中发动群众运动,反对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该反党集团还企图剥夺毛泽东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谴责了反党集团的行为,该集团的成员有:彭德怀(前国防部长)、张闻天(前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黄克诚……

……结果小学和中学学生的数量增加到了9 800万人,高中的学生数量增加到了……(1949年有2 500万名小学生和中学生,11.8万名高中生)。就消除文盲开展了大量工作。但是到1957年全国78%的居民仍然是文盲(解放前90%的居民是文盲)。

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工作中存在一些重大的不足,并且在1956—1957年的高等教育工作中犯了如下一些错误,比如不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科目进行系统的学习,取而代之的是对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以及中共中央的一些主要决议进行学习。1957—1958年,在没有从新知识分子中补充足够数量的干部的情况下就开始不加区分地对旧的、有经验的高校教师进行批判,并把他们逐出大学。可以发现大学生的生产活动增加了,但是这对学习带来了影响。所有这些都还导致重点培养的年轻专家的政治和理论水平急剧降低。

现在中共中央正在改正这些缺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校中再次开始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9年中国提出了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实现文化和技术革命的口号。刘少奇在同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谈话中说道:"这项任务是非常重大的,也是困难的,因此在得到苏联应允的情况下中国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没有这些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实现任何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

……到现在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同33个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南斯拉夫、14个亚非国家和7个西欧国家)。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得到了以色列的承认,但没有同该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得到了……、马来亚联邦和……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到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世界9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而其对外贸易额达到了128亿元。同19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文化和……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6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社会主义国家的)和46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加了一些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外长

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这些会议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和全世界的国际威望都增长了。但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仍然被蒋介石分子所占据。在美国的影响下，联合国大会年复一年地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甚至拒绝把这一问题纳入会议日程。在最近的一次联合国第十四次大会上有29个国家的代表团赞成，44个反对，9个弃权。中国朋友们强调说，中国人民不能为了加入联合国而接受任何侮辱性的条件……为此还开展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这一斗争现在被看作是中国对外政策方面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同志们进行了一些非常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导致了中国和南斯拉夫关系的恶化。中国朋友们在一些场合指出，他们的考虑是，不能承认南斯拉夫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并且表示，不愿参加有南斯拉夫参加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会议。

1956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苏联政府关于苏联今后发展和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发表声明之后，中国同志们对他们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评和研究，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他们关系中的摩擦和误会。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包括改善了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相互关系，消除了众所周知的1957—1958年间中朝关系中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注意加强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

在所有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关注的是亚非国家。中国朋友们对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帮助，以便促进这些国家向中立的方向发展，割断他们同美国的联系，并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埃及，并且坚决支持中东和近东的民族解放斗争，对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同叛乱者的斗争给予了道德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持，对其他的一些亚非国家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支持印度尼西亚关于归还西伊里安的要求，支持印度对果阿地区的要求等等。但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公开说明支持哪一方，中国朋友们保留了自己的立场，看起来是为了以此既对印度，也对巴基斯坦施加影响。在同亚非国家的关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亚非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关于亚洲国家的和平和安全问题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在1954年的日内瓦外长会议上，周恩来对尼赫鲁在前不久提出的“和平地带”的思想表示了支持。1954年年初，中国的朋友们向尼赫鲁提出了关于在亚洲建立安全地带的问题。但是遭到了尼赫鲁的拒绝，他们指出了一些亚洲国家面临的国际局势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内局势，对在当时的情况下正式建立无核区的建议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并建议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同志们然后提出了支持在亚洲建立无核的自由和平地带，缔结集体和平公约的想法，但同时他们认为，缔结的和平公约应当是最一般的形式。

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一些亚洲国家共同支持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在远东和整个太平洋地区建立和平地带，首先是建立无核的自由地带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在这些地区建立无核地带的思想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正式声明，对这一建议表示支持。在这个问题上，1959年1月18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二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谈话中表达了如下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在亚洲组建和平地带,并且这一地带已经建立。他说:“我们希望,这一和平地带能够持久存在,并扩大到整个亚洲。”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亚洲国家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担心。这种担心不仅存在于……而且还由于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在东南亚国家有 1 200 多万中国移民,迄今为止,中国同印度和缅甸的边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西藏事件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带来了影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印度的关系恶化了,印度官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在事实上同西藏反动的叛乱有着直接的关系。近来发生的中印边界事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印度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在 1957—1958 年印度人经常挑起边界事端,以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压力,但是中国政府不急于解决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并且表示,支持在有争议的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保持现状,不允许帝国主义分子利用这些问题进行挑衅。但是,亚洲局势现在发展的性质是,边界事件发生了越来越大的政治效应,并被敌人利用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被美国所利用,美国的目的首先是迫使印度重新考虑其对外政策方针。西方大国和亚洲反动派尽力利用西藏事件和边界事件来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望。所有这些都给中国朋友在同中立国家的关系中制造了更多的困难。

中国政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便同那些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建立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考虑到这些国家由于对美国和英国处于依附地位而面临的一些困难。因此中国朋友们致力于在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建立半官方的和非正式的关系,把这看作是建立正式关系的第一步。

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朋友们特别关注日本,他们把日本看作是“一个隐藏的帝国主义国家”。在 1954 年苏、中就同日本的关系问题发表联合宣言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加了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困难,以便使日本脱离美国,使中国朋友们失去了他们本希望在日本国内得到的部分支持,使他们对日本国内局势进行影响的可能性受到了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处理同任何一国和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的关系的时候都考虑到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两个中国”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美国、英国和日本较为盛行。(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越来越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其原因首先在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巩固及其国际威望的增长,越来越明显的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越来越推行不下去了。)中国朋友们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图谋,这一图谋的实现将会为国外永久占据台湾提供条件。他们强调说,中国人民不同意任何使台湾“中立化”的计划,使其受到托管,或者建立“独立的”台湾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同任何一个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国家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且推行的是拒绝参加有蒋介石政府参加的国际组织的政策和措施……

中国朋友们的考虑是,事实上台湾问题不会在数年内解决。现在他们为自己制定的任

务是，为将来解放台湾创造条件，并利用台湾问题来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阴谋，加剧美国和蒋介石的矛盾。为此，早在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开始参与中美大使级谈判，这一谈判持续至今。中国朋友们在政协谈判中的主要议题是，美国应当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并撤离台湾。1958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采取了"惩罚性的行动"，企图使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政策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最初，中国朋友们打算解放金门岛和马祖岛，但是他们在10月初改变了战略，因为他们认为解放沿海岛屿的问题和解放台湾的问题应当同时解决，这样较为妥当，尽管解放的时期会被推迟。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不仅仅应当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向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应为动员国内人民创造条件。但是，应当说，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上，中国朋友们的考虑不周，无谓地使这一地区出现了紧张局势……

……在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与此同时，应当指出，中国朋友们在1957—1958年的对外政策上有些失算，这些失算显然是由于中国当时众所周知的国内生活而对自身的力量评价不足的结果。在理论层面的反应就是，毛泽东提出了"所有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都是'纸老虎'"和"不怕牛鬼蛇神"的口号。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以及在台湾海峡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在事实上也表现了这一点。对于亲美的反动派在老挝掌权，中国朋友们对印度支那地区形成的政治局势的评估明显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老挝的消极态度还在于老挝反对派后来对国内进步爱国力量的镇压，这引燃了老挝的国内战争。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欧洲事务很少表现出兴趣，甚至对于一些关于整个亚洲的重大问题也不够积极。看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时期特别忙于国内生活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如下看法在中国非常普遍：因为时间在我们这边，一些困难问题的解决可以推迟到局势较为有利的时候进行。

三、苏联与中国的关系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坚定采取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相接近的政策。1949年6月，毛泽东声明："在国际关系中他们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阵营的一边，他们应当希望从这一阵线，而不是从帝国主义阵线得到真正的帮助。"

1949年12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了莫斯科，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和大连旅顺的协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经济贷款的协议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1950年4月19日签署了苏中贸易协议，就过境运输问题签署了秘密备忘录。所有这些文件都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行广泛和全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谈判的结果是于9月15日达成了关于苏联无偿把中长路的权利转交给中方的协议以及由于远东局势的加剧延长苏联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期限问题的协议，还签署了关于在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组织直接的铁路运输的三方协议以及关于在种植橡胶树问题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帮助的秘密

协议。……

当我们讨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初3年间苏中关系发展中的总体成就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双方关系中有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利益的一些消极因素。这反映在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一些协议中,例如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关于禁止外国人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的协议,关于建立苏中联合股份公司的协议以及1950年6月1日签署的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元和卢布的汇率的协议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

从1953年开始,苏方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完全消除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苏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因为这种状况妨碍了以完全平等、互助和信任为基础的苏中关系的顺利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废除了上述协议中不符合兄弟般友谊精神的协议,或者对这些协议重新进行了审议。1954年10月,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对于在两国之间建立更加紧密、更加信任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访问的结果是,双方就苏中关系和国际局势问题、就他们对日本的关系问题签署了联合宣言。此外,双方还签订了关于苏方将苏中科技合作联合股份公司苏方的份额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关于建设兰州—乌鲁木齐—阿克斗卡铁路的协议、关于建设集宁—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等等。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进一步改善苏中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次会议创造了一种气氛,有益于更经常、更友好地相互坦率地交换观点。中国朋友们开始更公开地谈论他们的计划和困难,同时还(站在一种友好的立场上)就苏联机构和苏联专家的工作以及其他有关苏中关系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

中共中央完全赞同苏共就消除个人崇拜及其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反苏和反共宣传的局势下,中国朋友们坚决回击了那些企图把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当成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的人(《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尽管没有公开说出,但在对斯大林的活动进行评价的时候,他们同我们的立场却并不一致。稍后,中国同志们重新检讨了他们对于斯大林的作用进行的评价,这反映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发表的讲话中。当时他说过:“……总的来说,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现在我们同苏共的看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对斯大林的错误给予了批判性的分析。

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中国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与此相关,中国的出版物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对苏联哲学界、自然科学界、文学艺术界一些作家的著作以及有关学术观点进行批评。对于那些歪曲苏联,发表反苏言论的右派而言,这事实上是火上浇油。右派分子指责苏联没有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并断言,苏联的援助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是低水平的。他们还宣称,苏联没有偿还从东北掠走的设备的费用;还坚持说,苏联正在为朝鲜战争中援助的武器向中国榨取钱财,而中国志愿军在那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大量鲜血。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是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他们当时

正在准备揭穿右派分子的假面具，以便对其所有言论发动一场决定性的反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右派分子发出了叫嚣，中国朋友们却从来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

中国对苏联政府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声明非常满意。1957年1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签署了一项苏中联合声明。这份声明强调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一致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因素，声明还驳斥了关于"苏共与中共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而进行斗争"的毫无根据的流言。根据这一声明，苏联研究和采取了一些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便今后在平等、互利和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发展苏中友谊和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内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在今后巩固同苏联的友谊和合作，这就是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活动。苏联在国内成立苏中友协对中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1957年，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磋商，探讨了有关世界局势及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状况和具体问题。中国朋友积极参加了19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的筹备活动。当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满意地谈到这些磋商的成功经验，并表示中国同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再次就有关事务共同进行讨论。

苏联就改革国民经济的领导而采取的措施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全力支持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和其他各次全会的决议，虽然中国报刊并没有对这些会议的决议做出官方评论或反应。在向中共中央详细解释了同反党集团有关的活动之后，中国朋友们开始更加坚决地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言论。毛泽东在莫斯科宣称："如果莫洛托夫的路线在苏共中央获得胜利，那么，这不仅会给苏联，而且会对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带来危险。"

考虑到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和帝国主义者的宣传攻势，鉴于他们试图利用1957年中国进行的几次思想战线的运动，特别是"百花齐放"运动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的发表，来分裂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紧密团结和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领导地位。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向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讲话时非常明确地谈论了(1957年11月)，关于这一点，在同南斯拉夫的代表进行会谈时以及在中国政府代表团会见波兰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代表团时，都谈论了很多。1959年，中共中央在讨论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澄清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的提法的建议之后，再次肯定必须长期维护这一提法。

苏中之间的持久关系和牢固友谊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中东国际危机时期和1958年夏天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中，这一力量都发挥了强大作用。在那一年中，苏中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是7、8月间赫鲁晓夫同志和毛泽东在北京的会见，那次会见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在会谈期间讨论了一些关于苏中关系，其中包括

关于军事合作的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在讲话中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意味着对苏联的攻击,这一讲话受到了中国的感谢和高度赞扬。对于我们做出的在中国遭受核打击的情况下苏联愿意提供核反击的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感到非常满意,并且也表示,在苏联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球的任何地方向苏联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和苏共中央的一些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能力的报告,关于减少在华的苏联专家人数和取消苏联顾问制度的报告,关于苏共中央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党纲草案的态度的报告等,都在政治上取得了重要的结果。

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在实践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当指出,在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提纲发表之后,在二十一大召开期间,中国朋友们虽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总体上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同时却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理论部分,并且认为那些部分仅仅是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的。

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1958 年 5 月)制定的文件以同样的论调谈论了关于反对“迷信外国”和激发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同时宣称“大跃进”的实施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会议使得中国的部分领导干部骄傲起来。他们开始过分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并且对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越来越冷淡了。有些人开始宣称,苏联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停留的时间太长了,而中国则正在飞速地奔向共产主义。对于苏联实行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度等,中国报刊都相当积极地开展了批评。一些文章的作者还把公社和集体农庄的实质对立起来。

后来,随着对代表大会材料的研究,同时由于在组织人民公社和推进“大跃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苏共二十一大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比如,关于建立物质技术基础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意义问题,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的作用等问题。

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解释,但是在中国进行“大跃进”和组织人民公社的时候,苏共的这些原则立场都被忽视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报告以及随后他的发言)。苏共的这些立场帮助了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够正确估计形势,改正已经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苏中友谊持久巩固的声明扫清了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宣传,这些宣传企图使我们两国互不信任,对苏中关系进行挑拨。

在 10 年期间,苏中经济合作发展顺利。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额从 1950 年的 23 亿卢布增加到 1958 年的 61 亿卢布,也就是增加了 2.6 倍。在苏联的对外贸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占据第二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后。苏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占据 45%。根据 1959 年的计划,两国的贸易额为 74 亿卢布。

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正在建设的大型工业企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根据协议,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完成、在建和将要建设完成的企业有 300 个,这还不包

括苏联提供科技援助，并且这种援助起到了重大作用的数千个企业。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恢复和大规模扩建了鞍山冶金联合加工厂，武汉和包头冶金联合加工厂正在建设中，沈阳机床制造和光缆工厂即将投入生产，长春汽车厂、哈尔滨蒸汽涡轮厂、锅炉厂和亚麻联合加工厂，屏南5号矿场和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轴承厂和矿山机械厂，佳木斯制浆造纸联合工厂以及其他许多现代化大型工业企业已经投入生产。从1950年到1959年6月1日，苏联帮助完成的设计工作、援助的设备和派遣的苏联专家的费用共计52.3亿卢布，其中供应的设备价值43.4亿卢布，提供的技术援助价值8.88亿卢布。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科技合作的基础是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协议以及……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还开展了文化合作（1956年7月5日签署的协议），苏联帮助中国培养了一些科技干部，苏联接受了7 000多名中国专家到苏联进行实习，1950—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了6 561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到苏联学习。

对过去10年苏中关系进行的分析证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牢固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并且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这些友好关系和合作关系每年都不断扩大和加强，是今后增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加强它们之间的团结以及巩固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M. 齐米亚宁（签名）

ЦХСД，ф. 5，оп. 30，д. 307，л. 49 - 79

№20636 - 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期待赫鲁晓夫访问朝鲜

（1959年9月18日）

1959年10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9月18日至10月5日

第 250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9 年 9 月 18 日

休假回来后,我拜访了金日成同志,并与他有过一次时间超过 1 个半小时的谈话。出席座谈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崔庸健和南日。

向金日成转交了苏共中央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是我随身带来的)。信中告知的是苏联党政代表团的人员组成,该代表团应朝鲜朋友的邀请将于今年 10 月初被派赴朝鲜。

了解来信的文本内容后,金日成说了下面一番话: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了一个很好的、威信很高的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为此,我们非常感谢和感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朝鲜人民非常高兴和迫不及待地期盼着赫鲁晓夫同志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的来临。苏联代表的来朝访问将会更大地鼓舞我国的人民在朝鲜北方继续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会有益地影响到南朝鲜居民对我们的共和国的好感的增长。

我们不知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能在我们这儿待多久,但我们希望他和代表团成员能尽可能多地看看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其他组织;能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谈谈。我们非常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在了解我们的国情后能对我们讲讲他自己的观感,能给出一些好的建议和要求,能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

金日成问,代表团什么时候抵达平壤以及能在朝鲜逗留多久。同时,金日成说:"我们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及代表团成员能在我们这儿至少待上 10 天。"

我回答金日成说,因为现在赫鲁晓夫同志正在美国,回到苏联之后就要到中国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他在中国的逗留时间又尚未确定,所以现在难以说出我国代表团抵达朝鲜的日期。这事稍后就会办到的。至于逗留的时间,那么众所周知,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员的会谈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想要更近距离地了解朝鲜人民的生活、工作和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情况。但是,由于他非常忙,所以正如我在莫斯科时人家预先告诉的那样,赫鲁晓夫同志未必能在朝鲜逗留超过 5—7 天的时间。

金日成说,他们很清楚地想象得到赫鲁晓夫同志的时间有多么忙以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正在进行一件对全人类来说有着多么特别重大意义的巩固全世界和平的事业,尤其是在美国逗留的这些日子里。但他们还是敢于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尽可能地在朝鲜待得久一点。同时金日成说,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H. C. 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威望如此之高的苏联党政代表团是第一次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访问。接着金日成说,如果仔细查阅一下我国的历史,那么以前根本就没有任何俄罗斯的政府代表团到朝鲜来过。金日成在结束发

言时请我参加制订苏联党政代表团在朝鲜逗留期间的日程安排计划的工作。

我回答说，我愿意参加编制我国代表团在朝鲜逗留期间的日程安排计划的工作。因为南日是负责接待代表团的筹备委员会主席，所以我已与他约定要就这些问题进行面谈。

按照中央的委托，我通知了金日成，莫斯科那边同意朝鲜朋友的关于签订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提议，并以绝对信任的方式把供商讨的条约草案转交给了金日成。

看得出，金日成和出席座谈的崔庸健及南日对我们的苏共中央的这种决定感到非常高兴。

金日成说，他会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介绍条约的草案，如果有意见的话，他们会及时地把它们通报给你们的。

接着金日成说，他完全赞同莫斯科所发表的那种意见：希望朝鲜政府在签订条约时能发表一个宣言，宣言中最好能写明，朝鲜政府在签订这份条约时的出发点是，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统一朝鲜时他们将不受朝鲜的任何一部分在其统一之前所承担的义务的约束。

按照苏联外交部的委托(9月16日的来电)，我通报了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善意访问苏联的结果。

金日成感谢了我通报的消息，同时他还说，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不仅会大大地促进几内亚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在巩固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非洲人民中间的影响方面起作用。

在我通报消息的时候，金日成和出席座谈的人对H.C.赫鲁晓夫同志在与几内亚人的谈话中所发出的不要盲目乐观的警告，以及对除了公开的叛徒外，国家的全部民族力量都会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联合和团结起来的那种见解做出了热烈和首肯的反应。当国家已获得民族解放的时候，阶级矛盾就开始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显露出来了。

在谈话过程中，我对金日成讲，苏联的工业运转得很顺利。在执行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的决议的同时，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其他组织的全体人员还承担着要提前完成七年计划的责任。我略微详细一点地谈了列宁格勒的企业的全体人员承担的责任：他们不是要在计划的7年时间里，而是要在5年的时间里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我还说，粮食的收割和收购工作进展顺利。

崔庸健询问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收成。

我回答说，正如他们所记得的那样，在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逗留时，曾向他通报过，今年的春天是来迟了的。然而，由于土地耕耘得很好，而且天气也很好，所以在夏天期间棉花的收成是好的，他们希望能完成自己的义务——向国家上交305万吨棉花。

金日成询问了处女地上的收成情况以及粮食的收割和储备工作的进程。

我对金日成说，今年在处女地上——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小麦、玉米、土豆和其他蔬菜的收成是好的。粮食的收割和储备工作进展顺利。今年，由于干旱，在伏尔加河流域(斯大林格勒州)和北高加索(罗斯托夫州、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个别地区，收成比去年低。

金日成也向我通报说,尽管8、9月份的雨水太多,甚至过量了,但今年的稻米和其他农作物的收成是好的。预料粮食的总产量是400万吨(1958年是370万吨,计划规定的是500万吨)。今年首次在14 000公顷土地上播种的甜菜(种子是从苏联运来的)的收成预计对第一年来说是不错的——平均是每公顷收获130公担,个别地块上则是每公顷收获300公担。今年的棉花收成(种了4万公顷)预计比去年少——每公顷少收8—10公担。

接着金日成告诉我,前几天他召集了一组农业专家和学者,与他们商讨了转为用种子种稻和在种稻的田上进行第二次播种的问题。与会者以在国家的各个地区所进行的实验为根据汇报说,用种子种稻的方法会带来好收成——每公顷收获60公担,而且劳动力的耗费要比用移植秧苗的方法种稻的时候少得多。实验也证明,为了在种稻用的土地上获取饲料,可以在稻子收割后至播种前这段时间里播种用作青饲料的黑麦或大麦。

金日成说,常务委员会成员明天将集合在一起去看一看用种子播种的稻子的收成,并邀请我与他一起去。同时,金日成开玩笑地说:我邀请您,并不是把您看作大使,而是把您当作我的农业顾问。

我感谢了金日成的通报,并说,我很乐意接受他的邀请。

至于H.C.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的逗留,那么金日成说,朝鲜人民像热爱和平的全人类一样急切地期待着H.C.赫鲁晓夫同志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良好成果。金日成说,我们知道,为了消灭"冷战"和取得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赫鲁晓夫同志会把一切事情都办成的。我们以前就刊登了H.C.赫鲁晓夫同志的全部演说,并仔细地学习了它们,但是我们特别仔细和特别用心地在学习H.C.赫鲁晓夫现在的演说。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7, л.186-189

№13586

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关系状况

(1959年9月25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9月28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内迪克托夫同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9年9月25日)

9月25日，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拜访了我，他9月23日刚刚从中国返回印度。

我通报他说，昨天晚上巴里佳博士拜访了我。巴里佳通告我说，他刚刚同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进行了会谈，并且使我明白，他当时反映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观点，也是尼赫鲁的看法。我向中国大使通报说，按照巴里佳的话，尼赫鲁现在不满意的是，中国没有正式邀请印度政府某一成员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因此巴里佳放弃了他关于中国国庆邀请的建议，因为，用他的话来说，“与当前印中关系的气氛不协调”。

我也向中国大使通报说，巴里佳对我说，印度准备进行任何层次的会谈来调解印中关系：从总理级别到大使级别。在必要的情况下，他本人和阿伦·阿萨夫·阿里可以开始这样的会谈。但这只能在节日后进行，那时才会有相应的气氛。

潘自力同志对我说，中国正式邀请参加国庆10周年纪念活动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至于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的一些部长到中国来，是他们自己表达了前来参加国庆的愿望，因此向他们发出了邀请。至于巴里佳和帕尼卡尔的建议，尽管他们是以中国国际关系学院的名义转达的，但是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正式的，因为这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何况中国不久前邀请了文化部长卡比尔，并进行了关于邀请拉达克里希南的谈判，但是他们没有回应对他们的邀请，关于日期什么也没有说。确切地说，卡比尔已经把自己的访问改期，而拉达克里希南，已经报道说他可能会被邀请访问中国，他只同意了这一点，而关于他访问的日期什么也没有说。这样，因为中国不知道这一点，就不能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尽管他准备在任何时候进行访问。

接下来，对于我的问题——正如在印度人们所议论的，中国国防部长被解除职务是否同边界事件有关，中国大使回答说，这同印中边界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国防部长被解除职务是由于他的右倾观点。

潘自力同志通报我说，前不久周恩来同志接见了印度驻中国大使，并同他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谈。并且他补充说，在印度，他本人能够获得印度外交部和尼赫鲁的接见很困难。

中国大使对我说，尽管中国指责印度干涉中国内政，因为西藏事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是，现在中国主张恢复同印度的友好关系，并赞成尽快开始谈判。

他通报我说，同印度的一个分歧是，印度坚持承认麦克马洪线，尽管中国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这条线，中国的军队从来都没有越过这条线。何况在一年内印度国内发生了两次反对中国的运动——因为西藏事件和边界事件。

潘自力同志向我通报说，中国拒绝参加在德里举办的国际农业展览会，因为这首先在现在的气氛下不会带来理想的结果；第二，他们现在忙于准备中国10周年国庆节日和组织自己的展览会。

谈话的最后他通报我说,前不久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没有公布,就是一位元帅,由于其右倾观点,被免除了国防部长职务,尽管还给这位元帅保留了副总理的职务。在告别的时候他询问我关于进行会谈的意见,以便就印度国内状况详细交换意见。

这次会谈持续了45分钟,参加这次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参赞同志[①]和见习科员A.阿加皮耶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 ф.090,оп.21,п.64,д.5,л.141-143

№25250

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感谢赫鲁晓夫同意来中国参加庆典

(1959年9月25日)

摘自Г.М.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9月27日

第2413/ГС号

绝　密

文本第6份

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1959年9月25日

应刘晓请求在11点钟接待了他。

刘晓同志说,中共中央委员会对于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同志作为苏联党政代表团首脑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大使继续表示,中共中央委员会获悉赫鲁晓夫同志同意将在结束了紧张的美国之行后立即到中国参加庆典。刘晓继续说道,苏联代表团将会分批抵达,包括苏斯洛夫在内的主要人员将在9月27日即抵达北京,

① 原文如此。——译注

以便参加 9 月 28 日举行的庆典会议，这也非常好。

之后刘晓还告诉我说，苏联政府很快回应了中国政府在建国 10 周年庆典上加强防空措施的请求，北京对此十分感激。

最后，大使亲自递交了两封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内容涉及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并要求按照协议予以转达。

(我)让(他)自己转交。(这两封信被送给了赫鲁晓夫同志。)

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侯志通和苏联远东司二等秘书 В. Е. 科瓦利斯基也参加了这次接待。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 普希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2, д. 5, п. 442, л. 44 - 45

№24956

施耐德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公社的情况介绍

(1959 年 10 月[①])

石景山“中苏友谊”人民公社(北京丰台区)，由公社副主席杨希明(Ян Шиминь)同志解说介绍。

公社的最高机构是于 1958 年 7 月 26 日选举生产的公社社员代表大会。代表们在会议上选出了由 23 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席，4 名副主席以及 18 名管理委员会委员。管理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是主席和副主席。管理委员会下设的部门有：农业部、工业部、附属生产部、行政执法部、计划部、军事部、教育部、贸易部、卫生部、财政部。

公社从事多方面的作业：耕作，畜牧业，园林业，蔬菜种植，渔业，电子工业，生产石墨零件，生产陶器、玻璃、耐火砖，生产小型的农业工具、日用品，开采矿藏——建筑材料(被看作是辅助生产)。

公社由 4 个生产大队组成(它由 5 个高级生产合作社组成)，每个生产大队又分为几个生产小队，而生产小队也被分为许多环节。

产品实行按劳分配。此外，每个有劳动能力的社员每月可以得到 5 元钱，病人和老人每人每月得到 3 元钱，每个孩子每月得到 2 元钱。没有正当的理由而不工作的人什么也得不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到,但事实上不存在这种情况。

公共饮食的组织,确切地说就是准备食物。公社社员从厨房带走为每家准备好的食物(大约86%的人使用公共食堂)。所有的孩子,如果父母需要的话,他们白天就免费上托儿所和幼儿园。

单身的老人生活在养老院——以前地主的庄园内。在养老院的俱乐部内有收音机(苏联大使送的礼物)和“红宝石”牌子的电视机。

每个生产队都有两个缝纫作坊(有“辛格尔”牌子的缝纫机)。在缝纫作坊内工作的是公社的妇女社员,她们不参加其他的劳动,而只接收缝纫工作。

每个公社都有几个门诊部(平均每个生产大队2个门诊部),有小学和中学(教师由国家提供保障)。

公社中的党员比例大概为8%(根据最大的一个生产队进行估算,该生产队有140多名社员)。在最大的一个生产队的牲畜饲养场有8头母牛,一小群小牲畜和2头种牛。这群牲畜喂养在非常宽阔的地带,很干净,但这些场所的保暖不够。冬季看起来非常地冷。母牛是产奶的。牛奶用来喂养公社社员的孩子以及到城里出售。

电子设备厂(准确地说,是一些不大的作坊)内装配了几台车床(其中的1台车床是大连市在1958年生产的),钻孔车床以及1台刨床(自动的)。在一些作坊内生产电动机的变阻转换装置,其价格看起来是非常昂贵的:事实上,它们是用手工的方法生产的。

在作坊内有铸工间,它们在2个棚子内,在这2个棚子内浇铸非常复杂的零件:变阻转换器的电板、机床床身。

石墨制品车间装配了油压床以及生产电焊条的车床。

公社还生产发电机的电刷和电动机、风车。

公社的农业机器自己修理。

原料是生产各种玻璃制品的沙子以及生产电焊条的石墨,这些原料由国家供应,根据订购生产产品。

以当地的泥土为原料制作耐火砖以及整个结构的独特的炉子。

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房子内摆放着成就展品。

上海的“华漕”人民公社。该公社是在9个高级合作社的基础上组建的。其中有3 076户社员(14 729人)。公社总面积为27 512亩(其中可耕地26 344亩)。由7 000名有劳动能力的社员组成11个生产大队,这些生产大队也被分为68个小队,而这些小队又被分为338个特别小组。

在该公社的地域内还生活着没有加入公社的574户城市居民(4 135人)。

该公社种植棉花、粮食和蔬菜。棉花的种植面积为6 503亩(占总面积的23.6%),蔬菜的种植面积为8 719亩(占31.7%),水稻种植面积为904亩(占17.8%),饲料作物种植面积294.7亩,宅旁园地占1 270亩。有640亩耕地打算每年收两次庄稼。除了水稻,还种植玉米、高粱、小麦、大麦、荞麦。

公社成立的历程。在1952年开展土地改革之后开始着手组建互助组，把80%以上的农户都联合了起来。1958年65%的农民都加入了低级合作社。1954年冬，开始组建实验性的高级合作社，到1955年底1956年初，98%的农民都加入了高级合作社。表现出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

	1949年	1957年
棉花	每亩71斤	133斤
水稻	每亩360斤	480斤
商品蔬菜	每亩40担	60担
每年每人收入(平均)	61元	97元

群众感受到了高级合作社的优越性。

1958年整风运动期间开始大跃进，开展水电设施的建设。在高级合作社内出现了一些内部矛盾：(1) 水电设施应当共同建设，但是一些合作社可以提供人力资源，而另一些合作社则不能；(2) 并非所有的合作社都能够独自购买农业工具；(3) 不同的合作社存在大量的耕地交错现象，这就加剧了使用农业工具的困难。

1958年第三季度，根据农民们的要求联合了3个高级合作社，结果以乡为基础组建了"东风"人民公社。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通过了组建人民公社的决议。1958年10月1日组建了"华漕"人民公社，该公社最初的名字为"解放"公社。

在组建人民公社之后，以前的地方管理机构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公社中包含了：农业、工业、贸易、教育和军事。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公社的最高机构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管理委员会。生产小队全体会议选举代表的计算方法是：在小队50名有劳动能力的社员中选出1名代表。全公社共计有127名代表。

生活在公社领域内的非社员没有参加1958年10月1日的选举。但是该县的前人民代表被邀请参加公社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

在2次代表大会之间，公社的所有工作都由以21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领导(1名主席、4名副主席、4名部长、7名队长和5名生产队党组书记)。管理委员会下设如下部门：农业部、人民教育和卫生部、财政部、工业部、民兵事务部、保障部、办公室、社会保障委员会。

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每季度召开1次(已经举行过4次代表大会)。在生产小队通常每周召开1次会议。在生产大队选举出管理委员会(5—9人)，在生产小队选举出1名队长和3—4名副队长。生产大队的最高机构是该队的代表大会(从60名有劳动能力的人中选举出1名代表)。

该公社有192名党员，由12个基层党组织组成，有751名共青团员，有53个基层共青团组织。

公社农业生产的增长

	每亩的收成		
	1957 年	1958 年	1959 年(预算)
水稻	480 斤	614 斤	780 斤
棉花	133 斤	199 斤	250 斤
蔬菜(商品)	60 担	80 担	85 担

1959 年的总收成是 516.7 万斤粮食,111.6 万斤棉花。出售 68 万斤(11 月底)。

猪的头数:1957 年平均每户 4.5 头,1958 年平均每户 6.8 头,1959 年平均每户 10 头。平均每亩地 1.27 头猪。

1958 年公社有 20 万条鱼,1959 年 57.7 万条。此外,还有 11.4 万条小鱼。

蘑菇:1958 年 18 000 平方尺,1959 年 44 258 平方尺。

油料作物:1958 年每亩 88 斤,1959 年每亩 203 斤。

公社的工业。公社中有 6 个工业企业:1. 糖厂;2. 纺纱厂;3. 砖厂;4. 酿酒厂;5. 农业工具修理厂;6. 饲料加工厂。在所有这些企业有固定的工人 214 名。

公社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公社有:78 个食堂,供应全公社 98%的社员的饮食;74 所托儿所(其中有 1 549 名小孩,占所有需要上托儿所的小孩的 81%);24 所幼儿园(有 690 名 4—6 岁的孩子,占所有需要上幼儿园的小孩的 60%);3 个门诊部;1 个农业技校;1 个无线电转播站,进行广播。

公社有 2 985 名 18 到 25 岁的青年人,其中 2 211 人是有文化的(占 77%)。有 6 所公社办的小学,11 所国家办的小学。所有年满 7 岁的孩子都在接受教育。有 1 所国家办的中学(11 个班级,1 047 名学生,86.8%的学生都是工人和农民的子女)。部分小学毕业生或者到该校上学,或者到农业技校上学。其余的毕业生到离公社不远的其他学校上学。

1957 年在中学学习的学生有 207 名,1958 年 401 名,1959 年 1 047 名。1957 年有 13 个班级,而 1959 年有 24 个班级。共有 11 个教室,因此 2 个班要混在一起上课。

每个生产小队都有自己的俱乐部(有 78 个俱乐部设在食堂),自己的图书馆。公社有 2 台移动电影放映机,每 3 天放映 1 场电影。经常有来自上海的剧团到公社表演。此外,还有业余的艺术小组,在每个生产队都有业余小组。地方的皮影戏很受农民的欢迎。

生产队出版墙报。书写民歌,但是没有优秀的诗人。

公社社员的休息日每月 2 次(轮流休息)。

公社的文盲占 25%(主要是老人,多子女的妇女)。到 1959 年 1 月,绝大部分的青年和妇女文盲都被消除了(教会 600 个字)。

该公社没有养老院,因为大部分老人都不是独身一人。独身的老人居住在自己的房子内,得到公社的充分保障。今后他们打算组建养老院。

公社有 7 名医生,9 名护士,11 名卫生员。妇女在当地的门诊部产子,但通常都是在家里。

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小组裁缝，他们不参加农业劳动。

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要依靠生产队的资金。但工人们要缴纳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学费，要由孩子的母亲们支付。

公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比如公社主席陈定亮(Чэнь Динлян，1921 年生)，他在解放前是上海的一名工人。1949 年被党派往农村，他在农村经历了农业合作化的各个阶段。他很聪明，是做各种农活的能手。

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初级研究员

M. E. 施耐德

АРАН，ф. 457，оп. 3，д. 3，л. 84 - 93

№20706

葛罗米柯与金日成会谈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1959 年 10 月 2 日)

摘自 A. A. 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12 月 4 日

第 1054/ДВ 号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的谈话记录

北京，1959 年 10 月 2 日

我会见了金日成，并受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委托，向他通报了今年 9 月 27 日 H. C. 赫鲁晓夫同志与艾森豪威尔在有关朝鲜的问题上的谈话内容。

金日成表示感谢我的通报，并完全同意 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与艾森豪威尔的谈话中所提出的那些论点。

我对金日成说，昨天，即 10 月 1 日，通过莫斯科收到了艾森豪威尔致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一封关于台湾问题的信。向金日成介绍了信件的文本。我说，实质上，艾森豪威尔的信

证明美国政府打算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艾森豪威尔的信反映美国统治集团有点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由于无远见的对华政策而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处境。艾森豪威尔的信就是在 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的那个时候寄给他的——这决不是偶然之举;显然是考虑到了他与中国朋友之间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根据一切迹象来判断,美国不愿意因台湾而被拖入一场战争。信中提出一系列不能为人所接受的论点,但同时又竭力强调指出,美国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调解那些与他们同中国的关系有关的问题。当然,如果 H. C. 赫鲁晓夫同志没有斩钉截铁地向艾森豪威尔声明,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并认为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的话,那么就可能也不会有这封信了。

我对金日成说,我是按照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委托向他通报有关上面指定的问题的消息的。

金日成表示完全同意苏联的立场。他接着说,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是,美国人开始害怕战争了。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正如可以根据艾森豪威尔的信来判断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引伸到朝鲜问题上去。美国人在对南朝鲜当局施加有分寸的影响。

从我自己而言,我也表示同意金日成的这一看法,我指出,国际形势的全面好转,特别是由于 H. C. 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在远东的局势中也有所反映。

金日成再次为上述通报表示了感谢。

出席座谈的有:朝鲜方面——保卫相金光侠和朝鲜外务省工作人员崔元植;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M. B. 齐米亚宁同志。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5, д. 5, л. 34 - 35

№11669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的争论

(1959 年 10 月 2 日)

绝　密
特别重要
文本第 1 份

H. C. 赫鲁晓夫同志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

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毅，书记处书记王稼祥的会谈记录

1959年10月2日

今天，应毛泽东的请求，同M. A. 苏斯洛夫同志和A. A. 葛罗米柯同志一起，在毛泽东的住所拜访了他。

毛泽东：我们了解了艾森豪威尔给您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的内容，该信是根据您的委托在今天上午转交给我们的。

H. C. 赫鲁晓夫：很好。除此之外，我们还想使您了解我在1959年9月27日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中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我访问美国的问题以及就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交换一下看法。最好由翻译将前面提到的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一些内容在此口头翻译一下。

翻译阎明复和李越然口头翻译了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一些内容。

使中国人较感兴趣的是有关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的问题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如下言论：苏联为什么不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同在德国问题上一样的立场。

H. C. 赫鲁晓夫(在翻译结束之后)：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急于把自己的信件送往中国这里了。

毛泽东：就我的理解，艾森豪威尔谈论的意思可以归纳如下：应当克制，推行温和的政策。

H. C. 赫鲁晓夫：是的。

毛泽东：艾森豪威尔还说，有45个国家承认台湾，而承认我们的国家要少一些，战争是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的信件中有积极的成分，即谈到了不应让战争爆发的意思。我们也不想要战争。

H. C. 赫鲁晓夫：您说得很对。我想强调艾森豪威尔信件中表达的一个意思，即不能总是急于寻求解决台湾问题，而要使其退居次要位置。艾森豪威尔信件的主要意思是：不要战争。我们希望，不要因台湾而爆发战争。

毛泽东：台湾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时就声明过，中国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实际上，后来中美之间就开始谈判了。先在日内瓦，后来到华沙。先是代表们一个星期谈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现在是一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有一个时期，美国人试图中断会谈。我们宣布，不谈不好，并提出了恢复谈判的期限。美国人宣布，他们也赞同继续谈判，但不能接受“最后通牒”式的期限。我们同意了这一点。然后，在炮击中国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之后，谈判就恢复了。我们中国人在谈判中历来提出的主张是，请美国人撤离台湾，那么，我们之间就没事了。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蒋介石不想让美国人撤走。美国人反过来害怕蒋介石同大陆建立联系。在这一地区有军事行动，但并不是战争。在我们看来，就让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留在蒋介石的手里，10年，20年，甚至30年，我们都能容忍。

H. C. 赫鲁晓夫：我要说的是，在第一次会谈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在苏联驻美大使馆的宴会上说，他们美国人已经同中国进行了好多年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甚至被拘禁在中国的 5 名美国人，他们中国人也不同意释放。这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深深地激怒美国人民。而且，艾森豪威尔告诉我，可以让所有愿意离开美国的中国人离开美国，他们不会阻拦。艾森豪威尔还告诉我，我到中国来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中国同德国不同，不仅是因为台湾的人口比中国大陆的人口要少得多，而且因为中国战后不是一个战败国，是战胜国之一。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是波茨坦协定的结果。朝鲜三八线也是根据以金日成、我们为一方，以美国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协议而确定的。越南是按照日内瓦协定被划分为北方和南方的。就台湾问题而言，没有任何国际会议对它做出决定。美国占领台湾，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不满，而且连英国、美国本身和其他国家都不满。

H. C. 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明白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他首先应当承认中国革命，然后才能承认中国政府。承认革命是他不愿意做的事。

毛泽东：是的，是这样的。美国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进行谈判。美国政府暗示，中国应当声明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美国人想得到不使用武力的保证，而他们自己则是想怎么干，就怎样干。

H. C. 赫鲁晓夫：我一点也不知道中国还扣押了 5 名美国人。这是真的吗？在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友好的建议，我只能在北京提这个问题。

周恩来：1956 年 8 月 1 日在日内瓦，我们同美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美国人可以返回美国，(移民)可以在中国长期居住。但协议也规定，如果这些人犯了罪，他们将被逮捕。中国法律也规定，如果犯人在监狱里表现很好，他就可以提前得到释放。协议中有权离开中国的第二类人是战俘。在中国安东地区而不是在朝鲜击落过一架美国飞机。这架飞机上的 13 名美国军人被俘。后来我们把他们全部都释放了。您记得，联合国曾经讨论过美国战俘的问题，1955 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曾就此事到过中国。在哈马尔舍尔德之后，孟戴斯-弗朗斯也就此事到过中国。美国人通过英国人告诉我们，他们想同中国举行谈判。我们对此表示同意，会谈就开始了。我们采取主动，释放了 13 名美国战俘。因此，在日内瓦会谈期间，美国人没有进行争论的借口。在此之后，我们拘押的还有两名美国人——费克图和多尼。他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被当场抓住。当他们驾驶的飞机试图逃跑时，他们的飞机被击落了，在飞机上找到了进行间谍活动的特殊装备。中国法庭判他们长期监禁，一个是无期徒刑，另外一个 20 年。当哈马尔舍尔德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说，他的使命不是就这 2 名美国人进行谈判。另外 3 个人长期居住在中国，逮捕他们是因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像这样的美国人约有 90 名，绝大多数已经释放，只有 5 名还关在监狱里。他们都是间谍，按照中国法律被判监禁。我们认为，我们中国人释放的美国人已经够多了。

H. C. 赫鲁晓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是假如要听听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是你们，就不会这样做。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要么把他们驱逐出境，要么用来交换有关人员，

假如你们不打算采取对抗方针的话。列宁当时就这样做，而且是正确的。如果说要“招惹”的话，那当然可以继续把美国人关起来。而且，我们当时曾用一名我们关押的匈牙利间谍交换了拉科西。照我们看来，一句话，最好释放你们关在监狱里的美国人。

毛泽东(带着明显的不高兴和恼火)：当然，可以放，或者不放，我们就是现在不放美国人，要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再放。毕竟，美国人把我们在朝鲜作战的大批志愿军战士送到了台湾，把许多北朝鲜的士兵送到了南朝鲜。

H. C. 赫鲁晓夫：那好吧，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是，你们对这一问题的提法，并且，看起来这使你们感到了恼火，这些都使得很难交换意见。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是美国的代表，也不是美国人的说客，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我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搞清这一问题并阐述我们的看法，因为这个问题会激化国际局势。

毛泽东：也就是使美国人感到为难。

H. C. 赫鲁晓夫：这个问题也使我们感到为难。我们有相当多的理由向美国提出我们的要求。毕竟，他们也扣押了为数众多的所谓的流亡者。我们立场中的弱点就在于，其中的许多人都不愿回到苏联。当然，我们不会同美国人讨论关于释放在中国监禁的美国人的问题。我只是向艾森豪威尔许诺，在我访问中国的时候，以友好协商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美国人也是间接地提出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台湾问题很清楚，在 10 年、20 年也许 30 年我们不仅不会碰台湾，而且也不会去碰沿海岛屿。

H. C. 赫鲁晓夫：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没有分歧的。至于 5 名美国人，我们可以按另一种方式解决。您说您可以 10 年、20 年甚至 30 年不解放台湾。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策略问题了。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我们内部以信任的方式讲，我们不会因台湾而战；但是对外界我们就不这样讲了，我们会说，一旦因台湾而局势紧张，苏联将保护中国。美国也会宣布，他们将保卫台湾，这样就形成了大战前的气氛。

毛泽东：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要像美国说的那样，宣布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

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应当明确两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是内政问题，而中国和美国有关台湾的关系，是这个问题的国际方面。

H. C. 赫鲁晓夫：这很清楚，我们对艾森豪威尔也是这样说的，正如你们从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节录中看到的。当然，任何问题肯定有它的许多方面。最主要的是奠定什么样的基础。列宁当时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了远东共和国，列宁还承认了它。记住，这个共和国是在苏联领土上建立的，这是令人难于置信的，但是列宁临时承认了它。后来，正如它应该如此的，远东共和国重新回到了苏联。

我们对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建议，但是，我们认为，应该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作为你们的盟国，我们对你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丝毫不知，今天我是第一次听到你们在这一地

区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是盟国,应当就那些不仅会使你们卷入、也会使你们的朋友们卷入的所有问题交换意见。应当寻找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的途径,同时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望和主权。

毛泽东:我们的总参谋长通过你们的军事总顾问,通报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图,我们要他向苏联国防部报告一切情况。我现在就要澄清,我们并不打算在台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考虑到美国已经陷在黎巴嫩,想给他制造更多的麻烦。而且我们认为,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成功的。

H. C. 赫鲁晓夫: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

毛泽东:尽管我们对沿海岛屿进行炮击,但不会解放它们。我们也认为,美国不会为沿海岛屿和台湾打仗。

H. C. 赫鲁晓夫:美国人的确不会为台湾和沿海岛屿打仗。我们也知道当杜勒斯去同蒋介石会谈时,他所得到的指示的内容。如果你们有兴趣看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给你们看。至于对沿海岛屿进行炮击,如果你们打了,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占领这些岛屿,那么就不应该进行炮击。我不理解你们的这种政策。坦率地说,我曾认为,你们要拿下这些岛屿,当听说你们没有拿下这些岛屿的时候,我感到难过。当然,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只是作为盟友谈一谈。

毛泽东:我们在炮击沿海岛屿之前一个月就向你们通报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想法。

H. C. 赫鲁晓夫:你们向我们通报的不是关于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而仅仅是关于一些个别的措施。我们表达了我们的立场,同意不同意,现在是你们的事了。我们也不完全了解你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应当协调国际政策问题。看起来,我们应当考虑一下,是否有必要通过外交部长就那些我们尚未达成一致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我已经说过,我们通过我们的总参谋部,向你们通报了我们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对我们究竟该怎样做,你们有什么看法。

H. C. 赫鲁晓夫: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只是想让人民了解,我们赞成和平。为了逗弄猫儿而向沿海岛屿打炮,那是不值得的。

毛泽东: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和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对美国,我们试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撤走,我们就同他谈判,一直谈到他撤走为止。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可以用和平的手段,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至于建立远东共和国的问题,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曾经从苏联被分离出去的事实,则应该注意到,在这些地方没有出现过外国干涉。

H. C. 赫鲁晓夫: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问题,完全是另一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民族自决问题。至于远东共和国,它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毛泽东:台湾问题非常复杂。

H. C. 赫鲁晓夫:我们和你们对台湾问题的理解是一致的。现在只是关于策略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怎样,你们都不愿制定出能够使我们理解的政策。你们会想,我们好像

是在干涉你们的内政，但我们是在谈论自己的想法。因此，应当指出，我们不知道你们明天又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毛泽东：我们不想同美国打仗。

H. C. 赫鲁晓夫：不应这样提出问题。谁都知道，您和我都不想打仗。问题是，不仅全世界的舆论不知道你们明天要干什么，就连我们，你们的盟友，也都不知道。

毛泽东：这里有两个方法。第一，照美国人的要求做，也就是保证不对台湾动武。美国人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早在 1955 年 3 月就通过艾登提出过。第二，把同美国的关系与同蒋介石的关系明确区分开来。至于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因为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政。

休息 1 个小时，会谈重新开始。

毛泽东：我们做什么？

周恩来：继续吧。

毛泽东：按照美国人的建议做，对我们不利。而美国人也不愿按照我们的意见办。

H. C. 赫鲁晓夫：你们会使我们处于尴尬的境地。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但是，我们是站在苏联的、共产党的立场上的。

毛泽东：也许，我们应该无限期地推迟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明白，我们离美国很远，是美国，不是我们，把舰队派到我们的海岸。

H. C. 赫鲁晓夫：应该指出，我们也并非没有过错。毕竟是我们把美国人拖进了南朝鲜。应当采取这样的措施，使得美国人可以作出回应，采取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您知道，当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我们对坚决镇压反革命非常果断。刘少奇同志当时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当时一起解决了这个问题。假如还有必要的话，我们将再次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国际共产主义职责，你们会相信这点。我们认为，需要制订整个的行动计划，要使人民理解我们。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我可以对您讲出很多方面，我本人是不同意的。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随时可以开火的大炮。我们预想随时都会遭到进攻。我们成功地消除了这种局面，并为此感到骄傲。而且请注意，为取得这种成效，我们并没有放弃自己任何的原则立场。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你们的立场，其中包括，不理解你们同印度的冲突。我们同波斯就边界问题争论 150 年了。三四年以前，我们通过将自己的一些领土划给波斯而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们的边界多出 5 公里，或者少 5 公里，这些都不重要。我要举出列宁的例子，他把卡尔斯、阿尔达汉和亚拉腊给了土耳其。直到今天，在外高加索地区，还有一部分居民对列宁的这一举措感到不满。但我认为，这些行为是正确的。我说这些是要向你们表明，对于我们来说，这一领土问题并不是难以克服的。你们同印度有着多年的良好关系，突然就发生流血事件，结果尼赫鲁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可以说，尼赫鲁是个资产阶级活动家；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点，如果尼赫鲁下台，又有谁会比他更好？达赖喇嘛从西藏逃跑了，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活动家。我们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当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尼赫鲁反对我们，而我们也

没有因此怪罪于他,因为我们不能期望从他——一个资产阶级活动家那里得到别的什么东西。尽管他反对过我们,这也不妨碍我们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您让我说,我就会说一个客人不会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你们控制着西藏,应该在那里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应该知道达赖喇嘛的计划和意图。

毛泽东:尼赫鲁也说,发生西藏事件是我们的错。此外,苏联就中印冲突问题发表了塔斯社声明。

H. C. 赫鲁晓夫: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对我们来说,那是愚蠢的。塔斯社声明是必要的。你们终究会注意到我同尼赫鲁的一些不同。如果我们不发表塔斯社声明,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社会主义国家组建了反对尼赫鲁的统一战线。塔斯社声明使得这个问题成了你们同印度之间的问题。

毛泽东:我们的错误是,没有立即解除达赖喇嘛的武装。但那时,我们同西藏的人民群众还没有建立联系。

H. C. 赫鲁晓夫:你们现在也没有同西藏人建立起联系。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不同。

H. C. 赫鲁晓夫:当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可以这样说:我们那里和你们这里都有从金日成那里跑出来的朝鲜人。但这不会使我们有理由破坏同金日成的关系,我们同他仍然是好朋友。至于达赖喇嘛逃出西藏,如果我们处在你们的位置,我们就不会让他跑掉。如果他死了就更好了。可他现在在印度,也许会到美国去。这难道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利吗?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不能逮捕他。我们不能阻止他离开,因为同印度的边界线那么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跑走。

H. C. 赫鲁晓夫:事情不在于逮捕,我只是说,让他白白地给跑掉了。是你们让他有机会跑到印度去的,那么,尼赫鲁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我们认为,西藏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

毛泽东:不对,是尼赫鲁的错。

H. C. 赫鲁晓夫:那么,匈牙利事件错的不是我们,而是美国,你们是这样认为的吗?你们要知道,我们在匈牙利有军队,我们支持那个愚蠢的拉科西。这是我们的错,不是美国的错。

毛泽东:难道可以把拉科西比作达赖吗?

H. C. 赫鲁晓夫:假如你们愿意,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

毛泽东:印度人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就好像西藏是属于他们的。

H. C. 赫鲁晓夫:我们了解这一点。正如你们所知,尼泊尔想在自己那里有个苏联大使,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向那里派遣大使。你们也是这样。这是因为尼赫鲁不想让那里有苏联大使和中国大使。对此也不必感到吃惊,对尼赫鲁不能期望什么。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同他断绝关系的理由。

毛泽东：我们也支持尼赫鲁，但在西藏问题上，我们要揍揍他。

H. C. 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们要在同印度的边界上杀人？

毛泽东：他们首先攻击我们，越过边界，持续开火 12 个小时。

周恩来：你们更相信哪些材料，我们的，还是印度人的？

H. C. 赫鲁晓夫：尽管印度首先进攻，但是，中国没有死人，而印度却死了人。

周恩来：如果他们先进攻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总不能对空鸣枪吧。印度人甚至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另外，印度副总统拉哈卡里什南最近将要来访。这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在我今年 9 月 9 日给尼赫鲁的信件中，我们详细解释了我们同印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

H. C. 赫鲁晓夫：周恩来同志，您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多年，应当比我更清楚，如何以不流血的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不会提出边界问题，因为，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都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边界线是如何划定的，那么，我一个俄国人就不需要插手了。我只是反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手段。

周恩来：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边界事件的。一切行动措施都是由地方机关采取的，并没有中央的指示。另外，问题是中印之间有三块争议地区。印度人首先越过麦克马洪线，首先开火。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比如说，如果苏联边界遭到了芬兰人的进攻，你们会不会反击？

M. A. 苏斯洛夫：我们不会对芬兰政府提出要求。

H. C. 赫鲁晓夫：中央对一些事情一无所知，这对于我来说是少见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曾反对过什么。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人开始进攻苏联，斯大林禁止开枪还击，开枪还击的命令只是后来才下达的。斯大林的解释是，这也许是挑衅。当然，这是斯大林的错误。他实在是胆怯了。中印边界冲突完全是另一回事。

朱德：印度越过麦克马洪线，抢占了中国 9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陈毅：西藏叛乱后，在印度出现了多次反华、反共产主义的运动。在我们驻德里的使馆和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周围组织了游行，游行者辱骂中国领导人，高呼反华口号。我们却没有做任何这样的事情，印度驻华大使也没有一点借口，说我们有不友好的行动。

H. C. 赫鲁晓夫：同你们相比，我们苏联代表在国外遭受的挫折要多得多。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苏联大使在国外遇害。在我们苏联，仅有一位德国大使在 1918 年被杀。在我们苏联，美国大使馆和联邦德国大使馆的窗户被砸烂过，那是我们自己组织的。

陈毅：如果讲到工作的效果，把尼赫鲁拉到自己一边，那么，我们的方法显得更有效，而你们的方法则是迁就。

H. C. 赫鲁晓夫：陈毅是外交部长，善于斟词酌句。他这样说不是偶然的。我们已经存在了 42 年，其中 30 年是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我们谁也没有迁就过，而是推行自己的、有原则的共产主义政策。

陈毅(非常气愤和恼怒)：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都主张要有恻隐之心，在过去几十年中，

他们遭受了英国、美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苏联同志应该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和平解决同印度的冲突。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印度副总统拉哈卡里什南可能在10月中旬来访。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迁就分子。你们应该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是更为坚定的，是更加正确的。

H. C. 赫鲁晓夫：瞧瞧都"左"倾到什么程度了。陈毅同志，您在向"左"走，但会走到右边。橡树坚硬，但它也会折断。我想，最好搁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此看法不同。

周恩来：赫鲁晓夫同志，甚至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在印度和中国边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是怎么发生的。

林彪：在苏联和法西斯德国战争期间，苏军在消灭法西斯后进入了柏林。这并不意味着是苏联发动了战争。

H. C. 赫鲁晓夫：我这个中将是不应该来教导您，元帅同志。

M. A. 苏斯洛夫：林彪同志，您是在把完全不能比较的东西进行比较。在卫国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人死掉了，而这里发生的是一个小事件。

周恩来：印度人不想从他们渗透的地方撤军。我们希望和平解决冲突，因此，我们过去建议，现在还建议，一件一件地解决问题。

H. C. 赫鲁晓夫：你们现在所做的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以前所做的事情。

周恩来：在发动挑衅前的40天内，印度人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华宣传。他们首先越过边界，首先开火。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认为是我们挑起了事端?

H. C. 赫鲁晓夫：我们都是共产党人，而他们那里则犹如诺亚方舟。周恩来同志，您对这一点的理解不会比我差。

M. A. 苏斯洛夫：应当理解诺亚方舟的比喻，在他们那里什么样的人都有。

彭真(怒气冲冲地)：纳赛尔在毫无理由地谩骂向他提供无私援助的苏联。其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如果你们苏联同志可以谩骂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

H. C. 赫鲁晓夫：没有人说你们不能谩骂，但是，射击和谩骂是不一样的。

彭真：麦克马洪线是一条卑鄙的界线，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

H. C. 赫鲁晓夫：我们在这里只有3个人，你们有9个，不停地讲着同样的事。我认为这样也没有用处。我仅想表述我们的立场。接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了。

毛泽东：同印度的边界冲突，只是局部的边界问题，又不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尼赫鲁本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我们所知，他们的巡逻兵越过了麦克马洪线。我们对此了解得都很晚，是在冲突发生之后。所有这些，不仅尼赫鲁不清楚，甚至连我们西藏军区的人都不知道。因此，当尼赫鲁得知他们的巡逻兵越过麦克马洪线时，他下令让他们撤回来。我们也在做工作，争取和平解决问题。

H. C. 赫鲁晓夫：如果在互相射击之后马上这么做，冲突就不会发生了。另外，在很长的时间内，你们都没有向我们通报这次边界事件。

刘少奇：我在9月6日通过安东诺夫同志，向您通报了边界的情况。我们不能更早地通知您，是因为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周恩来：塔斯社声明，是在把我写给尼赫鲁的信件转交给您之前发表的。信件是在9月6日下午送给安东诺夫同志的。

M. A. 苏斯洛夫：看起来，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为需要考虑到，北京和莫斯科有5个小时的时差。

A. A. 葛罗米柯：印度驻苏大使对我说，中国的信件不仅没有使事情平静下来，实际上使一切都后退了。

M. A. 苏斯洛夫：现在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可以抛开这个问题了。

毛泽东(带有怒气地)：温度降下来难道是由于你们的声明？

M. A. 苏斯洛夫：不，不仅是这样，还因你们议会①的决定。

刘少奇：今年9月6日我通过安东诺夫转告您，我们将在一个星期之内对印度人进行反击。

M. A. 苏斯洛夫：你们议会的决定要比照会缓和得多。

彭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问我，如何理解塔斯社声明，是不是老大哥还没有弄清楚谁对谁错，就对中国和印度各打五十大板。

王稼祥：但首先开枪的是印度，不是我们。

H. C. 赫鲁晓夫：是的。他们首先开了枪，然后自己被打死了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谈谈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因为除了我们，不会有人向你们说这些话。

周恩来：中共和苏共之间会有争论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对外我们一直强调同苏联的团结。

林彪：印度人首先开枪，他们打了12个小时，直到打光了子弹。我们认为，对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但事实总归是事实：第一，印度人首先越过边界；第二，印度人首先开枪；第三，印度人打了12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方法，第一，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后退；第二，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进行反击。

毛泽东：根据当地军事部门的决定进行了反击。

林彪：上面没有下命令。

毛泽东：我们没能留住达赖喇嘛，因为同印度的边界那么大，他从任何一个地点都能越过边界。

M. A. 苏斯洛夫：需要提前知道他的意图和阴谋。

毛泽东：我们想对西藏的改造暂停4年。

H. C. 赫鲁晓夫：这就是你们的错误。

毛泽东：推迟对西藏进行改造的决定早就做出了，是在达赖喇嘛访问印度之后。我们

① 原文如此。——编注

不能没有借口就发动进攻。但这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我们就采取了行动。看起来,这正是你们不明白的。以后您会相信,同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还会存在,边界冲突则会被消除。

H. C. 赫鲁晓夫:那就好。但问题不是麦克马洪线。我们不了解这条线,也不想了解。

毛泽东:同印度的边界问题,我们将通过谈判解决。

H. C. 赫鲁晓夫:你们的这种想法,我们欢迎。

周恩来:今年1月22日我们曾向尼赫鲁建议,就边界问题的举行谈判,当时他不同意。现在他同意了。

毛泽东: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帽子:同印度的冲突是我们的过错,达赖喇嘛的逃跑也是我们的错误。我们给你们扣一顶帽子,叫迁就分子。请接受吧。

H. C. 赫鲁晓夫:我们不接受。我们采取的是有原则的共产主义的立场。

毛泽东:塔斯社的声明,使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兴高采烈。

M. A. 苏斯洛夫:恰恰相反。这个声明和我们最近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局势的缓和。如果中印关系搞僵了,那帝国主义者才高兴。我们有情报表明,美国人已经向尼赫鲁建议,对于中印冲突他们愿意提供帮助。我们的行动扑灭了反动派的火焰。

林彪:整个问题是,谁先开的枪,而不是谁死掉了。

周恩来:结果就是,强盗闯进了我们的家,我们把他揍了一顿,我们还犯了错。

H. C. 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在同尤金的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同志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此外,米高扬同志在中共八大上讲话时,您,毛泽东同志离开了会场。这是表示抗议的行为,米高扬同志也可以离开。实话说,我也可以收拾箱子离开,但是我不会这样做。当匈牙利事件爆发时,周恩来同志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上了一课。他因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国家而谴责我们。我们也接受了这一教训。结果是,你们可以向我们提意见,而我们却不能。现在,甚至我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些成员在说: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但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意见甚至都不尊重。难道你们同我们说话不傲慢吗?

毛泽东:我们是以特别信任的方式来谈论自己的看法。你们这次也是如此。这很好嘛。这有利于事业。但是你们的公开言论,我指的是塔斯社声明,则是不好的。

A. A. 葛罗米柯:塔斯社声明并没有使印度疏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摘读一些语句)。

彭真:我们也应说出自己的看法。毕竟是印度人首先越过边界,然后开火,持续打了12个小时。毛泽东同志刚才说了,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在中印边界发生了什么事。

H. C. 赫鲁晓夫:你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认为自己是正统,你们的傲慢也表现在这一点上。陈毅给我们扣了一顶帽子,而且是一顶政治帽子,他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

陈毅:塔斯社声明是支持印度,支持资产阶级的。

H. C. 赫鲁晓夫:你们想让我们屈从你们,这是办不到的。我们也是一个政党,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迁就任何人。

毛泽东:那么,我们是在哪一条道路上?

H. C. 赫鲁晓夫：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现在也认为，我们和你们共同走一条道路，而且，把你们看作我们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我不明白，我们的错误是什么？克伦斯基和托洛茨基不也从你们那里跑掉了。

H. C. 赫鲁晓夫：达赖喇嘛跑掉，你们就没有错误？我们也犯错误，这是事实。我们让克伦斯基从苏联跑掉，是我们的错，但应该考虑到，这确实是发生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列宁信守诺言，释放了克拉斯诺夫将军和卡列丁将军。至于托洛茨基，是斯大林赶走了他。尼赫鲁可能会倒向美国。当同我们在一起有利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同路人。当我们给纳赛尔援助时，我们知道他可能会反对我们。当他真的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给他贷款建造阿斯旺水坝，这是一个策略。如果我们不给他贷款，纳赛尔可能会投入美国的怀抱。

毛泽东：你只看到我们"威胁的姿态"，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即我们在争取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一边来。

H. C. 赫鲁晓夫：我们不相信纳赛尔会坚持长期同我们站在一起。维系我们的只是一条很细的线，随时都会断掉。

陈毅：令我非常气愤的是，你们说"同印度关系恶化是因我们的错"。

H. C. 赫鲁晓夫：你说我们是迁就分子，我也很气愤。我们应该支持尼赫鲁，帮助他执掌政权。

毛泽东：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最好不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我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团结的，个别的分歧不会妨碍我们的友谊？

H. C. 赫鲁晓夫：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看法。

毛泽东：我想澄清一下，当米高扬同志讲话时，我根本就没有参加八大的那次会议。我需要同米高扬同志本人谈谈。

H. C. 赫鲁晓夫：你不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米高扬要讲话。周恩来曾经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他是个很好的教师，但是，我不同意他讲的内容。

刘少奇：我们从未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对任何兄弟党谈过我们之间的分歧。

H. C. 赫鲁晓夫：这很好，很正确。你们已经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们也听了，你们现在应该听我们讲。请放弃政治指责，否则就会损害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是你们的朋友，说的都是实话。我们不愿迁就谁，即便是朋友。

陈毅：但是，你们却对我们进行了两项政治指责，说恶化同印度的关系，让达赖喇嘛跑掉，都是我们的错。我认为，你们仍然是在迁就。

H. C. 赫鲁晓夫：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只是向你们指出你们的个别错误，没有对你们进行重大的指责，而你提出的则是重大的指责，如果你认为我们是迁就分子，陈毅同志，就不要把手伸给我，我不会同你握手的。

陈毅：我也不会。应该说，我不怕你发怒。

H. C. 赫鲁晓夫：不要自以为是元帅就瞧不起我们。这不值一提。不要斥责我们。我们

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说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不再讲"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原因。我们不想由一个党来当头。所有共产党都是平等和独立的。否则就是虚假的。

毛泽东(用调和的方式)：陈毅说的是特殊性，不应普遍化。

王稼祥：问题在于翻译错了，陈毅没有把迁就当作一种主义来谈。

H. C. 赫鲁晓夫：我们打下的美国飞机不止一架，并且总是在说，它们是自己坠毁的。对此，无论怎样你们都不应称之为迁就。

M. A. 苏斯洛夫：你们现在准备同印度谈判，这很好。

A. A. 葛罗米柯：中国是不是有必要发表一份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声明？我要预先说明，我这样说事先没有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过意见。

周恩来：不必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们已经通知印度方面，在10月15日至12月1日这段时间里，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可以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来访。

H. C. 赫鲁晓夫：我也要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我刚才因副总统来访的问题而产生的。如果是副总统，那么人们就会产生迷惑，为什么不是总统和总理访问中国。

周恩来：拉达克里希南的人选是印度自己建议的。印度总统和总理已经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给我们发来了贺信。作为回应，我们再次想到了关于邀请拉哈卡里什南访问中国一事。

毛泽东：《真理报》在刊登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件的时候有删减，而塔斯社的报道我们则是全文刊登。我们就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到此结束，然后谈谈老挝问题？

H. C. 赫鲁晓夫：好吧，让我们谈谈，不过我对这个问题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这一事件本身并不重大，但对其却议论纷纷。今天胡志明来见我们，同我们谈了老挝问题。我让他去见你们，因为你们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在波匈事件期间，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曾到过我们这里。我们同刘少奇同志的立场不同，有时是完全对立的。好多天，我们都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我们的立场被改变了，但后来我们达成了一致，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毛泽东：我们反对老挝战事升级。

H. C. 赫鲁晓夫：我们也反对。

刘少奇：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有一个扩大老挝斗争的计划，胡志明反对这个计划，反对扩大军事行动。我们支持他的立场。

H. C. 赫鲁晓夫：不应扩大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如果扩大的话，美国人就会卷入。那时候他们就会出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上，肯定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挑衅。这样，他们会直接部署在距越南民主共和国很近的地方，但是我们距越南民主共和国则很远。如果局势变得复杂起来，美国人会极为迅速地摧毁越南民主共和国，我们则来不及采取措施。我们认为，应该建议越南同志不要在老挝扩大军事行动。

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同你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历来都赞同，不仅不在老挝扩大军事行动，而且应保持台湾地区的现状。我要再说一次，1958 年 8 月当我们炮击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打算采取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С. Ф. 安东诺夫，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随员 Р. Ш. 库达舍夫；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翻译阎明复和李越然。

会谈记录：С. Ф. 安东诺夫和 Р. Ш. 库达舍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2 卷，第 3210—3222 页

№20636－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赫鲁晓夫延期访问朝鲜

（1959 年 10 月 3 日）

1959 年 10 月 9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А.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5 日
第 250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9 年 10 月 3 日

我参加了从北京归来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的欢迎仪式。在与我打招呼时，金日成说，他与 Н. С. 赫鲁晓夫同志谈过话了(关于谈话的内容却只字未提)，并转达了葛罗米柯和安东诺夫同志的问候。

晚上，我邀请了南日偕同其夫人以及应朝鲜劳动党中央邀请正在休养的苏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苏朝友好协会副会长 Б. П. 米罗什尼琴科同志来赴晚宴。

米罗什尼琴科讲了自己在朝鲜逗留期间所产生的良好印象，并请南日向朝鲜劳动党中

央代为转达他对良好的休养安排和对朝鲜国情的了解所表示的感谢之意。

我问南日,关于与 H.C.赫鲁晓夫同志的谈话,金日成对常务委员会成员们讲了一些什么话。

南日回答说,关于此事金日成将于 10 月 5 日向常务委员会通报。在站台上会面时他只是说,当他去北京的时候,他想的是,H.C.赫鲁晓夫同志在访问过美国以后能否到我们朝鲜来,并简短地讲述了一下:中国在最近一年里建成了非常多的东西,并使铁路保持着非常好的状态。

接着南日讲述了,昨天他在中央委员会与朴正爱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最后确定了诺沃提尼于今年 10 月 7 日从北京到平壤来访问朝鲜的计划。

南日在谈话中说,他与之谈过话的那些常务委员会成员(他没有报出姓名)正确地理解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的延期原因。南日说,其他领导人也会予以正确理解的。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4, д. 7, л. 196

№26590

科技合作委员会中方通报:中苏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

(1959 年 10 月 10 日以前[①])

附录一

(拼写和标点符号保留)

中方关于中苏科学技术合作 5 年工作的通报

亲爱的西卢亚诺夫同志!

亲爱的委员!

亲爱的同志们!

再过几天,即将迎来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订 5 周年的日子。这 5 年中,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构建的中苏友好科学技术合作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我仅代表个人和委员会中方组的名义对取得的这些成绩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对双方共同走过的这5年的道路由衷地赞赏。1954年10月12日签署了《中苏科技合作协定》，同时成立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从那时起，委员会就积极展开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事务的组织工作。如今，我们召开的是第十次工作会议，这10次会议的每一次工作会议都签署了基于双方友好协商结果的会议纪要。这一时期，委员会双方的主席共交换了5封关于转交保密技术文件的信函。在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共组织了4次双方学术秘书间的会谈。从第四次工作会议开始，双方就不间断地安排了187对业务对口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进行直接接洽，其中包括93家中方机构和171家苏方机构。

由于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积极努力，中、苏双方科学技术合作的规模和数量日益扩大，合作项目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其总量不断提高。5年来，苏方向中方转交了近5 0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向中国派遣了超过230名以科研为目的的学者和以技术援助为目的的专家，接待了近1 000名以考察和提高业务水平与进行实践为目的的中方专家。中方同样也向苏方转交了近7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接待了约300名以考察或联合进行研究为目的的苏方专家。特别是转交技术文件和其他相互移交项目方面的数量，在1959年得到快速增长。仅1959年9个月的时间，苏方向中方转交的项目数量就比1955年增加了5倍，而中方向苏方转交的项目数量则增加了3倍。

1959年1月18日，中、苏政府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122项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研究》的协定。根据此协定，在1958—1962年期间，中、苏将就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进行共同研究，这标志着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将全方位更加有计划有目的地展开合作。从此，中、苏的科学技术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利用苏联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经验，对我国加快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特别注重苏联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经验。几年间，我们已经在工厂设计和建造领域及主要产品生产设计与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冶金行业，目前我们不仅能设计和建造中小型规模的冶金企业，还能设计和建造大型的冶金企业，可以冶炼500种钢，生产6 000种不同类型等级的轧钢，自给率可达到国家建设所需轧钢总量的90%左右。机械制造领域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机械制造体系，实现了从维修到制造的转变，并进入了从生产普通机械和设备到制造重要的、大型的、精确的和新型的机械和设备转变的阶段。有能力设计和制造容量达1 386立方米和1 513立方米的高炉、1 150毫米初轧机、10 000吨位的货轮、72 500千瓦的液压机组、50 000千瓦热电站的成套设备，以及超过250种金属切削机床。计划在本年度末设备自给率超过80%。电能产业领域，我们已经可以设计100万千瓦左右的大型水电站，以及650千瓦高压和耐高热的电站。由于苏联转交的技术文件，在化工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生产一些重要型号的产品，例如化肥、化纤和塑料、高质量的绝缘材料、航空漆、有机玻璃等。在煤炭工业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生产比较复杂的采煤设备，自主研制现代矿井；迅速掌握了液压采煤技术，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此外，石油工业、建筑、交通和其他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同样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我们之所以

能够快速取得这样巨大的成果,与苏联对华提供的兄弟般全面系统的援助是紧密相连的。请允许我代表委员会中方组的名义向以西卢雅诺夫同志为领导的委员会苏方组所有委员和以您为代表的苏联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科研工作者,以及苏联政府、苏维埃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表达深深的谢意。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5年来向苏联转交了自己的科研技术成果和经验。但由于中国现实的经济基础薄弱,科技落后,能向苏方转交的科研技术成果和经验总量不大。合作的第一年我们向苏联转交的成果主要涉及农业、保健、轻工业、纺织业和其他领域。而最近几年,我们逐步向苏联转交了冶金、机械制造、煤炭业、化工业和建设领域的成果和经验。我们非常愿意向我们最亲爱的苏联朋友转交这些成果。从锡卢雅诺夫同志刚刚演讲的报告中我们了解到,苏联同志已经有益地应用了这些成果和经验,所以在此我将不再就此详细讲述。

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是全面友好互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每个成果和每个发展阶段对加深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相互支持都做出了贡献。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实现的科技成果和经验交流不仅直接促进了两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整体提升与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还在两国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科研工作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国人民在共同的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友谊对我们而言是最珍贵的。毛泽东同志在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初就说:"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们之间建立在两个伟大国家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之上的充分理解和深厚友谊。人们所看到的是,我们两个伟大国家通过协定确立的紧密团结是永久的、牢不可破和难以分割的。这种团结不仅会影响我们两国的繁荣,还一定会影响未来的人类、正义的胜利与世界和平。"我们确信,中苏科学技术合作越来越广泛的加深和发展将对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产生深远而有利的影响。

过去的5年中,科学技术合作中苏委员会在两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顺利完成了自己神圣的使命。我们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事业坚定不移地发展,我们在该合作中永远秉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坚决遵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遵守在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规定的原则。

5年来,我们双方的合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我们高兴地看到,委员会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和提高。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正面经验,在我们的合作中已经基本得到应用。在此想归纳主要的几条:

第一,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紧密配合,这些规划应成为合作和双方共同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主要基础。由此可以较易获得结果,这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的生产能力都成倍增加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且国家的科技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第二,合理发展中苏对口科研和设计单位的直接联系。由于坚定不移发展合作要求不断充实合作的形式,所以从1956年起,委员会就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一系列中苏对口科研和设计单位进行直接联系,使他们能够及时交流经验。这种合作方式在很大意义上向

前推动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工作。

第三，加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工作会议休会期间的工作是合作中积极的措施。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工作量很大，依据工作会议召开的届期，一年只召开两次，完全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中苏委员会采取了措施，有目的性地展开工作会议休会期的工作，包括建立直接联系和安排双方学术秘书进行必要的会谈，由此来加快实现决议的进程。

第四，完全必要加强执行决议的监督。5 年来我们双方一直都在加强对执行决议的监督。特别是从第八次、第九次工作会议起，由于双方加强了对执行的监督力度，执行决议的情况取得了很大的好转，执行决议的及时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此阶段，苏联人民正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努力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在 6 月苏共中央全会的号召下，为实现工业和建筑业生产过程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为提前完成宏伟的七年计划以及为缩短赶上美国的期限而积极斗争。中国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高举党的总路线的光辉旗帜，在去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跃进，并为在今年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为 10 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为提前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而斗争。我们双方在国民经济中全面跃进的形势要求我们更加努力工作和紧密合作，在两国经济建设事业中更全面地借鉴先进经验和新的科学技术成果。

过去的 5 年是满载巨大成就的 5 年，但我们的工作中某些地方仍有不足。当然这些不足是在进步的道路上出现的，它们具有日常组织工作的特性。比如，总是存在拖延执行决议的现象，部分技术文件未能按期转交。在建立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直接接洽方面的工作开展存在不足，其中一些单位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与对口单位的联系。据此我们应该从合作的原则出发，发挥中苏科学技术委员会在未来的作用，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工作，快速及时实现工作会议的决议，力争杜绝和减少拖延执行决议的现象，在未来加强工作会议休会期的工作，强化对对口单位直接联系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此外，对申请工作我们应该进行继续优化，确保申请编写得准确而具体。还有，必须要严格执行第七次工作会议相应的决议，即双方约定了相互通报的期限，对于紧急件的回复应在收到后不晚于 1 个月内答复，对于一般件的回复则应在收到后不晚于 3 个月内答复对方。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已经紧密合作了 5 年，在中苏团结友好合作的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过去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为我们合作的未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向前发展和推进。中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将不断创造奇迹，这是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日后加强工作的基础。未来工作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广阔的前景，其中蕴藏着无穷的活力。中国人民一直重视向苏联人民学习，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未来我们将继续学习并在科学技术领域充分借鉴苏联的先进经验。

至于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一些成果和经验，如果对苏联的建设事业有益，我们将尽力满足苏方的要求。在跨入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新篇章之际，我们深信，我们未来的合作将更加

紧密,我们的合作将取得更大的发展并将作出巨大贡献。

ГАЭРФ, ф. 09493, оп. 1, д. 1060, л. 115 - 124

№26591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

(1959年10月10日以前[①])

附录二

苏方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5年及该领域交流经验情况的通报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是按照1954年10月12日在北京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进行的。按照该协定,双方相互转交了技术文件,交换了相关信息,并派遣了技术援助和考察两国科技领域成果的专家。

自1954年起,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共召开了9次工作会议,5次在莫斯科,4次在北京。在委员会工作会议期间,研究了双方关于互换科学技术文件和派遣学习经验专家的申请,并形成了相应的决议。从第七次委员会工作会议起,为了缩短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技术经验交流的周期,在工作会议休会期内收到双方相互的申请,通过决议后在应届工作会议再形成工作纪要的形式越来越普遍。

苏方的信息内不包括本届第十次委员会工作会议的工作总结。

在已召开的9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向中方转交5 763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含在第七次工作会议上以独立附件形成的,由赴苏联对苏联科技成果和经验进行考察的中方专家所选出的1 0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以及991名中国专家对苏联171项科技成果和经验进行考察的决议;

——关于向苏联转交796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和397名苏联专家考察146项中国科技成果和经验的决议。

---

①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关于按各次工作会议决议派遣专家、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样品的相互责任划分见附录一。

按照这些决议，在科技合作方面，苏联至今已向中国转交了1 169个基本建设项目，3 704套机械设备制造的图纸，1 018套各种工艺流程组织的文件和3 094套各个部门的技术文件。除此之外，有879名中国专家访问了苏联的企业和单位，对苏联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进行了考察。

同样，苏联从中国获得了3个基本建设的项目，188套机械设备制造的图纸，97套工艺文件和299套各个部门的技术文献和资料。有294名苏联专家访问了中国的企业和单位，对中国的科技成果和经验进行了考察。

科学技术合作在两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内展开。在此情况下，中方申请获得技术文件占比最大的是机械制造，占35.8%，建筑和建材占11.6%，化工占10.6%，冶金和矿业占10.4%。苏联向中国寻求获得科学技术文件的领域主要为农业，占18.5%，机械制造占15.1%，冶金和矿业占10.7%，纺织、轻工和食品工业占10.7%，还有卫生保健领域。

从中方向苏联申请获得科技文件的性质分析来看，可以确定，中方向苏联提出获得工作图纸、工艺流程描述申请的优先是机械制造类产品，并且这些申请一般涉及不复杂的车床制造、锻压设备、电机、泵、工具和其他设备等，还有就是转交与国民经济独立行业有关的工艺流程组织文件，如黑色和有色冶金业、化工业及其他行业。

随着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援助下进行新建企业及改造老旧机械制造企业、冶金企业、化学和其他国民经济领域的企业，中方所提申请的性质也随之改变。例如，在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工作会议上，中国在提出其他申请的同时，向苏联提出了申请转交10吨位干货海运船的生产技术文件，20万千瓦功率汽轮机、大型冶金设备、轧机、高炉与平炉设备的生产工作图纸和技术设计文件，以及为实现大型机械制造业和重工业原料领域对应发展及配套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所要求的其他各种设备生产和新工艺流程组织的技术文件。

同时，苏方在苏联利用中国经验和成果的项目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初期主要借鉴了农业和卫生保健领域的经验，但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中国经济与科学的了解，苏方所提申请的范围也拓宽了，在机械制造、冶金、燃料工业、化工和建筑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开始借鉴中国的经验。

中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工人和科技人才素质的提高，以及苏联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快速增长，委员会所面临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工作，在科学技术合作中寻找到新的组织形式，能高效和高质量解决那些与完成两国发展未来规划和超额完成相关的问题。如我们在这方面共同努力所取得的结果，通过了关于两国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建立直接联系与合作的决议，还有更加先进与完善及更符合两国需求和潜力的科学技术合作形式。

在第四次至第九次苏中委员工作会议所述的意见指导下，通过了关于苏联158个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与88个中国相应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展开直接合作的决议。按国民经济行业的划分，建立直接联系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见附录二。

没有必要列出所有应建立直接合作关系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只须指出,在该合作框架内,与重工业、机械制造、农业和其他中、苏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发展相关的任何根本问题都能组织共同研发和经验交流。目前有48对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展开了合作。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通过交换文件和互派专家,以及就独立的科研课题进行共同研究来实现。

就独立科研课题进行共同研究的苏中科研设计院所的大致名录见附录三。

从这个简短的进行共同研究的院所名录中可以看出,就科技含量方面正在进行哪些重要和深入的工作。同时必须指出,我们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这种较为积极的科学技术合作形式还不够完善,同样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机构在进一步提高和加快两国经验和科技成果交流方面拥有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慎重思考,并采取必要的改进工作这一重要方面的措施。

为了合作的未来发展和进行科技领域的研究工作,1958年1月18日在莫斯科签署了《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这个协定规划的是1958—1962年期间,双方共同进行16个不同科学技术方向的122项科学技术课题的研究。

应该说,委员会苏方组在履行由这个协定规定的苏方义务时,不仅限于对我们工作会议中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的相应活动正式表示赞同,还积极参加了其筹备及后续的实施。

在执行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协定第四项时,苏中委员会苏方组根据苏方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共同决议,在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3次委员会工作会议期间,办理了向中国转交科技文件和样品的手续,还有派遣苏联学者和专家赴华进行技术援助和接收中国实习生和研究生赴苏联学习。依据这些决议,共向中国转交了1 437个项目的技术文件,派遣了232名苏联学者和专家赴华举办了讲座,并在科研工作进行中提供了帮助。苏联接收了57名前来学习和提高技能的中国专家。

正因如此,按照1958年8月14日由Ю. Е. 马克萨廖夫同志和刘晓签署的交换公函,从1959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就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中规定的122项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编制共同的年度计划和解决措施。苏中委员会双方商定在下次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中不包括实施上述协定的措施。这在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纪要中做了相应的记录。

我们认为,令人可喜的决议是确认了我们的总路线,即在加快和改进我们相互利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和成果方面,将消除一切阻碍或形成的一些额外的困难。

应当提出的是,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进行的执行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的工作,仅是这个协定框架内实现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所有工作的一部分。这个领域的大量重要工作由苏联科学院、苏联高等教育部和以列宁命名的全苏农业科学院与相应的中国机构完成。

按照1959年双方同意的计划,苏联机构向中国机构转交了1 449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

件。同时，中方机构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58个项目的技术文件。

苏联科研机构与中方机构继续参与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课题，根据中国机构的请求，共向中国派遣了266名学者和技术专家进行讲学和咨询，并在勘探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及现代高效能生产机械与设备的设计和掌握生产领域方面提供了技术援助，此外还接待了215名派往苏联的中国专家，在最新研究方法和重点型号生产领域进行了培训和技能提高。

1959年，苏联机构接待了76名中国专家，带领他们考察了苏联的科技成果和经验。同时中国机构在这段时间共接待了48名苏联专家，带领他们考察了中国的科技成果和经验。

苏联机构还完成了一系列技术鉴定，并对在中国进行的47项科研工作就设计和结论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至1959年8月，负责参与解决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的中国机构向苏方相应的机构完整地转交了1960年的计划草案。初步计算的结果表明，中方拟定的所有形式合作的工作量比1959年计划中规定的工作量略有提高。这要求苏方采取补充措施，以满足中国组织和机构增加的与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规定的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相关的申请。期望双方能及时研究这些计划，并根据双方的协商在1960年初获得批准，以便在相应的机构和单位为其实施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同志们！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在过去的5年内不断发展巩固，并促进了两国的技术进步。这从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内我们大量相互利用两国先进经验和成果中显而易见。

为了例证中国经验和成果在苏联的利用，我想请大家只关注简短的实例清单。

那么，对于我们农业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苏联采用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经验。其中包括，在香精油料作物的农业技术和香精油的生产方面，在茶叶种植园种植和茶叶生化领域工作的农业技术方面，在园艺布置方面，在种棉业、园艺和林业发展方面，以及用于棉花地浇灌的地下水利用等其他方面，苏联都汲取了中国的经验。

苏联还获得了许多重要农作物的大量种子和幼苗。这些农作物在苏联试验后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特别有价值的是在中国东北和高原区域普遍种植的地方性早熟耐寒的农业植物和作物品种，如小麦、大米、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在苏联种植获得了成功。一些软小麦和裸大麦的种子样株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的科研机构进行试验种植时，表现出了高产量和倒伏稳定性。在苏胡姆斯克的育种站种植的3 000株特大果实的中国大枣幼苗样株，生长令人满意。纤维作物的种子样株由全苏纤维作物科研所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大麻种子的样株具有高秆和中柱组织较优等特点。

卫生保健和医疗领域的合作发展顺利。在医治疟疾、麻疹、百日咳、白喉、布氏杆菌病、糖尿病、哮喘、痢疾和许多其他疾病的药用植物的培养繁殖与应用方法方面，从中国获得了有价值的材料和民间医学处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伊万诺沃、高尔基、塔什干、考纳萨、基希涅夫、苏胡姆及其他城市的附属医院和医院里应用了中国的针灸治疗方法。依据针灸治疗的初步数据表明，在治疗神经根炎、神经炎和支气管哮喘时有明显的积极效果。利用中国用“百金花”植物治疗百日咳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等等。

1958年11月从中国送来的56 000条1岁的鲩鱼和白鲢鱼鱼苗对于苏联渔业发展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种鱼有很大的国民经济意义。鲩鱼每年生长近1.5公斤,而白鲢鱼每年生长近0.7公斤。从中国获得的有关鱼类回游、在水塘和水库进行鱼类养殖、鱼类疾病防治等方面感兴趣的资料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对工业建筑方面所获文件的利用可以列举如下例子:

在库兹巴斯矿井内开始运用中国采用的地下开采厚矿层的经验及水力填充工艺。

在选洗煤的示范项目中采用了带斗式提升机和带混凝土座架的筛分设备。

从中方获得的关于生产活性漂白粉的技术文件被应用在次氯酸盐溶液的真空脱水方面。这种方法在生产条件下得以检验并在次氯酸盐溶液脱水设备的设计中得以应用。

对描述氨碱法生产纯碱时将碳酸氢钠碱浆送入碳化塔的工艺流程技术文件很感兴趣,国家基础化学科学研究设计院在生产条件下进行了结果检验。

运输建设部应用了中国用于生产钢筋混凝土桩和大功率振动打桩机的离心机技术文件。在建造桥梁和其他水利工程建筑的地基根基时采用了组装的钢筋混凝土外壳,同时节约了40%的造价,并缩短了建设工期,还可以避免繁重的、昂贵的和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沉箱施工方式。

中国在组织仓储业专用线上的经营、装卸工作和小件货运方面的经验被道路交通部在柳布利诺、斯维尔特罗夫斯克、尤季诺、奥西诺沃、基辅、巴泰斯克等大型交通枢纽站采用,为这些地方节省了大量费用。

苏联应用中国经验的其他一些例子详见附录四。①

从中方的信息可见,中方从苏联获得的技术文件和被中国专家借鉴的苏联企业的生产与技术经验,为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为顺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从苏联获得的技术文件和借鉴的经验使中国在掌握新生产时,在多数情况下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用于考察、科研、结构设计与编制工艺流程的资金,这些文件被直接利用在了新企业建设和现有企业改造,以及机械设备和其他类型工业产品的生产组织中。

我国这种有效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利用鼓舞着我们继续更好地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中科学技术合作。

为了更全面地体现科学技术合作的范围和特性,以及发展和巩固苏中经济关系方面共同任务的这种合作联系,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合作紧密相连,与苏联通过其他渠道向中国提供的技术援助密不可分。

许多苏联设计单位参与完成了中国项目的设计。苏联的许多设计单位,如"国家热力工程科研设计院"为中国完成了超过10个现代化的电站的设计,"国家煤炭矿井工程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为中国设计了许多煤矿和选矿厂,"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为中国

---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完成了大型冶金联合企业的设计，莫斯科“国家有色金属企业设计院”为中国完成了有色金属工厂的许多设计工作等。

苏联为中国所做的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是苏联现有的先进的新技术，其中还包括利用了众所周知的国外最新成果。正如中方李富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对这部分工作所做的评价，他说：“苏联为我们所做的设计包含了最近几年的技术，而提供的设备是最好最新的。”

为了在苏联援建的项目建设中和对援建企业掌握生产方面提供技术帮助，以及向中国提供其他类型的技术援助，苏联总共派出了 7 000 余名专家。

过去几年，有超过 7 000 名中国专家和高级技术工人在苏联企业中实习。

在我国工作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摘自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

在苏联援建的企业设计和建设中，苏联专家对中国朋友竭尽全力提供帮助，直接复制了国内工厂的设计方案，其中包括在建设中应用了苏联的标准方案和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取得的可再次利用的项目方案。

在从苏联转交的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的设计文件基础上，中国的朋友编制了配套的设计方案，建设了超过 400 个现代的工业企业和工程。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 140 家工厂根据苏联的技术文件掌握了 2 620 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

根据中国朋友的通报，利用苏联技术文件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设计周期、建设周期和投产期，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是保证工业快速发展的条件之一。

两国科学技术合作工作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了解确实如此。但如果苏方没有指出自身一系列批评性的建议，也没有使我们的朋友注意，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共同工作中存在许多相同的不足之处，那将会出现许多不全面甚至是不正确的决定。

在实现苏中科学技术的合作中，以及在苏中委员会两方的工作中都存在不足之处，大致可归纳如下：

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力度不够，其中一些独立科技项目的联合研究完全没有展开。

双方处理申请的时间较长，即自收到需求申请后不早于 3 个月才回复，而技术文件的准备时间自苏中委员会决议通过后一般要 4 至 5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导致技术文件的转交期限拖延。

双方关于在两国国民经济中推广相互利用科技成果和经验方面的信息不够，因此苏中委员会两方只掌握了因利用技术文件而取得效果的个别例子。

考察两国经验的计划制订得不够深入，且拖延了提交的时间，所以专家接待工作的准备不够精心，未尽到最大的可能。

在刊物和定期出版物中对苏中科学技术合作问题的阐述不够。

苏方认为利用中国的成果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期望中方根据自

己的观点,对苏联国民经济中有可能成功应用的项目应尽量多提建议。

同志们,1959 年 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①确定了要在最短时间内将中国建设成伟大的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和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目标,提出了要在未来 15—20 年内建成能够生产出中国国民经济所需的任何机械设备的工业体系的任务。

1959 年 8 月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 1958 年和 1959 年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提出了目标,力争在 10 年内基本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用 15 年达到其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水平。

苏共全会(1959 年 6 月)关于《执行苏共二十一大决议的措施,为进一步扩大工业生产和建设、提高生产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和造价,将在工业和建设中推行全面机械化、工业自动化、引入流水线、替换老旧设备、冲床和工具》的决议清晰地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即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顺利建设,为了 1959—1965 年间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基地,将更充分和更全面地在利用两国经验和科技成果方面进行相互帮助。

委员会苏方组认为有职责和义务尽全力高质量和及时地满足中方的需求,要在更广的范围内在苏联利用中国悠久的经验和成果,同时积极促进苏共二十一大和中共八大会议确定的伟大任务。

ГАЭРФ, ф. 09493, оп. 1, д. 1060, л. 125 - 137

№26592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

(1959 年 10 月 10 日以前②)

苏方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的通报③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是按照 1954 年 10 月 12 日在北京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展开

① 原文如此。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 1958 年 5 月。——编注

②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③ 该档案内容与以上文件№25691 大体相同,经过对比,估计该文件是初稿。——编注

的。按照该协定两方相互转交技术文件，交换有关信息，以及派遣进行技术帮助和考察两国科技领域成果的专家。

自1954年起，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共召开了9次工作会议，5次在莫斯科，4次在北京。在委员会的历次工作会议上，研究了两国关于相互交换科学技术成果和派遣取经专家的申请，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从委员会第七次工作会议起，为缩短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交换技能经验的时间，越来越普遍的做法是在休会期间相互审核对方的申请，并通过其决议，随后纳入下次例行工作会议的纪要中。

在已召开的第九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向中国转交6 100个课题的技术文件，及向992名中国专家介绍苏联169个课题的科学技术成果；

——关于向苏联转交782个课题的技术文件，及向462名苏联专家介绍中国187个课题的科学技术成果。

关于按各次工作会议决议派遣专家、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样品的相互责任划分见附录一。

根据这些决议，截至目前苏联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共向中国移交了1 169个基本建设项目、3 704套机械设备的生产图纸、1 018套组织各种生产工艺流程的文件以及3 094套各部门的技术文件。此外，有929名中国专家以考察苏联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为由访问了苏联企业和单位。

同时，苏联从中国获得了3个基本建设项目、188套机械设备的生产图纸、97套工艺文件和352套部门技术文件和书籍。苏联专家共计337人访问了中国的企业和单位，考察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

科学技术合作在两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展开。在此情形下，中方申请获得技术文件的最大占比集中在机械制造(占35.8%)，建筑和建材(占11.6%)，化工(占10.6%)，冶金和矿业(占10.4%)。苏联向中国询问最多的科学技术文件主要集中在农业(占18.5%)，其次是机械制造(占15.1%)，冶金和矿业(占10.7%)，纺织、轻工和食品工业(占10.7%)，还有卫生保健领域。

关于按国民经济行业派遣专家、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样品的相互责任划分见附录二。

分析中方向苏联提出获得科学技术文件申请的特点后，可以确定，中方在初期向苏联提出的申请主要是获得机械制造产品的工作图纸和工艺流程描述，且这些申请一般涉及不复杂的机床制造、锻压设备、电机、泵、工具和其他设备，以及转交与国民经济独立行业部门相关的组织工艺流程文件。

随着在苏联帮助下实现机械制造、冶金、化学和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新厂建设和老厂改造，中方所提申请的特点也随之改变。比如，在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工作会议上，伴随着其他请求，已经开始向苏联申请转交生产载重量达10 000吨船舶的科学技术文件、生产功率达20万千瓦的蒸汽涡轮机的工作图纸和技术方案、大型冶金设备的生产(轧机、高炉设备和

平炉设备),以及为实现大型机械制造业和重工业原料领域对应发展以及配套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所要求的其他各种设备生产和新工艺流程组织的技术文件。

按照苏中委员会第四次至第九次工作会议的决议,要组织158家苏联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与88家中国的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建立直接合作。具有直接联系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按照行业的分布见附录三。

没有必要列出所有应建立直接合作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只要表示,在此合作框架下可以就任何与发展重工业、机械制造业、农业和其他中国和苏联国民经济主要行业相关的重要问题能组织联合研制和经验交流就可以了。目前有48对苏联和中国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展开了合作。苏联和中国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通过互换文件、互派专家以及对独立的科学技术项目进行联合研制来实现。对独立科学技术项目的联合研制是先进的合作形式。对独立科学技术项目进行联合研制的苏联和中国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的名录见附录四。

从所列数据可以看出,我们的科学院所和设计单位间最为积极的科学技术合作形式未完全得以实现,而且我们在进一步改进和加快两国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交流的工作中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机构所拥有的巨大潜能。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并采取必要的改进我们工作重要方面的措施。

为了在科学技术领域进一步发展合作和进行研究工作,1958年1月18日,在莫斯科签署了《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这个协定规划的是1958年至1962年间,双方就16个不同科学技术方向的122个项目进行联合研究。

在执行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的第四项内容时,苏中委员会苏方组根据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联合决议,在委员会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工作会议上形成了有关向中国转交科学技术文件与样品和向中国派遣进行技术援助的苏联学者和专家,以及接收中国实习生和副博士研究生赴苏联学习的决议。根据这些决议,共向中国转交了1 437个课题的技术文件,共向中国派遣了147名苏联学者进行授课和对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帮助,还派遣了28名苏联专家对华进行技术援助。苏联还接收了49名中国专家进行培训和技能提高。

正因如此,按照1958年8月14日由Ю.Е.马克萨廖夫同志和刘晓签署的交换公函,从1959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就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中规定的122项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编制共同的年度计划和解决措施。苏中委员会双方商定在下届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中不包括实施上述协定的措施。这在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纪要中做了相应的记录。

需要提出的是,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进行的执行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的工作,仅是这个协定框架内实现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所有工作的一部分。这个领域的大量重要工作由苏联科学院、苏联高等教育部和以列宁命名的全苏农业科学院与相应的中国机构完成。

在执行1958年1月18日所签的协定中，所有上述的苏联机构都对中方的机构提供了大量帮助。在1958年间，根据这个协定，按照中方的请求共有455名中国专家对研究工作进行了考察并增长了知识。根据中方的邀请向中国派遣了243名苏联学者和专家，进行了授课和咨询，对科研工作进行了指导和技术援助。转交和准备好转交的有：546种机器、机组、设备和仪器的整套设计和图纸，研究工作的学术成果和报告840份，以及其他技术文件1 326份，并对提交给中国机构的项目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鉴定。

根据双方同意的1959年的计划，苏联机构向中国机构转交了1 449个课题的科学技术文件。同时中国机构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58个课题的文件。

苏联的科研机构继续与中国机构一同进行解决重大科技项目的工作，根据中国机构的请求向中国派遣了266名学者和专家进行授课，在自然资源的勘探与无线电应用及现代高生产效能机器和设备的设计和生产开发领域提供咨询和技术援助，还接收了215名中国专家在最新研究方法和重要生产类型领域进行培训和技能提高。

苏联机构在1959年接待了76名中国专家，并带他们考察了苏联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同时中国机构在这一时期接待了48名苏联专家，并带他们考察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

苏联机构完成了一系列技术鉴定，对在中国进行的47个课题的科研工作的设计和成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国负责承担122个重大科技项目的机构，在1959年8月完整地向苏方相应的机构转交了1960年的计划草案。初步计算表明，中方草拟的各种合作形式的工作量比1959年计划中规定的工作量要略微多一些。

5年来，苏中科学技术合作不断发展和巩固，促进了两国的进步。

比如，在苏联采用的中国农业经验对苏联的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包括在香精油料作物的农业技术和香精油的生产方面，在茶叶种植园种植和茶叶生化领域工作的农业技术方面，在园艺布置方面，在种棉业、园艺和林业发展方面，以及用于棉花地浇灌的地下水利用等其他方面，苏联都汲取了中国的经验。

苏联获得了许多重要农作物的大量种子和幼苗。这些农作物在苏联试验后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特别有价值的是在中国东北和高原区域普遍种植的地方性早熟耐寒的农业植物和作物品种，如小麦、大米、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在苏联种植获得了成功。一些软小麦和裸大麦的种子样株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的科研机构进行试验种植时，表现出了高产量和倒伏稳定性。在苏胡姆斯克的育种站种植的3 000株特大果实的中国大枣幼苗样株，生长形势喜人。纤维作物的种子样株由全苏纤维作物科研所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大麻种子的样株具有高秆和中柱组织较优等特点。

卫生保健和医疗领域的合作发展顺利。在医治疟疾、麻疹、百日咳、白喉、布氏杆菌病、糖尿病、哮喘、痢疾和许多其他疾病的药用植物的培养繁殖与应用方法方面，从中国获得了有价值的材料和民间医学处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伊万诺沃、高尔基、塔什干、考纳

萨、基希涅夫、苏胡姆及其他城市的附属医院和医院里应用了中国的针灸治疗方法。依据针灸治疗的初步数据表明,在治疗神经根炎、神经炎和支气管哮喘时有明显的积极效果。利用中国以“百金花”植物治疗百日咳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等等。

1958年11月从中国送来的56 000条1岁的鲩鱼和白鲢鱼鱼苗对于苏联渔业发展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种鱼具有很大的国民经济意义。鲩鱼每年生长近1.5公斤,而白鲢鱼每年生长近0.7公斤。从中国获得的有关鱼类回游、在水塘和水库进行鱼类养殖、鱼类疾病防治等方面感兴趣的资料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运输建设部应用了中国用于生产钢筋混凝土桩和大功率振动打桩机的离心机技术文件。在建造桥梁和其他水利工程建筑的地基根基时采用了组装的钢筋混凝土外壳,同时节约了40%的造价,并缩短了建设工期,还可以避免繁重的、昂贵的和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沉箱施工方式。

在库兹巴斯矿井内开始运用中国采用的地下开采厚矿层的经验及水力填充工艺。

在选洗煤的示范项目中采用了带斗式提升机和带混凝土座架的筛分设备。

从中方获得的关于生产活性漂白粉的技术文件被应用在次氯酸盐溶液的真空脱水方面。这种方法在生产条件下得以检验并在次氯酸盐溶液脱水设备的设计中得以应用。

对描述氨碱法生产纯碱时将碳酸氢钠碱浆送入碳化塔的工艺流程技术文件很感兴趣,国家基础化学科学研究设计院(НИОХИМ)在生产条件下对结果进行了检验。

中国在组织仓储业专用线上的经营、装卸工作和小件货运方面的经验被道路交通部在柳布利诺、斯维尔特罗夫斯克、尤季诺、奥西诺沃、基辅、巴泰斯克等大型交通枢纽站采用,为这些地方节省了大量费用。

苏联应用中国经验的其他一些例子详见附录五。①

根据委员会中方组提供的初步信息,中方从苏联获得的技术文件和被中国专家借鉴的苏联企业的生产和技术经验为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为顺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从苏联获得的技术文件和借鉴的经验使中国在掌握新生产时,在多数情况下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用于考察、科研、结构设计和编制工艺流程的资金,这些文件被直接利用在了新企业建设和现有企业改造,以及机械设备和其他类型工业产品的生产组织中。

在委员会中方组的通报中报道,依据1957年7月1日前获得的苏联文件,中国设计了159个大型和小型项目,掌握了202种生产并开发了104个重要的新产品。

委员会中方组委员江泽民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说,中国60%的机械制造产品根据国外获得的文件生产。其中这部分文件中,苏联文件所占比例达85%。1952年至1957年间生产的515 000台机车总数中,按照苏联文件生产的机床达435 000台。从苏联获得的机械制造方面的技术文件在中国的应用达到95%。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评价从苏联获得的科学技术文件和生产经验对于中国机械制造的意义时，江泽民同志说："1953 年我们开始仅掌握了'K'型泵、373 型平磨机床、750 公斤空气锤和 10 立方米/分钟空压机的生产，即呈现出一般技术要求的产品。1958 年我们已经开始生产许多具有较高技术指标的新的复杂的大型产品，例如：用于年生产能力达 5 万吨的氮无机肥料工厂的成套设备(包括 320 个大气压的高压反应器，10 000 立方米/小时的空压机)；2430 型高度精密的坐标镗床；载重能力达 250 吨的桥梁起吊机；功率达 5 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设备；1 万吨位的海轮；高度经济的快速蒸汽客运机车；功率达 72 500 千瓦的水轮发电机设备；40 500 千瓦、154 千伏的大型变压器；22 万千伏的高压断路器；0.5 级的精确电表；各种拖拉机；煤气汽车和瓦斯罐汽车；轻型汽车等。总而言之，若干年间中国的机械制造业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取得了空前的业绩。这些成绩离不开苏联给予我们的巨大帮助。"

在即将到来的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上讨论该问题时，所列数据将补充委员会中方组所通报的数据。

在展开苏中科学技术合作以及苏中委员会双方的工作中仍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归结为以下几点：

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力度不够，其中一些独立科技项目的联合研究完全没有展开。

双方处理申请的时间较长，即自收到需求申请后不早于 3 个月才回复，而技术文件的准备时间自苏中委员会决议通过后一般要 4—5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导致技术文件的转交期限拖延。

双方关于在两国国民经济中推广相互利用科技成果和经验方面的信息不够，因此苏中委员会两方只推动了由于利用技术文件而取得效果的一些个别典型。

考察两国经验的计划制订得不够深入，且拖延了提交的时间，所以专家接待工作的准备不够精心，未尽到最大的可能。

在新闻和定期出版物中对苏中科学技术合作问题的报道不够。

苏方认为利用中国的成果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期望中方根据自己的观点，对苏联国民经济中有可能成功应用的项目应尽量多提建议。

1959 年 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①确定了要在最短时间内将中国建设成伟大的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和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目标，提出了要在未来 15—20 年内建成能够生产出中国国民经济所需的任何机械设备的工业体系的任务。

1959 年 8 月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 1958 年和 1959 年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提出了目标，力争在 10 年内基本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用 15 年达到其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水平。

苏共中央全会(1959 年 6 月)《关于执行苏共二十一大决议的措施，为进一步扩大工业生

① 原文如此。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 1958 年 5 月。——编注

产和建设、提高生产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和造价，在工业和建设中推行全面机械化、生产自动化、引入流水线、替换老旧设备、冲床和工具》的决议清晰地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为了顺利建设共产主义，将更充分和更全面地在利用两国经验和科技成果方面进行相互帮助。

苏方尽自己的努力，在今后将继续尽力最大限度地及时满足中方提出的申请。

ГАЭРФ, ф. 09493, оп. 1, д. 1003, л. 26－37